

2011.06.27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美国共产党史



威廉·福斯特著

美国共产党史

威廉·福斯特著

梅豪士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William Z. Foste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52

根据美国国际出版社1952年英文版译出

美国共产党史

[美] 威廉·福斯特著
梅豪士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9 $\frac{1}{2}$ · 插页 4 · 字数 499,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7) 2.50元

统一书号 11003·32

封面设计者: 孙正 校对者: 彭卓毅等

目 录

前 記	
第一章 早期的美國階級斗争 (1793—1848)	3
傑弗遜式的民主——工会运动的开始——劳工走向独立的政治行动的第一步——早期劳工运动的思想体系——烏托邦社会主义	
第二章 美國的馬克思主义先驅者 (1848—1860)	15
德國的馬克思主义者移民——美國社会主义的先驅者魏德迈——無產者同盟——共產主义俱乐部的成立——馬克思主义理論在美國奠定基礎	
第三章 馬克思主义者反对奴隸制度的斗争 (1848—1865)	27
廢除奴隸制度的运动——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危机的表面化——林肯的当选——內战——內战时期的黑人和工人階級——馬克思主义者在內战时期的作用和战略	
第四章 國際工人协会 (1864—1876)	43
从革命到反革命——馬克思主义者和全國劳工联盟——全國劳工联盟和黑人問題——全國劳工联盟和第一國際——全國劳工联盟的衰亡——馬克思主义者和拉薩尔派——第一國際的解散	
第五章 社会劳工党 (1876—1890)	57
社会劳工党和铁路大罢工——工人和農民的政治斗争——無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劳工协会——美國劳工联合会——全國性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亨利·乔治运动——1890年社会劳工党的情况	
第六章 社会劳工党:德利昂主义和它的衰落 (1890—1900)	75
激烈的劳工斗争——德利昂所起的作用——社会劳工党和工会——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劳工党和人民党运动——社会劳工党和黑人——社会劳工党的衰亡——社会劳工党的分裂	

第七章 社会党 (1900—1905)	91
美國勞工联合会領導的腐化——社会党的成立——社会党的綱領—— 僱主們的“开放工厂”的攻勢——社会党的活动——“世界產業工人”的 成立——党的情况——党的沙文主义的黑人政策——第二國際的机会 主义的影响	
第八章 社会党的全盛时期 (1905—1914)	109
工人們的情况——工会的斗争——“世界產業工人”的斗争——社会党 的成長——黑人解放运动的复兴——工团主义同盟的成立——新自由 与公正施政——党内左翼和右翼的斗争——1912年社会党的分裂—— 左翼的情况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民主党的叛变 (1914—1918)	132
社会民主党的大叛变——战争初期的美國——美國参战——社会党人 和战争——“世界產業工人”和战争——國際工会教育同盟——政府对 左派采取的恐怖手段	
第十章 俄國革命 (1917—1919)	150
美國的干涉——社会民主党人出賣革命——革命对美國劳工运动的影 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說——馬克思列寧主义和美國的馬克思主 义者	
第十一章 社会党的分裂 (1919)	165
長期的党内斗争——1919年分裂的直接原因——党内力量的对比—— 斗争的發展——希尔魁特的“粉紅色恐怖”——左派全國會議——左派 宣言——社会党的衰亡	
第十二章 共產党的成立 (1919—1921)	180
两个共產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两个共產主义政党的綱領——帕麥尔 大搜捕——統一共產党的成立——共產國際的作用——党完成統一—— 共產主义力量的匯合	
第十三章 工人党 (1921)	196
美國劳工联盟——工人理事会——工人党的成立——工人党的綱領—— 工人党爭取民主权利	
第十四章 共產党人和資本主义攻勢 (1919—1923)	206
左翼首当其冲——反工会运动——劳工的坏領袖——共產党打破了孤	

- 立状态——工会教育同盟的早期活动——工会教育同盟發动的羣众运动——1923年的劳联全國代表大会——營救被囚的階級战士
- 第十五章 共产党人和拉弗勒特运动 (1922—1924) …… 223**
拉弗勒特运动的發展——工人党和農工党——联合農工党代表大会——農工党——工人党策略上的錯誤——工人党内的派別斗争——列寧的逝世
- 第十六章 走向黑白劳工团结 (1919—1924) …… 238**
加維运动——分化黑白工人的企圖——黑白工人团结的增長——共产党人和黑白工人合作——黑人运动的新階段
- 第十七章 柯立芝“繁荣”时期劳联的階級合作政策 (1923—1929) …… 249**
加快制度或“合理化”运动——工会变成执行老板加快制度的御用机关——福特对馬克思——“劳工的高級战略”——劳工官僚的蜕化——清算
- 第十八章 共产党的階級斗争政策 (1923—1929) …… 261**
开除政策——艰苦作战的紡織工人罢工——縫紉工人的罢工——煤礦工業中的斗争——工会統一同盟的成立——國際劳工的統一
- 第十九章 建立新型的党 (1919—1929) …… 276**
党在妇女和青年中的工作——魯登堡的逝世——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会——黑人問題是民族問題——美國黑人劳工大会——开除托洛茨基分子——洛夫斯頓和例外論——党的統一
- 第二十章 共产党与經濟大危机 (1929—1933) …… 294**
馬克思主义者預見危机並挺身准备風暴的來臨——胡佛的飢餓政策——美國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的政治破產——共产党領導羣众斗争：3月6日——失業理事会和飢餓進軍——为反对削減工資而斗争——伸入南部——農民反抗——全國“津貼進軍”——1932年的总统选举——党和共產主义青年团的地位
- 第二十一章 新政初期的斗争 (1933—1936) …… 313**
美國为什么不实行法西斯主义？——全國產業复兴法——羣众斗争的开始——1934年到1936年的大罢工运动——旧金山总罢工——工会統一同盟併入劳联——產業組織委员会的成立——共产党的發展
- 第二十二章 廣泛的民主斗争 (1933—1936) …… 330**

全國黑人大会——美國青年大会——妇女运动——各种“万应良方”的羣众运动——文化高潮——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圍繞着罗斯福的联合——共產党和民族

第二十三章 罗斯福和華尔街（1933—1936）…………… 349

華尔街对新政的進攻——美國自由同盟——罗斯福進行反击——1936年的选举——选举中的劳工——共產党的政治路綫——白劳德和美國的民主傳統

第二十四章 產会建立工作中的共產党人（1936—1940）… 365

勞联領袖对运动的破坏——工人的团結战勝了一切困难——共產党的作用——鋼鐵業里的共產党人——汽車工業里的共產党人——其他工業里的共產党人和進步派

第二十五章 睦鄰政策（1933—1941）…………… 383

“洋基”的剝削和暴政紀錄——美帝國主义的“新面貌”——被窒息的拉丁美洲經濟——剝削和飢饉下的拉丁美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共產党和拉丁美洲

第二十六章 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1935—1939）…… 395

苏联主張集体安全——人民陣綫——西班牙內战——慕尼黑和战争——美國和战争——美國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1938年的选举——共產党的成長

第二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初期（1939—1941）… 411

假战——美國人对战争的反应——共產党对战争的态度——罗斯福向战争迈进——1940年的选举——对党的迫害——美國至上委员会——希特勒走向灾难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1941—1945）…………… 425

德國大攻勢——日本襲击珍珠港——苏联向勝利迈进——西綫戰場的問題——对日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估价

第二十九章 战争中的共產党人（1941—1945）…………… 438

在生產战綫上——爭取开辟第二戰場的斗争——公平就業实施委员会——共產國際的解散——對於全國团結的机会主义观念——白劳德的有組織的机会主义計劃——白劳德的机会主义和中國革命——党和羣众

第三十章 共產主义政治协会 (1944—1945)	454
白勞德机会主义的要点——白勞德修正主义的起源——福斯特反对白勞德路綫——共產党的解散——对羣众工作的影响——协会里反对情緒的增長——杜克洛的論文——緊急代表大会——白勞德被开除	
第三十一章 战争的革命后果 (1945—1951)	472
苏联的迈进——欧洲人民民主國家的兴起——中國的人民革命——美國黑人的前进——世界工会联合会——妇女和青年的國際組織——战后文化工作者的奋起——各國共產党的成長——資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	
第三十二章 美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 (1948—1951)	486
美國資本主义的霸权——華尔街战争計劃的策动力量——各國人民的和平願望——美國向战争推進——法西斯主义的趨勢——在美國建立一个警察國家	
第三十三章 共产党和“冷战” (1945—1951)	504
九國共产党會議——1948年的选举——党和朝鮮战争——党的反战活动——共产党人和黑人——劳动青年联盟的成立——共产党人和以色列共和國——凱恩斯主义問題——党經得起考驗	
第三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遏制工会运动 (1945—1951)	522
塔夫脫—哈特萊法——劳工和馬歇爾計劃——產会的分裂——劳联和產会打击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企圖——美國劳工运动的危机——独立工会	
第三十五章 对共产党的迫害 (1948—1951)	544
加紧攻击左翼——对共产党的起訴——政治迫害——政府的論証——党的回击——最高法院維持陷害案的判決——有加無已的搜捕和迫害——麥卡倫法——共产党的情况	
第三十六章 勝利昭示着人民	562
假如战争發生了該怎么样?——資本主义的自殺战争——世界資本主义的腐朽——美國和总危机——資產階級文化和总危机——根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	

第三十七章 美國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	581
阻滯工人思想發展的因素——促進階級覺悟的因素——工人的貧困化 ——工人將轉向社会主义——美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產主义 的世界經驗教訓	
第三十八章 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党	601
共產党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共產党和黑人——共產党和其他民主 階層——共產党是全民族的党——社会主义符合民族的利益——党的 当前要求——共產党的進展	
附 錄	614

前 記

作者謹向協助編著这本共產党史的同志們表示感謝。他們的協助，範圍很廣，包括多方面的廣博研究，各項專題的寫作，以及對草稿和校樣的審閱和校訂。特別有重大價值的，是這些協作者所提出的很多深刻的批評和建設性的建議，如果沒有這些批評和建議，这本歷史是不可能寫成的。

威廉·福斯特

卷之不叫不自成錄

第一章 早期的美國階級斗爭

(1793—1848)

美國共產黨的歷史是美國工人階級的先鋒政黨的歷史。它敘述和分析一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起源、成長和發展，而這個政黨是由於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的存在和社會主義這個新社會制度的出現而產生的。美國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者——黑人、勞動農民和城市中間階層，佔美國人口的極大多數；黨在成立30多年以來的整個期間中，始終忠實地為他們的最大利益而鬥爭，黨史便是這樣的一個政黨的記錄。黨注定要領導美國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同盟者擊敗壟斷資本的戰爭販子和法西斯分子，走向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黨史便是這樣一個政黨的歷史。

美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百年來的歷史。美國共產黨是在黨成立以前的這段長時期內許多美國馬克思主義的政党和團體的繼承者。美國共產黨吸取了工人階級好幾代的政治鬥爭的教訓；吸取了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世界性的經驗；遵循着偉大的社會主義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吸取了俄國、中國和中歐、東歐國家的偉大革命的教訓。它也是美國科學的、民主的和藝術的文化的繼承者和綜合者；它吸取着並且發揚着富蘭克林、傑弗遜、道格拉斯、林肯、摩根、愛迪生、馬克·吐溫、德萊塞和無數美國思想家、著作家及發明家的工作成果中一切正確的和建設性的東西。

黨的歷史是美國階級鬥爭的記錄，是這個鬥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一般來講，黨史是工人階級的成長，奴隸制度的廢除和黑人的解放，工會和農民運動的發展，勞動羣眾的無數次罷工和政

治斗争,以及工人、黑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日益加强的政治联盟的歷史。党是人民的这一切丰富的民主傳統和革命傳統中最优秀部分的結晶,是劳动人民要求自由与改善生活的体现。

共產党的歷史,也必然是美國資本主义史的綱要。它叙述和分析擺脫英國統治的革命解放运动和共和國的成立,边疆的擴張,工農業的發展,推翻南方奴隸主政权的武力行动,屢次發生的經濟危机,对工人的殘酷剝削;貧富兩極化,壟断資本的生長和帝國主义的發展,对殖民地人民的野蛮掠夺,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過,法西斯主义的殘暴,美帝國主义統治世界的企圖,人民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資本主义总危机,世界階級斗争在日益擴大的馬克思列寧主义領導之下向社会主义的發展。

傑弗遜式的民主

1776年的美國革命是現代資本主义美國的歷史的开端,列寧曾把这次革命看成“偉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①之一。这次革命是由商人、种植園主、小農、白人劳动者和黑人劳动者联合進行的。領導这次革命的主要是商業資本家,而担負決定勝負的战斗任务的是民主羣众。这次革命使美國獲得了民族独立,从而粉碎了英國對於殖民地生產力所加的限制;它开放了國內市場,並为貿易和工業的迅速發展开辟了道路;它至少是部分地推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同时使小農和工人(大多是技工)獲得了有限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革命却没有摧毀買賣黑人的奴隸制度。對於橫遭摧殘的印第安人來說,这次革命所產生的結果也只是使他們的土地受到更加橫蛮的剝奪,他們的生存受到更大的威脅。

这次革命也產生了深远的國際影响。它鼓励法國人民起來推翻他們的封建暴君,促使拉丁美洲人民起來擺脫西班牙和葡萄牙

① 見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1953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3頁。

的羈絆；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發生了資產階級在民主羣眾支持下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它都是一支鼓舞的力量。而這次革命本身的成功也由於得到了當時法國、西班牙和荷蘭以及愛爾蘭和英國所發生的革命鬥爭的援助。

美國革命是在“獨立宣言”的廣泛原則之下進行的，這個宣言是傑弗遜所草擬，主張民族獨立和人人都有自由。它宣佈了進行革命的權利，主張在政治上世俗的權力應當高於宗教。但是進行革命的幾個階級對這些原則各有各的解釋。商人認為，這些原則的意義，就是由他們掌握統治權，並且有無窮無盡的機會去剝削全國的居民。種植園主認為，這些原則的意義，就是他們的奴隸制度的延續和擴張。農民認為，這些原則意味著可以自由獲得廣大的公共土地。工人則認為，這些原則將帶來普遍選舉和更廣泛的民主自由，使他們得以享受這個新國家的財富的更大份額。而被壓迫的黑人卻認為，這些原則使他們有了新的希望，來擺脫貧困和奴隸制度的痛苦境遇。

憲法最初是在1787年制訂的，是在遭到激烈的反對的情況下通過的，它的主要內容是統治階級所協議的一些規則和關係，用來管理在他們控制之下的社會。憲法第一次補充的十條，即人權法案，規定了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宗教自由，陪審制度，以及其他人民民主的權利，這些條文是由於人民的巨大壓力才在1791年採納的。^①

這次革命的成就雖然很大，但是許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仍然沒有完成。這些未完成的任務嚴重地妨礙了國家最充分的發展。因此，朝着進步的方向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鬥爭就構成了此後75年中美國歷史的主要內容。在這些任務中，比較基本的問題是廢除奴隸制度，開放廣大的西部土地以供墾殖，以及推進和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勞動人民在革命後的主要鬥爭的基本目的，就是在反

^① 見赫伯特·麥·摩萊斯“爭取美國自由的鬥爭”1944年紐約版第254—267頁。

动派的猛烈反对的情况下，保持和擴大他們在革命中所爭取到的民主权利。

傑弗遜在1800年当选总统，是民主力量在革命以后進行政治大联合的結果。傑弗遜的政綱是从少数特权者的手里將政府夺取过来，他依靠这个政綱上台以后，就設法建立主要以小農为基础而將黑人除外的民主政治。許多人因此得出錯誤的結論，說傑弗遜的政策妨碍了美國工業的發展。但事实上，在傑弗遜任期内，廢除了北方奴隶制度，开放公共土地，反对英國貨在美國“傾銷”，擴大人民选举权，这一切都大大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在革命勝利后几十年里美國經濟發展得非常迅速，这是若干有利因素結合起來所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富饒的自然資源，在經濟和政治上封建殘余势力的相对稀少，劳动力的缺乏，移民源源而來，隸屬於统一的政府之下的領土的遼闊。还有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有廣大的新土地可供資本主義的發展，这片土地的開發，在几十年中，对美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它吸收了巨量資本；它对工人的思想意識以及对工人运动的發展道路都產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又是工業資本家和种植園主这两个对抗的、斗争着的階級間爭执不休的症結所在。正如對於美國農業有縝密研究的列寧所指出的：“美國这个特点……未經佔有的、自由的土地的取得的可能”說明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所以極為廣闊而迅速”^①。

工会运动的开始

隨着美國工業的迅速發展，工人階級也迅速壯大。在革命以前，自由工人階級中的固定部分，大都是熟練工匠，包括造船匠、建築業机械匠、裁縫、鞋匠、面包师等等，他們从歐洲的行会制度中承繼了很多东西，包括行会制度中業主和工匠之間的关系。但是生

① 見列寧“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農業”1946年紐約版第40頁。

產中心从家庭轉移到工厂以及工厂制度的發展,尤其是在1812年的战争之后,使美國工人的地位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國內市場的發展使新生的、拥有規模日益擴大的工厂和僱用大批工人的資本家,能够迅速地代替僅僱用很少工匠在案板上工作的手工業主。这些新資本家对工人進行了最殘酷的剝削,其中包括对大批妇女和兒童的剝削,他們用机器代替了熟練工人。

在这一段时期中,工人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時間从日出到日落,每天工作13到16小时。男工每天的工資一般不到一塊美金,女工和童工的工資还要少得多。在工場中,工人們还受到老板惡毒的虐待。衛生条件之坏是言語所不能形容的,安全設備完全沒有。工人遇到失業、意外災害、疾病、和到老年的时候是毫無保障的。他們一旦不能支付生活費的时候,就被关進欠債犯的監獄;直到1833年,被关在这种兇惡的監牢中的还有75,000名工人。資本家僱用了愛爾蘭移民和自由的黑人工人,來建筑公路和运河,工人們像蒼蠅一般在这些沼澤地区輾轉死去。

擺在工人面前的道路是:要么去西部,要么屈服在这种工作的恶劣条件之下,否則就得進行反抗。由於大多数人沒有錢到西部去領取土地,他們只好站起來同剝削者進行斗争。开始的时候,他們的斗争大半还只是採取盲目的、自發的罢工形式。但是他們,尤其是熟練工人們,不久便懂得要斗争取得成效,就需要組織。於是工会运动开始形成了,罢工也愈來愈多了。然而僱主們利用古老的英格蘭習慣法,把一切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其他工作条件的“組合”(即团体)都称为“通謀作乱”,对工人們進行了兇狠的还击。

在1819年經濟危机以前,各种行業和各个城市里已經有了許多工会。但是在這次工業崩潰的当中,这些早期的工会都垮了台。可是,一到工業情况开始重新好轉,工人們的精力便更加充沛,認識更加明确起來,重新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工会。在随后十年中,这个新生的工人运动举行了一些很重要的罢工。

在这个草創时期,工会开始擴大到許多新的行業,並且联合

成为全市性的总工会。到1836年，13个沿海主要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工会中心。非熟练工人被吸收到这个工人运动的也日益增加。日益蓬勃的工人运动在1833—37年进入高潮，在这一段时期中，一共发生了罢工173起，当时主要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就在这些年头里，全国职工联盟在1834年3月成立。这是工人第一次组织一个全国性总工会的尝试。它存在了三年。^①

1837年的经济危机，又使工会大部分垮了台，然而20年代和30年代的那些伟大斗争，却产生了长远的效果。除了获得每天工作十小时的成果之外，债务监禁制度废除了，工匠债权法案通过了，公共学校制度在北部建立起来，选举权虽然还只有白人享受，可是财产限制实际上是取消了。

劳工走向独立的政治行动的第一步

年青的美国的工人，遭到残酷的剥削者的压迫，很快就懂得了工会的价值，他们中间的最先进的分子，也很早就认识到依照阶级路线来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他们懂得只是有了选举权还是不够，必须组织起来有效地运用这种权利。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捏造了一种理论，说在历史上，美国工人是交替地采取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据说当工人对一种行动失掉信心以后，便转而采取另一种行动。但是事实表明，工人阶级的运动，正如早期的美国经验所显示的一样，一方面产生了伟大的经济斗争，另一方面也就有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的表现。例如，费拉特尔费亚城是美国第一个成立工会、组织市总工会和号召总罢工的城市，也是美国成立第一个工人政党的城市。

1828年费拉特尔费亚各工会主张组织政党的号召书说：“费拉特尔费亚城和费拉特尔费亚县的工匠和工人们决定作为一个阶级来直接维护本身的利益。”^②次年，纽约工人党宣告成立。1828年

^① 参看菲利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57—192页。

到1834年之間，有61个地方性的工人政党成立，出版了50家劳工报纸。这些地方性政党虽然遭到僱主們的猛烈攻击，但是仍然獲得了不少成就，例如公共工程的十小时工作制、免費义务教育、对女工和童工劳动的限制，工人把这种政治斗争和工会的經濟斗争結合了起來。但是几年之內，这些地方性政党就消失了。^②

虽然这些地方性的工人政党沒有發展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全國組織，但是它們却为下一階段的全國規模的政治斗争打下了基礎——19世紀30年代以安德魯·傑克遜为中心而成立了農民和劳工的联盟。尽管劳工的力量还薄弱，但是他們特別傾慕和支持傑克遜，因为这位边远地区來的总统猛烈攻击当时萌芽的資本家的得意傑作——“合众國銀行”。支持傑克遜的运动是工人以有組織的行動來支持資產階級政党的开始，这个政策在以后好几十年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早期工人組織政党运动之所以銷声匿跡，有种种原因。这些地方性政党的垮台，都是党外政客在党内制造糾紛的結果，这些政客要把这些党拉回到資產階級的政党这边，否則就把它們消滅。烏托邦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計劃和万应良方所引起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也使这些政党遭到損害。同时，它們也受到反动分子借口道德和宗教而進行的兇暴攻击。此外，資產階級各大党主要是为了進行欺騙宣傳，也採用了这些工人政党的政綱的大部分。可是，造成早期工人政党的一切弱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新区的繼續存在，使傑弗遜式的幻想和偏見得以保存，因而妨碍了穩定的工人階級的發展和独立的階級政治运动的建立。

早期劳工运动的思想体系

美國工人运动帶着農業和殖民地时代所遺留的傑弗遜式的思

② 見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202頁所引1828年8月16日費拉特尔費亞城“技工自由报”。——譯者

③ 見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八章。——譯者

想體系走進工業時代。在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未成熟的工人階級里，參加鬥爭的工人羣眾不可能並且也沒有提出推翻現存社會秩序的問題。他們的鬥爭目標是爭取1776年諾言的實現，這些諾言是載在獨立宣言里面的。他們所堅持的理想，是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政府。他們認為，他們問題的解決，不是改變現存的秩序，而是把它改進和使它民主化。

大多數的工人都信仰傑弗遜式的民主理論。這個理論大体上就是約翰·洛克的“自然權利”和“平等主義”思想的適應美國條件的修正。這些思想被革命的資產階級利用來反對封建主義，因而成為革命的主導思想，並且被工人階級所接受。在內戰以前的幾十年里，從許多工會規章和聲明重復“獨立宣言”的詞句和形式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這個宣言對工人階級思想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但是，由於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工人階級的观点不久就開始具有不同的階級內容。工人對平等的要求：就不再限於投票這種形式上的平等了；而是同時也反對經濟的不平等和剝削了。在無產者隊伍里，開始有人粗略地但是深入地攻擊資本主義制度了。

費拉特爾費亞城的“技工自由報”說道：“我們認為，所有勞動者都有取得自己勞動成果的天賦的和不可剝奪的權利，認為勞動者……是一切舒適、便利和豪華生活的創造者。”^①賓夕法尼亞州的賓鄉工人政治協會宣稱：“這裡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富人和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靠自己勞動而生活的人和靠別人的勞動而生活的人。”^②紐約的“工人呼聲”要求進行一次革命，來徹底推翻造成工人生活困苦政府。^③當時最著名的激進分子之一

① 見1828年10月25日“技工自由報”。

② 見約翰·魯·康蒙斯等“美國勞工史”1918年紐約版第一卷第193頁所引1830年6月5日“技工自由報”。

③ 見康蒙斯等“美國勞工史”第一卷第238頁所引1829年10月31日“工人呼聲”。

托馬斯·斯基德摩爾主張建立一個合作化的社會，這個社會應當“強迫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地都做同樣多的勞動，獲得同樣多的享受；任何人如果不這麼勞動，就應當把他的享受全部剝奪。”^①喬治·亨利·伊凡斯的土地改革理論，也屬於這一類的思想。很多詩人和作家，例如梭羅、韋蒂爾、埃默遜等等，也發表過類似的激進思想。

這些反對資本主義的主張，反映了工人羣眾正在摸索着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綱領。但是這些主張缺乏科學的基礎和一整套堅定的行動原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就是使無產階級早期在理論上的反抗具備必要的明確性和目的性，並且把這個反抗運動提高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水平。

烏托邦社會主義

1837年的危機，以及緊接着的漫長的12年的蕭條，深刻地影響了工人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為了從災害中尋找一條出路，很多人就越出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範圍。在工人生活水平降低、失業者備受痛苦、工業普遍癱瘓的情況下，他們作出的結論是，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終止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和壓迫。但是由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缺乏科學的分析，他們除了制定或者支持各種異想天開的新社會計劃而外，還沒有別的办法。這樣就開始了一個烏托邦的實驗時代。

這些烏托邦計劃雖然主要是在歐洲創始的，卻在美國獲得了最廣泛的發展。僅僅幾年之內，至少有200個烏托邦計劃在美國實施。美國的國土對這些計劃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在美國，有許多可以廉價得到的土地，人民在政治上所受的封建限制很少，對偉大的獨立革命經驗記憶猶新的羣眾便很容易贊成社會改革的嘗試和實驗。

^① 見托馬斯·斯基德摩爾“人的財產權”1829年紐約版第6頁。

很久以前，美洲對合作化制度就有過許多經驗。西半球的印第安人的部落就是在原始公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①同時，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的殖民地在它們最初的艱苦時期里，在某種程度上曾經實行過共同分享全部生產品的制度。^②從1776年起，很多建立在原始公社基礎上的歐洲宗教社團都在美國扎下了根，並且廣泛地發展着；這些宗教社團包括謝克派、拉披特派、查立特派、愛本尼塞派、白里特派、圓滿派等等。但是，在內戰前的時代，最重要的三個烏托邦計劃，是蘇格蘭人羅伯特·歐文和法國人夏爾·傅立葉和艾蒂安納·卡培的計劃。^③

歐文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工業家，他計劃建立一個生產資料歸工人所有並且沒有剝削的社會。1824年他來到美國，在印第安納州的新哈蒙尼和其他幾個地方建立了合作化的移殖區。這些試驗最初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是到1828年，全部都煙消雲散了。國會曾經請歐文去講過一次話。1845年，他在紐約召開了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但是沒有多大結果。

傅立葉的烏托邦比歐文的還要動人。他同歐文取消私人財產權不一樣，還保存了個人所有權。還同歐文不一樣的地方是傅立葉把工業看成一無是處的壞東西，他依靠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支持傅立葉派的有許多名人像艾伯特·布里斯本、霍雷斯·格里萊、詹姆斯·拉塞爾·勞威爾、納山尼爾·霍桑、瑪格麗特·福勒爾、亨利·梭羅等等，這一派在19世紀40年代建立了40個左右的“法蘭克斯”，即移殖區。其中最有名的是波士頓附近的布洛克農莊。可是到了1850年，這個運動實際上就無影無蹤了。

卡倍運動，又叫伊卡里運動，1848年在得克薩斯州建立了第一個農業移殖區。不久又在密蘇里州和衣阿華州建立了其他各種移殖區。這些合作化試驗，有幾個還保存了軀殼，一直到90年代才

① 見劉易斯·亨·摩根“古代社會”1907年芝加哥版。

② 見理查德·特·埃利“美國勞工運動”1886年波士頓版第7—8頁。

③ 見查爾斯·諾德霍夫“美國的共產主義社團”1875年紐約版。

完全消滅。

在同一个时期里，有一个名叫威廉·韋特林的德國迁來的工人，曾經試驗建立一个烏托邦的劳动交換銀行，工人們可以从这个銀行取到等於他的產品全部价值的証券；但是这个試驗的成就很少。韋特林設想这个計劃可以逐漸替代資本主义的生產；但是不久它像所有这一类的計劃一样，也失敗了。

在19世紀40和50年代，也發生了一个建立生產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大規模运动，有很多烏托邦主义者都把它当作社会的万应良方。在这一时期里出現的大批土地改革家中有許多人也怀着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宏偉理想，其中大部分是烏托邦性質的。直到90年代，还可以看到这种農村烏托邦的殘跡，德布斯的移殖計劃就是一个例子。（參看本書第95頁）

內战以前这个时期里出現的許多烏托邦移殖区和烏托邦运动，最后都不免归於失敗，这是因为它們所根据的既不是物質条件的现实情况，也不是對於社会或對於社会的兴亡規律的了解。它們只是根据主观願望所制定的武断計劃來構成的。这些小島般的移殖区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它們在資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是無法維持生存的，它們無可避免地要被这个大海所淹沒。它們証明了許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要在旧社会的軀殼里建立一个新社会”是不可能的。除了韋特林的計劃之外，其他較为明确的烏托邦計劃始終沒有吸引許多工人，工人們都趋向於較为现实的計劃，例如工会运动和政治行动。这些烏托邦計劃大都是反对奴隸制度的，但是它們的黑人會員很少。各种烏托邦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農民和城市中等階層分子。

这些偉大的欧洲烏托邦領袖們只知道从他們頭腦里想像出社会制度來，並且不懂得工人的領導作用，因此他們並不能为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打下基礎。不过，他們尖銳地譴責了資本主义剝削制度，對於工人們却是很有幫助的。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毫無疑問，他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驅者。恩格斯說：“德國的社

會主義理論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蒙、傅立叶和歐文的肩上的，他們三人雖然滿腦子是異想天開和烏托邦主義的思想，但是仍然是屬於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列，他們天才地預見到很多事情，這些預見現在已經可用科學方法來證明其正確了。”^①

以上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興起以前美國的階級鬥爭過程的概況。工人以日益強大的力量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剝削者進行戰鬥，但是在这个戰鬥中，由於資本主義還在青年時代，因而工人階級缺乏階級覺悟、推進的力量和明確的方向，這些到後來才由共產黨表現出來。

① 參看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949年解放社版第186頁。——譯者

第二章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先驅者

(1848—1860)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發表^①，從此奠定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基礎。這兩位偉大的科學家最先說明社會主義同烏托邦主義者所設想的相反，並不是夢想者的創作品，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發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並且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長，由於階級鬥爭在它內部進行，不可避免地要導向資本主義的崩潰，導向工人階級的勝利和導向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他們指出，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勝利將使人類擺脫一切剝削。

南北戰爭以前的十年間，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傳進了美國。這些學說所需要的客觀條件，當時已經成熟。工業發展得很快，雖然有奴隸主政權的牽制，但是美國資本主義早已在全世界工業國家中取得了第四位。在這十年里，製造品的產量增加了一倍；鐵路從9,000英里增加到31,000英里；煤的年產量，從19世紀30年代的5萬噸，增加到1850年的1,400萬噸；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也有很大的進展。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大大刺激了國內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的人數也日益增多，階級關係日趨尖銳。

① 在早期的幾十年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自稱為共產主義者。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是因為烏托邦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已經玷污了社會主義者這個名稱。然而在1889到1914年第二國際期間，機會主義者和革命者參加同一個組織，於是社會主義者和社会民主主義者的名詞又通用了。在俄國革命後，正如原先促使馬克思採用共產主義者這個名詞的理由一樣，布爾什維克不再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恢復了共產主義者這個名稱。科學地來說，共產主義者這個名稱是更確切些。

入境的移民比前十年增加了一倍，他們大多數是熟練工人和農場僱工。那時，已經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依靠製造業為生。

美國工人階級經過兩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後，馬克思主義就在美國扎下了根，工人們長期遭受着僱主的殘酷剝削，他們已經建立了許多工會和地方性的工人政黨，發動了無數次艱苦的罷工和政治運動，並且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從資方獲得了各種重要的讓步。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人中間最進步的思想家早已開始攻擊資本主義制度和尋找出路來擺脫它的惡果。因此，工人階級的進步分子接受馬克思社會主義，乃是美國社會自獨立戰爭以來的整個發展過程必然達到的高潮。加上當時歐洲的革命運動，例如英國的憲章運動，法國、德國和愛爾蘭的革命鬥爭，也刺激了美國工人，因為覺醒的美國工人階級對那些運動是感覺到明顯的和直接的血肉關係的。

僱主們一直說馬克思社會主義起源於歐洲，因此不適合於美國的國情，這種指責是非常愚蠢的，正如說字母、乘法表、萬有引力定律以及其他許多科學的原理和發現，都不是在美國產生的因而也不適合於美國的國情一樣。“馬克思主義並不因為由於歷史條件而創始人是德國人，或列寧和斯大林是俄國人而不適合於美國的國情，就正如美國的獨立宣言並不因為約翰·洛克是英國人，不因為百科全書學派是法國人而不適合於美國的國情一樣。”^①

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移民

以各個國家勞動羣眾的普遍經驗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歐洲發展成為科學；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後，大批的政治移民、主要是德國人，來到了美國，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給美國的工人階級。在19世紀30年代里，每年約有2,000名德國移

① 見1939年9月“共產黨人”（美共機關月刊，即“政治月刊”的前身）第836頁維·傑·季洛姆的文章。

民來到美國，但是在1848年以後，數量激增，到50年代里，德國移民每年達20萬人以上。此外還有很多愛爾蘭、意大利和法國的移民（尤其是在1871年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國移民特別多）；但是在19世紀后期的大部分年代里，德國移民仍然是在美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們是現代共產黨的最早的先驅者。

德國移民大多數住在紐約、芝加哥、費拉特爾費亞、聖路易、密爾窩基和辛辛那提等主要工業中心。有很多人到工廠當熟練機械工人，不久就開始對工會運動的發展發生有力的影響。雖然他們大多數自認為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但是他們仍各自具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並且反映着在他們祖國中存在着的許多思想派別。他們最關心的是他們祖國的情況，但是早在40年代，就有很多德國移民開始參加美國的政治活動。

1845年，有一些德國移民組織了社會改革協會，作為全國改革協會的一部分，這個運動的主要人物是赫爾曼·克里格，他曾和馬克思一道工作，後來他接受了喬治·亨利·伊凡斯的學說，伊凡斯是一個工人報紙編輯，這時已經成為土地制度改革者。克里格大概是“美國例外論”最初的激進的代表人物。他實質上已經提出了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基本上不同於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見，他還發展了一個理論，說由於美國有大量的自由土地，美國的工人不需要再走歐洲兄弟們所走的革命道路。他說，如果將美國14億英畝的土地分給窮人，那麼“美國的貧窮便馬上可以消滅”^①。馬克思駁斥了克里格的機會主義並且把他對於土地問題的幻想攻擊得體無完膚。

早期德國移民工人里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威廉·韋特林。他訪問過美國一次，1849年第二次來到美國。韋特林是出身於普通工人的最早的革命領袖之一。他的立場是介乎烏托邦和科學社會

^① 見“列寧選集”1943年紐約版第十二卷第299頁。

主義之間。前面提到的他的“劳动交換銀行”的計劃，得到很多工人的支持，但是在以后的十年中，事實證明这个計劃在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發展中起了混淆的作用。

美國社會主義的先驅者魏德迈

約瑟夫·魏德迈是美國早期移民中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①。他在德國出生，是一個砲兵軍官，曾經參加過1848年的革命。在新大陸奠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方面他的貢獻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魏德迈於1851年到美國以後，就成為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那時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有弗·阿·索格、阿道夫·杜愛、奧古斯特·威立赫、羅伯特·羅薩、弗里茨·雅各比、西格弗里德·麥耶等，其中很多人都在德國同馬克思相識並且一同工作過。索格同魏德迈一樣，是很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和他多次進行通訊。^②

魏德迈和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同伴們都認識到當時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混亂情況。當時韋特林的劳动交換銀行的計劃對這個運動正起着瓦解作用；克里格也正在鼓吹他的土地改革的萬應良方；至於威立赫和戈特弗里德·金克爾，也正在設法使這個運動轉變成為只是促進德國革命的运动；此外還有各種烏托邦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

在各式各樣的團體里，只有1850年成立的德國體育協會（德文叫“Turnverein”）提出了比較正確的綱領。這個組織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的，它反對進行陰謀活動的團體，主張開展有羣眾基礎的廣泛民主運動。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雖然支持自由土地運動和其他改良運動，但他們却提出了警告說，這些改良運動並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且，他們強調指出，只有無

① 見卡爾·奧伯曼“約瑟夫·魏德迈：美國社會主義的先驅者”1947年紐約版。

②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美國人書”1952年紐約版。

產階級領導的反对資產階級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階級得到解放。

魏德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親密的战友，对馬克思主義理論很有修养，由他來担任澄清在萌芽中的美國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这一任务，是非常勝任的。他是一个非常能干、頑强的組織者，他曾在德國干过三年地下工作，他在兇惡的普魯士的恐怖統治下，仍然繼續傳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魏德迈还是天才的辯論家，他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現象進行斗争，出色地維護了馬克思主義。他具有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应用於美國的情况的能力。他避免了烏托邦主義者和激進土地改革派的錯誤，同时他也避免了以为把美國資產階級民主应用在土地問題上便可解决工人階級的問題的“例外論者”的錯誤。馬克思認為魏德迈是“我們的优秀人物之一”，他同意魏德迈往美國，因为美國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已經日益重要了。

無產者同盟

1852年6月，無產者同盟在紐約成立。它是美國第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团体。这个同盟是在魏德迈和索格的發起下由紐約市17位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工人斗争和組織的浪潮日益增長、美國罢工运动迅速發展，加上馬克思在欧洲創立了德國工人协会，这一切都直接推动了充当先驅者的無產者同盟的成立。

这些馬克思主義者，当时称为共產主義者，在創立無產者同盟的时候，以及在以后这个团体的工作中，都是以当时新近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为依据的。这个到現在仍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南的歷史文献，对当时年輕的、可是还很弱小的美國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基本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密切注意美國情况的發展，他們設法把这本偉大的“共產黨宣言”馬上送給魏德迈和他的战友們。

“共產黨宣言”給了我們許多基本的政治指示，如“工人階級的

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①；“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②；工人階級最先進的部分組成的政黨，乃是社會主義運動勝利的基本條件；無產階級在鬥爭中必須同社會其他進步力量結成聯盟；馬克思主義者除了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利益；共產主義者必須為工人階級當前的和長遠的利益而奮鬥；只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革命”是美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刊物，於1852年創立，由魏德邁主編，宣傳上述的基本綱領。這份刊物只出了兩期，在第一期中，就刊載了馬克思的經典歷史著作“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這比歐洲出版這本書早了好些年。1853年另一個刊物“改革”出版，它代替了“革命”，還是由魏德邁指導。“改革”後來改出日報，成為美國主要的工人報紙。

無產者同盟的會員，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並不住在象牙塔里。他們一面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理論的澄清方面，一面還本着“共產黨宣言”的精神，積極參加工人階級的鬥爭。在这一切工作中，索格所起的作用僅次於魏德邁，在以後幾十年里，索格成為美國工人階級政治運動中的支柱。

馬克思主義者人數雖少，可是却本着支持工人鬥爭的總路綫，在1853年3月通過說德文的工人的工會，號召組織統一的大工會。結果，有800多名工人在紐約技工大廳開會，成立了美國勞工會。這個組織的綱領，擺脫了韋特林的烏托邦主義以及威立赫和金克爾的“超革命的幻想”，而通過了一個爭取滿足當前要求的簡短綱領。這個第一個美國馬克思主義的爭取滿足當前要求的綱領，是有缺點的，那便是既不具體，又忽視了奴隸制度這個根本的問題。這個組織差不多全是由德國工人組成的。它是工人政党性質的組織，下面有隸屬的各工會和選區分會組織。它存在的時間很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頁（1888年英文版序）。——譯者

②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3頁。——譯者

短。

美國勞工會一面強調全體工人採取統一的政治行動，一面又努力進行組織各行業的新工人的工作。勞工會的綱領號召所有移民都立刻加入美國國籍，促使國會通過聯邦的勞動法律，廢除苛重的租稅，限制工作日不得超過十小時。勞工會並積極支持當時發生的許多次罷工。在它的發起下，擁有2,000名會員的40個行業的代表建立了紐約市總工會。

這些運動影響了其他城市的說英語的工人。由於賽姆·布里格斯和阿道夫·克勒斯這兩位馬克思主義領導人物的努力，1853年4月，工人全國協會在華盛頓市成立。但是這個組織在同年就結束了。1857年，美國勞工會改成工人總同盟，到1860年也結束了。^①

共產主義俱樂部的成立

1857年秋，美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工人鬥爭的性質因而起了顯著的變化。這次危機雖然嚴重地打擊了土著工人，使他們困苦不堪，但是打擊最重的却是新來的移民。在這個時期的一些大的鬥爭都是失業工人所發動的，這些鬥爭發展成規模空前廣大和空前尖銳的戰鬥。

站在這些鬥爭的前列的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人數雖少，但明確地和堅強地領導了工人。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失業者在紐約、費拉特爾費亞、芝加哥、紐瓦克以及其他地方都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這些工人要求救濟，譴責統治階級和他們在富裕中製造飢荒的制度。在這個時期里，馬克思主義者發揮了非常顯著的作用，以致那時所有重要的鬥爭都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叛亂”和革命的企圖。

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更好地配合自己的活動，於1858年10月25日重新組織自己的力量，在紐約成立了共產主義俱樂部。弗雷

① 見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355—357頁。——譯者

德里希·卡姆当选为主席，弗里茨·雅各比当选为書記，但是这个組織的真正領導者却是索格。共產主义俱乐部通过的一个決議，宣布共產主义者的目的是：“我們否認民族、种族、等級、地位、膚色、性別等等的差別，我們的目的是，一切人类利益的協調、自由、和人类的幸福，以及世界共和國的實現和統一”^①。

对全國起領導作用的紐約共產主义俱乐部开始同其他主要城市（特别是芝加哥、密尔窩基及辛辛那提）成立的类似的較小的团体建立联系。由於許多馬克思主义者的領袖人物，包括魏德迈在內，移居中西部之后，工人运动的中心不久也就轉移到芝加哥，於是芝加哥的工人俱乐部（德文名叫“Arbeiten Verein”）便成为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团体。

國外的發展情况和國際團結的日益增長的运动吸引了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1856年，倫敦組織了一个國際委员会來紀念偉大的法國大革命，这更促進了这些趋势。結果成立了國際协会美國中央委员会，它同許多城市的工人团体都建立了联系。它的首次、也是最成功一次的活动，就是召开了一个羣众大会，紀念法國1848年革命中有歷史意义的六月起义。另一个活动是1858年4月举行的紀念費利奇·奧新尼的火炬遊行，奧新尼是曾企圖暗殺拿破崙第三的意大利愛國者。所有这些活动，使德國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的工人階級力量建立了联系，这就替1864年成立的國際工人协会（后來称为第一國際）准备了基礎。

馬克思主义理論在美國奠定基礎

美國早期的馬克思主义者所面臨的任务，是在美國擴大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障地。但是当时的运动还没有在思想上統一起來，並且还没有組成全國性的政党。这就是說，馬克思主义者必須首先自己掌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此外，这又

① 見奧伯曼“約瑟夫·魏德迈”第96頁。

意味着要能够在美國的具体条件下应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並且他們要為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基礎。要完成所有這些任務，就必須進行最堅決的思想鬥爭，使工人們從根深蒂固的傑弗遜式的、資產階級土地改革的許多幻想里解放出來。

1857年的經濟危機緩和以後，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又逐漸對工人的思想發生影響，因此，就要再次強調必須澄清思想和成立政治組織。在馬克思主義運動中，也反映出這種情形，混亂和摩擦在日益發展。例如，有一些領袖雖然自稱是馬克思的真正信徒，却並沒有推動反對奴隸制度的鬥爭；各式各樣的烏托邦派重新出現，同時韋特林的一些有害的思想披上新的外衣又抬起頭來了。

早在南北戰爭以前的十年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闡明了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革命策略等等馬克思主義理論上的基本問題，除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以外，他們還寫成了許多基本著作，例如“僱傭勞動與資本”、“費爾巴哈論”、“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和“德國農民戰爭”等等。這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巨大工作的有利條件。美國的运动還有一個極有利的條件，這就是它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密切的個人聯繫，他們兩個人對美國的运动很注意，時常對它的發展提出意見。

當然，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重大問題是如何在美國的具体条件下应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這一點上，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遭到了許多客觀上和主觀上的困難。這些困難實質上經常通過新的形式和在新的条件下不斷出現，直到今天在許多方面還是這樣。

美國工人階級一方面具有高度的英勇氣概和戰鬥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階級覺悟表現在對於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看法上却進步得很慢，這種似乎矛盾的現象，馬克思主義者在19世紀50年代早就注意到了。他們已經注意到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和勞工運動的主觀的落后之間的矛盾。有一些德國移民企圖說明這

一現象，便假定這是由於美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先天落后性；又有一些人却得出這樣的結論說，馬克思主義對於新的民主的美國是不適用的。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者們在同這些錯覺作鬥爭的時候，指出南方的奴隸制度對於工人發生了破壞性的影響。他們指出，由於西部有着自由土地，吸引了東部的羣眾，因而阻礙了階級覺悟的發展和穩定的工人階級的形；他們又指出，工人中間流行的傑弗遜式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是從獨立革命（資產階級是這個革命的思想上的領袖）以及美國整個歷史中產生的。當時美國工人和美國全體人民對於經濟危機都感到迷惑不解，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屢次發生的經濟危機也作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當時資產階級的幻想和工人內部的分解力量是這樣強大，恩格斯因此在1892年給赫爾曼·舒魯特的信中說：“到1848年為止，人們只能說，永久的土著工人階級是一個例外；在東部城市里剛在開始形成的工人階級仍然希望變成農民，或者資產階級。”^①

魏德邁、索格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們，進行着兩條思想戰綫上的鬥爭，在這當中他們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新書、論文、信件和個人意見里得到了重大的幫助。他們一方面反對“左派”，因為“左派”分子認為政治活動是無用的，認為通過秘密陰謀活動，而且專心一意擁護德國革命運動，就能實現社會主義；同時他們又反對右派，因為右派賣弄土地改革的萬應良方，企圖使工人跟着腐化的資產階級政客們走，而否認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攻擊剛在萌芽的“美國例外論”，當時主張這種理論的是像克里格這一類人，他們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說什麼在美國實現共產主義可以通過一條同歐洲不一樣的道路——土地改革的道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的著作大大幫助了這個鬥爭。

① 見“馬恩通訊選集”1942年紐約版第49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像美國那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建立，不但沒有取消固有的矛盾，反而把這些矛盾加強了；他們指出，使美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力量，也在使階級的劃分更加清晰，使各種階級關係更加尖銳。他們指出，這個“充滿機會的國家”，也就是經濟危機、失業和少數人的富裕同廣大羣眾的貧困形成尖銳對比的典型的國家。

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特殊困難之一，就是發起人幾乎都是德國的移民，他們想努力在工人運動中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但工人所操的語言是同他們不同的，所具有的背景和傳統又不是他們所熟悉的。而且這些移民中，有很多人認為他們在美國的居留只是暫時的，等到革命在德國勝利，他們便要回去。這些情況就為宗派主義傾向準備了肥沃的地盤。在抱著社會主義思想的德裔工人里，這種宗派主義的傾向是很強烈的；這些德裔工人自成一系，同美國工人分開，認為美國工人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這種宗派主義極其嚴重地妨礙了在當地工人羣眾中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恩格斯在整整30年中，嚴厲地譴責了這種宗派主義。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許多宣傳工作，說明工人必須採取政治行動來爭取滿足自身的利益。他們強調工人在各个方面同僱主進行鬥爭的重要性；他們指出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分開是錯誤的；他們指出，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向統治階級進行鬥爭的時候，任何一個經濟鬥爭，例如爭取十小時工作制的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南北戰爭以前的十年里，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很少幾個人；儘管他們還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對年青的美國工人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是建立工會的先驅者；他們總是站在每一次工人鬥爭的前列；他們幫助打破當地工人和移民工人之間的隔閡；他們同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當地人在一起，成為反對黑奴制度的英勇戰士；他們幫助創辦一份有內容的和很有影響的工人報紙；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美國建立了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個核心，

廣泛地傳播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下面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这些馬克思主义先驅者們对当时的影响：当时的許多年青的工会組織，在它們規章的序言里，都把“共產党宣言”作为他們的指針。

馬克思主义先驅者們尽管對於白人工人、黑人、外來移民和居民中的其他被压迫階層所处的境遇有比較銳敏的感覺，但是他們却沒有認識到印第安人部落的斗争的意义。印第安人在这些年代里遭到侵略他們國土的殘暴的白人的野蛮搶劫和屠殺。是的，从傑弗遜时代直至今天，前后所有的工会組織和工人政党，几乎都完全忽視了这个橫遭侮辱的、英勇的印第安人的苦难。工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史，可以說完全是一張白紙。

第三章 馬克思主义者反对 奴隸制度的斗争

(1848—1865)

在独立战争以后起草的美國憲法，默認了黑奴制度的繼續存在，这是南方种植園主和北方工商業家这些互相傾軋的階級之間相互妥协的結果。但是这部憲法並沒有使这些階級之間的关系穩定下來，它們不久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1793年軋棉机發明和1795年蔗糖生產發展以后，种植園制度和奴隸制度迅速在南方蔓延。而在北方，随着工厂生產制度的擴張和美國西部的開發，工業家的势力也迅速增長。这两个制度的利益是互不相容的，它們之間的冲突不断地尖銳化。

这个斗争从控制新建立的地区和控制联邦政府这两个基本的、而又相互关連的問題上猛烈地發展起來，最后达到頂点，爆發了1861—65年的第二次大革命。由於1803年購買路易斯安那，1819年占領佛罗里达，1846年吞併俄勒岡以及同一年在墨西哥的战争，先后得到了遼闊的新地区並划为好几个州，加入了联邦；这些州被政治上拚死对抗的南北兩方所輪流攫取，一部分成为自由人的州，另一部分便成为奴隸制的州。因此，这就保持了一个不穩定的平衡局面。

北方的工業家激烈反对奴隸制度廣泛地侵入西部和西南部，甚至以退出联邦來威脅。他們反对購買路易斯安那地区並且嚴厉地譴責非正义的墨西哥战争，因为在这次战争中，美國掠夺了墨西哥的一半領土（这就是現在的得克薩斯州、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內華达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以及怀俄明州

的一部分)。林肯曾經斥責这个掠夺性的战争，年青的工人运动也强烈反对这次战争^①。另一方面，工業家們却急於夺取俄勒岡，而且他們从未停止过陰謀破坏加拿大的領土完整，因为这些都是沒有奴隸制度的地区。

奴隸制度虽然有很大的擴張，但是它的力量还赶不上北方急剧發展的工業。到1860年，北方拥有全國生產的75%，和110億美元的國家財富，而南方却只拥有50億國家財富。为了扭轉这种日趋不利的力量对比情况，南方的种植園主發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势來巩固他們自己的势力。北方的工業家对这次進攻开始是退却的。他們的隊伍处於分裂状态，因为許多銀行家、船主和紡織廠主在經濟上同南方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样來处理奴隸制度这个复雜問題；而且他們害怕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

在19世紀50年代，种植園主通过民主党控制了國會中的兩院、总统和最高法院九个法官中的七个。他們傲慢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他們通过了逃亡奴隸法；通过了贊助奴隸制度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而取消了密苏里妥協法；削減关税；通过声名狼籍的德萊得·斯科特決議；否決農戶份地法；並且宣布奴隸制度在所有的区域^②都是合法的。馬克思指出了問題的癥結，他說这是2,000万北方的自由人对30万南方的奴隸主屈服的問題^③。階級对立日益緊張，全國迅速走向大規模的內战。

廢除奴隸制度的运动

当时最充分地代表了还在犹豫中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歷史利益的，是廢除奴隸制度运动的領袖們和战士們，他們坚决地反对了奴隸制度。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溫德尔·菲

① 見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421—425頁。——譯者

② 区域是指联邦直轄的沒有組織成为州的各地区。——譯者

③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美國內战”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0頁。——譯者

利浦斯、威廉·勞埃德·加里遜、蘇珊·布·安東尼、依丽莎白·克迪·史坦頓、約翰·布朗和伊萊加·普·勒夫喬等都起了激勵民心的作用。他們為摧毀奴隸制度而鬥爭，建立了“地下路網”，並且積極反對逃亡奴隸法。但除了少數人以外，他們從事爭取黑人解放的鬥爭，却主要是從道義的或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的。

但是，廢除奴隸制度鬥爭的主力，還是南方的400萬黑奴。若干代以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不斷發生的奴隸叛變，對奴隸制度的恐怖局面展開的猛烈抗議，已經震撼了奴隸制度的基礎。黑人儘管遭到最野蠻的鎮壓，他們仍然在田地上進行怠工，燒毀種植園，殺死種植園主，並且組織了許多次暴動。隨着內戰的迫近，這種鬥爭更加猛烈起來。由於種植園主拚命想法消滅那日益增長的奴隸暴動，南方事實上變成了一個武裝的扎營地。在這個爭取自由的英勇鬥爭中，哈里埃特·杜伯曼、蘇吉納·特魯斯、丹馬克·維賽、納特·滕納和許多其他英勇的黑人戰士的名字是永垂不朽的。

北方的白人工人在這個偉大的鬥爭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南方奴隸制度的存在，使白人工人的生活條件不能改善，使他們在北方的工會不能發展。馬克思的名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基本事實：“當黑人勞動者套上枷鎖的時候，白人勞動者便不能解放他們自己。”^①但是廢除奴隸制度運動者中的中間階層反對工會的傾向以及工人羣眾里機會主義領袖們的壓力，妨礙了北方工人了解奴隸制度問題，例如土地改革家喬治·亨利·伊凡斯就曾說過，在工資奴隸制度未取消以前就解放黑人奴隸，便會違反工人利益，因為工人們將碰到大量的廉價勞動的競爭。儘管這樣，當有組織的工人一旦認識到廢除奴隸制度是他們自己進一步發展的先決條件，他們就會馬上參加當前的偉大鬥爭，來摧毀橫在他們自己的發展道路上以及全國人民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工人有了這種認識以

①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53頁。——譯者

后,在19世紀50年代的后期,就成了奴隸制度的死敵,並且成為資本家、工人、黑人和農民的大聯合里的一支基本力量,这个大聯合把內戰進行到底,並且取得了勝利。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的總的指導之下,在工人運動中一開始就採取了始終一貫和明確的立場,為徹底廢除奴隸制度而鬥爭。這些馬克思主義先驅者的鬥爭,便是今天共產黨在黑人中間的堅固領導地位的根源。他們認為,推翻奴隸主政權,是提高國家生產力,擴大民主,以及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獨立的、純一的、促進本身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先決條件。他們又認為,黑人的解放是爭取人類自由的一個偉大事業。他們了解到為了替歷史發展的下一步驟掃清道路,工人階級必須同其他反對奴隸制度的力量聯合起來,發揮自己最大的力量來消滅奴隸制度,實現當前的民主革命的任務。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人數雖少,但是在廢除奴隸制度運動中却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在被恐怖所籠罩的南方,極為活躍。最傑出的就是阿道夫·杜愛,他在歐洲曾經是馬克思的親密戰友。1852年,杜愛搬到得克薩斯居住,據說當時該地白人的五分之一都是1848年革命失敗後由歐洲遷來的移民。杜愛在聖安東尼奧出版了一份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報紙,直到他最後因為生命受到威脅被迫離開的時候才停刊。此外,從亞拉巴馬移居那裡的馬克思主義者赫爾曼·麥耶,也領導了廢除奴隸制度運動,做了重要的工作。他後來也同樣地被迫逃亡。

在北方,反對奴隸制度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活躍,特別是克利夫蘭的共產主義俱樂部。這個俱樂部在1851年的大會上,宣佈贊成採用一切促成廢除奴隸制度的方法,並且認為奴隸制度是同真正的民主原則相衝突的。在聖路易和其他有很多德國移民的城市里,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猛烈的反對奴隸制度的活動。特別是

在1854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通过之后，他們更加大力展开了这些活动，因为这个法案摧毁了中西部的抵擋奴隸制度的壁壘。这个法案送交國會几天之后，芝加哥的社会主义者就發動了一个运动，最后發展成为一次羣众大示威；領導人就是乔治·施奈德，他是1848年德國革命的老战士，伊利諾州“州报”的編輯。

1859年10月16日，英勇的廢除奴隸制度运动者約翰·布朗和他的21位战友（有黑人，也有白人）夺取哈普斯渡口，不顧一切地企圖發動南方黑奴的武裝起义，但不幸遭到了失敗。这个行动震撼了全國。馬克思主义者讚揚布朗的勇敢行动，並且在許多城市組織了羣众大会表示声援。由社会主义者所領導的辛辛那提社会工人协会宣称：“約翰·布朗的行动强有力地推动了大多数人民的內在良知的覺醒。”^①在斗争中布朗有十位战友陣亡，他自己后来也被絞殺。

馬克思主义者的領袖約瑟夫·魏德迈認為，所有这些發展都標誌着美國工人运动在政治上新覺醒的开始。但是，他和馬克思都还不得不同章特林、克里格等人的宗派主义观点進行斗争。章特林等人認為馬克思主义者只應該注意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的条件以及反对資本家这些問題，認為工人應該避免被政治活动所“玷污”。有些宗派主义者甚至認為参加反对奴隸制度的运动，就是“出賣”工人階級本身的利益。

魏德迈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所坚持的立場是，反对奴隸制度的斗争是馬克思主义者在那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他努力使工会参加这个偉大的斗争。他指出奴隸制度这个問題不解决，那么工人階級的任何基本問題都無法解决。他把工人們当前的要求同黑人解放的基本問題联系起來。在这个斗争里，美國工人同盟在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在爭取工人和有組織的工人参加廢除奴隸制度斗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854年，声名狼籍的堪薩斯—內布拉

^① 見1859年12月5日“辛辛那提共產党人”。

斯加法案通过以后，美國工人同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羣众大会，宣称紐約的德裔美國工人“在过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断猛烈反对白人和黑人的奴隸制度，並且認為任何支持这种奴隸制度的人都是出賣人民，出賣人民福利的叛徒”^①。

危机的表面化

1854年“內布拉斯加丑剧”發生以后，局势就迅速地向着决定性的斗争發展。控制着政府的种植園主的傲慢行动，引起並加强了北方和西部的反对。旧的政党开始解体，1854年2月共和党宣告成立。前全國產業大会書記兼司庫、著名的紐約工人領袖艾尔文·埃·波維在威斯康星州里邦召集了一个會議，出席會議的是一些坚决反对自由党和民主党政策的自由主义分子、改良主义者、農民和劳工領袖。他們决定“忘掉以前在政治上的名称和組織，並且联合起來”反对奴隸制度的擴張^②。他們提出的綱領也支持那些为爭取自由土地而斗争的人們。

北方工業家对这个新政党立即表示贊成。他們大多数人都認為可以利用这个新政党來从奴隸主手中夺取政权，从而提出他們自己的政綱；例如保护关税，鐵路津貼，吸收國家資源，建立全國性銀行制度等等。但是北方商人和銀行家在財政上同南方奴隸主的棉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們大多数人却反对这个新的政党。

工人最初对共和党的反应並不一致。有許多人断絕了同民主党的傳統联系，有一些人對於是否同工業資本家参加同一个政党，却犹豫不决。但是这个新的政党一开始就獲得了北方和西部農民的廣泛支持。

馬克思主义者根据馬克思主义的教導（“共產党宣言”）——

① 見赫尔曼·舒魯特“林肯、劳工和奴隸制度”1913年紐約版第76頁。

② 見伊丽沙白·勞遜“林肯的第三党”1948年紐約版第26頁。

“当資產階級还採取革命行动时，便与它一起”進行战斗^①，毫不猶豫地支持了共和党，並且号召工人也採取同样的行动。芝加哥的工人协会是当时全國最先進的馬克思主义团体，协会的机关报“社会共和國”申述了这种政策。馬克思主义者虽然坚决主張黑人完全解放，但是他們認為，反对奴隸制度的擴張既然是一个得到廣泛支持的綱領，因此在这个綱領的基礎上同其他的社会集团联合起來，乃是推進反对奴隸制度运动的最好的办法。事实上，这个策略是以后更高一級的革命斗争的过渡。

在1856年的选举中，共和党人特別努力爭取工人的支持。馬克思主义者非常積極地参加了这次竞选运动。举例來說，1856年2月，25个报纸編輯（其中有德裔美國人的編輯），在馬克思主义者的贊助下，在伊利諾州迪卡特城召开了一次會議，把反对內布拉斯加法案的各种力量組織起來参加竞选。亞伯拉罕·林肯也出席了这次會議，並且热烈地支持會議所通过的決議。1856年的費拉特尔費亞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同样的決議。这次大会提名約翰·克·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弗里蒙特一共得到了1,341,264張票，等於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結果民主党是分裂了，自由党在实际上是消滅了，共和党一躍成为一个大党。

林肯的当选

1860年的选举，是当时在美國歷史上斗争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共和党尽了全付力量，來爭取農民、工人、移民和自由黑人等廣大羣众（他們在北方資產階級領導下結成了一个偉大的新的联合战綫）的决定性的支持，結果是成功了。菲利普·斯·方納說：“如果說共和党在1860年的競选中是作为一个自由工人的政党而獲勝，那並不是什么誇大之辭。”^②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党宣言”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5頁。——譯者

② 參看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444頁。

林肯在劳动羣众中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候选人，大家知道他是奴隸制度的敌人；他屢次發表贊助工人的發言，使他在工人中間贏得了許多信徒；他的支持農戶份地法贏得了北方和西部農民的支持；他對當地美國人的偏狹的“盲從主義”的鬥爭，又鞏固了他在外國出生者中的地位。斯蒂芬·阿·道格拉斯、約翰·克·布雷金里治和約翰·貝爾是他的三個政敵，代表着民主黨內的鼎足三分的局面，他們各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着奴隸制度。林肯則堅持“把奴隸制度遏制”在現存的地區之內。當時是並沒有任何候選人主張完全廢除奴隸制度的。

在這個鬥爭激烈的競選運動里，在北方也有許多聯系和有許多支持者的奴隸主們，絞盡腦汁製造各種謠言來反對林肯。當時扣紅帽子的專家高喊要反對“黑色共和主義”和“赤色共和主義”。擁護奴隸制度的僱主和報紙企圖用解僱和經濟危機的前景來威脅工人，並且警告他們說，如果黑人得到解放，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便會湧現出來，工資標準就會遭到破壞。同時，反動派企圖在共和黨黨內培植“盲從主義”的排外運動來分裂年青的共和黨。

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地參加了這次極關重要的競選鬥爭。他們的人數仍然很少，但是他們反對奴隸制度的鮮明立場以及他們的戰鬥精神却抵消了這個缺點。在許多工會里他們擔任了重要職位，這就使他們能夠真正成為動員工人支持林肯競選的一支力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辭勞苦，在北方和東部許多地方召開了工人羣眾的競選大會。工人的選票無疑轉變了力量的均衡，使林肯得到勝利，在這當中馬克思主義者的功勞是不小的。

馬克思主義者極力爭取具有決定意義的外國出生的人們來支持林肯。在1860年，外國出生者佔紐約人口的47.62%，佔芝加哥和匹茲堡人口的50%，聖路易的59.66%，在其他的城市也佔相當的比例。當時人數最多的移民是德國人，他們在密蘇里、衣阿華、明尼蘇達、伊利諾、威斯康星、俄亥俄、密執安、印第安納、馬里蘭、賓夕法尼亞、紐約、新澤西和康涅狄格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他們有力地支持着林肯。“在 87 家德文報紙中，有 69 家是支持林肯的。”^①

馬克思主义者在德裔美國人中間培养拥护林肯的情緒的工作做得特別成功。这一点生动地表现在 1860 年 5 月在芝加哥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德裔之家”的會議上。这个會議是在共和党提名大会以前兩天召开的。这个全國性的會議代表了德裔美國人社会中的各个方面。馬克思主义者魏德迈和杜爱領導着會議中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們在决定會議採取的行动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杜爱被选为決議委員會的負責人，为會議草拟了一系列的決議案，要求“在同奴隸制度完全相反的精神的指導下來实施这些決議”^②。这些決議大部分成为共和党競选政綱的基礎。

1860 年劇烈競选的結果是林肯当选为總統。根据最后的統計，林肯得 1,857,710 票，道格拉斯 1,291,574 票，布雷金里治 850,082 票，貝尔 646,124 票。

內 战

在林肯獲勝的情況下，南方种植園主的寡头統治，同任何其他遭受民主力量决定性打击的統治階級一样，不惜任何代价，拿起武器來保持和擴張他們的勢力。南方七个州不顧人民的和平願望，立刻脫离联邦，建立了美利坚邦联，推傑弗遜·戴維斯做總統。这都是 1861 年 3 月 4 日林肯就职以前的事，当时种植園主的傀儡總統詹姆斯·布坎南还没有卸任。后来这个邦联擴大到包括 11 个州。1861 年 4 月 12 日分裂派向薩姆特砲台开火，內战於是爆發。南方反叛分子的征服陰謀是沒有止境的。馬克思說：“所以，奴隸主們所講的南方，是包括当时联邦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③第二次美國革命从憲法斗争階段進到了軍事行动階段。

① 見勞遜“林肯的第三党”第 41 頁。

② 見 1939 年 9 月“共產党人”第 839 頁維·傑·季洛姆文。

③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美國內战”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72 頁。——譯者

准备很差的北方，在南方种植園主迅速進攻的情况下态度是不坚决的。資產階級隊伍中普遍存在着分歧就反映了这个弱点。在資產階級隊伍中，有“銅頭蛇”^①的銀行家和商人，他們企圖通过談判，依照奴隸主的条件來取得和平。当时还有代表新生的工業資本家的共和黨激進派，他們最激烈的發言人是薩德斯·斯蒂文斯，他坚持解放並武裝奴隸，展开軍事攻勢來粉碎叛亂。最后，还有动搖的中產階級，主要以林肯的猶豫路綫为代表。

政府的領袖們不是採取積極的步驟來取得战争的勝利，而是覓取逃避的方案。在形势很明顯地需要提出“徹底解放奴隸”的革命口号的时候，林肯却提出“挽救联邦”的口号，准备在只要不是分裂的情况下接受任何妥协。較為勇敢和眼光远大的斯蒂文斯宣称：“憲法現在是管不了事了，只有战争規律可以决定一切。”關於奴隸問題，斯蒂文斯說：“必須把現在被利用作为战争工具但又是奴隸主的天然敌人的那些人爭取過來成为我們的同盟者。”^②这个立場得到黑人羣众的热烈支持，他們的主要發言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宣称：“一开始我就責备北方，因为他們可以很有效地用兩只手向叛逆者攻击的时候，他們却只用一只手，並且只用他們軟弱的白色的手，而把他們黑色的鋼鐵般的手鎖在背后，不能动弹；因为他們僅僅攻击了結果却保障了原因；而且因为只有在战争具有反对奴隸制度的性質並獲得黑人参加的时候，联邦的事業才会勝利。”^③

当林肯的領導繼續採取守勢的时候，北方的軍事情势不断惡化。可是，許多事件結合起來，使战争从鎮压奴隸主反叛的性質变成消滅奴隸制度的革命斗争。促成这种轉變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工業和鉄路的迅速發展，北方資產階級的力量日益增長；人們从战

① 指在內战中主張随时与南方奴隸主妥协、立即停战的北方陰謀活动家。

——譯者

② 見伊麗莎白·勞遜“薩德斯·斯蒂文斯”1942年紐約版第16頁。

③ 見菲利普·方納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文选”1945年紐約版第63頁。

爭初期慘重的失敗中取得了經驗教訓；農民、黑人羣衆和白人工人（尤其是外國出生的工人）對政府施加強大的壓力，要求政府在戰爭中採取進攻的政策。

因此，經過18個月戰爭的失敗以後，林肯總統在1862年9月22日頒佈了解放宣言，宣告自1863年1月1日起，在背叛聯邦的地區內當奴隸的人，從此永遠自由。1862年8月，頒佈征召自由黑人入伍的法令^①。1862年3月，林肯撤去了消極作戰的麥克克里蘭將軍的聯邦軍隊統帥的職位，並且一般地採取了更積極的政策。奴隸的解放，和隨之而來的對奴隸經濟制度的打擊，以及將近20萬黑人士兵加入北方軍隊，這些因素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863年初，奴隸主政權已經顯然註定要滅亡了。但是還經過了兩年的激烈戰爭，直到1865年4月9日，李將軍在弗吉尼亞州阿波馬托克斯法院向格蘭特投降的時候，南方才承認失敗。在這次戰爭中，50萬士兵喪失了生命，100萬士兵成了永久性殘廢，付出了這樣的代價，才剝奪了反動的種植園主的政治權力和使他們的奴隸獲得解放。

美國內戰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北方的資本家推翻了南方大地主在政治上的統治權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經濟上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奴隸制度被粉碎了；400萬奴隸正式得到自由；工業化的速度和工人階級的成長在全國都大大地加快了步伐。

內戰時期的黑人和工人階級

在這長期的流血戰爭中，被壓迫的黑人表現了無限的英雄氣概。他們用許多方法來破壞南方的戰爭工作；他們奪取邦聯的汽船，駛到北方港口；他們又是北方獲取軍事情報的主要來源。在種植園地區，奴隸們的反叛情緒是如此強烈，以致南方不得不分出很

^① 見赫伯特·阿普特克“為自由而鬥爭——美國黑人歷史的研究”1948年紐約版第71頁。

大的一部分軍隊來迫使他們就范。

新解放的奴隸在聯邦軍隊中作戰時所表現的英雄氣概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是白人士兵和軍官所意想不到的。托馬斯·溫特沃斯·希金遜上校的報告說：“除非發了瘋我才会用最勇敢的白人部隊去做我用黑人部隊所完成的工作。”^①像這一類的話在許多報告里都可以看到。黑人婦女哈里埃特·杜伯曼几乎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她深入南方，領導了多次襲擊來解放奴隸；這種行動表現了最高度的勇敢。在1864年有人勸林肯放棄使用黑人部隊的時候，林肯回答說：“如果把現在在我們部隊中服役的13萬或14萬或者15萬有色人種的士兵、海員和工人，從我們這裡抽出去送給敵人，我們就再也打不下去了。”^②

在北方的陸軍和海軍里服役的黑人戰士大約有20萬人，除此之外，在部隊中其他各種崗位上服役的還有25萬左右的黑人。阿普特克引用了政府的數字，估計在戰爭中死亡的黑人兵士在36,000名以上。他說：“雖然黑人在開戰18個月以後才參加軍隊，但在戰爭中，美國黑人部隊的死亡率却比其他部隊要高35%。”^③在北方海軍中服役的人員約有四分之一是黑人，根據阿普特克的估計，其中病死和戰死的約有3,200名。但黑人戰士的餉額却比白人的低，這便是他們那樣的英勇作戰所首先得到的酬報。

有組織的工人在內戰中也出色地起了很大的作用。戰爭一開始，廣大的工人羣眾就把這個戰爭看作是阻止奴隸制度擴張的鬥爭並且支持這個鬥爭。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先進立場，只有一小部分工人擁護。也只是一小部分工人，那便是大商業中心波士頓和紐約的很少數的最落后的工人，強烈地受到銅頭蛇派的反對戰爭言論的影響。另外也只有很少數的但是影響却不小的一部分人，站在非戰主義者的立場，反對一切戰爭。在整個戰爭

① 見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482頁所用材料。——譯者

② 見卡爾·桑伯格“內戰時代的亞伯拉罕·林肯”1939年紐約版第三卷第210頁。

③ 見阿普特克“為自由而鬥爭”第78頁。

时期，工人们遭到投机资本家的最残酷的剥削。物价猛烈上升，资本家厚颜无耻地使用各种方法来欺骗政府，大发其财。

因此，征募志愿军的号召得到工人的热烈响应。一夜之间，在不同的行业中就组成了好几个团。外国出生的工人都热烈地响应了号召。应征的工人支队中，有德国僱员组成的第卡布团，波兰同盟，和爱尔兰工人连。第一批调往保卫华盛顿的军队，其中就有由著名工人领袖威廉·西尔维斯所组织的一个团；他在几个月以前还是投票反对林肯的。据估计大约有50%的工业工人参加了军队。劳工协会的领袖特·维·保德利，在若干年以后说道，内战中“军队的绝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①；他这句话并不太错。

战争开始时，工人运动的情况还很坏，还没有从1857年经济危机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总的来说，有组织的工人是跟着林肯所领导的资产阶级走的，他们还没有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充分了解自己的具体目标的阶级来参加这次斗争。这种情况是有其实际的基础的，因为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工人的利益正和北方工业家的利益相符合。但随着战争的进展，工人战线加强了，他们在力争奴隶的自由和主张用革命方式来进行战争方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馬克思主义者在內战时期的作用和战略

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先驱者)在內战期间的行为表现，是內战历史的最令人鼓舞的篇章之一。他们在响应林肯征募志愿军的号召方面，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几天之内，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纽约德裔体育协会就组织了一个整团；密苏里德裔体育协会组织了三个团到战场上去；各地共产主义俱乐部和德裔工人同盟有一半以上的会员都参加了军队。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战场上都英勇作战。

^① 見特倫斯·維·保德利“劳工三十年”1889年俄亥俄哥倫布斯版第58頁。

在德國做過砲兵軍官的約瑟夫·魏德邁，由於招募了一個整團，升任上校，他接受林肯交給的任務，擔任險要的聖路易地區指揮官。奧古斯特·威立赫准將，羅伯特·羅薩少校，以及在佛烈德里斯堡犧牲的弗里茨·雅各比中尉，都是紐約共產主義俱樂部的會員。此外在前綫作戰的還有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者。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導下，比國內其他任何團體都更為深刻地了解戰爭的性質。他們認識到，如果聯邦軍隊失敗，那就意味着最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滅亡和倒退到半封建的局面。他們知道，北方的勝利將大大促進民主制度的發展。他們懂得，這次戰爭乃是兩種互相對立的制度的基本衝突，這種衝突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決。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一開始就提出堅決的口號：解放奴隸，新解放者武裝起來，沒收種植園主的田產，把土地分配給無地的黑人和白人羣眾。在資產階級為進步的目的而鬥爭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同他們合作，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他們也都懂得。在戰爭期間，他們的趨向是加強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同盟者的黑人和農民的地位，而且，即是不是有意識的話，他們在實際上的趨向是使工人、農民、黑人成為戰爭聯合陣綫中的主導力量。他們對非戰主義以及工人隊伍內部和外部的銅頭蛇的影響進行鬥爭。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大功勞，是在18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里，協助林肯擊敗了弗里蒙特。馬克思號召工人階級，要像獨立戰爭的結果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那樣，使內戰的結果符合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可是，由於工人力量的弱小，還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雖然這樣，由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路綫比較明確，由於他們具有堅持不懈的鬥爭精神，儘管他們人數很少，他們卻形成了一支成績遠遠超過他們人數比例的政治力量。

在內戰時期，卡爾·馬克思本人也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他的天才發出了巨大的光輝。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和別的報刊上發表的許多文章，有力地證明了革命理論的力量在於能夠解釋事

物的各種發展、看出它們內在的聯繫、了解各個階級的運動方向。自戰爭開始時起，在每一個重要階段，馬克思比其他任何人都深為了解事變的基本意義，並且制訂了必要的政策和行動的方針。列寧認為這是“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怎樣根據鬥爭的不同階段規定無產階級任務的“典範”。

馬克思比北方資產階級的領袖們高明萬倍，他清楚地了解這是“兩種對立的社会制度”的衝突，“不是這一种制度勝利，就是那一种制度勝利”。他斥責那些認為這只是關於州權問題的大爭吵而且認為這個爭吵可以調解的人們；他批評北方的資產階級領袖向南方奴隸主“低頭”；他三番四次地催促林肯採取堅決行動。從戰爭爆發的時候起，馬克思就極力敦促北方用革命的方式來進行鬥爭，說明只有這樣才能勝利。他要求林肯發出“解放奴隸的宏亮的呼聲”；他號召武裝黑奴，並且還指出，即使僅僅組織一個團的黑人軍隊，也可以產生巨大的心理上的效果。甚至在戰況最暗淡的時期，馬克思也從未喪失對北方最後將取得勝利的信心。他和恩格斯在軍事戰略方面的建議，同他們在政治問題方面的分析是同樣正確的。馬克思對內戰中北方的民主力量給予了明確的理論指導^①。

馬克思是第一國際的領袖，他在動員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工人來支持美國北方的時候，起了極大的作用。馬克思擔任維也納重要報紙“新聞報”的通訊員，他因而能夠影響歐洲的一般輿論對美洲決定性事件的看法。他在第一國際的開幕詞中，以及在第一國際建立不到一年之內致林肯總統、約翰遜總統和美國全國勞工聯盟的三個重要的正式政治文件中，都表示擁護聯邦的事業。

英國的統治階級裝作反對奴隸制度，但是他們卻極力想站在邦聯方面來干涉戰爭。他們之所以沒有能夠這樣做，主要是由於英國工人階級採取了堅決反對奴隸制度的態度；英國的工人階級遵循馬克思的教導，開展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奴隸制度的運動。正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論美國內戰”。

如馬克思所說的：“不是統治階級的智慧，而是由於英國工人階級對其統治者的罪惡的愚蠢行為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才使西歐不致鹵莽地卷入臭名遠揚的十字軍，為保持和擴張大西洋彼岸的奴隸制度而戰。”^①

國際工人團結得如此有力的表現，在歷史上並不多見。林肯在他致曼徹斯特紡織工人的信中，也承認這一點；當時曼徹斯特的紡織工人由於棉花的封鎖，正在忍受飢餓。林肯把他們對於聯邦事業的支援，稱為“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沒有先例的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義的范例”^②。林肯還感謝第一國際的幫助，美國的參議院在1863年3月2日也對英國工人表示感謝。國際工人的聲援，是列寧所說的這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的、革命的戰爭”獲得勝利結束的一個真正因素。

① 見“第一國際的成立”1937年紐約版第38頁馬克思在1864年9月28日的開幕詞。

② 見桑伯格“內戰時代的亞伯拉罕·林肯”第二卷第24頁。

第四章 國際工人協會

(1864—1876)

1864年9月28日，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成立。這個協會的主要組織者和政治領導者就是卡爾·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是在歐洲和美國的政治鬥爭高漲的時期里組成的。這是當時迅速成長的工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個國際組織，是馬克思的著名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第一次的偉大體現。國際工人協會決定執行徹底解放工人階級的綱領。恩格斯說它是“一個包括歐洲和美洲最先進的國家的工人的協會，它向工人自己，也向資本家和各國政府具體地表現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①

在美國內戰後不久，1867年，馬克思主義者就開始在美國建立國際工人協會。1869年第一支會成立，它是由德籍工人總工會和紐約共產主義俱樂部合併組成的。這個合併的組織稱為紐約社會黨。到1870年底，又成立了另外兩個支會，就是法國人的和波希米亞人的支會。這三個首先成立的支會聯合組成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北美聯合會，由弗·阿·索格擔任中央委員會的聯絡書記。1872年，國際工人協會在全國各地已經有了30個支會，擁有會員5,000多人。

從革命到反革命

國際工人協會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它使馬克思主義團體第一次至少有了一個不甚嚴密的但是全

^① 見摩里斯·希爾魁特“美國社會主義史”1903年紐約版第178頁所用材料。

國性的領導機構，並且在美國歷史上一个非常嚴重的時期開始發揮作用。奴隸主在內戰中失敗的結果，是奴隸解放了，但這還只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階段的任務。現在必須沒收種植園主的田產，把土地分給以前的黑奴，並且制止被打敗了的奴隸主復辟。^① 這些就是戰后重新建設時期的革命任務。

資產階級在這些基本問題上發生分裂。斯蒂文斯所領導的左翼，即共和黨激進派，主張在南方進行民主改造；可是圍繞在約翰遜總統（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後，由他繼任總統）周圍的右翼力量，卻要求停止革命並且在南方恢復奴隸主的權力。

1865年12月，控制着國會的斯蒂文斯派勝利地否決了約翰遜反動的重建計劃，並且通過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廢除了全國的奴隸制度。1866年，他們在激烈的選舉鬥爭中獲得勝利以後，又制定了公民權利法案、被解放者管理局法案、和規定黑人同白人有平等權利的憲法第14條修正案。1867年，他們還通過了重建南方法案。總起來說，這些法案給了黑人最起碼的自由，但還沒有分給他們所最根本需要的土地。

被解放的黑人有強烈的革命主動性和革命意識，他們組織了許多人民會議，積極地參加政治活動，選出許多高級黑人官員到地方和州的政府里去，並且在許多地方用武力奪取了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土地。他們同白人同盟者在一起，在南方許多重建時期的州政府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且草擬了許多進步的立法。他們卓越地表現了他們的政治能力。在1870到1881年之間，有兩位黑人當了參議員：赫·魯·勒弗爾斯和布朗奇·克·布魯斯，都是密士失必州人。在同時期內，黑人當眾議員的有14人。路易斯安那、南卡羅來納和密士失必州都有黑人任副州長，在南方的許多州里還有許多黑人任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員。

具有豐富的革命知識和經驗的卡爾·馬克思認識到必須巩固

① 參看詹姆斯·斯·艾倫“美國改造時期——爭取民主的鬥爭”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二章。——譯者

在內戰中所贏得的勝利，並且預料到有反革命的危險。在著名的1865年9月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美國人民書”中，馬克思警告美國人民“無保留地宣佈你們的同胞從今以後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假如你們一方面要求他們盡公民的義務，另一方面却拒絕給他們公民的權利，那末，你們遲早就會面臨新的鬥爭，再一次使你們的國家浸在血泊里。”^① 這是國際工人協會美國支會的總路線，但是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充分了解如何同反革命進行鬥爭。

得到農民和黑人擁護的工人階級，是能够在重建時期把1861—65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的唯一的階級。但是他們在政治上還很不成熟，還沒有完成這個巨大的任務的能力。當時急迫的經濟問題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感染了他們，因而他們還不懂得他們的真正任務是充當一切被壓迫人們的領導者。因此他們也就不能團結那些天然的同盟軍——勞動農民和黑人，來反對北方工業家和南方種植園主日益增長的反動潮流。結果，反革命勢力在南方獲得了勝利。

北方的資產階級在內戰中已經達到了他們的主要目的，他們粉碎了種植園主對全國的政治控制權；他們保持了國家的完整，掃清了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主要障礙，並且完全控制了政府。這本來就是他們所追求的目標。由於北方資本家的勢力在戰爭時期大大增強，他們已不再害怕舊敵手種植園主了，因此資產階級想要做的就是將種植園主變成自己的馴服的同盟者，而對於在南方造成大批自由黑人農民這種事已經不感到任何興趣。不僅如此，他們還想制止革命的發展。因此，在安德魯·約翰遜總統任內，北方資產階級在擊敗了斯蒂文斯激進派以後，就同種植園主達成了一項默契，使種植園主能够利用三K黨的暴力來鎮壓黑人，強迫他們在“債奴制度”下生活，一直到今天黑人還是在這種制度下過活。這是

^① 見舒魯特“林肯、勞工和奴隸”第200頁。

統治剝削階級在面臨革命形勢的情況下採取恐怖手段和非法的反革命暴力的典型实例。

美國的工業受到戰爭需要的刺激，而且从奴隸制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此后几十年里以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这在北方尤其是这样，重工業和鐵路事業的發展非常迅速，工業的集中和公司的兴盛是当时最重要特征之一。資產階級迅速地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新权力來掠奪公共土地和國庫。於是，內战引起了此后数十年飛揚跋扈的擴張、投机和無法無天的貪污腐化的行為。这就是所謂“鍍金时代”。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也使階級力量的对比迅速發生變化，並且引起一切階級矛盾的尖銳化。

馬克思主義者和全國勞工聯盟

在內战時期，由於資本主義的廣泛擴張、產業工人人數的增加和对勞工剝削的加強，工會運動也就有了迅速的發展。1863年，在20個行業中，共有79個地方工會。但是一年以後，地方工會的數字在53個行業中就增加為270個。戰爭結束以後，工會數目增加的速度更快。因此，更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勞工組織。1864年美國產業大會曾經作了一次沒有結果的努力以後，1866年8月26日全國勞工聯盟終於在巴爾的摩成立。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約瑟夫·魏德邁對這個組織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他在全國勞工聯盟代表大會開幕的那一天，竟在聖路易被霍亂症奪去了生命。

工人階級這個偉大的步驟肯定地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全國勞工聯盟卻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各個產業中心，社會主義分子都是工會的積極組織者，他們在巴爾的摩代表大會上有很多代表。鑄型工人工會和全國勞工聯盟的領袖威廉·赫·西爾維斯^①雖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却是魏德邁和索格

^① 見夏洛特·托茲“威廉·赫·西爾維斯和全國勞工聯盟”1942年紐約版。

的朋友，同時也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支持者。他有很大的組織才能，是第一個真正的全國性工會的領袖，紐約木匠工會的領袖威廉·伊·傑塞普同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有直接的聯繫。“工人喉舌”的編輯阿·克·凱麥隆把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一切文件全文轉載，同時也轉載了馬克思、威廉·李卜克內西和索格的許多文章。著名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的領袖艾拉·斯圖爾特曾經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受到很深的影響。甚至塞繆爾·龔柏斯也受到國際工人協會的影響，那時他是勞工運動的青年成員又是索格的朋友。他說：“我對國際工人協會發生了興趣，因為在我看來，它的原則是正確的和實際的。”龔柏斯講到這個時期時說過：“毫無疑問，在70年代初期，國際工人協會控制了紐約市的工人運動。”^①

全國勞工聯盟在它存在的六年中，領導了許多次重要的鬥爭，並且發展了很多正確的基本勞動政策。它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由於這些活動的結果，國會在1868年6月25日通過了一項法律，確定聯邦政府所僱用的工人、工匠和其他工作人員每天工作八小時。^② 全國勞工聯盟也很積極地保衛失業工人的利益，在全世界工會運動中，它是第一個主張男女同工同酬的。傑出的工會運動戰士克蒂·穆蘭納在1868年被西爾維斯任命為聯盟的助理書記兼婦女部長。^③ 全國勞工聯盟也展開了反對僱傭童工的運動，並且爭取把一切行業和工業部門中尚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

全國勞工聯盟的創立者認識到必須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這就引起了1871年工人改革黨的建立。但是全國勞工聯盟和工人改革黨後來都落在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的手裡，這些人最後把這兩個組織都搞垮了。1869年7月西爾維斯突然逝世，也加速

① 見塞繆爾·龔柏斯“70年的生活和勞工”1925年紐約版第一卷第60頁和第85頁。

② 見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588頁。——譯者

③ 見托茲“威廉·赫·西爾維斯”第84頁。

了这种趋势。

馬克思主义者積極地参加了全國勞工聯盟的一切活動。他們是建立工會的活動分子並且主張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他們参加了这个时期的一切罢工和其他斗争。1871年紐約举行了具有歷史意义的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遊行，他們协助了这次遊行的組織工作。在这次遊行中，國際工人协会有一大隊人和兩万工人一同遊行，他們第一次拿起上面寫着：“全世界無產者，联合起來！”的紅旗走过紐約的許多街道。在國際工人协会的隊伍走進市政廳廣場的时候，聚集在那里的5,000名羣众向他們热烈欢呼，高呼“公社万岁”。馬克思主义者在1874年紐約湯普金斯大廣場的失業者示威中，也起了領導作用。

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中，國際工人协会的巨大成就之一，是使爱尔兰劳动者所組成的爱尔兰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國際工人协会。这些爱尔兰工人的領導者是伊·普·麥克唐奈尔，他是一位干练的馬克思主义者、爱尔兰独立运动者，並且在第一國際歷屆大会上是馬克思的战友。麥克唐奈尔还是工会运动中一位能干的活动分子，善於把尚未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很多年來，他担任了“劳工旗帜”的編輯，这个刊物是当时主要的工会报纸。龔柏斯称他为“工会編輯的前輩”。

全國勞工聯盟和黑人問題

在这些年代里，黑人勞工問題是劳工运动中的一个迫切的問題。老板們有計劃地利用白人工人反对剛被解放的黑人工人，並且企圖利用黑人工人來压低一切工人的工資，甚至利用黑人工人來破坏罢工。全國勞工聯盟中比較進步的領袖，特別是馬克思主义者都初步認識到，黑白劳动者必須進行團結，全國勞工聯盟应当把被解放的黑人組織起來。可是，尽管西尔維斯、理查德·特勒弗里克和其他的人这样主張，全國勞工聯盟对这个問題却並沒有採取什么措施。很多工会中还存在強烈的种族歧視現象，而結果，廣

大的黑人工人並沒有組織起來，他們的利益也沒有得到保護。

因此，黑人工人就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1869年全國勞工聯盟代表大會未能考慮黑人工人問題，幾個月以後，黑人工人便在同年12月召集了大會，到會的有156名代表（大多數來自南方），組織了全國有色勞動者聯盟，伊塞克·邁爾斯當選為聯盟主席。特勒弗里克代表全國勞工聯盟也出席了這個會議。大會選出了五位代表參加下一屆的全國勞工聯盟代表大會。全國有色勞動者聯盟還在華盛頓設立了有色勞動者聯盟全國執行局。它的機關報是“新民族時代”^①。

“1870年2月，全國執行局發表了一個意見書，提出了黑人的主要要求。它要求成立一個立法機構，爭取制定使黑人在法律上獲得平等權利的法律；它提議發動一個運動，來教育各行業中的白人技工不要反對黑人；它建議為黑人成立合作社和給黑人份地。”^②

全國勞工聯盟同全國有色勞動者聯盟之間，由於在許多問題上發生爭執，雙方關係因而緊張起來。在建立全國土地改革黨這個問題上，竟至決裂。這個為統一黑白工人的第一次巨大努力之所以失敗，主要是由於全國勞工聯盟的白人領袖執行了眼光短小的政策。他們始終不了解重建時期黑人的迫切問題；他們之中有一些人的見解同約翰遜總統的觀點差不多一樣。在迅速增長的南方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全國有色勞動者聯盟不久就消失了。

全國勞工聯盟內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積極地想解決黑人問題，但主要是從工會的观点出發。他們要求廢除一切歧視黑人的法律。國際工人協會的第一支部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組織黑人工人參加工會。因此，黑人把社會主義者看成是可以合作的忠實可靠的朋友。在紐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大規模遊行里，黑人的工會團體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隊伍。在反對處決巴黎公社社員

① 見查爾斯·赫·威克利“美國的黑人勞工”1927年紐約版第174頁。

② 見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603頁。——譯者

的遊行中，一隊黑人民兵（斯基德摩爾警衛隊）也在第一國際的旗幟下參加了遊行。

全國勞工聯盟和第一國際

全國勞工聯盟從創立的時候起就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精神。這主要是由於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和英國憲章運動者在普通會員中產生的影響。聯盟同國際工人協會保持着友好的關係。馬克思對美國成立這個新的全國性的工會領導機構極為高興。在歷屆全國勞工聯盟代表大會中，加入國際工人協會的問題一直占據極重要的地位。西爾維斯特別認識到工人國際團結的重要性。

在1867年全國勞工聯盟代表大會上，主席威·伊·傑塞普提議加入國際工人協會，西爾維斯支持這個建議。大會雖然沒有就加入國際工人協會的問題進行投票，但同意派理查德·弗·特勒弗里克出席下一屆國際工人協會的大會。然而由於經費缺乏，他竟未能成行。可是這兩個組織却始終保持着友好的合作關係，卡爾·馬克思曾特別重視這個很有前途的全國勞工聯盟。最後在1869年末，才由阿·克·凱麥隆以全國勞工聯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巴塞爾大會。他在會上提出了一些提案，要求歐洲和美洲的勞動者共同合作來調節移民，並且防止把破壞罷工的人運往美國。1870年的全國勞工聯盟代表大會雖然在實際上沒有投票通過加入國際工人協會，但是通過了一個決議，表示贊同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並且表示“不久”就要加入協會。^①

1869年西爾維斯逝世，這對日益增長的國際工人的團結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康蒙斯說：“從西爾維斯的信件里我們可以判斷，假使全國勞工聯盟沒有喪失它的領袖，那麼，它是會很快加入國際工人協會的。”^② 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曾由馬克思署名寫信給

① 見托茲“威廉·赫·西爾維斯”第90頁。

② 見康蒙斯“美國勞工史”第二卷第132頁。

全國勞工聯盟，哀悼西爾維斯的逝世，信里說：“他的逝世，使你們在這個偉大的事業中失去了一位忠誠的、有毅力的、永不疲倦的戰士，我們對此感到極大的悲痛和惋惜”。

全國勞工聯盟的衰亡

1869年全國勞工聯盟達到極盛時期，會員約60萬人。自此以後，它就開始衰落，而且衰落得很快。1871年的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只有22人，而且大多數是土地改革派。作為聯盟的成員之一的國際工人協會美國分會，當時因為不滿意聯盟的措施，宣告退出。1872年出席代表大會的僅只有七位代表，而且全是舊日的領袖。這就是全國勞工聯盟的結局。1873年和1874年，都曾經有人企圖在哥倫布斯和羅徹斯特召開代表大會來恢復這個組織，但是沒有結果，因為這個組織肯定的是死了，再也不能復活了。

人們曾一度寄以希望的全國勞工聯盟的垮台，是許多原因湊合起來所促成的。原因之一是，這個組織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確切的工會團體。最初它是由“工會、工人協會和八小時工作制同盟”組成的，最後許多傳教師、編輯、律師和其他野心家混進來了，這些人在工人當中散播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而且，這個團體的財政收入很少，並且組織太渙散。它沒有繳納會費的制度，也沒有支取薪金的專職領導人員。它的主要活動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以後的工作，却由所屬各個團體進行。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弱點，就是這個組織受了拉薩爾分子的影響，而終於輕視了工會的活動，卻把主要的注意力轉到通貨問題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政治活動方面去。這就引起工會的反對並退出聯盟，聯盟就成了各式各樣非工人階級分子利用的對象。早在1870年，索格在他給卡爾·馬克思的信里，就清楚地預見到事變的發展，他說：“最初有光明前途的全國勞工聯盟，受了紙幣發行主義的毒害，現在正逐漸地、確定地走向死亡。”^①馬克思主義者對全國勞工聯盟的影響極

① 參看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636頁所用材料。——譯者

为有限,当时还不足以制止这些分崩离析的傾向。

全國勞工聯盟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六年,但是在美國勞工运动的發展上却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19世紀30年代全國职工聯盟的繼承者,是勞工协会和美國勞工联合会的前驅。在組織黑人工人、保衛妇女的和所有其他工人的权利、組織独立的政治行动以及發展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等方面,它都起了先驅作用。西尔維斯和他的战友們留下的斗争傳統,將永远成为美國勞工的鼓舞力量。这些傳統在今天的共產黨里还活生生地保存着。

馬克思主义者和拉薩尔派

在國際工人协会这个时期,馬克思主义者進行的主要的思想斗争是反对拉薩尔主义。1863年,斐迪南德·拉薩尔在德國組織了德國工人总会,这个团体的綱領是爭取全民普选,然后利用工人的选票,來使生產合作社取得國家的貸款。拉薩尔認為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①他認為工会爭取改善工人經濟条件的斗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根据他的“工資鉄則”的理論來反对進行工会斗争,这个理論認為永远处於最低水平的工人的平均工資,是不能通过經濟行动來提高的,因此工会工作是無用的。

德國移民帶來了拉薩尔的思想,在美國的德裔工人中这种思想極為流行。当时美國工人已經有了选举权,顯然,他們唯一还需要做的事,只是用他們的选票來取得政府的控制权,然后实行拉薩尔的由國家投資合作社的計劃。这样,工人的問題就算是解决了。这个理論在实际活动中產生了極為有害的結果。那便是削弱工人和黑人的日常斗争,引起忽視工会和脫离工会的趨勢;把工人斗争降低到机会主义的政治活动的水平。当时拉薩尔主义在全國勞工聯盟里的影响很大,因此全國勞工聯盟的基本的工会經濟职能,也主要是由於拉薩尔主义的影响而受到致命的削弱。1873年

① 見托馬斯·寇克普“社会主义史”1920年倫敦版第108頁。

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和這個時期罷工的失敗，使工會紛紛解体，許多工人因此對工會運動失去信心，轉而听信拉薩爾幻想的宣傳。

拉薩爾主義剛一出現，以索格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就積極駁斥這種理論和辦法，指出它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馬克思在英國反對威斯頓的有名的論爭，大大地幫助了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拉薩爾派的鬥爭。馬克思在這次論爭中所作的報告在他逝世後以“價值價格與利潤”的題目發表，在這本小冊子里，馬克思確鑿地證明：雖然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引起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但是工人能夠採取堅決的經濟和政治行動，來多分到一些他們自己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闡明：雖然只有廢除資本主義才能消滅剝削，但是工人能夠對資本家把他們降到赤貧地步的陰謀進行有效的抵抗。

在19世紀70年代，在國際工人協會的一切分會和報刊中，馬克思主義者同拉薩爾派進行了好幾年的特別尖銳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工會中也有反映。在這個鬥爭中，馬克思主義者毫不动摇地主張要有強大的工會組織並主張積極地進行經濟鬥爭。同時，他們認為，只有在有強大工會支持的時候，工人才應該在選舉中提出自己的候選人。正確的理論和嚴酷的生活現實，是站在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邊的。工人們由於迫切需要，繼續組織他們的工會，並且進行罷工；拉薩爾派的機會主義的政治活動，却接二連三地遭到失敗。拉薩爾派是戰敗了。龔柏斯當時還是一個激進的青年工會主義者，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他一直站在馬克思主義者這邊。

在爭論的過程中，拉薩爾派於1874年組織了伊利諾州勞工黨，並且在東部組織了北美社會民主黨。他們有自己的報紙“先驅報”。在這些拉薩爾派的活動中，最活躍的人物是卡爾·克林傑和阿道夫·斯特拉塞。斯特拉塞是煙草工人，後來，在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時候，他同龔柏斯一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者逐漸地並且在極大的程度上控制了拉薩爾派的報紙和組織，最

后使它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綱領。

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除了進行這種反對右派、反對拉薩爾派的鬥爭以外，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積極指導之下，對於在國際工人協會內部的根深蒂固的和頑固的左傾宗派主義進行鬥爭。這種病症在當時有各種表現，例如，在德裔社會主義工人里存在着這些傾向：不去學習英語和美國的習俗，脫離廣大的美國羣眾和他們的日常鬥爭，組織只有德裔工人參加的而且同已有的勞工團體重疊的工會，以及一般說來，不把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具體應用到美國情況上面。幾年以後，恩格斯談到美國當時仍舊流行的宗派主義，他說：“這些德裔不知道如何運用他們的理論作為一根能推動美國羣眾的槓桿；他們自己對理論大部分不理解，而把它看成教條，以為把它死死記住用不着再費力地就可應付一切需要。對於他們，理論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①馬克思對美國的這種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弱點作了同樣直率的批評。

第一國際的解散

國際工人協會存在的年代里充滿了風暴和鬥爭。第一國際所包含的革命意義，使歐洲有組織的反動勢力驚慌失措，因而對第一國際進行無情的鎮壓。在1871年具有歷史意義的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情況尤其是如此。法國和其他國家都禁止國際工人協會進行活動。但是促使第一國際解散的更有力的因素，乃是內部思想上的一些嚴重的弱點。為了補救這些弱點，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和實際活動中進行了許多次鬥爭，使馬克思主義成為工人階級中的統治思想。他們反對英國的機會主義的工會領袖，反對法國的蒲魯東主義者，反對德國的拉薩爾主義者，並且全面反對巴枯寧主義者。最激烈的是反對巴枯寧主義者的鬥爭。

密歇爾·巴枯寧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他領導了堅決的鬥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1頁。

爭，企圖從馬克思主義者的手里奪取對世界工人的領導權。1868年，巴枯寧組織了所謂“黑色國際”，這個國際的綱領是要求採取反政治的、政變式的暴力行動；他並且要求加入國際工人協會。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拒絕了他的要求，巴枯寧就把這個鬥爭帶到1869年國際工人協會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的代表大會里去。結果馬克思在絕大多數代表的擁護下獲得了勝利。後來在協會發生分裂的時候，巴枯寧竟把法國、西班牙和比利時等重要組織拉了過去。鬥爭越發劇烈起來，由於內外形勢的不利，國際工人協會於是在1872年的代表大會上決定把它的總部移到紐約。大會並選出弗·阿·索格為書記。

第一國際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所遭遇的困難，在不同的情況下也折磨着第一國際的美國支部。由於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政治上還不成熟，美國的國際工人協會就受到了各種改良主義者、單純的工會主義者、拉薩爾主義者和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的損害。國際工人協會把它的總部遷來美國以後，只繼續存在了四年。但是協會於1876年7月15日在費拉特爾費亞舉行代表大會的時候，出席大會的幾乎全是美國代表。第一國際在這次大會上正式宣佈解散。直到13年之後，才有另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代替國際工人協會，可是在美國，第一國際的解散却是馬克思主義新高潮的前奏，這點我們後面就要談到。

國際工人協會在它存在的12年中，對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最初，美國只有少數幾個散在各地的、思想並不確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小組。國際工人協會大大提高了它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並且促使它們統一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總而言之，國際工人協會在思想和組織上都為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最後發展為現代共產黨奠定了基礎。在使工人獲得革命的觀點以及建立羣眾性的工會和政黨方面，國際工人協會在國際範圍內也做了巨大的工作。第一國際把世界勞工運動從烏托邦團體和半社會主義宗派的泥潭里拔了出來，使世界勞工運動有了馬克思主義的科

學的根據。列寧說：“它奠定了工人的國際組織的基礎，以便準備向資本主義進行革命的攻擊……它奠定了國際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基礎。”^①

^① 見“列寧選集”第十卷第30—31頁。

第五章 社会劳工党

(1876—1890)

从1876年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到1900年社会党建立的25年里，社会劳工党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旗手。这是在共产党成立前的历史中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在社会劳工党存在的这段时期内，美国工业化正急剧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在逐步成长，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因而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许多次最大的罢工，以及许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同时马克思主义运动在美国已逐渐巩固起来而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

由于迫切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所以在国际工人协会在费拉特尔费亚解散几天以后，社会主义者就在1876年7月19日到22日在同一个城市重新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就是美国劳动人民党，第二年改名为社会劳工党。它的主要基础就是国际工人协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分子的联合，前者是指以弗·阿·索格和奥托·魏德迈（约瑟夫·魏德迈之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是指以阿道夫·斯特拉塞、阿·加布里埃尔和普·伊·麦盖尔等为首的伊利诺州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拉萨尔主义分子。总起来说，这两个派别共代表着约3,000个党员。在费拉特尔费亚成立大会召开以前三个月，他们曾经在匹兹堡开过一次统一会议。

在成立大会上拉萨尔派取得了新党的全国委员的多数，并且还选举了他们的同伙菲利普·范·派顿担任全国书记。但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却占优势。社会劳工党要求铁路、电报和一切运输工具收归国有，主张“所有的工业企业尽可

能迅速地由政府控制，並且由自由的合作的工会为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來經營”^①。它的“原則宣言”的來源是國際工人協會的總規章，在工会和政治活動這些重要問題上，它的綱領明確地採取了過去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立場^②。這就是說，新黨將極力支持工会運動，而它在議會的活動也將依賴工会的大力支持。它通過了一個關於目前要求的綱領，並且在芝加哥設立總部。伊·普·麥克唐奈爾擔任黨的英文機關報“勞工旗幟”的編輯，杜愛擔任黨的全部出版物的助理編輯。

這樣，在組織上的統一，雖然還不是在思想上的統一，就建立起來了。馬克思主義者和拉薩爾分子這兩個對立派別在新的組織里繼續進行着爭論。機會主義的拉薩爾派日益衰落的勢力雖然還在此後的十年里維持其存在，但是不久就蛻化成為它的直系的政治後裔——偽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右派。

社會勞工黨和鐵路大罷工

1873年的經濟危機，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一。僱主利用大量失業的現象，處處削減工資。工人們奮不顧身地進行了我國前所未有的一系列的劇烈的罷工來進行抵抗。由於大多數工会組織都已在經濟危機時期崩潰，這些罷工大部分都是自發的。1874—75年間，紡織工人和礦工進行了廣泛艱苦的罷工鬥爭。1875年賓夕法尼亞州無煙煤礦區進行了“持久罷工”，這次罷工結果有10個愛爾蘭裔工人受了絞刑，24個工人被當作“莫利·馬蓋爾分子”關進監獄。^③他們受到以謀殺、縱火、和其他暴力行為反對煤礦主的誣控。這是沾污了美國歷史的許多誣陷勞工案件中的一件。

但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罷工，是1877年的鐵路大罷工。這次

① 見1876年7月29日“社會主義者”。

② 見康蒙斯“美國勞工史”第二卷第270頁。

③ 1843年在愛爾蘭成立的拒付佃租的秘密組織。——譯者

罢工斗争的激烈程度，簡直同内战一样。1873年7月17日，西弗吉尼亚州馬丁斯堡的各个行业中的黑白工人，为了反对大量削減工資，开始進行罢工。像燎原之火一样，这种自發性的罢工蔓延到許多鐵路，从东海岸一直到西海岸。但当时軟弱的鐵路兄弟会，由於保守分子的領導，在罢工中却没有發揮多大作用。这是美國第一次爆發的全國性的罢工。

政府無情地破坏罢工，民兵和联邦軍隊像洪水一样地开到各大鐵路中心。武裝的士兵約有十万人^①。在許多地方，士兵对罢工者表示友好；在有些地方，士兵向羣众开枪，在有些地方，英勇的罢工者却把士兵赶走。被殺死的有好几十人。这次劇烈的罢工最后被粉碎了。惨重的代价使工人認識到必須建立强大的工会和从事有組織的政治行动。这次和内战差不多的斗争，深深地震撼了全國各階層的人民。

劳动人民党在这个偉大的罢工斗争中以及在这个时期内的其他罢工中都非常活躍。劳动人民党的領導机构号召工人和社会人士支持罢工；它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並且主張鐵路收归國有。在社会主义堡壘的芝加哥，劳动人民党領導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总罢工。許多报纸大声疾呼，“芝加哥落到共產主义者手里了”。艾伯特·魯·帕森斯是当时劳动人民党在芝加哥最活躍的領袖之一。在聖路易，社会主义者的領導也同样出色，因而罢工的收獲很大。当地报纸“共和党人”叫嚷道，“这是劳工革命”。在党領導下的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控制了聖路易达一个星期^②。最后，軍隊把罢工粉碎了，成批的罢工領袖遭到逮捕。党在其他的罢工中心也進行了工作。

對於劳动人民党來說，这一切都是党在領導廣大羣众斗争中的新的丰富的經驗。这對於要把党同工人分隔开來的宗派主义是

① 見加斯达斯·艾伯特“美國工業的發展”1907年紐約版第60頁。

② 見希尔魁特“美國社会主义史”第233頁。

一个有力的打击。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力讚揚这次偉大的羣众性的斗争。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上,劳动人民党改名为北美社会劳工党。它發展得很快;到1879年,党已經在25个州里有一万名党员;在1876年到1878年間,它創辦了24家报纸。

在1877年这个关键性的时期中,刘易斯·亨利·摩根所著的“古代社会”这部科学傑作在美国出版了。这本书主要是研究易洛魁印第安人的社会組織,可以說这是在西半球寫出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恩格斯說:“它是在我們时代中几本划时代的著作之一”。摩根並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恩格斯說,他“在美国根据他自己的研究,重新發現了40年前被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史观。”^①

工人和農民的政治斗争

1877年的大罢工以后,政府兇惡的鎮压手段激起了工人的义憤,於是工人迅速轉而採取政治行动。劳工政党在許多城市和許多州里紛紛成立。同时,農民在嚴重的經濟危机的压迫下,也开始採取政治行动。但是農民却建立了所謂綠背党^②,他們的“万应良方”是印發紙幣,以为这样就可以清償農民的抵押借款、清償國家的債務,並且以为用投資办法就可以造成全面繁荣。在1876年的选举中,工人的政党拒絕支持綠背党,因为在它的綱領里沒有提到工人的要求。

1878年,美國出現了農民和劳工的联盟——全國綠背劳工党。当时这个党的綱領提出了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它在那年的选举中得到很大的成績,獲得的选票有105万張之多,有15个党员当选为国會議員。資產階級的报刊叫喊說:共產主义的革命已經迫在眉睫了。但是这是一个不穩定的工人和農民的联盟。工商業

① 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頁(1884年第一版序言)。——譯者

② 即紙幣党之意,因为美國紙幣背面是綠色的,所以叫綠背党。——譯者

者和大農戶對於这个党的控制引起了工人的憤恨，同时工人的要求被擺在不重要的地位，也引起了他們的反感。於是这个党就这样开始瓦解了。在1880年的总统选举中，党的候选人維弗尔將軍只得到30万張票。綠背劳工党这时候早就走上了复滅的道路。

一般地說，馬克思主义者是主張参加这些重要的政治斗争的。他們積極贊助建立地方性的和州的工人政党，他們也贊成工農政治联盟的总方針。同时，他們也提出黑人工人的要求。但是他們在1876年的选举中，正确地拒絕支持綠背党，因为綠背党並沒有維護工人的利益。而在1878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却大力支持了綠背劳工党的候选人，1880年，社会劳工党在全國範圍內都支持了綠背劳工党的候选人。

在执行这个总路綫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是帶着濃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以范·派頓和其他中等階層知識分子为首的拉薩尔派控制了社会劳工党。他們利用工会在經濟危机时期遭到的嚴重失敗，並且曲解工人轉而採取政治行动的事实，因而得出結論說，工会已經証明毫無用处了，社会劳工党从此应当用全付力量來進行議會政治活动。他們發揮了这种机会主义論調，向綠背党作了不可饒恕的讓步，並且向太平洋岸的丹尼斯·基尔尼投降（基尔尼提出的反动口号是“中國人必須滾出去”）。他們也降低了社会劳工党的綱領，竟至於主張用一次只走一步的方法來廢除資本主义。美國和德國的拉薩尔派已經逐漸拋棄了拉薩尔原來的烏托邦要求——即設立由國家投資的生產合作社，而轉变成為典型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以后的几十年，全世界的劳工运动遭到他們極大的破坏。

社会劳工党右翼領導所执行的徹头徹尾的机会主义路綫，受到了索格、帕森斯、席林、麥克唐奈尔和党内其他馬克思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的反对。工会主义者特別強調社会劳工党應該把經濟行动同政治行动結合起來。从1877年到1881年，党的各次代表大会都在這個問題上引起紛爭。派系分裂逐漸擴大，零星的退党

运动日益發展，黨員人數下降，黨的報紙停刊，黨日益陷入內部危机的狀態里。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新的危險，這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它在以後的幾年里威脅到社會勞工黨的存在。

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

無政府工團主義產生的原因很多。在這些原因中，包括下面幾點：（一）政府採取極端的暴力措施來鎮壓罷工，這就在工人中間普遍引起了“以武力對付武力”的想法；（二）政府剝奪工人候選人的選票，這就使工人階級對採取任何政治行動喪失信心；（三）幾百萬外籍工人沒有投票權，這對有組織的政治行動是不利的；（四）社會勞工黨的改良主義的領導所採取的機會主義政策，引起了工人中積極分子的厭惡和鄙棄；（五）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六）歐洲無政府主義思想在美國的傳播，使這個運動有了具體的思想內容。

早在1875年，芝加哥的德裔工人為了保衛自己，曾經組織了一個武裝團體。由於政府在1877年大罷工中採取了暴力措施，這種趨勢乃迅速地傳播開來。1878年，社會勞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斥責這種做法，並且命令主張採取這種做法的人退黨。1881年10月，主要由艾伯特·魯·帕森斯^①和奧古斯特·什皮斯所領導的“直接行動”的擁護者在芝加哥召開會議，組織了革命社會勞工黨。但是這個運動直到1882年德裔的無政府主義者約翰·摩斯特來了以後，才具有確定的無政府主義的色彩。摩斯特找到了很多願意聽從他的話的人。在1883年10月，無政府主義者和革命社會勞工黨的黨員召開了聯合大會。

這個代表大會成立了國際勞動人民協會^②。它的綱領主張

① 帕森斯由社會勞工黨提名為1879年的總統候選人，但他並沒有接受，因為他太年輕。見露·伊·帕森斯著“艾伯特·魯·帕森斯的一生”1889年芝加哥版第22頁。

② 注意勿與國際工人協會相混，見第四章。

“採取一切方法，也就是說，採取有力的、不妥協的、革命的、國際性的行動，來推翻現存的階級政府，”並且在“各生產機構之間自由交換等價產品”的基礎上建立產業制度^①。這個綱領斥責選舉制度，認為那是資本家愚弄工人的一種手段。芝加哥集團的工團主義傾向比無政府主義傾向要多一些，他們在綱領里添了這麼一條說：“國際勞動人民協會認為工會是未來社會的胚胎團體。”這個運動所依據的，是無政府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即認為依靠工人階級中少數人的拚命行動來帶動羣眾，這樣就能夠實現社會主義。

機會主義分子所領導的社會勞工黨，在無政府工團主義強大運動的面前衰落下去了。到1883年，社會勞工黨的黨員人數降到1,500人，而國際勞動人民協會的人數卻增加到7,000人左右。國際勞動人民協會的幾份刊物銷行也很廣。在社會勞工黨擔任了全國書記六年之久的范·派頓，突然在1883年4月失蹤，到後來他再出現的時候，卻是一個政府官員了。不久以後，社會勞工黨的重要人物企圖把這個組織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組織合併，但是沒有成功，因為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組織回答說，社會勞工黨黨員可以用個人資格加入他們的組織。從那時起，兩黨之間就進行了公開的鬥爭。

1886年5月，無政府工團主義國際在芝加哥遭到嚴重的打擊。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各工會組織大力宣傳在全國舉行每日八小時工作制的總罷工運動，無政府工團主義國際的積極分子在這個宣傳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總罷工運動在5月1日發展到最高潮。在麥考米克收割機工廠，警察殺死了六個罷工工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於5月4日在草料市場召集了一個羣眾抗議大會，帕森斯、什皮斯和菲爾頓都是大會主要的發言人。不知道是誰投擲了一枚炸彈，炸死了七個警察和四個工人，還炸傷了許多人。在這件事發生以後的瘋狂騷亂的氣氛里，帕森斯、費希爾、林格、菲爾頓、施瓦伯、

^① 見希爾魁特“美國社會主義史”第238頁。

什皮斯、恩格爾和尼比都被逮捕。經過罪惡的不公正的審訊以後，他們都被判了罪。這是在日益增加的对勞工的誣陷案件中的又一次案件。尼比、施瓦伯和菲爾頓被判处長期徒刑；林格在候審期間自殺了；帕森斯、什皮斯、費希爾和恩格爾在1887年11月11日被絞死。六年以後，州長約翰·阿爾特格爾德才釋放了留在監獄里的其他四個人，宣佈他們無罪。

草料市場事件特別对國際勞動人民協會是一個嚴重的打擊，1887年，它同社會勞工黨合併的努力失敗以後，就解散了。草料市場事件實質上是僱主企圖摧毀年輕的工會運動的一次行動。

勞工協會

从1879年起，随着美國工業的恢復，在長期經濟危機中削弱了的工會運動也很快地重新發展起來。为了对付僱主們的殘酷剝削，工人們不得不進行組織。工人在許多城市建立了地方工會理事會和勞工大會；小的行業工會也開始形成。社會主義者在工會的會員和領導者當中雖然只占少數，但是他們在一切工作中都很積極。社會勞工黨的“公報”於1880年9月宣稱，這些全國性機構的建立“主要是由於社會主義者的努力，他們影響了、並且在某些地方還控制了這些大會，他們受到大家的尊敬。”^①

早在1878年成立的國際勞工聯盟，曾經極力想組織全國性的勞工運動。這個機構是社會主義者索格、麥克唐奈爾和奧托·魏德邁以及八小時工作制的著名代言人艾拉·斯圖爾德和格·埃·麥克尼爾等共同努力所組成的。國際勞工聯盟極為重視八小時工作制的問題，並且主張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但是這個組織後來却發展成爲一個主要是紡織工人的工會。它領導了許多次罷工，但是在1887年却正式解散了。取得更大成就是繼之而起的勞工協會。

① 參看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731頁所引材料。——譯者

1869年12月,尤里阿·斯·史蒂芬斯和少数工人在費拉特尔費亞成立了“高尚的劳工协会”。它起初僅限於服裝工人,但在1871年它已擴大到其他行業。当全國劳工联盟在日趋末落中,劳工协会却不断壯大;到1877年,它已經拥有15个区或州的會議。劳工协会同当时許多其他的工会組織一样,是一个秘密組織,採取了复雜的仪式。1878年,它在宾夕法尼亞州的里丁召开了第一次全國性會議——全國代表大会,才变成一个公开的組織。1877年大罢工以后,在工業逐步恢复的影响下,劳工协会的势力迅速增長。1883年,劳工协会会员增加到52,000人;1885年增到111,000人;1886年达到最高峯,會員人数約达70万人。史蒂芬斯是协会的最高領袖,直到1879年才由特·維·保德利接替。1893年伊·魯·索弗倫又接替了保德利。

劳工协会里有馬克思主义、拉薩尔主义和“單純的工会主义”等各种傾向。在它的綱領中,它把拉薩尔派的主張当作它的目标,那便是“設立合作机关,逐漸採用合作的工業制度來代替工資制度。”它建議採用的立法綱領的內容包括劳工、通貨和土地改革方案,鐵路电报收归政府所有和銀行由國家管制等。馬克思主义者对劳工协会的影响,主要是表現在該会的多次英勇罢工中,劳工协会認為行業工会,不論在精神和範圍上都太狹窄,因此,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工人階級的廣泛的組織。它的口号是:“一人受害,大家关心”。劳工协会在各地的混合分会,接受一切行業的工人为會員。它的會員中,有許多黑人工人,还有約10%的會員是妇女。自由职业者和小企業者也被允許入会,这些人在地方分会中竟佔會員人数的25%。

虽然协会的領導机构是保守的,深受拉薩尔派思想和明顯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反对罢工,甚至墮落到採取实际破坏罢工的行动,但是它仍然由於進行了經濟斗争而獲得很大的成就。在1884—85年期間,协会在电报、礦山、伐木和鐵路工人的許多次大罢工中,特別有力地發揮了作用。橫遭摧殘的工人羣众对这个新

的組織抱着很大的希望，僱主們对它却感到驚惶失措。劳工协会迅速地成为產業斗争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它在政治斗争方面也很活躍，一般地参加了当时广泛开展的劳工和農民的政治运动。

劳工协会兴起的时期，正是社会劳工党發生内部危机的时期；社会劳工党的右翼領導机构起着癱瘓的作用，宗派主义的災害像瘟疫一样連續不断地產生，党内也剧烈地在進行反对無政府工团主义的斗争。但是从劳工协会成为公开的团体以后，社会劳工党就对它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於德國移民工人占优势的城市中的那些地方分会里影响更大。

美國劳工联合会^①

在劳工协会正在發展的时候，一个新的、与它抗衡的工会运动也开始形成，它后来成为美國劳工联合会。它的基础是在协会里找不到合适地位的全國性的行業工会（这些工会有的是在內战以前成立的）。它們反对劳工协会的混合的組織形式，反对它的寡头的集中領導，反对它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以外的問題上面，反对它忽視各个行業的特殊利益。因此，在1881年11月15日，六个全國性的行業工会——油漆匠、木匠、鑄型工人、玻璃工人、雪茄烟工人和鋼、鉄、錫冶鍊工人等工会——在匹茲堡举行了會議，發动成立一个比較適合他們心意的“美國和加拿大有組織的行業和工会联合会”。

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新的运动里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他們的影響却是顯著的。塞繆尔·龔柏斯是这个运动的領導者，他是雪茄烟工人，一个倫敦出生的犹太人，同馬克思主义人士有过長期的联系；他大概还参加过國際工人协会，但后来却不便承認。他說他为了能够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曾經学过德文。他的親密伙伴阿道夫·斯特拉塞、斐迪南德·拉薩尔和普·伊·麥盖尔都参加

^① 照原文应譯作“亞美利加劳工联合会”，因为它的含义包括美國以外的美洲國家的工人。这里是按照通行譯法。——譯者

过社会劳工党。出席这个联合会成立大会的 107 个代表中，有八个是社会劳工党党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在这个新组织的会章的序言里出现，这篇序言在今天的美國劳工联合会还是仍然有效的。它指出“劳资之间的斗争，必然一年比一年激烈”。会章对各国全国性工会给予极大的自治权，这几乎是从英国职工大会和它的议会委员会的章程逐字逐句搬过来的。^①

劳工协会和这个新的联合会的总的工会纲领是类似的，但也有很重要的区别。“劳工协会要求政府把运输和交通系统收归政府所有，但新的联合会却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联合会也没有接受劳工协会的货币纲领，它表示它明确地认为工资劳动者的主要敌人是产业资本家而不是银行家。而且它几乎完全不相信在财政方面有什么万应灵丹，这也和劳工协会不一样。联合会没有提到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也没有主张劳工协会所拥护的强迫仲裁；这也是很有意思的。”^② 显然，新成立的联合会目的只在争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让步，却不去争取废除现存的工资奴隶制度。

但是这个在熟练工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新的劳工组织，对于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群众的福利是不大关心的，这在它成立后不久就很明显地看出来。劳联的主要目的，是把正在发展中的劳工贵族组织起来，这个政策，同僱主企图牺牲不熟练工人来腐化熟练工人的政策正相吻合。劳联所属工会也持有反对黑人的偏见，这也反映了僱主的歧视黑种工人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协会比较起来都要落后得多。劳工协会在极盛时代约有 70 万会员，其中就有 6 万黑人。这个数字在劳联约 50 年来一直没有达到，虽然它的会员总数约达 300 万人。

起初，劳工协会并没有把这个新成立的联合会当作敌人，因此在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 107 个代表中间就有 47 个是

① 见路易斯·勒·洛尔温“美国劳工联合会”1933年华盛顿版第13页。

② 参看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767—768页。——译者

从劳工协会的組織來的。但是潛在的矛盾日漸發展，不久這兩個劳工組織就發生了冲突。在初期，特別是劳联的領袖还努力來想調解和統一這兩個組織，但是都沒有結果，双方於是不得不一决雌雄，而最后是劳工协会的消滅。

联合会在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中，並沒有什麼發展，會員大約只有五万人。从它成立的次年起，龔柏斯就担任主席。1882年，联合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會議的代表只有19人。在以后的三次代表大会上，这种情况也未見好轉。工人們曾受劳工协会的几次罢工的勝利所吸引，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协会方面，但是1886年的重大事变，很快就根本改变了整个工会的形势。

全國性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

內战以后日益發展的階級斗争，在1886年的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偉大斗争里，达到了新的高潮。內战結束以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宣傳活动日益加强。工人所遭受的日益加甚的剝削造成这个运动發展的基础。馬克思称八小时制运动是“內战的第一个收穫……从大西洋神速地飛奔到太平洋”^①。

当时联合会的領袖們表現得比現在英勇得多，他們立即抓住了縮短工作時間的問題。“瀕於滅亡的联合会採取了总罢工的英勇措施，这是十年前產業弟兄会就建議过的。联合会在1884年芝加哥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項決議，規定从1886年5月1日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② 联合会支持八小时制的运动，但是劳工协会的領袖保德利却是个頑固的保守分子，他反对罢工，因而犯了致命的錯誤。

总罢工的中心是在芝加哥，在那里的中央劳工会是由帕森斯一席林派領導的。就全國範圍來說，罢工是很成功的，参加罢工的

① 見馬克思“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53頁。——譯者

② 見洛尔溫“美國劳工联合会”第19頁。

約有 35 万工人，其中也有劳工协会的大批會員。許多部門特別是建築業部門都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更重要的是，尽管老板們干出了草料市場暴行（已見前述），組織工会的洪濤巨浪仍然汹涌澎湃。这就奠定了现代工会运动的基礎。

这个运动產生了具有歷史意义的國際劳动節，然而这个節日的創造者——美國劳工联合会却從來也不認為它是適宜於慶祝的節日，但是劳联所屬的許多工会多年以來都参加了这个節日的慶祝。1889 年 7 月在法國巴黎召开的國際社会党大会决定把 5 月 1 日定为國際劳动節。从那时起，千千万万的工人这一天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城市中举行遊行，預祝工人階級的最后勝利。^①

1886 年的罢工，实际上决定了成为全國工会領導機構的，是联合会而不是劳工协会。1886 年 12 月，联合会在哥倫布斯召开代表大会时已經拥有會員 316,469 人，而且还在迅速發展，它在代表大会上進行了改組，採用了新的名称——美國劳工联合会。劳工协会虽然由於 1886 年的偉大斗争，會員人数激增，但是它已經确定地丧失了劳工的領導权，它的力量不久就开始衰落。到 1890 年，它只剩下 20 万會員，已經不再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劳工力量了。

在爭夺領導权的斗争中，劳联比起劳工协会來有許多有利的条件。行業的組織形式是以当时占关键地位的熟練工人為基礎的，这比劳工协会的大雜烩式的混合大会要优越得多。它的分权形式，也比劳工协会的由於过分集中而弄得癱瘓的形式有力得多。劳联的會員僅限於工人，这个政策同劳工协会吸收大量農民、自由职业者和小企業者相比，也是有利得多。劳联的罢工政策，比起保德利和他的官僚主义者同伴們的不罢工政策來，也是一个大的改進。蠱惑劳工协会的流行的通貨良方和其他万应藥方，劳联一概加以摒棄；劳联也反对协会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冒險的政策。这些对劳联說來都是有幫助的。

① 詳見亞歷山大·特拉騰堡“五一節的歷史”1947 年紐約版。

勞聯尽管比起勞工協會來有着這些優點，但是它的綱領中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弱點，這在以後的幾十年里表現得非常明顯，而且產生了致命的惡果。勞聯逐漸拋棄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這就使它最後勢必完全接受資本主義，同意工人階級處於奴隸的地位。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熟練工人方面，這就最後發展到直接出賣非熟練工人和外國出生的工人羣眾。它的明顯的白人沙文主義，一開始就是對黑人的恬然無恥的出賣。它反對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這就逐漸發展為向資本家的禍國殃民的兩黨制度投降。它的總綱，多年以來，日積月累，已經把勞工運動弄成完全適應強大蠻橫的壟斷資本家追逐利潤的工具，最後使勞工貴族全部腐化，使各工會間互相破壞罷工的萬惡制度日益發展，並且終於產生了世界上前所未聞的最腐敗、最反動的勞工領導。

在勞聯建立的初期，非馬克思主義的工會領導者還沒有組成一個固定的統治集團，他們在工人羣眾的壓力下還反映了一些工人的戰鬥精神。但是隨着美國帝國主義的成長，特別在1890年以後，他們很快就成為僱主要他們充當的“資本家在工人中的狗腿子”的角色，他們依靠熟練工人而犧牲非熟練的工人。他們還逐步建立了聲名狼藉的龔柏斯統治機器，成為始終阻礙工人階級前進的大障礙。他們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由於美國有許多特殊的錯綜複雜的因素，同這些因素有關的是美國工業的迅速發展，結果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高於其他國家，這就妨礙了美國工人階級的迅速革命化。

亨利·喬治運動

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偉大鬥爭，自然在工人中起了重大的政治影響。在1886年秋季選舉臨近的時候，工人在許多城市里組織了勞工政黨。這些政黨在地方選舉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社會主義者在這些政黨里面都非常活躍。但是，這些獨立運動再也沒有比1886年亨利·喬治競選紐約市長的運動更為重要的了。

亨利·乔治寫了一本很有名的論單一稅的書，書名是“進步和貧困”，於1879年出版，最后銷行了好几百万本，在劳动人民羣众中間博得了極大的声望。乔治認為人民困苦的基本原因，是私人壟斷了土地，他的救治社会的主要办法就是用課稅來消滅土地壟斷。这就是單一稅。但是，正如恩格斯和社会劳工党的領袖們所尖銳指出的，乔治沒有認識到工人貧困以及階級矛盾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家佔有了社会全部的生產資料，因此，正如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樣，只有把全部生產資料收归社会公有，問題才能得到最后的解决。乔治沒有認識到資產階級是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的基本敌人。但是在他的競选綱領中，他提出了把电报和鐵路收归政府所有以及劳工一些次要的要求。

亨利·乔治是由紐約的地方工会运动提名的。社会劳工党也支持他做候选人，把这种支持作为劳工对資本的一种斗争，“这并不是支持他的單一稅理論，而正是不理他这个理論。”密切注意美國劳工运动發展的恩格斯，虽然从根本上批評單一稅，可是也同意社会主义者应当有限度地支持亨利·乔治。他說，主要的事情是工人羣众正在开始採取重要的步驟，來進行独立的政治行动。

这个激烈的地方競选的結果是：艾布蘭·斯·希威特得到90,456票，亨利·乔治得到67,930票，西奧多·罗斯福得到60,474票，^①乔治派宣称計算选票有舞弊情况，少算了他們的票才使乔治落选，这种說法是有充分根据的。紐約选举以后，社会主义者和乔治派在綱領問題上發生爭執，因而分裂，單一稅运动也因为內部意見分歧，不久就消滅了。

1890年社会劳工党的情况

1877年以全國鐵路大罢工开始的一系列的重大的階級斗争，到1886年的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达到最高峯，在此以后，社会劳工党

^① 見納山·范恩“美國劳工和農民的政党”1928年紐約版第43頁。

虽然由於內部混亂和紛爭而削弱，却开始逐步發展。在1889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党宣佈已有70个支部，而兩年以前則只有32个支部。党的报刊的銷路也在增加。但是党还远沒有建立馬克思主义的明确綱領和坚强領導。当时名副其实的馬克思主义者为数尙少。因此，党虽然把社会主义作为最終的目的，並且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作行动的指南，但是它仍然受到当时階級斗争的压力而來回搖擺。当时党内仍然處於分裂状态，在它成立以后的14年中党内思想出現了各种各样的偏差，这些偏差大多数對於此后許多年中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起着有害的作用。

从1876年党成立以來，“右派”就掌握了党的領導权。他們低估了工会运动的重要性，同綠背党运动和其他运动進行了机会主义的妥协，向排華运动讓步，偏袒熟練工人，一般地降低了党的領導作用。其次，还有宗派主义的“左派”，他們摒棄选举斗争，認為选举斗争只是一种幻想，他們拒絕参加廣泛的工農运动，玩弄双重工会，僅僅滿足於宣傳一些革命口号。此外还有無政府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者”，他們几乎毀滅了党，这在上文已經說過了。最后，所有这些派別都深深地誤解了並且忽視了重要的黑人問題。

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段期間，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都向美國的社会主義运动直接提出意見，对一切典型的偏向進行斗争。^① 這兩位偉大的領袖不倦地設法打破社会主義者脫離廣大羣众的孤立情况，促使他們積極参加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同盟者的一切初步的运动，促使他們参加工会运动、劳工政党和農民运动。但是偉大的馬克思在1883年逝世了，12年以后（1895年）恩格斯又去世。因此，年輕的美國無產階級就失去了兩位最傑出的和最忠誠的導師和領袖。

① 恩格斯所寫的有关美國問題的文章大多載於“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英譯本美國版(1887年紐約版)序言中，以及他給弗洛倫斯·克利·威士涅維茨基、索格等人的信件中。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美國人書”，1952年紐約版。

在这整个时期里，社会劳工党最严重的弱点之一，就是它的党员几乎完全是德裔。1884年出版的劳伦斯·格伦兰德所著“合作联邦”，以及1888年出版的爱德华·贝拉梅的名著“回头看”，这两本书有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群众中广泛宣传，但是加斯达斯·艾伯特仍然说“80年代的社会劳工党是一个德国人的党，它的正式语言是德文。美国人入党的大部分是属于偶然的。”^① 劳伦斯·格伦兰德也说，在1880年，美国出生的社会主义者是屈指可数的。

恩格斯把这个组织称为“德裔美国人的社会劳工党”，并且力求改善它的孤立的情况。他在给弗洛伦斯·克利·威士涅维茨基的信里谈到社会劳工党，他说“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彻底清除任何外国化的残余，必须成为完全美国化的党。这个党不能等着美国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数，同时又是外来的，因此，应当向国内佔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靠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学英文。”^②

1889年，社会劳工党内部的争执达到了决裂的地步。照艾伯特的说法，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就三个主要问题提出反对意见：“第一，……它的妥协政策；第二，它的较强烈的单纯工会主义的倾向；第三，德国人的内容和形式。”^③ 反机会主义领导的斗争是由施维希契一约纳斯集团的纽约“人民新闻”所领导的，这份报纸是1878年所创办的一种德文日报。党的正式领袖布希一罗森堡集团（这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范·派顿集团的残余）被赶走了，施维希契一约纳斯派当选了。这就引起分裂，结果，在一个短时间里，同时就有两个社会劳工党。罗森堡集团是少数派，在斗争中失

① 见艾伯特“美国工业的发展”第66—67页。

②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美国人书”附录。——译者

③ 见艾伯特“美国工业的发展”第66页。

敗了。它苟延殘喘地存在了一些時候，稱為社會民主聯盟，最後到1897年，它便同德布斯的社会民主党合併了。盧齊安·桑尼爾草擬了社會勞工黨的新綱領。這次分裂加強了馬克思主義者在黨內的力量。今天的社會勞工黨就是在这个時期建立的。

第二年，即1890年，對於社會勞工黨和勞工運動來說，發生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件。這就是丹尼爾·德利昂的入黨。德利昂於1852年在委內瑞拉海岸外的庫拉薩俄島上誕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法教授，他曾經在1886年支持亨利·喬治競選。德利昂是一個精明能干而堅決的人，他很快就成為社會勞工黨的一個重要人物。從1891年起，他就擔任了“人民週刊”（後來改成日刊）編輯的職務。在以後的30年中，在他1914年逝世後很久，德利昂的著作不僅對於社會勞工黨，而且對於整個左翼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到1919年共產黨成立，甚至在共產黨成立以後這種影響都還存在。

第六章 社会劳工党：德利昂主义和它的衰落

(1890—1900)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世纪末这段期间，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列宁在1913年写道：“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是无与伦比的。”^①在这个期间，美国从世界工业国的第四位一跃而成为第一位，把“世界工厂”的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库辛斯基说，在1894年，美国生产制造品的价值已等于英国的两倍以上。^②

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工业一方面在不断发展，一方面在逐步垄断化。在1901年，约·穆迪列举了工业的、金融业的和享有特权的440家大托辣斯，总共拥有资金达200亿美元。^③美国钢铁公司、美孚油公司和其他许多铁路、食糖、煤矿等的大托辣斯，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在19世纪的末期，摩根、洛克菲勒、库恩—洛勃等，都已经是很大的公司了。残酷地统治着美国的大财政寡头已经长成。这是一个竞争最激烈的时期，特别是在1885年和1893年的经济危机的时期，大资本家像野兽一般地吞噬了成千的小资本家。中间阶层正在被磨成碎粉，尽管有1890年的薛尔曼反托辣斯法也不能挽救他们。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遭受着野蛮的剥削和屠杀。

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国内市场既然有了保证，它便向国外进行侵略。盛气凌人的华尔街垄断

① 见列宁“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第9页。

② 见雅根·库辛斯基“美国劳工状况”1943年伦敦版第71页。

③ 见约·穆迪“托辣斯的真相”1904年纽约版第477页。

資本家控制着工業和政府，把門羅主義變成征服和剝削拉丁美洲的工具。到1893年，他們已經在橫渡太平洋進行侵略的過程中實際上吞併了夏威夷羣島。1898年，他們借口解放古巴，挑起了對西班牙的戰爭，結果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和古巴都落到美國的手里。充滿帝國主義野心的參議員洛奇宣稱：“美國人民和一切事物所憑借的那些經濟力量，正使我們逐漸取得世界經濟的霸權。”^①

激烈的勞工鬥爭

19世紀90年代是偉大的勞工鬥爭的年代，鬥爭的激烈程度和規模都超過了70和80年代。大企業里的工人越來越多，工人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加。驕橫的資本家企圖剝奪工資奴隸的全部工會權利，要尽可能地對工人進行最高度的剝削，因此他們使用了窮兇極惡的暴力來對付工人為抵抗資本家的專橫意志而採取的任何行動。但是資本家現在碰到的工人階級，不論在人數上、覺悟上和組織上都成長得很快，於是美國歷史上最艱苦的罷工鬥爭就這樣展開了。

最厲害的罷工之一就是1892年7月賓夕法尼亞州后姆斯台德的大罷工。這次罷工是鐵、鋼、錫礦工人聯合工會為阻止卡尼基鋼鐵公司宣佈實行削減工資而舉行的。公司僱了300個平克頓^②的偵探打手來破壞罷工，武裝起來的工人把他們趕走了，並且佔領了工廠。但是，罷工最後還是被破壞了，在托辣斯化了的鋼鐵工業部門里工會運動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同時，在落基山區的各州，在科羅拉多、愛達荷和蒙大拿等金屬開采業地區，也發生了一系列的罷工。這些罷工簡直像內戰一樣，罷工工人和軍隊發生了武裝戰鬥。雙方都死了很多人。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罷工是由畢爾（威廉）·海伍德、文森特·聖約翰和其他激進分子領導的，這些罷工奠定了著名的西部礦工聯合會的基

① 見亨利·凱波特·洛奇1901年1月7日的演說。

② 平克頓（1819—84）是美國偵探事務所的創辦人。——譯者

礎。

在这十年里，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鐵路罢工。这些罢工的高潮的頂点，是美國鐵路工会1894年5月开始的具有歷史意义的罢工。这个工会是按照產業工会的形式組織的，同保守的各鐵路行業工会对立，領導人是尤金·維·德布斯（他当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罢工在芝加哥的普尔曼公司各工厂开始，反对削減工資，后来發展成为鐵路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十万多工人，西部許多鐵路都停頓了。公司和政府利用工賊、軍隊、法庭禁令和採取集体逮捕罢工領袖（包括德布斯在內）等手段，最后把这个大罢工击破了。

这个时期的另一次大罢工是1893年5月开始的煤礦工人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125,000人左右。罢工是失敗了；但是联合煤礦工人工会实际上却在這次罢工里成为一个坚强的工会組織。还有另一次重要的工人运动就是1894年不景气时期失業工人向華盛頓的進軍，領導这个运动的是耶各布·斯·考克西將軍，他是一个小康的實業家。在19世紀最后的十年中，劳工协会日趋衰亡，美國劳工联合会成为主要的組織，會員人数逐漸增加，到1900年，會員已达548,321人。

德利昂所起的作用

19世紀90年代，美國壟断資本主义迅速發展，階級斗争日趋尖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工党的政治領導的責任是沉重的。假如要党的工作有效果，要党能發展，那末，党就必須在整个劳工运动中担負起先鋒隊的責任。这就要求它不僅应当教育工人使他們明白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而且更迫切的是它必須切实領導工人的一切日常斗争。但事实証明，社会劳工党在丹尼尔·德利昂的領導下對於这种羣众性的領導工作是完全不能勝任的。

德利昂擺出十足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恣态，但是直到1914年5月他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德利昂

在形式上接受了歷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階級鬥爭等等基本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做了一些推廣工作，他懂得產業工會的重要性，並且主張要有一個強大的、集中的政黨。此外，更重要的是，德利昂毫不容情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他抨擊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工會反動領導的言論已經成為論戰的傑作。但是德利昂的立場根本上還是修正主義的立場，他在許多本質問題上修改了馬克思主義。他的整個觀點是“左”的宗派主義和工團主義的混合物。在本質上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激進分子。

舉一個例子來說，德利昂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看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工團主義的看法。馬克思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正如我們在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所看到的那樣，這意味着，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社會主義這個時期，要建立一個工人政府。這個政府的任務就是鎮壓被擊敗了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建設新的社會，並且保衛國家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進攻。但是德利昂始終沒有認識到這些事實。他根本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很早就發揮了主要是從早期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那里搬過來的工團主義的理論，即認為產業工會是未來社會的基礎。^① 按照德利昂的意見，這種產業組織並不是具有強制力的國家，而只是一個管理的機構。

在這一點上，德利昂的主張基本上同1905年以後的“世界產業工人”的工團主義者的見解是一致的。德利昂說，“產業工會就是正在發育中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一旦達到了目標，產業工會就成了起作用的社會主義共和國”。^② “世界產業工人”綱領的序言說“我們根據產業工會的形式組織起來，這就是在舊社會的外殼里建立新社會的結構，”德利昂接受了這種說法。他肯定地宣稱“世界產

① 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國際勞動人民協會的綱領第3章。

② 見丹尼爾·德利昂“產業工會主義”1947年紐約版第48頁。

業工人'执行总局的所在地就是國家的首都。”^①

俄國革命后，社会劳工党的領袖們說，德利昂的產業共和國的觀念預見了蘇維埃的制度，因此列寧曾經向他道賀。這是胡說八道。德利昂所想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構造是根源於無政府主义和左傾宗派主义而不是馬克思主义。今天嚴格遵守師教的德利昂的信徒，反对整个的蘇維埃組織，这是有他們的道理的。

德利昂對於如何在美國實現革命的看法，也同馬克思主义大相逕庭。德利昂認為，工人在夺取社会控制权的时候，实际上是不会遭到資產階級的抵抗的。不錯，很久以前，馬克思提出了一个总的看法，說資本家抗拒社会進步，这就使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具有暴力的性質，那时他的确是把英國和美國作为例外的。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說：“如果，例如英國和美國的工人階級在議會或者國會里贏得多数，它就能用合法的手段廢除那些阻碍發展的法律和制度。”^②馬克思這句話是受了“如果”的限制的，这就是說，如果資本家對於权力的合法轉移不去抵抗的話。列寧后來指出，由於帝國主义在英美這兩個國家的發展，建立了強大的軍隊和國家官僚機構，就改变了这种情况。忠於自己的民主天性的工人們願意爭取資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他們却不得不准备对付並且击败資本家用暴力來阻撓他們的企圖。

但是德利昂却忽視了美國的這些政治变动和這些变动對於爭取最后實現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影响。他發揮他的机会主义的理論，認為党可以通过选举，和平地贏得多数，这以后，党的政治任务就完了，就馬上可以解散了；於是產業工会就可以把工業“拿到手里並且保持下去”，“把資本家关在門外”。他們認為資本家進行猛烈抵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假使他們要这样做，那么，產業工会虽然

① 見丹尼尔·德利昂“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1905年7月10日發表的演說）1947年紐約版第47頁。

② 見威廉·澤·福斯特“为共產党及其領袖辯護”1949年紐約版第22頁所用材料。

只是一个行政機構，但总会有办法对付他們的。^①

德利昂很少想到黨的領導作用。不論是在革命時期，不論是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以後，他整個強調的都是產業工會。照他的想法，產業工會在任何階段都起決定性的作用。他也從來沒有想到過黨的民主和紀律。只要稍微不同意他的武斷教條的人，都被他無情地開除出黨。

德利昂在關於戰略和策略等一系列的重要問題上都同馬克思主義大相逕庭。他不認為農民、中間階層和黑人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他在原則上反對建立勞工政黨，他不想任何辦法來團結黑人羣眾，他不參加任何農民運動，他嘲笑中間階層反對托辣斯的鬥爭。

德利昂對托辣斯簡直表示了高度的關懷，他把托辣斯當作基本上是進步的發展。他說：“我們認為，即使我們能夠粉碎托辣斯，我們也不這樣做，因為那會使文明倒退”。^② 這種不切實際的態度就足以使社會勞工黨脫離反對無情的壟斷資本發展的羣眾鬥爭；而這個鬥爭當時雖然常常進行得很不得法，然而卻是健康的。這種對待托辣斯的錯誤態度，也在社會黨里流行了好多年；社會黨還跟在後面提出了一個口號：“把托辣斯收歸國有”。

這種宗派主義的傾向，使社會勞工黨脫離了勞動人民的各种基本羣眾運動而陷於明顯的孤立。德利昂還在原則上反對一切爭取滿足當前要求的鬥爭，他認為這是擺在“工人腳底下的香蕉皮”。這就更加促使社會勞工黨脫離羣眾。德利昂以接受亨利·喬治的完全機會主義的綱領為開始，而以整個地拒絕爭取滿足部分的要求為結局。他把社會勞工黨的綱領逐漸刪得只剩下一個要求，那便是“資產階級無條件投降”。

德利昂主義的傾向，把黨降為一個孤立的、宗派主義的、教條

① 見德利昂“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

② 見德利昂和伯里“關於解決托辣斯問題的爭論”1913年紐約版。

主义的团体，宣傳抽象的社会主义，而且直到今天，社会劳工党还是这一套。1891年德利昂取得社会劳工党的領導地位的时候，还没有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能够有力地向他的宗派主义的錯誤思想進行斗争。那时馬克思已經死了，恩格斯在德利昂得势的时候也已經逝世，索格年紀老了不活动了，麥克唐奈尔早已不問社会劳工党的工作，其他的馬克思主义者像桑尼尔和沃格特等很快就被德利昂的才華迷惑住了。最令人憤慨的事是德利昂的思想曾經在許多年來一直統治着整个左翼。直到30年以后，俄國革命的冷酷现实的產生，列寧精深的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到达美國，以及美國共產党的成立，这才最后把德利昂的思想影响击破。

社会劳工党和工会

到了19世紀90年代，美國大資本家已經明确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培植一个工資优裕的、本國的熟練工人的劳工貴族，來摧毀工人階級的斗争力量。他們是以牺牲不熟練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利益來实现这个政策的。由於我國资本主义享有許多优越条件，資本家有了足够的財力來把这种腐化工人階級的政策推行到远远超过英國和其他资本主义國家的僱主所能做到的程度。美國劳工联合会的机会主义領袖馴服地奉行这个总計劃，猛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主張階級合作，反对建立劳工政党，主張行業工会，排斥黑人和非熟練工人並出賣罢工。

德利昂勇猛地攻击工会職員这种公开的腐敗行为，斥責龔柏斯等官僚主义者，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在工人中的狗腿子”^①。但是他从他自己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却是錯誤的，他認為社会主义者應該退出保守分子所領導的旧工会，而致力於組織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执行这个政策的結果，就是讓反动分子把持了旧工会，而使社会主义者同工人階級的这些基本的經濟組織隔

① 見丹尼尔·德利昂“羅馬歷史中的兩頁”1903年紐約版。

离开來。德利昂以最大的努力來譏笑和斥責那些主張打進保守工會的內部來改革工會的人們。

德利昂的双重組織的路綫，是直接違反恩格斯的教導的，恩格斯明確地主張打進舊工會里面去工作。早在1887年，恩格斯已經警告過像德利昂那樣的孤立主義的傾向，他說，“我認為我們同一般工人階級運動在任何一个階段一道工作，不必放棄或者隱蔽我們的明確立場以至我們的組織，這種可能已經是我們一切實踐所證明的了，因此我擔心的是，如果德裔美國人選擇另外一條路綫，那他們就會犯很大的錯誤。”^①

1890年，德利昂領導集團同勞聯在有名的“桑尼爾事件”上分裂了。由於社會勞工黨對於政党和工會之間的區分只有一個含糊的概念，它的“美國分部”參加了社會主義者所領導的獨立的紐約總工會。因此，當這個組織要求加入勞聯的時候，龔柏斯拒絕承認它的代表盧齊安·桑尼爾，理由是勞聯不接受政黨作為會員。經過了一場猛烈的鬥爭以後，1890年在底特律召開的勞聯代表大會以1,699票對535票批准了龔柏斯的主張。恩格斯和索格後來都說龔柏斯在這個問題上照手續講是對的，但是德利昂卻利用這個爭執，加深了社會勞工黨同勞聯之間的裂痕，並且大大削弱了社會主義者在這個組織中的工作。紐約總工會始終無所隸屬。

德利昂接着把他的注意力移向日趨衰落的勞工協會。他參加了第1563混合大會（支部），並且當選為支部代表，出席社會主義者所控制的紐約第49區部會議。他又被這個區部會議選為代表出席勞工協會1893年的大會。大會擊敗了反動的保德利，選出了伊·魯·索弗倫代替他的首領職位。這主要是社會主義者代表們的功勞。索弗倫起初答應任命桑尼爾為勞工協會“新聞報”的編輯，但是後來背棄了這個協議。因此，索弗倫同社會勞工黨領袖們之間的關係就變得非常緊張，於是在1895年在華盛頓召開的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美國人書”。

劳工协会大会上，德利昂的大会代表资格被否决了。^①

这些经历终于使德利昂厌倦於在一切旧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从此，他像反对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进行工作那样，猛烈反对参加劳工协会。结果，同他退出劳联一样，他叫那些社会主义者连同劳工协会第49区部会议，都退出了劳工协会。然后，他就按照他的想法着手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利昂着手组织这个联盟的两年以前，德布斯抱着类似的宗派主义的想法也创立了一个产业工会，这就是同所有的铁路行业工会对立的美國铁路工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德利昂没有同社会劳工党正式商量，就逕自组织了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他只是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独立的紐約总工会、犹太职工联合会、紐瓦克总工会和退出劳工协会的第49区部会议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在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样就在1895年12月13日在庫柏统一会廳的羣众大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德利昂向抱着怀疑态度的社会劳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保证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不会同劳联对抗，它只限于组织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但是事实很快就证明并非如此，新的组织不久就成了旧工会的死对头。社会劳工党内的工会运动者也日益反对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尽管如此，德利昂还是在社会劳工党1896年的紐約代表大会上争取到71票对6票的多数，批准了这个组织。

1898年，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誇大宣传说有会员15,000人。事实上，它已经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个新的组织是社会劳工党的附庸，承担了在选举中支持社会劳工党候选人的义

① 見安东尼·宾姆巴“美國工人階級史”1927年紐約版第200頁。

② 埃拉·里夫·布薩爾是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执行委员会委員。見她所著“我們是多数”一書1940年紐約版第55頁。

务，並且一般地受到德利昂的教条的束縛，因此不能吸引羣众。它只領導了几次小規模的罢工，这就是它的全部成績。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成立后的第十年，即1905年同其他的左翼工会合併，組成了“世界產業工人”。在成立大会上，德利昂自称代表社会主义职工联盟1,500名會員，而即使这个数字也还是誇大了的。但在这个时候，德利昂早已說是“比死还要死”的美國劳工联合会却在繼續發展，會員人数从1895年的26万人，增加到1905年的148万人。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使社会劳工党中的工会运动者和德利昂領導集团發生了致命的分裂。双重工会組織把許多活动分子从美國劳工联合会的工会里拉了出來，从而大大削弱了这些工会里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並且使它們不能尽力参加这个时期的各次大罢工。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國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托馬斯·伊·摩根領導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团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12款的決議，其中一款是“把一切生產和分配資料收归人民公有”。这一款后来在全体會員举行复决的时候被否决了。在1894年的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者击败了龔柏斯，选出礦工工会的保守分子約翰·麥克布萊德担任次年的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社会主义者还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關於黑人問題的決議，說“美國劳工联合会沒有种族界限，同时，隸屬於它的組織也是这样……凡有种族界限的工会就不能加入我們这个团体”。在美國劳工联合会發展的这些年代里，正确的馬克思主义政策是有可能大大改变这个組織未來的歷史而使它走向進步的。但是像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这样的各种形式的双重工会主义，从1895年起，毒害了馬克思主义者有25年之久，大大摧殘了工会里的左翼势力，便利了反动的龔柏斯領導集团巩固自己的地位。

劳工党和人民党运动

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者一貫执行了基本上是正确的路綫，即参

加工人在60多年階級斗争期間所建立起來的許多羣众性的劳工和農民的政党，尽管他們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也犯过一些錯誤。

但是德利昂却破坏了这个政策，他一面使馬克思主义者离开这些羣众性的政治活动，一面使他們在極大的程度上离开羣众性的工会。他在原則上反对劳工政党，随口斥責農民运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求对宗派主义的社会劳工党在政治上給予直接支持。

这个狹隘的路綫直接違反了恩格斯多年來審慎規定的路綫。恩格斯在談到19世紀80年代的巨大政治运动的时候說：“下次11月选举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所得到的一兩百万張工人的选票，其价值在目前要比一个十全十美的教条主义的綱領所得到的十万張选票的价值高無数倍。”他又說：“每一个工人运动剛开始的國家，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把工人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不管它怎样，只要它是一个明确的工人政党就行。”^①

德利昂对農民也採取狹隘的政策。在19世紀90年代，人民党运动尖銳地反映了農民的深重痛苦。^② 这个斗争是資本家通过高利盤剝的抵押，敲詐性的貨物運費，尽量抬高農民必需品的价格和压低農民必需出售的物品的价格等形式对農民的压迫產生出來的。此外，旱災和不景气也使農民的痛苦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農民运动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在農民互济会、綠背党和其他各种農村組織所進行的一系列的斗争中早就生下了根。1892年2月22日人民党在聖路易成立，提出它的綱領，主張电报和鐵路收归政府所有，政府开荒，以及滿足一些次要的工人要求。在1892年的选举中，人民党候选人維弗尔將軍得到1,027,329票。在發生經濟危机的1894年，人民党的选票增加到1,523,979票。可是在1896年，即人民党同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的民主党進行了不幸的合併以后，选票降到20万，於是，人民党就这样死亡了。它是被

① 見“馬恩通訊选集”第454頁和第450頁。

② 見安娜·罗徹斯特“美國人民党运动”三联書店1957年版。——譯者

机会主义者引向毀滅的。

有組織的工人並沒有充分支持这个大規模的農民的人民黨運動。這是這個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892年和1896年的代表大會上，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和日漸衰落的勞工協會都派有代表參加，但是早就支持兩黨制度的龔柏斯集團，禁止美國勞工聯合會參加。在德利昂的煽動下，社會勞工黨在1893年7月的代表大會上嚴厲斥責人民黨，說它同“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是敵對的”。^① 1892年，社會勞工黨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小製造廠主西蒙·魏因和電氣匠查爾斯·馬切特。黨在東部六個州中得到了21,534票。黨在1896年又提出馬切特和麥·馬吉爾做候選人，得到36,534票。

德利昂對待自發的工人和農民的政治運動所採取的孤立主義的政策，給社會勞工黨和這些羣眾運動造成了極為重大的損害。這種政策不僅是社會勞工黨奉行的基本政策，而且也是社會黨奉行的基本政策，這種政策一直流行到本世紀20年代，前後共達30年之久。

社會勞工黨和黑人

社會勞工黨的全部歷史中最大的弱點之一，就是它在黑人問題上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自從內戰以來，甚至在內戰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就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主張工會應當接受黑人會員並且主張保衛黑人的經濟利益。但是他們不了解黑人問題是一個正在發展的民族問題，他們沒有制訂一個爭取滿足黑人要求的全面綱領。他們也不了解黑人自己所提出的廣泛的政治要求的真正意義。特別是在內戰後的重建時期中，當黑人羣眾爭取土地和自由，迫切需要工人階級的支持的時候，上述這些缺點起了阻礙黑人羣眾的鬥爭的作用。

^① 見范恩“美國勞工和農民的政黨”第155頁。

德利昂絲毫沒有設法解決馬克思主義者在黑人問題上的弱點和思想混亂。相反地，他却把這種情況弄得更糟。內戰後剛獲得解放的黑人，在經濟和政治的沉重的壓力下，開始發展成為一個民族。這種發展一直繼續到我們當前的時代。^① 自稱為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的德利昂，對這個基本發展毫無所知，甚至連最起碼的了解也沒有。事實上，他簡直完全忽視了這個迫切的黑人問題。他的著作幾乎完全沒有提到黑人的鬥爭和苦難，雖然當時的新聞報導充滿着關於對黑人的野蠻私刑的消息，而且全國各地的黑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遭到令人難以容忍的歧視。像這樣完全無視黑人問題，骨子裡正是由於白人沙文主義的腐蝕性的病症作祟，後來有許多社會主義者領袖和工會領袖就是這樣。

白人沙文主義，或者是資產階級的白人優越論的思想，是建立在黑人比白人低劣的這種錯誤的觀念之上的。這種思想是企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上有系統地歧視和迫害黑人。雖然科學和我國人民的實際生活已經無數次地證明它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它還是存在。這是因為種植園主和工業家們發現它能夠幫助他們強制降低黑人的生活水平，於是便大力加以培植。白人沙文主義本來是種植園主用來替奴隸制度辯護的一種理論，直到現在，它還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着各個階層的白人——包括大部分工人在內。

德利昂對黑人問題所發表的很少的一些意見，也都是不正確的。他把這整個問題縮成為一個階級問題。他說，黑人構成“勞工隊伍中的一個特殊部分，……在經濟方面，黑人同其他種族的工資奴隸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是，由於他們的種族在很長的時期內相當於農奴地位，社會問題的光綫在射進他們的頭腦以前經過了一道破碎的三菱鏡，分解成為虹霓的各種色彩，因而使他們無法看到問題的白光。”^{②③}

① 見哈里·海伍德“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譯者

② 見埃里克·阿斯“社會主義”紐約版（出版年月不詳）第19頁所用材料。

③ 此處白光指問題的綜合形態，猶如日光由虹霓的七色而合成白光。——譯者

德利昂为遭到殘酷迫害的黑人所提出的唯一綱領；就是最后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用不着提出滿足黑人当前的要求來解除黑人所遭受的野蛮迫害。德利昂这种基本上不正确的态度，成了多年來社会主义者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解决黑人問題的固定的看法，不僅“右派”是如此，大部分的“左派”也是如此。一直到30年以后，共產党已經成立，这才充分認識到黑人的斗争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才体会到黑人問題的本質是一个民族問題，並且才对這個問題制訂了正确的馬克思主义的政策。

社会劳工党的衰亡

在1900年，即在社会劳工党成立了24年以后，它只有五六千名黨員散佈在26个州里。^① 党在全國所獲的选票，曾經增加到82,204張。絕大多数黨員是外國出生的——日耳曼人、犹太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波蘭人、等等，大都脫离劳动人民的羣众組織和羣众斗争。这顯然不是一个正在發展的工人階級先鋒政党应有的情况。

無疑地，社会劳工党之所以不能發展大部分是由於客观条件的不利，这是本書第三十七章所要討論的問題。即使有極正确的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在像美國这样的一个資本主义國家建立一个强大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当时增加黨員人数和擴大党的影响的机会，比起社会劳工党所能認識到的要大得多。这个缺点主要是德利昂的嚴重的宗派主义的政治錯誤所造成的。他退出保守的工会，他执行反对劳工政党、反对黑人和反对農民运动的政策，他放棄爭取一切滿足当前要求的做法，而这一切都成为党的路綫；特別在19世紀90年代大規模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德利昂的这些錯誤使党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

① 見范恩“美國劳工和農民的政党”第180頁。

但是在德利昂时代，在他的正式領導所控制的範圍以外，当时却發展着一系列的社会主义的和近乎社会主义的傾向；这就生动地說明了他所領導的社会劳工党沒有能力來团结和領導我國的馬克思主义者。这些傾向之中，有中西部的德布斯运动，有落机山各州礦工中的海伍德等的激進社会主义集团，有逐漸解体的人民党运动中的左派激進分子，还有社会劳工党內部逐漸形成的反对派。

在德利昂的宗派主义的專断的領導下，社会劳工党也完全不能从錯誤中取得教訓。因此，它不能改变自己的方針來把新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吸收到自己的隊伍里來，也不能解决由於美國帝國主义的發展所產生的一些新的和緊迫的問題。总之，它已經完全不能發揮一个美國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作用了。从此它就开始瓦解、分裂，开始被新的社会主义的力量所压倒，被一个新的組織——社会党所代替。

社会劳工党的分裂

分裂运动是在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問題上开始的，但是不久它就牽涉到德利昂的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整个統治的問題了。这个新的总工会剛一成立，党內的工会运动者馬上就联合起來反对。德利昂企圖用压制和开除的政策來消滅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1898年12月，採取反对立場的德文“人民新聞”大胆地公开批評社会劳工党的政策。这就引起德利昂派同反对派之間的尖銳的派系斗争。“人民新聞”运动的領袖之一就是摩里斯·希尔魁特。希尔魁特於1870年出生在里加，15歲來到美國，在襯衣縫制業和其他行業中做工。他做过犹太职工联合会的書記，1893年獲得法学学位。他是社会劳工党的黨員，積極地参加了反对德利昂的斗争。

1899年7月10日，激烈的党内斗争达到頂点。根据1896年党代表大会的决定，紐約分部有权选举社会劳工党的全國执行委員

会和全國書記，於是紐約分部議決撤銷旧任干部，选出了一班新人來接替他們。因此，亨利·勒·斯洛博丁就代替亨利·庫恩出任全國書記。但德利昂不承認这个决定，大罵背叛他的那些人，說他們是“袋鼠”。接着就發生爭奪社会劳工党的会址、报纸和基金的戰鬥。兩個集团都自称社会劳工党，各自出版自己的“人民新聞”。一直到最后，才由法院裁決德利昂派有使用社会劳工党名称的合法权利。^①

就在这个时候，退出來的集团仍然自称为社会劳工党，並且在1900年1月1日在罗徹斯特召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9人，代表了約半数的黨員。代表大会立即譴責社会主义职工联盟，起草了一个新的政綱，頒佈了党的一套新的管理細則，並提出了約布·哈里曼和馬克斯·海斯为总统候选人，参加即將到來的选举。大会还通过了一項決議，建議同德布斯和維克多·柏格所領導的社会民主党合併。

这次分裂，對於旧的社会劳工党是一个無可挽回的災難。黨員人数減少了一半，1900年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特·馬隆尼和瓦連金·雷麥尔只得到34,191票，还不够1898年票数的一半。在1900年代表大会上，德利昂已經不再有反对者了，他立即从党綱中割除“当前要求的繸虫”，於是只剩下一項要求——要求革命。社会劳工党代表大会还通过一項決議，禁止黨員在旧的工会中担任职員，違者开除。社会劳工党丧失了在美國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領導地位，迅速变成了像今天那样的一个弱小的、干癟的、向后看的反动組織了。社会劳工党党內的德利昂主义已經达到自己必然的結局。但不幸的是，德利昂的宗派主义的影响在美國左派人士中間还長期存在着。

① 見希尔魁特“美國社会主义史”第327頁；哈里·庫恩編“丹尼尔·德利昂論文集”1919年紐約版第22頁。

第七章 社会党

(1900—1905)

社会党的建立最后产生了共产党，它在1900—01年成立的时
候，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强大壮盛，不可一世。从1860年至
1900年，制造品的价值从1,885,825,000美元上升到11,406,
927,000美元；投资总额由1,000,856,000美元增加到8,975,256,
000美元；在工业中的工人人数由1,310,000名增加到4,713,000
名，并且有14,000,000移民湧进美国。在这40年中，人口由
31,443,321人增加到75,994,575人。美国已经从一个以农业为
主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国。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
期内，它发展的速度始终不减。

在20世纪之初，美国资本主义已经确定地进入列宁科学地表
述了的帝国主义阶段。它的工业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垄断状态；它
的财政体系已经在少数大银行的控制之下；它的大工业家和大银
行家已经融成一体，形成了一个支配国家的财政寡头；它已经成
为瓜分世界市场的一个决定因素；它在美西（班牙）战争中已经
开始攫取它在帝国主义分割世界领土中所估的份额。杰弗逊、傑克
逊和林肯的农业国已经变成摩根和洛克菲勒的垄断资本家和帝国
主义者的国家。^① 我们已经看到，自从内战以来，美国大资本家在
建立巩固的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就在多次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兇
狠地打击了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他们控制着整个政府。1900
年，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在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的领导下再一次想

^① 见安娜·罗歇斯特“美国的统治者”1936年纽约版。

來奪取政權，他們當時主要的口號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但是結果是失敗了。華爾街所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威廉·麥金萊輕易地贏得了勝利。1901年9月6日，新總統在布法羅被無政府主義分子利昂·弗·楚爾哥茲暗殺，極端侵略主義的帝國主義分子西奧多·羅斯福繼任總統。

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的腐化

蠻橫的僱主對工人採取了兩面的鎮壓政策；他們一方面猛烈地反對勞工組織起來和進行鬥爭的每一次活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對熟練工人在工資上作微小的讓步，利用這些工人作為工具，來癱瘓工人的鬥爭和壓低工人階級廣大羣眾的工資。這個時期在多次罷工中發生流血慘案和勞聯領袖極端腐敗的情況，就是僱主們厲行這種粉碎勞工的政策之明証。

到了1900年，衷心擁護資本主義的勞聯的上層領導，無論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個人道德上，都徹底腐化了。隨着帝國主義時代的進展，僱主犧牲半熟練和不熟練工人的利益來收買熟練工人的政策，愈來愈明朗化，這種政策已經成了勞聯這班領導人的基本立場。正如德利昂所說的，他們的确是“資本家在工人中間的狗腿子”。由於托辣斯的興起和勞動專業化的加強，行業工會主義已經成了陳腐的東西，但是奉行這種政策的勞聯領袖們仍然堅持他們的古老的行業工會制度，在每一個產業部門里建立十個以至十個工會。他們極力反對左派提出的組織產業工會的建議，不論是建議組織新的工會，或是改組舊的行業工會。當時幾十次罷工的失敗都是由於一些工會在舉行罷工的時候，另外一些工會却仍然在進行工作。這就證明行業工會的組織形式已經完全不適合了，而工人們就迫切地有建立產業工會的必要。假如說工會在這個時期中獲得一些發展的話，那是由於工人們反對了他們的反動領袖的政策，因為他們有保衛他們的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社會主義者當時是英勇地鼓勵外國生長的工人從事組織工會的工作的。

忠於老板基本利益的劳联和铁路兄弟会的劳工官僚，特別監視着工人採取独立的政治行动。1895年劳联代表大会决定“一切党派政治，不論是民主党、共和党、社会党、人民党、禁酒党或者其他任何政党，都不能在美國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佔有任何地位。”^① 龔柏斯分子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猛烈攻击社会党，同时頑固地反对任何組織劳工政党的活动。他們發展了一种美國牌子的“經濟主义”，簡直沒有任何劳工政治綱領。他們在另一方面却成了資產階級政党所收買的代理人。他們用“报答你的朋友，懲罰你的敌人”的口号，把工人們禁閉在兩党制度里面。这一切对工人階級的政治利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劳联政策的另一个要点，是阻撓不熟練的工人羣众特別是黑人工人組織起來，他們用高額的入会費、“白人男工”条款、学徒条例、拒絕組織基本產業部門的工人以及其他种种办法，來使不熟練的工人羣众和黑人工人無法進入工会。就整个黑人來說，他們是被拋棄的人，完全听憑僱主、种植園主以及一般的白种优越論者任意擺佈。

龔柏斯政策的實質是階級合作，这就是要工人階級向資本家投降。在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段时期中，全國公民联合会是这个政策的象征和組織者。全國公民联合会於1893年在芝加哥成立，标榜“改善劳資之間的关系”。1900年，在拉尔夫·麥·伊斯利的指導下，它擴展成为一个全國性的組織。公民联合会的各个主要委員會中，僱主、劳工和社会人士都有代表参加。联合会主席是參議員馬克·漢納，副主席是龔柏斯，“社会人士”的代表有“奥古斯大·貝尔蒙特、格罗弗·克利夫蘭、查尔斯·吳·埃利奥特校長。”^② 礦工工会主席約翰·密契尔和其他許多劳工領袖都是委員。公民联合会要在工人运动中把任何主張根本改革

① 見“美國劳工联合会1895年代表大会會議錄”第79頁。

② 見賽利格·佩尔門和菲利普·泰夫特“美國劳工史”1935年紐約版第四卷第48頁。

的表現和任何有生命意味的東西都摧殘罄盡。

在龔柏斯領導集團協助下建立起來的公民聯合會，只是僱主對工人階級進攻的一個方面，這種進攻在1900年以後更加惡毒。進攻的另一方面，是許多大僱主聯合會發動了一個所謂建立“開放工廠”的大規模運動，說得更正確一些，就是建立排斥工會的工廠。這個企圖粉碎工會的運動得到法院的支持，各項勞工法律接二連三地被取消了，每個重要的罷工工人的機構都接到嚴厲的禁止行動的法院命令。促使資本家採取這一切反動措施的直接原因是，儘管龔柏斯執行着錯誤的領導，工會在這個時期還是迅速地發展，會員人數由1898年的30萬人增加到1904年的1,676,200人。

社會黨就是在資本主義的擴張和錯誤的工會領導的總的形勢之下於1900—01年誕生的。社會黨的前身——社會勞工黨在德利昂的領導下，顯然沒有解決由於帝國主義的興起而擺在工人面前的新問題。工人中最先進的部份的主要政治鬥爭，在以後將近20年中，都由新的社會黨來組織。社會黨的建立是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發展中的又一個階段，最後產生了共產黨。

社會黨的成立

退出社會勞工黨的希爾魁特派，1900年1月在羅徹斯特召開代表大會，向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建議將兩黨合併，這在本書前面已經提到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是尤金·維·德布斯，他出生於1855年。他做過多年的鐵路工人，以前是民主黨和人民黨的政治活動中的積極分子。由於參加1894年美國鐵路工會的罷工，他在伊利諾州渥斯托克監獄中關了六個月，在那里他得到維克多·勒·柏格的啓發，開始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但是他決心採取明確的社會主義立場還是以後的事。在1896年人民黨的代表大會上，到會的1,300名代表中有412人向德布斯提出書面保證，支持他做總統候選人來同布萊恩對抗。^① 可是布萊恩終於被提名為

候选人，而德布斯也在競选中支持他。1897年1月，德布斯才宣佈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1897年6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的美國鉄路工会，在芝加哥併入了德布斯所領導的美國社会民主主义党。这个組織的綱領很混乱，它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一个不实际的移殖計劃。这个計劃主張通过选举來夺取西部的几个州，然后在那些地区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烏托邦計劃不久就在党内產生了一个反对派，特别是遭到那些社会主义思想成分多一些的黨員的反对。因此，在1898年6月在芝加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發生分裂，退出組織的少数派建立了一个新的組織，称为美國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有一个急進的劳工綱領，全國書記是尤金·德布斯的兄弟西奧多·德布斯，它在馬薩諸塞州的一些地方选举里还獲得一些成就。它在1900年3月6日召开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的时候，約有黨員5,000人。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贊同希尔魁特派關於合併的建議。但是德布斯和党的其他領袖却有点胆怯。經過一些复雜的安排，这两个組織最后同意在1900年的总统选举中提出統一的競选名單。选出的候选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德布斯和退出社会劳工党的約布·哈里曼。他們得到了97,730票，比旧的社会劳工党所得票数多兩倍。

但是这两个組織並沒有真正地統一起來。双方的領袖爭夺地位，而普通黨員却要求統一。最后，於1901年7月29日在印第安納波里斯召开了联合代表大会。各派所代表的黨員人数总共約一万人。在125名代表中，希尔魁特集团佔70名，德布斯集团佔47名，一些小的集团佔8名。这次大会是美國社会主义者直到那时为止所召开的一次最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會議。除了德布斯派和希尔魁特派之外，还有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的西部金屬

① 見“社会民主党手册”第54頁。

礦工的社会主义派的代表，有正在瓦解中的、農民的人民黨的左翼代表，有基督教社会主义小集團的代表。四分之三的代表都是美國生長的。在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會上有黑人代表（三人）這還是第一次。

代表大會正式把社会主义运动統一起來。它通過了黨章，制定了政綱，將這個新組織定名為美國社会黨，在聖路易設立黨的全國總部，選出了一個比較不出名的人物利昂·格林本姆做全國書記。在代表大會上，德布斯是一個出色的吸引羣眾的人物，雖然真正的政治領袖是希爾魁特和柏格。

社会黨的綱領

統一代表大會很一致地同意了黨的總目標，這個目標大體上是“奪取政府的各項權力並且利用這些權力來把現在的生產和分配的資料的私有制改變為全體人民的集體所有制。”^①但是在具體問題上的分歧是嚴重的。德利昂的強烈影響仍然存在；但是綱領的大部份是希爾魁特和柏格派擬的。

同前年社会勞工黨的代表大會一樣，社会黨的代表大會對於帝國主義的一般問題顯然不很了解，而民主黨的候選人布萊恩雖然也認識不清，可是却把它當作競選的中心問題。德布斯和德利昂都反對過美西戰爭，勞聯在它的1898年代表大會上也通過一項決議，嚴厲斥責美國侵佔菲律賓並且一般地反對帝國主義。^②但是德布斯和德利昂都沒有理解帝國主義的基本意義。德利昂（德布斯也差不多一樣）把帝國主義僅僅看成是“擴張主義”，看成是資本主義的一種量的增長。他們兩個人都認為托辣斯基本上是一種進步的發展，因此就不能而且也不應該遭到反對。德利昂說，“帝國主義的問題，看來好像是一個政治問題，其實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

① 見希爾魁特“美國社会主义史”第349頁。

② 美國勞工聯合會編“歷史、百科全書和參考書”1919年華盛頓版第243頁。

它的基礎是經濟問題，而且是經濟問題的一部分——擴張主義。”因此德利昂就機械地同意帝國主義的發展，就像他同意托辣斯的發展一樣。^① 在這兩方面，他的宿命論的態度却使黨脫離了那些要同托辣斯和一般帝國主義作鬥爭的羣眾。

1898年11月，反帝國主義同盟在芝加哥成立。^② 它最後擁有會員約50萬人。它本質上是一個中間階層的組織，它的領袖有美國參議員霍爾和派蒂格魯，以及卡爾·舒爾茲、馬克·吐溫、芬萊·彼得·鄧恩和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尼基。塞繆爾·龔柏斯是這個組織的副主席，德布斯對這個組織也表示了一些興趣。在黑人中，有強烈的同情菲律賓獨立的情緒，這種情緒並且通過當時的黑人出版物廣泛地表現出來。一般說來，社會主義者在1900年競選中的趨勢，是加強反對資本主義的宣傳，來回答布萊恩和其他人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攻擊，可是卻不去抓住由於帝國主義的興起自己所應承擔的具體任務。德利昂派叫嚷說，問題不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策，而是推翻資本主義本身。這兩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在它們當時的政綱中，都完全誤解、低估、並且忽視了帝國主義的整個問題。

在統一大會上，對於當前要求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萌芽中的左翼“不可能派”反映了德利昂的影響，他們主張所有這種要求都不應該放在黨綱裡面，黨只應該限於宣傳社會主義。但是“可能派”擊敗了這種說法，大會以5,358票對1,325票決定支持提出部分要求的政策。因此，黨綱除了要求公用事業和運輸交通工具公有之外，還要求減少工時、增加工資、實行社會保險，要求男女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創制權、復決權和罷免權。

代表大會在工會問題上只提出一般的原則。它宣佈，為了實

① 見1900年9月22日“人民週刊”。

② 見亨利·斯蒂爾·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1949年紐約版第19頁。

現社会主义，經濟行动和政治行动都是必要的，它还認為“成立任何一个工会，不管它是多么小或者多么保守，都会加强工資劳动階級的力量。”但是党綱沒有提到產業工会主义这个重要問題，

在党对農民的态度这个問題上，德利昂主义的影响是强大的。但是代表大会對於如何解決这个問題沒有能够作出決議，因而把这整个問題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解决。此外，大会也沒有提出爭取黑人权利的要求，但是却通过了一項決議，邀請黑人工人入党。这是社会党在許多年中，实际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为止，關於黑人問題的唯一決議。

印第安納波里斯的統一大会保留了德利昂的許多弱点，並且还顯示出各种改良主义的趨勢，这說明社会党的創始人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在工会問題上的“統一”並沒有解决兩派在这个問題上的基本分歧，希尔魁特傾向於同龔柏斯合作，而德布斯却傾向於双重工会主义。大体上說來，代表大会沒有能够制訂出以馬克思主义原則为堅实基礎的健全的政策和策略。尽管如此，社会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运动同廣大羣众建立了联系，这到底是一个進步的發展。它同絞殺先進的工人階級运动的德利昂宗派主义决裂了。但是社会党還沒有能够成为列寧后來所說的那样的“新型的政党”，因为它虽然誕生在帝國主义时代，却始終沒有能够滿足这个时代的要求。

僱主們的“开放工厂”的攻勢

就在这个时候，僱主在全國制造商协会的領導下，加緊迫害工会和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1901年，反对美國鋼鐵公司的62,000名鋼鐵工人的罢工失敗了，工会在托辣斯的各个工厂中实际上被消滅了。同一年，全國五金業协会粉碎了58,000名技工的全國罢工，把工会从大部份工厂中赶了出去。从1901年到1904年，落机山各礦区爆發了一系列的罢工和半內战式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由畢尔·海伍德和文森特·聖約翰这样的战士为首的英勇的西部

礦工联合会領導的，而且大部份都獲得了勝利。1902年，組織在聯合煤礦工人工会里的賓夕法尼亞無烟煤礦工人在保守分子約翰·密契爾的領導下進行了一次長期的、可是大部分是失敗的罷工。^①1905年，芝加哥5,000名搬運工人的罷工也失敗了，20人被殺，400人受傷，500人遭到逮捕。

所有這些罷工都遭到僱主殘酷的鎮壓，僱主使用了他們所能想到的一切破壞罷工的武器如軍隊、禁令、工賊、打手等等。被僱主腐蝕得透頂的勞聯領導人物對付敵人進攻的辦法是極力破壞工人的團結和戰鬥精神。反罷工運動的總的結果是，行業工会在基本工業中的地位受到嚴重的削弱。但是工会仍然有所發展，會員總數從1900年的868,500人增加到1905年的2,022,000名，他們大半是在建築業和尚未托辣斯化的輕工業里面。

蠻橫的僱主也在政治方面展開壓制工人的運動。1902年，全國製造商協會的代理人在國會中否決了八小時工作制和反禁令的法案。他們在地方和國會的選舉中也擊敗了許多同情勞工的候選人。1903年又發生了著名的唐倍利制帽公司案，結果，同情罷工、抵制貨物運動和貨物上的工会標誌都被宣佈為非法。由於內部分裂和領導錯誤，有組織的勞工的政治影響在全國、在各州都幾乎全部消失。

社会党的活动

社会党人至少部份地从使工人运动陷於癱瘓的德利昂宗派主義的鐮鎊下解放出來以後，便馬上投入這個兇險的階級鬥爭；這指的是工人中的社会黨員，這是正在發展中的左翼。他們積極地參加了這個時期中的罷工和組織工会的運動。結果，他們在許多地方工会、市总工会和國際工会里都產生了影響。他們還在勞聯的代

^① 在這次大罷工中，臭名遠揚的費拉特爾費亞和里丁載煤鐵路工会的主席巴爾宣稱，產業的關係應由“基督徒”來規定，“上帝用他無限的智慧給這些人以國家財產的控制權。”（1902年8月28日“獨立報”）

表大會里進行鬥爭，因為勞聯的官僚工會領袖是僱主破壞罷工的力量的一部份。在這些年頭里，社會黨的活動分子，爭取採取獨立的政治活動，推動產業工會運動，組織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和採取更有效的罷工策略。他們還主張社會黨的候選人參加競選，來反對龔柏斯的統治機構。

在1902年新奧爾良的勞聯代表大會上，社會黨人提出一項議案，要求勞聯“指導工人去組織他們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來為自己的勞動取得全部的代價和推翻工資制度”。經過冗長和激烈的爭論以後，龔柏斯集團以微弱的多數——4,899票對4,171票否決了這個議案^①。支持社會黨人所提出的議案的，有礦工、木匠、釀酒工人等重要工會。在1903年的勞聯代表大會上，除了提出同樣的政治議案以外還提出了關於產業工會的議案，但是這兩個議案都被多數代表否決了。

馬克思主義者改進行業工會和促使行業工會現代化的任何努力，都遭到龔柏斯集團的強烈抵抗。他們對社會主義斥責的猛烈，竟同資本家一般無二。龔柏斯本人幾年以前還經常表示同情第一國際，現在却推動這個誣蔑進步力量的運動。在1903年的勞聯代表大會上，他親自發表了大家所熟悉的反對社會主義者的話，他說：“從經濟上看來你們是不通的；從社會上看來你們是錯誤的，從工業上看來你們是辦不到的。”^② 勞聯領導者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鬥爭是德利昂從19世紀90年代的初期開始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這種鬥爭都或強或弱地在進行着。

社會黨中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贊同反對腐化和反動的勞聯領導的鬥爭。他們以為這個鬥爭干擾了他們獲取選票的活動。老實說，他們的改良主義在實質上同勞聯官僚的改良主義是一樣的，這是帝國主義腐蝕勞工貴族的結果。龔柏斯所進行的反

① 見洛爾溫“美國勞工聯合會”第74頁。

② 見“美國勞工聯合會1903年代表大會會議錄”。

对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基本上是针对左翼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齟齬。

这时希尔魁特和他的机会主义伙伴已经在发展他们对工会保持“中立”的政策。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就是在工会里进行工作来加强工会，保卫工人的权利，和提高工人趋向社会主义的阶级觉悟。机会主义的“中立”政策却相反，这个政策是没有斗争的，让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且放弃一切反对腐化的龔柏斯这一班骗人的领导者的斗争。因此，1904年劳联的代表大会在机会主义路线的支配下就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的议案。著名的社会主义工会运动者印刷工人马克斯·海斯说，“社会主义者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会靠通过决议而是要靠运动来实现的。”^①

“世界产业工人”的成立

1905年6月27日“世界产业工人”在芝加哥成立。^②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03名，估计代表会员142,991人，其中大约有5万人实际加入了这个新组织。劳联有16个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组织出席了大会，但是主要的团体成员是西部矿工联合会（27,000人）、美国劳工会（16,750人）、联合金属工人工会（3,000人）、联合铁路雇员兄弟会（2,087人）和社会主义职工联盟（1,450人）。联合金属工人工会的薛尔曼当选主席。

这个新组织的宗旨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劳工运动。它的形式是产业工会，它的方法是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积极进行斗争，它的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世界产业工人”是左翼的双重工会运动。这是工人对龔柏斯式工会的愚昧和背叛行为的英勇答复——龔柏斯式工会把主要力量集中在熟练工人方面并且出卖不熟练工人；在高度托辣斯

① 见洛尔温“美国劳工联合会”第74页。

② 见保罗·弗·布里森敦“世界产业工人”1920年纽约版。

化的工業里，熟練工人的作用日漸喪失，工人的團結成了迫切的需要，而龔柏斯式的工会却推行行業工会和充当工賊；龔柏斯式工会的官員既支取超額薪水，还貪污舞弊；这些工会实行惡毒的階級合作，同共和党和民主党狼狽为奸，結成同盟，对資本主义制度頂礼膜拜。可是，双重工会运动的基本錯誤，却是从各个工会撤出最先進的分子，而把他們擺到不起作用的对抗性的工会里面，这就等於把劳联的羣众性的各个基本工会奉送給腐敗的龔柏斯机构，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控制而不加过問。

“世界產業工人”成立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会，它是社会党左翼的產物。它的主要的創始人都自称是馬克思主义者。德布斯、德利昂和海伍德^①是那个时期左翼的三大人物，他們忘掉由於过去的紛爭所造成的“沾滿鮮血的分歧而握手言欢”，建立了这个組織。在这个組織建立的初期，無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的“直接行动派”都是無足輕重的成分。

直接推动“世界產業工人”成立的是西部的金屬礦工。西部礦工联合会是在尖銳的斗争中產生的，1893年它就在彪特成立了。可是劳联不支持它，因此它就成了独立的工会。1898年5月，它建立了西部工会，这个工会的目的是要把落机山脈地区的工人普遍地組織起來。1902年，西部工会改組成为“美國劳工会”，指望有一天能代替整个的劳联。这是一个全國性的双重工会。它的領導人是社会主义者，海伍德和德布斯都積極参加了它的創建工作。美國劳工会的領袖們繼續推行这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会的总路綫，三年以后，他們又發起組織了“世界產業工人”。在整个發展过程中，德利昂的双重工会主义的思想一直佔据統治地位。

“世界產業工人”建立的結果，社会党里面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全國性的左翼的結合，到后來，这些力量由於环境的变化和

^① 此三人的傳記見雷·金格“弯曲的十字”，哈里·庫恩編“丹尼尔·德利昂論文集”及“畢尔·海伍德自述”（自傳）。

綱領的改進，產生了共產黨。社会党的右翼領袖像反对美國劳工会那样猛烈攻击“世界產業工人”，理由是它損害了社会主义者在各个工会里面的地位。左右兩翼就工会运动的基本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而“世界產業工人”便成了爭執的中心。“世界產業工人”此后几年里的出色的發展，注定了这种爭論的日益激烈。

党的情况

社会党在1901年成立以后，馬上就蓬勃地發展起來。出席1904年5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84人，代表35个州的1,200个支部。繳納党費的黨員人数有20,768人，等於1901年的兩倍。党的报刊也發展得很快，在这个时期內总共有几家德文和其他非英文的日报，20家英文週刊和7家月刊。社会党工人積極地参加了一切罢工和組織工会的运动；他們猛烈攻击龔柏斯主义，並且進行了英勇的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党对工会的影响因此迅速增加，在1904年全國选举里得到了顯著的成就。社会党的候选人尤金·維·德布斯和本·漢佛德得到了409,230票，这大約等於1900年的三倍半。

尽管有这些生气勃勃和進步的表現，但是党开始感觉到許許多多的消極的影响，这些影响終於使它受到損害，並且使它不能成为一个工人階級的先鋒政党。例如党已經吸引了一支龐大的雜牌隊伍，包括医生、律师、牙医、牧师、小工商業者以及其他改良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是城市中等階層的激烈派，他們当时遭到正在發展的托辣斯的摧殘，因此想利用無產階級政党黨員的資格和党的羣众來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於是大批地湧進社会党。他們把重点放在無数的机会主义的部分要求上面，並且对一切英勇斗争和革命宣傳潑冷水，从而把党变成實現中等階層改良主义的工具。这些人同第二國際的改良主义者緊密联合，反对把党的基礎建立在產業無產階級上面，並且反对制訂一个反資

本主义的綱領。早在1905年,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已經在孜孜不倦地巩固他們對黨的控制,一直到最後,他們都掌握着這個組織的控制權。

機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終於奪得了社會黨的領導權,這是因為黨的工人階級的左翼中了宗派主義的毒,缺乏一個有力的綱領。並且,工人階級黨員的大部分是外國出生的,他們在語言上有很大的困難,因此分成了多少是彼此隔絕的民族組織(這就是後來的各個“語言同盟”),因而他們缺少對抗能說會道的中等階層知識分子所必需的那種團結。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時候,黨的無產階級左翼才具有統治社會黨所必需的綱領和團結,這在本書後面就會談到。

社會黨特別嚴重的弱點是它的組織形式極為分散,這大半是由於以前社會勞工黨在德利昂統治下的那種令人透不過氣來的過分集中的情況所引起的反抗。每一個州的黨組織各行其是,中央很少甚至根本不發出什麼指示(只有在要打擊左翼勢力的時候,才有例外)。全國性的黨紀幾乎等於零。社會黨的報刊是私人財產,它的情況也很混亂。每一個報紙宣傳它們自己對於社會主義和黨的政策的想法。這些看法五光十色,彼此矛盾,而且常常是離奇怪誕,從基督教社會主義一直到左傾的“不可能主義”,都應有盡有。當時並沒有一套公認的社會主義思想,由黨來從事辯護或者加以發揮。這種無紀律的、混亂和松懈的結構,對機會主義分子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來販賣他們的貨色,他們也就充分利用了這種环境。

社會黨的領導一開始就顯得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作用極端缺乏了解。他們中了所謂美國實用主義的毒,簡直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爭取滿足當前的要求上面;此外就進行一些關於社會主義的抽象宣傳。他們以及整個黨對於當時歐洲黨內的理論和策略的鬥爭,都很少注意。

黨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另一個嚴重缺點,就是它對當時此起

彼伏的組織工人政党的运动採取关门主义的态度。1903年1月12日,全國执行委员会宣称“同这样的〔工人〕政党建立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联盟,就会危害社会党的政治上的清白和党的生命。”^① 党的領導肯定地把工人政党当作敌手。这种反对工人政党的政策是德利昂主义和企圖生硬地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搬到美國來的右傾关门主义的混合物,这种反对工人政党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和共產党出現以前在社会党内統治了許多年。这种迴避政策在社会党和羣众自發的政治运动之間筑起了一道高牆;这就大大地促使党的最后孤立和失敗。

双重工会主义是党的另一个弱点。党成立的时候就很顯然有这种趋势,在美國工会和“世界產業工人”成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表現。双重工会主义特別是左翼的毛病,这是德利昂主义最惡劣的影响。的确,从1893年德布斯組織美國鐵路工会起到20世紀20年代列寧猛烈地攻击双重工会主义为止,^② 在这25年里,左翼始終受着这种左傾思想的危害,認為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工会运动來对抗当前的羣众性工会,而且这个工会运动可以建立在按照理想組織起來的社会主义工会的基礎之上。

党的沙文主义的黑人政策

社会党自始至終对黑人問題採取沙文主义的路綫。它不僅毫不帮助遭受私刑、隔离和許多别的歧視和迫害等折磨的黑人,而且始終完全誤解这个問題的理論性質。社会党的政策一貫忽視黑人問題的民族意义,而只把它看成一个階級問題。社会党对被压迫的黑人的唯一的答复,是他們應該投社会党的票並且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面。由於社会党对待黑人羣众採取了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政策,它就不能認識到黑人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同时,

① 見1903年2月份“國際社会主义評論”。

② 見列寧“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譯者

由於社會黨的領袖受了統治階級的白人沙文主義的蒙蔽，它也就不能懂得黑人所受的壓迫的性質。

1901年社會黨成立大會就明顯地表現了這種政策，即德利昂的政策，這就是忽視黑人作為被壓迫人民的這種特殊情況而只把它當作一個階級問題來處理。在那次成立大會上通過的關於黑人問題的決議宣稱：“我們向黑人工人宣佈，他們的利益和鬥爭同全世界工人（不問種族、膚色和地區的界綫）的利益和鬥爭完全是一回事，事實上世界上唯一的界綫就是生產者同所有者之間的界綫，也就是資本家同勞工之間的界綫。”^① 這種政策把黑人當作無產者（而他們中間有85%是在土地上工作的，其中大多數是分益農），並且把他們全部的當前問題簡單地說成是一個工會問題，這是社會黨多年的政策，一直沒有多大的變動。

黨的左派在黑人問題上並不比這種狹隘的右傾關門主義高明多少。左派雖然譴責私刑並且堅持要允許黑人工人在工廠作工和參加工會，但是並沒有提出特殊的要求來解決黑人最迫切的問題。因此，1903年黨內有人建議制定一個黑人問題綱領的時候，德布斯就表示反對，他說：“我們不能給黑人什麼特別的東西，我們不能對所有的種族發出不同的號召。社會黨是不問膚色的整個工人階級的政黨。”^② 關於黑人問題，德布斯還說過：“社會平等……的確純粹是一種欺騙，它是用來掩蓋真正的問題的，真正的問題不是社會平等而是經濟自由。”^③ “社會黨的政綱沒有一個字提到社會平等。”^④

社會黨所以在一開始就沒有能夠重視黑人的特殊痛苦，它所以不能夠伸入南方，是由於黨內顯然存在着白人沙文主義，這特別表現在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里面。黨的報刊常常用公開

① 見亞歷山大·特拉騰堡編“美國勞工年鑑”1916年紐約版第125頁。

② 見雷·金格“彎曲的十字”1949年新澤西州新不倫瑞克版第260頁。

③ 見尤金·維·德布斯在1903年11月份“國際社會主義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

④ 見尤金·維·德布斯在1904年1月份“國際社會主義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

的、粗暴的言語來表达这种思想感情。例如，維克多·柏格在1902年5月的“社会民主論壇”里說，“毫無疑問，黑人和黑白混血兒是一个低級种族。”^①自称为黑人之“友”的威廉·諾埃斯在“國際社会主义評論”里寫了一篇文章，充滿了粗暴的、不堪入耳的反黑人的誹謗，重復了每一个奴隸主对这些被压迫人民所表示的侮辱和藐視。而竟沒有一个人在“評論”里反对他的沙文主义。諾埃斯1901年在社会党的刊物上所公开发表的、認為当然的东西，就是在今天美國南部最落后地区的最厚顏無恥的白种至上論者也是不敢公开說出來的。^②社会党領袖經常發表白人沙文主义的言論，都沒有引起左翼的尖銳譴責，这說明党內的馬克思主义者本身對於这个致命的政治病症認識並不清楚。这种錯誤的政策和态度既然佔着优势，这就难怪为什么社会党的黑人黨員那样的少，党在黑人羣众中的影响那样的微小了。

第二國際的机会主义的影响

一直不断地摧殘着年輕的社会党的另一个有害的影响就是第二國際的机会主义压力。在第一國際时期(1864—1876)以及在以后的十年中，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者享有听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教導的不可估量的便利。但是自从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以后，它的政策日益採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場，於是以前的革命的國際領導就突然中断。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者失去了同欧洲左翼力量的联系，而受到修正主义大股毒流的冲击。虽然20世紀初期在俄國出現了能同馬克思相比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天才列寧，但是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對於他这个人和他的著作以及布尔什維主义在沙皇俄國的發展，簡直毫無所知。1905年的俄國革命通过第二國際机会主义領袖的解釋傳到了美國，但是这也沒有使美國社会党得到多少重要的教訓。

① 見金格“彎曲的十字”第259頁。

② 見1901年12月份“國際社会主义評論”。

19世紀90年代，第二國際的政黨、工會、合作社和議會黨團發展得很快，這早就助長了各種改良主義的幻想，認為許多國家都在有步驟地建立社會主義。^① 第二國際的領袖們認為馬克思以及他的通過武裝鬥爭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看法已經是過時和陳舊了。這種右傾機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結果。勞工貴族日益顯著地被收買了，被腐蝕了，而這種勞工貴族就是社會民主黨領導的主要基礎。

這種修正主義建立了堅固的基礎，這種趨勢的最著名的代言人就是德國的愛德華·伯恩施坦。^② 1899年，美國出版了他的著作“進化的社會主義”，他在这本書里發表了他的修正主義理論。伯恩施坦反對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資本積累、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階級鬥爭、唯物史觀的這些理論，他並且嘲笑社會革命是“最終目的”的說法。在這個時期里，倍倍爾和考茨基在德國，列寧、普列漢諾夫和其他的人在俄國和在國際的規模上，對伯恩施坦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戰鬥。但是伯恩施坦主義終於成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領袖們的主要哲學，它給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第二國際把這種改良主義毒素逐步注進了年輕的美國社會黨的血液里。柏格從20世紀初年起，就在密爾窩基他的報紙上以及黨的一些決策會議上公開支持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美國社會黨其他好幾十個中等階層領袖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他們就這樣削弱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如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和第二國際的一般領導中一樣，伯恩施坦主義在適應具體的民族形式的情況下，早在1905年就成為了美國社會黨內知識分子統治集團的主要哲學。希爾魁特本人是一個中間派，是考茨基的信徒，但是以後的事實證明，考茨基只是一個偽裝的伯恩施坦主義者。

① 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1939年紐約版第20頁。可參看1955年人民出版社新版本。——譯者

② 見列寧和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1946年紐約版。

第八章 社会党的全盛时期

(1905—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是美国工业迅速发展 and 托辣斯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时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美国，“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财政资本时代，巨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简单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机器异常加强起来，官吏军事机关都空前增长起来。”^①

美国帝国主义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即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征服拉丁美洲，特别是征服加勒比地区。美国投资迅速增加，美国的武装部队直接干涉了委内瑞拉、洪都拉斯、海地、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生活。古巴和波多黎各已被套上殖民制度的镣铐。美国的侵略是引起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帝国主义有步骤地从加勒比地区把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赶走。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华尔街最大的一次侵略就是夺取巴拿马和开凿巴拿马运河。

美国资本家在國內忙于搶劫全國的財富和工業。根据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914年“44个家族每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不到200万人所占有的全國財富比其余9,000万人所占有的多20%。2%的富豪占有全國財富的60%，33%的中等階層占35%，而65%的窮人却只占有5%。”^② 资本家所以能对人民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劫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完全控制了政府，一方面又

① 見列宁“國家与革命”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頁。——譯者

② 見勞資关系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915年華盛頓版。

因為他們在基本工業的公司市鎮中建立了暗探和打手的周密制度。

工人們的情況

熟練工人的工資在這時期雖然一般地比其他國家高得多，但幾乎在所有托辣斯化的工業中占絕大多數的不熟練的、無組織的和外國出生的工人則都陷入赤貧的境地。勞資關係委員會^①著名的報告中指出：“毫無疑問，在製造業和礦井中工作的工人家庭至少有三分之一，或者有一半，全年所得不夠維持他們過任何一種近似舒適和像樣的生活”（第10頁）。“近年來到我國來的大量勞工都只是從俄國、意大利、奧匈帝國以及東南歐落后和貧窮的國家來的，這一事實是美國工人羣眾悲慘境遇的最好證明”（第3頁）。“主要由於工人的勞動結果，這一時期中美國的財富有了巨大增長，但是他們是否獲得了應得的一份呢？答案是斬釘截鐵的——沒有！”（第8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女工工資比男工約少30%，童工更是國家的一個恥辱，黑人勞動者受到許多工業部門和工會的排斥，處於最惡劣的情況。由於僱主的無限貪慾，工廠實際上也變成工人屠宰場。勞資關係委員會說：“去年，美國工業各部門的工人遇害者約有35,000人，其中至少有半數以上的死亡是可以防止的。”（第46頁）委員會建議說，如果規定資本家要對這些不必要的死亡負刑事責任，這種情況是可以改進的。工作時間多的竟至每天12小時，每週工作7天（鋼鐵、鐵路等部門），只有很少數的工人才每天工作8小時（煤礦、建築、印刷等部門）。在許多地方，外國出生工人的“家”只是擺了幾層床鋪像輪船統艙那樣的一些屋子，工人們配合工廠輪班時間輪流地在裡面睡覺。在發生生產事故時，

^① 這個委員會根據國會1912年8月23日的法案成立，由威爾遜總統任命組成，領導人是弗蘭克·普·華爾希。

工人很少甚至完全沒有經濟上的保障。年老或疾病的保險也絲毫沒有。工人們還完全沒有办法对付經濟危机到來时的失業恐怖。

政府所有的機構都積極支持这种殘忍的剝削。委員會的報告說，“工人們几乎普遍認為，他們無論作为个人或者作为一个階級，在法律的制定、裁判和执行中都得不到公平的待遇。”（第38頁）“十分明顯的是，憲法的第14条修正案不僅沒有用來保障人权，反而已被完全用來保障公司的財產权”（第56頁）。

工会的斗争

我們現在所談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个时期，是貪婪和蛮橫的壟斷資本家向劳工和人民猛烈進攻的时期，也是工人階級向不堪忍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進行猛烈反攻的时期，是激烈的罢工以及工人的經濟和政治組織飛速增長的时期。

在这些年代里，劳联和鐵路工会拋棄了龔柏斯派的階級合作的理論，領導了許多次艰苦的斗争。这是工人發揮了英勇的斗争精神的結果。1907年和1913年的經濟危机使罢工更趋激烈。当时較重要的罢工有：1909年紐約襯衣女工的罢工，1910年紐約服裝工人的罢工和芝加哥男子服裝工人的罢工，1911年全國哈里曼鐵路的罢工，1913年西弗吉尼亞煤礦为組織工人而發动的殊死的斗争，同年卡魯麥特銅礦的罢工，以及1914年反对多人被殺害的科罗拉多煤礦的罢工。左翼分子在所有这些罢工中都很活躍。各地的僱主都使用了極端的暴力手段。在卡魯麥特銅礦罢工中，在一个挤滿了罢工工人的孩子的大廳里，有一个公司的打手大叫“着火了！”在驚乱之中73个孩子竟被挤死。僱主們还繼續在政治上打击工会，可以一提的就是著名的唐倍利制帽厂及布克火爐鉄灶厂的反抵抗的禁令事件。在前一事件中工人被判处了232,000美元的罰金，在後一事件中劳联的上層領袖龔柏斯、摩里遜和密契尔都被提出控訴，但未下獄。

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已腐化了的龔柏斯領導集团，仍然以他們

一貫的後退和投降的態度，來對付僱主的這種進攻。他們的工會主要建立在熟練工人以及勞資合作理論上，所以他們反對任何要求建立產業工會的建議；他們一再拒絕建立工人政黨的建議；他們又以令人氣憤的進行“工會工賊活動”的辦法破壞他們自己的罷工——就是當某一工廠中工會一部分工人正在罷工的時候，其餘的工人却在繼續工作。他們對資本家的猛烈進攻作了一個無力的回答，這就是在1907年草擬的所謂“勞工痛苦法案”。這一系列懦怯的立法建議，最後促成了在1914年通過克萊頓法，這個法案本來是要保護有組織的勞工，使其免受薛爾曼反托辣斯法的迫害，但是結果並沒有做到這點。在這一時期中，勞聯會員由1904年的1,676,200人，增加到1914年的2,020,671人；這主要是由於普通社會黨員在工會中的努力，以及“世界產業工人”大罷工的影響，而不是由於高薪厚俸的腐化的勞聯領袖們的什麼功績。

在這個暴風雨般的十年中發生了兩件著名的勞工案件。第一件是1906年2月西部礦工聯合會負責人莫耶、海伍德和派蒂本被捕，他們被控於1905年12月用炸彈殺害愛達荷州州長弗蘭克·斯圖倫堡。經過了引起全國注意的艱苦的法庭鬥爭後，這件臭名遠揚的誣陷案件才被揭破，三位被告才勝利地獲得釋放。第二件重大的勞工案件，是麥克納馬拉兄弟詹姆斯和約翰（後來叫做馬特·施密特與大衛·卡普南）的案件。麥克納馬拉兄弟於1911年4月被捕，被控在全國營造商協會與建築金屬結構工人工會的激烈鬥爭中炸毀了洛杉磯時報館。這兩位兄弟被出賣自認有罪之後，被判長期徒刑，囚禁在加利福尼亞的獄中。詹姆斯·伊·麥克納馬拉在監禁28年以後即死在獄中。這位不可征服的戰士，在逝世前幾年已成為共產黨員。

勞聯的領袖們在1898年曾極力反對強占菲律賓和反對一般的“擴張”，但是現在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拉丁美洲的問題上却完全改變了立場。現在他們也已具有了帝國主義的思想。他們本身的利益已經同資本家的利益打成一片了，他們為華爾街侵犯美國以

南各國的主权進行辯護。尤其是在這一時期，他們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干預墨西哥的革命，因而阻撓了這個偉大的運動。可是社會黨和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卻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反對華爾街的干涉，尤其是支持墨西哥的革命。

“世界產業工人”的鬥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共產黨誕生以前的這段時期內，“世界產業工人”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該會於1905年6月剛成立的時候，大體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組織，但不久它就開始執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政治行動的路綫。在1907年的代表大會上有人曾經提出要在“世界產業工人”會章的序言里取消關於支持政治行動的條文，不過這個企圖沒有成功。在1908年代表大會上，文森特·聖約翰及威廉·勒·特勞特曼所領導的“直接行動主義者”（他們大部分是西部的流動工人）取得了會議的控制權，他們把他們所憎恨的“政治條款”全部刪去。此後，這個組織就依靠總罷工、怠工、和其他“直接行動”等方法了。以後它越來越採取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世界產業工人”的這種工團主義傾向，引起了主張政治行動的社會主義者的反對。西部礦工聯合會在第一年就脫離了“世界產業工人”，不久德布斯也退出了，1908年德利昂也脫離關係。後來德利昂組織了工人國際產業工會，這個組織與以前的社會主義職工聯盟很相似。

“世界產業工人”轉變為工團主義組織，是有許多因素所促成的，其中包括：（一）幾百萬外國出生的工人沒有選舉權^①；（二）工人厭惡勞聯和社會黨領袖在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政策；（三）當時美國政界普遍地日趨腐敗；（四）有意識的無政府主義分子的大批入會。正如我們所講過的，大致類似的因素曾經結合起來使19世

① 從1905年至1914年，來美移民共有10,121,943人，其中大部份來自南歐和東歐。

紀80年代帕森斯的芝加哥运动產生了無政府工团主义。而使“世界產業工人”变为工团主义組織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利昂主义本身長期存在的影响。德利昂在他的理論中总是降低党的作用，同时誇大產業工会在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作用。聖約翰及“世界產業工人”中其他反議會主義者和“直接行动主義者”，在他們的綱領中把党完全取消，他們这样做僅是执行德利昂的思想的必然結論而已。尽管德利昂最后也斥責“世界產業工人”，但他实在是美國無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上的父親。

在大战前的这十年中，“世界產業工人”在金田城、麥克基斯罗克斯、勞倫斯、亞克琅、巴特遜、新貝德福、芝加哥、小瀑布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明尼苏达州、加利福尼亞州和華盛頓州各个地区領導了許多次重要而激烈的罢工。这些罢工大部分發生在金屬礦工、伐木工人、紡織工人、農業工人和建筑工人之中，他們大部分都是外國出生的工人。为了爭取在街头向工人演說的权利，“世界產業工人”在斯波康、聖地亞哥、丹佛、堪薩斯城、苏城、俄馬哈和其他地方还領導了許多英勇的地方性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成百名會員遭到警察流氓的毆打並且被投入牢獄^①。“世界產業工人”成为無產階級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的標誌。

在这个时期中，“世界產業工人”的積極分子遭到了野蛮的誣陷和迫害。在許多这类的案件中最令人憤慨的有1907年內華达州的普萊斯敦和史密斯的案件，他們分別被判处25年和10年徒刑；1913年得克薩斯州的克萊恩和琅格尔的案件，他們被判处25年到終身監禁的徒刑；1913年加利福尼亞州的福特和苏尔的案件，他們被判了無期徒刑；其中最駭人听闻的是“世界產業工人”的有名作曲家犹他州的乔·希尔於1915年11月19日被安上莫須有的謀殺罪名而处以死刑。

① 見文森特·聖約翰“‘世界產業工人’的歷史、組織和方法”1919年芝加哥版。

“世界產業工人”在其艰苦的斗争中，大部分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或者部分胜利。但是到1914年它所組織起來的會員还只有十万人。它已經明顯地暴露了許多內在的弱点；这些弱点最后証明对它的成長和發展產生了致命的影响。在这些弱点中比較嚴重的是：它同工会和社会党發生了毀滅性的正面冲突；沒有开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不顧一切地随便進行总罢工；沒有正确地处理宗教問題(在劳倫斯提出了“沒有上帝、沒有主人”的口号)；它的無政府主义的反集中主义，使其組織不能巩固；它贊同怠工，依靠自發性的行动；它的宗派主义，坚持要保守思想工人接受它的工团主义的革命理論。

社会党的成長

在这一个时期所有的罢工、爭取言論自由的斗争、劳工案件和政治斗争中，社会党的左翼工人战士始終站在最前綫。占据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親匿地叫他們做运动中的“吉米·希金斯”。^①^②这就是說，真正在工作和战斗的是他們，但獲得名譽並包攬党内职位的却是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物。關於左翼战斗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們营救莫耶、海伍德和派蒂本的偉大斗争。例如，太平洋沿岸傑出的左翼領袖赫尔曼·蒂托斯博士，把他的报纸西雅圖“社会主义者”搬到審判中心地爱达荷州的波伊西出版，把这件大審判案几乎作为这份报纸的唯一的題材。“訴諸理性报”也为被告發动了一个大規模的运动。激憤的德布斯在他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奴隸們起來吧”，他宣称：“假如他們企圖謀殺莫耶、海伍德和他們的兄弟，至少有100万革命者將用槍桿來对付他們。”^③

由於社会党在这个时期尖銳的階級斗争中進行了許多活动，

① 本·漢佛德首先使用了这个著名的名詞。

② 美國工人俚語，意即勤勉誠实的人。——譯者

③ 見1906年3月10日“訴諸理性报”上尤金·維·德布斯的文章。

因此，它的黨員人數和影響都迅速增長。到1912年，社會黨的發展達到了頂點，黨員有12萬人。其中以賓夕法尼亞州最占先，有黨員12,000人。黨在工會中有強大的基礎，它在西部的農民中，也有強大的組織。同年，印刷工人工會的馬克斯·海斯競選勞聯的主席，在代表大會上獲得了選票5,073張，對手龔柏斯也只得到11,974張。這時，勞聯工會中支持社會黨的有：釀酒工人工會，制帽工人工會，婦女服裝工人工會，麵包工人工會，皮毛工人工會，機器工人工會，裁縫工會以及西部礦工聯合會。在煤礦工人、鉛玻璃工人、漆匠、木匠、磚匠、電氣工人、印刷工人、紙烟工人以及其他工會的領導機關中，也有大批社會黨人。社會黨人也領導了勞聯的許多地方的和州的委員會，一般地說他們在工會中是一支迅速發展的力量。

社會黨的活動也擴大到許多新的領域。1905年成立了各大學社會主義者協會；1906年創辦了萊特學校；1913年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聯盟。黨還非常重視爭取牧師，基督教社會黨人在黨內是一支強大的力量。黨在婦女中也進行了一些工作，並且於1908年成立了一個全國婦女委員會。同年紐約東部的婦女社會黨人在3月8日組織了一次爭取選舉權的示威，後來這一天就成了國際婦女節。但社會勞工黨和社會黨都忽視了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歷史鬥爭，以及低估了一般的婦女工作。儘管如此，社會黨內還是有許多傑出的婦女工作者。

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1910年埃米爾·賽德爾被選為密爾窩基的市長，六個月以後維克多·柏格被同一個區選為第一名社會黨的國會議員。在這一個時期內，黨在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紐約、蒙大拿和新英格蘭選出了56個市長和300名市參議員。1912年，有1,039名繳納黨費的黨員擔任了選任官職。在1912年的總統選舉中，黨獲得了很大的進展，當時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德布斯和賽德爾共獲得897,011票，這是到當時為止黨獲票最多的一次。

社会党还创办了强有力的出版物。1912年党共有323种定期出版物。其中有5种英文的和8种非英文的日报；262种英文的和36种非英文的週刊；10种英文的和2种非英文的月刊。其中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销行约20万份；“犹太每日先锋”20万份；“全国直言报”20万份；“威尔雪尔杂志”27万份；“诉诸理性报”50万份。“诉诸理性报”是当时世界上销路最大的社会党报纸，发行人是伊·阿·威兰德，编辑是弗莱德·德·华伦，德布斯是经常撰稿人。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机关报，它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和战斗工会主义的混合物。1912年它共销行了36,091,000份。专号的销行尤其多。“莫耶—海伍德”和“德布斯答罗斯福”两期特大号各发行了300万份^①。它需要四列结实的邮车，每列挂上十节车，来运输这样巨量的报纸。“诉诸理性报”的后面有一支忠诚的、有组织的、为数达八万人的工农“大军”。

在这一时期中，社会党内部也产生了一种终于对党的前途起了深刻影响的发展。这就是民族性团体即“语言联盟”的成立。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明显地只看到熟练工人和中等阶层，而很少甚至完全不重视数百万没有投票权、不说英语的移民的组织工作。因此，这些团体中的社会党工人就以民族为基础自行组织起来，于是民族性的联盟组织就不断地发展起来了，芬兰人的联盟于1907年成立；拉脱维亚人的联盟，1908年；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联盟，1911年；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联盟，1912年；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联盟，1913年；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的联盟，1915年^②。这些团体的成员大多是基本工业部门中的非熟练工人，他们进行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运动，拥有苦心经营的报纸、合作社和教育机构。这些联盟起初

① 见乔治·艾伦·英格蘭“控诉的历史”第277页。

② 见范恩“美国劳工和农民的政党”第325页。

是独立的，後來慢慢地隸屬於社會黨，開始時它們還是極少受到組織約束的民族團體，最後都成了黨的个人黨員和支部。每一個語言團體在社會黨總部都有一個翻譯秘書。到1912年為止，這些聯盟給社會黨帶來了兩萬多非常重要的無產階級黨員。

黑人解放運動的復興

1905至1914年期間內許多重要的發展之一就是黑人鬥爭的重新興起，這是南北戰爭後重建時期黑人遭到嚴重的打擊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復興。突出反動的美國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給南方受迫害受壓迫的黑人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在這些反動的後果中，包括取消1894年國會通過的所謂福司法案；南方各地都通過了一系列的歧視黑人的法律，將黑人重新降到半農奴的地位；黑人在南方的土地所有權急遽減少；三K黨暴力主義得以復活；湯姆·華生和本·蒂爾曼等機會主義分子出賣了南方的人民黨運動。特別可鄙的是南方白人教堂也採取隔離黑人的態度，這些白人教堂顯然希望進入一個“純白”的天堂。在1888年至1900年期間，平均每年有165件黑人私刑事件^①。黑人向所有這些迫害行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②。

資本家大大加強對黑人的壓迫引起了黑人激烈的反抗。這種反抗的第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1905年的尼亞加拉運動。這個運動由著名的學者威·愛·伯·杜波依斯領導，為黑人羣眾的英勇鬥爭發出了一個響亮的號召。以前，從19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黑人最著名的代言人是布克·特·華盛頓。他通過杜斯克基運動，宣傳黑人羣眾的前進道路在於培養技術和發展一個強大的中等階層，來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他抨擊一切爭取社會平等的鬥爭為“極端愚蠢”。他在白人改良主義者和慈善家中間是一個極受歡迎

① 見海伍德“黑人的解放”和威·愛·伯·杜波依斯“黎明前的黑暗”1940年紐約版。

② 見赫伯特·阿普特克在1950年7月“猶太生活”中所載的文章。

的人物，例如安德魯·卡尼基就曾以60万美元送給他的杜斯克基学院。

尼亞加拉运动同華盛頓的經濟、政治和社会的信条發生了正面的冲突。这个运动反对華盛頓的后退和投降的政策。它的領袖們宣佈：“我們要爭取到全部的做人权利才能滿足。”他們要求終止一切歧視並坚持社会平等。尼亞加拉运动可以說是現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起点，它大大地震驚了資產階級。1909年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成立了。这是黑人中等階層知識分子同他們的白人朋友的联盟，他們大多数是自由主义分子，也有少数的社会党人。它的政策是爭取法庭上的人权正义以及在經濟、工会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机会。它反对私刑和人头稅。1910年，尼亞加拉运动与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合併。1911年，全國城市同盟也成立了。不少社会党領袖曾出力帮助組織这些团体。

無論如何，这个日益發展的黑人解放运动基本上是黑人中等階層的產物。当时工人並不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力量，到后来他們才是。有組織的黑人羣众大部份还是被隔絕在一般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充滿种族歧視臭味的劳联領導任意縱容和鼓励工会在会章中制訂“純白”的条例。鐵路兄弟会甚至更坏，所有的鐵路兄弟会禁止黑人工人参加工会並且設法要把他們趕出鐵路部門。但是“世界產業工人”却採取了比較進步的态度，海伍德和其他的領袖率直地譴責一切歧視黑人的行为。“世界產業工人”伐木工人兄弟会在1911—12年間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伐木業中領導了几次重要的罢工；这个工会約50%的會員是黑人。費拉特尔費亞的碼頭工人本·弗萊徹則是“世界產業工人”中傑出的黑人領袖。

社会党在它的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实际上忽視了黑人的困苦和他們的斗争。它坚持着一个錯誤的理論，認為黑人之所以遭受迫害不是由於他的膚色，而只是由於他是一个工人。在南方参加社会党的少数黑人黨員都被安置在隔离的地方支部里。党沒有領

導任何運動來阻止橫行整個南方的可怕的私刑活動。

如上所述，社會黨對壓迫黑人的現象不关心的主要原因就是白人沙文主義，這就是白人至上的歧視黑人的制度。1910年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排華問題進行的辯論驚人地說明了這種反動的有毒思想對社會黨中等階層領導所起的影響。討論的結果是黨同腐敗的勞聯官僚站在一起，不顧德布斯和其他左翼領袖的強烈反對，作出了含糊其詞的決議，反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民到美國來，因為他們可能使美國的生活水平“降低”。列寧曾經尖銳地斥責這種行為，甚至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也不能忍受這種行為而公開地批評美國社會黨。

在這次臭名遠揚的辯論中，各種各樣的右翼領袖們肆無忌憚地發表沙文主義的言論，連最瘋狂的白人至上論者也不可能超過他們。例如，在代表大會上作少數派報告的極端右翼分子歐內斯特·恩托曼宣稱：“我們必須解決什麼種族將要統治世界的問題，正如我們必須解決什麼階級將要統治世界的問題一樣。假如時至今日我們還未盡我們一切所能來保證我們自己的人民取得最後的種族勝利，那就等於忽視了我們對亞利安人下一代的責任。”^①

工團主義同盟的成立

北美工團主義同盟於1912年3月成立，由威廉·澤·福斯特任全國書記，總部設在芝加哥。同盟基本上是從“世界產業工人”中分裂出來的。福斯特於1909—10年在法國和德國對勞工運動作了一年的研究之後，認為“世界產業工人”的雙重工會主義是錯誤的。他回到美國以後，指出雙重工會主義的後果是使積極分子脫離羣眾，從而使龔柏斯官僚集團得以加強控制舊工會。他建議“世界產業工人”應當加強同各個工會的聯繫，並且以全付精力在工會內部建立“戰鬥性的少數派”，從而使這些組織革命化。弗蘭

^① 見威廉·英格利希·華林“進步主義及其影響”1914年紐約版第378頁。

克·李特尔是福斯特主張的贊助者之一，但“世界產業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來說，却不願採納他的政策。因此福斯特就与其他一些積極分子發起成立產業組織。^①

同盟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的組織，它是一个模仿法國总工会的工团主义組織。它主張总罢工、產業工会主义、怠工、反对議會主义、反对國家主义、反对軍國主义、反对教权主义，並主張採取一个進取性的战斗政策。但是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在評論当时的工团主义观点时还有它自己的可取立場，当时工团主义認為產業工会是未來社会的基礎，但同盟認為工会不是生產機構，未來的產業將產生它自己特殊的產業組織。^②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在芝加哥以西約建立了12个支部，其中有兩個在加拿大的西部。它進行了許多罢工和組織工作。它創辦了四种報紙，即芝加哥的“工团主义者”^③，堪薩斯城的“劳动者”，俄馬哈的“工会會員”和聖地亞哥的“國際主义者”。湯姆·蒙尼是同盟的成員，他在鑄型工人工会中建立了一个兴盛的全國性的組織。^④英國的湯姆·曼恩於1913年代表該同盟作了一次極為成功的全美旅行。

当时差不多已經完全衰落的無政府主义运动（戈尔德曼—白克曼集团），却企圖利用对法國工团主义的正在增長的同情情緒。亞歷山大、白克曼等人在1912年9月30日的“大地”上号召建立一个工团主义的同盟，但並無結果。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於1914年解散。它的夭折主要是由於它的錯誤的工团主义綱領。它反对双重工会主义的立場是正确的，但是“世界產業工人”和社会党的左翼受双重工会主义的影响太深，

① 見威廉·福斯特“从布利安到斯大林”（中譯本改名为“福斯特自傳”1954年世界知識社版）1937年紐約版第58頁及以后几頁。——譯者

② 見厄尔·斯·福特和威廉·福斯特“工团主义”1913年芝加哥版。

③ 該報編輯是傑·福克斯，參加草料市場斗争的老战士。

④ 見1912年12月“國際社会主义評論”。

所以沒有重視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所提出的在旧工会內部進行工作的主張。此時“世界產業工人”正在進行一系列驚心動魄的罷工，因此更不會去注意它了。現在很難想像當時左翼是如何熱烈地深信双重工会主义。畢爾·海伍德說：“勞聯的28,000個地方工会就是28,000個資產階級的代理機構”，他並且說他寧願砍斷右臂也不願加入勞聯。文森特·聖約翰則說：“美國勞工联合会現在不是，將來也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勞工組織。”德利昂說：“美國勞工联合会既不是美國的，也不是一個联合会，更不是勞工的。”勞倫斯罷工的組織者約·艾托說：“每一個革命者的首要任務就是摧毀勞聯。”^① 德布斯經常譴責舊的行業工会並讚譽双重的產業工会。1914年初他號召成立以聯合煤礦工人工会，西部礦工联合会和革新的“世界產業工人”三者為基礎的一個新的勞工組織（結果並沒有成功）^②。但由於整個左翼浸透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双重工会主义的信念，因而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主張對舊工会使用“打入內部”的政策就無法被人接受。同時，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反政治立場也是使人不能接受的一個重要因素。

新自由与公正施政

這一時期中工会、“世界產業工人”和社会党的發展大大震驚了大資本家，他們除了繼續使用破壞罷工、打擊工会和普通阻撓工人階級進展的方法以外，更在1912年苦心孤詣地創造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这就產生了民主党伍德羅·威爾遜的“新自由”和共和党西奧多·羅斯福的“公正施政”。

威爾遜一方面叫人民起來反對托辣斯統治，但一方面又用嘩眾取寵的反共言詞高喊“我們正處在革命的邊緣”。他泛泛地允諾給予人民新的自由，但並不兌現。羅斯福在嘩眾取寵這點上甚至

① 見威廉·福斯特“美國勞工運動的破產”1922年紐約版第47頁。

② 見1914年3月“國際社会主义評論”。

比威尔逊还更高一等。罗斯福的后台老板是鋼鐵托辣斯，他同时也意識到必須有一个改良运动，因此他便打算促使共和党在綱領中寫進一些自由主义的条文。但他在这件事上並未成功，於是就退出了共和党而發起組織進步党，由他自己和希蘭·約翰遜作正副总统候选人。这就是“雄赳”^①，即“公正施政”的选票。

罗斯福在他的綱領中要求進行多种改革。他說，“我們主張制定最先進的工厂立法。我們要求國家控制所有的托辣斯，从而使貧窮絕迹並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適宜的工資。我們希望建立社会和產業的正义；我們尊重一切的改革；我們所不需要的同时也是唯一不需要的改革就是取消資本家。”

在三大政党鼎足而立的斗争中，威尔逊獲得了选举的勝利，所得票数比过半数还少 100 万張，但他却獲得了 435 張选举人票，罗斯福獲得了 88 票，塔夫脫獲得了 8 票。大家都知道，尽管旧政党的候选人發出了双重欺騙的言論，但是社会党还是獲得了它有史以來最多的选票。進步党在选举以后就解散了。

列寧早就認識到 1912 年选举的重要性，他說，“这次选举的意义就在於它異常清楚並且有力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乃是对抗社会主义的一种武器。……很明顯地，罗斯福是受了較聰明的億万富翁的僱傭來宣揚这种嘩众取寵的論調的。”^② 社会党的極端右翼分子却开始在这种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中發現了“進步的資本主义”，而且还認為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步。例如華林就說資產階級的改良將產生國家資本主义。他欢迎它到來，認為这同托辣斯的成長一样，是前進的一个基本步驟。他說，“社会党的綱領肯定地並不比罗斯福所說的‘人民’應該集体地來控制產業这句漫無限制的話更進步些。”^③ 社会党人和拉弗勒特派進步分子埋怨罗斯福盜窃了他們的口号。有組織的劳工則站在运动之外，認為

① 老罗斯福与共和党分离后所組織的進步党黨員的別称。——譯者

②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6卷第190—91頁。

③ 見華林“進步主义及其影响”第171頁。

這是一種新型的共和黨。

黨內左翼和右翼的鬥爭

上面早已指出，社會黨從它建立的時候起，就成了許多中等階層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獵物。他們——律師、醫生、牧師、牙醫、新聞記者、教授、小僱主，甚至一些牧師——越來越多地加入這個政黨。這些人就是希爾魁特、柏格、哈里曼、威爾遜、恩托曼、霍安、威爾雪爾、威蘭德、魯塞爾、米爾斯、弗蘭克·布恩、威廉·布恩、西蒙斯、甘特等等。1908年黨內有300個牧師，其他職業的人也佔着某種比例。黨內也還的確有一批“百萬富翁的社會黨人”，如斯托克斯、華林、勞埃德、派特遜、亨特爾等等。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再加上一些保守的社會黨工會領袖，如班斯、約翰斯頓、格爾默、毛里爾、華克爾、施勒辛格等等，在這些年中逐步地控制了黨。從1901到1914年，黨的全國書記利昂·格林本姆、吳·梅伊利、約·姆·班斯和約·姆·沃爾克都與中等階層的領袖們實行了和諧的合作。

中等階層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內有相當的和可以發揮自己才力的地位。尤其是黨在理論方面的發展得到了他們的幫助。但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這就是他們必須拋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並且完全接受無產階級的當前和長遠的目標。但社會黨內的這些人很少能夠做到這點，他們大部分都固守他們的改良主義，因而成了黨的右翼。他們中間許多人，包括希爾魁特自己，是出身無產階級，但這並不能減輕這種有害的影響。

列寧在談到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時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來。各國歷史證明：工人階級憑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對於必須組織工會，必須與廠主鬥爭，必須從政府那里爭得頒佈工人所需要的某種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會主義理論則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制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成長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是資

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①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這些右翼分子一般地趨向伯恩斯坦主義。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議會機會主義上。他們建議把各個產業部門買過來。對他們來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政府擁有產業就等於社會主義。他們是“郵局社會主義者”。他們的整個趨向就是要絞殺黨員的無產階級的战斗精神，把黨轉變成一個中等階層的改良主義團體。在佔據領導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有一個中間派集團，包括希爾魁特、斯托克斯、亨特爾等等。這些人話講得很激烈，但到了最後關頭就一貫充當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遮羞布。

社會黨的知識分子寫了許多書和小冊子，但沒有一本是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邁爾斯、魯塞爾和辛克萊的許多著作雖然充滿着可貴的事實材料，但比當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斯特芬茲、塔爾貝爾等人揭發丑聞的作品高明不了多少。希爾魁特和包丁的著作僅是學院式的馬克思主義，西蒙斯和奧尼爾則是用機會主義的觀點來解釋美國歷史。甘特的“仁慈的封建主義”倒是一本有價值的書，但社會黨人的比較重要的著作是傑克·倫敦的“鐵踵”，這本書在某種意義上預見了法西斯主義的發展。

社會黨同以前的社會勞工黨一樣，對美國資產階級文化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它的領袖們違背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是列寧和斯大林）的政策，一貫地忽視或者反對我國科學家、發明家、藝術家、小說家和民主思想家的著作。只有在共產黨誕生以後，在列寧的教導下，才開始對資產階級文化採取了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態度。

從社會黨成立的時候起，工人黨員就希望把黨變成一個战斗的、走向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不怕與統治着黨的機會主

^① 見列寧“做什麼？”，“列寧文選”第一卷1949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202頁。——譯者

义分子發生尖銳的冲突。这个日益壯大的左翼就是共產党的直接的先驅者。他們的斗争對於党的政策，在初期特別起了相当大的進步影响。許多城市和許多州里發生了右翼与左翼的冲突。在这些战斗中，年青的左翼的傳統弱点就是缺少一个擺脫宗派主义的健全綱領。

第一次嚴重的斗争發生在華盛頓州，1909年7月該州埃佛勒特代表大会產生了分裂。左翼的領袖是赫尔曼·弗·蒂托斯博士，他是西雅圖“社会主义者”的編輯。多年來他就是党内傑出的左翼的全國領袖。当地的右翼領袖是伊·約·布朗博士，他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次重要斗争發生的期間，阿尔弗雷德·華根納赫特和威廉·福斯特都是社会党西雅圖支部的黨員。分裂的近因是爭取代表大会的控制权，但是基本的原因却是左翼对社会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長期对立。分裂的結果是在州里出現了兩個社会党。虽然左翼明顯地是多数，但全國执行委员会却承認了華盛頓州的右翼势力。結果是左翼被开除出党，他們大多数（包括福斯特在內）就再也沒有回去。

被开除的左翼並不完全支持“世界產業工人”。他們組織了工資工人党，由約瑟夫·斯·比斯克任書記。这个党很快就夭折了，它是典型的極端左翼的政党。它特別強調它的黨員僅僅限於無產階級，它尤其反对律师、牧师、医生、偵探、兵士、警察和資本家入党。在它解散以前，它的机关报“工資工人”总共只出了一期（1910年9月）。蒂托斯博士根据冷酷的邏輯不得不拋棄他原來的職業而成为一个無產者。福斯特和其他被开除的黨員在工資工人党夭折后就加入了“世界產業工人”。

1912年社会党的分裂

1912年5月在印第安納波里斯的党代表大会上爆發了社会党内左翼同右翼的第二次大冲突。这次冲突標誌着左翼的一个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这个左翼就是未來共產党的前身。大会的

斗争涉及党的整个路线，包括多年来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斗争后来集中在怠工和产业工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右翼是毫无疑问决心要在大会上击败左翼。后者随着“世界产业工人”的成长和“语言联盟”的发展，正威胁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控制权和他們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为了这个目的，右翼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邀请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利金到大会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左翼的演说。

激烈的斗争发生在怠工问题上。“世界产业工人”和社会党的左翼学习法国和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的榜样，曾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怠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武器。在1912年由希尔魁特担任主席的代表大会上，右翼就把这个问题作为攻击目标。他们建议在党章中作如下的修正，这就是有名的第二条第六款：“任何党员如果反对政治行动，或主张犯罪、怠工，或以其他暴力方式作为帮助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武器，即应开除出党。”左翼当然不能坚持把怠工作为工人阶级日常阶级斗争中的武器，但右翼把攻击集中于怠工问题上，其主要目的是想摧毁党内整个左翼的革命前途和战斗精神。在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右翼竭力要使党成为仅有机会主义纲领的单纯竞选机构。这就是修正案的真正意义，这一点在讨论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左翼的大多数所以投票反对这个修正案，主要的目的与其说是主张把怠工作为工人阶级的策略，不如说是想在右翼的攻击下保持党的战斗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不仅谴责怠工，而且也一般地谴责工团主义，认为这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破坏性趋势。1908年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曾经拒绝使用或鼓吹武力和暴力，当时反对只有一票。

经过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后，新的条文以190票对91票通过。於是右翼设法通过了一个工会决议，这个决议规避了迫切的产业工会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在工会问题上采取中立政策，左翼也错误地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右翼甚至企图不让德布斯出任总

統候選人，可是在這件事上他們完全失敗了。後來成為共產黨主要創始者的查·埃·魯登堡就是這次代表大會上的一位積極的左翼代表。

右翼在代表大會上取得勝利之後，又繼續向左翼發動進攻，他們向畢爾·海伍德展開了莫須有的攻擊，說他在一次公開的演說中鼓吹暴力從而違反了修正過的黨章。右翼利用全國投票，以22,000對11,000票採納了這個誣告。於是海伍德就被免除了全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而他也就脫離了黨。雖然黨沒有引起正式的分裂，但好幾千名工人社會黨員不久也都跟着海伍德脫了黨。

右翼所造成的分裂後果對於黨來說幾乎是一個大災難。1912年5月，社會黨有黨員15萬人（該年的平均黨員人數是12萬人），但在四個月內就減少了4萬人。黨不久又陷入財政危機。到1915年，黨員人數銳減到79,374人。1916年，黨提出本遜為總統候選人（德布斯拒絕參加競選），在全國得到的選票是585,113票，比1912年減少了30多萬票。黨的政策迅速地向右轉。從此以後，例如社會黨就沒有在勞聯的代表大會上提出過與龔柏斯競爭的候選人，並且不久又取消了在勞聯的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產業工會建議的做法。社會黨的機會主義領袖至此完全走上了同龔柏斯反動派緊密合作的道路。從1912年分裂以後，社會黨就一直沒有能完全恢復。

左翼的情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壯闊的左翼雖然在勢力上比早年大大增長了，但是仍然缺少成熟的領導、巩固的組織和正確的政治路線。日益壯大的左翼力量共有三支，也就是說有三部分，後來就由它們組成了共產黨。主要的一支是社會黨左翼，其次是“世界產業工人”中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後一支是工團主義同盟中的活動分子。

在這個重要的時期，社會黨左翼的真正羣眾領袖是威廉·德·

海伍德。海伍德 1869 年生於鹽湖城，他是一個富有戰鬥精神的金屬礦工。1901 年他擔任西部礦工聯合會的書記兼司庫。他在 1907 年的審判中獲得了很高的威望，從那時起他就成了左翼中最有力的人物。雖然他不是理論家，卻是一個勇敢、頑強的戰士。他永遠認清工人的敵人，無論是僱主、資本家的政客、勞工騙子或是機會主義的社會黨人，他都以不可征服的勇氣無情地同他們進行鬥爭，他既不乞憐，也不饒恕。

尤金·維·德布斯也是左翼的領袖。他是一個英勇的工會戰士，產業工會主義者的先驅，激烈的和出色的演說家。他勇敢地向資本主義挑戰，在向羣眾宣傳社會主義這點上，他比當時的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多。雖然他在共產黨成立時由於年老和疾病沒有了解到共產黨的重要性並且始終沒有參加共產黨，但他還是共產黨的一位重要先驅者。德布斯最大的缺點是缺乏理論修養。再者，他雖然勇敢和不懈地攻擊資本家，卻沒有有計劃地來打擊資本家在黨內的代理人——黨的右翼。他從未參加過黨的代表大會。除了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以外他也沒有擔任過黨內任何職務。他始終沒有認清希爾魁特和柏格分子的反社會主義的本質。海伍德最後成了共產黨員而德布斯却始終沒有。

日後成為左翼領袖的其他兩位人士這時也已經開始在全國活動了。他們是查爾斯·埃米爾·魯登堡和威廉·福斯特。魯登堡是木匠出身，1909 年入黨，當時他在俄亥俄州已有相當威望，在 1912 年社會黨代表大會上，他在左翼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福斯特是一個鐵路工人，1900 年參加黨，1909 年鬧分裂時脫黨，這時他正忙於組織舊工會中的左翼力量。

在這段戰前的時期內，還有許多傑出的婦女，其中有著名的左翼社會黨戰士瑪麗·馬西、克特·塞德勒·格林哈爾夫、羅斯·帕斯托·斯托克斯、安尼塔·惠特尼、瑪格麗特·普里維、金內特·佩爾等等。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瑪麗·瓊斯“媽媽”，她是早期的社會黨人，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出色的組織者，她在 1930 年逝世，享年 100

歲，她的差不多四分之三的生命都是在各个產業部門大罷工的最前綫上度过的；伊丽沙白·葛萊·弗林，她是全國知名的“世界產業工人”的演說家和領袖，在“世界產業工人”的整个英勇斗争年代中她始終極為活躍，現在是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的委員；还有埃拉·里夫·布盧尔“媽媽”，她於1951年8月10日逝世，享年89歲，1897年以來她就是社會黨的積極組織者。

在組織上，全國的左翼力量主要團結在“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的周圍。但这个刊物並不是一個態度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刊物。这个月刊創辦於1901年，編輯是阿·麥·西蒙斯，1908年西蒙斯辭職后完全由畢爾·海伍德—查爾斯·赫·克爾—瑪麗·馬西集團接了過來。各地左翼都或多或少地能控制一些地方報紙，如克利夫蘭的“社會主義者”和1914—15年在紐約出版的中等階層知識分子的左翼機關報“新評論”等。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日益壯大的左翼的綱領還缺少許多東西。我們已經講過，“世界產業工人”和北美工團主義同盟的路綫純粹是工團主義的。社會黨內左翼的政策也嚴重地染上了工團主義和德利昂派“左傾主義”的色彩。但社會黨左翼與工團主義者之間還有本質的區別。社會黨左翼是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為依據，他們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工人階級應有自己的黨，進行政治活動（雖然是宗派主義的），而工團主義者對於這一切却都斷然表示反對。這個時期中社會黨左翼綱領的最具權威性的說明是一本名叫“產業社會主義”的小冊子（1911年查爾斯·赫·克爾公司出版），作者是威廉·德·海伍德和弗蘭克·布恩。后者做過社會勞工黨的全國書記。

这个小冊子並不特別支持“世界產業工人”，但它的綱領很多地方与后者相同，只是还号召採取一些政治行動。它的政治路綫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德利昂路綫，即黨能在競選中贏得政權，產業工會能真正接收這個政權。綱領宣稱：“工會將要成為有組織的產業社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將是一個產業的政府，即一個

工厂的政府。”这是德利昂的產業共和國的再版。海伍德和布恩的想法被称为“穿上工裝的社会主义”。这个小册子充滿了工团主义者德利昂派的特点，那便是低估党的作用，高估產業工会的作用，对國家抱着錯誤的觀念，忽視当前的要求，不关心急迫的黑人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德利昂派的社会劳工党即使在1890—1900年的極盛时期也还不是一个战斗的而只是一个宣傳的組織，它沒有組織也不會領導过任何重要的罢工或者其他羣众斗争。“世界產業工人”和社会党的左翼却与此相反，他們向龔柏斯官僚集团進行斗争，不懈地宣傳產業工会主义，表现了高度的战斗性，並且領導了一些美國歷史中最艰苦的罢工和爭取言論自由的斗争。

这一时期中壯闊的左翼虽然作了許多馬克思主义的口头空論，但它畢竟是在“左”的意义上採取了修正主义的路綫。如果它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如果它掌握了偉大的“共產党宣言”的教言（不要去說其他的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美國問題的許多著作），它一定会避免許多重大的理論上的錯誤。但引導美國左翼走向真正馬克思主义道路的这一基本任务，还要等到偉大的列寧的著作抵达美國以后，还要等到共產党成立以后，才能實現。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民主党的叛变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必然的结果。这次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更多的世界地盘、资源和市场而发生的一次剧烈的冲突。这些国家开始了一场彼此都要压服或消灭对方的战斗。这种以往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的斗争现在要在战场上来决胜负了。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带来的产物。以贪婪和武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除了用战争来解决列强之间的基本冲突以外，别无其他途径。

战争的爆发表明列宁首先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发生了作用；^①即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是整齐划一的，它们成长的速度和发展的程度都有极大的差别。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不稳定性和间歇性必然将列强投入剧烈的冲突，从而依照他们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来重新瓜分世界。

20世纪初，英国这个掠夺土地的老牌帝国主义拥有的国外土地比德、法、俄、意和美国所佔国外土地的总和还多。但它已失去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正如佩洛所说的：“1899至1913年间，美国和德国的钢产量增加了两倍，英国只增加了50%强，铁的产量却下降了。这个世界上老牌工业先进国家已远远落在它的对手后面。”^②因此这些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就不得不按照新的力量对

① 见“列宁选集”第五卷第141页。

② 见维克托·佩洛“美国帝国主义”1955年世界知识社版第38页。——译者

比关系來重新瓜分世界。这就產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有的帝國主义列强都是战争罪魁。德國想从英國和法國手中夺取殖民地,从俄國手中夺取烏克蘭、波蘭和波罗的海沿岸区;沙皇俄國却想瓜分土耳其和佔据达达尼尔海峽;英國力圖击败它的主要敌手德國,同时也想佔領美索不达米亞和巴勒斯坦;法國想从德國手中夺取薩尔、阿尔薩斯和洛林,^①而美國則开始盤算它可以趁着欧洲对手削弱來統治世界。

基本上由英、法、俄三國組成的联盟(后來包括美國)与德國,奧匈帝國和土耳其的联盟开始了战争。最后世界上所有的強國都卷進來了。这次战争有6,500万士兵参加,歷时逾四年,即从1914年7月28日开始至1918年11月11日止。牺牲的士兵共1,000万名,伤2,100万名,平民的伤亡則不計其数,战争耗費了3,380億美元的財富。美、英、法集团在此次典型的資本主义大規模屠殺中贏得勝利因而取得重分世界的权力,滿足了他們帝國主义的貪慾。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國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爆發。这次爆發証明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已开始陷入总危机。这一制度的內在矛盾現在已变得根深蒂固並富有破坏性,因而这些矛盾的作用已开始破坏並摧毁資本主义制度的本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俄國走向社会主义,这对世界資本主义制度來說,是一种無法挽救的損失。

社会民主党的叛变

馬克思主义者早就預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發。早在1892年恩格斯就曾預言过大战的到來,列寧曾一再發出信号,指出大战的臨近,指出它的起因以及它的帝國主义性質。甚至右翼社会民主

① 見“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2—213頁。——譯者

党人也看出籠罩在地面上的战云。因此在1900年以后，第二國際的歷屆代表大会曾反复討論日益增長的战争危机的問題。1907年在德國斯圖加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这些討論达到了頂点。它通过了一項反战決議，其中包括列寧、罗薩·盧森堡和馬尔托夫代表俄國和波蘭代表团提出的下述重要修正案：“如果战争爆發，社会党人必須採取措施使战争早日結束，並利用战争所引起的政治經濟危机，全力爭取在政治上喚起羣众和加速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①这一決議在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獲得通过，並在1912年巴塞爾代表大会上獲得一致的支持。美國的社会党和社会劳工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些大会。当时法國、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地的工团主义領袖們也坚决表示，要宣佈一个反战的总罢工，來打垮这种資本主义战争的威脅。

但是一旦战争危机真正到來的時候，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却立即並且完全把他們这个曾口口声声同意的“一致”反战決議置之不顧。正如此后歷史所充分証明的，这些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們最多不过是虛構的“進步資本主义”的信奉者。他們的利益同他們國內資本家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們無恥地跟隨着这些資本家進行战争，歌頌它是防衛的战争，对它不作任何反抗。这就是他們整个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路綫的邏輯發展的頂点。欧洲工团主义的領袖虽然以往曾猛烈非难战争，但基本上还是採取了同样的沙文主义立場。

德國社会民主党人最先背叛工人階級。德國参战三天后，國會內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政府的战争預算，只有英勇的卡尔·李卜克內西和其他几个人坚决地維護他們的反战誓言。不久所有西欧的保守社会民主党領袖，即各國主要的社会主义集团，都追隨德國社会民主党人，他們在進行保衛祖國战争的借口下，引誘和驅使羣众参加屠殺。“第二國際的領袖們竟成了無產階級的叛徒和

① 見威·英·華林“社会党人和战争”1915年紐約版第39頁。

變節者，成了資產階級的僕役。”第二國際不存在了。它“事實上已分解成為各個互相廝殺的社會沙文主義黨派了”。^①

然而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各國一小部分左翼人士卻堅持自己的立場。這也是他們一貫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果。俄國布爾什維克從1903年起就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與右翼作鬥爭，一直到1912年才同右翼分裂而成立了自己的政黨。他們在反戰鬥爭中又進一步地發展了他們的國際政策。他們在俄國堅決地反對戰爭，同時有步驟地團結國際上的反戰力量。這些反戰的活動除了最後在俄國產生了革命的後果以外，還促成了1915年9月在齊美爾瓦爾德和1916年在昆塔爾（兩地均在瑞士）召開了兩個戰時的重要會議。列寧在這些會議上提出了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以建立社會主義的著名口號。列寧是一個偉大的和平戰士，他的口號不僅可以結束當時第一次大戰的屠殺，而且還可以防止第二次大戰更大規模的屠殺。列寧的和平方針，從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向所有交戰國家提出結束第一次世界戰爭的總呼聲中就可以看出來。瑞士這兩次會議雖然沒有採納列寧的口號，但這些會議對團結反戰力量和建立第三共產國際來代替死亡了的第二國際却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第一步。^②

戰爭初期的美國

當戰爭在歐洲爆發時，美國資產階級的政策是保持中立，坐觀它的帝國主義對手們互相殘殺，供給它們以進行殘殺所需的軍火，而從這場殘酷的屠殺中攫取血腥的巨額利潤。戰爭剛開始時美國正陷於經濟危機，然而潮水似的戰時訂貨立刻使美國的工業又轟隆隆的忙起來了。利潤積得天一般高，壟斷資本得以擴大並且倍增，在戰爭結束以前美國已有兩萬個新起的大富翁。

① 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6頁。

——譯者

② 見“列寧文集”第十八卷“帝國主義戰爭”1930年紐約版。

从1914年8月至1918年末，生活費用迅速上漲，工資率則告下降，工人罷工的斗争情緒很高。但是美國勞聯領袖們像以往一樣順從於資本家的基本利益，應和着資本家的中立口號，撲滅日益貧困的工人進行組織和發動罷工的運動。1915年至1916年的4,924次罷工中，大部份都是自發的，是普通工人自己搞起來的。其中一次著名的斗争就是1916年四個鐵路兄弟會的全國八小時工作運動，這一運動最後促成亞當遜法的通過，這是35萬工人的重大勝利。“世界產業工人”和勞聯就不一樣，它們執行了積極的罷工政策，在各處進行罷工，如巴云的8,000名石油業工人的罷工，明尼蘇達的15,000名鐵礦工人和揚斯頓6,000名鋼鐵工人的罷工。

1914年8月社會黨通過一項決議，譴責這場“失掉理智的衝突”，表明“它反對這次戰爭及一切假借任何理由發動的戰爭”，並且號召當時嚴守中立政策的美國盡一切力量來及早結束戰爭。它同時要求政府在投入戰爭以前，必須以全民投票方式征求人民的意見。1914年12月，該黨還提出一個完整的綱領，要求在這個綱領的基礎上結束戰爭。^① 這個對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不加區別的非戰主義綱領實際上獲得了反戰運動和反對美國參戰運動的普遍支持。左翼還特別領導了反對征兵的堅決斗争。^②

美國社會黨的領導還立即替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戰爭罪行辯護。該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於1914年9月19日發表聲明說：“我們不想對歐洲兄弟黨的行動妄加論斷。我們了解它們是目前可惡的工業、政治和軍事制度的犧牲品，它們在這種環境下盡了最大的努力。”^③

社會黨的左翼雖然還沒有明確地從黨的領導機構的非戰主義政策中分化出來，但它的反戰活動卻開始日趨激烈。他們進行這

① 見華林“社會黨人和戰爭”第468—470頁。

② 見亞歷山大·特拉騰堡編“美國社會黨人和戰爭”1917年紐約版。

③ 見賓姆巴“美國工人階級史”第257頁。

一活动主要是利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这个刊物的篇幅。1916年11月26日在波士顿设有总部的社会党的左翼组织——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发出了一篇宣言，尖锐地谴责战争并斥责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叛变行为。^① 列宁答复了这一文件，欢迎它的总路线并希望“把我们的斗争和你们的结合在一起，反对调和分子，争取真正的国际主义。”^②

在美国参战前的几年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汤姆·蒙尼和華倫·克·比林斯在旧金山遭到逮捕。他们被控的罪名是在1916年7月22日“卫国准备日”市民游行的时候爆发炸弹，炸死9人，伤40人。蒙尼和比林斯就在这种流行的战争歇斯底里中被无耻地逮捕起来并判处死刑，但后来在包括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工人的群众压力下，减为终身监禁。这就开始了蒙尼和比林斯争取自由的毕生斗争。

美国参战

1917年4月6日，在俄国3月14日的资产阶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的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参加了战争。美国参战的理由是美国资产阶级害怕英、法、俄联盟在德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遭受失败。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们可以掌握那日趋没落的英帝国主义，但却害怕强大得多的德意志帝国的兴起，因为后者将损害他们整个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机构。因此，他们使美国投入了战争，终于使德国转入逆势。

就在美国参战的五个月以前，威尔逊在“他使我们避开战争”这个假仁假义的口号下获得连任总统。这个口号保证美国将继续不卷入战争；但是华尔街一旦看到它的重大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立刻就践踏了所有这些非战的花言巧语而把整个民族投入大规模

① 见1917年2月“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② 见“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375页。

的屠殺中。資本家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一點也沒有考慮美國人民已經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們是反對參戰的。按照威爾遜的說法，壟斷資本家的美國現在是出來“保衛世界民主”。

為了欺騙人民的和平願望，大資本家需要動員勞工領袖支持戰爭。但這却是一件不必費力的工作。資本主義忠順的奴僕龔柏斯集團已經有了準備，迫切地希望擔任這項工作。在戰爭初期龔柏斯自稱為非戰主義者，但是他卻緊隨着資本家的戰爭計劃，越來越好戰，最後終於變成了最猖獗的戰爭販子。當美國快要參戰的時候，龔柏斯於1917年3月12日召開了一個上層官僚的工會大會。大會宣稱“如果我們的國家被卷入歐洲戰爭的漩渦，我們要……貢獻出我們的力量……並號召我們的工人伙伴們……全心全意並本着愛國精神拿出同樣的力量來。”^① 這是討好政府的做法，三個星期以後政府就將美國推進了戰爭。

然而龔柏斯在戰爭問題上的背叛遭到了有組織的工人們的激烈反對。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婦女服裝工人工會、西部礦工聯合會及理髮工人工會都拒絕參加他的擁護戰爭的會議。此外在全國很多地區的地方工會、市總工會以及州總工會都表現出強烈的反戰情緒。但是，龔柏斯機器在政府的幫助下摧毀了這種和平願望。進行這項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就是1917年8月16日美國勞聯與社會黨內支持戰爭的叛徒們一起所組成的美國勞工民主同盟。這個同盟簡直成了一個政府機關，它在全國各地召開會議，販賣帝國主義的戰爭口號。

龔柏斯的機器很快就變成了美帝國主義戰爭工具的一部分。龔柏斯本人就是國防委員會諮詢委員會所屬勞工委員會的主席。其他的負責人也爬上了全國各種不同的戰爭職位。龔柏斯自始至終都是威爾遜總統的親密合作者，甚至在1919年凡爾賽和會上也是如此。工人的敵人稱贊他是偉大的“勞工政治家。”

① 見約翰·斯托本“戰時勞工”1940年紐約版第25頁。

最后龔柏斯將他出名的“人的劳动不是商品或交易品”这句口号，用輕描淡寫的文句摻進了凡尔賽条約。这句话是从1914年10月克萊登法中摘錄來的，該法案本來是想使有組織的劳工擺脫薛尔曼反托辣斯法的約束，但並沒有成为事实。依照龔柏斯所強調的說法，这句话的更深的用意是說美國工人是自由的，是与馬克思的說法不同的。但成千万工人正在嚴酷的束縛下將自己的劳动力出賣給僱主，这种事实每天都在駁斥这种說法。在龔柏斯所支持的工資制度下真正取得好处的大老板們，自然乐意讓龔柏斯散佈在美國沒有買賣劳动力的騙人說法。

除了使工人运动为战争服务外，龔柏斯官僚对帝国主义最大的效劳就是窒息工人在战时組織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活动。劳联和铁路兄弟会的領袖在战时劳工局和國防委員會中不僅放棄了罢工的权利，並且甚至放棄了在实施开放工厂制度的基本工業中組織工人的权利。洛尔溫說，“有組織的劳工放棄了罢工权利，”並且“在華盛頓達成了關於不得更动劳資关系現狀的諒解。”^①自此以后龔柏斯的战时政策就是制止罢工和破坏組織工人的运动。

可是，工人們受着生活費用迅速上漲的困擾，对战争並無兴趣。相反地，他們的斗争情緒很高，並准备組織工会和举行罢工。在参战第一年的1917年，就有4,233次罢工，这就是說比以往美國歷史上任何一年都多。劳联領袖縱然执行破坏政策，1917—18年間劳联的會員还是增加了65万人。假若龔柏斯沒有同大老板和政府簽訂不組織工会、不举行罢工的背叛性合同的話，劳联在战争期間至少可以把1,000万工人組織起來，这样就可以在基本的和托辣斯化的工業中实现工会化。可是，这一任务却一直要到差不多20年以后才由產業組織大会來完成。

社会党人和战争

当美國於4月6日参战时，社会党在聖路易召开了緊急代表

^① 見洛尔溫“美國劳工联合会”第161頁和第165頁。

大會，制訂適合當前局勢的政策。黨內情緒可由下述事實看出來：黨在全國投票中以 11,041 票對 782 票通過一項決議，規定開除一切在政府中供職同時贊同撥款供戰爭之用的社會黨黨員。社會黨已逐漸從 1912 年分裂的打擊下恢復過來。基本工業中的工人重新參加社會黨了。黨員人數從 1915 年的 79,374 人增加到 1919 年頭三個月的 104,822 人。

聖路易會議的反戰情緒很激烈。基本原因是由於歐洲社會黨人背叛的悲慘教訓，正在發展中的俄國革命的影響以及參加黨的新無產階級分子的反戰態度。因此，徹底擁護戰爭的社會黨人就陷入窘境，希爾魁特中間派也不得不在反戰的暴風雨前低頭。

大會提出了三項有關戰爭問題的提案。由希爾魁特所提出而為大多數所支持的提案指出“我們政府的宣戰，乃是反對美國人民和反對全世界各國人民的一種罪惡行為”，並且宣佈黨要“堅定不移地反對戰爭”。該提案寫道，“工人只有在這樣一種鬥爭中才應該拿起武器去參加戰鬥，那就是為了將自己從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偉大鬥爭。我們要特別提醒工人們來反對所謂保衛祖國的戰爭的陷阱和騙局”。它建議“通過示威，羣眾請願和一切我們力所能及的辦法來不停地、積極地、公開地反對戰爭”。^① 路易·包丁所提出的第二項提案與希爾魁特的差別很少。約翰·斯巴戈提出的第三項提案則是公開擁護戰爭的提案。它說，“既然戰爭未能阻止，我們只有承認這一事實，通過公共輿論的壓力，迫使政府採取建設性的政策。”大會表決的情況如下：贊成希爾魁特提案的 140 票，贊成包丁的 31 票，贊成斯巴戈的 5 票。以後在全國投票中這個為多數支持的提案獲得了 21,000 票對 350 票的支持。^②

黨的這一決議是中間派與左派折衷的產物。盧登堡在大會上

① 見范恩“美國勞工和農民的政黨”第 313 頁。

② 三項議案原文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勞工年鑑，1917—18 年”。

是左派的一個傑出領袖。^① 他也是1912年代表大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此外他還與華根納赫特一道在俄亥俄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黨組織，並且越來越積極地進行反戰的鬥爭。盧登堡是這個多數派提案小組委員會的秘書，其中大多數有戰鬥性的條款都出自他的手筆。希爾魁特的原提案只不過是反戰主義性質的。提案主要的弱點是沒有更明確地區別正義的和非正義的戰爭，沒有譴責國外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沒有為反戰鬥爭提出明確的綱領。

大會結束以後，擁護戰爭分子西蒙斯、本遜、斯托克斯、華林、斯巴戈、亨特爾、甘特、魯塞爾、蓋洛德、弗蘭克·布恩和威廉·布恩等等都退出了黨而參加了公開的擁護戰爭的集團。^② 很多社會黨的工會領袖表面上仍留在黨內，但執行的卻是龔柏斯的戰爭路線。相對地說，在這些叛黨分子中普通黨員却是少數。

黨的中間派希爾魁特領導雖然支持了反戰提案，卻沒有執行。為了掩蓋其行動上的背叛，說些空話是必要的。1916—17年間，中間路線是社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的主要表現形式，因為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在歐洲的士兵與工人階層中革命情緒逐漸生長，而且這種戰鬥精神也反映到美國。中間主義的激進色彩就是用來欺騙這些工人積極分子的。然而左翼分子卻在努力地推進反戰活動，德布斯、盧登堡、華根納赫特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勇敢地大聲疾呼反對戰爭。因此黨在1917年地方選舉中，在紐約、芝加哥、克利夫蘭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都獲得了很多選票，黨的隊伍也迅速擴大起來。對戰爭的不同態度引起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更多摩擦。

“世界產業工人”和戰爭

“世界產業工人”从一开始起就採取反對第一次大戰的立場，

① 見奧克萊·約翰遜“時機在到來：查爾斯·埃·盧登堡傳”的未出版的草稿。

② 這些和另一些擁護戰爭分子中的某些人甚至在聖路易代表大會以前就被開除或自行退黨了。

並且勇敢地堅持着這種立場。戰爭開始後兩個月，該組織的代表大會就通過決議，譴責戰爭並拒絕參加戰爭。決議宣稱：“我們，產業大軍的成員們，除非為了產業自由的實現，決不參加其他任何目的的戰爭。”^①“世界產業工人”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保持了這種不參加戰爭的態度。這與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工團主義者的擁護戰爭的立場恰恰成了一個尖銳的對比。

“世界產業工人”對戰爭的政治局勢很少注意，而將主要力量用來從事經濟鬥爭和建立自己的組織。它的活動範圍多半是在農業工人、礦工和木材工人方面。“世界產業工人”在執行它的經濟路線（加上反戰運動）的過程中遭遇到政府、僱主、勞工騙子、私人警備隊的猛烈反對。

在戰爭期間，農業工人組織（“世界產業工人”）大約有二萬會員。它在西部很多地區領導農業工人罷工，而且大部分都取得了勝利。它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是制止當時鐵路制動機工人對流動工人的恐怖和掠奪行為。後來農業工人組織的一張會員証幾乎就可用來在西部各地乘坐貨車而毫無阻礙。

1916年6月“世界產業工人”在明尼蘇達州北部麥薩比鐵礦山舉行罷工。這個地區所有的礦工約有16,000人，都參加了罷工。結果，有幾個工人被殺害，罷工領袖遭到逮捕，罷工也遭到了破壞。不過事後這些公司還是不得不改善工人的條件。1916年11月，“世界產業工人”在華盛頓州埃佛勒特從事組織木材工人的運動同當地的警備隊發生正面衝突。一共死了五個“世界產業工人”的會員和兩個警備隊員。然而具有戰鬥性的“世界產業工人”卻加緊進行自己的工作，並於1917年在華盛頓、愛達荷和蒙大拿等州領導了五萬木材工人的罷工。通過這些鬥爭，木材工業部門的工人終於爭取到八小時工作制。

1917年，“世界產業工人”又發起亞利桑那州24,000名

① 見1914年10月3日“團結”。

和蒙大拿州彪特 14,000 名銅礦工人的大罢工。公司猛烈地镇压罢工。在亞利桑那州的卑斯比有 2,000 名罢工工人被捕，並被送到遙远的沙漠中去，不給他們吃喝。这个暴行激起了全國性的抗議。1917 年 8 月 1 日在彪特有几个打手將弗蘭克·赫·李特尔从他的旅館中綁架出來，吊死在城外的鉄桥上。李特尔是“世界產業工人”执行局委員。当私刑匪徒捉他时，他的一只腿还受着伤。据各方面的估計，“世界產業工人”的會員在战争末期达到了 12 万人。

國際工会教育同盟

芝加哥、俄馬哈、聖路易和堪薩斯城有 12 名前工团主义同盟的會員於 1915 年 1 月 17 日在聖路易召开了一个會議，在这个會議上成立了國際工会教育同盟。同盟总部設於芝加哥，並选出威廉·福斯特为書記。它的主要報紙是聖地亞哥的“國際报”，俄馬哈的“工会會員”和芝加哥的“劳工新聞”。然而这个組織却一直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基本原因是由於当时左翼坚持双重工会主义的政策，沒有按照國際工会教育同盟的綱領，实行打入旧的行業工会內進行工作。

國際工会教育同盟是一个工团主义的团体，它反对政治行动，贊同組織產業工会並且反对战争。^① 它認為工会不管是由保守派或革命派領導，在本質上总是革命的。它認為这是由於工会是階級組織，执行的是以強力爭取僱主作一切讓步的政策，而这是不会錯的，國際工会教育同盟由於看到工会的力量不断增長，就錯誤地以为这个政策最后会使工人用經濟力量來推翻資產階級，於是工会就会把社会的統治权接收過來。当然这种工团主义是过高地估計了工会的力量，也同样过低地估計了資本主义國家的力量。同时它也低估了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破坏作用，而且它沒有充分重

^① 它的綱領見威廉·福斯特“工会运动：到自由之路”1916年芝加哥版。

視需要一種階級覺悟的思想體系和一個先進的政黨。

到1917年春，國際工會教育同盟的組織解体了，它所留下的只不過是在芝加哥的幾十個積極分子所組成的鬆懈的小組以及散佈在其他一些城市中的積極工人。可是芝加哥小組中有很多人都是當地工會的領袖，同時也是參加芝加哥總工會的代表。他們在那里起了很重要的影響。

前同盟的會員曾經進行鬥爭，反對戰爭和反對美國參戰，他們採取的立場是，一旦戰爭爆發，就應該以革命的總罷工來對付。當美國於1917年4月參戰時，他們認為，既然反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工團主義者已經背叛了革命，因此在戰爭期間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把沒有組織的羣眾組織到工會里來。他們認為工會是無上重要的基本組織，它總有一天會解放工人階級。在戰爭的情況下，工廠大量需要勞工，同時政府迫切需要一切可能的生產，這就為建立工會的工作提供了一個特殊有利的機會。這項工作應該以積極的罷工政策為基礎。在戰爭期間一切其他的考慮都要服從建立工會這個中心的工作。當時福斯特就是這個集團的領導者。

這當然是高度的機會主義的想法。它雖沒有真正地支持戰爭，但畢竟是一個錯誤的妥協。它是一種經濟主義，它企圖避開戰爭而將鬥爭集中於當前的工會問題上。但是芝加哥國際工會教育同盟集團所積極進行的組織工會和發動罷工的鬥爭，還是與龔柏斯擁護戰爭機器的反對組織工會和反對罷工的政策發生了直接的衝突。

芝加哥積極分子集團在他們積極組織工會的工作上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的。幾年來他們得到芝加哥總工會的支持，並且與進步的費茲帕特里克—諾克斯領導集團保持着良好的關係。芝加哥總工會所以成為美國最進步的中心工會，主要應歸功於這個積極分子集團的工作成績。由於他們的影響，左派勢力使芝加哥總工會在拯救蒙尼和比林斯的巨大鬥爭中成為全國勞工的核心；它從1917年起便成為全國組織勞工政黨運動的領袖；它慶賀俄國革命

並要求承認蘇維埃政府；它在各个方面都与龔柏斯機器進行鬥爭；它还参与了各种進步活动。左翼在所有这些激進主义活动中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表現出來：后来在1923年芝加哥左翼与中間派的联盟破裂后，芝加哥总工会不久就淪为一个庸俗的保守的龔柏斯組織。

芝加哥積極分子集团的第一个重要的战时工会組織工作是在鐵路工業中進行的。左翼势力通过由他們所領導的許多美國勞联和鐵路兄弟会的地方工会所建立的鐵路勞工理事会，在1916—17年將当地25,000个工人組織起來加入了鐵路的行業工会。这个总的运动是由會員勒·姆·豪弗領導的，它最后就釀成1919年20万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的非正式的全國性罢工。

芝加哥積極分子集团，即前國際工会教育同盟會員，在全國的屠宰業部門中進行了第二个更大的工会組織运动。13年來这个巨大的企業部門几乎一直是沒有任何工会組織的，而且一向被勞联認為是不可能組織起來的。但是芝加哥集团以該企業十几个行業工会的联合会和積極的組織工会和罢工的政策为基础，將这一工作作得很成功。約翰·費茲帕特里克是这个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威廉·福斯特則是全國組織書記。芝加哥总工会組織人杰克·約翰斯頓最后成了拥有55,000會員的芝加哥屠宰工人理事会的書記。約瑟夫·曼萊和其他一些左翼人物都掌握了重要的职位。此次运动於1917年7月11日开始。它在對該企業部門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罢工並表決要進行另一次的罢工以后，於1918年3月30日宣告勝利結束；联邦法官阿茲邱勒裁決允許大量增加工資、八小时工作制、承認工会和其他一些改進。在進行仲裁審訊时，全國人民对当时所生动揭露的屠宰業部門內可怕的工資和工作条件都大为震驚。

在組織屠宰業的活動中，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組織了黑人工人。在全國20万有組織的工人中黑人至少佔兩万人。把他們組織起來有很大的重要性，同时在工会的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他們佔全世界有組織的黑人工人中的絕大部分。因此，多年來有組織的勞工認為已經絕望了的“沒有希望的”全國屠宰業就組織起來了。整個勞工運動都非常激動。芝加哥總工會和它的左翼的威信也大大增長起來。

芝加哥工會教育同盟另一個戰時巨大的組織工作是把全國鋼鐵工業部門的工人組織起來，這是勞工運動中所遇到的最困難的一個工作。這個運動是在1918年4月7日開始的，即在阿茲邱勒作出關於屠宰業的裁決僅一星期之後。左翼分子向芝加哥總工會提出有關這項組織工作的提案，總工會同意了這項提案。福斯特被選為芝加哥總工會的代表，參加1918年6月在聖保羅召開的美國勞聯代表大會，他在會上促使組織鋼鐵工人的提案獲得通過。這個組織運動是在擁有300萬會員的23個工會的代​​表所組織起來的全國組織委員會下開始的。龔柏斯任主席，福斯特任組織書記。後來在接近罷工的時候，龔柏斯退縮了，辭去主席的職務，而讓約翰·費茲帕特里克來代替他。

這個活動典型地說明了龔柏斯的破壞活動、僱主的暴虐和政府的壓制。然而各組織員還是在全國所有的主要鋼鐵中心團結了25萬工人。左派的計劃本擬通過戰時的罷工以強力取得有利的解決，^①但是由於基金缺乏，運動被拖延了，全國367,000鋼鐵工人的罷工直到1919年9月22日，即戰爭結束後十個月才實現。將近四個月以後，在龔柏斯機器的破壞以及僱主與政府的大規模破壞和暴力下，罷工終於被粉碎了。大罷工雖然失敗，但僱主們却不得不廢除十二小時工作日和一星期七天的工作制度並且在工資和工作條件上也不得不作很多改善。1919年的罷工證明鋼鐵工業是能夠組織起來的，雖然鋼鐵工業是所有托辣斯化、實施“開放工廠”、公司工會化的工業中最大的工業部門。這次罷工為15年後產會完成這一基本的任務鋪平了道路。

① 見威廉·福斯特“鋼鐵大罷工及其經驗教訓”1920年紐約版。

芝加哥集团認為所有这些組織工作的巨大成就都証明了它長期主張在旧工会內進行工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社会党的左翼和“世界產業工人”的積極分子始終沉醉於有將近25年傳統的双重工会政策里面。

政府对左派採取的恐怖手段

“自由主义的”威尔逊政府懼怕羣众中的反战情緒，它在將國家推入战争后，立即通过了許多反动的法律來压制反战的左派。这些立法中的第一个就是1917年6月15日的間諜法，这是一种以限制各种劳工活动为目的的法律。后来，随着这一臭名远揚的法律接踵而來的有与敌通商法、征兵法等等以及在各城市和各州的几十种反叛乱和反工团主义的法律。总之，所有这些法律就是要剝夺美国人民的言論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自从共和國建國一个半世紀以來，如果不算黑人的話，至少白人是享受了的。政府依靠这些苛刻的法律，通过司法部長阿·密契尔·帕麥尔之手，殘酷地鎮压劳工运动中的左翼。^①

“世界產業工人”遭到最嚴重的打击。1917年9月5日司法部的特务同警备隊一道对全國各地“世界產業工人”的会址同时發動大搜捕。他們冲進私人住所並劫走了各种文件。据“世界產業工人”書記兼司庫畢尔·海伍德估計，至1918年2月該会被捕者已达2,000人。被捕者中包括該会执行局的全体委員、各產業工会的書記、編輯和著名的地方領袖。在俄馬哈，整个建筑工人產業工会代表大会的164个代表全体遭到逮捕。接替的領袖也在全國成批遭到逮捕。“世界產業工人”會員到处都被草草地判处長期徒刑送往監牢，罪名是妨碍战争。这次搜捕產生了大批的集体審訊案：在芝加哥有165人受審，薩克拉門托146人，維契塔达

^① 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劳工年鑑，1919—20年”第92—113頁以及罗伯特·鄧恩編“帕麥尔搜捕”1948年紐約版。

38人，大科馬7人，俄馬哈27人，斯波康28人。1918年4月在臭名昭著的肯尼索·蒙坦·蘭迪斯法官的主持下，在芝加哥進行了大規模的審問，結果有15名“世界產業工人”的會員判處了20年徒刑，35名被判了10年，33名被判了5年，12名被判了1年，同時又判他們交納230萬美金的罰款。在薩克拉門托有26個受審的“世界產業工人”會員各被判處10年徒刑。其他地區都有類似的野蠻判決。

社會黨也受到很多次戰時的搜查和逮捕。1917年9月，黨的全國總部遭到搜查。幾十種社會黨的報紙，包括“訴諸理性報”、“國際社會主義評論”、“社會主義者”、“紐約呼聲”和“羣眾”，都受到了迫害，並且被政府威脅要取消它們當作第二類郵件寄遞的權利。很多報紙停刊了。德布斯為了1918年6月16日在俄亥俄州坎頓作了一次反戰演說而被逮捕並判了十年徒刑。其他幾十個人，如查爾斯·埃·盧登堡、阿爾弗雷德·華根納赫特、卡特·理查茲·奧海爾、伊·奧·本特爾、斯科特·尼爾林、羅斯·柏斯托·斯托克斯等很多人都被監禁，判處1年到3年的徒刑。一個名叫莫利·斯特麥的年輕女孩子為了散發反對干涉俄國的傳單被判了15年徒刑。^① 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負責人，包括維克多·柏格、阿道夫·格爾默、伊·路易斯·英格達爾、艾爾溫·聖約翰·塔克和威廉·克魯斯等，也都受到了起訴，不過都沒有服刑。

除了“世界產業工人”和社會黨的案件外，戰時還有很多其他的逮捕事件。其中有亞歷山大·白克曼和恩瑪·戈爾德曼因妨礙征兵，被判處了兩年徒刑。也有各種非戰主義者、良心上的反對戰爭者和其他一些人被關進擁擠的監牢。據估計在戰爭期間，却有1,500人被送進牢獄。德布斯於1919年4月12日入獄，到1921年12月25日出獄。最後一批“世界產業工人”的戰時罪犯，却一直到了1923年12月在羣眾要求釋放他們的一個強大聯合陣綫的壓力下

^① 戰時逮捕事件參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勞工年鑑，1919—20年”第92頁起。

才獲得釋放。战时镇压左派的恐怖措施乃是帝国主义“拯救世界民主”的战争的第一个果实。然而，这仅仅是赢得胜利和获得所谓巩固的民主后所要来到的更大苦头的一个开端而已。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促成的战争愈益加深了这种不平衡性。美国是这个资本主义战争中的真正胜利者，它在战时大量扩充了自己的工业。它参战时还是一个负债的国家，战争结束时却成了放出 200 亿美元贷款的一个大债权国了。美金击败了英镑和马克，重心确定地从欧洲转到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华尔街一帆风顺地走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宝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第十章 俄國革命

(1917—1919)

1917年11月7日的偉大俄國革命是社会主义第一次突破國際資本主义的堡壘。这次革命是在日趋尖銳的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中發生的。在以偉大的列寧为首的布尔什維克党領導下,革命的工農羣众粉碎了沙皇資本主义,因而給予國際資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界資本主义在它的最弱的一环被突破了。1905年和1917年3月的革命不过是1917年11月最主要的布尔什維克革命的先声。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从此开始了——这是無產階級和殖民地革命以及世界資本主义崩潰的紀元。

新的苏維埃政府充滿了革命活力,它完成了克倫斯基政府所不能和不願完成的偉大任务。“为了巩固苏維埃政权,必須破坏和打破旧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机关,而代之以新建立的苏維埃國家机关。其次,必須破坏等級制度殘余和民族压迫制度,廢除教会特权,剷除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組織,解散資產階級立憲會議。末了,必須在实行土地國有以后实行把一切大工業也收归國有,然后就退出战争状态,把当时最能妨碍苏維埃政权巩固的这个战争結束。所有这一切办法,都在1917年末至1918年中这几个月內实现了。”^① 苏維埃退出了战争,並号召各國締結和平。

俄國革命使全世界億万被剝削被压迫的人民感到了衷心的喜悅。它对战争結束时席卷东欧和中欧的革命浪潮起了决定性的影

^① 見“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2頁。

响。当这个革命巨浪席卷德、奥匈和巴尔干各國的时候，那些國王和皇帝都一个个地垮了台。整个欧洲資本主义的基礎都动摇了。

美國的干涉

俄國革命鼓舞了全世界各國的人民，但也大大地嚇坏了各國的資本家。他們在驚慌之余，害怕他們的整个剝削和掠奪的制度將告毀滅。所以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採取了劇烈措施，想制止和扑滅这个革命。战争剛一結束，協約國就开始把軍隊开進苏俄，煽动並組織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反抗苏維埃政府。英、法、日、美、德、波、捷都参加了这个反革命的干涉。

結果就產生了大規模的內战。革命的苏維埃人民虽然陷在經濟破坏、飢荒、封鎖的困难中，並且在帝國主义的战争中弄得精疲力竭，但是他們仍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紅軍，並以無比的英雄气概，击退了所有的國內外敌人。在这个决死的斗争中，他們打了上千次的大仗。在一个时期中，俄國的極大部份地区都在干涉軍和它們的俄國反革命同盟者的手里。但紅軍終於把他們全部打敗，击潰了鄧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弗蘭格尔以及其他許多沙皇將領和外國將軍。於是，在1920年末，英法意都不得不撤消封鎖，不久日本也被迫退出了西伯利亞。美國軍隊也不能不撤退。在這場决死的斗争中，革命贏得了勝利。

这个偉大勝利的基礎，是俄國人民不可征服的革命精神，他們对苏維埃紅軍的全力支持，共產党不可戰勝的力量以及党的偉大領袖列寧的英明。取得勝利的另一个不小因素，是其他許多國家的工人支持这个革命，这就使各國的資產階級政府不能充分動員來反对战斗中的苏維埃人民。

为反动的壟斷資本所控制的美國政府在1918—20年進攻苏俄的反革命干涉中担任了一个主要的角色。“自由主义的”威尔遜總統甚至沒有征求國會同意就擅自派遣了美國远征軍侵入西伯利亞

和北俄。派兵往西伯利亞的借口是保護革命軍所釋放的大批德奧俘虜；派兵往北俄的借口是要從後方來打擊德國。但這整個干涉僅是一種無恥的企圖，其目的是在於推翻年青的蘇維埃政府並恢復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

西伯利亞遠征軍約有 7,000 人，由吳·斯·格雷夫斯將軍率領。它同俄國反動分子和日本人合作推翻了海參威的地方蘇維埃。威爾遜總統支持沙皇將軍高爾察克去推翻蘇維埃政府並成為俄國的獨裁者。但紅軍肅清了高爾察克的軍隊，這次美國的西伯利亞冒險就這樣不光榮地結束了。

美國在北俄的冒險主要集中在阿爾漢格爾，這是與英、法及俄國白衛軍共同進行的。美國的軍隊約有 5,000 人，由斯圖爾特上校率領。這支聯盟遠征軍的目標是想奪取彼得格勒，推翻蘇維埃政府。

但這些北方侵略者被擊敗了，並且陷入了全面被殲滅的危險。“1919年3月30日，美國 339 步兵部隊第 1 連拒絕服從命令開赴阿爾漢格爾。”直到他們中間被逮捕的一個士兵被釋放以後，他們才表示讓步。這種騷動被歸咎於“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大騷動跡象已很明顯，參謀長馬爾奇將軍於是保證在 6 月前撤退美軍”^①，這個諾言後來算是實現了。

列寧極力申責美國這種反動的干涉，他說：“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充當摧殘俄國自由的屠夫和憲兵，它們所用的方式同俄國屠夫尼古拉一世統治時一樣。”^②

這僅是 30 年來美國一系列侵略蘇俄的第一次活動，美國的侵略也包括經濟封鎖和外交抵制，但所有這一切都被不可戰勝的革命的俄國人民擊敗了。美國甚至拒絕正式承認蘇聯，一直到 1933 年羅斯福才承認了蘇聯。統治美國的壟斷資本家這種猛烈的

① 見弗·勒·舒曼“1917 年以來的美國對俄政策”1928 年紐約版第 136—37 頁。

② 見“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 77 期彼·納·波斯伯洛夫引文。

反苏仇恨是难以和解的而且又是永無止境的，它最后就形成今天華盛頓組織資本主义全面反苏战争的陰謀。

社会民主党人出賣革命

受到俄國革命鼓舞同时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殺所震驚的全世界工人，特别是欧洲的工人，都被卷入了革命的巨大浪潮中。如果当时有正确領導，欧洲工人就可步俄國工人的后塵。他們進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經成熟了。但是欧洲各國一些势力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領袖（他們有力地控制了所有的工人团体）却有另外一种想法。對於他們正如對於僱主一样，不論是俄國的或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都是一个可怕的惡夢。無產階級革命是与他們的整个远景和計劃截然相反的，他們想用一些微小的改良來弥补資本主义。实际上，他們所做的是要保持資本主义制度，他們根本不希望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正如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恐不及地去支持自己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样，現在他們在看到資本主义制度受到威脅的时候又要立即出來保衛了。这些假社会主义者同資本家联合在一起，共同用武力來打击無產階級羣众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不論是本國的或者是俄國的。

这批主要的欧洲右翼叛徒領袖的典型人物就是德國的利金、諾斯克、施埃德曼，英國的漢德遜、亨德曼、麥克唐納，法國的盖德、托馬斯。另一批中間派的社会民主党領袖的典型人物是考茨基、希法亭、鮑尔、朗格、芬納、布罗克威、希尔魁特、勒德包。这后一集團長於在口头上講革命，而不長於从事革命斗争。列寧就曾形容考茨基是个“好話說尽，好事全無”的人。中間派政策的實質就是口头上贊成革命而实际上却反对革命。这种政策的效果是麻痺革命工人的行动，而右派势力在与資本家公开合作之下，就在实际上破坏了革命。就是这批中間派分子，他們在各國建立所謂左派社会党來抵制共產主义的政党。1921年2月，他們在維也納成立了國際

社会党行动联盟——别名“第二个半國際”——來对抗共產國際。当中欧的革命危机高潮过去以后，这批中間派及其假國際就返回他們的政治老巢——第二國際。

右翼領袖和中間派的政策表面上的分歧实际上只是分工的不同，这种分工的基本目的是要扑滅中欧和西欧的革命。在与資本家的將軍們和政客們合作之下，他們共同完成了这个目标。他們压住了德、匈、奧、意各國的革命。僅僅因为紅軍的鉄拳，他們才未能在苏俄得逞。右翼及中間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中欧挽救了資本主义，因而也就挽救了西欧的資本主义。因此，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应对以后的一切惡果負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現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脅。

革命对美國劳工运动的影响

在美國●正像在其他國家一样，偉大的俄國革命也激發了羣众的战斗精神，不过它並沒有像东欧那样形成一个大風暴。工人們畢竟打破了可憎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堡壘而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使是保守的工人也認識到自由的号角已經响起來了。美國各城市的工人都举行了拥挤的集会，迫不及待地要知道有关第一个工人共和國的每一个消息。当每一次提到布尔什維克和他們偉大的領袖列寧的时候，会场立即响起震天动地的掌声。德布斯的話天才地表达了一般革命者的精神，他說：“我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布尔什維克，而且我以此自豪。人民的日子到來了。”^①西雅圖的碼頭工人充滿了当时的革命精神，他們举行罢工反对运軍火去打苏联。美國無產階級的廣大羣众明确地感觉到俄國的偉大勝利也就是他們的勝利。在大批外籍工人中尤其有这种感觉。

但是美國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領袖們正像他們的欧洲同僚一样，对俄國革命採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举例說，劳联的

① 見1919年5月“解放者”。

上層領袖从一开始就譴責这个革命。这还是一批沒有成熟的社会民主党人，由於美國工人階級思想發展較落后，所以他們就不需要应用一些籠絡人心的社会主义口号。^① 作为資本家在劳工中的工具，他們对社会主义的憎恨正如大壟断資本家一样。1919年的劳联代表大会拒絕支持俄國的苏維埃政府，而在以后的代表大会中更变得反动，猛烈地打击並誹謗苏維埃。从一开始一直到現在，在每一次資本家对苏联的攻击中，劳联的大官僚們一向是其中突出而殘忍的教唆者。

社会党的領袖在开始时則較為審慎。他們大多是希尔魁特中間派人物——由於拥护战争的政策得不到支持而退出了党的極端右翼集团。中間派机会主义者也是衷心痛恨苏維埃政府的，並認為它推翻了他們的政治計劃和綱領。在富有战斗性的基層黨員的压力下，他們在这个問題上採取了一种詭詐的政策。因此他們就輕描淡寫地称讚俄國革命，並在1919年代表大会上假称保證“支持俄國革命工人保持他們的苏維埃政府”^②。在基層黨員的推动下，他們也發表了正式的声明，抗議美國和其他資本主义國家对苏維埃俄國的武裝干涉。但以后的事实証明这些伪装都是騙人的，希尔魁特和他的同僚領袖們在反对苏联这一点上並不稍亞於他們的政治親兄弟的劳联反动領袖。希尔魁特后来罵苏联政府是“迄今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大的灾难和禍害”^③。

左翼不懈地攻击希尔魁特領導集团对俄國革命所採取的背叛的态度，並尽其所能向羣众解釋全世界工人階級这次重大政治飛躍的教訓。由社会党左翼所產生的共產党則在其32年歷史中始

① 列寧認為劳联領袖与欧洲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之間並無根本区别。例如，他在1916年致社会主义宣傳同盟函中說：“像德國的利金、美國的龔柏斯等这一类人，我們認為他們都是資產階級，他們的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族中間階層的政治。利金、龔柏斯諸人並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工人階級的貴族和官僚。”（列寧文集第十八卷）

② 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劳工年鑑，1919—20年”第414頁。

③ 見1928年2月4日“新領袖”。

終不斷地致力於使工人羣眾了解这个重大政治發展的積極意义。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学說

俄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以前的長期革命斗争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一方面表现在偉大革命的本身过程中，同时又不可分割地表现在列寧的光輝科学著作中。这整个理論發展的总和和實質是把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在科学的意义上講，这是俄國革命对全人类貢獻中最偉大的一項貢獻。

斯大林說：“列寧主义是帝國主义与無產階級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①。列寧的理論著作有兩個主要的方面。第一，列寧重新奠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及其他著作中所已闡述过的馬克思主义原則。第二國際的右翼理論家半世紀以來就在那里忙着破坏和埋葬这些原則。第二，列寧更進一步大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义，他使馬克思主义增添了目前帝國主义及無產階級革命时代的基本教訓。他的著作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理論。

列寧的著作第一个方面就是使馬克思主义擺脫了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他重申了馬克思的基本論点，即目前的國家是資本主义的压迫工具，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员会”，这就在理論上打破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的看法，即認為資本主义的現代國家是某种形式的人民國家，並無特別的資產階級統治。列寧又証明了馬克思的下述基本概念在現代条件下仍然正确，即資本主义國家由於它的統治階級猛烈反对一切民主進步，所以必須遭到摧毀，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他說，關於資本主义可逐漸一步一步地改为社会主义的一切右翼社会民主党的說法都是机会主义。同时，列寧証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寧又無可駁辯地証明下述馬克思的觀點的基本正确性，即社会主义下工人統治的國家形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②。他粉碎了所有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口中的社会主义)的胡說

① 見斯大林“論列寧主义基礎”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譯者

八道，即社会主义僅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一种更高形式的繼續。列寧又光輝地重申了偉大的馬克思主义階級斗争的原則，來打击階級合作主义的瞎話。后者实际上是意味着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統治投降，第二國際的修正主义理論家曾以这种合作來阻撓社会主义革命。不再多举其他列寧如何丰富馬克思的例子了。最后只提一点，他还重申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义的基本論点，^②來駁斥第二國際的蜕化的社会民主党理論家从其資產階級主子那里吸收过來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

列寧理論成就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發展馬克思主义使其包括了關於現代壟断資本主义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許多問題。列寧在这方面作了極其丰富的先驅性理論工作。我們在这里也只能最簡單地列举他在这方面的巨大貢獻。列寧分析了資本主义的帝國主义階段，解剖了現代壟断資本主义的整个結構，証明它是垂死的資本主义，是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階段。他完成了这些理論研究的基本工作。在進行这项工作時，列寧揭露了現代战争的基本原因。他又發現了資本主义發展不平衡規律，从而更進一步加强这种总分析。这个規律說明資本主义國家如何以及为何不能平衡發展而以非常不同的速度發展，因而在一定时期它們就須用战争來重新調整它們之間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列寧又勝利地駁斥了第二國際的大人先生們認為社会主义必須首先在工業化最發達的國家內產生，而且必須在几个國家同时產生才能獲得勝利的說法。相反地，他証明社会主义可以單獨在一个國家內建立，尤其是在落后的農業俄國。后來斯大林也在这个關鍵問題上作出了光輝的貢獻。列寧虽然指出帝國主义根深蒂固的好战性

② 見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中譯本有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1938年紐約版第18頁。——譯者

③ 見列寧“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斯大林“辯證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1950年人民出版社版。——譯者

質，但也強調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平共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列寧同斯大林在一起發展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革命的理論。他同時證明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國家內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間合作的必要性。列寧又駁斥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的理論，指出農民與無產階級結為同盟並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可能性。列寧不但是一个偉大的戰略家和策略家，同時也是一个偉大的理論家。他指出爭取滿足部分要求、工會運動和議會鬥爭的作用，從而解決了工人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的方法和武器上的許多困難問題。列寧在其整個著作中徹底揭露了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指出他們是離不開資本主義制度的，並說明其產生的經濟和政治原因。

除了理論上的巨大成就外，列寧又是領導俄國人民擊敗資本主義取得歷史性勝利的偉大俄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及主要組織者。列寧稱這個黨是“一個新型的黨”。它是人類歷史上無可比擬的最高度發展的政治組織。共產黨是由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中最優秀最進步的分子組成的。它既有嚴格的紀律，又有高度的民主。它有推陳出新的自我批評制度——從自己錯誤中吸取教訓——這種制度使黨在工作的每一部門和每一階段中增加自己的力量。黨員都培養自己具有這些最高尚的品質：勇敢、忠於蘇維埃人民的利益和忠於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這個偉大的黨對於全世界資本家及其社會民主黨走卒來說，正是他們的夢魘。它是列寧的理論和組織才能以及蘇維埃人民深厚的革命精神的一個永不泯沒的紀功碑。

像馬克思一樣，列寧從事理論工作時寫了許多極有力量的著作。列寧也同馬克思一樣，他的著作的正確性不僅可由強有力的論辯所證明，同時特別可由生活本身經驗的最高試驗來證明。列寧不僅創立了革命理論，而且也領導了俄國人民羣眾依照這些理論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在這個巨大的運動中，他的最親密的戰友就是斯大林。目前世界政治發展的整個過

程，資本主義的迅速沒落和社會主義的迅速發展，深刻地證明了列寧和馬克思理論的正確性。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像所有其他部門的科學一樣，它也是具有國際性的。它的原則和政策適用於所有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中的一切國家。但正如恩格斯和每一個共產主義理論家所一再指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並不能像一劑現成的萬應良方可以原封不動地在每一種情況中應用。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和政策靈活地適應某一特定國家的特殊情況，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在這個國家實現。正如列寧在1918年所指出的：“革命的發展，在不同的國家中是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速度進行着（並且也不能不是這樣）。”^①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美國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不僅是通過俄國革命的實際範例和列寧的主要著作，而且還通過列寧自己的直接指教。列寧對美國的情況了解很深而且極感興趣。他曾寫了一本有關美國農業的基本著作^②，他曾兩度直接向美國工人階級寫過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信件。第一次是在1916年，他答复社會主義宣傳同盟的宣言的信件。另一次是在1918年，他寫的著名的“給美國工人的信”。同時，在共產國際最初幾年中，列寧也時常講到“美國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美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初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列寧對過去數十年來混淆並阻礙了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許多錯綜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都提供了基本解答。這種明確的解釋不僅有力地打擊了右翼的詭辯，而且也有助於肅清左翼傳統的宗派主義錯誤。列寧揭露了德利昂工團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理論，

① 見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1953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第20頁。

——譯者。

② 見列寧“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農業”。

这种理論自恩格斯逝世以后差不多有 25 年，控制了左翼，使它深受其害。列寧为左翼在工会中的反龔柏斯主义斗争也提供了堅固的理論基礎，他也駁斥了右翼社会民主党所有各派——包括伯恩斯坦及考茨基各派——的假社会主义飾辞。这些都澄清和加强了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运动。

从美國的立場上看，極端重要的是列寧關於帝國主义的科學分析。列寧強調指出壟斷資本的生長对整个資本主义机构所引起的質的变化。以前左翼並沒有在这个問題上与右翼有什么明顯的不同見解，他們偏重認為壟斷資本的生長僅是資本主义的一种量的發展，它的“擴張主义”（即帝國主义）僅是一种附屬性的政策表現而不是壟斷資本主义的基本表現。这种錯誤大大地使人低估了帝國主义的侵略性質、反动目标及發動战争的內在性。列寧澄清了这一切混亂思想。^①

列寧又清楚地指出了爭取社会主义的全面的羣众政治斗争的道路。这样，他就替美國肅清了当时德利昂工团主义的那种思想，即認為工人可以通过“鎖住資本家”或僅依靠总罢工或类似的方法来取得政权。他又粉碎了以前美國左翼各派所共有的工团主义思想，即認為工人一旦取得政权后党就应当解散，而由工会來接管工業和整个社会。列寧根据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明确地拟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苏維埃政权形式，並指出这种政权远比資產階級專政民主得多，他並且強調指出党在斗争的每一階段中的决定性的領導作用，不論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前或以后都是一样。^②同时，列寧精辟地分析了民族問題，他在斯大林的得力合作之下，奠定了对美國黑人問題的基本看法，這個問題是左翼一直到当时为止始終無法回答的。列寧还提出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运动”的歷史性的口号，这又嚴重地打击了美國忽視理論的傳統偏向。

① 見列寧“帝國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階段”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譯者

② 見列寧“國家与革命”。

列寧對美國革命運動的其他許多貢獻之一，就是闡明了農民的作用問題，這個問題始終是社會勞工黨和社會黨的一個弱點，特別是在德利昂得勢以後。列寧強調指出，勞工必須與這些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勞動者合作，他並且指出實行這種合作的基本條件就是工人階級的領導。列寧站在他的強烈反宗派主義的立場上，運用了動員一切反資本主義的可能力量的無比天才，為勞工政黨問題奠定了一個明確的基礎。列寧粉碎了德利昂的對參加廣大的基本羣眾鬥爭的那種破壞性政策，而像恩格斯以前所主張的一樣，斷然主張參加這種鬥爭。列寧又澄清了關於提出部分政治要求這個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多年來、尤其是在德利昂思想領導之下在左翼分子中爭論不休的中心問題。其實早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列寧就在俄國的實踐中明確地澄清這個問題了。他指出部分要求是工人整個鬥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斯大林也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指出，改良是革命的副產品，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可以利用同時也必須利用這種改良。

列寧又替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澄清了宗教問題。社會黨一開始就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一個混亂的政策，從培養小資產階級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起，一直到把“取消上帝”作為黨的主要任務。列寧重申馬克思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並強調宗教在剝削工人上所起的階級作用。他說：“我們要求在國內把宗教當作一件私人事務，但在我們自己的黨內，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把它當作一件私人事務”。列寧一方面堅持政教完全分離，一方面堅持黨展開一個教育運動。但是“社會民主黨的無神論宣傳必須服從一個更基本的任務——展開被剝削羣眾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黨不應把無神主義列入綱領之內。可是它應當自由地允許有宗教信仰的工人入黨然後教育他，使他具有科學的人生觀。^①

① 見列寧“論宗教”1933年紐約版第11—20頁。

列寧（黨的優秀的締造者）的著作又為美國左翼運動澄清了關於共產黨的機構、實踐和作用等問題。在這方面，他又非常明確地闡明了多年來困擾着和阻礙着左翼運動的許多問題。美國特別需要列寧關於黨的問題的基本學說，因為美國長期地沾上了工團主義和半工團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本質就是縮小黨的作用並貶低政治行動的作用。

列寧對美國左翼運動的偉大貢獻除了上面所講的這些以外，我們至少還應該提到另外一個貢獻。正是列寧而不是別人，最後迎頭痛擊了美國宗派主義的慢性病——**雙重工會**的幻想。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從1894年的德布斯美國鐵路工會及1895年的德利昂社會主義職工聯盟起，美國的左翼即陷入了這樣一種思想，認為使勞工運動革命化的方法是退出保守的工會，組織獨立的在理論上是純粹的產業工會。而執行這種政策的總的結果是使**龔柏斯**機構暢行無阻地控制了工人階級的羣眾性的基本的經濟組織，並使充滿精力和富有戰鬥精神的左翼工會分子在無數空想的產業工會計劃中浪費了精力。

列寧在1908年碰到過這樣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召回派**”集團不願參加工會。這些分子除了其他的錯誤傾向之外，還堅決拒絕在工會及其他合法團體中進行工作。列寧運用了他的一針見血的解決問題的才能，深刻地分析了問題的實質，他直搗召回派分子的中心，完全擊破了他們的立場，於是一勞永逸地把這個問題解決了。^①剛在俄國革命爆發後不久，德、荷、英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極端左翼分子**”在革命精神高漲之下都不肯耐心到舊工會去工作，而想採取捷徑建立新的革命勞工組織，於是列寧又一次對這種特殊的宗派主義的逃避趨向給了粉碎性的打擊。列寧嚴厲指責這種做法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宗派主義表現。他說：“不到反動工會內去工作，就是把不十分開通的或落後的工人羣眾委棄在

① 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6頁。——譯者

反动領袖、資產階級的走狗、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的影响之下。”^①这种批評对美国說來更是加倍有力，因为美国左翼多年來几乎毫無抵抗地受着这种双重工会幻想的統治，从而对革命运动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列寧为爭取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綫而展开了兩条战綫的斗争。这就是說，他一方面反对右派的危險，一方面又反对各种形式的假左傾主义。这种兩条战綫的斗争在美国特別需要，因为它既有右翼的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論的歷史性的弱点，又有長期的“左”傾宗派主义的弱点。

左翼長期的宗派主义基本上乃是对社会党和劳联的領袖極端机会主义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应。这种極端机会主义則是特別腐敗的美国政治生活影响下的一种產物。左翼的双重工会主义、反对劳工政党、反对農民、反对爭取滿足当前要求、反对議會活动以及其他各种極端的革命政策和态度都是想走捷徑來建立有力的工会、战斗的工人政党和羣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識。另一个產生左傾宗派主义的歷史影响就是为数众多的外來工人的压力，他們当时尚未融合在美国的經濟、政治及社会生活之中。

在这方面成为另一个重要因素的事实是美国馬克思主义运动在帝國主义时代沒有產生一个卓越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來及时地和根本地解决工人階級所面臨的許多复雜問題。从1890年起，偉大的列寧在許多年中把馬克思主义發展成为馬克思列寧主义，並且建立了最終成为强大有力的布尔什維克党的核心。但是同时，美国的社会党人在極端困苦的客觀情況下，却正为極端左傾宗派主义和半工团主义理論家德利昂的修正主义的强大影响所侵蝕，从而大大阻止了他們的發展。

为俄國革命的偉大實踐所証明的列寧的精深而廣博的著作大

① 見列寧“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7—48頁。

大地影响了美國的馬克思主义者，使他們在思想上起了革命。左翼迅速地採取了一種科學共產主义的立場。正如亞歷山大·畢特爾曼所說：“我們党的形成时期是从左翼社会主义發展到共產主义的时期。这种發展的實質就是社会党的左翼（1918—1919年）逐漸擺脫了在改良主义和極端左傾激進主义之間的游移，日益接近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①

不用說，馬克思列寧主义是完全適用於美國的，但不能作为藍本那樣採用。美國並沒有什麼“例外”，它是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血肉，而且必須服从資本主义兴亡的規律。但要把这个偉大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应用到美國的特定情况中來——也就是說加強美國工人爭取改善生活斗争中的各个方面——却是一項非常艰巨的任务。正如以后發展所示，在应用这些原則的时候仍然犯了許多錯誤。長期的不正确的思想和宗派主义的政策不是一天就可以克服的。要在一个資本主义國家建立一个成熟的共產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在世界資本主义堡壘的美國。

① 見亞歷山大·畢特爾曼“共產黨歷史的里程碑”1937年紐約版第37頁。

第十一章 社会党的分裂

(1919)

社会党的分裂產生了共产党,分裂是在1919年秋季發生的。从1901年社会党成立的时候起,党内左右兩派就一直進行着日趋激烈的斗争,这种長期斗争就是党分裂的根源。在历史上,斗争曾經圍繞着許許多多的問題進行,实际上涉及党綱的每一方面和党的日常活动以及党的社会成分問題。这是党内英勇的無產階級左派同机会主义右派之間的斗争,左派要使社会党成为工人階級的战斗的政党,而右派却要使党成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的政党。这样不相容的兩派最后分为不同的政党,乃是無可避免的事。

長期的党内斗争

本書前面已經簡略地論列了社会党内長期存在的和日益擴大的斗争的一些要点。其中包括:反对小資產階級机会主义分子对党的控制的頑强斗争;反对柏格的“密尔窩基社会主义”的多年斗争;反对党的領導机构親龔柏斯主义的斗争;左派不断努力,促使社会党人積極参加罢工、为劳工案件進行辯护以及其他工人階級的斗争;反对白人沙文主义和压迫黑人的斗争;將未經組織的工人組織到工会中來的斗争;在產業工会問題上的無休止的战斗;拥护坚强的反战政策的斗争;以及使党对俄國革命採取正确立場的斗争。这是英勇的左翼为了实行一个战斗的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建設一个战斗的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对傲慢橫行的伯恩斯坦主义、腐化的龔柏斯主义和詭詐的考茨基主义所進行的一系列斗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的时候,党的領導已經被兩個机会主义的派別所把持,一派是極右派,这是道地的伯恩斯坦分子,他們

的勢力雖然由於右派在戰爭問題上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是他們仍然有柏格、卡漢、格爾默、海斯、范利爾、斯蒂特·威爾遜、哈里曼等這一類人作為他們的代表。另一派是中間派，這就是考茨基分子，他們擅長玩弄革命詞句，而缺乏實際的革命行動，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希爾魁特、奧尼爾和李。隨著左右派鬥爭的開展，這兩個右派就逐漸結合成為一個总的右翼，他們決心不惜用任何代價來使黨不能成為一個戰鬥的社會主義的組織。

我們已經講過，這種經常的黨內鬥爭歷年來在左右派之間引起了在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上的好些嚴重的衝突。在建黨的初期，好些城市和州里發生了尖銳的局部的鬥爭，例如1909年得克薩斯、內布拉斯加、俄克拉何馬；以及特別是華盛頓各州的情況就是這樣。以後，在1912年印第安納波里斯代表大會上，兩派在關於在階級鬥爭中是否應當進行怠工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上展開了全國性的大爭論。接着是1917年在聖路易舉行的緊急代表大會和會後的鬥爭，當時主要爭論之點就是黨的反戰政策。最後是1919年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芝加哥代表大會，這時黨的整個生命和路線都已經到了最後的決定關頭。

左派在長期的鬥爭里雖然沒有取得黨的控制權，但是它在政治上已經日趨強大和成熟。它當時雖然基本上還深受“左傾”宗派主義的影響，但是它卻已經弄清楚瞭許多問題。它在組織方面也壯大了。戰前時期圍繞着“國際社會主義評論”所形成的強有力的集團，就顯示瞭左派正在日益鞏固起來並且確實成為全國性的力量。“國際社會主義評論”在戰爭時期被摧毀以後，他們就圍繞着“社會主義宣傳同盟”進行活動，這個組織1916年11月在波士頓成立，領袖是斯·伊·魯特格斯（後來他回到他的祖國荷蘭去了）。最後，在1919年9月，左派已經能夠建立自己的獨立政治組織，而且在芝加哥真正實現瞭。這件事具有歷史上和政治上的必然性。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基本上是美國尖銳的階級鬥爭長期演化的產物，它終於達到了它本來的目標，組成了獨立的政黨。

1919年分裂的直接原因

各种有力的政治因素恰如其时地湊合起來促成了社会党的分裂。这些因素基本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國革命的產物。这些基本事件正在破坏着世界資本主义的整个結構，美國在它本身的具体条件下受到这些事件的剧烈震动。这种震动的表現之一就是社会党的分裂和共產党的誕生。

机会主义的領導在战争問題上採取的态度使社会党基層党员深感不滿，这是導致分裂的一个重大的直接原因。这些基層党员不僅对進行分裂活动的主战的右派領袖不滿，也对希尔魁特集团不滿。聖路易代表大会通过了激烈的反战決議，会后热情高涨，連左派都多少被希尔魁特的反战高調所吸引。但是，左派不久就开始清醒，因为很多投票贊成聖路易決議的党的領袖，有的並不用行动來支持決議，有的竟然公开拥护战争。这就引起了無產階級党员的無比憤慨，因为他們都热烈地要求党進行英勇的斗争來反对帝國主义战争。

除了基層党员的这种不滿之外，右派和中派的希尔魁特領導集团在俄國革命这个中心問題上所採取的妥协态度还引起了左傾党员更大的憤慨。英勇的党员羣众正确地認識到俄國革命是俄國工人階級最輝煌的社会主义勝利，他們决心竭尽他們所有的力量來支持和保衛这个革命，反对美國資本家的武裝干涉和其他的攻击。因此党內的無產階級党员很快就看出希尔魁特派領導人物实际上是俄國革命的敌人，这班人对苏維埃政府的贊助是含糊其詞的，他們对美國干涉苏俄的抗議也是有气無力的。

党在参加國際組織問題上的具体爭論更使党内冲突有如火上加油。在战时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兩次國際會議在战争期間就推动了这种爭論，当时左派極力主張積極支持列寧的爭取一个健全的國際工人階級政策的斗争。1919年3月2日至6日，19个左翼集团和党派在列寧的直接領導下，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

國際（即共產國際）之後，^① 爭論就更加尖銳化。第三國際是整個國際局勢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時第二國際已經由於它的領袖在戰爭問題上的叛變而破產了，邁步前進的歐洲革命工人需要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美國社會黨左派堅持黨應該加入共產國際。但是圓滑的希爾魁特領導集團又是一方面對這個新組織說些好話，另一方面卻積極從事恢復搖搖欲墜的第二國際。他們選出了出席預定召開的斯德哥爾摩會議的代表（此次會議後來沒有開成），他們又支持1918年9月的伯爾尼會議——這兩次會議都是企圖使第二國際還魂的。這些行動在美國社會黨內部引起了極大的憤怒。

要支持工人當前的巨大鬥爭和反擊僱主在戰後所發動的攻勢，便迫切需要制訂一個戰鬥性的綱領，這是增加黨內鬥爭的緊張局勢的另一個因素。那時正是西雅圖大罷工（1919年1月）、溫尼伯大罷工（1919年4月）和鋼鐵工人大罷工（1919年9月）的時代。很多別的罷工正在醞釀。從各方面也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僱主們準備對工人發動強暴的進攻。基層黨員對希爾魁特機會主義的領導深感不滿的是，它十分無能來制訂一個戰鬥性的行動綱領，使黨能在當時正在出現着的巨大階級鬥爭中擔負起先鋒隊的任务。

黨內力量的對比

黨的左派在日益增長的黨內鬥爭中占着有力的地位。支持它的羣眾已經在反戰鬥爭中受到基本教育，他們還受到偉大的俄國革命的深刻影響。在這個緊要關頭加強左派思想意識的最重要的事件，是1918和1919年列寧的重要著作開始在美國出版，這些著作包括“給美國工人的信”、“旁觀者的意見”、“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① 波里斯·萊恩斯坦是出席這次會議的非正式代表。

左派顯然得到大多数黨員的支持。它从党的各个部份都能取得力量，但是它的主要据点还是在紐約、俄亥俄、密执安、伊利諾、馬薩諸塞各州，特別是在“語言聯盟”里面。这些組織中最大的和最英勇的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拥有成員 8,000 人。社会党黨員人数从 1917 年的 80,379 人，增加到 1919 年初的 104,822 人，大部分新黨員都是由語言聯盟介紹入党的工人，他們的思想都确定地是左傾的。

在党刊方面，右派的領導逐漸控制了紐約的“呼声”和大部分其他的英文刊物。但是在非英文的报刊中，除了“犹太每日先鋒”外，几乎全部坚决地支持左派。在这个斗争时期里，左派創辦了几个新的英文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是紐約的“階級斗争”（1917年）和“共產党人”（1919年）；波士頓的“革命时代”（1918年）；芝加哥的“無產者”（1918年）和“共產党人”（1919年）；以及克利夫蘭的“社会主义新聞”。“革命时代”是社会党左派运动的中央机关报。

在前几年中，左派也培养了好些新的領袖。其中最卓越的是克利夫蘭的查尔斯·埃·魯登堡和紐約的約翰·李德。在爭取一个健全的綱領的斗争中，这些新的領袖是可以依靠的。左派老領袖德布斯虽然也英勇地指斥战争並且拥护俄國革命和左派的其他政策，但是他不肯对盤据党内領導地位的右派机会主义者進行必要的斗争。海伍德不在社会党里，他参加了“世界產業工人”。

党内的右派同左派恰恰相反，他們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們确实是少数，並且还失去了很多最能干的著作家和演說家，这些贊成战争的分子，在大战时期都退出了党。右派人数虽少，又缺乏能力，可是他們却悍然不顧一切，利用他們在党内的一个重要地位來弥补他們的缺陷。正如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經常所作的一样，他們决心用暴力來对付黨員的民主意志，並且使尽一切手段來保持他們在党内的領導地位。

斗争展开之后，左派設法运用党内民主來实现他們自己的綱

領。但是在這種形勢下，希爾魁特—柏格領導集團死命抓緊他們的政策，根本不容許任何黨內民主。“革命時代”描寫當時這種形勢說：“溫和派的口號是：分裂黨來爭取溫和的社會主義！左派的口號是：把黨爭取過來來實現革命的社會主義——支持共產國際。”^① 鬥爭就是沿着這樣的路線進行的。因為右派完全壓制了黨內民主，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鬥爭的發展

1919年，這個關係重大的一年開始時，黨內鬥爭就日益激烈起來。黨內兩大派別的主要爭執之點那時候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就是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之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民族沙文主義之爭，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民主之爭，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之爭。

左派爭取地方支部的鬥爭，在紐約進展得很快，可是剛爭取到手，便被黨魁們馬上改組，把他們淹沒在右派的領導之下。然而布魯克林、布隆克斯和奎恩斯各區的支部卻很快地接受了左派的領導。1919年2月15日，社會黨大紐約支部中央委員會，在朱利葉斯·蓋貝爾控制之下，拒絕了彈劾支持戰爭的社會黨市參議員，於是紐約市20個左派支部的代表舉行了一個會議來採取行動。會議在听取了約翰·李德、吉姆·拉金、羅斯·帕斯托·斯托克斯和一些語言聯盟的代表的講話之後，當場組織成為社會黨的“左派部分”，並且選出了職員。會議又決定發表宣言^② 並且出版刊物，這就是1919年4月19日首次發刊的“紐約共產黨人”，由約翰·李德任編輯。從這個時候起，左派可以說是成了一個有組織的力量了。芝加哥、波士頓、克利夫蘭等等城市不久也就效法紐約，依據紐約宣言來規定自己的政策。

^① 見1919年5月24日“革命時代”。

^② 見詹姆斯·奧尼爾“美國的共產主義”1947年紐約版第375頁。

这时在全國範圍內接連發生着重要的事件。左派响应3月間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共產國際會議的号召，及时向社会党提出一項決議案交全党复决，決議案的内容是：“社会党應該参加由俄國共產黨和德國共產黨（即斯巴达卡斯）召集的或参加的國際大会或會議。”決議案得到了大多数的贊成票，但是狡詐的希尔魁特將投票結果压到5月才發表；那时共產國際成立會議已經开过两个月了。

接着，党举行了全國选举，这同往常一样，是由全体黨員投票的。选举在1919年初春举行，結果是左派得到压倒一切的勝利。連希尔魁特和柏格这样著名的右派領袖都一敗塗地。但是希尔魁特採取了不能統治便要拆台的政策，拒絕發表对他不利的选举結果。根据最后左派調查屬实的选举結果証明：希尔魁特競选國際書記一职只得到4,775票，可是卡特·理查茲·奥海尔却得到13,262票；約翰·李德以17,235票对4,871票击败了柏格，当选了出席第二國際的代表。在全國执行委員會15名委員中左派选出了12名。魯登堡和華根納赫特兩人都以一万以上的票数当选为全國执行委員會委員，他們的票数要比右派候选人的票数多兩倍到四倍。

希尔魁特的“粉紅色恐怖”

社会党的正式領袖們不是不懂得这些事件的意义。他們明确地知道，假如党内民主續繼維持下去的話，左派就一定会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对党的控制权。因此，他們决心不顧一切來保持他們的地位，採取了开除党籍的政策，在这一点上，連極端反动的劳联領袖也比不上他們。他們对被开除的黨員和組織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訊問，甚至不需要提出任何正式的控告。

1919年5月24—30日全國执行委員會举行了一次會議，蛮橫地开除了拥有6,000黨員的密执安州組織，並且开除了俄罗斯、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匈牙利、烏克蘭和南斯拉夫等联盟，这些联

盟共有黨員四萬人以上^①。右派領袖特別要排除這些發展迅速的聯盟，因為它們的戰鬥精神一方面是在美國工業的惡劣情況下所產生，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出生國家的革命局勢。

在以後接連的幾個星期裏，馬薩諸塞和俄亥俄州的州組織也被開除了^②，同它們一道被開除的有芝加哥的黨組織以及紐約和其他城市的整批的支部。左派在這些黨組織里都是占絕大多數。最後，至少有 55,000 名黨員被蠻橫地開除出黨。就在那次臭名遠揚的 5 月會議上，全國執行委員會還取銷了全國選舉投票的結果，並且把黨的全部財產移交給一個七人組成的公司。

犯下這些破壞黨的團結和民主的罪行的人員是阿·希普拉科弗、詹姆斯·奧尼爾、格·赫·戈伯爾、弗雷德·克拉夫特、西摩爾·斯特德曼^③、丹·霍根、約翰·姆·沃爾克和姆·霍爾特。左派有兩名委員——阿爾弗雷德·華根納赫特和勒·伊·卡特菲爾德——參加了這次聲名狼藉的會議，但是他們無力阻止這種蠻橫措施。五名全國執行委員會委員沒有出席。^④ 希爾魁特當時在醫院養病，但是這次可恥的事件却全部是由他指使的。

同時，左派在 5 月 5 日發出通知，召開左派全國會議，來對黨的危機採取行動。在通知書上簽名的有波士頓地方組織、克利夫蘭地方組織和紐約社會黨的左派。通知書受到社會黨黨員羣眾的熱烈歡迎，黨員紛紛起來表示擁護。全國執行委員會多數派所採取的大批開除的措施加深了黨內的衝突。

左派全國會議

1919年6月21日，左派全國會議在紐約曼哈登大廈開幕。參加會議的有來自20個城市的94位代表，這些城市包括紐約、波士頓、

① 見1919年6月7日“革命時代”。

② 見范恩“美國勞工和農民的政黨”第344頁。

③ 斯特德曼幾年以後就參加了共產黨。

④ 見1919年6月7日“革命時代”。

布法罗、克利夫蘭、罗徹斯特、費拉特尔費亞、匹茲堡、哈得福德、明尼阿波利斯、杜盧斯、聖保羅、底特律、堪薩斯城、丹佛、奧克蘭等等。代表們代表了社会党的大部分黨員。

按照召开會議的通知書，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擬訂全國左派原則宣言、組織左派全國統一的表达意見的機構（成立一种总評議會，而不是成立分立的組織）、並且集中我們的力量爭取控制党，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①但是會議剛剛开始，就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引起这种分歧的是底特律的但尼斯·伊·巴特（他后来成了叛徒）的一篇声明，声明說他这一派筹备於9月1日在芝加哥成立共产党，並且建議把这件事作为會議的方針。巴特的建議的后盾是密执安区和七个被开除的联盟。这是美國共產主义隊伍里很深的裂痕的开端，直到兩年半以后才好轉。

主張立即成立共产党的理由是，想要控制8月3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社会党特別代表大会簡直是做不到的；右派職員將蔑視一切撤除他們的职务的措施，死命地把持权位；社会党又早已是徹头徹尾地声名狼籍了，夺取到手並沒有什么用处；而且成立共产党的具有歷史意义的时机已經來到了。反对这种看法的人有約翰·李德、查尔斯·埃·魯登堡、華根納赫特、亞歷山大·畢特尔曼、威·沃·溫斯頓和查尔斯·克隆本。他們認為目前代表党内多数派夺取对社会党的控制权这种斗争策略已經得到基層黨員羣众的支持；这种策略已經揭露了希尔魁特派的領袖們是真正的分裂分子，他們执行着蛮橫的开除政策；並且，为了爭取党内的动摇分子，必須將这个策略保持到8月30日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这种見解顯然是比較有伸縮性和比較正确的，它的用意是为新党爭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

策略問題的爭執是左派全國會議的中心問題。經過三天的討論，巴特的放棄社会党党内斗争和直接着手組織共产党的建議，

① 見1919年6月26日“革命时代”。

被 55 票对 38 票否决了。多数派决定“此次會議应当組織成为社会党的左翼部分，它的目的是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來爭取控制社会党”。这个決議以 43 票对 14 票通过，14 票棄权。會議又通过以下的决定作为总的策略路綫的一部分：选出左派代表参加社会党代表大会；其中包括被开除的組織的代表；爭取社会党代表大会採用左派宣言作为它的綱領的基礎；爭取社会党参加共產國際；承認全党投票的选举結果；如果右派領袖們借助法庭和警察來把持代表大会，那么左派便应当立即組織共產党。

密执安和各联盟拒絕遵守这些決議。他們向大会表示，不管大会有什么決議，他們总是要放棄社会党內的活动的，並且無論如何他們的方針是在 9 月 1 日在芝加哥成立共產党。共產主义者的隊伍內部產生了深刻的分裂。

左派全國會議規定公佈宣言和綱領。它並且在紐約設立了总部，指定“革命时代”为它的机关报。會議选出一个由九人組成的全國理事会，其中包括魯登堡、約翰·巴蘭、伊·埃·福格遜、詹姆斯·拉金和伊德蒙·麥克阿尔潘。福格遜被选为全國書記。會議發出号召，要求一切願意支持一个革命的社会党或者一个新的共產党的革命分子 9 月 1 日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

随着芝加哥代表大会的迫近，社会党的領導加緊执行开除的政策，左派也在趕緊動員自己的力量。同时，由全体黨員投票选出來的、但未經把持社会党的集团承認的左派全國执行委員會，也在 7 月 26、27 兩天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會議。會議宣佈左派全國执行委員會是合法的社会党全國执行委員會，並且选出了勒·伊·卡特菲尔德为党的主席，華根納赫特为全國書記。會議免除了社会党执行書記阿道夫·格尔默的职务，命令他把党的財產移交給華根納赫特。但是这个方針並沒有積極推行，在迅速發展到高潮的大斗争里，这个新的社会党全國执行委員會並沒有起什么作用。^①

① 見 1919 年 8 月 2 日“革命时代”。

为了消除共產主义隊伍里的分裂，8月間共產主义的兩個派別举行了一次會議，會議以七票对兩票决定支持9月1日成立共產党的建議，这时魯登堡和評議會別的領袖都接受了密执安和各联盟的政策。因此，全國左派評議會和全國組織委员会（密执安和各联盟）就共同發出宣言，号召於9月1日举行共產党代表大会，^①但是全國評議會以李德和華根納赫特为首的少数派，拒絕接受这个决定，繼續执行評議會原來的政策，來爭取控制社会党。团结沒有达成，兩個共產主义派別仍然各自進行各自的工作。

左派宣言

我們最好在这里簡略地分析一下全國評議會的左派宣言，当时美國共產主义运动正是根据这个宣言組織起來的。宣言內容同原來的“紐約左派宣言”差別不大，后来經過了細小的修改，成为行將誕生的兩個共產主义政党的綱領的基礎。^②

这篇宣言徹头徹尾地譴責了社会党右翼領導的全部政治路線，宣言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它指責希尔魁特这帮人把党綱建立在小資產階級和熟練工人貴族的基礎上；他們不支持產業工会运动和工人的經濟斗争；他們向龔柏斯主义投降；他們採取机会主义的議會政策；他們破坏反战斗争；他們反对俄國革命；他們接受威尔遜式的和平；他們支持衰朽的第二國際；他們整个执行的是改良主义的政策，这个政策並不導向社会主义而是導向資本主义的無限延續。

为了反对这种改良主义和階級合作的政策，左派宣言規定了一个在產業和政治這兩方面的積極斗争的政策。它主張把党和党綱建立在無產階級的基礎上；主張全力支持產業工会运动；主張对龔柏斯主义進行無情的战斗；主張革命的議會政策；主張支持俄國

① 見1919年8月23日“革命时代”。

② 兩個宣言的全文均見“革命的激進主义”（魯斯克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阿尔巴尼亞版第一部分第706—738頁。

革命；主張加入共產國際；它所主張的綱領的宗旨，是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這篇宣言表明，左派向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策邁進了一大步。它同戰前左派的綱領，例如1911年海伍德—布恩的“產業社會主義”比較起來，在質量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左派以前的路線浸透了宗派主義和工團主義，而這次1919年的綱領却基本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篇宣言的長處之一，就是對美國帝國主義作了一個基本上正確的分析，缺乏這種分析是過去左派的一個大弱點。宣言明確地分析了最近的帝國主義戰爭，這對過去一直在黨內，甚至在黨的左派中流行的和平主義思想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改進。宣言另外對於國家的兩種類型，即資本主義類型和社會主義類型，都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又是邁進了一大步。特別是它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上，雖然還帶有德利昂主義的殘余，但是比起以前盛行的工團主義的工會國家思想，是有了顯著進步的。宣言認為有組織的羣眾行動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表示左派已經在開始擺脫諸如“把資本家關到工廠外邊”、袖手式的總罷工等等德利昂的錯誤主張和荒誕的想法。宣言也強調了黨的領導作用，這同以往低估黨的作用是相反的。

這就是說，就以上所指出的大意看來，這篇宣言除了一些理論上的缺點，例如沒有正確地分析社會民主主義之外，它在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理論原則上是確實有了進步的。但是，在缺點方面，宣言表示了不善於把這些正確的基本要點運用到美國的具体環境中去。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已經初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的有力武器，但是他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地來運用它。列寧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們對於這個偉大指示還不能掌握，這個弱點使黨多年來一直受到損害。特別是在怎樣廢除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問題上，就存在了忽視美國具体環境和機械地按照俄國革命的經驗來進行思考的傾向。這種缺點造成了政治上的死板態度，並且助長了長期存在的宗派主

义倾向。

宣言在理論上有力地打击了右派机会主义者和左派以往的宗派主义錯誤，但是在實踐上，它絲毫沒有清除“左傾”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曾經一直嚴重地妨碍美國馬克思主义运动，特別是在1890年后德利昂的理論佔优势以來，它一直反对在当前的政治、經濟和立法問題上採取廣泛的統一的联合行动。

左派宣言在實踐方面的确还是充滿了傳統的宗派主义色彩的。它仍然坚持錯誤的路綫，設法脫离旧工会，用理想化的双重工会來代替这些旧工会。它对劳工政党的看法也採取了狹隘的立場，認為那些政党對於工人階級是危險的。它也完全忽略了規定一个包括工人階級天然的同盟軍，特別是包括黑人与農民在內的統一战綫的綱領，却把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当作僅僅是工人階級的斗争。它基本上忽視了重要的黑人問題。它也完全沒有顧到部分要求，並且認為議會活动只是鼓动工作。宣言沒有当前綱領和最后綱領的觀念。正如亞歷山大·畢特尔曼所說：“羣众性的革命行动，只能由逐日發展的階級斗争中的现实問題里面產生出來。對於这一点，左派好像不大了解。”^①

因此我們可以从左派宣言中看出：美國共產党（分成兩派）是正在体会俄國革命的偉大意义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本原則的時候誕生的。^② 这时它的立場还是模糊的，这就成为党的障碍，使党不得不在以后要進行斗争，來消除分裂的情况和完成一个比較正确的和廣泛一些的羣众性的綱領。魯登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③ 他說欧洲大部分的共產党建党的時間都比我們迟，这对它

① 見畢特尔曼“共產党歷史的里程碑”第42頁。

② 列寧的“國家与革命”的第一部分在左派全國會議开会兩月前始出版（見1919年2月“共產党人”）；列寧猛烈攻击各色宗派主义的著名著作“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則於1920年始出版，距1919年社会党代表大会將近一年。

③ 見1921年7月“共產党人”魯登堡文章。

們是有好处的。美國共產黨是在1919年9月成立的，其他各國的共產黨成立的日期如下：英國，1920年8月；德國，1921年初；法國，1921年1月；意大利，1921年。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因為成立得晚一些，在理論上和修養上來擔負起独立的政党的任务就比美國黨準備得好一些。可是，我們已經看到，美國的大局規定了共產黨不能不在那個時候建立起來，延遲是做不到的。

社會黨的衰亡

社會黨分裂的危机進展得如此迅速，終於招致了它的災難。分裂之後，黨員人數很快由1919年的104,822人降到1920年的26,766人。1927年更降到7,425人。到現在，1952年，社會黨黨員大概不到4,000人。黨對羣眾的影響也急轉直下；黨內充滿了分歧，1936年又發生分裂，產生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聯盟。此外，往後我們還可以看到，社會黨在政治上竟墮落到這種境地，成為好戰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恬不知恥的支持者。

社會黨的產生是反對社會勞工黨的宗派教條主義的健全的反應。社會勞工黨在建立25年之後，變成了一個空架子的組織，它的成員主要是外國出生的工人，它只是抽象地宣傳社會主義，很少進行同美國工人階級日常生活有關的活動。在美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工人階級開始了廣泛的羣眾鬥爭之後，社會勞工黨落後於時代要求的老毛病就更加明顯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勞工黨顯然不能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政黨；社會黨因此就接收了社會主義領導的旗幟。

早期的社會黨在階級鬥爭中表現得十分活躍。在當時許多次罷工中，社會黨的工人都是最積極的。社會黨人組織了很多工會，在組織工會的工作中，在保衛勞工的工作中，在農民的鬥爭中等等，社會黨黨員都起了顯著的作用。社會黨的黨員絕大部份是工人，黨對腐化和反動的龔柏斯機構作了多年的鬥爭。黨在工人中也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這就是它能那樣迅

速地發展並且成为美國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原因。这些積極的成就主要都是党内無產階級左派的功績。

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尽管社会党在早期有相当大的成就，它仍然沒有担負起歷史交給它的任务，具体地說，这就是它誕生的时期的帝國主义时代交給它的任务。它不是適合要求的“新型的党”，而是按照机会主义者所控制的德國社会民主党的模型建立起來的。它一开始就被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所摧殘，它的主導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而不是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事实表明，党的改良主义領導到底不能对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在上政治上起必要的領導作用。左派強烈的宗派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傾向也使党遭到損害，因而也就大大地阻碍了党的發展。

机会主义的領導使社会党不能成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產生了一个強有力的左派，为真正的階級斗争政策而奋斗。这个左派的成長孕育了共產党。新党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國革命的火燄里誕生了。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小資產階級領導特別不懂得这些偉大事件的政治意义；他們在应付这些事件的时候恰恰暴露了自己是剛剛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因此，美國社会主义运动的領導权就必然而且果然从社会党轉移到一个新的組織，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質的共產党。

第十二章 共產黨的成立

(1919—1921)

1919年8月30日，社會黨在芝加哥城的南阿希蘭路113號機器工人大廈舉行代表大會。希爾魁特集團完全控制了黨的機關，一開始就橫蠻地利用這種控制。他們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把有問題的代表通過了，却拒絕十幾個州的左派代表出席。約翰·李德和其他左派代表不理睬委員會的決定，逕行就席，這時執行書記格爾默叫來了警察，把他們趕出會場。由於這種蠻不講理的行動，左派代表全體退出會場。左右派之間醞釀了很久的分歧於是進入了組織上公開破裂的最後階段。^①

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的代表大會

這時，兩個共產主義集團都着手組織各自的代表大會。兩派之間相互進行激烈尖銳的指摘。李德—華根納赫特一派被趕出社會黨代表大會之後，起先還自稱為正統的社會黨，但是到了第二天8月31日，他們就到色洛普街129號“世界產業工人”大廳聚會，組成了美國共產主義勞工黨。過了一天，9月1日，密執安和各聯盟這一派在布盧埃蘭德大道1221號另外成立了美國共產黨。^②

共產黨擁有各聯盟，在兩個新黨之中它是一個大黨。出席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有128個正式和列席代表，並且宣稱總共代表黨員58,000人。參加共產主義勞工黨大會的共有92名代表。它沒有公佈黨員人數，黨員主要是土生的美國人，但數量顯然比共產黨小

① 見1919年9月27日“共產黨人”。

② 加拿大共產黨在同一時期由於同樣原因在成立時就分為兩派。

得多。共產黨說共產主義勞工黨約有黨員一萬名。有人曾經想努力把這兩個代表大會統一起來，其中以魯登堡特別積極，但是沒有成功。共產黨批評共產主義勞工黨是中間派，並且說如果勞工黨要求統一，勞工黨的代表可以作為列席代表參加共產黨的代表大會。當然，共產主義勞工黨是不屑接受這種建議的。

同時，在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巴特和克拉徹兩人領導的密執安派反對聯盟領袖們的嚴格控制，並且拒絕對共產黨的綱領投贊成票，12月2日巴特和克拉徹派被開除出黨。後來他們在1920年6月組織了人數微不足道的無產者黨，這個組織至今還存在。魯登堡當選為共產黨執行書記，華格納赫特在共產主義勞工黨內當選擔任同樣的職務。“共產黨人”成了共產黨的機關報，“勞動者”（以前是“社會主義新聞”）成了共產主義勞工黨的機關報。共產黨總部設在芝加哥，共產主義勞工黨總部遷到克利夫蘭。共產黨的各“語言”聯盟共有12種出版物。

美國兩個共產主義的政黨都在加拿大發展組織。但是在1921年6月那裡的兩派却在“地下”合併成了共產黨。^① 1922年2月，加拿大工人黨成立。1943年6月，加拿大共產黨改組成為現在的勞工進步黨。^②

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的綱領

這兩個黨的綱領基本上是一樣的^③。它們的長處和短處同左派宣言一樣，並且是拿這個宣言作為它們的基礎。關於這個宣言的內容我們已經在上一章里分析過了。這就是說，在關於國家、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總的問題上，兩個綱領都基本上

① 見蒂姆·布克“加拿大共產主義運動30年”1953年世界知識社版第12頁。

——譯者

② 按1922年2月成立的加拿大工人黨也就是原來的加拿大共產黨，至1924年才再改名加拿大共產黨。——譯者

③ 兩個黨綱均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勞工年鑑，1919—20年”第414—19頁。

有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但是兩者都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應用到美國的具体情况。在後面這一點上，這兩個綱領都大大地受到傳統的宗派主義和“左傾主義”的束縛。

這樣，在工會問題上，兩黨都主張組織雙重工會。例如，共產黨建議在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組織一個“產業總工會”，其中包括“世界產業工人”、工人國際產業工會^①、各個獨立的和脫離勞聯的工會、仍然參加勞聯的勇於戰鬥的工會以及未經組織的工人。共產主義勞工黨也採取了雙重工會的路綫。

共產主義勞工黨完全沒有提到黑人問題，共產黨則是逐字逐句採用了錯誤的但是流行的德利昂派的公式，這個公式說：“黑人的種族的問題僅是黑人在經濟上受到奴役和壓迫的問題，這兩者互相推動。因此黑人問題就複雜起來了，但是問題的無產階級性質並不因此改變。”^②

兩黨都沒有提出部分的和當前的政治要求。共產黨說它的議會代表“不打算提出或是支持改良的方案”，共產主義勞工黨則宣佈說，它的政綱“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樣，議會活動就僅限於宣傳革命公式的問題了。

兩黨的政綱在處理關於階級鬥爭中工人的可能的同盟軍問題上也犯了錯誤。例如，共產黨說：“因此，共產黨在各種運動和選舉活動以及其他一切活動中，決不同社會黨、勞工黨、無黨派同盟、人民評議會、市政同盟等等不從事革命階級鬥爭的黨派和團體合作。”共產主義勞工黨在這方面的“左傾”並不下於共產黨。

兩黨都宣佈加入共產國際。兩黨也都強調黨的領導作用，但是它們這種做法都只是抽象的，它們不了解黨不僅在革命鬥爭的時期必須擔任領導，而且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日常問題上擔任領導，不管那些問題是多麼小。

① 見社會勞工黨“工人國際產業工會”。

② 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勞工年鑑，1919—20年”第419頁。

在兩黨里面流行的“左傾主義”的政治基礎，是對美國总的政治局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兩黨都不言而喻地認為，美國正在走向革命高潮。因此，共產主義勞工黨的綱領“認為談判和妥協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的問題只是，全部權力繼續由資產階級掌握呢，還是由工人階級奪取過來。”共產黨的綱領也表現了同樣的革命的急性病。但是，那時候對這個關鍵問題並沒有做過多少分析。

當時革命局勢籠罩了歐洲的大部份。而且，德國的革命假如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出賣，便可能廣泛地傳播開來，以至於直接影響到美國。美國的兩個共產主義政黨因此而設想到一般的社會主義前途，那是很正確的。他們的錯誤是在於他們把這個前途設想得過近，太機械了。他們沒有明確地辨別，歐洲遭到戰爭的破壞因而產生了積極的革命鬥爭，而資本主義的美國却在戰爭里發了財，還沒有任何實現社會主義的準備。這種錯誤的分析，直接影響了這兩個年輕的共產主義政黨，使它們過低地估計和忽視了工人爭取部分要求的日常鬥爭的意義。它們提出美國蘇維埃的口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這表示了黨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兩個代表大會都替以後的美國共產黨在組織上和在政治上奠定了基礎。但是這個年輕而又分裂的運動卻面臨着許多緊迫的任務。其中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將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統一起來。此外還有很多的左翼分子需要組織起來，這里面包括還留在社會黨內的一些成員，“世界產業工人”里面的先進的會員、勞聯的積極分子以及其他趨向馬克思社會主義的集團。更重要的是，這時必須更好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偉大的理論，因為這種理論是美國左翼新近才知道的。可是，在共產主義運動完成這些緊迫的任務之前，就遭到了第一次嚴重的考驗。

柏麥爾大搜捕

美國共產黨是在國內外尖銳的經濟和政治鬥爭中誕生的。當時，俄國革命正在洶湧前進，摧毀着反革命的干涉軍；德國和整個

中欧和东欧都掀起了革命的浪潮。美國工人反映了許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也採取了攻勢。西雅圖和溫尼伯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大罷工記憶猶新，偉大的鋼鐵工人的大罷工又開始了，30多萬工人正向着實施開放工廠制度的工業中心展開猛擊。黨就是在这种形勢下成立的，這是工人的英勇和戰鬥精神的最高表現。

資本家被這些可怕的發展嚇慌了，他們發動了他們戰後的猛烈攻勢，這給了工人一個教訓，使他們再嚐一次從戰爭勝利中挽救出來的“民主”的味道。資本家蠻橫地利用國家權力來非法地摧殘人民權利。1919年末發生了臭名遠揚的帕麥爾大搜捕，僱主們日益加強自己的進攻，使用了全部力量來打擊共產黨。

10月16日，警察沖進克利夫蘭市共產主義勞工黨總部，逮捕了黨的領導人，11月8日，紐約700名警察襲擊慶祝俄國十月革命的羣眾大會，逮捕了好幾百工人。但是這不過是行將到來的大迫害的前奏。1920年1月2日夜裡，司法部突然在全國70個城市同時出動，把工人們從他們的住宅里拖出來加以毒打，把他們投入擁擠的監獄裡，而這些監獄甚至是沒有適當的食物和便所設備的。這些窮凶極惡的逮捕是標榜“自由主義”的威爾遜總統批准的，執行人是司法部長阿·米契爾·帕麥爾和他的劊子手傑·埃德加·胡佛。他們宣稱美國已經處在革命的邊緣，不管法律和憲法權利應當怎樣，只有採取這種辦法才能挽救美國。

據估計共有一萬人被捕。^① 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的大部分領袖都被關進了監獄，共產主義勞工黨的39位負責人被提起公訴。在這次大搜捕中被捕的魯登堡、拉金、溫尼茨基和惠特尼等都終於被判了長期徒刑。政府認為外國出生的工人是最革命的危險人物，因此對他們也就打擊得最兇。政府援引戰時驅逐出境法案，立即驅逐了500名以上的外僑。紐約開出的“布福德”號輪船就載運了

① 見第67屆國會第4次會議“國會記錄”第3005頁參議員特·伊·華爾希的發言。

249名被驅逐出境的人，其中有亞歷山大·白克曼和恩瑪·戈爾德曼。在這種瘋狂的氣氛下，正式當選眾議員的維克多·柏格的議席被剝奪了，紐約州議會也剝奪了五個社會黨議員的席位。^①

這種恐怖的鎮壓，再加上勞工部宣佈凡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外籍成員都在驅逐出境之列，這就剝奪了這兩個共產主義政黨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基本權利。它們不得不關閉各自的全國總部，同時不得不採取其他的基本步驟來保障它們的成員、支部、報刊和領導委員會，以免遭受橫蠻的搜捕和避免成為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這就是說，這兩個黨在遭受到目的在於剝奪它們的法律地位和將它們打入地下的非法進攻的情況下，它們也就同以往美國歷史上其他勞工和進步運動面臨同樣迫害的時候一樣，執行着同樣的對策。它們採取了防衛的措施，盡量利用環境的可能條件來進行合法的活動。任何建設性的政治運動是決不會聽任警察的迫害來摧毀的。

在這些迫害的年代里，有關這兩個黨所處的地位的“地下”這個名詞，是被報紙過份誇大和歪曲了的。實際上，帕麥爾、埃德加·胡佛和其他向共產黨人進攻的人並沒有能夠完全制止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活動，運動不顧政府把它打入地下的努力，堅持了公開活動。這兩個黨不顧當局直接施行的或者暗中指使的暴力、恫嚇、暴徒行動和類似的非法政策，仍然公開地發行各種刊物，如統一共產黨的“勞動者”和美國第一份猶太共產主義的報紙“奮鬥”。書籍和小冊子也在公開發售，大部分“語言聯盟”都設法維持着它們的“家”，並且繼續出版它們的報紙。工人理事會也在公開活動和出版報紙。

用“非法”這個名詞來形容當時兩個共產主義政黨所處的地位，是用錯了字。實際上，這兩個黨所主張的綱領和它們的一般活動都是合法的，因為它們完全是在憲法範圍之內，只是由於當時

① 見鄧恩編“帕麥爾大搜捕”。

普遍施行的暴力和非法压制，党才無法公开行使这些民主权利。一旦帕麥尔恐怖事件結束和兩個共產主义政党能用行动來建立它們的民主权利以后，联邦政府 25 年來一直沒有質問过共產党的合法地位，这就說明我們的分析是正确的；只是到了最近，華尔街为了执行称霸全球的政策，才又發動了一个新的恐怖進攻。

两个共產主义政党当时都已經移到紐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它們忙於按照新的情势進行整頓，整頓支部、报刊和領導委员会。之后，在 1920 年的代表大会上，它們核算了党员人数，它們發現原來集合在左派旗帜下面的六万名左右党员，現在大約一共只剩下一万人了。帕麥尔的進攻大大削減了它們的党员人数，但是並沒有使它們一蹶不振。現在留下來的都是坚决的共產主义战士，是党的坚强的核心。在政府的殘酷鎮压下，党员人数的减少是無足为怪的。例如在 1905 年俄國革命后的恐怖时期，布尔什維克党的党员人数也曾大为减少。以后中國共產党在蔣介石的反革命恐怖期間，党员也有类似的减少，但革命精神並未削弱；許多欧洲國家的共產党在殘暴的法西斯政权下也曾經歷过同样的情况。在帕麥尔恐怖时期脫党的五万名左右党员，一般都在党外成为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統一共產党的成立

不用說，美國兩個共產主义政党迫切需要統一。共產主义劳工党的領袖們从代表大会的时候起就極力要求兩党合併，但是共產党內的語言联盟領袖們却躊躇不前。他們向共產主义劳工党所提出的統一建議，實質上就是要求共產主义劳工党以党员和支部的身份加入共產党。他們說：“同中間派的共產主义劳工党合併是不可能的。”^①联盟的領袖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肯定地妨碍着統一的。第一，他們說共產主义劳工党的領袖是机会主

^① 見 1920 年 8 月 1 日“共產党人”。

义者，而認為他們自己的黨員大部分都是外國出生的，比起大部分是美國出生的共產主義勞工黨黨員來，具有更多的革命性。第二，他們害怕共產主義勞工黨的領袖會毀滅各個“語言聯盟”，因為這些領袖一般地都低估了外國出生的工人在階級鬥爭里的作用，他們不了解在組織大半不諳英語的外來工人的各民族集團的時候，這些聯盟是極其有力的工具。另一個統一的障礙是，兩黨都正在摸索着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的思想體系，它們都有誇大每個細節上的分歧見解的傾向，死硬地爭執次要的論點，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教條在美國搬用，而不從美國的实际情況出發。這種宗派主義的態度，還釀成了兩黨在這個形成時期的第二次分裂。

兩黨儘管有這些分歧，1920年初就開始了統一的談判^①。共產黨的執行書記魯登堡是極力鼓吹統一的。但是儘管作出這些努力，統一談判仍然拖延不決，沒有結果，彼此都否決了對方的建議。最後，共產黨本身在統一問題上分裂了，以魯登堡為首的很大的一派加入了共產主義勞工黨。有幾個聯盟也有一部分人退黨，猶太聯盟的大部分人在亞歷山大·畢特爾曼領導下脫離共產黨，加入了共產主義勞工黨。1920年5月，在密執安州的布里奇曼召開了統一代表大會。結果就產生了美國統一共產黨。魯登堡被選為執行書記，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勞工黨各五人組成。

統一共產黨對共產主義勞工黨和共產黨的政治方針未作重大修改。代表大會考慮的重大問題是語言聯盟的地位問題。共產黨實際上是一個“聯盟的聯盟”；這些聯盟擁有高度的自治，它們各自召開代表大會，選舉自己的負責人，而且它們有權自由退黨（這種情況是發生過的）。統一共產黨却反對這種松弛的制度。它雖然准許聯盟存在，但是宣佈這些聯盟只可以召開全國會議，而不能舉行代表大會，同時各聯盟的決議、活動、負責人員和刊物都受中

① 見1920年5月15日“共產主義勞工”（共產主義勞工黨機關報）。

央執行委員會的直接控制。代表大會規定黨的基層小組人數不得超過十人或少於五人。

1920年7月，共產黨在紐約市也舉行了代表大會（也是“地下”的），共到代表34人。大會代表對最近促使共產黨分裂的“統一”過程甚為憤慨，他們嘲笑新成立的統一共產黨是“統一中派黨”。共產黨对党綱未作重大修改。但是，它錯誤地譴責統一共產黨過份強調了黑人問題，因為統一共產黨代表大會曾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單獨的議程來討論。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可以看出：1919年最後三個月，共產黨平均每月繳納黨費的黨員有23,744人，但是到1920年最初四個月里已經下降到5,584人。代表大會開會時黨員人數估計有8,500人。據報告有18%的黨員在“統一”過程中參加了統一共產黨。查爾斯·杜爾巴被選為共產黨的執行書記。

共產國際的作用

共產國際是在1919年3月成立的，到1920年7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①，它已經在積極進行活動了。此後20年中，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在決定美國共產主義政策方面獲得了國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寶貴建議和經驗。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自從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後，美國的左派同其他國家的左派之間，差不多完全斷絕了聯繫。

共產國際是一個高度民主的組織，它的各次代表大會和各種重要委員會都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工人代表組成。它事實上比第二國際民主得多。共產國際的一切決定都是同直接有關的代表團作最充分的討論後才決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其他資本家的代理人說共產國際對它的會員任意發佈命令和指示，這些攻擊不過是當時反共誹謗攻勢的一些例子而已。斯大林在幾年前曾經對這種污

^① 約翰·李德為代表之一，10月11日，代表大會開會後不久，他在莫斯科逝世。

蔑作过答复,他說:“断言美國共產党人‘遵照莫斯科命令’办事那是完全不对的。在世界上你們找不到这样的共產党人,他們会願意違反自己的信念,違反自己的意志,不顧环境的要求,而‘遵照’外來‘命令’行动。如果什么地方真有这样的共產党人,那么他們是一錢不值的。”^① 共產國際是一个有紀律的組織,國際資本主义对它的决定性行动很害怕,但是它的列寧主义的紀律是建筑在貫穿它全部機構的深厚的民主基礎上的。

共產主义的敌人們还荒謬地攻击共產國際,說它派遣“代理人”到各國活动,其中也包括美國。他們把这些代表描寫成为特別陰險的人物。但是就派遣代表到各國这件事來說,共產國際的作法实际上同任何其他國際劳工組織是一样的。这些代表都是兄弟共產党的黨員,他們只是根据共產國際的一般政策和決議,向有关的党提供他們自己特殊的經驗而已。

另外一种愚蠢而無稽的攻击,說共產國際的存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后,便是各國共產党的存在)使苏联得以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共產國際是一个运动,它的基礎是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共產党,它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發展出來的,而社会主义运动至少在苏联誕生75年以前就產生了。

1920年7月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許多总決議,其中有三個是特別重要的。这就是著名的“21点”、殖民地問題、以及根据列寧的著名的小冊子“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制訂的各項政策。

“21点”为共產主义运动規定了在当时緊張革命局势下的國內外的行动原則。它指出,就黨員、領導、政策、报刊和紀律來說,都需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它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共產党应当是怎样一个党以便在当时欧洲迅速开展着的革命斗争中領導羣众。这

^① 見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國工人代表团的談話”,“斯大林全集”第十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3頁。——譯者

些“点”都是些指針而並非硬性的条規。各國共產黨在實踐中，這些“点”都有很大的不同。當時美國的两个共產主義政黨同共產國際只有友誼性的联系，在兩黨終於合併之後，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始終沒有正式批准“21点”。

假如“21点”对右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的話，那末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对“極端左派”的打击也並不輕。這本書对共產黨人中間的形形色色的宗派主義作了毫不留情的打击。在這本偉大的小冊子里，列寧特別反对社会黨双重工會主義的幻想，他舉了一些例証，其中就有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列寧也斥責這一類愚蠢的“左傾主義”，諸如不参加資產階級的國會、不去爭取部分要求、拒絕同小農和其他同盟軍建立戰鬥聯盟、企圖在其他國家中機械地搬用俄國的經驗，等等。

列寧所起草的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也非常重要。它闡明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鬥爭同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之間的联系。它明確地預測了現在震撼着整個殖民地世界的巨大革命鬥爭。

黨完成統一

1920年5月的統一共產黨代表大會雖然沒有完成黨的統一，但是基層黨員繼續要求朝着這個方向前進。統一共產黨的領導方面也加強了它的合併運動。以統一共產黨員畢特爾曼為首的共產主義者統一委員會對兩黨的領導提出了批評，並且堅決主張兩黨立即合併。此外，共產國際也運用了它的影響。共產黨各聯盟的領袖們在黨內強烈的合併要求下也終於讓步了。

因此，在統一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不久，統一的談判就開始。但是進展很慢，在統一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問題上雙方相持不下。共產黨同時堅持各聯盟應當有自治權，此外還說統一共產黨“不夠革命”。1921年1月和2月統一共產黨和共產黨分別召開的代表大會（兩黨都沒有進行公開宣傳），給統一運動增添

了新的力量。經過了頻繁的磋商，共產黨和統一共產黨統一代表大會終於在1921年5月在紐約州渥斯托克召开了。^①

兩黨的代表都是30名，代表大會開了兩個星期。統一共產黨報告有黨員5,700人,667個支部,35種刊物。共產黨報告繳納黨費的黨員有6,328人,報紙19種。兩黨都宣佈在過去幾個月里它們各自發出了傳單200多萬份。

代表大會雖然進行了熱烈的辯論，但是並沒有在兩派之間引起重要的政治分歧。主要的爭執集中在策略問題上，特別是在如何打破黨的孤立以及如何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的著作，特別是他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起了顯著的影響。代表大會在政策上所作的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放棄了歷史性的左傾雙重工會主義。關於這一點，代表大會宣佈說：“經驗證明，‘世界產業工人’和其他類似的團體人為地建立新產業工會的 policy 是錯誤的。”“共產黨譴責革命分子脫離現有工會的 policy。”

這種反對雙重工會的立場嚴重地打擊了宗派主義。但是黨還沒有準備好來吸取新的策略路線的全部含義，特別是沒有了解列寧反對左傾主義的小冊子中所提出的那些含義。它雖然同意了爭取部分要求的原則，但是並沒有對這種要求提出任何綱領。同時，黨在統一代表大會上雖然談到了要同被剝削的農民羣眾合作，但是也沒有在這方面制訂任何實際的統一戰綫政策。當時它也沒有領會要支持建立勞工政黨的運動。至於在黑人問題上，它很少以至於沒有什麼進步，這個問題黨綱里是沒有的，只是宣言里提到。但是儘管有這麼多的缺點，大會的工作——特別是在放棄雙重工會這一點上——對於發展美國的健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羣眾政策而言，顯然是前進了一大步。

黨的結構在這次統一代表大會上引起了嚴重爭執。爭執的焦

① 關於代表大會進行情況見1921年7月號“共產黨人”。

点是各联盟的地位。最后双方妥协，规定各联盟受党的一般控制，但是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今后各联盟可以召开会议，但不能召开代表大会；它们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般监督；它们的成员直接向党缴纳党费。两党合并后称为美国共产党，总部设在纽约。鲁登堡被选为执行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建议由九人组成，现在扩大到十人，两党各有委员五名。

代表团欢天喜地，完成了这个会期很长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代表大会的艰巨工作。在热情洋溢的代表大会的气氛里，“党的界线融化了。分离多年的同志们互相握手拥抱；代表们在连续开了48小时的紧张会议之后，提起了精神高唱国际歌。”^①

共产主义力量的汇合

过去的社会党左翼现在组成了共产党。它加强了本身的团结，发展了美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并且吸收了其他英勇派系。这首先就是“世界产业工人”。共产党一开始就努力争取这个富于战斗性的团体的成员。1920年1月，共产国际特别写信给“世界产业工人”，批判它的工团主义幻想，并且向它伸出“兄弟之手”。它的很多卓越的领袖都转向共产党，其中包括威廉·德·海伍德、乔治·哈迪、阿特·希尔兹和罗伊·布朗等人。迟几年入党的伊丽莎白·葛莱·弗林也是从“世界产业工人”来的。海伍德说，“美国共产党合并之后，我马上成了党员。”^② 他因反对战争被判处了20年徒刑，曾带病逃到莫斯科避免监禁，1928年他死在莫斯科。

1920年，“世界产业工人”执行局正式表示支持共产国际。但是它的大部份领袖都反对共产主义，因而终于拆散了它同共产党的接近。1921年春，“世界产业工人”派了一个代表参加莫斯科的第

^① 见1921年7月号“共产党人”。

^② 见伊·格·甘姆布斯“‘世界产业工人’的衰落”1932年科罗拉多州丹佛版第75页。

一屆赤色工會國際的代表大會。“世界產業工人”听取了它的代表乔治·威廉斯關於大會情况的報告（報告的內容成見極深），對大會表示不滿，“世界產業工人”因此決定不參加這個新的勞工國際。同歐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工團主義組織一樣，“世界產業工人”傾向於那時正在組織中的所謂柏林工團主義國際。可是，“世界產業工人”的工團主義傾向雖然如此強烈，它的很多成員却參加了共產黨。甘姆布斯說，“也許，由‘世界產業工人’跑到共產黨的成員，有2,000人之多”。^①

社會勞工黨黨員參加共產黨的寥寥無幾。其中有波里斯·萊恩斯坦、卡勒布·哈里遜等人。社會勞工黨被德利昂的宗派主義教條浸透了，完全不能了解俄國革命和它對世界工人運動的深刻意義。社會勞工黨斥責俄國革命是“早熟”的，而且嘲笑共產國際“不過是馬戲團的噱頭”。^② 社會勞工黨不久就墮落成為瘋狂的反共仇蘇的集團。

共產主義運動在紐約黑人里面的成長，是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發展，這就是共產黨黨員今後最重要的一個來源已經開始出現的信號。這主要是圍繞着“信使”報進行的。這份報紙本書後面還要談到，它是1917年創刊的，創辦人是一些黑人知識分子和工會運動者，其中有阿·菲利普·倫道夫、昌德勒·歐恩、里查德·布·莫爾和西里爾·布里格斯。

“信使”得到許多社會黨領導的工會的支持，基本上執行左派的路綫。它反對戰爭，支持俄國革命，贊成擁護勞工和黑人的積極的戰鬥政策。在1919年社會黨分裂的期間，“信使”的編輯部也分裂了，左派編輯布里格斯和莫爾辭了職。倫道夫留下來了，把它改成典型的右翼社會黨報紙。1925年，它終於變成了新成立的臥車搬運工人兄弟會的機關報。“信使”報集團出了好幾個先驅共產黨員。

① 見甘姆布斯“‘世界產業工人’的衰落”第89頁。

② 見1926年紐約版“社會勞工黨和第三國際”。

青年也是共產主義者匯集力量的來源之一。造成社會黨分裂和共產黨成立的那些重大事件自然引起了社會主義青年的反應。1913年4月，社會黨在各大學社會主義者協會做了幾年籌備工作之後，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916年，青年團已經有了150個支部和4,000名團員。它出版“社會主義青年”和進行教育與社會方面的活動。^① 在戰爭時期，這個傾向左派的團體舉行了很多反戰集會，進行了很多反征兵的宣傳。

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領袖對俄國革命和戰爭所採取的出賣態度，在社會主義青年團里面和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其他組織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919年5月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就表現了這種左傾情緒。大會通過決議，譴責第二國際和擁護第三國際。社會黨於1919年9月分裂後，社會主義青年團接着在12月召開了特別代表大會擁護左派的要求。這樣，它就成了一個獨立的組織，聲明擁護正在改組為青年共產國際的青年社會主義國際。在帕麥爾摧殘勞工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時期，獨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解体，喪失了全國組織的性質，只剩下了一些地方組織。1921年12月，工人黨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席威廉·弗·克魯斯加入工人黨，許多團員參加了成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2年4月，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地下”舉行了代表大會，宣告成立。1922年5月，當時許多青年集團組成了青年工人聯盟。^② 領導人是哈里·甘尼斯、約翰·威廉遜等。

婦女社會主義戰士對於1919年社會黨的解体和共產黨的成立也起了重要作用。她們大多數人參加了新成立的黨，或者成為它的積極同情者。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勞工黨的成立代表大會上，都有一些婦女代表。最卓越的先驅女共產黨員中有埃拉·里夫·布盧爾、安尼塔·惠特尼、瑪格麗特·普里維、克特·塞德勒·

① 見特拉騰堡編“美國勞工年鑑，1916年”。

② 見海倫·艾利遜和卡爾·溫脫未發表的手稿。

格林哈尔夫、罗斯·帕斯托·斯托克斯、霍尔登斯·艾利遜、莎迪·范文、金内特·佩尔、罗斯·沃尔蒂斯、瑪格丽特·克隆本、罗斯·巴隆、貝基·布海、多拉·利弗希茲、克拉拉·博迪安。

共產黨黨員的另外一个重要來源是工会教育同盟。工会教育同盟是工团主义同盟和國際工会教育同盟的繼承者，1920年11月在芝加哥成立。全國鋼鐵工人大罢工失敗之后，支持这个运动的芝加哥積極分子比过去更深切地感觉到有在工会里組織“積極分子少数派”的必要。同盟里也有加拿大的工会运动者。

工会教育同盟並不是肯定的工团主义者，这同它的前身工团主义同盟和國際工会教育同盟不一样。它的盟員和領導都受了偉大的俄國革命和列寧的著作的決定性的影响。芝加哥的工团主义集团不僅反对工会运动中的龔柏斯主义，而且也反对社会党的右翼机会主义；因此，列寧的著作对他們影响之大，正像对其他的工人積極分子一样。这个集团反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傾向逐漸消失，他們積極参加了建立劳工政党的运动，芝加哥便是这个运动的全國中心。他們迅速地朝着馬克思列寧主义前進。1920年，工会教育同盟同共產黨之間的主要隔閡是在工会問題上的分歧，工会教育同盟坚决反对双重工会主义，共產黨却依然拥护。可是，到了1921年1月，列寧的小冊子“共產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美國出版，这才消除了这个障碍。从那时起，双重工会就不再成为共產黨的政策了。工会教育同盟主席威廉·福斯特在列寧的影响下，思想上起了革命的变化，他曾应邀参加1921年7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工会國際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明确地斥責了双重工会主义。1921年夏季，福斯特和其他一些工会教育同盟的活动分子参加了党。这就給党帶來了一大批積極的有經驗的工会运动者，如傑克·約翰斯頓、傑·福克斯、約瑟夫·曼萊、戴維·考茨、塞姆·漢穆斯馬克，等等。但是工会教育同盟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廣泛的統一戰綫組織，它的成員一般都是左派和進步分子。

第十三章 工人党

(1921)

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是資本主义的瘋狂反动的年代。本書在下章將詳細論列資產階級的这种攻势。在这个时期，美國發生了很多次艰苦的罢工斗争、無数起的“种族騷动”和一些誣陷劳工的案件。工人运动進行着生死存亡的斗争。1920—21年間的嚴重經濟危机使得階級斗争更加尖銳起來。在这个时期，三K党空前發展，自称拥有會員500万人。共產党要在这样偉大的階級斗争里起重要作用，就必須在当时环境許可下尽可能進行各种各样的公开活动。兩個“地下”的共產主义政党在1921年5月代表大会上的合併是朝着这个方向迈進了一大步。

但是要使党完全公开活动並不是一个小問題。事实上党花費了此后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才完成這項独特的任务。当然，党的基本困难就是要在資本家当时所發动的反动攻势之下來進行羣众工作。在这种具体情况下还很少有什么共產主义的經驗可以作为指針。的确有些被資本家的恐怖手段逼到地下去的共產主义政党，在革命高潮到來的时期取得了合法地位。1905年和1917年3月俄國革命中的布尔什維克党，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尔干國家的一些共產主义政党都是很顯著的例子。稍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於希特勒的崩潰和工人階級革命运动的高漲，很多欧洲國家里都發生了同样的情况。但是像在美國当时那种極端反动的情况下共產党取得合法地位的例子，即使不是完全沒有，却也很难找到。

党在当时資本主义反动逆流下要取得完全公开的地位，除了这些客觀困难以外，还有一些主觀的原因加重了这个任务的困难。

那就是仍然在党内流行的宗派主义，也就是在当局暴力压制之下，那种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而只是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结果就是默認党的“地下”地位，認為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不合法状态是当然的、必要的。同时左派的非美国籍公民的外來工人时常遭受任意驅逐出境的打击，他們需要一切可能的保障，以免遭到殘酷的反动統治的毒手，这种情况也就加强了那种对不合法状态的錯誤看法。

美國劳工联盟

共产党是民主的主要维护者，它一貫尽可能地進行公开活动，來最有效地向群众宣傳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美国共产党在这个惨淡經營的时期所采取的基本方針。党不顧各种野蛮的迫害，竭尽所能为自己爭取言論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两項当时流行的民主权利。它的努力終於成功了。

然而，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緒使党失去了許多群众工作的机会。1921年5月共产党代表大会正确地指出：“党能够而且必須更廣泛和更有效地利用合法的途徑。我們的合法活动一貫是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掌握之下，必須予以擴大和加强。”^① 根据这个決議，工人同盟在紐約市成立了，並且推举了候选人参加1921年的秋季选举。当地选举委员会企圖取消这些候选人的資格，理由是他們有的坐監，有的被控告，但是这种企圖被击败了。党也开始公开積極地参加当时一些地方性的政治斗争。

但是，党走向完全公开的第一个組織步驟却是成立美国劳工联盟。这个組織是1921年7月在紐約市的一个公开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起初具有暫时的性質。参加代表大会的有15个团体，其中包括爱尔兰裔美国劳工同盟、全國保障委员会、芬蘭裔社会主义者联盟、劳工俱乐部联合会、美国自由基金会、烏克蘭裔工人俱

^① 共产党代表大会會議錄，見1921年7月“共产党人”。

乐部、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馬克思主义教育同盟、匈牙利裔工人联合会。美國劳工联盟代表大会选举埃尔默·勒·艾利遜为書記，並且在西第13街201号設立了总部。

联盟宣佈它的宗旨是“通过一个中央机构來团结國內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有不滿情緒的廣大的‘左翼’力量，並且把它們环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集合起來。”^① 美國劳工联盟后来又比較具体地指出，它“認為美國有覺悟的工人組織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时机已經成熟了，它宣佈在不久的將來要召开一个全國會議來組織一个这样的政党”^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國劳工联盟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同工人理事会取得協議。

工人理事会

1919年社会党的大分裂產生了兩個共產主义政党。社会党分裂之后，党内还有一些反对派期望把它变成一个工人階級的政党。这个反对派的領袖是伊·路易斯·英格达尔、亞歷山大·特拉騰堡、威廉·克魯斯、瑪格丽特·布·普里維和姆·欧尔金。一些中間分子也跟着他們走，其中包括薩盧茨基等人。1919年共產党成立后，左派分子沒有立即率領支持他們的黨員脫离社会党，这是嚴重的錯誤。

在1919年9月社会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这派人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決議，有条件地（原來是無条件地）申請参加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嚴厉地拒絕了这种請求，指出“美國社会党不是工人階級的政党，它只是美國資產階級、也就是美國帝國主义的附屬品”^③。在1920年5月社会党紐約代表大会上英格达尔—特拉騰堡这一派又一次遭到了挫敗，虽然特拉騰堡在同希尔魁特競选國際書記时獲得了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派拥护代表大会

① 見1921年8月6日紐約“劳动者”。

② 見1921年9月30日芝加哥“劳工呼声”。

③ 見1920年“共產黨人”（統一共產黨）第十期。

提名当时在獄中的德布斯为总统候选人，但是維克多·柏格贊成提名霍安，因为他認為沒有一个美國人会投票选举一个坐監的人。在代表大会里，这一派以“爭取参加第三國際委员会”的名义來進行活动，为了在社会党党内進行宣傳，这个委员会在大会之前就成立了。1921年5月他們还成立了工人理事会，这在当时是一个起作用的政治組織，据称得到了犹太人、芬蘭裔和捷克裔各联盟，德裔工人教育协会以及意大利裔联盟一部分人的支持。他們也得到全国各地贊成参加共產國際而仍然留在社会党里面的說英語的党员的支持。1921年6月，社会党在底特律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宣佈反对共產國際、反对無產階級專政、反对羣众行动。

这样，工人理事会派才脫离了社会党。他們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發表了“与社会党告別”这篇文章，他們宣称：“爭取参加第三國際委员会認為再沒有理由留在社会党里了。它相信社会党已經無可挽回地完全失去一个宣傳机构的作用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的作用。”^①

在这个时期，社会党除了工人理事会脫离之外，还遭到一連串的損失。最重要的是：1920年12月20日拥有数千會員的芬蘭人联盟退党；1921年9月犹太人联盟退党；在此一星期前，波希米亞人联盟以十票对一票的比例决定退出社会党^②。从1920年到1922年，社会党的党员从27,000人減到11,000人。

1919年到1921年間，社会党党员大批退党，結果几乎只剩下德布斯一个著名的“左派分子”留在党内。这位一度为左翼奋斗的战士，当初是何等卓越的社会主义宣傳家，現在却不能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進，真是一幕悲剧。1919年初共產主义的大分裂正在發展的时候，德布斯默然無言，对社会党内这种基本冲突，毫不表示立場。他虽然拥护俄國革命，但是由於他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偏見，他顯然不懂得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他也不能認識他的那些在

① 見1921年9月25日“工人理事会”。

② 見“美國劳工年鑑，1922—23年”第406頁。

社會黨領導機構里的老同事實在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1919年分裂時期他正在監牢里。戴·卡爾斯納曾經到他家里和亞特蘭大監獄里去看他，後來卡爾斯納說，德布斯對他說“我看不出工人黨同社會黨之間有什麼區別”，因此建議兩黨合併。據說他還告訴卡爾斯納說：“我已經得出了確定的結論，同過去一樣，我將來的崗位还是在社會黨里”。^①不管他對卡爾斯納說了些什麼，德布斯一直到他1926年10月20日逝世的時候還是留在破了產的社會黨里面。

工人黨的成立

1921年8月，美國勞工聯盟在共產黨的積極支持下，開始成立支部來創設一個新組織。工人理事會是支持這樣一個政黨的，它也為了同樣的目的同時開始了組織工作。10月15日，工人理事會通告召開會議來考慮組織新黨的可能性。美國勞工聯盟和工人理事會接着進行了往復磋商，終於聯合發表了一個組織新黨的共同號召^②。

贊同這個號召的團體有美國勞工聯盟和隸屬它的組織，芬蘭裔社會主義者聯盟，匈牙利裔工人聯合會，意大利裔工人聯合會，猶太工人聯合會，美國工人理事會，猶太社會主義者聯盟和工人教育協會（德國）。這個號召由埃爾默·勒·艾利遜代表工人黨代表大會委員會簽名。

召開代表大會的號召書附了一個原則聲明，參加大會的團體必須贊同這些原則。聲明的內容是：

“一、工人共和國：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政府——美國工人共和國——來領導工人羣眾進行廢除資本主義的鬥爭。

二、政治行動：參加一切政治活動，包括競選運動在內，以便利用這些活動來使羣眾了解我們的主張。工人黨代表當選之後就要

① 見戴·卡爾斯納“同德布斯在特勒豪特的談話錄”1922年紐約版第28—33頁。

② 見1921年12月15日“工人理事會”。

揭露資本主义的假民主，並且协助动員工人進行反对他們的公敌的最后斗争。

三、工会：把劳工組織發展成为向資本主义進行英勇斗争的机构，揭露工人貴族的反动面目，教育工人拥护战斗的工会主义。

四、战斗的党：党应当是一个英勇的和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党，这是用紀律來維護和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党，在代表大会閉会期間，全部权力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掌握。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控制党在政府服务的人員的一切活动。它也应该配合和指導工会里面的党员的工作。

五、党报：党报应当归党所有，它的一切活动都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之下。”

成立新党的代表大会於1921年12月23—26日在紐約东第84街的劳动宫中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150人。除了美國劳工联盟和工人理事会本部派代表参加大会之外，派出有权决定入党的代表來参加大会的最重要的团体还有俄罗斯、芬蘭、南斯拉夫、烏克蘭、爱尔兰、德意志、希臘、犹太、意大利、爱沙尼亞、西班牙、亞美尼亞、拉脫維亞、斯堪的納維亞和匈牙利等語言联盟和分部。另外还有一些团体也派遣代表列席大会，其中如無產者党、左派波蘭裔协会、青年工人联盟、非洲血親兄弟会等。参加代表大会的团体共有成員約兩万人，共出版9种日报和21种週刊。

代表大会开幕时由伊·路易斯·英格达尔致簡短的开幕詞，他对大会的代表們表示欢迎，並且說大会的歷史意义是“为美國工人階級的斗争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欢迎从各团体來的代表說，“他們多年來分道揚鑣，終於走在一起找到了共同的場所來协力在美國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

在以后三天的討論中，大会对原則和策略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取得了協議。唯一重要的分歧是由無產者党的三个列席代表提出來的。他們从狹隘的“左傾”宗派主义观点出發來批評代表大会的

整個綱領，他們說像他們的这样微小的組織就足够作为工人階級的政党了。無產者党后來拒絕參加新党。

新党定名为美國工人党。大会制定了尽早出版机关报“工人报”的計劃。大会选出了一个由 17 人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魯登堡当选为書記，但由於他尙在獄中，就由当选为助理書記的卡勒布·哈里遜任代理書記。全國总部决定設在紐約市^①。

工人党的綱領

1921 年的工人党代表大会是美國共產党發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階段。它完成了簡直是美國一切共產主义力量所長期追求的統一的任务，同时也結束了共產党的創立階段。它結束了几乎只是宣傳社会主义的階段，使这个新党走上羣众工作的开端。它提出了一个当前要求的初步綱領，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左派傳統的宗派主义。它特別標誌着党在公开活动方面走了重要的一步。总起來說，代表大会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同美國階級斗争的特殊环境相結合的問題上有了真正的進步。党的敌人如詹姆斯·奥尼尔之流把工人党的成立和具体綱領的制定解釋为共產党人放棄了列寧主义的路綫。这完全是胡說。党的歷史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的宣傳同工人和人民大众爭取日常要求的英勇斗争結合起來，整个發展都是党在这方面的正常成長的說明。

在左派 30 年的歷史里，第一次有了工人党这样的綱領，其中具有正确說來是最高的綱領和最低的綱領。它並不僅限於举出共產主义基本綱領的要点。同代表大会号召書一起發出的一个文件里已經說明党組織的主要原則。这些原則（見前）用簡明的詞句說明了党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但是並沒有像以往的共產党代表大会那样，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規定党的总的远景和战略的細

① 關於代表大会的會議錄，見 1921 年 1 月 14 日“劳动者”和“美國劳工年鑑，1923—24 年”第 159 頁。

節方面。

在这方面，綱領宣称：“工人党將勇敢地保衛工人並为廢除資本主义而積極進行斗争”。代表大会也热烈地支持俄國革命，認為俄國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工人共和國的时代”。它还要求美國承認苏維埃政府。綱領具体分析了美國所处的國際环境和美國帝國主义的一般情势，从而規定了羣众实际斗争的方向。

工会問題几乎佔了整个綱領篇幅的一半。綱領論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領袖們在当时的資本家的攻势中無恥地背棄工人，接着就号召所有的工人都要按照各自的行業來参加工会，在工会中組織左派工人少数派，爭取制定战斗的綱領以及解除反动工会領導的职务。綱領譴責双重工会，譴責各种毀滅旧式行業工会的想法。它支持各工会合并成为產業組織。

對於黑人这个重要問題，以往是遭到忽視的，这次也有了很大的進步。綱領在“种族問題”这个項目中，分析了南部黑人受压迫的歷史，随后指出：“工人党要支持黑人的解放斗争，並且要帮助他們爭取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它要对他們指出，黑人工人的利益同白人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它要努力制止有組織的劳工隊伍中对黑人的歧視政策。它的任务是徹底摧毀使黑白工人彼此隔絕的种族歧視的壁壘，並且要把双方結成一个革命力量的坚固联盟，來推翻他們的共同敌人。”虽然这个綱領还没有把黑人問題看成民族問題，但是它已經是美國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个問題上所作出的最進步的決議了。

關於青年問題，綱領規定“工人党的中央执行委員會指派一个臨時性的全國組織委員會來合并一切現有的英勇的青年工人組織，在一切可能的地区建立新的組織，並且進行各种筹备工作來召开一个全國代表大会，以便团結这些力量，並且正式成立美國青年工人联盟。”根据这个決議，於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代表大会，青年联盟也成立了。

另有一項決議指出“工人党承認必須加强斗争來改善妇女的

境遇，並且團結她們同工人階級的其他部分一同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黨要採取主動，來組織和領導婦女進行鬥爭。代表大會也保證支持農業工人。它譴責關於蒙尼、比林斯以及薩柯和范齊蒂的誣陷案，它號召工人們起來為爭取釋放他們而鬥爭。在強大的人民羣眾的壓力下，哈定總統釋放了德布斯。代表大會向他致意說：“我們愉快地歡迎你〔從獄里〕回來，並且熱烈地希望你不久能重新投入美國工人階級的行列，參加他們的解放鬥爭。”

在議會活動這個問題上，綱領雖然贊成參加選舉和參加美國的一般政治生活，但它認為議會活動只是揭露資本主義和宣傳社會主義的一種方法，在這點上仍然強烈地表現了傳統的“左傾”宗派主義的跡象。綱領為選舉和其他方面的工人鬥爭所規定的部分要求也是完全不夠的，並且根本沒有提出一個日常鬥爭的全面綱領。黨那時候也還沒有採取任何步驟來參加美國工人階級廣大羣眾的政治活動——勞工政黨的活動。

工人黨爭取民主權利

1920年1月殘酷的帕麥爾大搜捕剝奪了工人黨兩個前身組織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民主權利，因此工人黨的成立，是共產主義運動爭取民主權利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這種進展也曾經引起共產黨的嚴重分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三個委員相信這樣的理論，說共產黨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里有處於“地下”的必要，他們認為工人黨的存在本身就會在綱領上和組織上取消共產黨。因此，他們直截了當地反對建立工人黨，並且為了堅持他們自己的觀點進行了派別鬥爭。黨想了一切辦法來解決這種紛歧，但是沒有結果，於是就在1921年11月2日開除了這個反叛集團成員的黨籍。

1922年2月3日，這個被開除的集團以新英格蘭工人保衛同盟名義，發出定期2月18日在紐約市召開全國會議的通知。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美國勞動者同盟，同盟採取了“左傾”路線，極力

反对新成立的工人党。新党在紐約設立总部，出版机关报“工人挑战报”。劳动者同盟的盟員甚少，大部分集中在紐約区，但它自称有盟員5,000人。該組織在1922年8月布里奇曼共產党代表大会上宣告結束，全部盟員差不多都回到党内。

1921年12月工人党成立之后，为共產党爭取实际的民主权利的斗争就迈步前进。1922年8月中旬在密执安州布里奇曼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把这个問題作为中心問題。但是，由於考慮到资本家在战后对整个工人运动的不断的进攻，代表大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不取消党的“地下”状态。当时党内的派別有由卡特菲尔德等所領導的多数派，綽号“笨伯集团”，有魯登堡所領導的少数派，被多数派称为“取消派”。^①

政府並沒有放棄它的使党非法化的企圖，正当8月22日党代表大会討論終結和准备散会的时候，联邦調查局和密执安州的特务人員闖進了会场。17位代表遭到了逮捕，以后又有40位代表被監禁。他們的罪名是違反密执安州的反工团主义法，也就是說“非法集会”。这是党为爭取基本的民主权利、以便向美國人民自由地提出自己的綱領而進行的一个長期的合法斗争的开始（見下章）。

但是当局使用非法的武力和暴力來剝夺党的民主权利的那种情况正在改变。当时的一般政治局势已經有所轉变（見以下几章），资本家向工人階級进攻的方式沒有以前那么暴虐了。因此，实现党完全公开的目标的时机已經來到。1923年4月7日，共產党宣佈同工人党完全合併。共產党被野蛮的帕麥尔大搜捕打入“地下”的階段，在29个月之后至此結束。工人党在1925年的代表大会上，更名为“工人（共產）党”，最后在1930年的代表大会上，又改名为“美國共產党”。共產党贏得合法的言論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乃是美國民主力量的一个重大勝利。

^① 關於“笨伯集团”和“取消派”的綱領，見1922年7月“共產党人”。

第十四章 共產黨人和資本主義攻勢

(1919—1923)

几个年輕的共產主義政黨剛一成立，就遭到僱主們異常惡毒的進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資本主義體系受到了永遠不能復原的創傷，而美國帝國主義，正如我們已說過的，却在戰爭中成了這個體系里的首屈一指的強國。資本主義陷進無可救藥的日深一日的世界總危機。大戰的結果，在壟斷資本加緊控制之下的美國，更加富裕，更加集中，成了一個強大、驕橫和反動的國家。美國在草擬凡爾賽帝國主義條約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是接着它却拒絕參加國際聯盟，以便保持它自己的完全的行動自由。美國先後用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①控制了歐洲戰敗國大部分的經濟生活。九國公約鞏固了它在太平洋區域日益增長的權力。它運用“門戶開放”政策來攫取被戰爭割裂了的中國。在拉丁美洲，它發動積極的貿易和政治攻勢，蹂躪拉丁美洲人民，排擠它的衰落的帝國主義對手英、德兩國，來加強它自己對這個龐大地區的控制。

反動氣氛正在孕育着不久就會在歐洲產生的法西斯主義，在這種氣氛的鼓舞之下，華爾街一方面感覺到美國所處的資本主義世界頭等強國的新地位，另一方面又害怕俄國和歐洲其他各地工人的革命精神，於是就着手摧殘美國的英勇工人的組織。這樣，在戰後的頭四年中，就展開了美國歷史上最激烈的反勞工運動。

這是對勞工運動的一切方面的攻勢，而它的主要目標却是想挖掉各工會的心臟和毀滅新生的共產主義運動。在大戰時期，雖

^① 這是華爾街旨在挽救歐洲資本主義的計劃。

然勞聯和鐵路兄弟會的上層領導居心不良，工人們在許多工業地區却仍然爭取實現了八小時工作制，並且設法把工會運動伸進了“開放工廠”的禁區里和托辣斯化的產業里去。最重要的進展是在鋼鐵、鐵路、採礦、海運、肉類包裝、木材和紡織等部門。因此，壟斷資本就想把工會趕出這些前哨陣地，甚至於想把它們趕出戰前的陣地。事實表明，資本家這種做法正好是他們在戰時所叫嚷的“保衛世界民主”這個口號的一個諷刺。他們要請工人們嚐一嚐華爾街商標的民主的真正味道。

美國的大資本家處心積慮摧毀工會運動，而代之以它自己的反對工會的“開放”工廠制度和公司工會制度。公司工會是1886年伊·克·巴葉爾所首創，1900年之後開始發展。^①第一次大戰結束的時期，五金業、鐵路和托辣斯化工業里已經有了250個公司工會。一般說，僱主們建立這些公司工會的目的，是要阻止工會的發展。他們戰後的計劃是要儘快地擴展這種有毒的制度，從而使工會運動實際上失去作用。美國的大資本家領先組織了這種僱主控制的工會，隨後才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充分發展了這種法西斯式的工會。^②

大戰剛剛結束，僱主們就開始了反對工會的運動，但這個運動認真地發動起來卻是在1919年9月鋼鐵工人大罷工的時候。1919年10月，威爾遜總統召開了全國工業會議，據說要調整工業的驚濤駭浪的局面，這次會議明顯地表明了資方的攻勢。到會的大工業的獨裁者不僅拒絕解決當前的鋼鐵罷工問題，而且實際上向全體有組織的勞工宣戰。美國鋼鐵公司首腦、蠻橫的加里法官說過：“工會毫無必要，”這個會議就是根據這種精神來進行的。開放工廠的運動，喊着“美國計劃”這個口號，很快就橫行全國。所有大僱主的團體——全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以及各工業中的許多強大

① 見1925年9月号“工人月刊”。

② 見羅伯特·吳·鄧恩“勞工的美國化”1927年紐約版第127頁。

組織——都参加了这个运动來支持“全國开放工厂协会”。佩尔門和泰夫特說：“到 1920 年秋，全國出現了一个开放工厂的組織網。單是紐約一州，就至少有 50 个積極活动的开放工厂协会。”^①在中西部和西部，这个运动的惡毒情况也不亞於东部工業区。

左翼首当其冲

首先遭到資本家攻勢的打击的是較为先進和英勇的工人。那时的僱主也如現在的僱主一样，他們很明白階級覺悟最高的分子在工人中的战斗作用，因此总要趁早給他們最沉重的打击。資本家們了解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因此特別害怕和仇恨新的共產主義运动。本書已經講过 1919 和 1920 年殘酷的帕麥尔大搜捕对兩個年輕的共產主義政黨進攻和殘暴迫害的情况。兩年多以后，在 1922 年 8 月間，政府襲击在密执安州布里奇曼城召开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这表明它仍然想要扑滅共產黨人。

战时对“世界產業工人”的進攻，不但在战后沒有停止，而且变本加厉。1919 年 11 月 11 日停战紀念日，当美國退伍軍人团在華盛頓州遜特拉利亞城举行遊行的时候，有一羣流氓攻击“世界產業工人”大廳因而發生了武裝冲突，退伍軍人团有三个人被打死了。一位“世界產業工人”的會員因此被私刑殺死，有八位會員被判处 25 年至 40 年的徒刑。这是对整个西部各州的“世界產業工人”進行瘋狂進攻的信号。这一事件的結果，由於共產黨人有了世界的斗争經驗，在战后期間採取了防衛的措施，他們因此保存了自己的組織，但是“世界產業工人”却大半被打得支离破碎了。一部分由於这些進攻，一部分由於沒有學習俄國革命的一般的政治教訓，“世界產業工人”以后就不再是劳工运动中一支真正的力量了。

^① 見佩尔門和泰夫特“美國勞工史”第四卷第 491 頁。

反工會運動

在戰時和戰後的十年期間，工人階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產業工人的數目增加了31.6%。由於大規模生產的發展，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之間的鮮明區分變得很模糊。在北方的工業中，黑人無產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加。由於停止移民入境，外來工人的美國化速度也加快了。這一切就加強了工人們的一致性和團結。

經歷了戰爭和遭受生活費用的飛漲苦難的工人都具有英勇氣概。除了切身的困苦外，他們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東歐工人的革命精神。在1919年間，參加罷工的工人達4,160,348人（這是美國前所未有的）。這種工人的英勇表現，產生了許多次鬥爭，其中有著名的西雅圖（2月）和曼尼托巴的溫尼伯（8月）的總罷工，波士頓警察罷工（9月），20萬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的非正式罷工，以及煤礦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大罷工（9月）。^①

每次罷工雖然都使工人從資方得到一些經濟上的讓步，但是罷工本身都或多或少被蠻橫的僱主們在政府、警察和法院的幫助下所擊敗。聯邦法官安德遜發出禁令，專橫地宣佈煤礦罷工非法，他禁止聯合煤礦工人工會總會的職員從事任何足以促進罷工的行動。約翰·勒·劉易斯因此宣佈停止罷工，發表他的著名的聲明說：“我不能對政府作戰”。可是礦工還是繼續鬥爭，終於訂下了改進生活的合同。367,000人的鋼鐵大罷工，是在恐怖的情況下進行的。整個鋼鐵地區充滿了罷工破壞者、武裝警衛、警察、臨時法警和軍隊。罷工糾察隊員遇到他們馬上就被逮捕。在匹茲堡郊外的廣大的莫朗加赫拿河區（那兒有20萬鋼鐵工人），在將近四個月罷工期間，沒有一次罷工工人的羣眾大會得到批准。罷工終於被破壞了，工會被打垮了。這次罷工一共死了22

^① 關於這一時期罷工的整個情況請參閱佩爾門和泰夫特“美國勞工史”第四卷第434—54頁。按溫尼伯在加拿大。——譯者

人，其中有參加這次鋼鐵工人罷工運動的聯合煤礦工人工會的組織者范尼·塞林斯夫人，她是在賓夕法尼亞州紐肯新頓城慘被鋼鐵托辣斯的打手殘暴殺害的。^①

嚴重的經濟危機的爆發，使1920—21年的罷工更加厲害。這次經濟危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戰時生產轉變到平時生產所遭到的困難以及美國輸出總值從1920年的65億1,600萬美元突然降到次年的37億7,100萬美元。工業生產下降了25%，到1921年10月，失業人數達到575萬。雖然利潤比1913年高出一倍，僱主們卻利用時機把工資削減25—50%，並且加強了對工會的打擊。

工人對於這些削減工資的措施不能毫不反抗，因此1920—21年，發生了許多次鬥爭劇烈的罷工。在這些罷工中，著名的有1920年4月的鐵路搬道工人的“非法”罷工，從芝加哥城開始，逐漸擴展到全國，許多最大的路綫都癱瘓了。領導這次自發性的羣眾罷工的是約翰·格魯諾。這兩年，西弗吉尼亞州各礦區簡直是在進行內戰。1921年5月間，大西洋岸的海員舉行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航運業的罷工，這次罷工後來被僱主用暴力破壞了。1921到1922年間，印刷工人工會也在許多地方領導了一系列的鬥爭劇烈的罷工，1921年，各建築行業工人，特別是在芝加哥和紐約的工人，進行了反對開放工廠制度的艱苦鬥爭。1921年最末一次罷工是在12月，13個城市的45,000名肉類包裝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的失敗使這個產業在全國各地的工會都解散了。

戰後大規模的“開放工廠”的運動到1922年達到高潮。這一年發生了許多次大罷工，其中主要的是新英格蘭紡織工人、煤礦工人和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的罷工。紡織工人大罷工在1月開始。雖然僱主和政府大量使用工賊、法院禁令和軍隊，但是罷工仍然堅持了六個月之久。工人大部分失敗了。

① 見威廉·福斯特“鋼鐵大罷工及其經驗教訓”1920年紐約版。

煤礦罷工是在1922年4月1日開始的，有60萬無煙煤和煙煤工人參加。同往常的煤礦罷工一樣，這次罷工的特点是僱主的打手採取了極端殘暴的手段。但是在伊利諾州赫林城，這些打手們卻沒有吃香。6月間，他們殘殺了兩個罷工工人，於是礦工就動員起來，殺死了19個打手，並且把其餘的都趕走了。結果，當局指控214位礦工犯了謀殺、叛國和通謀罪，但是，這是在工會勢力強大的煤區，政府無法把他們定罪。這次全國性的煤礦罷工的結果是締結了合同，可是這個合同卻沒有包括賓夕法尼亞州西部不屬於工會但是參加了罷工的十萬工人，正如後來所證明的，這是劉易斯的災難性的叛賣行為。

40萬機車車輛修配工廠工人的罷工是1922年7月1日開始的，目的是反對鐵路勞工局接二連三的削減工資的措施。當時哈定政府正在恢復美國的“正常狀況”，聲言要運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來打破這次罷工。列車服務人員各工會在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罷工的時候繼續工作，養路工人工會的35萬會員在預定罷工開始的那一天的前夕退出了罷工，這些都幫助了政府。9月1日，聯邦總檢察長^①道爾蒂根據聯邦禁令，宣佈罷工違法。這些打擊太沉重了，到9月13日，罷工事實上是崩潰了，225,000名左右的工人簽署了投降的合同，這就是所謂巴俄計劃，詳情以後再談。175,000名左右的工人無論在合同方面和工會組織方面，都沒有取得任何成就，就復了工。

總起來說，從1919到1922年這四年劇烈鬥爭的期間，參加罷工的工人有1,000萬人左右。有組織的工人喪失了許多從艱苦鬥爭中得來的陣地。鋼鐵、肉類包裝、木材和航運業中的工會，幾乎全部消滅了。工作條件因而也惡化了。連那些穩固的團體，像煤礦、鐵路、印刷、建築、紡織和服裝等產業工會，也都受到深重的傷害。結果，勞聯的會員人數從1920年的4,160,348人降到1923年

^① 也就是司法部長。——譯者

的 2,926,462 人。這是美國勞工運動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失敗。

勞工的壞領袖

懶惰、昏庸、腐化和反動的勞聯和各鐵路兄弟會的上層領袖，被他們在戰時的資本家朋友的大進攻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們對付這種攻勢的政策是露骨的出賣和怯懦的逃跑。資方進攻的時候，勞聯執行委員會在 1921 年 2 月 23 日召集高級領袖會議，來研究嚴重局勢，“對付失業、反動和布爾什維主義所產生的問題。”這次會議別無良策，只是建議進行宣傳來爭取羣眾的支持。這正像洛爾溫說的，這次會議“簡直不能對各工會提供什麼切實的幫助。每個國際工會必須各自解決自己的問題。”^①

這是在兇惡的敵人面前宣告破產。每個工會的領袖們都設法犧牲別的工會來解救他們自己。這就發生了出賣勞工和進行“工會工賊活動”的慘劇。在鋼鐵罷工中工人被勞聯領袖們恬不知恥地拋棄了。在肉類包裝業方面，勞聯領袖們開除了屠宰工人理事會，並且疏遠了黑人工人，因而造成了把這個產業組織起來的州總工會的分裂。在印刷業方面，當印刷工人工會進行生死存亡的鬥爭的時候，^② 這個產業所有其他的工會都繼續工作，企圖從別人罷工的犧牲中來取得自己的利益。印刷工人下層羣眾發動了罷工之後，反動透頂的領袖伯里却行若無事，派出工賊去頂替他們的工作。1922 年的協定出賣了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十萬沒有參加工會的罷工工人，終於成為聯合煤礦工人工會的大災難。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罷工的時候，工會指派工賊的行為達到了極端卑鄙的程度。當修配工人對公司和政府拚死鬥爭的時候，不僅養路工人工會退出了罷工並同資方單獨妥協，而且四個關鍵性的運轉工會都繼續上班；更糟的是，他們事實上是把罷工工人犧牲了來簽定他們的新合同。因

① 見洛爾溫“美國勞工聯合會”第 204 頁。

② 見 1922 年 3 月“勞工先驅”。

此，一般有組織的工人都吃了一次大敗仗，這有什麼奇怪呢？

在這個危急的時期，基層羣眾和下層幹部都堅持了鬥爭。在大戰中，高級領袖同政府和僱主訂了協定，支持戰爭，停止罷工和停止組織，因此組織工作和罷工運動都是工人自己領導的。舉一個例子說，肉類包裝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大規模鬥爭都是工人羣眾違反上層工會領導的意志自己搞起來的。大戰結束後，下層羣眾繼續發揮他們的主動性來對付僱主的進攻。在反動的上層領袖躲開暴風雨的時候，開展鬥爭的是工人們自己。特別是在“非法的”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罷工、“非法的”鐵路搬道工人罷工、“非法的”印刷工人罷工、賓夕法尼亞州西部未組織的煤礦工人的自發罷工、新英格蘭紡織工人的自發罷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一些罷工中，工人們都表現了這種戰鬥精神和主動精神。

共產黨打破了孤立狀態

各工會的英勇工人被薪給優厚、熱中於資本主義的工會職員所出賣，而在這個偉大的鬥爭的大部分時期，不幸的是沒有有組織的左翼來領導這些英勇的工人。工會教育同盟直到1920年底才成立，一年之後才切實開始工作，共產黨又過於年輕，還不能在鬥爭中發揮潛力。共產黨這時是反動力量沉重打擊的對象，它正在為爭取本身的統一和合法存在的民主權利而鬥爭。

但是，在這個危急的時期中年輕的共產黨運動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還沒有制訂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綱領。它基本上仍然是一個宣傳社會主義的政黨，沒有或很少提出關於局部要求和當前鬥爭的主張。它又特別遭到長期奉行的雙重工會主義政策的阻礙。魯登堡後來說：“1919年的共產黨是站在工人運動之外，它通過鼓動和宣傳，指出必須建立一個革命的政黨來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企圖這樣來吸引工人參加它的隊伍；”“在1919和1920兩年中共產黨是同工會運動隔絕的”。^①

^① 見1926年9月號“工人月刊”。

在这个时期，党的两个分裂部分都参加了一些罢工，例如1919年的鋼鐵罢工和1920年的煤礦罢工等等。但是在参加罢工的时候，它差不多还只是高談革命的目的。例如，鋼鐵工人罢工的时候，加里城宣佈了戒嚴，党却宣言說：“工人必須夺取國家政权……。以工人階級專政來答复資本家的專政。”^①不管客觀情况有多么大的差别，这种說法在理論上講，从長远看总是正确的，但是工人却听不進去，因为他們这时正为建立工会和廢除資本主义制度的每天工作12小时和每週工作7天的制度而進行拚死的斗争。

1921年末，党完成了統一，特别是放棄了絆手絆脚的双重工会政策，改名为工人党的生气勃勃的年輕共產主义运动，这才开始在备尝艰苦的工人階級的斗争中起着真正的作用。正像魯登堡在上述文章里說的：“1921年，党修訂了它的工会政策，採取了在現有的工会里進行工作的正确的馬克思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上的改变的具体表現，就是全力支持工会教育同盟。

在这方面，工会教育同盟的一班積極分子参加了党，他們領導过肉类包裝業和鋼鐵業的偉大組織运动以及芝加哥的其他許多進步运动，他們的实际經驗和在工会里的威信，使党得到很大的好处。这个集团同芝加哥总工会的費茲帕特里克—諾克尔斯領導集团建立了緊密的統一战綫，这个总工会是美國工会运动中的主要進步劳工中心，有會員325,000人，这就增加了工会教育同盟積極分子的實力。

工会教育同盟的早期活动

工会教育同盟是1920年11月成立的，但是一直到1922年初它才成为工会中的一支真正的力量。它的机关刊物“劳工先驅”是1922年3月間創刊的。創刊号發表了同盟的綱領，內容是申斥反动的官僚主义，主張用战斗的政策來代替階級合作，把行業

^① 見1919年10月11日“共產党人”。

工会合併成產業工会，把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採取独立的政治行動，加入赤色工会國際，承認蘇俄，廢除資本主義，建立工人共和國。工会教育同盟的組織形式，是在各行業、產業、地方和區域的工会里建立進步分子和左翼分子的小組，以便實行它的一般綱領，不收盟員會費。工人黨的整個工会力量都被動員起來參加了同盟，同盟大部份的領導人都是共產黨人。

工会教育同盟很受歡迎，它不久就發展成為左翼和進步分子的廣泛聯合陣綫。全國的英勇工人厭惡龔柏斯主義，很快就對同盟的綱領發生興趣。堪薩斯州的礦工領袖阿萊克斯·霍瓦特和勞工黨的全國領袖約·格·布朗都加入了同盟，約翰·費茲帕特里克和埃德·諾克爾斯對同盟採取友善的態度。德布斯也支持同盟，他發表文章說：“依我看來，工会教育同盟是把美國工人正確指引到產業統一的唯一的運動。”^①

同盟很快就在煤礦、紡織、建築、服裝、食品、皮革等等工業里建立了生氣勃勃的地方性的和全國性的組織。1922年12月同盟在芝加哥召開全國鐵路工人會議，各地到會代表共有425人。這個強大運動的領導人是奧托·華格林。在蒂姆·布克的總領導下，加拿大也成立了許多工会教育同盟小組。^②

工会教育同盟幾乎馬上就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強大的影響。在芝加哥，同盟的積極分子查爾斯·克隆本、納爾斯·克賈等人，是反對聲名狼籍的蘭迪斯建築業裁決的125,000工人大示威的主要領導人。在1922年底特律的養路工人工会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很少幾個盟員領導的覺醒了的代表團將工会主席格拉布和他的整個行政機構撤掉，因為他們恬不知恥地出賣了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的

① 見1923年4月份“勞工先驅”。

② 這個時期違反共產黨工会政策的双重工会主義偏向，表現在1921年11月間一羣共產黨人在紐約建立了美國統一勞工理事會。這個組織集合了當時的許多小的獨立的產業工会，但是不久就消滅了。參看1921年11月11日“勞動者”。

罢工。在机器工人工会的全國选举中，連任的威廉·赫·約翰斯頓得 41,837 票，而左翼提名競选主席的工会教育同盟候选人竟得 14,598 票。这个运动是安德魯·奧維加德領導的。在各縫紉行業里，左翼馬上成了重要的力量。

在 1922 年的全國煤礦工人罢工里，工会教育同盟的積極分子召集了大規模的礦工抗議会，結果制止了伊利諾区的联合煤礦工人工会領袖弗蘭克·法林頓簽訂破坏整个罢工的單独合同。在这年的联合煤礦工人工会代表大会上，約翰·勒·刘易斯主張开除阿萊克斯·霍瓦特，因为霍瓦特竭力反对可恥的堪薩斯州工業法庭法，但是由於工会教育同盟盟員同阿萊克斯·霍瓦特採取了联合行动，反对开除的主張就取得了多数票。1923 年初約瑟夫·曼萊和瑪格丽特·考尔阻止了宾夕法尼亞州整个無烟煤区五万左右外國出生的工人脫离联合煤礦工人工会，这个分裂运动的起因是区工会的保守領導突然决定把工会按語言的組織改成按礦区的組織，这样來把工会的控制权轉到操英語的保守派手中去。派特·杜赫和湯姆·麥尔斯科夫是同盟在礦工工人中的傑出領袖。

工会教育同盟盟員在 1922 年全國机車車輛修配工人罢工中尤其活躍。同盟書記兼司庫福斯特旅行全國來加强罢工力量，他在丹佛城的旅館中被科罗拉多州騎士（即州警）綁架，拘留了几天，随后又被劫运，一路經過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兩州，最后把他丢在内布拉斯加州边境上。德布斯打电报給福斯特表示支持。这件事就成了这年秋天科罗拉多州选举中的中心問題，結果原任州長競选失敗，新州長上任后科罗拉多州的騎士制度便取消了。

工会教育同盟發動的羣众运动

工人党的工人階級先鋒政党的作用日益增長，它適應这种情况提出了工人所面臨的三个最基本的問題：行業工会合併成產業工会；建立劳工党；承認苏俄。这些都是当时劳工运动所最迫切需要的。共產党人在各工会里通过統一战綫的工会教育同盟直接鼓

吹這些主張。

同盟全國規模的戰鬥都是圍繞着這三個主要問題進行的。有組織的勞工的領袖在僱主的攻勢面前暴露了可恥的破產，這就引起了廣大羣眾的憤慨，因而大力支持黨在這三個問題上的主張。“不是合併便是滅亡”，“合併工會，建立勞工黨”，“承認蘇俄”，這些口號在1922和1923兩年的勞工運動里，就像野火燎原一般散佈着。工人黨通過它的廣泛的組織和報紙，積極地動員了它的力量來支持這一切鬥爭。

1922年3月19日芝加哥總工會會議以114對37票通過了約翰斯頓和福斯特所提出的一項議案，巨大的合併運動就這樣開始了。反動派在下一次數會上取消這項決議的企圖被102票對14票擊敗。這種情勢令龔柏斯吃驚，4月11日他來到芝加哥，但是他害怕參加芝加哥總工會的會議，於是在摩里遜旅館召集了幾百個御用的工會幹部開會。他鼓吹對市總猛烈打擊，提出了“把芝加哥市總從赤色分子手中奪過來”的口號，然而這項拚命掙扎的建議毫無效果。芝加哥市總堅決贊同合併。

芝加哥市總工會威望很高，因為肉類包裝業和鋼鐵業的大規模的工人運動是芝加哥市總工會主持的，勞工黨運動是它領導的，營救蒙尼和比林斯的運動也得到它的積極支援，而且在反對龔柏斯集團方面它又是素著盛名的，因此它對於合併運動表示了贊助，馬上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全國各地，凡是黨和工會教育同盟有聯系的地方，所有的工會組織都紛紛通過決議支持合併。這個運動像草原上的烈火一樣展開，弄得龔柏斯機構驚惶失措，抵擋不了。當時在艱苦的罷工中，工人羣眾覺得最可恥的是缺乏勞工的統一和戰鬥性的政策，而在合併運動中他們卻找到了這兩件東西。至於上層領導，他們感覺這個運動是對他們的整個腐化地位的致命的威脅。

此後18個月，贊助合併運動的有16個國際工會，它們包括鐵路職員工會、養路工人工會、印刷工人工會、鑄型工人工會、聯合服

裝工人工会、皮毛工人工会、面包工人工会、石印工人工会、釀酒工人工会和屠宰工人工会等等。宾夕法尼亞、俄亥俄、印第安納、密执安、明尼苏达以及華盛頓等 17 州的总工会也採取了同样的行动。几十个大的市总工会和行業工会理事会也都贊成合併，数以千計的工会分会也是这样，單是鐵路方面就有 3,377 个分会贊成合併。蒂姆·布克也报告說：“去年，加拿大各地的每一类的工会差不多都贊助合併的建議。”工会教育同盟宣称 200 万有組織的工人，佔整个劳工运动半数以上，都贊助合併运动，这完全是实話。^①

工人党發动的建立劳工党的运动，也得到工会教育同盟在全國各地的英勇支持，而獲得了几乎同合併运动同样的成績。政府的殘暴政策使工人对政治局势得到了正确的了解。一連串的國際工会以及州的和地方的劳工团体都响应党和工会教育同盟的号召，作出了拥护劳工党的決議，1923 年 3 月，工会教育同盟直接向劳联和鐵路兄弟会的 35,000 个分会發出了对建立劳工党表示意見的全國总投票的号召。^② 尽管这件事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但是 7,000 个分会对工会教育同盟的答复是贊成的，此外贊成建立劳工党但是沒有通知同盟的分会無疑还有好几千个。本書下一章將進一步討論劳工党运动和工人党在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工人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为承認苏俄而進行不断的堅決的斗争。这也是工会教育同盟所担任的一个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在羣众中得到了廣泛的勝利。許多國際工会——包括礦工工会、司爐工人工会、机車司机工会、机器工人工会、漆匠工会和联合服裝工人工会等等以及無数的市总工会都支持这个要求。1919 年，紐約成立了美國劳工促進对俄貿易关系同盟，主席是司爐工人工会的領袖蒂摩西·赫萊，許多工会都参加了。^③ 除了工人党和工会

① 見傑·福克斯“合併运动”1923 年芝加哥版。

② 見 1923 年 3 月号“劳工先驅”。

③ 見亞歷山大·特拉騰堡在 1939 年 9 月份“共產黨人”上的文章。

教育同盟之外，在支持承認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有以約瑟夫·曼萊為首的工會救濟蘇俄飢荒全國委員會和阿尔弗雷德·華格納赫特領導的“蘇俄之友”。“蘇俄之友”成效卓著，數年之間募集了200萬美元來救濟蘇聯的飢荒和作為技術援助之用，當時蘇聯正在為維護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同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敵人進行鬥爭。

在合併工會、建立勞工黨和承認蘇俄這三個不可分割的大規模運動的推動下，工人黨的影響擴大了，工會教育同盟的勢力也在迅速增長。不久以前黨還處在“地下”狀態，單純進行社會主義宣傳，同勞工運動是隔絕的；而這時候的局面對於共產黨人說來，實在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1923年的勞聯全國代表大會

工人黨和工會教育同盟所發動的工人羣眾的大規模運動，同1923年秋天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城舉行的勞聯全國代表大會的官僚集團發生了正面衝突。當共產黨和進步分子所結成的強大反對運動突然出現的時候，勞聯領袖們嚇得神智昏迷，手足無措，而這時候他們已經清醒和整頓起來，完全掌握了局面。參加這個代表大會的幾乎完全是各個國際工會的上層領袖，大會沒有絲毫的民主氣氛。一半以上的有組織的勞工羣眾已經表決支持基本上是新的政策，可是那些騙子領袖毫不理會。龔柏斯這個老头兒坐在司機的位子上，代表們行所無事，摧毀會員的決定，藐視整個基層羣眾的運動。出席大會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會領袖們在這種政策上完全同龔柏斯分子打成一片。這一切罪惡行動都是在反共氣氛中進行的，目的是威脅代表們順從龔柏斯的統治機構的意志。

他們譴責合併運動是“共產主義性質的”，既不許討論也不許唱名表決。他們又說關於建立勞工黨的提案是“非美的”，而蠻橫地加以否決，計贊成的1,895票，反對的25,066票。擁護承認蘇俄提案的票數最多，印刷工人工會的海斯、司爐工人工會的赫萊、鐵路搬道工人工會的斯馬爾特以及機器工人工會的約翰斯頓等等都

發言支持，可是這些意見終究被投票機器埋沒了。這班勞聯領袖所效忠的是他們的資本家主子的利益，因此他們無情地咒罵能使勞工運動生氣蓬勃的綱領，他們的反動政策曾經使得勞工運動幾乎毀滅。大會的高潮是根據當時在礦工工會的菲利普·莫萊的提議，把一位共產黨人代表非法逐出會場所掀起的驚心動魄的事件。

幾種因素湊在一起，使得勞聯的領袖們能夠悍然蔑視基層羣眾的意志。第一，當時的經濟情況有一些改善，老板們對工會的猛烈摧殘也放鬆了不少。第二，出席這次大會的勞聯領袖們提出了一整套階級協調的新綱領，就是“工會同資方之間的合作”（這點以後還要談到），他們把這個政策渲染為一個建設性的和進步的政策。第三，工人黨和工會教育同盟的支持者過於松懈，不能夠用堅毅的組織行動來做廣泛宣傳的後盾。第四，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三個月前工人黨在勞工政黨問題上同它的進步的盟友費茲帕特里克派發生嚴重的分裂，龔柏斯派因此得以利用這種分裂局面來向左翼進攻。波特蘭代表大會是對工人黨、工會教育同盟以及它們在整個勞工運動里的一切朋友和支持者猛烈進攻的信號。

營救被囚的階級戰士

勞工營救工作是工人黨在第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緊張進攻時期很重要的活動。在戰爭時期和戰後的初期，有許多“世界產業工人”案件；有德布斯、魯登堡和許多因戰爭問題被逮捕的案件；具有歷史意義的蒙尼和比林斯案；著名的麥克納馬拉—施密特案以及其他許多案件。反動的威爾遜和哈定政府還先後製造了幾十起蠻橫拘禁和放逐外國出生的工人的案件。黨起初的做法是組織個別營救委員會或者是同這樣的委員會合作來處理每一個案件，後來在1925年6月23日聯合了其他力量，在芝加哥成立了一個有羣眾基礎的統一戰綫組織，這便是國際工人保障會，在這方面工作努力的有伊麗莎白·葛萊·弗林、安娜·達蒙和羅斯·巴隆。保衛

國外出生者理事会也是在同一时期成立的。

1920年5月5日，又在許多玷污美國民主的誣陷案件中加上了一件著名的案子。这就是尼古拉·薩柯和巴托羅麥歐·范齊蒂在馬薩諸塞州被捕的事件。他們都是無政府主义者，都出生在外國，薩柯是个鞋匠，范齊蒂是个魚販。他倆被誣告在馬塞諸塞州的南布蘭特里搶劫15,000美元的工資款項，还槍殺了一个警衛。經過一次充滿最惡毒的反共和民族自大情緒的滑稽審訊之后，就肯定了他們的罪狀，把他們判处死刑。工人黨成了營救他們兩人的斗争中的核心。

这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誣陷案激起了全世界劳工和自由主义分子的憤怒。在此后的七年里，許多城市紛紛举行示威、罢工和抗議运动來反对这种“合法的”殘殺，共產黨人在各地都起了領導作用。然而殘忍的資本家不願放过他們的俘虜，尽管这种控告顯然是冤枉的，各級法院都維持了对薩柯和范齊蒂兩人的原判。1927年8月23日這兩位階級仇恨下的牺牲者終於在巨大的國際抗議声中被处死了。美國的許多城市举行了示威，同样在巴拿馬、馬尼拉、布魯塞爾、哈瓦那、墨西哥、布宜諾斯艾利斯、蒙特利尔、華沙、貝爾格萊德、墨爾本、开罗以及苏联也都举行了示威。在瑞士日內瓦的示威，参加的有五万人。美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門前都站了武裝警衛。在薩柯和范齊蒂受刑后，法國有15万羣众向美國駐巴黎大使館示威，同警察对壘激戰。在波士頓城，25万羣众在傾盆大雨中参加了送葬的行列。^①殘殺薩柯和范齊蒂这件事是資本家万惡暴行之一，工人总有一天会討还这笔血債的。

此外是營救被起訴的57名共產黨領袖，他們是1922年8月間在密執安州布里奇曼城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捕的。劳工營救理事会就是为了領導這項工作成立的。这是一个廣泛的統一戰綫运动，参加它的执行委員會的有尤金·維·德布斯、馬克斯·

^① 見1951年3月28日“民族前衛”。

斯·海斯、罗伯特·姆·布克、約翰·阿·瑞安牧师、約·格·布朗、罗傑·恩·鮑德溫、魯·德·克雷默、弗·菲舍·凱恩和乔治·普·韋斯特。总法律顧問是著名的律師弗蘭克·普·華尔希。这次营救运动得到芝加哥总工会和許多其他城市的工会团体的積極支持。

这次審判在1923年2月間开始，地点在密执安州的聖約瑟夫城。这50多位被告都要求按照本州法律的規定实行單獨審判，法院应允了他們的要求。第一个受審的是福斯特。一共審了三个星期，陪審团表决的时候是六票对六票，罪狀不能成立。第二个受審的是魯登堡，当局这次不得不採取比对福斯特还要毒辣的誣陷手段，很快地就确定了魯登堡的罪狀。他被判处三年到十年的徒刑，罪狀是“非法集会”。各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內都維持这个判決，但是他还没有來得及服刑便逝世了。那时，密执安州当局眼看單獨審判窮年累月，前途毫無把握，因此把整个案件擱置不理。到12年之后，1934年，密执安州的新政派檢察長終於撤消了对被告的起訴。

第十五章 共產黨人和拉弗勒特運動

(1922—1924)

緊接第一次大戰以後的年代中，工人對資本主義進攻的普遍反抗形成了浩大的農工運動，這個運動的高潮，便是 1924 年參議員羅伯特·姆·拉弗勒特獨立競選美國總統。美國基層工人不堪他們的領袖的背叛，因此同他們的階級同盟者建立獨立的政治組織，這是前所未有、而且直到現在也還不曾有過的一次最大的努力。工人黨——當時的共產黨——在這件大事里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過去一世紀半以來，美國資本家控制工人的最厲害的一種辦法是使工人參加資本主義政黨，或者受這種政黨的控制。內戰以後，資本主義統治者的這種陰謀的具體表現便是所謂兩黨制度。幾十年來，先進工人不斷組織勞工政黨，來反抗這種卑鄙的政治控制，但是都沒有什麼成就。他們的失敗有種種原因。基本的原因是：無論在思想方面和在組織方面，工人階級在政治上都還不成熟；工人階級內部不融洽，因為他們很多人的語言、宗教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小資產階級幻想在工人里面經常存在；勞聯興起以來，工會官僚頑強反對勞工黨運動；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是缺乏馬克思主義者的明確的領導，這主要是由於宗派主義的緣故。

緊接內戰後的幾十年里，早期的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犯了不少的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他們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親自指點，大致都奉行了合情合理的政策，參加了初步的工人階級政黨，並且對那些同這種政黨有密切聯繫的農民政治團體進行了合作。列寧寫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社會黨人，不惜任何代

价脱离狹隘的宗派主义，加入工人运动，这样來在政治上喚醒無產階級，因为在19世紀末30多年的期間，無產階級在英美兩國都几乎沒有表現过什么政治独立性。”^① 但是，1890年以后，宗派主义者德利昂結束了这个基本上正确的羣众政策，他認為劳工和農民政党基本上是反动的，工人階級的政党只要有了社会劳工党就足够了。社会党繼續遵循这条狹隘路綫，直到1921年以后，它才开始不把自發的劳工政党运动看作一个勁敌。工人党又承繼了社会党長期敌視劳工党的态度。

1922年，工人党終於站到日益增長的建立劳工党的斗争的前列，断然摒棄了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30年來的反劳工党政策。工人党在國內和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同欧洲馬克思主义者進行了討論，明白了美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發展形态並不同於欧洲大陸。在欧洲，有的工会是在社会党成立以后成立的，有的是同它同时成立的，那里的社会党本身独立發展，有个人参加的黨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綱領，並且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者。可是，在有些國家里，由於一些具体因素阻滯了工人的政治發展，因此工人階級在組織政党之先便組織了工会。在这样的國家里面，工人到了要把政治和產業斗争一同進行的时候，才以工会为主要基礎來建立劳工政党。这便是英國和它的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南非等几个自治領地的情况，美國也是这样。美國的發展大致也是朝着以工会為基礎的廣泛性的政党的方向，只是这里的政治上的阻滯因素的作用還要大一些，因此也就發展得更慢。關於这一点，本書第三十七章還有進一步的交代。工人階級这种政治發展的总的方向和劳工党在这种發展中的作用，是後來才由斯大林指出來的，在这以前有許多年，美國馬克思主义者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的。

到了1922年，工人党开始明白，工人要脱离兩党制和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支持劳工政党具有異常重要的意义。这样，党就离开

^① 參看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8頁。

宗派主义，朝着廣泛的羣众工作走了一大步。1922年12月，工人党在紐約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年5月的決議，大会代表宣布說：“工人党贊成建立一个劳工党，建立一个对一切資本主义政党保持独立的、对抗的工人階級政党。工人党要尽一切力量來促成这样的政党，並且要达到作为一个独立單位参加这个政党的目的。”^①他們还說：“真正的劳工党沒有工会参加便建立不起來，这个政党还必须容納受剝削的農民、佃農、和農業工人的团体。”^②

这个时期的政局對於建立劳工党是順利的。美國工人經歷了大資本家極端兇惡的進攻，举行了一連串的猛烈罢工。威尔遜的“自由主义”已經使他們的幻想大部分破滅，哈定牌的反动政治又当然不是他們所能接受的。此外，龔柏斯式的領袖們已經在战后的整个斗争里大失人心，再也不能阻擋工人階級独立政治行动的高潮。还有，35年以來，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在工人党和工会教育同盟里切实進行着建立劳工党的斗争。因此，工人也就断然轉向独立的政治行动。

拉弗勒特运动的發展

羣众政治組織运动的四条洪流，最后匯集成为支持1924年拉弗勒特競选总统的力量。这些洪流是：（一）1918和1919年芝加哥、紐約、桥港和其它城市發展的地方劳工党，以及在伊利諾、康涅狄格、密执安、犹他、印第安納和宾夕法尼亞等州發展的劳工党。芝加哥市总工会是这个运动公認的領導者。（二）不分党派同盟，这是1915年成立的共和党的左翼，領導人是前社会党組織者阿·普·唐萊。同盟自称在1918年有會員188,365人。同盟集中在南北达科他州；中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州的農民党松弛地聚集在它的周圍。

① 見1923年2月“解放者”查尔斯·埃·魯登堡文。

② 見宾姆巴“美國工人階級史”第318頁。

(三) 1918年成立的四十八人委员会，領導人是伊·阿·赫·霍普金斯。这是一个广泛的小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团体。(四) 普朗姆计划运动，这是1919年組織的。領導人是机車司机工会的首領華倫·斯·斯通和机器工人工会首領威廉·赫·約翰斯頓。这个运动的基础是16个鐵路工会，綱領是“鐵路國有，民主經營”。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后來也支持拉弗勒特。

1919年11月，各州和各地方的劳工党在芝加哥开会，合并成为全國劳工党。芝加哥的工会教育同盟前身組織積極参加了这次运动，全國劳工党的全國書記約·格·布朗后來加入了工会教育同盟。1920年，全國劳工党又在芝加哥同四十八人委员会和一些州農民党合并，成为農工党，書記还是布朗。芝加哥的左翼分子在这次會議里很活躍，在領導分子們动搖的时候，兩大集团合并的成功实际上是左翼推动基層羣众的結果。農工党要求拉弗勒特做它的1920年的总統候选人；但是拉弗勒特却嫌農工党的綱領“太激進”，“左翼分子”又反对拉弗勒特的白人沙文主义。結果比較不知名的派萊·派克；克里斯坦遜就被提名为候选人，得了約30万票。

拉弗勒特运动發展的下一个大的步驟是1922年2月普朗姆计划运动改成“進步政治行动會議”。會議在芝加哥城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除16个鐵路工会的代表之外，有礦工、縫紉業工人、九个州总工会以及其他工会团体的代表，还有全國農工党、社会党、不分党派同盟、各州劳工党、全國天主教福利理事会、美以美社会服务联合会等等組織的代表。他們共計代表250万人。可是會議避开了建立劳工党的問題，只是决定各州採用各自認為适当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动，可以留在旧党里作为少数派進行工作，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政党進行工作。約·格·布朗和莫里斯·希尔魁特是全國組織委员会的委員。

1922年12月，進步政治行动會議在克利夫蘭又开了一次会。在會議上建立独立的劳工党的問題被突出地提了出來，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建立劳工党的提案終於以52票对64票遭到否决；費

茲帕特里克領導下的農工黨因此決定退出會議。共產黨人不同意他們這種做法，^① 工人黨出席的代表是魯登堡^② 和福斯特兩人。社會黨同反動分子聯合，發表了一個聲明要求拒絕工人黨參加會議。^③ 芝加哥農工黨代表團全體堅決主張魯登堡和福斯特有出席的充分權利。但是工會的保守領袖控制了會議，表決的結果是不接納工人黨的代表。

工人黨和農工黨

同時，工人黨和工會教育同盟在羣眾里面積極開展建立勞工黨的宣傳。工會教育同盟舉行的關於建立勞工黨的全國總投票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全國各地工會都投票贊成工會教育同盟的馬上成立勞工黨的建議。“勞工先驅”報導說：“登在同盟投票記錄上的工會已經佈滿40個州和47個國際工會。成千的工會分會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只有不到一打的分會沒有贊成建立勞工黨。”^④ 芝加哥市總工會的各領導人都贊助這次總投票。

就在這個時期，1923年4月，共產黨召開了特別代表大會，結束“地下”狀態。工人黨現在名義上雖然還不是共產黨，事實上却已經是共產黨了。這年7月，工人黨把它的總部從紐約搬到芝加哥。1923年12月，黨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宣布共有黨員25,000人。

同時，工人黨在全國同費茲帕特里克—諾克斯—布朗集團發展着確定的合作關係。這些市總工會的領導人同芝加哥工會教育同盟的積極分子十年來的合作產生了很多次的成績斐然的全國性運動，現在終於發展成為工人黨和農工黨的統一戰綫。

兩黨協商之後，由農工黨向“一切贊成組織農工黨的經濟政治

① 見“1923年12月工人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芝加哥版第15頁。

② 魯登堡1921年初被捕入獄，1922年7月出獄。

③ 見范恩“美國勞工和農民的政黨”第405頁。

④ 見1923年6月份“勞工先驅”。

团体”發出通知，於1923年7月3日在芝加哥舉行代表大會。工人黨和農工黨的領導委員會對於產生代表的基礎和將來的黨的領導委員會的組織和人數問題都達成了協議，也談妥了準備提出的承認蘇俄和其他的建議。它們還同意，如果大會所代表的工人有50萬，就應當成立新黨。工人黨和農工黨分擔發送大會通知的費用。根據雙方的協議，通知書發給了全國一切工會、地方和州的勞工農民黨、社會黨、社會勞工黨、無產者黨，發起的兩個黨當然也在被通知之列。^① 社會黨謝絕了邀請，但是一般的反應却好極了。這個運動各方面都在發展。

然而，7月3日的大會快到的時候，費茲帕特里克派開始動搖起來，他們對大會的態度顯然冷淡起來了。勞聯斷絕了對芝加哥市總工會的補助費，而且許多傾向拉弗勒特的勢力都在誘導費茲帕特里克和他的集團脫離快要舉行的大會。在這些壓力下，費茲帕特里克和他的集團軟化了。不過他們還是出席了大會，沒有公然推翻他們同工人黨的協議。

聯合農工黨代表大會

出席1923年7月3日代表大會的代表共650名，代表約60萬工人和農民。在這些代表中，共產黨人只佔很小的比例。這個主要由基層羣眾參加的集會，充滿了要求成立聯合政黨的熱情。從一開始，費茲帕特里克派就進行活動，反對大會建黨。首先，他們企圖取消工人黨的代表資格，但是大會幾乎一致擊敗了他們的建議。於是，他們就指使一個很不像話的代表來把大會變成一個單純的諮詢性會議。工人黨黨員、金屬結構工人工會第40分會的代表約瑟夫·曼萊就提出對抗的修正案，建議成立新黨，魯登堡支持這個修正案。

直到大會第三天也就是閉幕這一天的晚上，迷失方向的費茲

^① 見“工人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5—17頁。

帕特里克派才根据自己的意圖提出了一項肯定的建議。他們提議到会的各團體都应当作為獨立的單位加入農工黨，只有革命分子不能參加，這意思指的是工人黨。農工黨的提案說：“允許主張用不合法手段實行政治變革的團體加入這樣的組織……無異自殺……”——這種非難出之於費茲帕特里克急進派之口，實在是有些離奇，因為邀請工人黨參加這次大會的就是這一派，而在不多幾個月前，這一派還曾投票支持魯登堡和福斯特兩人出席克利夫蘭的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的集會。大會終於在羣情激昂的氣氛中拒絕了費茲帕特里克的提案，以500票對40票通過了建立聯合農工黨的決議，這個決議馬上實行了。^① 正像范恩說的，費茲帕特里克派本來打算採取拆台行動，“然而他們號召不到足夠的羣眾。”^② 於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工人和農民當選為執行委員。約瑟夫·曼萊當選為書記兼司庫，總部設在芝加哥。

聯合農工黨的綱領要求“把農業和產業工人從美國統治階級的貪婪的剝削中解放出來，爭取剝削者不讓他們具有的生存、自由和謀求幸福的權利”。這個新政黨要求“一切公用事業和一切交通運輸等社會工具收歸國有”，這些產業應當按照民主原則來管理，逐漸移交給工人和農民的經濟團體。為工人提出的要求是八小時工作制，取消童工，由聯邦規定的最低工資。為退伍軍人提出的要求是支付津貼。為一切城市和鄉村工人提出的要求是建立普遍的聯邦社會保險制度，包括疾病以及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保險。為農民提出的要求是保證耕者有其田，一切貨幣由政府發行和管制，戰債由超額利潤稅償付，緩期償付一切農莊債務。綱領沒有為黑人提出具體的要求。^③

7月3日投票贊成建立聯合農工黨的團體代表約有60萬人——

① 見“1923年工人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19頁；1923年8月份“勞工先驅”。

② 見范恩“美國勞工和農民的政黨”第431頁。

③ 見“美國勞工年鑑，1923—24年”第158頁。

礦工 50,000 人左右、機器工人 10,000 人、縫紉工人 100,000 人、木工 7,000 人、五金工人 10,000 人、西弗吉尼亞州总工会會員 87,000 人，底特律市勞聯总工会會員 14,000 人，布法羅市勞聯总工会 40,000 人、明尼阿波利斯市勞聯总工会 20,000 人、彪特市勞聯总工会 10,000 人。華盛頓、俄亥俄、加利福尼亞、伊利諾、威斯康星以及其他地方的農工黨派共有幾萬人。但是到後來正式參加的時候只有 155,000 人，大半是比較先進的團體^①。總之，聯合農工黨沒有爭取到羣眾。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的吸引力加上費茲帕特里克的分裂——兩者都得到全國反共的、資產階級的報紙的支持——終於阻止了參加代表大會的比較保守的工會加入聯合農工黨。這樣一來，聯合農工黨的力量就逐漸減弱了。

農 工 黨

可是擁護勞工黨的情緒仍然很高，工人黨於是再一次努力來在廣泛的羣眾基礎上建立這樣的黨。這一次是同地位穩固的明尼蘇達州農工黨協力進行的，工人黨同這個農工黨早就有了友好關係。1924 年 7 月 17 日，它們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城召開代表大會來建立一個全國農工黨。參加大會的有 542 位來自 29 個州的主要是代表農民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和聯合農工黨相似的綱領，選出了明尼蘇達州有聲望的機器工人、共產黨員斯·阿·哈沙威做執行書記。大會還提名前伊利諾州聯合煤礦工人工會領袖鄧肯·麥克唐納做即將到來的全國大選的總統候選人，華盛頓州的“西部進步農民聯盟”領袖威廉·鮑克做副總統候選人。

聖保羅大會建立新的農工黨的決議雖然獲得許多人的有力支持，但是傾向拉弗勒特的情緒並不算低，大會因此又決定同進步政治行動會議進行關於聯合支持拉弗勒特競選的談判。工人黨鄙視拉弗勒特，因為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因此對聖保羅大

^① 見“工人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 21 頁。

會聲明說：“工人黨接受拉弗勒特做候選人的唯一基礎是他答應作為農工黨的候選人競選，接受農工黨的綱領，並且同意由農工黨集中掌握競選運動和競選經費。”^①但是拉弗勒特拒絕了這些條件。

7月3日，這時聖保羅大會結束了兩個多星期，進步政治行動會議在克利夫蘭提名羅伯特·拉弗勒特和伯頓·克·惠勒做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這個代表大會至少代表400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分子。勞聯正式支持拉弗勒特，這是它第一次支持獨立的總統候選人。由於共和黨和民主黨既然分別提出了極端反動的卡爾溫·柯立芝和約翰·吳·戴維斯做候選人，勞聯也就無法抵抗基層羣眾要求支持拉弗勒特的壓力。還有，支持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的有各鐵路工會，在1920年的蒙特利爾城勞聯年會上爭論普朗姆計劃的時候，龔柏斯分子的地位遭到這些工會空前慘重的打擊，因此不敢不尊重它們的意志。但是勞聯執行委員會在支持拉弗勒特競選的時候明白表示說，勞聯的行動並不等於“主張獨立政黨運動或者是第三黨。”^②

羣眾支持拉弗勒特的強烈情緒對於剛在聖保羅建立的農工黨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後來大半都投到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的隊伍里去了。農工黨的執行委員會於是取消它的總統候選人麥克唐納和鮑克，認為這是聰明的做法，農工黨作為一個政黨也就從此解散了。工人黨就提名1919年鋼鐵罷工的領袖威廉·福斯特做總統候選人。這是第一次有共產黨人的全國候選名單，是工人階級生活里具有頭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黨的名字登上了13個州的選票，它進行了有力的競選運動。根據不可靠的官方數字，黨參加全國選舉所得的票數是33,316票。

拉弗勒特進步獨立黨人在總統選舉中共獲4,826,382票，約

① 見1924年7月份“解放者”。

② 見洛爾溫“美國勞工聯合會”第225頁。

佔投票总数 16.5%。还有很多选举拉弗勒特的票無疑是被偷掉了。拉弗勒特競選的成績是这么好，支持進步政治行动會議的羣众組織又这样大，因此建立强大的全國性的農工党顯然有了足够的基礎；但是这正是劳联和鐵路工会領袖們所最不願意的，因为它們都同兩個資本主义政党結了不解之緣。1925年2月21日，这些領袖們在芝加哥召开會議，否決了建立勞工党的提案，並且随随便便地就把進步政治行动會議解散了，回到了龔柏斯的“獎友怨敌”的老政策。拉弗勒特競選运动后不久，1924年12月13日龔柏斯逝世，然而他的反工人階級政策却依然存在。

1922—24年这个关键时期的政治局勢虽然有利，但是工人階級不能够脫离兩個資本主义政党來建立独立的羣众政党。这是由於上面所講过的籠罩着工人的在思想方面和在組織方面的弱点，由於工会領袖們和社会党的希尔魁特派的領導的嚴重背叛行为，也由於經濟狀況从1923年起开始大大地好轉。此后的“繁荣”引起了小資產階級幻想在羣众中的复活，並且加强了勞工党的死敌——反动領袖对工会的控制。左翼分子犯錯誤也是勞工党建党失敗的一个因素。

工人党策略上的錯誤

在進行勞工党建党这样的复雜斗争的时候，年輕的工人党急於要帮助工人階級冲出兩党制度这个致命的陷阱來建立勞工党，顯然是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最基本的錯誤是工人党讓它自己同工人和農民支持拉弗勒特的廣泛运动分离。拉弗勒特运动虽然拒絕工人党正式参加，但是党还是可以拿有条件地支持这个运动的候选人作为代价，通过一些羣众团体形成运动的左翼。工人党不参加拉弗勒特运动的基本理由是自己太小，害怕会被这个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运动淹沒，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在这样的工人和農民的廣大运动时期，工人党竟被迫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就是宗派主义錯誤的証明。

工人黨在思想上被拉弗勒特主義吞沒，這種危險也當然存在，而且在工人黨本身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工人黨中央執行委員約翰·佩帕爾對拉弗勒特運動提出了嚴重的機會主義的估價。他把這次運動叫做“美國第三次革命”。他說“革命來到了。世界歷史達到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美國面臨着第三次革命……這個即將到來的第三次革命却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它將是富翁們和被剝削的農民、小商人和工人的革命……。它包括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克倫斯基革命的成分。在思想體系中它將包含傑弗遜主義、丹麥合作社、三K黨和布爾什維主義的成分。”^①當時羣眾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加重了佩帕爾這種傾向的危險性。

當然，任何廣泛的羣眾運動總會有不同的思想體系，有些甚至是反動的，可是像佩帕爾那樣認為勞工和拉弗勒特聯合的運動是代表着“第三次革命”，那就不僅過高估計了它的社會性質和力量，而且也是對美國將來的社會變革性質的錯誤的預測。拉弗勒特運動所代表的是在小資產階級和勞工領袖控制之下的工人、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反對獨佔資本的鬥爭的統一戰綫。要改變這種控制就需要時間、經驗和共產黨人的努力。然而像共產黨人那樣退出這個運動卻是一個政治錯誤。黨應當批判地支持拉弗勒特運動。這樣它就不僅可以對行動起來了的羣眾進行有效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避免黨在此後所處的相對孤立的狀態。

另外一個性質大体相同的錯誤是1923年7月3日黨在建立聯合農工黨問題上同費茲帕特里克派分裂。當時雖然可以看到羣眾支持進步政治行動會議和拉弗勒特競選的強烈傾向，看到費茲帕特里克派的態度是動搖的，但是共產黨人當時堅持建立聯合農工黨——儘管這在形式上符合工人黨和費茲帕特里克農工黨集團在代表大會前的協定——這種做法究竟是不聰明的。工人黨應該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新勞工黨還缺乏堅實的基礎。這個錯

^① 見1923年9月份“解放者”。

誤的結果是聯合農工黨出世就死掉了。後來在1924年6月17日聖保羅代表大會上組織農工黨的行動，也只是重蹈覆轍，犯了原來的錯誤，這個政黨还是不成熟的，而結果還是不能不馬上把這個黨拋棄。

1923年7月3日工人黨同費茲帕特里克集團的分裂所產生的損害特別大，因為分裂擴展到整個工會運動。結果是共產黨人同他們的中間派盟友大部分隔絕了，合併工會和建立勞工黨的運動的政治結合解体了，這種政治結合在早期還進行了援救蒙尼運動、組織肉類包裝工人和鋼鐵工人的運動以及其他的各種進步運動。7月3日左翼同中間派的分裂是幾個月後龔柏斯官僚分子能夠在勞聯大會上橫行無忌、摧殘左翼的基本原因之一。

就政策方面看來，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工人黨開始的時候認識到勞工黨必須建立在廣泛的工會運動上，這是正確的理論。但是，等到參加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的要求遭到拒絕之後，黨的結論便錯了，這個結論認為工人黨和費茲帕特里克集團的左派和中間派的聯合就足夠建立勞工黨了。最後，等到工人黨同費茲帕特里克發生失策的分裂之後，黨又進一步地離開了建立廣泛的勞工黨的正確政策，而單獨進行勞工黨的組織，只同自己最密切的盟友合作。1923年7月3日和1924年6月17日的代表大會以及工人黨的相對孤立狀況，都說明了這種狹隘的路綫是很不中用的。

工人黨內的派別鬥爭

在1922—24年間，勞工黨運動引起了工人黨內激烈的派別鬥爭，這種鬥爭時起時落，一直繼續到1929年。黨內對於爭取建立勞工黨的战略和策略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黨分成了兩大派，在熾烈鬥爭的過程中，各自召開它們的特別會議，並且各有各的紀律，幾乎成了兩個分立的黨。畢特爾曼和福斯特這一派是1924年工人黨代表大會的多數派，黨內大部分工會分子都支持他們，同時他們有着社會黨、“世界產業工人”和勞聯的經驗和訓練。另一方面，

魯登堡和佩帕爾這一派是少數派，差不多都是從社會黨左翼出身，有黨的和政治的經驗，但是他們很少或者沒有干過實際工會工作。他們許多領袖都是知識分子，畢特爾曼和福斯特派也有一些知識分子。但是，對於這次派別鬥爭我們却也不能全部加以否定。從1922到1929年的這次長期的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個逐漸把黨的這些分歧的集團融合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領導的緩慢的過程。

畢特爾曼和福斯特派對7月3日的分裂並不是沒有責任的，他們隨着就承認在組織聯合農工黨的時候是犯了嚴重錯誤，同時要求放棄促成這種錯誤的狹隘的勞工黨政策。他們說，同進步分子分裂的結果使黨在工會中陷於孤立，而他們是工會里的活動分子，因此最能深刻體驗這種情況。他們並認為工人黨繼續維持“左翼”勞工黨造成了黨在財力、人力和威信上沉重的負擔，事實上使黨走向消滅。他們堅持說，勞工黨只應該在有廣大的工會基礎的時候建立。然而，畢特爾曼和福斯特派認為當時並無這樣廣大基礎來組織勞工黨，因此建議“至少暫時”取消建立勞工黨的口號，這樣，他們就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就勢必使黨更加脫離勞工黨運動。他們這個聲明終於使他們喪失了黨內的領導地位。

相反地，魯登堡和佩帕爾派堅決不承認7月3日的分裂和建立聯合農工黨是錯誤的。他們反而替造成這種情勢的整個政治路線辯護。尤其是佩帕爾，他更想出了一套機會主義理論來辯護。他說，勞工黨在初創階段必然是“左翼”的、“階級”的黨；這個“左翼”的勞工黨將會逐漸變成羣眾性的共產黨；各個勞工集團都有組織各自的勞工黨的趨勢，如進步的工會分子、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都會有各自的勞工黨，或者都會努力組織這樣的黨；同費茲帕特里克派建立的統一陣綫反正是投機的，最後總不免垮台。^①

① 關於這兩個主要派別在勞工黨問題爭論上的觀點請參看1924—25年的“工人月刊”和“1925年工人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

關於勞工黨政策的爭執擴展到黨的各項工作，各民族集团和青年工人联盟都卷到斗争里去了。兩派展开了爭奪党的控制权的剧烈斗争。共產國際於是來处理這個問題。經過反复討論，才在1925年初作出了決議，^①決議大意說，畢特尔曼和福斯特派主張把勞工黨这个口号取消是錯誤的，魯登堡和佩帕尔派对勞工黨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太狹隘了一些”。当时派別斗争的特点是兩派都認為自己的立場得到了支持，斗争也就跟着繼續下去。

1925年8月21日工人黨在芝加哥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畢特尔曼和福斯特派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的派別斗争非常緊張。日后成为共產主义死敌的傑·洛夫斯頓，曾一度想使黨分裂。这是在魯登堡和佩帕尔派举行全体會議的时候，代表大会休会來等待这个會議的結果。洛夫斯頓在这个会上提出議案，主張少数派不要再参加大会，这个議案如果通过，黨就分裂了。这个分裂黨的議案幸而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在这次大会上，畢特尔曼和福斯特派受到共產國際領袖季諾維也夫的批評，因此放棄了它在党中央执行委員會里的多数（这是錯誤的）。季諾維也夫的批評完全違反了共產國際徹底民主的程序，他后来因此受到嚴厉的譴責。大会选出了一个“兩派平衡”的中央执行委員會，不久魯登堡和佩帕尔派就成了多数。派別斗争仍然繼續下去。这次代表大会的建設性的重要措施是开除了以洛尔为首的右傾机会主义小集团。此外，还在党的原來名称里添上“共產”字样，成为“工人（共產）黨”。

列寧的逝世

1924年1月21日，苏联和全世界人民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損失，偉大的列寧逝世，他享年54歲。列寧是在歷史上同光輝的卡尔·馬克思媲美的人物，他是非凡的天才理論家、組織者和实际的

^① 見1925年5月29日“工人日报”。

領導者。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說明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後階段；他又在實際建立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擴大和應用了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在政治鬥爭中的領導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思想。他向一切資產階級唯心派思想進行鬥爭。正是列寧，他制訂了一套基本原則來組織堅決的、有紀律的和具有靈活性的共產黨，這是新型的黨，全世界的資本家和他們的御用勞工領袖都害怕的黨。也正是列寧，他向工人指出農民和殖民地人民是革命的少不了的同盟者。列寧在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成就是數述不盡的，而他的最高的成就是他親自領導了偉大的俄國革命，使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世界取得了壓倒一切的勝利，這就用實踐來證明了他的一切工作的正確性。列寧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性著作的得力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目前蘇聯人民的光輝領袖斯大林是列寧最優秀的學生，他又豐富和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是人民的忠誠的兒子，是勇敢不屈的領袖，是 20 世紀的傑出的政治天才。

第十六章 走向黑白劳工团结

(1919—1924)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黑人和劳工运动之间开始了积极合作。这项意义极其重大的运动是由许多因素所促成的。工人党所进行的教育工作和广大的劳工运动左翼对黑人问题所采取的比较正确的态度，都是重要的因素。同时，北方黑人工人数量的大大增加也是很重要的。

1910到1920年间，由南方移往北方的黑人竟有100万之多。南方各州黑人的生活条件恶劣不堪，他们大批设法逃往北方来摆脱这种境遇，虽然北方的情况也好不了太多。这些年里纽约的黑人增加了66%，芝加哥148%，底特律611%，其它城市也有相应的增加。黑人移民都涌进了那些对他们开放的工业部门。依靠工资生活的黑人工人的数目大大增加。根据联邦人口普查数字，制造业中的黑人工人数目，从1910年的631,280人增加到1920年的886,870人，也就是增加了40%。1920年，黑人工人的主要工业部门是钢铁业（占17%），肉类包装业（占15%），铁路（占8%），煤矿（占7%）。黑人无产阶级的成长是整个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政治特点之一。

第一次大战时期和大战后，资本家掀起了反动浪潮，受害最深的是黑人。私刑暴徒们拿着枪支、火把、绳索到处横行。报纸没有一个星期不大登特登残酷的私刑恐怖事件。1917年，至少有38个黑人被私刑处死；1918年增加到58人，1919年增加到70人。从1885到1930的45年间，私刑案件共有3,256起，每年平均73起。芝加哥，底特律，东圣路易和华盛顿等几十个城市里的“种族骚

动”，都是僱主和他們的走狗發動的。組織龐大，凶狠殘忍的三K黨，他們進攻的目標主要是黑人、外國出生的人和共產黨人。三K黨打進了北方好些州，他們肆無忌憚，宣稱他們終將奪取聯邦政府。

但是，私刑暴徒和白種優秀論者想不到竟會碰到戰鬥性異常強烈的黑人，他們屢次拿起武器來反抗迫害者。1917年7月東聖路易城發生了大騷動，死了40個人，其中許多是白人。1919年7月芝加哥發生了延續13天的騷動，情況也是這樣，官方宣佈的是13人死亡，黑人們對私刑暴徒的進攻進行自衛，得到勝利。在阿肯色州的愛蘭縣，發生了一次兇狠的戰鬥，估計有100名黑人分益農被武裝匪徒屠殺。1917年8月間，得克薩斯州的豪斯頓城的一支黑人隊伍更加表現了黑人的戰鬥精神。他們在種族隔離主義者的攻擊之下，終於忍無可忍，奮起自衛，結果殺死了17個敵人。雖然9個黑人因此被處絞刑，41人被判無期徒刑，但這並不能消滅黑人的鬥志。

黑人羣眾的強烈反抗精神同這個時期一般工人的鬥爭精神是彼此關聯的。這雖然有各種原因，工人黨的戰鬥路線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兇惡的隔離和迫害的制度激怒和喚起了黑人。在法國的美國黑人部隊按照隔離制度隸屬於隔離的團的編制，但是他們所受到的法國人民羣眾的友好待遇却是在美國所沒有過的。這些士兵回國之後，便決心不再接受流行美國南北兩方的豈有此理的隔離制度。偉大的俄國革命的令人鼓舞的榜樣也激發了黑人羣眾的戰鬥精神。美國黑人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都親眼從蘇聯看到了這個國家的許許多多的民族彼此和睦平等相處的偉大范例。蘇聯在這方面對美國黑人的影響遠遠超過一般人的認識。

加維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年代里，顛連困苦的黑人所採取的第一個重要的有組織的自衛步驟是成立“普世黑人協進會”，這就

是所謂加維運動。它的創始人馬卡斯·加維是一個英明的黑人領袖，1887年生在牙買加，做過印刷工人和編輯。1914年他在英屬西印度羣島發起這個運動，目的是要喚起全世界的各黑人民族。1917年加維來到美國，當年就在紐約成立了協進會的第一個分會。這個運動生氣勃勃，發展迅速，1920年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運動開始的時期，加維適應美國黑人的戰鬥精神，為他們的慘痛境遇提出了申訴。他在1920年列舉這種慘痛事實，其中包括黑白工人工資不平等、不能參加工會、土地被剝奪、負擔納稅的義務但議會里卻沒有代表、不公平的兵役、各種隔離法律以及暴徒私刑等等。協進會要求：“完全控制我們自己的社會制度而不受任何一個或者幾個外族的干涉。”協進會起初同情蘇聯，支持民族自決權，譴責國際聯盟，因為“國聯想剝奪黑人的自由”。協進會又宣佈說，“黑人對於由於皮膚顏色所遭受的野蠻待遇，應當採取各種手段來進行自衛。”

加維不相信黑人能在任何他們只佔少數的國家里——包括美國在內——得到公正待遇。雖然加維的綱領刺激了美國黑人起來反對極端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的真正目標却是要黑人羣眾回到故鄉去。他的中心口號是“回非洲去”。

美國黑人加入加維運動的人數相當多。20世紀20年代初期，普世黑人協進會自稱有會員50萬，在當時，它比美國任何其他黑人政治組織都大得多。但是，黑人積極分子之所以被這個運動吸引，主要是由於運動的戰鬥精神，而不是認為它的“回非洲去”和“黑人復國主義”這種觀念有什麼原則上的重要性。黑人羣眾是好多代的美國人，他們顯然決心要在他們誕生的土地上進行戰鬥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回非洲去”的口號純粹是空想。

協進會在加維和他的集團的機會主義領導之下，不久就開始對反動的資本家的壓力退讓，拋棄了它早年的激進主義。羅伯特·米諾爾描寫說，“逐步削減的結果，一切不討統治階級喜歡的要求

都一个接着一个放棄了，这个团体最后採取的政策是，否認它替美國黑人要求任何权利，並宣称普世黑人协進会只不过……試圖建立一个黑人在非洲的家園的团体。”^① 协進会的政策最后墮落到的地步是，脫离了为黑人爭取在美國的平等权利的真正斗争。这个反动路綫因而終於断送了黑人羣众中的普世黑人协進会的生命。

1921年以后，普世黑人协進会的一班領袖的主要活动是推銷黑星輪船公司的股票，这个公司計劃連接西印度羣島、非洲、紐約間的三角航綫。他們筹到的款項有50万美元左右。可是輪船公司並沒有出現，加維却被联邦政府逮捕判罪，1925年被押進亞特蘭大联邦反省院監禁兩年。他所締造的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他坐監的期間被內訌分裂，終於逐漸瓦解。正像哈里·海伍德在他的書中所指出的，解体了的加維运动留下了許多小的組織。^②

加維运动的中心政治意义在於它的民族內容。加維在美國的黑人中培植了一种民族精神，虽然这是一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这个运动基本上是空想的，因此不能滿足黑人的願望，然而，它却把黑人的團結和覺悟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加維所模糊提出的黑人民族精神已經在今天的共產党政策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因为这个政策根据的是美國黑人是被压迫民族这种实际情况。

工人党对加維运动一般採取友好的但是有批評的态度。1924年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寫信給普世黑人协進会，表示工人党對他們的支持，主張黑人同白人合作。不过在这封信里，党还是以階級和种族观点而不是以民族观点來处理这个問題。^③

分化黑白工人的企圖

僱主們長期以來就运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來对付工人。他們有

① 見1926年4月号“工人月刊”罗伯特·米諾尔文。

② 見海伍德“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251頁。——譯者

③ 見1924年8月5日“工人日报”。

計劃地挑唆一批人來反對另一批人，目的是使兩敗俱傷：他們叫土生的反對外來的，男工反對女工，熟練工人反對不熟練工人，一個民族或宗教的成員反對另一個民族或宗教的成員。尤其黑人工人是這種破壞政策的犧牲品。很多年來，僱主不讓黑人工人在鋼鐵、汽車、橡膠、紡織、木材、電氣等這類工業里工作，也不讓他們做熟練的工作，除非他們同意實際上接受正在進行罷工的白人工人的職務。共產黨政策的中心目標一向就是反對和擊敗僱主們的這種分裂手段。

但是，工會的保守主義的領袖，特別是龔柏斯集團的官僚，他們是工人隊伍里的資本家助手，這班人行若無事，遵循僱主這種可恥的反黑人政策。這些工會幹部本來就是對工人階級中的婦女、青年工人、不熟練工人和失業工人實行歧視的專家，他們採取了最惡劣的排斥黑人工人的手段。他們竭力阻止黑人在各工業的任何部門、特別是需要熟練勞動的部門取得立足點。大批工會的會章條文冷酷地規定不許黑人工人入會，實際上排斥黑人工人的工會那就更多了。這種出賣政策由於勞聯的騙人的招牌更加顯得可鄙，因為勞聯正式標榜說要“不分種族、信仰和膚色”來組織一切工人，可是勞聯的一班領袖却拒絕採取任何行動來督促它的分會准許黑人在各產業部門做工和參加工會。龔柏斯集團的反黑人政策構成了這班勞工騙子領袖的卑鄙的歷史中最可恥的幾頁。這個集團的立場實質上正同僱主的一樣，那就是，如果黑人工人要參加工業，特別是熟練勞動部門，那就只能接受罷工工人空出來的職務。可悲的是，這班工會領袖的反動政策竟然得到白人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民族自大分子的某種程度的支持。

增加黑人工人處境的困難的是，他們自己人里面也有一些人認為他們參產業和熟練工作的唯一方法是不理睬工會，這就是一些曾被他們當作領導者看待的人物，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保守分子，因為當時各產業和工會中令人震驚的歧視黑人的情況激怒了這些分子。斯派羅和哈里斯舉出了抱着這種態度的許多人物的例

子,这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是异常显著的。^① 布克·特·华盛顿认为黑人工人对工会运动不能指望什么。加维也是这样。前面举的两位作家认为加维的态度是:黑人必须“当心各种形式的劳工运动”。霍华德大学的一位黑人教授凯利·米勒谈到黑人和工会运动的时候说,“不管将来对他是好还是歹,今天聪明的看法,那怕不合逻辑,都要求他同工业界的头子们并肩站在一起。”25年前,在城市同盟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一类组织中也有反工会的情绪。那时每个有经验的工会组织者都知道,许多工会对黑人的隔离政策伤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黑人领袖的心,因此这些领袖一定会劝告黑人工人不要同劳工运动发生任何关系。凯顿和密契尔说,“黑人的上层阶级一般是敌视劳工运动的”^②。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好些人,正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如白人资产阶级的稳固,因此很容易就把工人的利益出卖给白人资产阶级。

黑白工人团结的增长

黑人工人的大光荣是,他们大部分能够争取到参加工会和各工业部门,并且在这些年代里从他们的队伍中建立了一支拥有将近100万坚强的工会会员的大军。僱主和僱主走狗的工会领袖的隔离黑人的政策,许多黑人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失策的劝告,都没有阻止他们取得这种成就。第一次大战后的几年,有些黑人工人被用来破坏罢工,但是黑人的敌人夸大了这方面的情况。破坏罢工的白人比黑人多得多。在破坏罢工的人里有一个黑人就有好几十个白人。

第一次大战时期,黑白工人间的团结大大增进。这是黑人中最先进的分子和左翼的白人的成就,而且是在上述各种势力的强

^① 见斯·德·斯派罗和阿·勒·哈里斯“黑人工人”1931年纽约版第138—46页。

^② 见赫·鲁·凯顿和格·斯·密契尔“黑人工人和新工会”1932年北卡罗来纳州查佩波希尔版第378页。

烈阻撓之下取得的成就。共產黨特別引以自豪的是，黨在這個關鍵性的全部發展中一直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

這個時期，促進黑人和白人在工會問題上合作的第一個重大的具體步驟是1917—18年在肉類包裝業中組織工人和發動罷工的大運動，這已經在第九章里說過了。領導這個關鍵性運動的是威廉·福斯特和約·吳·約翰斯頓，他們兩人後來都成了共產黨員。當時全國有組織的黑人工人大約是20萬，其中兩萬人就是這個工會運動爭取到的。這項成就超過了過去任何對黑人友好的工會所取得的成就，如“世界產業工人”、礦工工會和碼頭工人工會等等。這是今天共產黨所珍視的傳統。

肉類包裝工人不僅遭到資方托辣斯和勞聯的隔離主義首領的強烈反對，而且遭到許許多多的黑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猛烈抗拒，然而終於得到勝利，這就增加了勝利的意義。黑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害怕肉類包裝工會運動只不過是黑人工人的又一個羅網。他們之中還有許多人害怕他們自己對黑人羣眾的領導權被工會奪去。但是工人們堅強的無產階級情感克服了一切阻難，引導他們發揮友好團結的情誼，緊握着白人工人向他們伸出來的手。

在肉類包裝業中新發展起來的黑白工人的團結，在1919年7月芝加哥的激烈“種族騷動”中遇到了真正的考驗。這次反對黑人的暴行是肉類包裝業資方特務組織的，資方的主要目的是要壓迫黑人工人退出工會，並且要在工廠里的黑白工人之間製造裂縫。芝加哥屠宰工人理事會這時是約·吳·約翰斯頓領導（福斯特離開肉類包裝業到鋼鐵業里工作去了），他看到風暴來臨，於是動員工會會員來將其消弭。7月6日，肉類包裝業的黑白工人結隊大遊行，隊伍穿過芝加哥南市的黑人住區，這樣來鎮定惶惶不安的人心。然而，到了7月27日，由於資方組織的流氓無賴直接挑釁，風暴終於發作。整個地區簡直發生了兩個星期之久的內戰，6,000名警察和軍隊奉調來恫嚇黑人。同時，屠宰工人工會三萬白人工人開會抗

議，保證同黑人工人弟兄團結一致，要求撤退武裝隊伍，因為大部分命案都是這些隊伍干的。屠宰工人理事會，特別是約翰·約翰斯頓在這次事變中所採取的光輝立場，成了美國勞工運動史上最卓越的事蹟之一。他們的立場對鞏固全國黑白勞工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大戰期間紐約黑人工人和知識分子的“信使”集團的成長是整個時期中促成黑白勞工團結的第二個基本發展。本書第十二章已經講過這個重要運動的輪廓。這個運動的主要意義，特別是就黑白勞工合作看來，是在於它反對當時流行的說什麼工會運動對黑人工人有害這種黑人小資產階級的見解，是在於它大胆勸勵黑人參加工會。這班人不懈地揭露勞聯的隔離制度所產生的侮辱和損害，要求准許黑人工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加入一切工會。此外，這些人還起了帶頭作用，來在黑人工人人數佔優勢的行業里進行組織工作。

先進的黑人共產主義者在“信使”集團的初期和極盛時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集團進行和建立了一連串的建設性的活動和組織（我們現在只能列舉一下名稱）。除了“信使”之外，他們還創辦了一些別的刊物，其中有“十字軍”、“挑戰”和“解放者”。他們的活動所產生的勞工組織有升降機和電話接綫工人聯合兄弟會，美國全國工人兄弟會、黑人參加工會運動全國促進會、擬議中的黑人行業聯合會、餐車僱員兄弟會、臥車搬運工人兄弟會。這個廣大的“信使”集團同時還發起組織幾個普遍性的黑人團體，從事政治的抗議和活動，其中有黑人自由之友和非洲血親兄弟會。^②

“信使”集團基本上是一個激進的左翼團體，早期特別是這樣。在資本家反動勢力向黑人猛烈進攻的瘋狂時期，他們體現了黑人高度的戰鬥精神。“信使”心目中的“新黑人”是十分情願犧牲生命

① 見1930年1月“共產黨人”。

② 見哈里·海伍德的未發表手稿。

來保衛自己和家屬、來保衛自己的政治權利的人。“新黑人”要求“他的勞動的全部產品”。他的當前的目標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和改善居住條件。”他主張“絕對的社會平等，有受教育的机会，實際的自衛行動，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讓俄國有自決權。”^① 黑人報紙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寥寥無幾，“信使”報却是其中的一個。聯邦調查局歪曲這個報紙的戰鬥性說：“這個雜誌肆無忌憚，公然藐視一切，煽動叛逆。”^② 可是這樣的戰鬥精神終於受到倫道夫和他的伙伴們的壓制，他們迫使“信使”報採取典型的右翼社會黨的立場。20世紀20年代初期，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城市同盟對黑人參加工會運動問題採取了較為贊同的態度，這大部分是“信使”集團和共產黨的壓力的結果。

共產黨人和黑白工人合作

1919年後共產黨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現提高了黑人爭取基本人權的整個鬥爭的水平。共產黨人特別加強了黑人羣眾、白人工人和一般進步分子彼此合作來促進共同利益的這種基本趨勢。40年來社會勞工黨和社會黨政策上的顯著弱點是對黑人問題的漠視和誤解，共產黨人做事情素來是既徹底而又英勇的，他們很快就克服了這種弱點，使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在整個勞工運動中成了火熱的問題。

早在1920—21年間，黨就日益認識到黑人問題的重要性。1921年底工人黨成立，共產主義運動合法化，對黑人問題的立場更加有所改進。前文已經說過，當時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黑人問題的決議，是歷來美國工人階級政黨在這方面最前進的決議。在1922年的大會上，工人黨再度強調黑人問題，大會通過了一個綱領，全力支持黑人為經濟、政治和社會平等而鬥爭，大會還進行了

① 見1920年8月份“信使”。

② 見馬克斯·勞溫塞爾“聯邦調查局”1950年紐約版第121頁。

反对白人沙文主义和促進黑人和白人的團結來共同反对資本主义的斗争。本世紀20年代初期工会教育同盟所進行的各次羣众性的宣傳运动也鼓励和支持了黑人的整个运动。在1924年的大选中，工人党的总统候选人威廉·福斯特在南部腹地許多城市里提出了共产党对黑人問題的綱領。从那时候起直到如今，歷次共产党代表大会和羣众性的宣傳运动一直是把黑人問題提到首要地位的。

在这些早期年代里，共产党在黑人問題上所倡導的斗争的特点，我們可以举出五項。第一，共产党人了解到参加工業和工会对於黑人的关键性的意义，他們進行不懈的斗争來打破这方面的一切障碍。第二，共产党人特別強調社会平等这个緊要問題。对黑人爭取正义的斗争進行一些合作的其他运动，差不多总是躲避社会平等問題。共产党人却不是这样。他們的綱領和党的生活，都把爭取社会平等看作黑人整个斗争的基本环节。第三，共产党人开始就認識到，反对白人沙文主义（白人优秀論）的斗争，不止在既有的敌人隊伍里進行是非常必要的，就是在白人工人中也是这样，甚至在那些政治上較开展的白人工人中也是这样。从前社会党的報紙登載令人髮指的沙文主义材料，可以不引起質問，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共产党人所採取的立場的重要性。在共产党人自己的隊伍中，反对这种狠毒的白人沙文主义的斗争一直在不断地進行，而且越來越明确有力。第四，共产党人闡明了爭取黑人权利的斗争对於白人工人的巨大政治意义。他們指出白人工人的斗争如果没有黑人的合作就不能勝利，这样他們就迎头痛击了那些認為支持黑人僅僅是慷慨大方的團結姿态的这种流行看法。他們証明了黑人是一支强大的建設性的力量，並且必須把这支力量同白人的力量結合起來。第五，过去劳工运动中許多同情黑人事業的人至多不过在口头上帮帮忙，共产党人却認識到黑人問題的巨大重要性，总是把這個問題放在綱領的首要地位，使它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和重視。不过在那些年里，党

还不了解黑人問題是一个民族問題。

黑人运动的新階段

歷年來，在黑人問題的一切活動上，在美國黑人勞工大會里，在工會里，在其他許多團體和運動里，共產黨人都執行上面所說的政策。共產黨這些活動是提高黑人鬥爭的政治水平的重大因素。

上面所講的一般發展對黑人的解放運動產生了顯著的積極效果。第一個效果是打破了以前黑人運動的孤立狀態。加維運動極嚴重地造成了黑人的孤立，這個運動不僅低估白人和黑人合作的一切希望，還主張黑人干脆離開美國。但是黑人從左翼白人力量和廣大的勞工運動中找到了新的同盟軍，按照他們以前幾十年的鬥爭路線，逐漸放棄了認為他們必須孤軍作戰的加維觀念。他們越來越走向美國廣大的進步民主力量的前列，取得應有的地位。

這個時期，由於上述原因所引起的黑人民族運動的第二個重要發展就是黑人無產階級在解放運動中的地位的增加。工人們不但因為人數增加而顯得更加重要，而且在黑人中發揮了更大的領導作用。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同一般美國人民一樣，在黑人中，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勝利地領導勞動羣眾得到自由。

這個時期黑人運動的第三個重要發展是共產黨在黑人羣眾中的影響一天比一天擴大。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站在戰鬥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前列，他們特別善於把新的力量和領導作用帶給美國黑人運動。在以後的年代里，他們極清楚地證明瞭這個真理。

第十七章 柯立芝“繁荣”时期劳联 的階級合作政策

(1923—1929)

1923年初到1929年的大部分时期，是美国工业扩展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时期。这次的“繁荣”，时有起伏，延續的时间差不多包括柯立芝总统的整个任期和胡佛总统任期的头半年，柯立芝是新英格蘭的守財奴和罢工破坏者，而所謂“偉大的工程师”胡佛却是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剝削者。这是一个投机買賣和资本家飛揚跋扈的时期，一直繼續到1929年10月，那时發生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机，这座叫人看起來头昏目眩的經濟結構便終於像紙片搭成的房屋一样，整个倒塌了。

美国工业受到战争鮮血的滋养，1913到1929年間一共增加了生產70%^①。“到1928年，(美国的)生產总量超过了全欧洲。”^②制造載客汽車成了聚宝盆似的工业，从1915年的895,930輛增加到1929年的4,587,400輛，載重汽車的生產从74,000輛增加到771,000輛。汽油的生產增加了300%。在这整个时期里，壟断資本繁荣兴隆，工业托辣斯化飛速進展，拿鮮血养肥了的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好多倍。资本家無拘無束、大發橫財的这种情况是以前所未有的。然而工人的生活水准却掉在后面。

各种联合因素促成了柯立芝时代的战后繁荣。这里面有：战时和战后美国对欧洲輸出了200億美元的資本作为貸款來支付欧洲的战争費用和在战后恢复欧洲殘破的工业；欧洲列强遭到了战

① 見詹姆斯·斯·艾倫“世界壟断資本与和平”(中譯本改為“战后世界經濟与政治”，世界知識社1948年版——譯者)1946年紐約版第120頁。

② 見弗·斯特恩堡“臨近的危机”1947年紐約版第119頁。

爭的損傷，美國因此攫取了它們世界各地的市場；國內工業採用了緊張的加快制度，也就是所謂“合理化”制度；龐大的分期付款購買制度的成長；南方各州的工業化；汽車工業的擴展；奢侈品工業的大規模擴張。第一次大戰所造成的殘破局面便是整個這種熱烘烘的發展的基礎。這次大戰的結果，一方面是美國大發其財，成了超越一切的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連美國在內，都陷進了無可救藥的總危機，需要致命的戰爭刺激，才能暫時維持下去。

在柯立芝“繁榮”時期，美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反動行為極為猖獗。它的總的掠奪精神表現在：海陸軍備的龐大擴張；屢次武裝侵入加勒比海區和中美洲各國；通過道威斯計劃和楊格計劃有步驟地伸進德國；對蘇聯的極度仇視；利用所謂“門戶開放”政策打進中國。在國內方面的表現是：議會通過制裁工會工人的反動法律；有計劃地鼓勵公司工會；薩柯和范齊蒂的處死；蒙尼和比林斯的長期監禁；縱容南方私刑虐殺的行為；茶壺油田^①丑聞；斯科普斯因為講授進化論而被審判等等。

加快制度或“合理化”運動

這個時期美國大資本家的中心經濟目標是加快工人的生產速度，尽可能地剝削工人。資本家的目的當然不外是增加對工人的剝削，在柯立芝時代尤其是這樣。大資本家的目的是用最少的新投資來供應貨物缺乏的戰後世界市場，這時對歐洲輸出資本的要求十分迫切。這樣一來，加快制，也就是他們所謂“工業合理化”制度，在這些年代里就被資本家們奉為主臬。

工業合理化的核心是大規模生產制度。它的特點是協同作業綫，無數的熟練操作簡化成了一條作業綫上的各個部分，這就改

① 指1922年在哈定任期內曾經牽涉好幾個部長在內的轉移聯邦油田產權的舞弊案。——譯者

变了工厂的整个部署。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进了这个制度，它成为美国工业生产力终于大量增加的根基。在20世纪20年代里，资本家竭力逼迫工人进一步加快工作，弄得工人在大规模生产制度下走投无路。

僱主要实现加快工人工作的制度，就要打破工人对这种无情逼迫的反抗。这就轮到工会的保守领袖出场，来做僱主的忠顺奴僕。在这之前，劳联和铁路兄弟会的领袖们号召过他们的会员去参加僱主们的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又恬不知耻地破坏过工人对老板摧毁工会的行为的反抗。现在他们的主子——僱主们可以信赖他们去执行加快制度这项新任务了，而他们也恰恰这样做了。

工会的保守领袖不仅愿意而且热心于执行老板的工业“合理化”制度。至于这个制度对于工人的生活水平会发生什么影响，那就不是他们首先要关怀的事情了。资本家战后的攻势使工会遭受严重挫败，同时工人群众的激进情绪即逐日增长，这些都弄得这班工会官僚胆战心惊。因此，他们对傲慢的僱主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让他们保留任何可以收集会费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不管这种工会是如何无能，只要足够支付他们优厚的薪金和别的津贴就行。

为了这一目的，工会的保守领袖就愿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公司工会制度，而他们也这样做了。1924年接替龔柏斯做劳联领袖的威廉·格林发表了好几篇演说，把这种意愿表示得非常明显，这是过去任何劳工领袖都没有发表过的一些最奴颜婢膝的演说。他把工会奉送给老板去布置加快工作计划。劳联执行委员会向1927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表明工会官僚们如何卖力地在把工会变成公司工会。报告说：“凡是公司工会在一个公司里所能做的事，工会都能发展它的机构来做得更加有效。工会和经理双方合作的制度……比起同经理合作的僱员代表制来，更加有效和澈底。”

勞聯領袖要使行業工會比公司工會“更能”發揮公司工會的功能的這種建議，引起了實行“開放工廠”制度的一些大資本家的興趣。1927年1月格林向執行委員會報告說：“通用汽車公司表示只要沒有管轄權的爭執，他們就同意把他們的幾個大廠組織起來，試行工會和經理雙方合作。”^①可是主張對汽車工人有管轄權的19個工會在工人應當加入哪個工會的問題上意見不能一致。行業工會那種典型的笨拙性使它們寧願看着各基本工業繼續处在無組織的狀態，却不願放棄它們之間對工人管轄權的紙上爭執。於是整個計策就此完蛋。洛爾溫說，除了通用汽車公司之外，別的大康采恩對格林提出的把美國勞工運動變成公司工會的計劃也感興趣。

工會變成執行老板加快制度的御用機關

勞工官僚加緊階級合作來推行加快制度的新方針，開始表現在所謂巴俄（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計劃上，這是鐵路公司效率專家為了進一步加緊生產而擬訂的。1922年機車車輛修配工人罷工失敗之後，好幾家鐵路公司的工人都被強迫接受這個計劃。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只要工人接受老板的意見，增加生產，他們就會自動地得到真正的好處，那便是增加工資和就業。

老板們戰後發動的對工會的大進攻，把工會高級職員打得落花流水，逼得勞聯的1923年全國代表大會緊緊抓住巴俄計劃——也就是工會同資方合作的計劃，把它當成了上天降下的甘露。這個計劃提供了保全一點羣眾組織外貌的方法，並且使工會領導有一個方案向工人提出來，因此他們就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參加大會的幾乎全是工會的高級職員，他們把這個計劃捧成勞工運動和美國局面的轉折點。兩年後，勞聯的1925年全國代表大會發展了這個計劃的細節，成為“新工資政策”。

^① 見洛爾溫“美國勞工聯合會”第246頁。

但是，这些工会領袖並不以对資本家增加生產提供合作就算滿足，他們还親自参加推行加快制度的勾当。他們用工会的經費聘請效率工程師來拟訂增加生產的計劃。接着他們就強迫工人接受这些計劃，並且把这些計劃無償地提供給僱主。許多劳工組織都这样做。不这样做的工会就被劳工官僚說成是落后，是不進步。工会的領導墮落到这种地步，他們簡直把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从战斗的組織变成僱主生產機構的組成部分。这样，工会同資方合作的制度的進展就远远超过了典型的工業效率專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最美妙的夢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会領導極力斥責泰勒的加快制度，說那是等於工会运动的死亡；現在还是这班領袖，他們却把泰勒的思想当作有組織的劳工的福音來接受。

劳工运动中以前的“進步”派或中間派現在同劳工右翼領導彼此競賽，看誰最热忱拥护工会同資方合作的制度。社会党人也把这个制度連鈎帶綫和浮子一古腦兒吞下了肚子。事实上，美國沒有任何工会象号称社会主义的各縫紉工会那样高度地發展加快制度。他們有負責制訂加快計劃的全部效率工程師和生產标准以及其他一切。联合服裝工人工会的研究室主任利奧·沃尔曼闡述这个时期工会的作用說：“工会的首要目标是同制造商合作來創造互利的提高生產效率的条件。工会有时候甚至借錢給那些可靠的制造商來幫助他們渡过难关。”

福特对馬克思

柯立芝时期，囂張的美帝國主义宣揚整套的迷惑工人的“繁荣幻景”，來推進加快和“合理化”計劃並進一步摧殘劳工运动。在整个美國資本主义的歷史上。老板們从來沒有象在本世紀20年代繁荣極盛时期制造过那样多的關於社会進步的光耀夺目的幻想。

例如，哈佛大学政治經濟学教授托馬斯·恩·卡弗創造了一个动人的理論，据說大規模生產和加快工作的結果，工人收買股

票而變成資本家，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成為事實。^① 他說：“目前開始了的唯一的革命是在美國進行。這是一個消除勞工和資本家之間的界限的革命，將勞工自己變成資本家而迫使大部分資本家變成這種或那種勞工。”他說工人的儲蓄是如此之多，“只要勞工決定，他們隨時可以調撥幾十億存款來購買工業公司、鐵路、和公用事業公司的普通股票，並且真正能夠控制這些公司的大部份。”因此，他說：“只要鐵路雇員願意把他們新近增加的工資節省下來，他們每年就可以投資6億2,500萬美元。照這樣計算，如果他們把所有的儲蓄和股息按票面價格收買，他們可以在五年內買到34億9,000萬美元的鐵路股票。這樣他們就可以得到現有全部股票的很大的多數。”但是卡弗沒有說在這五年里工人怎樣能有飯吃。

哥倫比亞大學特格威爾教授在他的“工業的成年”這本書里發揮的意見是，壟斷化的工業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部分正在逐漸“社會主義化”，私有制形態趨向衰退和消滅。保險剃刀大王吉勒特在他的“人民的公司”這本書里畫了一幅圖景，內容是人民正在收買工業股票，逐漸創造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的烏托邦，這同卡弗的計劃很相近。弗斯特和卡金斯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先驅，他們草擬了“供給購買人資金”的計劃，據說這樣就可以消除經濟危機，人人都可以享受繁榮。前社會主義者斯圖阿特·蔡斯畫了一幅新的光輝的普遍繁榮圖景，他認為只要採用高度科學的生產方式來消滅工業中的浪費就可以產生這種繁榮。惠廷·威廉斯、麥肯齊·金、格倫·普蘭勃、索斯坦·威勃倫等等許多人都參加那些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工業家的合唱隊，說他們不久就要創造一個“人人富裕”的世界。赫伯特·胡佛是柯立芝政府的商務部長，也屬於這個經濟學派，1928年11月他當選總統之後，就本着這種精神向人民保證說，美國已經走到消滅貧困的邊緣。當然，

① 見托·恩·卡弗“目前的美國經濟革命”1925年波士頓版第9、94、124頁。

資本家在周期性的經濟繁荣階段总是覺得乐观的，因此他們就說夢話，而这一切武断宣傳無非就是这种夢話。

所有这些美國資本主义勁头十足的吹牛家所說的要点是，我國的資本主义是在自然而然地演变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比较社会主义优越得多的制度。美國的資本主义同欧洲的資本主义是有区别的，它已經克服了內部的矛盾，已經“到了成年”，正在經歷着民主化，並且已經進入無止境地盤旋上升、不斷發展和普遍繁荣的階段。这是一种“資本主义效能的社会主义”。他們把它叫作“新資本主义”。这些吹牛家想說的是，亨利·福特代替了卡尔·馬克思的地位。

在这些狂热的年代中，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資本家对美國又忌妒又羨慕，因为美國的資本家憑借大規模生產和加快制度的手法顯然馴服了劳工运动，並且解决了一切經濟問題。站在崇拜美國壟断資本主义和帝國主义的外國人前列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德國社会民主党的权威理論家魯道夫·希法亭在1927年該党的基尔全國代表大會上說：“我們所处的資本主义时期已經基本上克服了自由競爭时代的毛病，克服了市場的盲目力量的統治，我們正在走向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經濟。”卡尔·考茨基也支持这样的路綫。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勝似一个地頌揚美國的大規模生產这个新方法和高度的階級合作制度，而且他們迫切希望把这些东西介紹到本國。因此，他們相信伯恩斯坦的資本主义轉化为“社会主义”的夢想已經在美國實現了。

“劳工的高級战略”

劳联和鐵路兄弟会的高級職員直截了当地参加了这个在思想上毒害着工人的运动，其情况正象他們完全接受加快制度一样，而后者正是資本主义大批制造關於永恒“繁荣”的騙人鬼話的源泉。龔柏斯的得意門生、極端反动分子和資本主义的劳工走卒威廉·格林帶头宣誓效忠資本主义制度，閹割一切帶有激進和革命色

彩的东西。紐約機車司機銀行負責人赫·維·鮑斯威爾也發表了當時流行的官僚主義論調，他說：“當一個人能夠成為資本家的時候，難道他還想去做一個布爾什維克嗎？我們已經證明如何把水和油混在一起，如何把勞資調和起來。司機已不必因資本家擁有不動產、銀行存款和汽車而站在街口作不平之鳴了，他現在已經轉變而且自己也變成資本家了。”^①

勞工官僚們為了要執行加快制度和速成致富術這種新方針，他們就在卡弗的建議下制訂了大吹大擂的所謂“勞工的高級戰略”。馬修·沃爾在“鐵的時代”刊物上對這個時髦的名詞作了這樣的解釋：“在鬥爭的初期，勞工想法拖延、限制以至阻撓生產，來達到自己的要求。而現在他們却要別人相信他們是勞、資、公眾三方面利益均霑的經濟、工業和社會制度的維護者和推進者。”機車司機工會的“進步”會長華倫·斯·斯通的解釋是：“美國的有組織的勞工經歷了三個周期……第一個周期是階級覺悟提高……第二個周期是為保衛集體談判的原則而鬥爭……第三個周期或階段是建設性地向合作制度發展，而不是向鬥爭發展”^②。

把所有這些嘮嘮叨叨的東西換成一句簡單樸實的話，那就是說“新工資政策”和“勞工的高級戰略”就是加快制度和罷工政策。也就是說，工人必須拿出一切力量來進行生產並信賴“明智的”資本家們會在同工會領袖間的友好會議上決定對工人們的恰當的報酬。因此，罷工次數和罷工人數都一落千丈。1922年罷工人數總共是1,612,562人，但在1929年卻降到230,463人。^③這樣一來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也相應地降低了。

勞工的上層領導人物一方面追隨華爾街的不罷工政策並高談“勞工的高級戰略”，同時還接受了當時流行的所謂工人有大量存款的資產階級宣傳，並且大作其買賣。在20年代初期，他們在各

① 見賓姆巴“美國工人階級史”第347頁中所引材料。

② 見1924年11月份“世界工作”所引材料。

③ 見“美國勞工年鑑，1929年”第135頁。

地建立了許多勞工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康采恩等等；而其中對雇員不實行工會待遇的不止一個。這正是共產黨人所稱的“工會資本主義”。各工會特別經營勞工銀行。要是哪一個國際工會或是重要的市總工會不支持勞工銀行，那它就會被認為非常落伍。在1925年這種狂熱達到高潮時，美國共有36家勞工銀行，資本總共有126,356,944美元。銀行運動中的主要領導就是機車司機工會和聯合服裝工人工會。

勞工官僚的蜕化

從19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鐵路兄弟會的上層領導就開始受資本主義腐蝕，幾乎完全喪失了工人階級的品質。當時典型的勞聯領袖（當然也有許多可貴的例外）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力求保全資本主義制度；他是一切激進主義的死敵；他把領導工會看成是致富的終南捷徑。工會的高級職位是掛名不作事的肥差使，他們用盡一切手段來攫奪和把持。這些職位對於把持者說來是有許多經濟上的好處的，其中之一就是工會領袖可以有許多機會去敲詐那些希望得到不罷工保證的老板，並同共和黨和民主黨發展有互利可圖的聯盟關係。至於工人——工會的組成者的福利對他們卻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在這樣腐化的上層領導下，勞工運動不用說真正的進展，便連維持下去也要算是奇跡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資本家的戰後攻勢以及柯立芝的“繁榮”時期中，資本主義對勞工官僚的腐化影響特別強烈，在這種壓力下勞工領袖的品格顯然極為墮落。許多勞工官員通過擺在他們面前的無數刮錢門徑而發了財。前任聯合煤礦工人工會主席和勞聯第一副主席約翰·密契爾就是一個典型人物——一個道地的資本家。他在1919年去世的時候，他的財產總共有244,295美元，其中包括在許多大公司的投資，如煤礦公司、阿莫爾屠宰公司、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岩石島鐵路公司，所有這些公司都是以摧殘勞工活動聞名的。印刷工人工會領袖、

長期受到尊敬的勞聯領導人物喬治·勒·伯里則以各種騙人招牌弄到了100萬美元以上的財富。各工會還有許多和他類似的人物。資本家收買了成打的勞工領袖作為他們工廠的“人事顧問”——防止罷工者。

建築業工會的腐化風氣最盛，建築業是勞聯當時的主要支柱，充滿了道地的匪徒行徑。許多建築業工會領袖肆無忌憚地向老板們出售“罷工保險單”，並想盡一切方法來敲詐他們的會員。他們中也有許多人在禁酒時期曾和黑幫人物有直接聯繫。他們以暴力統治工會。為了爭奪控制權，他們彼此之間不時進行槍殺火拚。這種龔柏斯工會主義的一個出色產物就是紐約的羅伯特·普·布林德爾。在1920年羅克伍德委員會將他揭露前的兩年中，他曾積累了100萬美元。另外一個是戰時芝加哥建築業理事會的主席西蒙·奧當納。他1927年去世的時候，為他舉行的匪幫式的葬禮真是堂皇富麗，光一口棺材就值一萬美元。再有一位是臭名昭著的“大蒂姆”墨菲，他也是芝加哥建築業工會的人物。他最後就死於一次匪幫戰鬥中。墨菲曾申述勞聯的典型勞工領導哲學說：“我還是個毛頭小伙子，但我撈了100萬並且揮霍了100萬，估計在他們把我打下來以前，我還要撈100萬。”^①

老板們培養這種腐化的領導人物，他們有時為了破壞工會的信譽，也來一次轟動一時的審訊，把一兩個行為不正的工會職員關進監牢。至於勞聯執行委員會，它絲毫不去設法消滅這種匪徒作風和腐化風氣。相反地，密契爾、伯里、布林德爾、奧當納之流卻成了勞聯幾十年來的風雲人物。他們之中有的高踞執行委員會的職位，勞聯的全國代表大會里擠滿了這班人來反對一切“赤色的”提案。儘管大部分有組織的工人要求的政策是合併工會、組織勞工黨和承認蘇聯，但是這批勞工領袖在1923年的勞聯全國代表大會上卻無情地拒絕了這些政策。也正是這批勞工領袖，在1923—29年柯

① 見威廉·福斯特著“勞工騙子領袖”1927年芝加哥版。

立芝“繁荣”时期充当了当权的龔柏斯集团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成了“新工資政策”、“劳工高級战略”与“工会資本主义”的辯護士以及反左翼斗争的積極支持者。

• 清 算

柯立芝任职时期，保守的工会上層領導所实行的高度階級合作政策对工人和工会產生了許多非常有害的影响。只就工会領袖接受和宣傳老板們所散佈的繁荣幻想來說，这就麻痺了工人的思想。特別把人弄得糊塗的是經濟危机在美國已成过去的这种宣傳，簡直象滔滔洪水一般散佈着。这就使工人們在1929年10月經濟浩劫爆發时毫無准备。受自己的宣傳所欺騙的工会上層領袖在經濟大崩潰最后降臨時，比工人还要不知所措。

工会領袖在“新工資政策”和“劳工的高級战略”的幌子下向工人推銷的老板的加快制度，也損害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这种不罢工政策腐蝕了工会的任何斗争精神。在近代美國劳工运动史中，劳工的士气从來沒有象柯立芝高度階級合作政策时期那样低落。僱主利用工会所培养的消極态度，自然就把生產增加的一切好处攫归自己受用，而有了工会和資方合作这种異常便当的計劃，僱主是很容易从工人那里攫取这种好处的。

在这个时期，工厂中的条件也是普遍惡化。階級合作政策的毒素削弱了工会的階級警惕性；老板因此能够打起提高工業效能的神聖招牌，剝夺工人艰苦爭得來的許多工作条件。在工業兴盛时期，虽然工人有極大的潛力來提高工資标准，僱主却把工資压低了。由1923年到1929年間，每个工人的工業生產量至少增加了29%，利潤也增加了一兩倍，但是工資即使有所提高，也是有限得很。工資的增加多半是由加班得來的，而且主要限於熟練工人，至於廣大的半熟練和不熟練工人的工資水平要不是停滯不前便是下降。工会高級職員这时已一躍而为銀行家和工業家，他們再也不能白廢時間來关怀諸如保护工人的工資水平之类的小事情了。

工会領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对工会的成長也起了有害的影响。尽管柯立芝“繁荣”年代也有大量的失業，但它終究是一个工業兴盛的时期，这本來是可以使工会的會員人数大大增加，然而在这些年中會員人数实际上却減少了。1922年，劳联有會員3,195,635人，到1929年，在吃了几年的“工会和資方合作”的葯剂以后，會員人数却降到2,933,545人，共計減少了262,090人。实际上，減少的人数要多得多，因为許多工会的會員数目虽然減少，但由於一些內部的政治原因，仍然按原來人数繼續向劳联繳付会費。例如，1928年，联合煤礦工人工会仍然按1920年的40万會員数目向劳联繳付会費，但实际向該工会繳費的會員減少了約20万人。1923—29年这个时期是美國勞工史上第一次碰到長期“繁荣”而工会會員却沒有多少增加。

工会領袖們又把工人对他們充分信任，通过劳工銀行和其他各种金融工業公司（这些都是在“工会資本主义”盛行的时期建立起來的）交到他們手上的好几百万美元，揮霍殆尽，这就使“新資本主义”政策更加破產。这一整套風雨飄搖的机构立刻开始崩潰，結果使工人丧失了大量錢財。这种財政崩潰局面是由佛罗里达的投机買賣以及一般的疏忽与無能所促成的。佩尔門和泰夫特在談到机車司机工会所建立的一大串銀行的垮台時曾說：“在改变資本主义方向这个更大的問題上，机車司机工会的慘敗証明了劳工銀行运动並不比幼童的反撒拉遜人^①的十字軍來得更理智些。”^②在層出不窮的丑聞中，劳工銀行的数目开始迅速下降。到1932年，这些銀行的数目減到七家，到最近，劳工銀行只剩下了四家。这就是卡弗教授所創立、由劳联和鐵路兄弟会的那些有資本主义思想的反动領導人物所执行的、關於工人收買資本主义制度的計劃的悲慘結果。

① 撒拉遜人是中世紀歐洲人对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称呼。——譯者

② 見佩尔門和泰夫特“美國勞工史”第四卷第578頁。

第十八章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政策

(1923 — 1929)

在整个柯立芝“繁荣”时期，1925年更名为工人（共產）党的工人党，强烈地反对工会領導方面的整个階級合作計劃，並提出了階級鬥爭政策，尽管当时在党的队伍中还存在着嚴重的右傾机会主义——洛夫斯頓路綫。党从理論上和實踐上揭露了“巴尔的摩-俄亥俄計劃”、“工会与資方合作計劃”、“新工資政策”、“勞工銀行制”、“勞工的高級战略”以及其他一切当时流行的老板們的加快制度的騙人的謬論。同时，党又粉碎了拙劣的“美國例外論”，这是迷惑工人从而進一步剝削工人的整个計劃的根据，这个理論大意說，美國的資本主义畢竟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資本主义有所不同，並且要比它們优越。党指出所謂“新資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处在周期性的經濟繁荣階段內的老資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不僅絲毫不能結束一切經濟危机，同时它还肯定地在走向工業嚴重崩潰的道路。党指出工会官僚集团的整个政策正在使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正在削弱他們的工会。

共產党人和他們的同盟軍不顧殘酷的迫害，在工会的會場上，在工会的选举中，在罢工的糾察綫上，在所有其他一切地方，总是向劳联領導方面所採取的致命的階級合作計劃進行鬥爭。他們培育着工人、黑人和農民羣众为自己的起碼的要求而進行英勇鬥爭的精神。这个时期大部份的重要組織运动和罢工运动，要不是由共產党人及其战友直接領導的，便是在他們深刻的影響下進行的。因为劳工运动的官僚首領甚至在最起碼的問題上也不願使工人得到領導。柯立芝統治时期反对劳联階級合作政策的坚决鬥爭是美

國共產黨黨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

开除政策

为了把流行的加快計劃强加在並不情願接受的工人头上，僱主們和勞工領袖們必須先消滅工会中所有反对这种計劃的力量。效率專家泰勒用漂亮的字眼把这說成是“征得工人同意”。这就是說他們要与共產黨人以及其他一切反对高度階級合作的人進行短兵相接的战斗。結果工会中的民主几乎被消滅。在左翼力量有廣大羣众基礎的工会中，他們就模倣禁酒时期所流行的匪帮手段，建立一种“打手”統治，这种統治实际上常常就是由職業匪徒來执行的。此外，在局面發生不能控制的危險的时候，反动的工会領袖們还可以得到老板和警察的帮助。

这种恐怖統治最惡劣的表現便是开除積極分子。反动工会領袖攻击工人(共產)党，指責工会教育同盟是共產黨組織，是双重工会，凡是加入党或同盟的人都要开除。在老老实实講道理的場合中不可戰勝的共產黨人全部被工会开除了，而且經常是在暴力压迫下被逐出工会的。这也就是說，他們同时也被逐出了賴以謀生的產業。在此以前，美國勞工运动縱然有过反动的歷史，但是这样的恐怖主义却还不曾有過，因为在此以前工人們从來不曾因为政治見解整批被剝奪職業和工会會籍。几十个工会的統治集团比史密斯法和麥卡倫法还要早30年，就在它們的會章上特別寫上了禁止共產黨人入会的条款（这常常同禁止黑人、妇女、青年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物入会寫在一起）。开除运动最初只涉及个别工会的少数積極分子，但最后竟达到一次开除几千人的地步。

社会党人在这种恐怖运动中完全做了龔柏斯分子的尾巴，正像他們完全接受后者的巴尔的摩—俄亥俄計劃、新工資政策和加快計劃等一样。的确，社会党人的活动甚至还超过了公开的反动派。因为开除运动首先就發生於社会党人所領導的國際妇女服裝工人工会，而后來开除运动發展至最高峯的也就是这个工会，該

會有 35,000 名紐約外衣工人被开除出工会。美國的工会中再沒有比縫紉工会還要匪氣弥漫的了。

在柯立芝時期的可恥的階級合作政策下，社會黨的領袖們終於同他們多年來所討好的龔柏斯——現在是格林——官僚集團結成了公開的聯盟。施奈德和薩波斯描述了社會黨人放棄他們英勇地打入內部的政策來取得勞聯當局的信任的經過。^① 薩波斯說：“世界大戰後，社會黨人把他們打入內部的政策和策略完全顛倒過來了……。他們一改以前的做法，却企圖討得那些地位鞏固的勞工領袖們的信任和歡心……。社會黨人同當權勢力勾結的新政治路線使社會黨在勞工運動中喪失了反對派的領導權。”^② 從那時起，社會黨人就成了控制美國勞工運動的反動集團的一部分。

1929年5月，“繁榮”時期快要結束的時候，一羣“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的叛變分子鑒於社會黨領導方面過於明顯的腐化，於是另行組織了一個“進步勞工行動會議”。會議的最後目的是想同共產黨對抗。它的首腦人物是布魯克伍德勞工學校的校長阿·伊·莫斯特和伊·赫·克羅斯衛什等人。它的綱領是主張積極的工資政策，社會保險，工會民主，建立勞工黨，開展工人教育和承認蘇俄。“進步勞工行動會議”是根據第二個半國際的計劃建立起來的——即是說，激進的言論很多，但建設性的行動卻很少。這個組織的主要工作是有氣無力地摹倣工會教育同盟。這個“莫斯特運動”延續了幾年。它參加過幾次紡織工人和礦工的罷工，但在勞工運動中並沒有起什麼重大的作用。1934年10月，它與托洛茨基分子合併，合併的期間很短，但是合併的結果卻加速了它的瓦解。進步勞工行動會議的主要作用是充當社會黨和勞聯領導方面的一塊遮羞布。莫斯特分子則是“大勞工騙子們的小弟兄”。

工人羣眾對工會領導方面所奉行的叛變性階級合作政策的憎

① 見德·姆·施奈德“工人（共產）黨和美國工會”1928年巴爾的摩版。

② 見德·伊·薩波斯“左翼工會主義”1926年紐約版第37、39頁。

恨，可以从他們在許多產業中強烈支持工人（共產）黨及工會教育同盟的綱領上看出來，虽然工会上層領袖当时实行了开除政策。例如，在1925年机器工人工会的选举中，安德遜方面進步和左翼的候选人獲得了17,076票，而工会当局方面的候选人威廉·赫·約翰斯頓也只得到18,021票。实际情况無疑是左派得勝。同时，在同年的木匠工会选举中，据当局宣佈，工會教育同盟的候选人姆·羅森得9,014票，而工会的独裁統治者赫奇遜也只不过得77,985票。

艰苦作战的紡織工人罢工

共產黨和工會教育同盟在柯立芝时期所領導的罢工，包括紡織、縫紉和礦工工人的罢工。这些工業是当时的所謂病态工業，因为它们們在失業、加快制度和降低工資方面受害特別深，尤其糟糕的是它們的反动工会領導。所有这一切罢工都是以共產黨人、左派社会黨人和進步分子所組成的廣泛統一戰綫为基础，通过工會教育同盟和同盟在各工業中的具体組織形式來進行的。

由黨推動的、同盟直接領導的紡織工人的第一次大斗争是著名的1926年新澤西州巴塞克市的罢工。这些工人主要是毛絨工人，起初几乎完全沒有組織，那时全國100万紡織工人中参加工會的不到半數。黨的力量在他們中間加緊進行組織。当时工人的普遍境遇是典型的極端的貧困，露骨的剝削和老板的專橫暴虐。巴塞克艰苦斗争的導火綫是1925年10月間資方削減工資一成。勞聯在紡織工業中的工會是聯合紡織工人工會，这是勞工运动中最不中用的一个工會，它拒絕参与这次斗争，因而工會教育同盟分子就通过了統一戰綫委員會的形式，开始順利地組織了巴塞克的工人。

1926年1月21日，波坦尼工厂的工人派了一个45人委員會向僱主提出工人的要求，但这45人竟被开除，这就激起了罢工。工人羣众對他們的領袖所遭受的野蛮待遇的反应是迅速而有力的。

兩天之內，这个專制的公司里加入了工会的5,000工人实行了罢工，不到几天，巴塞克区整个停工，約有16,000名紡織工人都卷入了罢工。資方使用同“开放工厂”运动相結合的典型的暴力手段，在市区建立流氓打手統治來破坏罢工。他們用尽了一切破坏罢工的伎倆，然而都失敗了，工人的团結是不可战胜的。罢工的名义領導人是艾伯特·韋斯波德，他是一个軟弱的人；但这次罢工的主要力量是來自党的支持，有威·沃·溫斯頓，查尔斯·克隆本，伊丽沙白·葛萊·弗林，約翰·巴蘭，阿尔弗雷德·華根納赫特等英勇战士。

罢工組織得非常好，双方都進行了頑强的战斗。这次罢工引起了全國的注意。这次苦战的罢工为当时被工会同資方合作政策这种毒藥窒息的劳工运动奏出了英勇的新声調。斗争持續了13个月，最后双方妥协，取消了削減工資的措施，承認工人有加入劳联組織的权利，並在某种程度上承認了工会的申訴委員會。

由党和工会教育同盟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二次紡織工人大罢工是1928年4月的新貝德福地方26,000棉料紡織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同样是为了反对削減工資和加快制度、为了爭取承認工会。罢工引起了瀑布河、溫索克特及附近各紡織中心的一連串的罢工。經過六个月的斗争后，新貝德福地方的削減工資措施被迫取消，但由於劳联的典型出賣勾当，工人並未獲得真正的勝利。罢工的結果成立了一个新的紡織工会，即全國紡織工人工会，隸屬工会教育同盟。

但是，在这个时期，拚死斗争得最厉害的紡織工人罢工是1929年北卡罗來納州加斯頓尼亞的罢工。这年2月，全國紡織工人工会派了組織員到南方。他們的活动在紡織工人里掀起了普遍的运动，这些紡織工人的工資極為菲薄，同时又受拉長（即加快）工作制度以及排斥工会的工厂制度之苦。卷入这次罢工的工人几乎全部都是好几代的土生美國人。“全紡”把力量集中在加斯頓尼亞区，在这里，4月2日，洛萊厂的2,500名工人开始罢工。之后，又有另

外的1,700名工人加入罷工。当地全体25,000名紡織工人都深为这一有声有色的罷工所激动。許多工人（共產）党的組織員在那里工作。

厂主和州政府官員立即使用暴力來破坏这次情勢危急的罷工。身为紡織工厂老板的州長調了几連民兵到場鎮压。美國退伍軍人团也組織了警戒隊，4月18日，50至75名蒙面匪徒進攻工会总部，將其搗毀，还毆打了那里的罷工工人。6月7日，由警察局長亞德霍特所率領的另一隊打手又襲击工会总部；但这回工人們可有了准备，他們开枪自衛。警察局長被击斃，他的三位副手受伤。結果100名工人被逮捕。最后，七名罷工領袖以二級謀殺罪被判处了最高达20年的徒刑。在審訊期間，一羣警戒隊暴徒橫冲直闖，搗毀工会总部，攻击罷工組織員。一位身为母親的英勇罷工領袖埃拉·梅·維金被殺害。罷工最后虽被鎮压下去，但厂主还是不得不向工人讓步。

南方紡織工人的行动和共產党人日益增長的威信擴大到田納西、佐治亞、卡羅來納和其他中心地区，使勞联大为震驚，勞联因此派遣了大批組織員進入这些地区來阻止这个运动。威廉·格林也親自到南部各州与厂主和銀行家們洽談，建議实行他們所贊同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方案式的合作。然而，这些大多数代表華尔街大亨的紡織老板們寧願採用自己的办法，用公开的恐怖手段來鎮压罷工和工会活动。但南部的紡織工人並还没有組織起來。当时，工人（共產）党犯了一个大錯誤，他們的注意力过份集中在加斯頓尼亞区，沒有在南方其他主要紡織業中心展开斗争，去向那些地方的僱主和勞联的騙子領袖挑战。

巴塞克、新貝德福和加斯頓尼亞等地的罷工說明美國的罷工組織工作已达到新的高一級的水平。不僅是每一次罷工的組織工作本身做得非常完备，而且輔助部門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当时还有坚强的青年部門來动员青年和兒童，同时也非常注意征集妇女参加罷工，許多妇女領袖在这方面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工人

國際救濟會徹底地組織了全國性的罷工救濟運動，國際工人保障會則在法律上替被逮捕的罷工工人和工會領袖作堅毅的鬥爭。工人（共產）黨則把生氣和力量灌注到這些工作的全部。在進行這些罷工的時候，又非常注意罷工的策略，這是赤色工會國際支部的工會教育同盟在這些年中聚精會神來處理的問題。正在勞聯執行不罷工政策的時候，罷工工人表現了高度的戰鬥精神，這便是這些罷工的重要意義。這些罷工顯示了一個新的因素在罷工中的作用，這個新因素就是共產黨。

縫紉工人的罷工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縫紉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會領袖對1923—29年間這個階段的勞聯的麻痺性階級合作政策和加快制度，非常熱心。這就使得他們同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發生了正面的衝突，這些黨員和進步分子在縫紉業里有堅強的黨和工會教育同盟的組織。左翼的要求是：改善工資條件，40小時工作週，車間代表制度，組織未組織的工人，成立縫紉業產業工會，建立勞工政黨，加入赤色工會國際，捍衛蘇聯，反對普遍由匪徒把持、奉行加快制度的整個右派領袖的統治。

第一個決定性的衝突是在皮毛工人工會中發展起來的。經過幾次反復爭奪以後，左翼與中間派的統一戰綫進行了一次激烈的鬥爭，穩固地取得了紐約聯席理事會的控制權，理事會所轄的會員約占整個工會的80%。在這次鬥爭中被匪徒刺傷的本·戈爾德出任了理事會的主席。1926年2月，約有12,000名紐約皮毛工人舉行罷工，他們的中心要求是40小時工作週。接着是17週的罷工，這是紐約市歷史上最艱苦的罷工之一。

從一開始，以考夫曼為首的全國皮毛工人工會的領導就想阻撓罷工。後來，他們招來了勞聯主席威廉·格林，格林越過了紐約聯席理事會逕自與老板洽商，在42小時工作週的基礎上進行出賣。然而，左翼分子把皮毛工人團結得非常緊，他們不容許出賣性

質的協定得以實現。幾個星期之後，工人終於贏得了40小時工作週，為美國工業創立了先例。這是工人和左翼分子的輝煌勝利。同時，對破壞罷工的勞聯高級領導而言，這也是當頭一棒。

但是，這些人並不是那樣容易對付的。格林集團在老羞成怒之下就建立了一個由馬修·沃爾、埃·麥克格拉德、約·瑞安、約·蘇利梵和赫·弗雷恩等人組成的反動透頂的委員會來“調查”罷工情況。結果是皮毛工人紐約聯席理事會和參加理事會的各分會1927年1月的“改組”。這個破天荒的措施等於把12,000名皮毛工人開除出工會，使皮毛工人的國際工會遭到了破壞。^①

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中的鬥爭也同樣激烈。儘管上層領袖們執行了匪徒和開除政策，1925年左派和中間派的統一戰綫仍然控制了第二、第九和第二十二分會，這三個分會占紐約聯席理事會會員數的70%，而紐約聯席理事會却是這個國際工會的骨幹。因此，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主席西格曼就冷酷地把各分會執行部的共產黨人和支持工會教育同盟的分子一共77人開除了，這就等於開除35,000名會員。被開除的分會建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進行了16個星期的尖銳的鬥爭，終於逼得西格曼讓步，恢復了三個分會的會籍。這是該工會左翼的一次全國性的勝利。因此，當1925年11月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在費拉特爾費亞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左翼方面共有114位代表，他們所代表的人數有34,762人，占這次大會所真正代表的人數的三分之二。然而，西格曼統治集團在代表名額的分配方面上下其手，以致支持他們的會員雖然僅15,852人，但他們的代表却有146名，也就是這次大會的大多數。他們就利用了這種多数的控制保住了他們的權力。

1926年7月1日，左翼所領導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紐約聯席理事會號召了一次四萬服裝工人的罷工，來反對同行的無法忍受的狀況。工人（共產）黨全力支持了這次罷工。國際婦女服

① 見菲利普·斯·方納“皮毛工人工會”1950年紐約版。

裝工人工会主席西格曼虽然正式宣佈贊助罢工，实际上却進行破坏。經過20个星期的艰苦罢工斗争后，西格曼終於在12月間抄襲格林在皮毛工人罢工事件上所耍的花槍，越过了联席理事会，同老板們成立了一項幕后协定。这第二次的出賣却成功了。外衣工人中是有許多优秀的領袖的，如約瑟夫·波魯乔維契等，然而外衣和服裝工人的各联席理事会的一些首腦人物如路易斯·海曼和查尔斯·齐麥尔曼（后來他們受到了國際妇女服裝工人工会的獎賞）不敢像戈尔德在皮毛工人工会中那样大胆地動員，組織罢工工人來击败出賣計劃，而是馴服讓步。罢工結果是失敗了，35,000名工人失去了工会会籍。

从皮毛工人工会和國際妇女服裝工人工会开除出來的大批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分子於1928年12月28日建立了縫紉工人產業工会（参加工会教育同盟）。路易斯·海曼当选主席，本·戈尔德当选書記兼司庫。於是，兩個对立的工会就展开了歷时七年的苦战來爭夺这門工業的控制权。情形以后还要講到。

在縫紉工人的長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妇女積極分子在許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爭取工会民主的斗争中，再也沒有比她們更勇敢的糾察員和战士了。当縫紉工人產業工会成立的时候，女會員的数目就比男會員多。

在混合服裝工人工会和制帽工人工会中，左右派間的斗争便沒有那样尖銳，尽管这两类工業中的上層領導（特别是希尔曼）都接受了巴尔的摩—俄亥俄計劃、“新工資政策”、劳工銀行制度、生產标准化制度、加快制度以及劳联的一般階級合作綱領。混合服裝工人工会也把許多参加工会教育同盟的積極分子驅逐出會。但是，它的領袖悉尼·希尔曼却願意採取若干進步政策，混合服裝工人工会的代表大会在一些非經濟性的問題上通常採納了左傾決議。这个工会对正在艰苦奋斗中的苏俄也表示友好的态度；1921年这个工会組織了俄美工業公司來协助苏俄建立服裝工業；領導人是罗伯特·吳·鄧恩。混合服裝工人工会这时是一个独立

工会，它和赤色工会國際保持了友好联系。在許多政治問題上，左派和希尔曼建立了統一戰綫，但是在許多这样的場合，左派还不够老練，以致不能在統一戰綫工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今天，在波托夫斯基的領導下，混合服裝工人工会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劳联工会，在30年前，它却是一个从1914年的反对劳联騙子的斗争中生長起來的独立工会，在左翼工会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的确，当时在五金、紡織、食品、制鞋、菸草等業中，大多数独立產業工会在它們的名称中都加上了“混合”这个字眼。共產党和工会教育同盟在混合服裝工人工会中的直接力量可以在1924年的代表大会上看出來，当时該工会执行总部委員共產党候选人菲尔·亞隆堡得8,897票，他的对手得17,362票。

煤礦工業中的斗争

在柯立芝“繁荣”时期，联合煤礦工人工会几乎陷入了死亡的危机。煤礦工業是病态工業，一部份原因是迅速的机械化，失業情况嚴重，削弱了工会的經濟力量。煤礦老板認識到这种局面对他們有利，所以就开始把飛叉戳进了这个削弱了的工会的軀体。联合煤礦工人工会的主席約翰·勒·刘易斯在領導上犯了一連串措施不当的錯誤，从而使这种局面更加惡化。他不但沒有坚决進行反对失業的斗争，反而提出了“20万礦工必須离开”的反动口号。1922年，刘易斯在解决这年的罢工問題时拋棄了那些尚未組織起來的地区的处在关键地位的礦工，又不肯認真組織南部各州具有战略意义的礦工。刘易斯又將那些敢於起來反对他的各項毀滅工会的政策、的弗里曼·湯普遜、派特·杜赫、弗蘭克·波利契、丹·斯林格、托尼·明勒利契以及成百的其他共產党工会战士逐出工会，这就把局面弄得更加糟糕。

工会教育同盟在党的積極支持下，首先在煤礦工業中展开了活动（見第十三章）。1923年6月2日至3日，它在匹茲堡成立了联合煤礦工人工会進步國際委員會。这个廣泛的左翼進步委員

会提出了要求,其中主要的是:六小时工作日;五日工作週;实施工会的各項規定;失業救济和保險;組織未組織的礦工;反对仲裁合同和加快工作的合同;訂立所有煤礦工人的全國性合同;恢复各区工会的自治权;煤礦國有;建立劳工党。为了推進这个綱領,左翼進步分子提出了一个以乔治·伏伊塞——伊利諾州的一个基層煤礦工人共產黨員——为首的候选名單与刘易斯相抗衡。在最后选举揭曉时,刘易斯說伏伊塞得了66,000票,而他本人得了136,000票,反对派却宣称实际獲选的是伏伊塞。

同时,該工会在煤礦工業中的地位急遽惡化。1924年2月間所締結的“傑克遜維尔协定”原定1927年4月才滿期,但至1925年,西弗吉尼亞州和宾夕法尼亞州西部的大礦主——包括最大的匹茲堡煤礦公司——就开始任意破坏工会协定,並实行“开放工厂”制度。宾夕法尼亞、俄亥俄、西弗吉尼亞、肯塔基、亞拉巴馬各州和其他烟煤区的工会都迅速瓦解。1927年4月1日的大罢工开始时,联合煤礦工人工会只掌握四成烟煤工業,在1924年却是六成。

1925年,煤礦工業中的工会教育同盟分子为了挽救煤礦工会的灾难性的頹势,提出了“拯救工会”的口号,成立了一个用“拯救工会”做名称的廣泛的統一战綫委员会,由派特·杜赫任書記,前西弗吉尼亞联合煤礦工人工会領袖弗蘭克·凱尼任“採煤工人”的編輯。工会教育同盟在煤礦区進行了三个階段的运动。第一階段是在西弗吉尼亞、肯塔基和南部礦場等重要地区展开組織工作來迎接即將到來的罢工。然而,刘易斯把几十个分会的要求置之不顧,拒絕採取行动,因而第一階段沒有什么作为。

拯救工会运动的第二階段是在1926年联合煤礦工人工会选举中提出了全國性的進步候选人与刘易斯对抗。拯救工会运动方面的主要候选人是:主席候选人,第二区分会主席約翰·布罗菲;書記兼司庫候选人,無烟煤第一区分会前主席威廉·伊·布倫南。这是一个非常廣泛的統一战綫运动。左翼進步反对派發动了

強大的競選運動，劉易斯宣佈布羅菲得到 60,661 票，而他自己則得的是 173,323 票。布羅菲抗議選舉舞弊，聲言本人事實上已經當選。^①

拯救工會計劃的第三階段是全力支持 1927 年的有戰略意義的煙煤工人罷工。進步的反對派在各地動員了它的強大力量來參加罷工糾察隊和鼓舞罷工工人。他們建立了以阿爾弗雷德·華根納赫特為首的賓夕法尼亞州和俄亥俄州罷工救濟委員會並且發動了一個強有力的全國性運動。罷工繼續了整整一年後，拯救工會委員會於 1928 年 4 月 1 日在匹茲堡舉行了一次旨在加強和擴大罷工的羣眾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共 1,125 人，代表 101,000 名煤礦工人，約占聯合煤礦工人工會會員總數的一半。會議號召尚未罷工地區的礦工行動起來，得到了相當大的響應。

然而，這次罷工還是無法挽救。不久，劉易斯代表伊利諾區簽訂了一項單獨協定，其他區域不得不狼狽復工。30 年來用鬥爭所換得來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改善，幾乎在一個晚上喪失殆盡。這樣一來，工會就產生了分崩離析的局面。賓夕法尼亞、西弗吉尼亞、科羅拉多和其他地方的工會都發生了分裂或產生了雙重工會。在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崩潰的這個時期，除布羅菲集團以外，“拯救工會”派把自己的人集合起來於 1928 年 9 月在匹茲堡建立了全國煤礦工人工會。約翰·瓦特當選為主席；威廉·波伊斯為副主席；派特·杜赫為書記兼司庫。^②

工會統一同盟的成立

192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工會統一同盟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宣佈成立。這個組織是工會教育同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改組的結果。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來自 18 個州的代表 690 人。

① 見 1927 年 6 月 15 日“勞工統一”。

② 見佩爾門和泰夫特“美國勞工史”第 4 卷第 564—68 頁。

其中約有 322 位代表來自新成立的紡織、縫紉和煤礦等三個全國性的產業工會，這些工會共有會員約 57,000 人；159 位代表來自行業工會中的左翼集團；107 位代表來自未組織的工業中的小集團，還有 18 位是直接由勞聯分會派來的。代表中有 64 位是黑人，72 位是婦女，159 位是青年工人。他們的平均年齡是 32 歲。會上選出了一個 10 人的全國執行委員會和一個 53 人的全國委員會。它的機關刊物是“勞工統一”，全國總部設在紐約。威廉·福斯特當選為總書記。^①

工會統一同盟的綱領承襲了過去工會教育同盟的一般方針。這是一個廣泛的、獨立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的統一戰綫運動。它是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因而和勞聯領導的階級合作政策發生了正面的衝突。它的中心口號是“階級對階級”。這個綱領的具體要求是：七小時工作日，五日工作週；組織未組織的工人；實行產業工會主義；社會保險；黑人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上地位完全平等；加入赤色工會國際；爭取世界工會團結；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保衛蘇聯和社會主義。

工會統一同盟和工會教育同盟間的主要不同點是：過去的工會教育同盟主要強調保守工會的內部工作，新成立的工會統一同盟却主要着重把未組織的工人組織到產業工會中去。如所週知，這一新方針是由工會教育同盟根據 1927—28 年的經驗發展起來的。事實上，在它最尖銳的鬥爭場所——紡織、縫紉和煤礦工業中——已產生了以“一工廠，一產業，一工會”為原則的三個新的獨立的產業工會。

工會統一同盟所以要在工會教育同盟的工會政策上作根本的改變，是由三個基本原因決定的。第一，勞聯和鐵路工會領導方面的階級合作政策和加快制度嚴重地違反了工人的利益，破壞了工會的戰鬥品質。正如工會統一同盟的綱領中所稱，“儘管戰前時期

① 見 1929 年 9 月 14 日“勞工統一”。

的工会运动有腐化、落后和一般的弱点，但与今天蜕化的劳联比較起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战斗的組織。”第二，受騙的和被出賣給僱主的劳联各工会正在嚴重沒落。它們在許多重要的工業部門，特別是在托辣斯化了的部門如鋼鐵、汽車、肉类包裝、紡織、木材、鐵路、煤礦等等中喪失了立足地。現在，它們日甚一日地把自己局限在熟練工人範圍之內，不能代表不熟練和半熟練的廣大工人羣眾，也不能保護他們的利益。第三，由於共產黨人和基層工人的積極分子大批地被逐出旧工会，这就使独立工会成了迫切需要的組織形式。正是这些理由促使共產黨人和他們当时的進步同盟軍通过工会統一同盟，着重在未組織的或半組織的工業中建立新工会。

工人（共產）黨經過許多討論才支持这种劳工政策的顯著改变。^①傑·洛夫斯頓和他的信徒一般地反对这个新的工会路綫。由於社会民主党人在世界各地执行开除和分裂政策，独立工会主义就在各地都成了一个刻不容緩的問題，因而赤色工会國際也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意見。

这种劳工政策的改变决不像莫斯特和其他敌人所說，意味着共產黨人在开倒車，回到双重工会主义的道路上。無疑地，在当时的环境下，独立工会主义有廣泛的基礎。但是，在以后的几年內，就產生了相当嚴重的宗派主义傾向，即在沒有具备条件的情况之下去建立独立的工会，並且認為工会統一同盟終將代替劳联的地位而成为全國的劳工中心。尽管这样，工会統一同盟还是領導了多次重要的罢工运动、組織运动和失業斗争。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作了可貴的先驅工作，替20世紀30年代的巨大組織运动开辟了道路。

國際劳工的統一

作为自覺的國際主义者，共產黨人一貫是世界工会統一的热

^① 見1928年7月号“共產黨人”。

情的支持者。這個問題有種種形式的表現，在柯立芝時期都是很重要的。一種表現是在這些年代使工會加入赤色工會國際的運動。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行動是1923年諾瓦斯科夏（加拿大——譯者）礦工投票贊成參加赤色工會國際，這成了這些工人被聯合煤礦工人工會開除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件重要的國際活動是勞工代表到蘇俄去直接考察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共和國。最重要的代表團是1927年的一次，由詹姆斯·赫·毛雷爾、約翰·布羅菲、弗·勒·帕麥爾、約·吳·費茲帕特里克和阿·弗·科葉爾等著名工會人物以及羅伯特·吳·鄧恩、斯圖爾特·蔡斯、保羅·道格拉斯等幾個經濟學家組成。代表團回來後提出了一個同情蘇聯的報告，受到有組織的勞工基層會員的歡迎。

在這些年里，蘇聯人為爭取世界工會統一進行了大規模的鬥爭。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國際工會聯合會的政策是要把俄國的工會和西方的勞工運動隔絕起來。蘇聯工會領袖在幾度爭取普遍團結而歸於失敗後，就和英國工會領袖共同組織了一個英俄委員會。英國的工會領袖們比較樂意這樣做，因為英國急於要取得進入廣大的蘇聯市場的通道。激烈反蘇的勞聯猛烈地反對這個新的委員會，因為它為統一的工會國際開辟了一個有希望的遠景。因此，當英國職工大會的領袖阿·阿·巴素以列席代表資格參加1925年的勞聯代表大會並呼喚世界勞工的統一時，格林之流的官僚分子就指斥他為“赤色分子”，最後還把他當作一個無賴對待。工人（共產）黨大力支持英俄委員會並廣為宣傳。但是，1927年9月間英國的工會領袖解散了這個委員會，借口是蘇聯工會領袖批評他們在1926年英國的大罷工中叛賣了工人。^①

^① 見路易斯·勒·洛爾溫“勞工和國際主義”1929年紐約版第313—15頁。

第十九章 建立新型的党

(1919—1929)

美國工人階級需要建立一个列寧所說的新型的党，以便迎接美國階級斗争的任务。这个党，像斯大林所解釋的，“应当比工人階級看得远些，应当領導無產階級，而不应当跟在自發运动的尾巴后面走。……党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它必須是“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环境的复雜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繞过所有橫在前進途中的暗礁”^①。这个自我批評的、民主的、有紀律的党，必須站在斗争的前列，却又同無產階級的每一根纖維最密切地交織在一起。这个党不論在客觀上或主觀上都决不以片面的想法和空洞的口号來代替实际情况。在工人階級和人民的每一个斗争階段中，这个新型的党都同他們在一起，对任何时期中所有的問題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引導他們直到最后階段，这便是劳苦大众認識到必須改变社会基本关系的階段。

在1919至1929年的十年中，共產党人在世界資本主义堡壘的美國奠定了这样一个列寧主义政党的初步基礎；这就是說，他們大体上吸收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般原則，團結了共產党的力量，經受了政府第一次的猛烈攻击，爭取到了合法的地位，开始懂得实行自我批評和执行紀律，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从自己的隊伍中清除出去。他們也参加了許多廣泛的統一陣綫的羣众斗争，如所週知，在这样進行的过程中他們表現出不少列寧主义的主动精神。共

^① 見斯大林“論列寧主义基礎”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1—92頁。——譯者

產党人同工人階級，特別是同工会运动者、黑工、妇女、青年和外國出生者开始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他們已开始精通列寧主义者的任务而把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羣众的日常斗争結合起來。党也表现了真正的國際主义精神，如發动保衛苏联的斗争，發动强大的“不干涉中國”运动，同拉丁美洲共產党人一起進行反对美帝國主义的堅毅斗争，同加拿大共產党人經常進行合作，積極支持赤色工会國際和共產國際。建立新型的党的这一切任务都包含在“党的布尔什維克化”这个总的口号之中。但在这十年結束时，党仍然過於局限在鼓动工作方面，並且仍然存在很多宗派主义的弱点。

1925年，党——当时称为工人（共產）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党的布尔什維克化采取了一个重要的組織措施，就是把以前的“語言联盟”基礎改組为以車間和街道支部为基礎，各民族团体中則組織相应的語言集团党组來進行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共有18个“語言联盟”（少数民族組織），最大的是芬蘭人的联盟，共6,410人；其次是犹太人，1,447人；南斯拉夫人，1,109人；俄罗斯人，870人；立陶宛人，850人；烏克蘭人，622人。

当时据报告共有27家左翼报纸。它們都是独立經營的，並且一般是由廣泛的統一陣綫团体办的。

左翼报刊

語文	報紙名称	刊期	發行額
亞美尼亞文	無產者 (The Proletarian)	週刊	1,200
保加利亞文	意識 (Saznarije)	旬刊	1,900
捷克斯洛伐克文	自衛報 (Obrana)	週刊	1,500
捷克斯洛伐克文	工人報 (Delnik)	週刊	1,150
英文	工人日報 (Daily Worker)	日報	17,000
英文	工人月刊 (Workers Monthly)	月刊	16,000
愛沙尼亞文	烏斯伊爾姆 (Uus Ilm)	週刊	600
芬蘭文	工人報 (Tyomies)	日報	8,000
芬蘭文	前進報 (Eteenpain)	日報	8,000
芬蘭文	同志報 (Toveri)	日報	4,500
芬蘭文	新祖國報 (Unsi Kotimaa)	半週刊	6,000
芬蘭文	女同志報 (Toveritar)	週刊(婦女)	11,000

芬蘭文	紅色人物報 (Punikki)	半月刊	10,000
德文	人民新聞 (Volkszeitung)	日報	10,000
希臘文	前進報 (Empros)	週刊	4,700
匈牙利文	新前進報 (Uj Elore)	日報	9,000
意大利文	工人報 (Il Lavoratore)	週刊	13,500
犹太文	自由報 (Freiheit)	日報	22,000
立陶宛文	拉伊斯維 (Laisve)	日報	8,000
立陶宛文	維爾尼斯 (Vilnis)	半週刊	5,000
波蘭文	工人論壇報 (Tribuna Robotnicza)	週刊	1,500
羅馬尼亞文	覺醒報 (Desteptarea)	週刊	1,200
俄羅斯文	新世界報 (Novy Mir)	日報	10,000
斯堪的納維亞文	新時代報 (Ny Tid)	週刊(農業)	2,500
南斯拉夫文	工人報 (Radnik)	每週三次刊	8,500
斯洛文尼亞文	斯洛文尼亞勞動報 (Delavska Slovenija)	週刊	4,000
烏克蘭文	每日新聞 (Daily News)	日報	6,000

在這些年中，特別是在 1925 年改組以後，黨員數目頗有起伏。據統計，1923 年有 15,395 人；1925 年有 16,325 人；1929 年有 9,642 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從 1922 年的 1,000 人變為 1920 年的 2,500 人。在 1929 年黨有 25 種車間刊物。1929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工人日報停刊了一天，這是它在 28 年飽歷風霜的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停刊。工人學校於 1923 年 10 月成立，當時約有學生 1,500 名。1927 年 1 月 24 日黨的總部從芝加哥遷到紐約，在 1930 年的代表大會上黨改名為美國共產黨。

黨的第四、五兩次代表大會（1925 年和 1927 年）特別強調應使黨員更全面地轉向工會工作。黨的工作人員主要部分是外國出生者，過去都在尚未組織起來的工業中做工，他們一向主要致力於政治鼓動工作。由於黨決定成立車間小組和在黨支部中設置工會書記，由於黨成立了混合民族支部，以及由於黨強調必須領導工人的經濟鬥爭，這種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幾次和此後的代表大會日益強調重點工作；這就是說要在礦業工人、鋼鐵工人、鐵路工人、海員、化學工人以及其他托辣斯化的基本工業工人中加強黨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人是工人階級的心臟，任何工會運動和工人的政黨沒有他們的支持便不能在其當前

的或最終的目標上獲得成功。一般地講，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政党和工会正是根据这个重点原則，所以在歷史上一貫特別努力爭取基本工業工人參加。相反地也由於同樣的原則，美國工会运动的基本弱點就是長期拒絕把托辣斯化的工業里的工人作为重点和作为工会的基礎。当產業組織大会終於成功地完成这种重点工作后，美國整个劳工运动水平便提高了一步。共產党憑着共產党人所特有的明智和魄力投入重点工作，僅僅是运用了久已建立了的劳工运动原則，即集中於關鍵性的基本工業工人，因为这些工人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基礎。

在1928年的總統选举中，工人(共產)党提出了以威廉·澤·福斯特为首的全國候選人名單。党在32州中参加了选举；党發动了一个很活躍的运动，並且獲得了48,228票，比1924年增加了15,000票。在这次競选运动中，党進行了反对战争危机和反对兇猛的美帝國主义的斗争；党要求農業救济和工人的社会保險；提倡組織劳工党；要求取消渥斯特德法案和第18条宪法修正案(禁酒)。

在整个这段时期內，党最嚴重的弱點是長期的党内派別斗争。我們已經說过，这个斗争是从1923年在劳工政党這個問題上开始的。虽然这个具体問題在1924年拉弗勒特运动之后已不再是党內的尖銳爭論，但是派別斗争仍旧环繞着其他許多問題而繼續存在，因而阻碍了党的一切活动。魯登堡—佩帕尔和畢特尔曼—福斯特这两个主要集团曾不断努力想解决他們之間的分歧以求得党的統一，但並無效果。以后的發展証明了只有从党内消滅了搗乱性的非共產党分子——坎農派和洛夫斯頓派，党才能完成統一。

党在妇女和青年中的工作

党在其成立后最初十年中日益注意妇女羣众工作，因为这是把党建成真正列寧主义的組織的一項重要工作。1921年党設立了全國妇女委員會。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工業中的妇女上，但也在家庭主婦中進行了不少活动。在这几年中，統一陣綫的“妇女理事

會”起了重要的作用。各民族联盟都在各自有关的範圍內注意了妇女工作。在本世紀20年代中妇女黨員的數目沒有超過20%，但在30年代中妇女黨員所佔的百分比几乎增加了一倍。

共產黨妇女工作者除了一般地在政治上很活躍外，在这个时期的許多罷工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縫紉業和紡織工業中。妇女在保衛勞工的工作中表現了很大的積極性。在保衛蒙尼和比林斯、薩柯和范齊蒂以及麥克納馬拉和施密特的這些著名的鬥爭中，她們領導了全國各地的戰鬥。在反對生活費用高漲和各種形式的軍國主義的鬥爭中，婦女們也是傑出的戰士。

在本世紀20年代初期，黨對保護妇女的特殊立法採取了宗派主義立場，忽視了工業中黑人妇女的特殊要求。黨的機關報“勞動妇女”在1929年3月國際妇女节提出的口號是：男女工資平等；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條件；禁用童工；規定生育假期和從業母親的福利；設立失業、疾病、意外事故、老年和生育的社會保險；反對生活費用高漲，反對“開放工廠”制度，反對戰爭危機，反對“孕育戰爭的帝國主義”。

共產主義青年團（它的名稱隨着黨的名稱的改變而改變）也具有大部分黨所具有的優點和缺點。約在1923年，它多少擺脫了早期的宗派主義，開始提出了青年的具體要求，為兒童組織和體育活動奠定基礎。1927年的團代表大會表示它已明顯地把工作轉向工會，而且青年們也積極地參加了多次的罷工。團的一個缺點是在工業中的基礎很弱。大多數團員是學生。黨內的派別鬥爭也反映到團內，阻礙了團的發展。有一種特殊的青年宗派主義“先鋒主義”，就是受黨內的派別鬥爭刺激而產生的。這種偏向認為，青年人由於年青，他們的階級覺悟比成年工人高，因而想把團從一個廣泛的組織（它應當是一個廣泛的組織）縮小成一種“少年共產黨”之類的組織。

魯登堡的逝世

1927年3月2日党的总書記查尔斯·埃·魯登堡的逝世使党受到了重大的損失。他死於闌尾炎，因为他在过度緊張的工作中忽視了这个病。魯登堡逝世时年45歲，他是共產党傑出的創始人和領袖。他是一个真誠、坚决和英明的战士。魯登堡於1909年参加社会党，他在俄亥俄州的影响特別大。在1912年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对“第二条第六項”的著名的斗争中他开始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在1917年4月聖路易社会党緊急反战代表大会上以及一般的反战斗争中他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組成共產党、促成党的統一以及为党爭取合法地位的斗争中貢獻很大。他在党的早期羣众斗争中，特別是在建立劳工政党这个問題上，也很積極。在1917—20年和1922年審訊共產党人案件中他英勇地在法庭上所作的証詞对党起了鼓舞作用。在派別斗争中魯登堡得到斗争双方的尊敬，因此即使在斗争最激烈的情況下他仍然是总書記。

魯登堡深为資產階級反动派所痛恨並受到他們的攻击。他曾坐过几年牢。他是馬克思和列寧的一个傑出的学生，在替年青的共產党建立基本的理論基礎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全世界的共產党人很多都知道他和尊敬他。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整个这一段时期中主要國際事件之一是1928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会。它把全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义者聚集一堂，發出了進行英勇斗争的信号。共產國際执行委员会在1925年3月的會議上宣佈过，欧洲在經過前数年的革命風暴后，已因美國的經濟援助（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等）而獲得“相对的”、“部分的”和“暫時的”穩定。但在三年之后，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現在連这种“相对的、部分的和暫時的”資本主义穩定也告結束了，世界的前景是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國際階

級鬥爭的尖銳化。

第六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制定了共產國際的第一個完整綱領，它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分成三個時期來分析。第一個時期約從1917年3月到1923年底，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俄國、德國、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亞、中國、印度、朝鮮和其他地方爆發一連串的革命和革命鬥爭。第二個時期從1924年初到1927年底，這是一個“相對的、部分的和暫時的穩定時期”，其特點是僱主日益加緊進攻而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軍進行了比較屬於防禦性的鬥爭。第三個時期開始於1928年，也就是危殆的資本主義穩定已告結束的一年，這個時期掀起了新的鬥爭浪潮——工人和僱主間的鬥爭，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之間的鬥爭，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鬥爭，以及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間的鬥爭。

關於“第三個時期”這種看法在全世界的勞工運動中曾引起了熱烈的辯論（包括美國在內）。如蘇聯反對布哈林集團的鬥爭就以具體的形式反映到國際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如關於資本主義穩定性問題，反對右翼問題等等，開始成為共產國際的問題（這些留在以後再說）。大會所採取的加緊鬥爭的路綫的正確性終於有聲有色地在事實上得到了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在此後十年里，世界經濟大危機的發展，法西斯主義在大部份歐洲的散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928年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號召工人階級在每一條戰綫上加緊鬥爭。大會號召對各國共產黨內的右派分子展開英勇鬥爭，大會並加強了對機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的打擊，罵他們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因為他們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破壞工人階級對法西斯主義進攻的反抗。這次代表大會的中心口號是“階級對階級”。大會指出右派是主要的危險，因為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在黨內和整個勞工運動中認為前几年資本主義的部分穩定顯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疾病已經澈底痊癒，永不復發，因而認為階級鬥爭也就緩和起來了。

黑人問題是民族問題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個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對殖民地問題的深刻討論。美國代表和許多其他國家代表都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這次討論得出了美國的黑人問題是一個民族問題的結論。美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向認為黑人問題是工人之中受迫害的少數種族的問題，基本上是單純的工會的事情，但黨從六次大會起就把黑人當作應享有民族自決權的被壓迫民族。這種立場以後在1930年的一個決議中獲得了充分的發展。黨對黑人問題的這種新認識把黨在黑人中的工作提到更高的列寧主義水平上。

對黑人問題的這種觀點是根據黑人的實際情況和世界上兩位主要的民族問題權威——列寧和斯大林——所早已歸納出來的原則而來的。列寧在1920年6月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寫的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論文中，已認為美國黑人所處的地位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地位。他號召全世界的工人“直接幫助各依賴國或不平權民族（例如在愛爾蘭，在美洲黑人中等等）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①（着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

當代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問題專家斯大林給民族所下的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②這些是構成民族的科學基礎。按照這些標準，在美國南部所謂黑人地帶佔人口大多數的黑人就構成了一個被壓迫的民族。艾倫評論黑人民族的發展說：“奴隸制促成了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歷史背景以及主要以渴望自由為其特點的共同意識形態的萌芽。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被商品奴隸制所阻遏，在資本主

① 見“列寧文選”第二卷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93頁。——譯者

② 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二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頁。——譯者

又發展時期產生了使黑人能够更加充分地朝着構成民族的方向發展的条件。黑人更直接地被卷入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过程，因而就逐漸具有了一切近代民族所特有的階級关系。”^① 依照这个总的定义，北方的黑人也就是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了。

海伍德進一步發揮說：“在美國的疆界內、在單一的中央政府管轄下的民族，不是一个而是兩個：一个是佔优势的白人民族，骨干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另一个是被統治的黑人民族。……黑人是美國人。他們是形成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一切社会和經濟斗争的產物。但是黑人是一种特殊的美國人，这是就他們所受的压迫把他們同优势的白人民族分离开了这一点來講的。在这种环境的压力下，他們發生了構成民族的一切客觀屬性。”^②

共產黨对黑人問題所採取的新立場在政策上實踐的結果是：黨除了像以前一樣極力爭取黑人在經濟、政治、社会各方面在一切情况之下充分平等之外，还提出了南方黑人地帶的黑人应当有民族自決权的口号，自決的基礎是毀滅种植園制度，把土地重新分配給黑人農民。然而民族自決这种要求並不像黨的敌人所說那樣，意味着黨主張在南方成立一个“黑人共和國”。不过这的确意味着今后黨將堅持黑人民族應該有自決权，他們在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时机、用他們認為合適的任何方法來行使这种权利。

美國黑人劳工大会

前面几章已經講过，共產黨从它成立起就一天比一天注意为受重重剝削和迫害的黑人進行爭取正义的战斗。共產黨这种政策最早的有組織的表現就是成立非洲血親兄弟会。它出了一个報紙叫“十字軍”。这个团体是本世紀20年代初期紐約“信使”集团一派的人和加維运动左翼分子中分裂出來的一些人組成的，这个团体

① 見詹姆斯·斯·艾倫“黑人的解放”（小冊子）1938年紐約版第21頁。

② 參看海伍德“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178—179頁。——譯者

为黑人权利進行过英勇的斗争。它参加了1924年2月在芝加哥召开的黑人議會。不过这个組織沒有羣众基礎；1925年10月在芝加哥成立了美國黑人劳工大会^①。那时它的傑出領袖是洛維特·福特—怀特曼，它的刊物是“黑人捍衛者”。

美國黑人劳工大会的重大意义是指出無產階級在發展着的黑人斗争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美國黑人劳工大会積極鼓吹黑人在經濟、政治和社会上完全平等的要求，特別強調工会問題。它竭力为准許黑人工人参加工会而斗争。它的一般組織形式是地方理事会，理事会是由黑人工会、不歧視黑人的一般工会以及尚未組織起來的黑人工人集团組成的。^②

在好几年中美國黑人劳工大会進行了不少有价值的鼓动工作，但它的規模始終是小的，會員大部分局限於共產黨員。在这个組織的工作中湧現出不少新的黑人人民領袖，包括詹姆斯·福德、哈里·海伍德、毛德·怀特及其他很多人。西里尔·布里格斯在叙述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时說：“党領導了芝加哥黑人無花果和棗子工人的罢工、新澤西州卡特瑞特洗衣工人的罢工和紐約黑人电影放映师的罢工。此外，我們还組織了黑人礦工救济委员会，把房客同盟从社会党人手中爭取过來，並在紐約、芝加哥和費拉特尔費亞等地举办了講習班和座談会”。^③

1930年爭取黑人权利同盟接替了美國黑人劳工大会，全國書記是哈里·海伍德，它的刊物是“黑人解放者”。这个同盟是在黑人民族解放总的斗争的基礎上來为黑人权利進行斗争的。在此后几年中，它在南方作了很多开路先鋒的工作。

共产党在柯立芝总统时期所表現的不倦的坚决斗争在黑人羣众中得到很大的重視和支持。漸漸地黑人共產黨員的数目就增加

① 見罗伯特·米諾尔在1925年12月“工人月刊”上所寫的文章。

② 見“美國黑人劳工大会綱領”1925年紐約版。

③ 見西·布里格斯在1929年9月“共产党人”上所寫的文章。

了很多。在共產黨承認黑人問題的民族性質並加以實際運用之後，黨在黑人中的影響就特別顯著。在1929年3月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傑克·斯塔徹報告黑人黨員約有200名，但一年之後，在1930年3月6日展開吸收黨員運動中，共吸收了6,167名新黨員，其中至少有1,300名是黑人——黑人羣眾中的共產主義感情增長得這麼快。

開除托洛茨基分子

在1919年至1929年這十年期間，為了建立一個新型的黨，黨曾採取一些重大的步驟，其中之一是1928年10月27日開除托洛茨基分子出黨。這個集團是由詹姆斯·坎農領導的，坎農長久以來就以一個頑固的宗派主義者的姿態積極參加黨的領導（畢特爾曼—福斯特集團）。這個托洛茨基派的發展與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也有直接關係。

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前幾年里，托洛茨基主義已在蘇聯變成一種惡性毒物。列寧早就向它進行了鬥爭。1924年列寧逝世後，利昂·托洛茨基這個老牌機會主義者和冒險家就不顧一切地想奪取共產黨的領導。他的“激進革命”綱領實質上是挑動對整個蘇維埃農民的內戰和發展一種只能引起資本主義國家同蘇聯之間的戰爭的強硬外交政策。托洛茨基的中心論點是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里建立，因此歐洲馬上發生革命是必要的。他這種逼出一個人為的革命的 policy 勢將置俄國革命於死地，使資本主義在俄國復辟。^①

蘇聯人民毫不接受托洛茨基的毀滅性的綱領。英明的斯大林在理論上證明（此後25年的實踐經驗又完全證明了他的正確性）

① 托洛茨基還指責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政策，但是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曾屢次地肯定說，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勝利完成主要是遵照斯大林在許多年前所提出的路線。

在一國（苏联）內建設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並証明共產党的政策恰恰在走向这个目标。結果是共产党、苏維埃、青年、工会以及其他各种羣众組織都以压倒的优势击败了托洛茨基綱領——受机会主义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团所極力支持的綱領。^①由於所有这些分子在与党作斗争中已开始採用了破坏性的和其他的暴力犯罪手段，所以1927年12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把这整个領導集团当作反革命分子驅逐出党。

在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会开会时托洛茨基已成为一个反革命罪犯而被放逐了。他向大会呼吁，想要大会撤銷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决定。然而代表大会却以絕對优势拒絕了这个驕橫的提議。但是这个方案却得到了美國共产党代表之一詹姆斯·坎農的秘密支持。坎農回國之后就立即和他的朋友們开始散佈詭譎的托派宣傳。他們主張退出現有的工会和放棄統一陣綫，他們進行了激烈的宗派斗争。畢特尔曼—福斯特集团的領袖們發覺这种情况之后，就提出对坎農、馬克斯·沙赫特曼和姆·阿勃恩三人的控訴，这三个分裂分子、破坏分子和政治敗类很快就被开除了出党。約有100名坎農分子最后也被驅逐出党。

在被驅逐出党后，托派分子就組成了一个反对派联盟，經過几次內部分裂和兩次極不穩定的合併之后——第一次是在1934年与莫斯特分子合併，第二次是在1936年与社会党合併——这个反对派最后在1938年1月組成了社会主义工人党，黨員平均人数一直只有一兩千人。这个党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替反动派作工具，它是所謂第四國際的美國支部，对共产党和苏联采取吹毛求疵的敌視态度。它在所謂超革命的詞句的掩盖下進行反党、反苏的反革命活动。

① 見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譯者

洛夫斯頓和例外論

緊隨着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後，黨於1929年6月開除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洛夫斯頓集團約200人左右，包括洛夫斯頓自己、本·吉特勞、布·沃爾夫、和共產主義青年團領袖赫·柴姆。洛夫斯頓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在黨成立的時候從社會黨轉來的。像坎農一樣，洛夫斯頓是一個職業的宗派主義者和陰謀家。1927年魯登堡死後，他以魯登堡—佩帕爾集團的一個主要成員身份運用宗派手段取得了黨的執行書記職位，一共做了兩年。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所展開的透徹分析和戰鬥性的前景使洛夫斯頓的機會主義終於暴露出來。洛夫斯頓的政治主張的要點是，國際六次大會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增長和階級鬥爭日益加劇的“第三時期”，雖然就世界其他地方說來是確切的，但對於美國却不適用。為了證明他的論點，洛夫斯頓用馬克思主義的辭句重述了傳統的資產階級理論的“美國例外論”。這就是說，美國的資本主義跟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同而且要比他們優越，因此它可以不受資本主義制度的成長和衰退的規律的限制。洛夫斯頓把美國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征，把美國資本主義同其他國家資本主義的微小的差異作為他分析的根據，而不是以美國與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基本共同性來作為根據。洛夫斯頓說，他的美國例外論是同列寧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相吻合並且是從這個規律出發的，他企圖這樣來為他的機會主義的結論辯護。洛夫斯頓的主張實際上得出的主要結論就是，雖然資本主義在世界其他地方正陷於日益加深的危機，工人的革命鬥爭的到來可以預見，但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則肯定地是正在向上發展，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是沒有指望的。洛夫斯頓的機會主義理論特別受到佩帕爾和沃爾夫的有力支持。

早在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前，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就已經鼓吹他

們的例外論，在这次會議之后，他們更加緊鼓吹这种理論。他們起初寫文章还只用滑头的暗示的詞句，但是后来他們的說法越来越大胆了。1928年5月28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會議——在那里他們佔有大多数——就公开地接受了佩帕尔的思想，即“分析的結果已証明目前欧洲与美國的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沃尔夫提出一个好听的“繁荣綱領”，大大誇張美國資本主义的經濟前景。洛夫斯頓發展了一整套的修正主义的理論，他說南方的工業化將使黑人羣众变成無產階級，从而可以自动地消除現在这样的黑人問題；美國資本主义的“胡佛时代”相当於英國資本主义的“維多利亞时代”；美國帝國主义是受英國帝國主义利用的工具；对世界資本主义的分析应当把外部矛盾放在首要地位——这一点就証明了洛夫斯頓的立場，他認為美國的資本主义与別处的資本主义不同，美國資本主义的核心是健全的；美國沒有經濟危机的前景，等等。①

洛夫斯頓还同共產國際中反对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綫的右翼分子勾結。同时他又採取了托派立場，認為共產國際及苏联共產党的領導正在腐化，特米多尔月式②的反动正在摧毀俄國革命。洛夫斯頓和國際右翼領袖布哈林結成了同盟，那时布哈林正在展开机会主义的掙扎來反对苏联共產党的領導。

苏联共產党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开始时，大刀闊斧地展开了工業化、農業集体化以及反对富農和農村高利貸者的工作。向反革命路上走的布哈林及其集团則坚持这样一种理論，說世界資本主义已肯定地穩定下來了，並且正在变成“有組織的”了。他們直接反对党的路綫，主張放慢工業化，停止農業集体化，放棄反对富農的斗争，取消对外貿易的國家管制。斯大林向党指出了布哈林政策的致命后果，被击败了的布哈林乃在1929年初和已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团組成了一个毫無原則的、最

① 關於洛夫斯頓論辯的材料見1927—29年的“共產党人”。

② 法蘭西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事变，發生在1794年7月27日，按照当时的革命曆是特米多尔月9日。——譯者

后注定要失敗的集團。這些分子反映了俄國舊統治階級殘余的利益。洛夫斯頓與佩帕爾就是和這些反動勢力聯合的。^① 他們兩人也反映了美國共產黨內的叛變的暗流。

在黨的實際工作方面，洛夫斯頓的修正主義表現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奪取黨內領導權的鬥爭上，而忽視了羣眾工作，忽視了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低估了加入了新的工會統一同盟的那些產業工會的作用，不充分支持由左翼所領導的罷工和組織工作，低估了向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重要性，同時又放鬆了從思想上來攻擊當時工會上層官僚所倡導的高度階級合作政策和繁榮幻想。在1927—29年這個緊要的時期中洛夫斯頓主義確實削弱了黨的羣眾鬥爭。

洛夫斯頓—佩帕爾修正主義的發展大大促使美國共產黨內的派別鬥爭日趨尖銳化。畢特爾曼—福斯特集團積極地反對整個的洛夫斯頓—佩帕爾路線，指出它錯誤地估計了國際形勢、國內經濟前景、社會黨的地位以及工人的進步程度，換句話說，這種估計是完全不合真正的政治實情的，是同第六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對美國的正确的政治分析根本矛盾的。1929年3月10日，黨在紐約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當時黨內矛盾已達到了危險境地，在那次大會上洛夫斯頓—佩帕爾集團擁有多數代表為後盾。大會經過無結果的討論後，乃一致決定听取共產國際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在以後數週中，共產國際就對美國共產黨所提出來的問題展開了討論。我們黨內這種僵持不下的內部鬥爭引起了所有代表團的廣泛注意。許多國家——法國、德國、英國、中國、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和蘇聯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參加了討論。斯大林是代表之一，他對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② 他批評了雙方狹隘的

① 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87—392頁。

——譯者

② 見斯大林“關於美國共產黨的演說”1929年紐約版。

宗派主义态度以及他們对美帝國主义力量的过高估計。他說：“双方都犯了誇大美帝國主义个别情况的基本錯誤。……这种誇大是多数派和少数派所犯的每一个机会主义錯誤的根源。”他还指出“这是美國共產党内兩派在原則問題上搖擺不定的原因”。

还有，在美國例外論这个關鍵問題上，斯大林說：“忽視美國資本主义的个别特点是錯誤的。共產党在工作中必須把这些特点估計在內。但是，如果把这些个别情况当作共產党活动的基礎，那就更錯了，因为每一个共產党——包括美國共產党——的活动基礎必須建立在資本主义的一般情况上，这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國家都是相同的，而不能建立在任何一个特定國家的个别情况上。”斯大林对即將到來的美國經濟危机也作了一个明智的馬克思主义的預測。他說：“現在美國的300万失業工人是头一批南飛的燕子，是美國經濟危机正在成熟的標誌。”斯大林是在1929年5月6日講这句话的，当时正在热中於“新美國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和社会民主党理論家們則在世界各地叫囂着說：經濟危机在美國已是过时的东西了。

斯大林特別強調美國党内宗派主义的威脅。他說：“宗派主义是美國共產党内的基本禍害。”这个变成兩個集团爭夺权力的長期斗争，斯大林說它是“無原則的”。他更進一步指出，这种“宗派主义是危險而有害的，因为它削弱共產主义，削弱对改良主义的進攻，損害共產主义在劳工运动中的反社会民主党斗争。”民主集中制要求一种与健全的紀律相結合的党内自由討論；但是美國共產党内所進行的那种斗争已变成有破坏性的了。

許多國家的共產党代表所組成的委员会最后在“致美國共產党書”^①中概述了委员会的立場。这篇声明發揮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分析，解釋了这种分析對美國是确切適合的，並指出了經濟危机的來臨和階級斗争的加緊。關於美國例外論，声明指出，“美國

^① 見1929年5月20日“工人日报”。

共產黨的右傾錯誤在思想上的依据就是所謂‘例外論’，這種理論在佩帕爾同志和洛夫斯頓同志身上獲得了最明顯的表現，他們的看法是，資本主義有經濟危機，但美國資本主義則沒有；羣眾在趨向左轉，但在美國並不如此；必須對右傾危險進行鬥爭，但美國共產黨則無此需要。”

黨的統一

洛夫斯頓和吉特勞拒絕了這個結論，他們一回到美國就採取堅決措施來分裂黨。但是他們完全失敗了，他們的整個集團幾乎都唾棄了他們兩人，而響應和擁護黨的號召。結果我們已經談到過，那便是他們中有 200 人由於鬧宗派主義並進行破壞活動而被開除出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一個很長的聲明解釋開除他們出黨的原因。

這個時期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立了一個領導的書記處，由羅伯特·米諾爾、馬克斯·貝達特、威·沃·溫斯頓和威廉·澤·福斯特四人組成，這些人是以前黨內各集團的代表。於是這個書記處就開始清除宗派主義的殘余和把清洗了之後的黨統一起來。黨開始了將近十五年的統一，而統一一時期的缺點不是不多的。宗派鬥爭的無原則的那些方面，基本上應當由那班不健康的、非共產主義的托洛茨基和洛夫斯頓分子負責，把他們清除之後，才有可能使黨統一起來。這樣，從 1923 年到 1929 年的六年長期的尖銳的宗派鬥爭乃宣告結束。黨的統一是在美國走向建立一個列寧主義新型的黨的又一大步。

以後的發展立即、而且充分證明了在這個時期中黨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正確性。1929 年 10 月——在開除洛夫斯頓後僅數月——經濟危機爆發，這對“美國例外論”這個資產階級理論是一個粉碎性的打擊，同時也對第六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分析的根本正確性提供了確鑿的證明。至於洛夫斯頓派領袖們，他們很快就變成政治上的敗類，這是共產主義叛徒們的一般命運。在最初

几年中，洛夫斯頓派还伪装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並保持了一个組織來進行反党宣傳，但最后这个集团就完全在政治上頹廢而解体了。洛夫斯頓变成苏联和共產主义的一个公开敌人。他現在是專为戴維·杜宾斯基和馬修·沃尔等反动分子服务的反共專家和頌揚美帝國主义的好手。沃尔夫則变成資本主义“民主”的職業辯护者，他正公开地忙於策划美帝國主义如何可以推翻苏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吉特劳，他也已經墮落为政府豢养的走狗和反共的特务。

第二十章 共產党与經濟大危机

(1929—1933)

1929年10月，可怕的股票市場的崩潰突然結束了美國“永久繁榮”的黃金時代。与此相伴而來的是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急劇下降，這個下降無休止地繼續了四年。股票市場價值共消失了1,600億美元以上；基本工業生產下降了50%，銀行倒閉了5,761家，農產品價值從85億美元降到40億美元。一切工業中的工資至少削減了45%。到1933年為止，約有1,700萬工人失業流落街頭，還有幾百萬工人僅有部份工作。^①

這種發源於美國的大規模週期性危机非常迅速地傳佈到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南北美洲其他國家以及歐洲、亞洲和殖民地都被卷入其中。資本主義世界生產下降了42%，國際貿易下降了65%。全世界失業人數達5,000萬左右。

這次危机是生產過剩造成的——是工業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個資本主義內部基本矛盾的大爆發。這就是說，迅速擴張的生產已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市場吸收這些產品的限度，這是資本家強盜經常剝削勞動羣眾的結果。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這種情況更加突出。这样就產生了經濟的普遍停滯以及猛烈的危机災難。

這次週期性經濟危机不論從深刻程度、時間長短和普遍性來說，都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情況之所以格外嚴重，是因為這次的破裂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已陷入日益加深的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二卷1934年紐約版。

總危機的時期里發生的。這就是說，這次危機發生的時候，國際農業正在經歷着長期的危機，殖民地世界正在掀起狂濤巨浪，蘇聯社會主義正在突飛猛進。這種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又大大地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从而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加速腐朽。

全世界的資本家和他們的社會民主黨走狗們都被這次大危機吓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這在美國特別是這樣。他們對“新資本主義”的全部夢想——那就是要建立資本主義的永久“繁榮”，和永遠取消社會主義的威脅——在一夜之間被可怕的經濟狂飈摧毀了。資本主義的領袖弄得神智昏迷，惶恐萬狀，計無所出，整個危機時期他們都是這樣。

許多資本家發言人都驚慌起來。不久以前他們看見資本主義天國近在咫尺，現在他們却聽見社會主義革命在敲他們的門了。華爾街著名的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歐文·費希爾博士提出警告說，美國正處於“被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吞沒”的危險中。法官布蘭迪斯說：“美國人民現在面臨的緊急狀態比戰爭還要嚴重。”眾議員蘭尼在眾議院裡說，美國“正面臨共產主義”；資本家的報紙一般地都悲愁萬狀。

資本家和社会民主黨格外感到沮喪的是：他們所設想的“免除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破裂了，而蘇維埃經濟制度却像一棵月桂樹一樣日益繁榮茂盛地渡過了整個危機，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很久以來就在指斥這種制度是行不通的。1929年至1933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削減了幾乎一半，但蘇聯的生產則增加了67%，靠工資生活的人數從1,150萬增至2,280萬，工資增加了一倍，失業已完全消滅。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勞工領袖走卒們都曾嘲笑過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四年中就完成了。蘇聯戰勝了巨大的困難——十五年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外國干涉和封鎖——從一個幾乎落后到中世紀水平的農業國家一躍而成為歐洲第一流的工業國家。當資本主義陷入自身的重重矛盾而在經濟上已精疲力盡之

时，苏联却完成了这一切成就。这一切都驚人地向全世界証明了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优越。

馬克思主义者預見危机 並挺身准备風暴的來臨

經濟危机的爆發並沒有使世界上的馬克思主义者感到驚訝。从柯立芝繁荣时期一开始时他們就知道資本主义的“繁荣”是建立在砂地上的。在这些年代中，馬克思主义者，特別是在斯大林的演說中，曾屢次指出美國經濟危机正在到來。美國共產党分析了經濟危机到來的跡象，那就是長期的農業蕭条，煤礦、紡織和其他工業部門的大批失業以及雇主和他們的走狗工会上層領袖的加快制度和低工資政策所造成的致命的生產过剩的情况。共產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2月的會議上警告說，美國經濟正出現嚴重的裂痕，这些裂痕將日漸擴大並將產生深遠的影响。在这一年的总统选举中党把失業問題作为一个中心問題。並且，在1927—29年的反对洛夫斯頓斗争中，双方爭执的關鍵也就是美國的經濟前景這個問題。洛夫斯頓認為，世界上其他部份可能会卷入經濟危机，但美國地位特殊，它可以無限期地繼續扶搖而上；而党內的馬克思主义者則認為美國經濟大危机正在形成。

党及时駁斥了洛夫斯頓和他的資產階級繁荣理論。在1929年10月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党的領導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它已顯示出“經濟危机正在到來的明顯跡象，这个危机將动搖美帝國主义权力基礎的本身。”中央委员会号召党员准备应付这次風暴，清除一切被动和漠不关心的思想，採取这个新时期所必需的斗争方法和形式。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刚一閉会，它的分析就被震盪全世界的股票市場大垮台的轟隆的声响所証明。

華尔街的大人先生以及他們的小兄弟，像威廉·格林、諾尔曼·托馬斯、傑·洛夫斯頓这班人仍然拒絕認真地对待这个凶兆，反而預言資本主义基本上健全，很快就会恢复向上發展。但

是黨駁斥了這種樂觀的預言。中央委員會在1930年1月的會議上指出，股票市場的崩潰只不過是嚴重的經濟崩潰的开始階段。它說：“我們正面臨着涉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歷史中影響最深遠的經濟危機。”這個正確的分析顯示出黨的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提高了。

胡佛的饑餓政策

經濟危機一經爆發，資產階級立即採用以前經濟危機中所採用的老辦法；那就是把經濟崩潰的負擔轉嫁到工人和窮困的農民身上去。資本家從工資奴隸的勞動中積累了財富，却絲毫不關心他們的福利，把成百萬工人趕到街頭，不給任何救濟，更說不上採用歐洲多數國家通行的失業保險了。

崩潰之前七個月，^①胡佛總統上台，他大言不慚，高唱消滅貧困，說他會使工人每個鍋里都有一隻雞，每間車房都有一輛汽車，但是卻不採取任何行動，去消除傷心慘目的大規模的飢餓情況。他的想法是讓這次的經濟旋風像以往的風暴一樣，狂吹一陣，自然消滅。於是他把政府權力用來支持僱主削減工資的方案，用軍隊來恫嚇失業工人，把吝嗇的救濟方案完全推給各州去執行，對全國大事宣傳說繁榮正在街角，一轉彎就回來了。他用盡一切方法來保護僱主的利益。其中主要辦法就是組織復興金融公司，這個公司貸出了20億美元給鐵路、銀行和各個工業部門，他說這些補助金的好處會“點滴滲透”到工人手里。

同時，從1930年直到1932年，經濟情況越來越惡化，無數的工人和貧苦農民實際已經陷入飢餓的境地。資本主義制度發展過程中工人的絕對貧困化這個馬克思主義原則，在美國有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范例。全國各地候領麵包的隊伍和粥廠迅速增加。在各城市的垃圾堆上和空地上出現了無數的“胡佛村”，這些是失業者蓋造

^① 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的就職期是4月，現在是1月。——譯者

的慘不忍睹的破爛的住所。大批的工人被房主趕出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僅在俄亥俄一州在危机的头兩年这类人就有十萬。成百萬無家可歸的工人在鐵道上盲目奔波，找尋工作，而一無所得。工資雖然下降了几乎一半，但食物零售價格却只跌落一成二。以前自詡為資本主義繁榮之邦的美國，變成了飢餓、疾病、困乏和人民日益陷於赤貧的魔穴。在這些沉重的壓力下，工人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削弱了，戰鬥情緒增長了。

受打擊最厲害的是黑人。在各工業中心，黑人失業的比白人失業的要多一倍。黑人工人被解雇，白人工人代替他們的工作，工資也被削減。黑人工資平均比白人少三成。在救濟方面黑人所受的待遇更壞，他們或是完全得不到援助，或是得到的比一般少，或是在分配的手續上遭到歧視。黑人的工資一向是最少的，因此他們很少有或根本沒有儲蓄來應付這次危機，他們的情況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在四年的危機期中，有150個黑人被私刑殺害。

同時，資本家們却在忙着把阻塞他們生產機構的剩餘品大量毀滅。這樣的例子多極了，例如說，在加利福尼亞就把大批橘子浸透煤油，叫人不能吃；中西部把大量谷物當柴燒，許多牛和豬遭到毀滅；南方把田里的棉花大量翻埋在土里。這一切都是人民遭到飢餓的時期干的。美國的資本主義在混亂時期成了傻瓜。

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社會黨的政治破產

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們同資本家一樣，對危機感到震驚和沮喪，並且是由於相同的理由。他們愚蠢的資本主義美夢就在他們面前破滅了。在這個空前的經濟的大災難中，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計劃來保護工人的利益。當資本家在危機中愈陷愈深時，他們只是緊跟着昏頭顛腦的資本家瞎撞來尋找危機的出路。

格林官僚集團遵循胡佛的總路線。他們重復胡佛的經濟復原就在目前這種騙人宣傳來削弱工人的戰鬥精神。他們採用了胡佛的“輪流”就業計劃，這也就是使整個工人階級貧困化。他們向胡佛

的削減工資計劃投降。因此，在美國勞工運動史上，工會從沒有像1929年至1932年間在勞聯官僚集團的錯誤領導下，在經濟危機中，如此毫無抵抗地忍受大量削減工資。

勞聯領袖們特別支持資本家來打擊羣眾對失業保險的要求。他們是那樣出人意料地厚顏和愚蠢，竟然斥責這個迫切需要的措施為“施捨”，“資助懶惰”，“損害工人尊嚴”和“阻礙真正進步”。胡佛總統和許多將軍、主教、資本家都出席了勞聯1930年的代表大會，這班人很恰當地祝賀了格林、沃爾和他們的伙伴，因為他們對當時共產黨人和飢餓的勞動人民在全國各地所堅持要求的失業保險打擊得十分努力。直到1932年7月，在經歷了慘痛的危機幾乎有三年之久之後，薪俸豐厚的勞聯領導人才對巨大的羣眾壓力屈服，勉強同意了失業保險。^①

同格林官僚集團及其資產階級思想沉澱一氣的社会黨領袖在危機的這些年中也遵循着同樣的路綫。直到四年之後他們才對失業問題表示興趣。他們支持胡佛的“輪流就業計劃”；雖然社会黨早已表示贊同失業保險，但他們却不作任何鬥爭；他們沒有支持為反對普遍削減工資而舉行的罷工；他們勸告大家忍耐，並且預言“好日子”不久又要來到。在“社会主义”的密爾窩基市，同其他地方一樣，工人被趕出住宅和受飢挨餓。諾爾曼·托馬斯清楚地說明了社会黨的投降政策，他同約·皮·摩根一起在廣播中支持胡佛的“街坊互助”政策，這是一種鄰居互助制度，這無異於說摩根幫助他的公園路的有困難的鄰居；而另一方面，哈拉姆區和東城一帶的貧民窟和“胡佛村”里挨餓的失業者則照料自己的鄰舍。社会黨同勞聯一樣，置失業者於不顧。

共產黨領導羣眾鬥爭：3月6日

美國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並且確已領導了失業者，那就是共

^① 見洛爾溫“美國勞工聯合會”第294頁。

產黨。黨的人數雖然不多，^①但是頭腦是清醒的，意志是堅強的，黨勇敢地組織了飢餓的失業者。史蒂夫·卡陶維斯是一個罷工的面包工人，1930年1月被紐約警察殘殺，他的殉難揭示了組織失業工人的第一次大成就。五萬憤怒的工人參加了送葬的行列，這基本上是失業者的抗議。

接着在同年3月6日，爆發了由共產黨人領導的有歷史意義的全國失業示威。準備工作是共產黨、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工會統一同盟聯合進行的。他們散發了100萬張傳單，組織了無數的準備性的集會。全國總示威是工會統一同盟主持的。中心要求是失業救濟和失業保險，特別着重黑人的要求，反對削減工資，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他們的動員口號有“工作或者工資！”“不要餓死——一起來戰鬥！”各城市當局都集中了他們的武裝力量來對付示威遊行，好像是鎮壓革命起義一樣，在紐約就集中了25,000名警察和消防隊來對付聯合廣場的示威。勞聯的一班領袖，順從他們的資本家主子，大聲喊叫說這完全是莫斯科的陰謀，馬修·沃爾大聲叫喊說工會統一同盟剛從俄國收到200萬元來支持這個反美大陰謀。

參加3月6日示威的工人規模極大——紐約有11萬人；底特律10萬人；芝加哥5萬人；匹茲堡5萬人；密爾窩基4萬人；費拉特爾費亞3萬人；克利夫蘭25,000人；揚斯頓2萬人；洛杉磯、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丹佛和全國其他各地城市都舉行了同樣的巨大集會。總計有125萬工人參加示威，反對這種令人憤慨的飢餓和失業的狀況。在示威中黑人工人起了顯著的作用。失業者到處遇到了警察的暴行；譬如說，紐約的警察就不許示威者把他們的要求面交給花花公子市長詹姆斯·約·華克爾，並且殘暴地驅散了巨大的集會。示威遊行的領袖威廉·福斯特、羅伯特·米諾爾、以色列·阿姆特和赫·雷蒙都被捕，並且關進反省院受三年以下不定期

^① 根據1929年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黨員有9,642人。

的徒刑。

3月6日的大規模示威震驚了全國。失業者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已經作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現。這次大示威立即把失業救濟和保險問題變成了美國活生生的政治問題。這表示羣眾並不像老板和工會反動領袖所想像地那樣服服貼貼地去忍飢挨餓。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報紙無可奈何地承認共產黨在領導失業羣眾。這個巨大的示威使黨對於自己的政治力量有了新的認識。這一切都有力地證明了共產黨的列寧主義的領導作用。

失業理事會和饑餓進軍

1930年7月4日，1,320名各黨各派工人的代表在芝加哥成立了全國失業理事會。理事會得到共產黨、工會統一同盟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全力支持。全國幾十個城市成立了地方失業理事會。除了失業者以外，參加這個運動的有工會、友誼團體、黑人組織和其他同情集團。理事會的鬥爭目標是：失業保險，馬上實施現金救濟和工作救濟，公共工程按工會標準支付工資，小學生伙食由公家供給，反對驅逐房客，反對歧視黑人等等。他們採用的鼓動和鬥爭方式是：舉行羣眾集會、遊行、請願、成立防止破壞活動的糾察隊、飢餓進軍等等。他們成立了街坊委員會在工人的家庭里來組織工人。在勞聯內部推行這項工作的主要機構是勞聯爭取失業保險和救濟委員會，主持人是漆匠工會的路易斯·溫斯托克，直接支持這個委員會的有3,000個工會支部、35個市總工會、6個州總工會和5個國際工會。這個運動把它的总的政治要求集中在“工人失業保險法案”（眾院提案第2827號）上。

失業理事會不顧各地的警察暴行，進行了許多活動，對僱主，對各地方救濟局，對市、州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他們領導了成百起的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示威。其中最重要的全國性羣眾運動是：1930年5月1日的示威，有35萬人參加；1931年2月25日全國失業保險日的示威，有40萬人參加；1932年2月4日的全國各地

的羣眾集會，有50萬人參加。他們三次將100萬人以上簽名的羣眾請願書呈交國會。許多州的工業中心的工人舉行了到各州首府的飢餓進軍。還有兩次到華盛頓的全國飢餓進軍，一次在1931年12月7日（參加者1,800人），一次在1932年12月6日（參加者3,000人）。

這些全國性的飢餓進軍引起了極大的注意。他們有高度的組織。進軍的人乘了事先收集到的舊汽車；參加的人都進行了登記；每一輛車、每一支隊和縱隊都有一個領導人。整個運動有最嚴明的紀律。各縱隊從聖路易、芝加哥、布法羅、波士頓等地出發，他們沿路按照規定的時間在事先預定的中途站停留。所有的縱隊都像鐘表似的準時在華盛頓會齊。在回程中他們也是同樣地有組織、有紀律。美國退伍軍人團分子和各式各樣的暴徒曾企圖在沿路拆散進軍的隊伍，但是都失敗了。

在華盛頓，這些進軍的人吸引了公眾的注意。他們的樂隊在國會前的廣場上演奏國際歌。政府從全國各地動員了成千的警察和偵探。京畿各要塞的軍隊都整裝待命。這簡直令人認為進軍者要推翻政府。第一次的飢餓進軍從賓夕法尼亞路走向白宮去向胡佛（以後又走向勞聯大樓見格林）提出他們的要求，警察的隊伍夾在行軍者隊伍的兩旁，警察的人數至少比飢餓進軍者多一倍。黨集中全力爭取這些全國進軍的成功。

失業理事會多方面的活動結果，除了使失業保險成為全國火急的問題以外，同時在全國各地爭取到了失業救濟的許多緊急措施。嚇慌了的資產階級知道讓工人在飢餓中渡過經濟危機的那套老把戲已經不中用了。他們現在所對付的是一個正在覺悟起來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在以後數年中寫下了勞工史詩。

為反對削減工資而鬥爭

當失業者在共產黨領導下這樣英勇地為反對飢餓而戰鬥的時候，在格林等騙子領袖集團緊密控制下的有組織的工人卻幾乎毫

無抵抗地在危機年代中屢次忍受大量工資的削減。像胡佛一樣，這些工會上層領袖（雖然他們在口頭上反對減少工資）認為削減工資在經濟上是必須的；因此他們就協助老板來執行削減工資。這和他們在以前柯立芝“繁榮”時期所採取的不罷工和階級合作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工會領袖在這方面的懦弱和腐化可以用下面這件事來說明：當鐵路工會沒有舉行罷工而同意全國削減工資10%時，馬修·沃爾竟大聲歡呼說這是我國勞資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因此，在這些危機年代中，罷工次數降到了最低記錄，同1877年、1893年和1921年等幾次危機中工人們的憤怒抵抗成了鮮明的對照。難怪胡佛在1930年勞聯代表大會上很欣慰地說：“在一世紀余以來這些屢次爆發的危機中我們第一次在實際上擺脫了劇烈的勞資衝突”。因此，勞聯在危機中喪失了約五分之一的會員，那是不足為奇了。

共產黨既然承擔着領導全國失業者的繁重責任，所以左派和進步份子未能掌握對在業者的領導權來打垮格林官僚集團的不罷工政策，來堅強地反對這個時期削減工資的狂潮。不過在這個時期中，工會統一同盟——領導分子大部份是共產黨員——還是領導了一些重要的罷工。其中有新英格蘭反對削減工資的幾次紡織工人的罷工，參加罷工的約有75,000名工人。很重要而且很成功的一次罷工是1932年10月工會統一同盟所領導的俄亥俄州華倫城共和鋼鐵工廠的1,500名鋼鐵工人罷工。其次是各大城市中縫紉業工人的許多次小罷工，以及工會統一同盟所領導的在食品和其他工業中的各次罷工。工會統一同盟所領導的1930年加利福尼亞州帝國谷7,000名農業工人的大罷工和1932年科羅拉多州18,000名甜菜工人的大罷工也都很重要。

危機期間工會統一同盟領導的最重要的一次罷工是1931年5月開始的匹茲堡區42,000名煤礦工人大罷工，其中有6,000名是黑人。這是美國左翼工會所曾領導過的最大一次罷工。領導這個激烈鬥爭的是工會統一同盟的全國煤礦工人工會，它的口號是“以

罢工反对飢餓。”由於礦工的聯合煤礦工人工會的地方組織已在1927—28年的大罷工中被破壞了，所以礦工們都已到了飢餓和絕望的最後關頭。礦工們在礦主、政府和聯合煤礦工人工會領袖們的暴力下進行了鬥爭。經過四個月決死鬥爭後罷工被破壞了。這次激烈的鬥爭的影響就是1932年1月1日8,000名肯塔基礦工的罷工，也是由全國煤礦工人工會領導的。這次罷工產生了游擊戰爭狀態，工會全體領導人都在潘維爾被逮捕了。罷工最後也失敗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者哈里·西姆斯就是在這次肯塔基罷工中犧牲的。

1929年到1933年期間，在共產黨、失業理事會和工會統一同盟所進行的鬥爭中，根據勞工研究協會所列的名單，有23個工人被警察、公司槍手和警衛隊惡徒們所殘殺。其中有8個人是在罷工時被殺死的，15個人是在失業示威中被殺死的。還有成百成千的人受到了毒打和關進監牢。在1932年3月7日著名的底特律福特工廠飢餓進軍中有五個工人被殺死，其中有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者約·約克和一個16歲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約瑟夫·巴塞爾。1931年8月4日，在芝加哥的對驅逐房客的鬥爭中有三個黑人被槍殺。失業理事會和工會統一同盟的總會屢次被侵犯。全國紡織工人工會的兩位全國書記威廉·莫道克和帕特·德文，在共產黨人的罪名下被放逐到英國。食品工人產業工會在紐約舉行罷工的時候，政府對它發出了110次禁令。工會統一同盟參加罷工的100名農業工人被捕，他們的領袖中有八人被關進監獄，判了3年到42年徒刑。就是在这个時期中，在1930年5月，眾議院設立了費希委員會，它是以後年代中聲名狼藉的戴依斯、托馬斯、伍德、蘭金和麥卡倫思想管制委員會的先驅。

伸入南部

共產黨在經濟大危機這個時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伸入南部地區。在柯立芝時期黨曾經大力在南方進行工作——建立個別

的支部，1924年和1928年福斯特的競選旅行等等。但是黨的真正工作是以1930年8月30日在田納西州恰頓努加市設立由詹姆斯·斯·艾倫主編的“南方工人”報開始。當時南方的情況很壞——大批的失業分益農都到了飢餓的邊緣，鄉間到處都受着恐怖主義組織的禍害，包括三K黨、藍衫黨、銀衫黨、黑衫黨、十字軍、白色軍團等等。

黨就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英勇地工作。黨領導了弗吉尼亞到佐治亞這個區域以及其他各地的失業紡織工人舉行示威。1932年初在全國煤礦工人工會主持下黨曾積極地領導了肯塔基和田納西的黑人和白人礦工舉行英勇的罷工。很多人就在这个礦主所發動的內戰中被殺害了。哈蘭縣礦主協會曾懸賞1,000美元逮捕（死活均可）全國煤礦工人工會主席共產黨員弗蘭克·波立契。^①一個工人若是帶着一張全國煤礦工人工會的會員証或共產黨黨員証就可以被控告犯了工團主義罪。黨也很積極地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區的黑人和白人鋼鐵工人和礦工中進行活動。^②

黨伸入南部後所進行的一次最大的鬥爭就是拯救斯科茲保羅九名青年的國際性鬥爭。1931年3月25日，九個黑人——都是未成年的——在亞拉巴馬州斯科茲保羅下獄，罪名是在一列貨車上強姦兩個白人女孩子。正像當事人女孩之一魯比·貝茲在後來公開証實時所說，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強姦的事情。^③雖然如此，在反黑人的普遍恐怖行為下，這九個少年——克·諾尼斯、克·威姆斯、赫·帕特遜、歐·鮑威爾、歐·蒙哥馬利、伊·威廉斯、阿·賴特、伍·羅伯遜和羅伊·賴特就在一種暴徒殘殺的氣氛中很快地被定了罪，除了賴特（他才13歲）以外，全體被判決用電椅處死。

① 見1932年2月27日“南方工人報”。

② 見瑪麗·蘇撒德未發表的手稿。

③ 見1935年4月6日“工人日報”。

4月9日，國際工人保障會致電州長米勒，要求停止執行死刑，並且派遣了它的律師，即久經鍛鍊的共產黨員布勞德斯基到亞拉巴馬去為即將被合法的私刑所處死的黑人青年作辯護。同時，共產黨人很迅速地把這件案子傳遍了全國，這才把這些少年從死亡中救了出來。然而，勞聯、社會黨、美國公民自由同盟、甚至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却都沒有任何表示。

於是就展開了一個巨大的合法的羣眾鬥爭，前後延續了許多年，而與著名的蒙尼鬥爭相媲美。這個案子曾在法庭上打來打去。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羣眾集會。共產黨領導了這一切工作。自由主義的和勞工的團體最後也參加進來了。1934年成立了以斯·萊波維茲為首的美國斯科茲保羅委員會。1935年又組織了統一戰綫的斯科茲保羅辯護委員會，參加的有國際工人保障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美國公民自由同盟、產業民主同盟、美以美會社會服務聯合會及其他團體。這個辯護委員會從事法律的鬥爭，國際工人保障會則發動羣眾運動。國際工人保障會總書記伊·路易斯·英格達爾在歐洲為此案奔走時得了肺炎症死了。在擊破暴徒殘殺者想通過法律形式來殺害這些黑人青年的企圖後，他們又繼續進行鬥爭要把這些黑人青年從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殘酷徒刑中——最長達99年——拯救出來。實際上一直到1950年這個丑惡的陷害案才告結束，因為最後的一個無辜斯科茲保羅犯人於1950年才被釋放^①。在這個巨大鬥爭中國際工人保障會的全國書記大部份時間是由威廉·勒·派特遜擔任的。

斯科茲保羅這個偉大鬥爭使各地的黑人都認識和尊敬共產黨。斯科茲保羅的一個後果就是1931年7月16日亞拉巴馬州肯普希爾分益農的劇烈鬥爭。當時棉花每磅只賣九分錢而其生產成本則需要一角七分，所以分益農的經濟情況非常惡劣。地主們提高地租，越來越多地奪取着佃戶的收成，甚至搶走了小農們的家

① 見海伍德·帕特遜和厄爾·康拉德“斯科茲保羅案”1950年紐約版。

畜。在南方擔負起組織黑人和白人分益農工作的共產黨，提出了一個緊急綱領，要求減低租金和賦稅 50%，停付一切債務和抵押五年，政府以現金放款給小農。^①

1931 年 1 月，一個重要的鬥爭開始了。500 個黑人和白人分益農進軍到阿肯色州的英格蘭市，強迫當地種植園主和商人給他們以糧食。同時，共產黨在亞拉巴馬州特拉普薩縣發動組織了分益農聯盟。7 月間，在肯普希爾爆發了激烈的衝突。當時該聯盟在一個教堂內召開抗議斯科茲保羅暴行的會議，一羣白人暴徒沖進來打亂了會議，並且把當會場用的教堂完全燒毀。分益農們為了自衛就起來與暴徒們作鬥爭，在一陣槍戰之後黑人領袖拉爾夫·格雷被暴徒們劫走並被殘酷地殺害了。許多黑人遭了毒打和逮捕。但是分益農聯盟的力量卻增長了。到 1932 年底，它已有 15,000 名會員，後來它在新政年代的佃農鬥爭中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黨在南方初期工作中所引起的另一次巨大戰鬥就是安格洛·赫恩頓事件。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赫恩頓由於支持斯科茲保羅少年案和失業工人的活動於 1932 年 7 月 11 日在亞特蘭大被捕。他的罪名是煽動暴動（根據 1861 年的一項法律），經過一次非法審訊之後就被判決了 18 年到 20 年監禁。國際工人保障會領導了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綫鬥爭，當時主要的律師是小木杰明·約·戴維斯，他就是現在被關在監牢里的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委員。這是一個長期的法律鬥爭，它受到了無數羣眾集會和巨大請願運動的支持。最高法院最初維持原判，但是最後則以五票對四票改變了原判。赫恩頓終於在 1937 年在交了 18,000 美元的保證金之後獲得釋放，跳出了白人至上主義的殺人暴徒的手掌。

在這個時期內，共產黨在黨內外所進行的反對白人沙文主義的鬥爭中的一個最有聲有色的插曲就是 1931 年 3 月在紐約市公

① 見 1931 年 3 月 21 日“南方工人報”。

審判阿·約金嫩。他被控對黑人進行社會歧視。審判採取了公審形式，出席的有來自133個羣眾組織的211名代表和1,500名聽眾。工人陪審團認為他的確有罪，於是他就被開除出黨，但他保證以後改變自己的作風。^①

當共產黨這樣勇敢努力地為黑人的權利進行鬥爭的時候，社會黨卻充分表現了它的反動性。這可從它的機關報上所刊載的可恥的文字中看出來：“幾乎所有的南方人都認為應該隔離黑人並且不應使他們享有白人所享有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權利。南方的社會黨人必須適應這種情況。可以肯定地說，若非依照南方的做法來進行活動，那就永遠不會有一個興盛的運動。”^② 勞聯上層領導的政策也仍然停留在同樣反動的歧視黑人制度上。

農民反抗

西部和中西部的農民在反對經濟危機的鬥爭中所表現的英勇精神並不稍弱於失業工人和黑人。他們已到了絕境。不僅是農民的收入減少了一半有餘，而且銀行和保險公司還要馬上接收抵押品。從1929年到1933年，約有1,019,300個農民因此喪失了他們的財產。^③

農民對這些野蠻的處境展開了積極的戰鬥。他們組織牛奶罷工，進行示威，要求救濟。他們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所謂“一文錢買賣”。這就是當一塊被沒收的抵押農地拍賣時，一位友好的鄰居就出價一分錢購買，聚集在旁邊的農民就不許其他人來出更高的價格。這種反對接收抵押品的鬥爭在許多地方都發展到了公開抵抗的程度。

共產黨在許多農村中積極活動，並積極支持這種強大的農民運動。主要是由於黨的倡導，農民全國救濟會議於1932年12月

① 見“種族仇視的審判”1931年紐約版。

② 見1930年6月21日“新領袖”。

③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二卷第148頁。

7日在華盛頓舉行，這正和第二次全國飢餓進軍同時，出席的有來自26個州的248名代表，他們共代表了33個團體以及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民。會議成立了農民全國行動委員會。1933年11月行動委員會在芝加哥開會，出席會議的有來自36個州的702位農民代表，他們代表了農村聯合會、農民聯盟、農民假日協會及其他組織。共產黨和左翼人士幫助會議制定了綱領，內容是要求取消中小農民的債務，不准強迫出賣田地或逐出農場，以現金救濟貧困農民，減少地租和賦稅，減低農用必需品的價格，廢除壓迫黑人的制度。這個英勇的運動大大地幫助了農民，使他們能在後來的新政年代中起重要的作用。

全國“津貼進軍”

在1929至1933年危機期中最有意義及最有聲有色的事件之一就是1932年7月退伍軍人的華盛頓“全國津貼”進軍。這些退伍軍人們受到了深重的經濟危機的全面打擊，他們一面被美國退伍軍人團的職員所出賣，一面又被胡佛政府當作政治皮球踢來踢去。因此他們就效法失業工人，集體向聯邦政府的首腦們申述他們的苦境。華盛頓全國進軍的號召是工人退伍軍人同盟的代表於1932年4月在眾院籌款委員會的聽取會里提出來的。這個組織的全國領導人是著名的共產黨人伊曼紐爾·利文、彼得·卡欣昂和詹姆斯·伍·福德等。

退伍軍人們都紛紛響應進軍的號召。沒有組織起來的退伍軍人也從全國各地擁到華盛頓，佔據了空閑的樓房並且在安納科西亞平地架起了營房。政府和反動的美國退伍軍人團軍官以及勞聯的領袖們企圖阻礙這個示威，但這反而使示威的力量更加强了。很多黑人工人參加了這次進軍，在安納科西亞是沒有隔離黑人的制度的。報紙驚慌地大叫“赤色份子”和“革命”。^①

① 見共產黨在1932年9月“共產黨人”上所發表的聲明。

參加華盛頓進軍的人最后达到了25,000人。他們大声疾呼：“我們为民主而战——我們得到了什么呢？”，“1917年的英雄——1932年的流浪者”。他們的中心要求是發給軍餉差額——誤称为津貼。^① 共產黨積極支持这个要求，但社会党和劳联領導集团則坚决反对。最后到罗斯福新政时期才發放了這項“津貼”。

被退伍軍人進軍弄得狼狽不堪的胡佛政府，不肯接受他們的要求，所以沒有办法劝他們离开華盛頓。最后他調集軍隊來对付他們。近來以極端愛國者、天才軍事家和無与倫比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現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当时就命令他的軍隊，裝備起刺刀和催淚瓦斯，兇暴地把退伍軍人趕出他們的营房，並把营房燒毀。現在正热切地渴望着作美國總統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將軍当时是麥克阿瑟的一个副手，他也参与了這個卑劣的事件。兩位退伍軍人被害，还有几十名受了伤。这就是臭名昭彰的“華盛頓战役”。它終於成了胡佛總統的政治盖棺釘。它現在又阻止了麥克阿瑟將軍使他不能圓其美國第一个法西斯統治者的美夢。

共產黨人在退伍軍人的这个偉大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工人退伍軍人同盟力量太小，所以不能夠繼續領導这个迅速发展着的斗争。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黨的領導起初對於这个运动的潜在力沒有把握。

1932年的總統选举

經過37个月的經濟危机，到1932年大选的时候，全國的工業仍然是在麻痺状态中。以胡佛为總統候选人的共和党除了要繼續胡佛的毫無結果的政策外沒有提出任何东西。以弗蘭克林·罗斯福为總統候选人的民主党所提出的政綱与共和党的政綱也很少差別。罗斯福主張由政府管制經濟，平衡預算，健全幣制並一般地承諾失業救济。罗斯福当时沒有提出他后来所施行的廣泛改良方

^① 見傑克·道格拉斯“進軍中的退伍軍人”第16—18頁1934年紐約版。

案，但是在他的演說中他確曾談到過“被遺忘了的人”，並且他模糊地提出了“新政”。勞聯領袖們都傾向羅斯福，但是仍然死硬地緊抱着他們陳腐的龔柏斯不分黨派政策。大選的結局（這是早就定了的）是羅斯福獲得了絕對優勢，並創造了佔 700 萬票的多數的記錄。除了六個州之外，他在其他所有各州都獲得全勝。

共產黨的總統候選人是威廉·澤·福斯特，副總統候選人是詹姆斯·伍·福德。福德是個黑人，曾在亞拉巴馬作過鋼鐵工人，他的祖父是被三K黨暴徒殘殺的。黨的競選政綱包括：要求由政府 and 僱主來負擔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險費用；反對胡佛的削減工資政策；立即救濟被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農民，對這種救濟，政府和銀行不得規定任何限制；貧困農民免納捐稅，不准強制收租金和收債款；黑人應享有平等權利，黑色地帶實行民族自決；反對資本主義的恐怖；反對以各種形式壓制工人的政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中國人民和蘇聯。黨在 40 個州中參加了選舉，它積極進行了競選，召開了數百次的集會，散發了 700 萬張傳單，銷售了 100 萬本小冊子。在競選運動中福斯特得了心臟病，這就或多或少地使他好幾年不能活動。黨在全國獲得 102,999 票。

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地位

共產黨在這次大選中所獲得的選票雖然比 1928 年多一倍以上，但與黨及其他左翼進步組織在危機中所領導的巨大鬥爭及其所表現的英勇精神相比，顯然是不相稱的。這種不相稱的基本原因是因為工人羣眾雖然在爭取他們日常要求——救濟、工資、等等——的劇烈鬥爭中願意跟隨共產黨的領導，但他們還沒有準備同資本主義決裂，而他們覺得投共產黨候選人的票就等於同資本主義決裂了。同時他們又陷入了兩黨制度的圈套，而不願意在少數黨候選人身上“浪費他們的選票”。

黨未能按照它政綱中所列的當前迫切問題展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綫競選運動，這就縮小了它的票數和對一般羣眾的影響。它應

該在競選中把這些迫切的問題提到首要的地位。相反的，黨却強調了一些先進的口號，諸如“用革命的方法解決危機”，“成立工農政府”。這是左傾宗派主義的錯誤。由於黨還未能更熟練地發展一個列寧主義路線來對付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局面，因而它就犯了這個錯誤。

1930年6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改組了書記處。由威·沃·溫斯頓任組織書記；威廉·福斯特任工會書記，白勞德任行政書記。白勞德曾任“勞工先驅”和“勞工統一”的編輯，並且很久以來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在1929—33年的危機年代中，共產黨員的數目從不到10,000人增至18,000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約達3,000人。然而，這兩個數目也是和共產黨人在這個時期的廣泛羣眾鬥爭中所起的廣闊影響不相稱的。工人們仍然相信資本主義。雖然他們在日常鬥爭中跟隨着共產黨，但是他們還沒有到大批參加英勇的共產黨組織的地步，正好像他們還不想投黨的選票一樣。

不過，若不是由於組織工作做得不夠（特別是受了誤認在羣眾鬥爭中不能進行吸收黨員工作的影響），黨是可以獲得更多的黨員的。事實上黨已開始陷入了一種惡習，就是差不多老是通过發展黨員的特殊運動來吸收黨員，而這種運動通常是在政治局勢不很緊張的時期進行的。使黨員數目不能增加的其他主要因素就是低估特殊青年組織的重要性，以及未能充份了解建設一個強有力的羣眾性的共產黨乃是頭等重要的事情（甚至在共產黨人中間也是這樣）。後一個弱點在美國一向特別嚴重，因為美國的工會一向是工人階級的主要領導組織，而工人的政黨在歷史上僅擔任着一個很不重要的角色。

第二十一章 新政初期的斗争

(1933—1936)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大危机虽已过了三年半以后，仍然一蹶不振，而不久以前，世界各地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尚在狂热地叫嚣说美国资本主义是不怕危机的。当时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对外贸易也是如此。罗斯福不得不关闭全国所有的银行；1,700万工人失业，流浪街头；成百万技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人士由于银行倒闭和抵押品满期而失去了他们的储蓄、住宅和田园。群众则痛苦地看到幻想之破灭，深恶雇主们如此残忍地把他们丢进饥饿的境地。全国到处都有失业示威、罢工和津贴进军，阶级斗争也有日趋剧烈之势。在美国资本家的全部历史中，他们从没有像现在那样对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惨局表示过如此惊慌失措。他们没有了繁荣，而是好像“革命”“转过街角就是。”

为了对付这种混乱的情况，罗斯福就以惊人的速度提出了他的“新政”，而这在竞选运动中他是几乎没有谈到过的。狠狠的资产阶级政客匆忙地令国会通过大批法案，以致许多议员，即使那些真正看过这许多计划的议员，在投票时根本没有弄清楚他们在表决什么东西。这许多法案主要是罗斯福“智囊团”——莫莱、特格威尔和伯尔等人的产品。

正如用大写字母做简名的大批法案和最初两年内的许多新机构所表现的，新政大大增加了联邦政府的集中的权力和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的干涉。它的具体目的是：“（甲）重建支离破碎的金融银行制度；（乙）用大量的贷款和津贴来拯救摇摇

欲墜的工商業；（丙）鼓勵私人投資；（丁）實行通貨膨脹以提高降低了的物價；（戊）用減少耕地和毀壞農作物的辦法來克服農業的生產過剩；（己）保護農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的贖押權；（庚）興建公共工程來促成就業和刺激羣眾的購買力；（辛）對飢餓的失業者發給最低限度的救濟。”^①

這一堆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改良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想對病危的經濟制度打一劑強心針。它還有一個主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阻止傾向戰鬥的羣眾去採取更為激烈的行動。瓦爾加指出：“新政最首要的目的是阻止農民和工人採取羣眾性的革命行動。”^② 不錯，若是羅斯福沒有這些綱領，工人們在這個時期一定會採取比當時遠為進步的行動，而且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會擊破兩黨制度而建立一個它們自己的政黨。

共產黨雖然提出許多像羅斯福改良方案那樣的要求，但它又明確地指出，新政並不是像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黨人所宣傳的那樣，是一個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它絲毫沒有包含任何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資本家們仍完全控制着銀行、工廠和運輸系統而像以前一樣地剝削着工人。新政也不是像勞工領袖、自由主義者以及最後白勞德所說的所謂“進步資本主義”的綱領。在經濟上講，他僅想支持損壞了的美國資本主義。它想重新調整美帝國主義，使它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日益加深的總危機中得以繼續生存下去。新政大部份是以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思想為依據的。他的理論是：壟斷狀態下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一個能自行調整的經濟制度，因此必須由政府直接干涉和津貼工業，否則就會遭到毀滅，無可挽救。^③

羅斯福自己就是一個有錢人，他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直言不諱

① 見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頁。——譯者

② 見尤金·瓦爾加“兩種制度”紐約1939年版第135頁。

③ 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聯書店1957年版。

——譯者

的支持者。新政的公开目的就是要保持和加强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点缀一些自由主义的装饰。罗斯福在制定他的纲领时,很谨慎地避不采取在任何方面足以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措施。他的整个政府的工作都有利于垄断资本及美国帝国主义。资本家所获的利润从来没有这样高过,托辣斯加速地发展,垄断资本和政府迅速地结成一体——成了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罗斯福任总统时期,华尔街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外前进了好几大步,而终于造成今天拼命企图统治全世界的地位。

美国为什么不实行法西斯主义?

1933年1月30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前五周,希特勒在德国夺取了政权。德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乃是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的结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同共产党人联合来提出反对希特勒的候选人名单和进行反希特勒的斗争,而却把反动的兴登堡将军当作没有希特勒那样坏,因而投票支持他,帮助他当选总统。但兴登堡一上台就立刻任命希特勒做他的总理。于是纳粹就掌握了政权。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出卖还不止于此,他们竟宣称希特勒取得政权是经过合法程序,因此投票支持他。不久法西斯的闪电就打下来了,把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工会、合作社和其他所有的民主组织和机构一古脑儿摧残了。

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正处于经济大危机所造成的极端混乱中。当时的经济已完全解体,约有800万饥饿的失业者,此外还有一个贫困的中产阶级。大垄断资本家通过希特勒充分控制了一切之后,立即着手摧毁劳工运动和资产阶级议会政府,建立起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为了使已告停顿的工业开动起来,他们就发动了一个巨大的重整军备运动。然后他们就开始准备征服全世界,这是一个疯狂的法西斯梦想,终于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土崩瓦解。

德國資產階級所採用的法西斯途徑並非是德國一國所特有的。它或多或少地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總趨向。這就是大銀行家、製造商和地主所策劃的方法，他們想以此來克服資本主義總危機和在國內和國際上永遠肅清社會主義的威脅。無疑地，他們之中那些最反動的分子，即那些大資本家們，夢想建立一個法西斯世界。整個歐洲的這些統治階層都浸透着法西斯的觀點。意大利、西班牙、波蘭、匈牙利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和巴爾干各國特別如此。法國的統治階級中也存在着強大的親法西斯趨向，英國的統治階級中也是如此，不過程度較小。正像我們下面將講到的，美國的財政資本也充滿了法西斯精神。

那麼，為什麼在這裡沒有組成法西斯政權呢？為大資本家所統治着的美國所以未敢實際試用孤注一擲的法西斯主義來解決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那是因為有着許多因素緩和了美國資本主義走向法西斯的趨勢。這些因素是：（一）美國資本主義所受到的這個制度的總危機的影響並不像德國資本主義所受到的那樣深；（二）美國資本主義並沒有像德國資本主義那樣面臨着一個危急的無產階級革命；（三）在那個時期，美國資本主義所屬的帝國主義列強集團主張暫時在帝國主義陣營中保持勢力均衡的現狀，它不像德國資本主義那樣積極準備發動世界大戰來重新瓜分世界；（四）與德國資本主義不同，美國資本主義在財政上還有辦法來實施像新政這樣的改良方案，而不必採用法西斯主義這樣攸關命運的武器。

無疑地，上列因素大大減低了美國財政資本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渴望和推動力；雖然如此，它還無可爭辯地表現了走向法西斯的強烈傾向。在制止這種法西斯的危險中，人民——工人、黑人、貧苦農民和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的羣眾性抵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他們沒有革命，但他們表現了美國人民最優良的傳統，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鬥爭。這些鬥爭大部分都脫離了驚惶失措的僱主和他們的工會官僚走狗的控制。共產黨認為黨的主要任

务是推动这种抵抗，尽量从僱主和政府方面挤出一切可能的讓步。这些年的羣众斗争肯定地阻止了統治階級中日益增長着的法西斯傾向，迫使他們向貧困而意志堅決的劳动人民作了很大的讓步。总之，虽然政治斗争的情况沒有像法國及欧洲國家那么尖銳，美國工人仍像法國和欧洲其他國家的工人一样，制止了美國法西斯主义的發展。

全國產業复兴法

罗斯福早期綱領的關鍵就是1933年6月13日國会所通过的全國產業复兴法（簡稱复兴法）。这个法律規定在各种產業中制定全產業的价格規章和劳工規章。它标榜的目的是要建立商業和農業的“公平競爭”。第七節甲款在理論上賦予工人以含义模糊的組織权，这一款規定，工人有“組織及通过他們自己選擇的代表進行集体談判的权利。”制定規章的整个機構由全國复兴局（簡稱复兴局）掌握，工人在其中的劳工顧問委員會里享有諮詢权。但实际上在775个制定規章的機構中，只有26个有劳工代表。大資本家控制了一切。

这套精密的機構說明了这个时期美國大工商業界充斥着強烈的法西斯情緒。复兴法是由美國商会动議，藍本是墨索里尼的“劳資协会式的國家”。这个計劃总的建議是建立一个國家管制的產業系統和劳工运动。奉令主持这个計劃的是休·約翰遜將軍，他是一个反动分子，直言不諱地表示愛慕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罗斯福衷心批准了这个危險的法西斯式的計劃。

复兴法是在1933年的鑼鼓喧天声中制訂的。它受到了包括各階級的全國陣綫的支持。壟斷資本家認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來加强他們对各產業的控制，來擴展公司工会並且可以削弱有組織劳工的力量而使其無能作为，因此他們支持了这个法案。農民和中產階級的領袖則为恢复工業的生动諾言所迷惑。劳联領袖，包括“社会党人”在內，希望建立拥有大量納費會員的工会，那怕是公

司工会也好，因此高兴非凡地表示欢迎。休耶·朗格、考夫林神父和其他法西斯煽动家也热烈地支持复兴法。复兴法的标记藍鷹当时就变成了爱国主义和良好公民的标帜。全国各地都发动了全国推行复兴法的紧张运动。凡鑽工業規章的空子的人簡直遭到像賣國賊一样的申斥。只有共產党人始終不渝地反对复兴法。

羣众斗争的开始

按照复兴法所根据的理論，工人是假定可以安靜地坐着等待，而由他們的領袖在复兴局的規章和劳工委員會里同資本家举行兄弟般的会談，这就会改善他們的工資和工作条件。罗斯福和約翰遜宣告一定不能罢工，因为罢工会阻撓“复兴”。工会和社会党的領袖也这样想，因而实际上确立了一个不罢工政策。罢工簡直被斥为对当时支持复兴法的“全國陣綫”的出賣行为。但工人羣众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們注意到在新規章下物价在迅速上升，而他們的工資却远远落在后面。因此，在罗斯福政府成立最初几个月的期間罢工虽然有短期停頓，但不久，工人在經濟大危机所帶來的普遍的革命情緒下，又不顧他們的“領袖”，起來展开了一个高漲的罢工运动：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工人羣众运动就此开始。

共產党对日益增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給予各种鼓励和領導。从一开始党就譴責复兴法及其全部措施。党警告說，罗斯福政府这个早期的方案里有嚴重的法西斯主义危險——特別是有鑑於希特勒德國的悲慘遭遇。1933年7月，党在紐約召开了有350名代表出席的特別會議。^①會議給全党寫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一个战斗性的斗争綱領，着重指出有必要集中力量在基本工業中建設党的組織和工会，以及用全力來支持日益增長的羣众性罢工运动。會議敦促工人“在罢工糾察綫上訂立你們自己的規章。”这次會議在敦促党准备迎接即將到來的巨大羣众性斗争上起了很大的

^① 見威·沃·溫斯頓在1949年9月号“政治月刊”上所發表的文章。

作用。

1933年罢工总人数达到90万，比1932年多兩倍以上。以傑克·斯塔徹（福斯特病了）为首的工会統一同盟領導了20万罢工工人，独立工会的罢工人數有25万，劳联的罢工人數有45万。在这年工会統一同盟的許多罢工中 最重要的是底特律16,000名汽車工人的罢工、阿姆布里治5,000名鋼鐵工人的罢工、宾夕法尼亞州西部3,000名礦工的罢工、紐約12,000名制鞋工人的罢工、紐約15,000名縫紉工人的罢工、加利福尼亞和亞利桑那兩州18,000名摘棉花工人和6,000名採葡萄工人的罢工，以及匹茲堡2,700名屠宰工人的罢工。^①在这几年里，所有的工会都开始壯大，劳联增加了50万會員，独立工会增加了15万，工会統一同盟增加了10万，同盟的成員总数达到125,000左右^②。

1934年到1936年的大罢工运动

1933年开始的羣众性罢工运动同劳联傳統的行会型的罢工有很大的不同。它明确地反映出共产党和工会統一同盟所一向大力宣傳的原則、战略和策略。这些罢工打進了从來沒打進过的托辣斯化的工業部門——鋼鐵、汽車、制鋁、海运，等等；这些罢工漠視了劳联的那种格言，說什么各工会根据工会合同的規定來互相破坏罢工是正当的行为；这些罢工是產業性的；这些罢工吸收了黑人，不熟練工人、外國出生的工人、妇女、青年和白領工人；这些罢工表現了就業者和失業者之間的高度團結；这些罢工应用了羣众性的罢工糾察綫、厂店代表制、廣泛的罢工委員會、靜坐罢工、慢工以及其他各种左翼办法；这些罢工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政治性；同时

① 見1934年4月2日“美國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② 工会統一同盟主要的工会是縫紉工会，有會員25,000人；金屬工会，21,000人；農業工会，20,000人；煤礦工会，10,000人；粮食工会，10,000人；制鞋工会，9,000人；家俱工会，8,000人；海員工会，7,000人；紡織工会，7,000人；汽車工会，5,000人；木材工会，3,500人；漁業工会，2,000人；烟草工会，1,400人。

这些罢工又是在反动的工会职员反对下進行的，这些职员是想窒息这些罢工的。

在1934至1936年間，这种激進的羣众性罢工趋向更加剧烈了。罢工的人数很多，表现了高度的战斗精神，1934年罢工人数为1,466,695人；1935年为1,141,363人；1936年为788,648人。这是一个全國性的產業罢工和地方性的总罢工的时期。工人们主要是为增加工資和要求承認工会而斗争。他們的罢工大多数是勝利了。这个时期工人主要是用罢工來“推行規章”，但是实际上工人把他們的要求推進到复兴法从來沒有考慮过的限度。正象共產党所英勇倡導的，工人的确是在罢工糾察綫上制訂他們自己的規章。

僱主依然用暴力政策來对付日益增長的罢工运动。他們动員了他們的武裝了的公司槍手來对付罢工者，他們用当地的警察部隊來毆打和監禁工人，他們还調动了軍隊來对付十几次罢工事件。在紡織工人大罢工中有16个工人被殺；在煤礦工人罢工、旧金山罢工和其他剧烈的經濟斗争中也有很多工人被殺。总計在1934年到1936年間，在羣众斗争中有88个工人被殺。但工人们則進行反击而罢工浪潮則繼續高漲。

在新政早期的几年的罢工运动中，全國失業理事会的活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团体坚决要求失業救济和保險，坚持不渝地促進失業者和就業者之間的团结。理事会在每个重要的罢工中都很活躍，加强了斗争的战綫。社会党人組織了工人同盟，这也是失業者中的一个因素。由於共產党的建議，失業理事会，工人同盟和全國失業者联盟在1936年4月在華盛頓合併成一个組織，估計會員約有50万人。^①1938年會員数目达到80万。在这个新組織及其領導機構中，共產党人所起的影响最大。在失業者中这种積極工作的結果，使美國劳工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这样的情况，即在經

^① 見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美國劳工实况”第三卷1936年紐約版第154頁。

济危机时期，僱主很不容易招募工賊。虽然在1933年到1936年間失業的数目从来沒有低於1,300万人，但是他們却拒絕接受罢工工人的职业。这標誌着美國工人階級的团結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这大部份要归功於共产党对失業工人的英勇領導。

1934到1936年間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全國產業罢工是紡織工人和烟煤工人的罢工，这两次都是劳联領導的罢工。1934年9月联合紡織工人工会所領導的全國紡織工人罢工包括11个州的475,000名工人，其中有很多南方的工人。罢工受到了僱主和政府的强大的暴力镇压。当罢工工人的要求交給仲裁局仲裁而罢工宣告停止后，这次罢工基本上就失敗了。1935年9月的全國烟煤工人罢工涉及40万工人，差不多所有的烟煤礦都停了工。几天之內罢工就獲得了勝利。美國联合煤礦工人工会在1927—28年的命运攸关的罢工中差不多被搗垮，这次罢工使它得以复兴成为强有力的組織。此外还有左翼領導的全國木材工人工会的罢工，参加的有太平洋西北沿岸的41,000名木材工人。1936年初，另一次極為重要的罢工是亞克琅橡膠工人的勝利罢工，这表示罢工浪潮即將冲進托辣斯化的工業。

重要的地方性的总罢工和接近总罢工規模的罢工是这几个年的一个顯著的特点，这些罢工击破了劳联“神聖的”合同。在密尔窩基（1934年2月）和明尼阿波利斯（1934年5月），当少数的罢工者受到僱主的暴力迫害时，当地的劳工运动立即起來支持，幸而及时解决了，否則是会爆發总罢工的。同年在依利諾州比金地方也發生了同样的总罢工运动。在托利多（1934年5月），当各老板試圖打垮1,500名金屬工人的罢工时，当地的劳工运动立即積極予以支持，劳联91个工会支部中有83个支部不顧他們保守領袖的反对投票决定罢工。在特雷豪特（1935年7月），劳联48个工会支部的26,000名工人罢工了兩天的工來支持处境艰苦的金屬工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共产党人都非常活躍。

旧金山总罢工

1934年7月16日到19日旧金山港灣区爆發了总罢工，参加的有127,000名工人。它是由35,000名航运工人沿海岸的罢工發展出來的。共产党在加利福尼亚这时已經有了坚强的組織，全力支持了这个罢工，党的影响对这次斗争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个历史性的罢工对整个美國的劳工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①

这个运动始於1932年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所領導的組織太平洋沿岸航运工人的运动。运动的結果是成立了屬於劳联的以哈里·布里治为首的坚强的碼頭工人工会，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並於1934年5月7日举行了12,000名工人的海岸罢工。哈里·傑克遜領導的航运工人產業工会（屬工会統一同盟）也宣佈了罢工，它爭取到了对海員中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一部分的領導，到5月23日，整个海岸的劳联八个航运工会全都罢工了。西海岸航运完全停頓这是第一次。保守的劳联領袖極力想制止这个强大的运动，但是他們办不到。碼頭工人工会的独裁者約瑟夫·瑞安被迫脱离罢工，並且离开旧金山。75人的羣众委员会的領袖布里治同英勇的工人齐心协力，出奇制勝，着着击破劳工的混帳領袖的詭謀。

僱主狂暴破坏航运罢工的努力和彰明昭著地想把旧金山变成“开放工厂”的城市的决心，引起了本市工人的忿怒，激發了他們的强烈的战斗情緒。共产党在劳联主要的工会支部中拥有很多黨員和支持者，它号召太平洋沿岸所有城市举行总罢工。工会上層領袖反对工人普遍高漲着的总罢工情緒，但这無济於事。6月中旬，漆匠工会第1158支部發出了一封信，主張总罢工。7月初，

① 關於这次罢工的詳情和說明，見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美國劳工实况”第三卷；又見迈克·奎因：“大罢工”和乔治·莫里斯“產会到哪儿去？”

有影响的机器工人工会第68支部和许多别的工会支部都赞成罢工的建議。7月8日，警察殺害了兩個碼頭工人——其中之一是共產黨員尼克·波尔杜伊斯——这更是火上加油，35,000名憤怒的工人参加了送葬。7月10日，阿拉米达縣总工会号召总罢工；7月12日，旧金山和奧克蘭的駕駛工人实行罢工；7月16日，劳联160个工会的127,000名罢工工人控制了整個旧金山港灣区。

罢工非常有效。这个大海港全区的工商業生活在实际上陷於停頓。工人们强有力地表示出他們对經濟大危机的厭惡，决心要求“新政”所承諾的好日子。不得到总罢工委员会的允許，每一家商店都不能開門，每一輛卡車都不能行駛，每一家工厂里的輪子都不能轉动。从來沒有任何美國城市像整个旧金山港灣区这样在这次大罢工期中完全被罢工所控制。

政府——地方的、州的和联邦政府——把它的槍眼完全轉向了这个对資本家說來是極为危險的罢工。市長罗希經過宣誓手續任命了5,000名檢察員和警察；州長迈勒安調动了4,500名民兵來控制这个区域；罗斯福总统斥責罢工，他的代理人全國复兴局的休·約翰遜和劳工部長弗蘭塞斯·裴尔金斯赶到現場，对罢工進行瓦解工作。報紙在整个区域里瘋狂進行反共，大喊共產党革命來臨。反共匪帮搜查和搗毀了共產党总部、“西部工人”报和各劳工和左翼羣众团体。1934年7月29日“紐約时报”報導称，“四百余男人和若干妇女遭到逮捕並被投進監獄，那里面是如此拥挤以致他們之中大多数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在加利福尼亞州有几个礼拜共產党实际上是被非法化了。

当政府从外部來打击罢工的时候，劳联領袖們用更致命的办法从內部來打击罢工。格林破口大罵罢工，說它是“不合法的”，是共產党人搞的；約瑟夫·瑞安和其他全國性的劳工混帳領袖設法强迫他們的會員复工；印刷工人工会的霍華德在最后一分鐘內用增加工資10%的办法使他的會員繼續工作。至於旧金山那些工会支部的上層領袖——范德利尔、基德維尔、迪尔等人——在看

到他們無法制止總罷工時，就索性參加罷工以便將其扼殺。他們控制了總罷工委員會，拒絕停止印行資本家的報紙和收發電話和電報；他們發出了大批的許可証准許餐館開門和准許運輸機構營業；他們沒有作任何嘗試來佈置罷工者工人來警衛這個城市；他們支持老板的破壞罷工和反共運動。當他們感到事情已經佈置的差不多了的時候，他們突然提議停止罷工。但是雖然他們要盡手腕，他們也只能用起立表決法以 191 票對 174 票通過反罷工動議，而不敢冒唱名表決的危險。這個歷史性的罷工就這樣結束了。

於是只剩下了航運工人單獨進行鬥爭。在罷工三個月之後，這 35,000 名罷工工人就在 7 月 30 日復了工。他們的要求提交仲裁，結果他們獲得了部分的勝利。在這個劃時代的罷工中，西海岸碼頭工人和他們的領袖布里治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優秀的工會之一——國際碼頭和倉庫工人工會——奠定了基礎。

贏得舊金山大罷工的關鍵在於把罷工傳播到全海岸各地以至更遠的地方去。為了對付政府、僱主和勞聯領袖把罷工地方化，孤立罷工和扼殺罷工的共同企圖，這種擴展是不可少的。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及進步分子，雖然犯了許多小的錯誤，卻充分認識到擴展罷工的必要性，並且就那樣地作了。可是他們的力量比起兇猛的反對勢力來是太小了，因此沒有達到目的。但是儘管有很多悲觀的預測，這個“失敗了”的舊金山罷工對加利福尼亞和全美國的勞工運動仍起了鼓舞的作用。這次罷工在美國勞工運動全部歷史上創造了最光榮的傳統之一。

工會統一同盟併入勞聯

新政充滿暴風雨的头兩年，約有 100 萬工人——大部份是基本工業中的非熟練工人和外國出生的工人——湧進了勞聯的工會。這些工人要想從工會得到好處，當然會選擇那得到承認的和穩定建立了的工會。新增的大批會員激烈地改變了這些團體內部的形勢。它打破了當局的不罷工政策，帶來了民主氣息，削弱了官僚

控制，增加了执行反共条款來反对左翼的困难。此外，部分上層領袖也开始对組織工作發生了兴趣。

始終热烈主張劳工团結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認識到原來成立工会統一同盟的那些条件現在已逐漸消失，就立刻开始改变方向，主張返回劳联去。早在1933年，他們就和礦工共同努力推進重建美國联合煤礦工人工会的运动，1934年9月，工会統一同盟就向劳联提出統一工会的建議。在各种工業中，工会統一同盟的組織开始同劳联中相应的工会合併。可是这种統一潮流並不为劳联上層領袖們所欢迎，威廉·格林發出公函反对工会統一同盟的統一运动。

1934年春^①，共产党提出了“拥护独立劳工联合会”的口号，这个联合会原拟由工会統一同盟和其他独立工会的40万會員組成，但是不久就認識到这个政策是不正确的，於是把它取消了。党便在各地大力推动劳工大統一的热潮。1935年初，工会統一同盟的鋼鐵、汽車和縫紉業工会都投票贊成参加劳联，在不能集体参加的时候就用个人身份参加。1935年3月16日到17日，工会統一同盟召开了特別代表大会，决定改組为爭取工会統一委员会，目的是要使余下來的工会統一同盟組織参加到劳联里去^②。四个月之后，工会統一同盟就完全解散了。

工会統一同盟虽然表現了一些宗派主义和双重工会主义的傾向，但是它在劳工运动中确曾担任了重要的而且具有建設性的角色。在整个經濟大危机期中，劳联的战斗性降到了最低点，但像我們所已講过的，工会統一同盟在領導在業和失業工人的斗争中却作了很多英勇而有效的工作。数年來它英勇地主張產業工会主义，这对工人們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它在基本工業中所建立起來的联系和共产党的厂店支部成了日后展开大規模的產会組織运

① 見1934年6月“劳工統一”。

② 見1935年3月11日、16日和17日的“工人日报”。

動的基本因素。黨對工會統一同盟的支持在政策上基本是正確的。

產業組織委員會的成立

新政初期几年的巨大勞工鬥爭到1935年11月產業組織委員會（簡稱產會）成立時達到了最高峯。這個團體原來是由煤礦、紡織、婦女服裝、男子服裝、印刷、油田、制帽以及五金等各工會的代代表組成的，會員約共有100萬人。委員會的目的是把托辣斯化的基本工業中的數百萬幾乎完全沒有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發展，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全力支持。

勞聯的格林官僚集團中的主要首領，帶着沉重的疑懼和驚慌情緒，注視這個在經濟危機最後幾個月和新政初期所發展起來的、巨大的組織工會的羣眾運動。他們差不多像僱主一樣，懼怕大量的非熟練工人和外國出生的工人的新會員（他們對工會應該是什麼樣子以及應該作什麼等問題上抱有激進的觀念），會打破他們長期的逍遙自在的局面，因為新分子會打破熟練工人在工會中的統治地位，會打破行業路線而把行業工會變為產業工會，會迫使勞工運動不再以階級合作為基礎而以階級鬥爭為基礎，會選擇他們自己的新的而且大概會是激進的領袖。為了躲開這些災難性的威脅但又利用這種羣眾風潮，格林官僚集團的政策是按照勞聯的老辦法，奪取熟練工人，放棄其他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發動組織產會的八個勞聯工會全都是產業的或半產業式的。他們的領袖——約翰·勒·劉易斯、菲利普·莫萊、悉尼·希爾曼等人——雖然像格林官僚集團一樣，主要是依靠熟練工人的，可是他們已經懂得這種政策並不意味一定要把非熟練工人排斥於工會之外。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及經濟危機諸年代中的慘痛經驗，同時又由於基層工人要求組織的巨大壓力，他們相信，若要使勞工運動繼續生存和進步，那就絕對需要在基本工業中組織工會。後來，在新組織起來的羣眾大力推動之下，這

种主張就使得这些領袖採取了許多進步的措施。只有在这个狹隘的意义上他們本人才能算作進步份子。后來的發展証明他們並沒有放棄反对工人基本利益來保衛資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作用（見第三十四章）。

劳工官僚階層中的分裂大大地增加了工会的發展速度。在劳联里有相当力量的共產党人对这些反对派領袖的進步表現給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和支持。1933年，当組織运动开始时，劳联的領袖們試圖把工会新會員按照行業分类，然后把他們分配到所屬的工会里去，但是这个作法沒有成功，於是他們就把工人們組織到各式各样的直屬支部里去。在劳联1934年代表大会时，这样的直屬支部已有兩千个，問題也就再不能不解决了。会上表現出要求組織產業工会的強烈願望，共提出了14个要求採取这种措施的建議。共產党人在基層工人中大力推动这个运动。甚至組成劳联代表大会的死硬派官僚們都感覺到不能不設法对付了。領導集团就使會議一致通过了一个決議，一方面主張“在那些能够区分出行業界綫的地方”採用行業工会制，一方面又含混地承認產業工会的需要，並且指令执行委員會在各產業中頒發工会成立証。進步分子就認為这些成立証是具有產業性質的。劳联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偉大的旧金山总罢工后不久在旧金山召开的，而在这个罢工中一致認為產業工会的左翼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劳联执行委員會把有限度的產業工会成立証給了联合汽車工人工会和联合橡膠工人工会，但是拒絕把全國性的成立証給予無綫电、水泥、制鋁和其他基本工業中的許多新支部。他們也絲毫沒有去推动已經計劃好的組織鋼鐵工人运动，虽然很多鋼鐵工人事实上業已挤進了工会。总而言之，委員會厚顏無恥地破坏了1934年代表大会的決議。这一切大大激怒了主張建立產業工会的人。

因此，在1935年10月7日大西洋城開幕的代表大会上，刘易斯和其他五个領袖就提議号召在基本工業中組織產業工会。这个

提案力斥勞聯的行業工會制度在托辣斯化的工業中毫無用處，並且指出“在這些工業中大多數工人的工作的性質可能屬於不只一個行業工會的範圍，因此宣告，產業組織是工人能夠接受的和適應工人需要的唯一組織形式。”在一場持續很久的激烈辯論後，劉易斯的建議被 18,025 票對 10,924 票所否決。勞聯領袖情願讓各產業停留在無組織的狀態，這樣來保持他們的管轄權不受損害。

代表大會上的失敗並沒有嚇倒劉易斯集團，一個月後，他們組織了產會，開始了組織工會的工作。他們在鋼鐵、汽車、橡膠、紡織和煉焦工業中積極發動了全國性運動。參加這個工作的八個工會都保證提供大筆費用。於是成立了好些全國性的組織委員會，進行新的產業工會的組織。不管勞聯領導怎麼反對，基本工業中的工人還是要組織起來。

格林派的官僚立即譴責產會的這個行動，並且在耍了很多手腕之後，在 1936 年 8 月 5 日停止了八個工會的會籍，理由是它們用“雙重工會和叛亂”來反對勞聯。1936 年 10 月在佛羅里達州頓帕市舉行的勞聯代表大會不顧強烈的反對，批准了停止這些工會的會籍，這就等於開除了 100 萬以上的會員（約佔勞聯會員的四成）。全國各地支部、市總工會和州總工會紛紛提出抗議，但是這都不能阻止格林—沃爾—赫奇遜分裂分子。他們寧可毀壞勞工運動，而不願拋棄他們衰朽的行業工會制度。

劉易斯顯然認為進行組織工作必須避免和格林反動集團發生直接接觸，因此他沒有堅決地進行鬥爭來保留對勞聯的隸屬關係。在這個策略問題上，共產黨人不同意他的作法。共產黨人認為劉易斯有 40% 的勞聯工會會員的支持，而且在勞工運動中還有其他的大批支持者，因此他有可能用堅決的鬥爭來擊敗格林機器。事實上劉易斯甚至沒有派產會的代表出席頓帕代表大會。共產黨人說，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至少要使它在更有利於產會的情況下發生。黨反對這種分裂，它的口號是：“爭取一個統一的、強大的

劳联。”^① 然而党在建设产会的各个阶段中以及在组织基本工业工人的工作中献出了它所有的一切。党曾为组织基本工业工人而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共产党的发展

1933年到1936年期间，共产党深深地投入了这个时期的一切群众斗争，它不只是在群众影响上而且也在党员数目上获得了可观的发展。它把它的力量日益集中在基本工业方面。在1934年4月2日到8日克利夫兰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党员人数有24,500人，而在1932年则只有14,000人。在232名正式代表中有119名是来自基本工业的。代表中有39名是黑人，黑人党员共有2,500名。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145人是美国出生的，这点也说明国内出生的党员的百分比日益增高。这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已增加到5,000人，也比1932年增加了很多。到1936年6月24—28日在纽约召开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党员数目已进一步增加到41,000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增至11,000人。

社会党、莫斯特派、洛夫斯顿派、托洛茨基派、社会劳工党和无产者党的人数都仍然是很小和多半是停滞不前的宗派。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党曾有一个时期开始表现出一些活力和发展。但是这种新的“左倾”潮流，在机会主义分子诺尔曼·托马斯领导下，不久就消失了。社会党受到了托洛茨基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莫斯特派和洛夫斯顿派的摧残，到1936年发生了混乱的分裂，这使它更加不能有所作为。共产党成为劳工运动中积极分子的先锋政党这种领导地位，已经是很清楚和无可争辩的了。

^① 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3月“共产党人”上发表的声明。

第二十二章 廣泛的民主斗争

(1933—1936)

在新政初期的几年中，与巨大的工会运动浪潮一齐發展起來的还有各种羣众性的民主斗争。共产党运用了廣泛的統一戰綫政策以及日益增漲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地位，在發动和鼓舞許多这些运动中起了主要的作用。罗斯福政府在反对極端反动派的斗争中也越來越需要人民的支持，所以就容忍了这些活动，並且在某些事情上还支持了它們。这种力量就是促使罗斯福能够連任四次总统的偉大的政治联合的民主基礎。

全國黑人大会

这几年來黑人在政治上的進步很大。黑人羣众進行了英勇的斗争來反对職業歧視、隔离待遇和私刑；在科学、文学、戲劇和体育各方面，他們都奮力前進，在全國樹立了声名；^① 他們打破了劳工运动中隔离黑人和白人的樊籬，奠定了現在优秀的100万黑人工会會員大軍的基礎；一般說來在階級斗争的各个方面，他們都是站在民主羣众的前列。

1936年2月14—16日，全國黑人大会在芝加哥成立，这反映了几年來黑人斗争精神的發展。霍華德大学和全國復興联合委员会以前召开过一个會議，大会就此產生了。^② 大会是所有各民主

① 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开始了它的長期的、不倦的、終於（在1947年）獲得成功的运动，即在主要的足球隊里打破了歧視黑人的制度。在这个斗争中黑人報紙甚为活躍。

② 見詹姆斯·伍·福德在1936年4、5、6月的“共产党人”上所發表的文章。

階層的黑人的廣泛的統一戰綫，並且也有白人參加。出席大會的有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有牧師、工人、自由職業者和工商業者。出席的代表共有 817 名，來自 28 個州，代表 585 個團體，“共計不重複”的會員人數是 120 萬。代表中有拉爾夫·邦奇、威·愛·伯·杜波依斯、阿·普·倫道夫、勒·阿·卡爾特、約翰·普·戴維斯、詹姆斯·伍·福德等這些著名的人物。大多數代表是來自平民團體（226 人）、教育界（14 人）和宗教界（81 人）。有 83 個工會和 71 個友誼團體的代表。大會的全國主席是阿·普·倫道夫，書記是約翰·普·戴維斯。

在組織這個有意義的大會的工作中，共產黨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成立這個大會的想法是兩年前由著名的共產黨員詹姆斯·伍·福德在他和奧斯卡·德普里斯特及弗蘭克·克羅斯衛什的辯論中提出來的。黨組織努力宣揚了大會並且進行了廣泛的組織工作使代表踴躍出席。在會上，福德和其他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的同情者都起了很大的影響。大會選出的 75 人所組成的全國理事會中有幾個共產黨員。

大會通過了滿足黑人最迫切需要的進步綱領。綱領敦促黑人參加工會，支持工會統一，譴責隔離黑人的制度和各種類型的反動措施，要求黑人擁有充分的權利。綱領擁護正在發展的反法西斯和反戰的斗争，譴責美國對埃塞俄比亞遭受侵略採取“中立”。綱領提出了組織生產和消費合作社的計劃和擴大工人同盟的建議。大會贊成召開全世界黑人大會，大會的教會小組會議建議教堂每五個星期用一個星期日來促進大會的工作。在政治行動上，大會贊成將來應當組織農工黨；然而，同時它又宣稱：“我們不支持任何候選人，我們只把他們所作過的事情告訴你們。”關於最終的政治目標，大會並沒有表示任何立場，它也沒有提出黑人作為一個民族這樣的問題。

全國黑人大會是一個廣泛的、團結黑人工人和中產階級分子的运动，它在許多城市里設有地方理事會。大會表現了黑人劳动

羣眾在黑人的一般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在此後數年中，它又證明為建設產會和促進黑人工人普遍組織工會的一個特別重要機構。

美國青年大會

新政初期幾年中所展開的羣眾運動中最重要運動之一是美國青年大會。美國還從來沒有見到過任何像這樣的運動。大會是1934年組織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這個運動已吸收約460萬的青年。鼓舞這個運動的就是青年們的英勇抗議，他們抗議經濟大危機時期中青年人所受的苦難、抗議政府忽視他們的利益、抗議法西斯主義增長的前景和另一次世界大戰。^①

羅斯福政府很早就企圖控制這個新生的、有活力的和有組織的青年國民運動。政府於是選擇了一個青年婦女維沃拉·伊爾瑪出來做代理人，伊爾瑪在羅斯福夫人，六個州長，紐約市長拉加爾迪亞和其他政府人士的支持下，於1934年8月在紐約召集了一個青年代表大會。響應的人異常踴躍，至少有150萬有組織的青年派了代表，其中包括基督教男青年會，基督教女青年會，希伯來男青年會以及其他許多宗教的和青年友誼的組織。天主教徒派了觀察員出席。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也都派了代表。

伊爾瑪女士是剛從法西斯德國回來的，她顯然從希特勒青年組織那裡獲得了她對新型青年組織的看法。他似乎是認為青年是像他們在學校、工廠和軍隊里那樣，到大會來接受別人的指示的，但是她全然低估了青年人的新的民主精神。在代表大會打算選舉主席的時候，她竟然拒絕考慮這個動議；於是大會對她舉行了否定的表決，推翻了她的蠻橫決定。她就干脆退出大會，並且在報上叫囂說共產黨人攫取了青年運動。事態的發展出乎羅斯福夫人意料之外，使她目瞪口呆，但是這事關係極大，不宜輕舉妄動，她因此只

① 見德夫·多蘭：“飢餓的大道”1933年紐約版。

好对这个正在组成的美国青年大会采取顺应手段。大会选出了全国理事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吉伯特·格林当选理事。

在此后数年中，青年大会异常活跃。大会积极参加了工会的组织青年的工作，为改善政府的保护资源公民队的青年救济营的待遇而斗争，要求改进全国青年局（1935年6月设立的机构）的方案，直言不讳地谴责一切对黑人的歧视，对日益增长着的法西斯和战争危机进行斗争。大会制定的美国青年法案规定了青年政治要求的当前纲领，于1936年1月向国会提出。^①这个法案详细制定了政府出资、学生管理的职业训练和助学金的广泛计划。虽然这个法案一直没有成为法律，但是它却得到广泛的宣传并且成为州和联邦的许多青年立法的基础。

几乎在一夜之间，有组织的青年变成了美国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值得注意的青年领袖有瓦尔多·麦克纳特、威廉·亨克莱、约瑟夫·克登、吉伯特·格林。甚至劳联都不得不在1935年代表大会上承认这个新的青年运动，并且破天荒地赞助了一连串的有关青年的建议。产会也派遣了代表出席美国青年大会，提出了罢工青年的要求并且在其他方面积极地支持这个运动。很多工会和州的农工党设立了青年机构、展开了青年活动和提出了青年要求。共和党和民主党也很注意各自心目中的青年工作。

这个时期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是1935年12月美国学生联合会在俄亥俄州哥倫布斯成立，这是全国学生同盟（共产党领导，1932年成立）和比较薄弱得多的“工业民主学生同盟”（社会党领导，1905年成立）合并的结果。美国学生联合会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联合会所领导的1937年4月12日全国184,000学生的反战罢课。这种罢课一直继续到1941年4月，在1938—39年间参加罢课的学生总计有几十万。这个时期中青年运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是1937年2月在弗吉尼亚州里

^① 见美国劳工研究协会“美国劳工实况”第三卷第70页。

奇蒙成立的南方黑人青年大会，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統一戰綫的組織。主席是愛德華·斯特朗。詹姆斯·伍·福德、詹姆斯·杰克遜和亨利·溫斯頓也是这个極重要的运动的領導者，在以后几年中，这个組織在整个南方進行了廣泛的教育工作，支持罢工、宣傳全國青年法案、廣泛地進行反对隔离黑人的斗争。到1939年，这个組織和南方人类福利會議至少代表了50万的南方黑人青年。共產黨人在这些組織中都是很活躍的。

共產黨在遵循進步政策的美國青年大会中有强大的影响。这个青年組織的青年領袖特別敬佩共產黨人的英勇精神、敬佩他們对青年一般問題和特殊要求的了解、敬佩他們在政治和宗教信仰非常不同的人中間开展廣泛的統一戰綫的卓越才能、特別是敬佩他們对日益增長着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威脅所進行的清醒的、不懈的斗争。美國青年大会的敌人——社会黨人，等等——叫囂說共產黨人已完全控制了青年运动。吉伯特·格林是首要的共產主义青年領袖。

社会黨人、洛夫斯頓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同美國青年大会保持着薄弱的隸屬关系，但是他們对共產黨人的仇恨，使他們一般地採取了暗害这个运动的立場，他們也就只能停滯在政治腐朽的境地。共產主义青年团却採取了健全的政策，因而壯大起來。团積極地参加了廣泛的羣众性青年运动，这就大大地打破了長期的宗派主义。团员的人数加多了，影响擴大了，經驗也增長了，团在青年工人里的基礎也就更加巩固。1939年第九屆代表大會報告，团员有22,000人，1936年只有11,000人，1933年3,000人。团正在由格林、溫斯頓、湯普遜、怀斯、蓋茨、斯特拉克、罗斯等人建立起堅強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青年領導。

妇女运动

妇女占美國选民的一半，占各种工資收入者的三分之一，她們在新政初期几年，在全國各民主階層中所湧現的廣泛羣众性高潮

中也占着顯著的地位。然而，婦女並沒有像我們在本章和前章所講的那些團體那樣，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界綫分明的全國性組織。她們在這些各式各樣的羣眾運動里都構成了一個基本的和活躍的部分。在我們現在所論到的這個時期里，婦女運動最概括的表現形式是圍繞着婦女憲章的運動。

婦女憲章是1936年由一些自由主義的和勞工運動的婦女擬就的。^① 憲章獲得了很多組織的支持，共產黨也有條件地支持它。其他的支持者還有像勞工部婦女局局長瑪利·安德遜這樣的政府官員。這表示憲章獲得了羅斯福政權的支持。在此後幾年中，這個憲章逐漸獲得了代表數百萬婦女的許多組織的贊同。1937年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勞工會議所通過的婦女平等權利決議就採納了這個憲章。

婦女憲章主張婦女在社會活動的一切方面都應當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布蘆爾媽媽之所以歡迎這個憲章^②，就是因為“它可以成為一個為爭取和平和反對反動和法西斯的鬥爭的偉大的團結力量。”安·里文頓評述道：對婦女來說它是“這十年中統一戰綫工作的高點。”^③ 黨在這個時期的婦女委員會負責人瑪格麗特·卡爾·克隆本也積極支持這個憲章。

婦女占縫紉、紡織、電氣，等等工業里新組織起來的工人羣眾的很大一部分，黨非常注意她們。她們組成了星羅棋布的各工會的婦女家屬部，從而成了一股極為重要的力量，這些家屬部主要是在共產黨的鼓勵下，在產會的鋼鐵、汽車和其他一些工業的工會里建立的。黨的婦女工作者也很注意加強婦女工會同盟的活動。

共產黨婦女黨員一向是人民保健運動的黨的領導者。她們在紐約成立了美國工人保健局，1927年6月她們在克利夫蘭召開了

① 見瑪利·范克利克在1937年2月“女工”上所發表的文章。

② 見1937年2月“今日婦女”。

③ 見安·里文頓未發表的手稿。

一个全國工会保健會議。劳联的俄亥俄、伊利諾、宾夕法尼亞、密执安、華盛頓和罗得島各州的总工会以及許多市总工会和工会支部都派了正式代表出席。这个先驅性的會議主要关心的是職業事故和疾病，它拟訂了一个進行廣泛教育、保护健康、防止事故以及工人补偿金的方案。新政后期，妇女党員在爭取联邦健康保險和廣泛的全國保健方案的巨大的羣众运动中也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妇女除了为她們自己的特殊要求，特别是为孕妇保險、工業安全和兒童保育而斗争外，她們还推动了党的全部綱領。特别是在反对生活費用高漲和反对削減工程促進局救济金的斗争中，以及在支持当时一切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中，她們都起了有效的作用。她們特別注意黑人妇女的需要和要求。她們也不倦地反对反动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这是妇女权利党提出，民主共和兩党支持的。她們在每年一度的3月8日國際妇女节都举行巨大的示威游行。特别是在爭取和平的斗争中，妇女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成了美國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骨干。

國際法西斯主义的發展使妇女的斗争更趋剧烈，正如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說：“法西斯主义特別無情地奴役妇女，極其殘酷地伤害母親、主婦和單身劳动妇女的感情。”共產党妇女党員就苏联妇女的經濟、政治和社会地位超过資本主义國家一般妇女之上这种事实進行宣傳，卓著成效。^①在这些年里党培养了堅強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妇女領導集团。在1937年的發展党員的大运动里，妇女占新党員三成以上，这是党对妇女战士的吸引力的例証。

各种“万应良方”的羣众运动

在新政初期，最足以表明廣泛的羣众性民主高潮的是許多“万应良方”的羣众运动。这些廣泛的运动包括農民、城市中產階級和

^① 見瑪格丽特·卡尔·克隆本1937年6月和1938年1月在“共產党人”上發表的文章。

無產階級，參加人數有時達百萬、千萬。一般地說，在這些運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在深重的經濟危機的打擊下，這些羣眾盲目地反擊資本主義，力求找到某種補救方案。他們的綱領通常都是異想天開的烏托邦，而那些羣眾取寵的領導者則常常是具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但是羣眾卻充滿了民主的戰鬥精神。這些混亂的運動之所以能夠產生證明了美國工人思想意識的落后和缺乏具有工人階級進步的領導的廣大政黨。

一、專家政治：這是由霍華德·斯科特所首創，基礎是“世界產業工人”和索斯坦·威勃倫的兩種思想的雜拌，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發展起來的運動，到了1932—33年間，像野火一樣蔓延全國，資產階級報紙全都鬧動起來。專家政治所根據的謬論，是說資本主義的弊端的根源基本上不是它的生產關係，而僅僅是它的“分配制度”。萬靈藥方是用“厄格”（能量單位）制度代替通行的“價格制度”。專家政治否認工人受剝削，譴責階級鬥爭，否認工人的革命任務。扼要說來，專家政治主張工程師的貴族統治。專家政治在知識分子中風行一時，特別受到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歡迎。這個運動很快風行起來，隨着很快地就衰落下去，但是殘余至今還存在。

二、肅清加州貧困：在1933年10月阿普頓·辛克萊的著作“我是加利福尼亞州長”出版之後，這個運動就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其鄰近諸州里發展起來了。這個運動的基礎是失業者自助這種思想。它建議把停工的工廠交給失業工人經營，推行產品交換制度。它信奉的烏托邦思想是，在以私人占有制和分配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可以存在不追求利潤的生產和交換制度。1934年，支持這個運動的民主黨加利福尼亞州長候選人阿普頓·辛克萊共獲得了879,000票，邁里安則獲得了1,138,000票，此後這個運動就逐漸消失了。^①

① 見羅伯特·米諾爾在1934年12月“共產黨人”上發表的文章。

三、烏托邦會社：1933年秋伊·約·李德發起這個組織，不久就宣稱在加利福尼亞獲得100萬個支持者。這些烏托邦者宣稱為了“民皆同胞”和“人人富裕”希望通過政府所有制的辦法來造成普遍的繁榮。參加這個運動的大都是中產階級，這個運動否定階級鬥爭並且沒有日常的要求。它的生命很快就結束了。

四、湯森全國復興計劃：這個巨大的羣眾運動得到狂熱的支持，最後自稱擁有數百萬信徒，是1934年4月由弗·伊·湯森博士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長灘發起的。這基本上是老年人和中年人的運動。它的萬靈藥方是每月給老年人200美元的最高額養老金，這筆錢主要是由2%的全國交易稅來支付。他們希望由此獲得的200億美元不僅可以用來供養老年人，而且還可使工業積極地轉動起來，這就可以為全國人民造成一個普遍而持久的繁榮。然而湯森計劃未能認識危機和貧困的根源是產業的私有制，只有廢除了這種制度和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時候，經濟危機才能避免，繁榮和充分就業才能有保障。湯森運動在許多年中成為爭取養老金的一個相當大的力量，直到現在還存在。^①

五、“火腿蛋”運動：這是另一個羣眾性萬應良方運動，特別對老年人有吸引力。它也是起源於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因為那里的老年人比別處多一倍。它的正式名稱是終身退休金協會，是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由好萊塢的勒·伍·艾倫所創立的。在1938年和1939年，這個運動把一條憲法修正案列上了加利福尼亞的全民表決案上，這項條款規定加利福尼亞州對本州已退休的50歲或50歲以上的公民每周（每個星期四）發給30美元，終身不停。投票結果，這個提議兩度遭到否決。它的機關周刊的名稱是“全國火腿蛋”報。

六、全國社會正義聯盟：這個運動成為有組織的形式，是1934年11月天主教神父查爾斯·伊·考夫林在底特律發動的。

① 見亞歷山大·畢特爾曼“湯森計劃”1936年紐約版。

“幸福”雜誌当时估計这个煽动分子在每周一次的無綫电廣播中拥有1,000万听众。这个运动的表现形式就是拥有許多暴徒和突击隊員小組的声名狼籍的基督教陣綫。考夫林的烏托邦的根据是美國傳統的幻想，認為發行大量紙幣便可以造成繁荣。在中西部的農民、城市的中產階級分子和天主教的產業工人中，他的信徒特別多。考夫林自己是个白銀投机商並且是大銀行家的伙伴。他狂暴地抨击任何民主的东西，而且無疑地企圖建立一个法西斯美國——大概由他自己任独裁者。最后天主教会令他“閉嘴”，因为天主教会顯然还不願被人看成是同美國法西斯主义完全打成一片。共產党为反对这个危險的运动發動了一个非常積極的斗争。^①

七、財富分享：这个羣众运动是在1934年出現的，並且亦以普遍的“万应良方”运动所特有的速度蔓延开去。它的創立人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議員休耶·普·朗格。朗格这个“鯖魚”的主要口号是“財富分享”和“人人为王”。他建議用征收龐大的資本稅的办法來拿走資本家的大部分財富。用此方法政府可獲得1,650億美元，他說把这筆錢分配給人民，每个家庭可以馬上分到5,000美元，还可以保證每个工人每年有2,500美元的收入。財富分享运动是所有这些万应良方运动中最狂妄的，朗格也是美國所曾出現的最著有成效的法西斯煽动者。他实际上在路易斯安那州建立了独裁制度。整个南方的窮苦農民和工人中支持他的很多。1935年9月，一个被他迫害过的人把他暗殺了，此后他的运动就由能力不如他的吉拉德·勒·克·史密斯和其他一些人來領導，逐漸趨於瓦解。^②

共產党密切地注意“万应良方”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常常是由危險的煽动者所領導的，但是並不是完全無益的。这些运动生动地反映了工人、失業者、老年人、農民和破落的小資產階級的悽慘

① 見阿·布·梅吉尔“考夫林神父的真相”1935年紐約版。

② 見亞歷山大·畢特尔曼“我們怎么能分享財富？”1935年紐約版。

境况。这些运动也証明了人民起來对包圍着他們的殘暴的情况進行斗争的决心。罗斯福新政中的改良主义成分是破坏和阻止这类运动進一步發展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些“万应良方”运动之所以沒有墮落成为美國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基礎，有不小一部分要归功于共產党的活动：党暴露了它們的經濟謬論，打击了它們的反动領袖，和引導了它們的羣众轉入实际的政治斗争。

文化高潮

共產党从一成立时起就向資本家对文化的控制挑战。党一直在为發展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統治剝削者服务的文藝和科学而奋斗。这些年以來，黨員数目虽然不多，但是在这个重要的領域中已經起了很大的影响。党的努力的效果不断增大，这是在經濟大危机时期和其后几年特別能够令人感到的。

在 20 世紀 20 年代柯立芝繁荣时期，壟断資本大大地加强了对羣众文化主要媒介的控制——报章雜誌、学校、教会、电影和新兴的無綫电業。結果不只是把人民文化食粮空前的标准化了，而且也把資本主义的文化工作者变成一种工具，來渲染当前的“繁荣”、福特主义的恩惠、和“新資本主义”的奇蹟。因此这个时期就成了資產階級藝術和文学空前墮落的时期。在資本主义文化的每个領域內反犹太主义和白人沙文主义都猖狂恣肆。專事誹謗和喜好嘲罵的門肯就是这个时期內最道地的資產階級文藝發言人。詹姆士一杜威的实用主义在資產階級中非常盛行，这种死硬哲学認為不管資本家是什么以及作什么，他們总是对的。实用主义对資本家的重大貢獻就是剝夺了工人階級的關於社会發展的理論。它想以一种唯心的武断的行动來代替科学的馬克思主义对社会發展規律的分析。这种乖戾的哲学不僅滲透了資產階級並且还滲透了老板們的劳工走卒，染污了美國整个教育系統。

民主力量主要通过“小剧院”和“小雜誌”运动，艰苦地对当时居於压倒优势的、标准化的資本主义垃圾和反动文化進行斗争。在

爭取真正的人民文化的鬥爭中，頭腦最清醒而且最有力量的都是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包括阿特·楊格、羅伯特·米諾爾、邁克爾·戈爾德、威廉·格魯珀、弗雷德·艾利斯和莫塞耶·約·歐爾金，他們大多參加了“解放者”雜誌及其後繼者“新羣衆”雜誌的工作。^① 1929年10月，第一個約翰·李德俱樂部在紐約成立了，這是一個左翼的文學團體。三年後，全國各地就有了20個這樣的俱樂部。

在20世紀20年代，共產黨在反對反動的資本主義文化濁流的氾濫並爭取人民民主文化的發展中，也開始對整個美國資產階級文化在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民主的、藝術的、文學的和科學的成份加以鑑別和估價。這是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脫離傳統的文化宗派主義的開始。這是美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日漸成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經濟大危機對柯立芝繁榮時期的那些眩耀的資本主義經濟宣傳機構予以毀滅性的打擊。“新資本主義”的愜意、自負和美夢在一夜之間就破滅了。嚴重的飢餓籠罩了全國。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資本主義“繁榮”的歌頌者——也受到了經濟風暴的摧殘。他們的思想陷入了混亂狀態，他們的經濟地位受到了破壞。他們的收入也削減了，幾乎和工人與農民削減得一樣多；他們之中約有30%的人失業，1934年5月，在工程促進局救濟冊上登記的自由職業者約有91,000人。^② 他們開始傾聽共產黨人的話。

藝術家和自由職業者也普遍地參加了這個巨大的羣衆性民主運動，它促成了羅斯福當選總統、推進了新工會的建立、產生了“萬應良方運動”和新政的各項改革。這些人之中許許多多的人克服了傳統的資產階級超然態度，同向反動派進行鬥爭的工人和其他民主人士敵愾同仇。從慘痛的經驗中他們認識到以前各自為戰的

① 見“美國無產階級文學選集”1935年紐約版。

②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三卷第109頁。

个人主义态度招致了惨敗，因此必須參加有組織的斗争來保衛自己的利益，結果是在這些年里，几乎所有的自由職業者的团体，不論是專門性的或是工会性的，都獲得了它們成立以來的最大的發展。教員、演員、工程師、藝術家、律師和新聞工作者都參加了這個运动，各种“白領”工人第一次成为劳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人迫使罗斯福政府在联邦藝術計劃中照顧作家、音乐家和演員。

新政這几年里知識分子的高潮不僅有經濟意义，而且还有思想內容。他們要求知道經濟大危机，文化衰落和新的帝國主义大战威脅的原因。他們攻击“为藝術而藝術”和藝術家应超然於階級斗争之外这些資產階級理論。教員除了关心自己的工資之外，還开始談論他們的教學內容。好萊塢和百老匯的作家和演員們开始大声疾呼地反对电影大王和戲劇導演在假借娱乐的名义下把大量的資本主义麻醉剂灌輸給美國人民。小說家們以偉大的西奧多·德萊塞为首，对令人气愤的社会情况彈出了新的反抗的音調。德萊塞本人成为热誠的共產黨員。新聞工作者通过他們新成立的全國性的“行会”成了爭取报界民主的一支力量。律師對於法律和法庭程序应当如何也开始提出新的和民主的看法。苏联藝術的蓬勃發展，特別在电影方面，刺激了整个文化界覺悟起來。

反动派原本打算依靠知識界和藝術界來把反动宣傳打進工人的頭腦，因此現在这种高潮不能不令他們驚心動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局勢之下，他們無法压制这种高潮。

德國法西斯主义野蛮政策所產生的駭人事件更增加了自由職業者和文化工作者的民主运动力量。納粹的青年領袖曾揚言：“我一听到文化这个字眼，就扳上我的手槍的槍机”；1933年5月納粹野蛮地燒毀書籍；在希特勒統治下，藝術普遍被絞殺；法西斯主义迫使各种文化工作者全部屈服，來進行反犹太主义的宣傳和这一类的野蛮行为——这一切慘無人道的措施顯然是萌芽中的美國法西斯主义急於效法的，法西斯主义給文化工作者准备的是什麼

东西也就不言而喻了。^①

文化工作者的高潮的集中表现是，1935年4月26日在纽约成立了美国作家大会。与会的有来自26个州的216名代表，还有150名代表以来宾身份参加。参加大会的群众有4,000人，“这是我国文学界集会听众最多的一次。”^②大会宣读了30篇关于作家的业务和社会地位的论文。大会代表的范围要比早期的文化运动先驱约翰·李德俱乐部广大得多，这是适合当时的统一战线精神的。此后几年，代表大会成了文化界的一支强大力量，就是在好莱坞也是如此。共产党人在这个运动中非常积极，正如它在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的其他每一个部门中所表现的一样。共产党正式派代表出席了这个很重要的作家统一战线成立大会。另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是1936年成立的美术家大会。^③

然而新政时期的文化复兴最伟大和最持久的成就是它真正地强调了黑人文化。这个运动是多方面的。它的最重要的方面是，通过著名的人类学家弗兰兹·鲍斯、许多其他科学家和共产党作家，对科学、工业、政治、戏剧界和其他方面的种族主义者和白人优越论者一切诬蔑黑人是劣等民族的企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黑人对美国最优秀的文化是有深厚的贡献的，在发展这种了解方面，这个运动也有真正的成就。黑人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产生了优秀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保罗·罗伯逊、兰斯顿·休斯、马利安·安德逊、斯特林·希朗和许多其他人士，这个运动还开始发展了对这一批艺术家和文化人的欣赏。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运动开始对黑人的历史予以重新估价，从而把这些遭到迫害的人民从历代以来的白人沙文主义历史家的诽谤和蔑视的重压之下解放

① 见西奈·芬克尔斯坦“艺术和社会”1947年纽约版；路易斯·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1949年纽约版。

② 见迈克尔·戈尔德“空虚的人们”1941年纽约版第37页。

③ 见“美国作家大会”（报告）1935年纽约版。

出來，^① 從事這項工作的有詹姆斯·伍·福德、哈里·海伍德、多克賽·威爾克遜、詹姆斯·杰克遜、赫伯特·阿普特克、菲利普·斯·方納、詹姆斯·斯·艾倫、羅伯特·米諾爾、約翰·霍華德·勞遜等人。不用說，在同黑人一道爭取黑人文化地位及文化發展這個極為重要的鬥爭中，共產黨人是最忠誠而不倦的戰士，他們的影響是深遠的。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和 圍繞着羅斯福的聯合

新政初期幾年中美國工人、失業者、農民、黑人、青年、婦女和知識分子的偉大的羣眾鬥爭是同正在發展着的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直接相聯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充分了解這些鬥爭。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澄清了反法西斯鬥爭的意義並且在國際規模上組織了這個鬥爭。美國共產黨派遣了一個強大的代表團出席大會，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上，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德國國會縱火案中的英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把“法西斯主義是中產階級造反”這種流行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胡說一掃而空，使法西斯主義原形畢露，並且指出法西斯主義是“財政資本中最反動的、最沙文主義的和最帝國主義的分子的公開的恐怖主義的獨裁。”他說：“法西斯主義是資本對勞動羣眾最凶惡的進攻；法西斯主義是橫行無忌的沙文主義和併吞主義的戰爭；法西斯主義是暴戾的反動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是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者的最險惡的敵人。”^②

季米特洛夫的建議成了代表大會的政治路線，建議說，要對法西斯主義戰鬥就必須建立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人民中所有

① 重要的新著有約翰·霍華德·勞遜“被隱藏的遺產”和赫伯特·阿普特克“美國黑人文獻史。”

② 見季米特洛夫“統一戰綫”1938年紐約版。

其他勞動的和民主的人士組成的偉大的反法西斯人民的陣綫。季米特洛夫說這個廣泛的統一戰綫的目的是，“在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國家里，我們要堵塞導向反動的道路，擋住資本家和法西斯主義的攻勢，阻止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權利的取消，預防法西斯主義對無產階級、農民中的革命階層和知識分子所採取的恐怖主義的報復，把青年一代從肉體和精神的墮落中解救出來。我們準備擔負所有這些任務，因為在法西斯國家里我們要準備並且加速推翻法西斯獨裁統治。我們準備擔負所有這些任務，因為我們要把世界從法西斯的野蠻行為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中解救出來。”^①

季米特洛夫談到美國的時候指出：“危機已經叫千百萬人民行動起來了。”他指出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危險的威脅並且對它的潛襲發出警告。他說：“美國法西斯主義發展的特点是，它在目前主要是偽裝成反對法西斯主義，還指控法西斯主義是從外國輸入的一種非美傾向。”他指出美國需要一個人民陣綫，並且說“工農黨可能是適合的形式。這樣的一個政黨將成為美國羣眾性的人民陣綫的具體形式。”

人民陣綫就是有歷史意義的統一戰綫政策在反對法西斯和戰爭的情況下的具體應用。共產黨人歷來就擁護和執行統一戰綫的原則。在一個世紀以前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說共產黨人應與那些不接受社會主義這個長遠目標的團體、階級和政黨聯合起來共同為當前的要求而鬥爭。

季米特洛夫把美國共產黨人歷來提倡的工農黨作為美國人民陣綫的形式這種主張，完全符合美國階級鬥爭的傳統和情況。正像我們在前幾章里所提到的，很久以來，甚至遠在傑克遜總統時代，工人和農民就有強烈的傾向，雙方協力來對共同的敵人——資本家——進行統一戰綫的政治鬥爭。在綠背派、人民黨派和拉弗勒特派的重要政治鬥爭期間，這種趨向表現得更加劇烈。的確，工人和

^① 斯大林在這次著名的代表大會上很活躍。

小農的典型統一戰綫聯盟的政治歷史背景，在美國比在歐洲要多，在工業的歐洲，社會民主黨忽視農民的政治潛在力，他們一貫地幾乎只注意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鬥爭。

在現在所講的1933—38年這個時期中，共產黨大大地改進了它的統一戰綫工作的質量。黨逐漸清除它在經濟大危機期中所表現的一些左傾宗派主義。這可以從黨在工會的有效的作品中，在失業者、黑人、青年的鬥爭中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看出來。黨在日趨增長的反法西斯反戰鬥爭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這幾年里，產會、失業理事會、全國黑人大會、美國青年大會、婦女運動、知識分子的高潮以及廣泛的“萬應良方”組織的成長和活動決不是孤立的現象。它們是從同樣的基本原因——經濟大危機——產生出來的；它們有很多直接的聯繫並且相互之間有很好的團結精神；它們走向同樣的目標——打敗反動派的威脅；它們很自然地有結合到一個总的鬥爭運動里的傾向。共產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大大地幫助了這種統一運動。在帝國主義時代和反法西斯反戰鬥爭中，美國民主勞動羣眾歷史性的並肩戰鬥的實踐，是趨向人民陣綫的建立。

然而，這些年里這種萌芽的人民陣綫運動（這是偉大的歐洲人民陣綫運動的血親兄弟）始終沒有發展成為季米特洛夫所說那樣的一個羽毛丰满的、羣眾性的“工農黨”。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為羅斯福運用巧妙的手腕把工人系在民主黨上面，一部分是因為工人自己的工會領袖的膽怯和叛變，這些人拒絕脫離兩黨制度。因此這個運動所達到的水平，從沒有超過一種圍繞着羅斯福的、步調不齊的人民的聯合——一種松馳的“民主陣綫”；可是它還是表現了有足夠的力量來阻止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發展，至少是暫時阻止。

共產黨和民族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所發展的關於人民反法西斯陣綫的

一个基本涵义，按照美國的傳統和政治情况，是着重指出共产党不只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政党，而且是各个民族自己的基本政党。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以前就教導說，馬克思主义的党在保衛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也就保衛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这也是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了解的。党为了民族的利益，反对反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反对牺牲人民的利益來推進本階級的利益的、从事剝削的資產階級。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是全國人民的政党的一个例証就是俄國的布尔什維克党，这个党領導了被賣國的統治階級弄得面臨毀滅和屠殺的俄國人民，起來推翻了沙皇資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

20世紀30年代期間，由於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世界各國人民在这种局势中極迫切地要求共产党進一步能在民族問題上採取一种更为明智及自覺的立場，挺身出來做各个民族的保衛者和維護者，來反对各國的賣國資產階級；各國共产党就是这样做的。周期性的經濟大危机、日益加深的資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工人的革命情緒，这些都嚇坏了大資本家，他們因此企圖出賣他們的民族，把自己的國家投入法西斯暴政和帝國主义世界战争的致命的罗網里。

为了團結各國人民來反对資產階級統治者的这种謀殺性的賣國行为，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会發出了著名的組織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号召。新的方針是建立包括一切民主階層的廣泛的統一戰綫和同意共产党人参加人民陣綫的政府，这种策略事实上就是組織全民族，把全民族从資產階級的災难性叛变中挽救出來。季米特洛夫說：“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是救國”；^①他还指出，目前是这样一個局势，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遵循共产党領導的工人，要把國家从災难中拯救出來。

在帝國主义时代以前曾有一个时期，發展中的民族資產階級

^① 見季米特洛夫“統一戰綫”第80頁。

利益多少是同全國人民的利益吻合的，但是這種時代現在已一去不復返了。以共產黨為首的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來反對賣國的資產階級。季米特洛夫說：“我們共產黨人在原則上是毫不調和地反對各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但是我們並不支持民族虛無主義。”^①資本家領導民族的姿態是一個大騙局和奸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政策有力地指明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事實。現在共產黨所進行的反對戰爭販子，反對親法西斯壟斷資本家，爭取和平的鬥爭更進一步地證明了這點。這些壟斷資本家為了他們自己的利潤正在驅使人民走向禍國的戰爭。

① 見季米特洛夫“統一戰綫”第79頁。

第二十三章 罗斯福和華尔街

(1933—1936)

我們已經說过，1933年初罗斯福总统开始实施他的新政的时候，他獲得了大多数大資本家的支持。惶恐頹喪的資本家抓住他的方案，希望能够就此把他們从致命的危机中拉出來。的确，它甚至於可能把他們帶到他們之中很多人所希望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上去。同时，他們迫不得已地同意对工人作了些微小的讓步，其目的是想防止工人採取更为剧烈的政治行动。但是不久大資本家就开始和罗斯福决裂了，並且开始攻击他的方案。最后，他們反对得非常利害，於是罗斯福就成了他們所最痛恨的和罵得最兇的白宫寓客。

大資本家对罗斯福的这种反对是在他就职不到一年之后开始發展的。当时經濟情况已开始好轉，这主要是由於資本主义的正常趋势使它逐漸暂时走出了週期性危机，而新政政府对工農業的貼补也起了些微作用。到1934年1月1日，工業生產指数达73.1，而1933年3月則为58.5，1929年10月則为116.7。在1932年，1,435家大公司虧了9,700万美元，但是在1933年这些公司却獲得了66,100万美元的利潤。物价急驟回漲，一年前空前的失業人数1,700万人也有了減少。民主党人抖擻精神高叫“好日子又到了”；大資本家們感到“繁荣”即將來臨，从而解除了他們对崩潰和革命的恐懼，於是他們認為甚至可以丢开罗斯福的吝嗇的失業救济，丢开他对工人有組織的权利所作的含糊不清的讓步以及他給農民的些微貼补了。

然而，就經濟情况講，这只是“虛假的曙光”，因为工業並沒有

擺脫蕭條。斯大林在1934年1月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清楚地指出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發展。他總結他的分析說：“顯然，現在的情況是從工業的最低點，從最深刻的工業危機過渡到蕭條，但不是過渡到普通的蕭條，而是過渡到特殊的蕭條，它不會導致工業的新的上漲和繁榮，但也不會使工業回到最低點。”^①斯大林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在此後數年中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世界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資本主義，不能並且也沒有克服它的“特殊蕭條”，而仍然存在企業開工不足和大批失業的現象，同時又掉進了1937年的經濟危機。直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才使工業重新全部開工。奄奄待斃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復活，哪怕是暫時的，都不得不靠屠殺成百萬人的生命來對它進行大量輸血。

華爾街對新政的進攻

華爾街的大資本家們被新政初期幾年中工人的英勇罷工和組織運動嚇慌了，他們要求政府採取嚴厲行動來制止叛亂的工人。他們的要求並不是沒有得到尊重。很多州的州長公開地用軍隊來對付罷工工人；在1933—34年間，88個工人和農民遭到殺害，而兇手却逍遙法外；1935年，18,000名罷工者和示威者遭到了逮捕；許多嚴厲的禁令都被用來對付罷工的工會；南部私刑猖獗；三K黨、警備隊員和其他恐怖主義組織到處橫行。所謂親勞工的聯邦政府卻絲毫沒有阻止僱主所掀起來的暴力浪潮。

但是，我們在前兩章里所說的這個時期的巨大羣眾運動——大罷工、組織運動、失業示威、黑人与青年組織以及亂七八糟的“萬應良方”運動——並沒有被這種暴力所阻止。由於物價上漲而工資則遠落在後，由於失業達1,300萬人，由於有2,400萬人要依賴政府救濟維生（平均每個家庭每月只得到19美元救濟金），由於

^① 見“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8頁。——譯者

僱主又在積累巨額利潤，这些都使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充滿了战斗情緒。工人們英勇地坚持“新政”必須兌現。

大資本家用來指控罗斯福的主要“罪名”是他的政策引起了工会在基本工業里發展組織。这就是他們每次指責罗斯福是“赤色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的理由。華尔街的巨头对1933—34年間英勇的工人运动深感惶惶不安，而共产党在这些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認識到这些运动意味着他們在工業里的主要堡壘，那便是每个反动派所尊崇和信賴的在托辣斯化的工業里的“开放工厂”正在崩潰。开放工厂这个障碍由於它的星罗棋佈的公司工会、間諜系統、槍手控制以及对工会的狂暴鎮压，因而長久以來遏制住了工会每一步的進展，但是工人終於突破了这道障碍。这是大資本家的大規模的政治潰敗，他們埋怨罗斯福使他們遭受这种災禍。

美國自由同盟

美國自由同盟經過了几个月的培植，於1934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它的主要主持人是杜邦家族，很多美國最大的公司都列在支持人的名單上。其中包括摩根、洛克菲勒、梅隆的代表以及華尔街其他許多主要的公司的代表，例如美國鋼鐵公司、通用汽車公司、伯利恒鋼鐵公司、宾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巴尔的摩—俄亥俄鐵路公司、勒丁鐵路公司、銀行家信託公司、蒙哥馬利·華德公司、通用食品公司、阿莫尔公司、保證信託公司、美國橡膠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國際收割机公司以及許多类似的公司。資本家的这个巨大政治团体的組織人是約翰·約·拉斯科布，他是民主党里的一位杜邦“安琪兒”。这个团体主要的門面人物是民主党1928年總統候选人阿尔弗雷德·伊·史密斯。史密斯是从紐約貧民窟出身的一个“幸运兒”，这个反动事業指望从他那里弄到一点民主气味。自由同盟除了一般地鼓动反对罗斯福外，还猛烈攻击罗斯福对他的主要政治堡壘的民主党的控制。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揭發和

攻击这个險惡的团体。^①

自由同盟很快就吸引了美國一切主要的法西斯煽动家。赫斯特支持它，不断地为它宣傳；休耶·朗格和考夫林神父也給它很大的支持。后面这两个人起先支持罗斯福，因为那时他們認為他的綱領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但是当他們看到進步的羣众运动在罗斯福政权下發展起來时就很快地变成了他的敌人。自由同盟和共和党密切合作，他們联合起來猛烈打击罗斯福、反对工会的進展，公开地或暗底里支持反犹太主义、支持歧視黑人的制度以及其他任何反动的法西斯性的政治潮流。他們要求恢复为羣众所唾棄的胡佛主义。

罗斯福進行反击

大資本家所展开的進攻使罗斯福腹背受敌。一方面是偉大的人民羣众运动的压力，他們坚决爭取經濟和政治的激烈改革；另一方面是日益兇猛的大資本家的反对，他們要求迅速結束各种民主改革。罗斯福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实际上是作为全國陣綫（包括大部份大資本家在內）的代表而上台的。他徘徊在这兩種沉重的压力之間，竭力从事調和不可能調和的东西。但是，他終於被迫採取比較肯定的立場，來反对那些想逼美國走希特勒的道路前往法西斯主义的財政資本家，而支持那些贊成溫和的改良措施和稍为对工人階級讓步的財政資本家。罗斯福仍然遵循中間路綫，但是現在照他的說法是“中間略为偏左”。

列寧很早以前就指出过，資產階級为了制服工人，經常按照局勢發展而輪流採用兩種普遍的控制方法：“这些是：第一，武力的方法，这是拒絕對劳工运动作任何讓步的方法，这是支持一切古老而陈腐的制度的方法，这是毫不調和地拒絶改革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它採取一些走向政治权利的發展、

^① 見格雷斯·哈琴斯“自由同盟之真象”1936年紐約版。

走向改革、讓步等等的步驟。”^①在日益增長的羣众压力下，罗斯福採取了第二种方法。支持他的那部分資產階級認為实施有限度改革的政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少的。这些改革特別便利工会的發展，因而成为在工人羣众里培植强烈的“罗斯福傳統”的基礎。在当时情况下，另一条道路——嚴厉的鎮压——一定会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資本家最終將为覺醒的工人所击败。

罗斯福势力同自由同盟和共和党联合势力之間的首次政治大冲突是在1934年秋季总统任期中間的競选时期發生的。这是一场火热的战斗，罗斯福獲得了勝利，这大大加强了他对國會和对許多州的控制。但是这个勝利並不是决定性的。大資本家的反对新政派並沒有因为被人民击败而消声匿跡，他們找他們的忠实同盟最高法院來帮助他們。最高法院立即应命，1935年初宣布全國產業复兴法，鐵路員工退休法，弗雷济尔—蘭姆克法（这是部份地救济農場抵押的法律）和農業調整法都不合憲法。这些全是新政的主要法律。在新政开始时，正像我們所已講过的，大資本家曾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在全國產業复兴法上，他們想依靠它來取得对工業的巩固控制和建立法西斯式的公司工会系統；但是这个法律却掉轉過來燒到他們自身，於是他們就叫最高法院把它取消了，这是对罗斯福的嚴重打击。

在工人的沉重压力之下，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攻击採取了报复，1935年他使民主党控制的國會通过了几个新法律。其中主要的是：4月間制定的工程促進局法、7月間制定的全國劳工关系（華格納）法和8月間制定的社会安全法。格非煤礦法也通过了。

工程促進局法是一个工賑計劃，尽管救济金和工資还很菲薄。華格納法比全國產業复兴法第七節甲項更明确地承認工人的組織权，还規定了一些措施來制止僱主干涉工人行使这个权利。对資本家來說，華格納法馬上成了一个大惡魔，成了他們“仇恨罗斯福”

^① 見“列寧选集”第11卷第741頁。

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项目。華格納法在法律上廢除了僱主的暗探和槍手制度。公司工会却曾經在全國產業復興法第七節甲款之下得到空前發展。1936年6月6日參議院批准成立的拉弗勒特委員會揭露了僱主每年化在建立特務恐怖制度來破壞工会的費用達8,000萬美元。那时有230个機構（伯恩斯、平克頓、薛尔曼，等等）从事这种惡毒透頂的勾当。据估計，当时僱主共有十萬名偵探，勞工运动里的48,000个工会支部的每个支部至少有偵探一名。^① 社会安全法規定由联邦政府給老年人和失業者以小量的福利金。格非法在若干方面有利於联合煤礦工人工会。所有这些法律簡直都是工人自己用这个时期的工業和政治的大斗争寫下來的。总统不願猖獗的反对，又着手对最高法院的組成進行相应的改变。这就使他遭受了猛烈的指控，說他罷布最高法院。

罗斯福僅局限於如上所述的比較溫和的改革中，其中很多改革早已在歐洲許多國家施行了。他很小心地反对任何和一切足以直接削弱資本主义制度或者損害壟斷資本家的基本地位的措施——例如銀行和鉄路的民主國有化，征收資本稅作为政府的救济金，明文規定資本家利潤的限制，成立農民勞工党。罗斯福的新政綱領指出他自始至終是資本主义的支持者和維護者，这里的資本主义当然是指壟斷資本主义。在他任总统期間，大資本家獲得了有史以來最迅速和最实际的經濟進展。

共產党積極支持罗斯福对大資本家中最反动的部分的斗争。党的总路綫是在打击工人中對於罗斯福和他的新政的資產階級民主幻想的同时，支持罗斯福的改良措施並且从这些措施中为工人階級爭取最大可能的福利。这是一个積極批判的支持的政策。

1936年的选举

1936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國有史以來斗争最艰苦的选举之一。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协会“美國勞工实况”第四卷1938年紐約版第108頁。

階級界限從來沒有划分得这样明晰，斗争的党派性也從來沒有这样强烈。华尔街最大的而且最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反动派們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來清除罗斯福，而把柔順的，推行他們極端反动政策的人送進白宮。他們所選擇的代表是堪薩斯州州長阿尔弗雷德·姆·蘭敦和“芝加哥每日新聞”老板弗蘭克·諾克斯上校。蘭敦是“堪薩斯的柯立芝”，是一个極端反动派，他的政綱的實質是取消新政的一切措施和恢复胡佛的政策。在罗斯福方面，他允諾如果再次当选，他会繼續执行和發展新政綱領。他要求打敗华尔街的“經濟保皇党人”。

大选是在日益高漲的政治斗争中進行的，政治斗争的高漲不僅在國內是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也是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軸心此时已經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运动。日本蹂躪着中國北部，意大利侵入了埃塞俄比亚，希特勒正在德國橫行無忌，德國和意大利挑起了西班牙的內战。世界法西斯主义正在迈步前進，华尔街最反动的那些財政資本家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对罗斯福進行战斗。他們起初想运用全國產業复兴法來把美國推向法西斯主义的企圖失敗了，但是也許在1936年他們的成就就会好一些。很多人無疑地指望，如果罗斯福的力量在选举中失敗了，就可替法西斯主义在美國初步扫清發展的道路。

大反动派集合他們的力量想打敗罗斯福和选出蘭敦。全國制造商协会、美國商会和其他資方的大集团使用了全部力量。共和党花錢好似用水一样，毫不吝惜，美國自由同盟和华尔街其他集团也是这样。報紙至少有85%支持威廉·蘭道夫·赫斯特的寵兒蘭敦。

共和党人競选的詭計是成立一个什么联盟党。执行这个任务的大資本家走狗就是法西斯分子考夫林神父和吉拉德·勒·克·史密斯。他們獲得了因爭取养老金出名的湯森博士的支持。这些分子選擇了國會議員威廉·蘭姆克作他們的总统候选人，蘭克是无党派同盟的老盟員。联盟党这个手法的目的是利用工人要求第三党的情緒和各种雜乱的“万灵良方”运动中的羣众的激進情緒，

从而把这些人从罗斯福陣营里爭取过来。

然而，选举斗争並沒有進行多久已清楚地顯示出了联合起來坚决反对罗斯福的大資本家遇到了工人和農民羣众的坚决抵抗。特別重要的是握有选票的北方黑人採取了親罗斯福的态度。自从內战以來黑人主要都是支持共和党的，因为那是林肯的党，是解放黑人的党。但是在1936年他們之中很多羣众擺脫了这种强烈的傳統。这主要是黑人基層羣众的反叛，守旧的黑人政客則企圖使黑人羣众支持蘭敦。“保衛者”和其他著名的黑人雜誌都遵循了这个路綫。虽然如此，黑人羣众还是投了罗斯福的票；在哈萊姆是四比一，在布魯克林是二比一，在芝加哥、底特律和北方其他黑人很多的城市中罗斯福也獲得了类似的多數票。詹姆斯·伍·福德評論这次选举說：“在罗斯福的一面倒的优势中，有25个黑人被选入州議會，有一个黑人被选入美國國會。这些多半是民主党人。在有些情况下，黑人民主黨員代替了黑人共和黨員。在民主党名單上的黑人議員候選人沒有一个失敗的。”^①黑人羣众擺脫共和党的撫育这件事的重要性是有歷史意义的。从此以后他們就再也沒有恢复他們从前的从屬关系。相反的，他們在政治上有了特別顯著的進步，並在北方主要的几个州里，特別是紐約、宾夕法尼亞和伊利諾等州，佔据了具有高度战略性意义的政治地位。

选举中的劳工

有組織的劳工踴躍支持罗斯福。新成立的產会特別是如此。威廉·格林和他的劳联親信們仍然保持着龔柏斯的报答劳工朋友、懲罰劳工敌人的这种陈旧政策，但是產会的領袖約翰·勒·刘易斯和悉尼·希尔曼却强烈地支持罗斯福。1936年4月，他們說服國際印刷工人工会（屬劳联）的主席乔治·勒·伯里同他們一起建立劳工無党派同盟，由伯里担任首任主席。这个同盟比陈旧

^① 見詹姆斯·伍·福德在1937年1月“共產黨人”上發表的文章。

的龔柏斯政策前進了一步，它不只是保持了在民主黨內（也在共和黨內）進行工作的方針，而且還同當時存在的各個獨立的農民勞工政黨合作。這個同盟的成立，是在1936年11月勞聯代表大會終於開除產會和勞聯斥責同盟是“重複”的組織之前。同盟很快地獲得了勞聯領導階層的廣泛支持。同盟吸收了35,000名全國性工會和工會支部的領袖積極參加工作。同盟成了選舉運動里的一個力量，它所進行的鼓動和組織工作的規模之大超過美國勞工運動史中的任何組織。

這種局勢為組織農民勞工黨提供了很好的機會，甚至比1924年拉弗勒特運動時期還有利。工人在政治上邁步前進，正像他們在產業領域里前進一樣。各種跡象都表明他們是會支持一個以有組織的勞工為領導的獨立政黨運動的。紐約美國勞工黨、華盛頓民主政治聯盟、俄勒岡的類似的聯盟、明尼蘇達農工黨、威斯康星進步黨、加利福尼亞的“結束加州貧困”運動以及許多其他州內的類似組織，都是在這個時期成立和迅速發展的，這都說明了工人的戰鬥情緒。在所有這些州的運動里，共產黨人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1937年3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勞工無黨派同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出席的代表有600名，他們代表了屬於勞聯、產會和鐵路兄弟會的350萬工人，這更進一步證明了工人的政治運動的力量。但是工會上層領袖本性難移，不能適應局勢。儘管工人羣眾有廣泛的要求，儘管共產黨人大力提倡，他們仍然拒絕成立勞動羣眾的獨立政黨，雖然這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羣眾對羅斯福的支持。發動工人階級採取獨立政治行動的黃金時機就這樣錯過了。

共產黨在1936年選舉中所採取的對羅斯福的立場同它對新政的總的態度一樣，是客觀的而不是正式的支持。黨在1936年6月24—28日在紐約舉行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確定了這次競選的中心問題是“民主對法西斯主義”，它指出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力量都集合起來支持蘭敦。它號召：“集中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的一

切力量來反對共和黨—自由同盟—赫斯特的聯合陣營。打敗它們的1936年選舉計劃。”黨把它的主要火力集中對付蘭敦。至於羅斯福，黨一方面承認他對勞動者作了一些讓步，同時也正確地斷言他對“赫斯特、華爾街、反動派作了更大的讓步。”^①黨宣布羅斯福的“中間路線”“對於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個障礙”^②，因此黨不能全部支持他。結果黨就提出了它自己的全國候選人：埃爾·白勞德和詹姆斯·伍·福德。黨的名稱登上了34個州的選票。但是，黨所進行的競選方針是號召不惜一切代價來打敗蘭敦，這就使黨不能在選舉中實現投票潛力的全部了——因此它只獲得了80,181票。

社會黨當時表現了一些積極性，特別是在失業方面，並且正在脫離上面一章里所談的假“左傾”，可是在選舉中卻採取了極端左傾的立場。諾爾曼·托馬斯這個機會主義騙子荒謬地標榜激進主義，他說選舉中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問題，並且說社會黨人當前的唯一要求是社會主義。社會黨宣稱不管是蘭敦當選或是羅斯福當選對工人都沒有好處，並斥責共產黨之有條件地支持羅斯福。

選舉鬥爭進行得極端勇猛和兇狠。反動派攻擊羅斯福，說他是近似的共產黨人，並且使用了各種計策來誘惑或威脅羣眾叫他們投共和黨的票。但是這些努力很不中用，瘋狂扣紅帽子的運動沒有達到目的，羅斯福勝利的規模是洋洋大觀。除了緬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他在聯邦的每個州里都獲得了勝利。他所獲的選票有2,775萬，比蘭敦多1,100萬票，這是美國政治史上最大的多數票。民主黨穩固地控制了國會的兩院，羅斯福派還控制了除了七個州之外的所有各州的州長職位。聯盟黨的候選人、法西斯工具蘭姆克只獲得了891,858票，連一個州也都沒有贏到。多年來曾

① 見1936年共產黨競選政綱。

② 見美國共產黨1936年4月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獲得很多“抗議票”的社会党在1936年只獲得了187,342票，不及其1932年票数的四分之一。^① 华尔街反动派想把國家推向法西斯主义的企圖是失敗了，这个陰謀在美國人民民主意志的岩石上粉碎了。

共产党的政治路綫

在这兒所談到的新政初期的几年里，即从1933年初到1936年底，共产党的总政策是健全的，虽然它在运用时表现了一些弱点和一些明顯的錯誤。在整个这个时期党的羣众影响的廣泛增長以及党员数目的穩固增加反映出共产党的政治路綫的基本正确性。

在对罗斯福的态度上，在尖銳地反对新政最初階段中的强烈法西斯影响上以及在后来有限度地並批判地支持罗斯福和他的一些改革上，党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可是，早在1936年，白劳德就放松了对罗斯福的必要批判，这种机会主义后来就產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党正确地特別着重鼓舞工人逐漸在統一战綫的基礎上進行斗争來实现有关工資、失業救济、黑人权利、青年和組織工会等等当前的要求。党对羣众說，他們的要求能够得到多少考慮，全看他們为这些要求進行了多少斗争，这种警告也是很正确的。党的这种反对一切兩面派和調和派的英勇立場是工人們在这些年里贏得那些讓步的重大因素。虽然党还有些過於強調“以革命的办法來擺脫危机”，但是这並沒有阻止它为劳动羣众的日常要求而進行強硬的和成功的战斗。

在加强工会运动的堅毅和机智的斗争中，共产党是一支有高度建設性的力量。当然，作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党对工会的每一个問題都有深厚的兴趣；然而，党本身並沒有干涉工会的生活。共产党人極力推动工会採取進步的政策；但是由於他們有高度的紀

^① 社会党分裂了，它的納費党员从1936年的16,656人降到1937年6,194人。

律性和團結精神，他們忠誠地執行了哪怕是他們不完全同意的工會的決定。共產黨人站在每一個發展組織的運動、每一次罷工和每一項其他工會活動的最前綫。他們也是衛護勞工團結的英勇戰士。他們孜孜不倦地力求阻止勞聯同產會分裂，及至分裂已成事實以後，他們又力求把這兩個組織重新團結起來。

在爭取勞工團結的無間斷的鬥爭中，黨於1933年3月向勞聯和社會黨提出統一戰綫的建議，在共同鬥爭的綱領上採取聯合行動。^①這個建議是同美國實際的政治情況相適應的，並且也是同各國共產黨在日益增長着的法西斯威脅下為爭取世界勞工團結所進行的鬥爭相適應的。勞聯和社會黨的上層領導對共產黨的團結建議都置若罔聞，但是很多下層組織却不是這樣。在這幾年里，成百個勞聯工會支部和許多社會黨支部都違反了他們主要領導人的意志，參加了全國黑人大會、美國青年大會、美國反戰反法西斯同盟、工人同盟、美國作家同盟、保衛外國出生者理事會等等進步統一戰綫組織。在1936年的競選運動中，共產黨按照它的正確的統一戰綫政策，向社會黨（1933年後頗有發展，當時表現“左”傾）建議提出聯合的候選人，但是托馬斯領導集團置諸不理。1936年1月，共產主義青年團向社會主義青年團建議組織統一戰綫的青年組織，也沒有取得結果。

黨正確地採取了堅定的立場，主張把民主羣眾鬆弛支持羅斯福的聯合變成穩固一些的政治聯合。黨特別強調按照美國的農民勞工黨這種形式來成立確定的人民陣綫的必要性。在這個時期所有各州的政党和政治同盟里，共產黨人都是積極而有辦法的工作者，在勞工無黨派同盟里，共產黨人和其他左派人士也都是最活躍的分子。黨很意識到新政初期幾年對工人階級提供了有歷史意義的時機，來脫離害人的資本主義兩黨制度，走上獨立政治行動的道路。

^① 見亞瑟山大·畢特爾曼為“統一戰綫的發展”一書所寫的序言，1934年紐約版。

然而，在这个总的問題上，党几乎造成了一个嚴重的錯誤。產会、劳联和当时各州的工農政党在1936年初^①明确地表示它們並不准备在該年秋季总统选举中發起組織一个独立的政党，但共產党总書記白劳德却在党内坚持党必須在这方面提出劳工党的候选人。若是真的这样作了，这就意味着再來一个联合農工党（1923年），並且比联合農工党的基礎还要狹窄。白劳德企圖証明这个不实际的、右傾宗派主义的提議是正确的，他的理由是很荒誕的，他認為这样的党会夺取蘭敦的选票而不会損及罗斯福。这个提議勢將把我們党陷入災难性的孤立状态。在党击败了他的建議之后，白劳德这才撤消他的建議，才接受有条件地支持罗斯福的政策，这是1936年的选举中党成功地遵循的政策。

党尖銳地反对最初三年左右的罗斯福政府，这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当初法西斯主义正在烈火般地威脅着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而在罗斯福的綱領中，特別是在全國產業复兴法中，也有很多顯著的法西斯傾向。然而，当罗斯福在巨大的羣众斗争的压力下和極右派的攻击下，开始採取确定一些的立場來反对好战的反动派时，党便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在1936年6月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党决定集中主要火力反对蘭敦，这也就在實質上間接支持罗斯福。但是，正如以后的發展証明，这个正确政策終於被白劳德歪曲，从而使共產党对資產階級的罗斯福的总綱領屈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白劳德和美國的民主傳統

在罗斯福执政初期，共產党所犯的最嚴重的理論錯誤是它錯誤地处理了美國民族的民主傳統這個問題。由於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由於法西斯主义者企圖按照他們的反动目标來改寫人民

① 1936年5月召开了芝加哥會議，所有的農民劳工政党，包括共產党在內，都出席了這個會議。

歷史，因此各國共產黨很久以來忽視了的民族傳統問題就成了迫切的重要問題。領導法國強大的人民陣綫运动的共產黨，按照法國的实际情况和列寧和斯大林早已制定的原則，从1933年起就大大地強調了这个問題。它有效地向羣众証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反法西斯反战以及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僅是全國人民的当前領袖，而且同时也在發揚法國人民革命的和民主的傳統。这个正确政策摧毁了法西斯主義者的歷史的空架子，並且大大地加强了人民陣綫的整个斗争。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強調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他指出：“法西斯主義者正在翻看每个民族的全部歷史以便充当过去一切崇高和英雄事業的繼承人。”^①

白勞德把法國共產黨的健全范例加以歪曲，1934年后，他着手分析美國共產主義同美國的民主和革命傳統之間的关系。在这項工作里他犯了最大的机会主义錯誤。白勞德在这个总的方面的中心錯誤是他不去區別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他忽視了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統治而無產階級民主是工人階級的統治这个基本事实，也忽視了兩者之間还有建立社会主义这一点。白勞德在把他的机会主义理論应用到美國歷史的時候，他不从根本上去區別資產階級心目中的那种狹窄的、有限度的民主和無產階級所爭取的那种廣泛的、人民的民主。^②被他弄模糊了的实际情况是，資產階級为了自身的階級利益有系統地限制、阻撓、歪曲資本主義下的各种民主機構，工人階級却進行歷史性的斗争來擴大資產階級民主。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工人把資產階級民主發展到極限，然后“实行飛躍”，达到社会主义民主。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运用民主方式來爭取民主的最高形式的斗争，这种民主形式是完全不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的。

白勞德把他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籠統不分的關於“美國民主”

① 見季米特洛夫“統一戰綫”第77頁。

② 見貝蒂·甘內特在1951年4月“政治月刊”上發表的文章。

的概念當作資產階級民主，早在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了这种民主的不断的和進化式的增長的前景。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放棄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沒有限制的延續。白勞德用來總結他對美國革命和民主傳統的機會主義概念的口号是，“共產主义是20世紀的美國主义”，这是他在1934年在克利夫蘭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赫·詹寧斯指出，“这个口号的涵义是，任何可以作为美國傳統的东西，包括这种东西的一切空洞的和無階級的含义，以及超出階級對抗的抽象的和沒有時間性的民主的幻想，都可以当作共產主义的定義。”^①白勞德的口号受到了批判，而且後來他还發了一个公开的訂正声明，算是自我檢討。^②他还是繼續宣傳这个口号；但是这个口号不久便廢棄了。

1934年以后，白勞德的文章浸透了他的“一切階級”的“美國民主”概念。他得出了一种看法，認為馬克思列寧主义只是擴張的和不断延續的資產階級民主。在1938年5月27日召开的党的紐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白勞德宣佈：“杰弗遜原則的充分的和完全的应用，民主思想按照今天的情况的一貫应用，这就自然会而且必然会达到共產党的全面綱領，达到美國的社会主义改組，达到美國經濟的共有共營，为全体利益服务。”^③白勞德按照这种修正主义的概念，影响了代表大会，把他的杰弗遜主义逐漸進化成为馬克思列寧主义这个錯誤觀念寫在共產党党章的序言里。修改后的序言寫道：共產党只是“在按照今天变化了的情况來推進華盛頓、杰弗遜、潘恩、杰克遜和林肯的傳統。”这完全否認了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內容。

白勞德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會主義的看法不僅取消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且还漠視工人階級在美國歷史上的民主任务。不錯，華盛頓、杰弗遜、潘恩、杰克遜和林肯都为爭取某些有限度的

① 見赫·詹寧斯在1945年8月“政治月刊”上發表的文章。

② 見1938年12月“共產党人”。

③ 見美國共產党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1938年紐約版第93頁。

民主自由而斗争，包括有限度的言論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陪審制度等权利，这些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从資產階級的農業社会和奴隸經濟走出來、進到工業資本主义时所需要的权利。工人階級也为着建立、維護和擴大这些民主自由而斗争；但是它还为它自己的特殊民主要求而斗争，包括提高工資、縮短工时、普及教育、黑人的权利、組織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社会保險、保护工業中的妇女和兒童等等，統治階級在歷史上一貫是反对这一切的。工人階級的这些要求同过去的和現在的美國資產階級領袖們的有限度民主在實質上根本不一样，这些要求是在資本主义体系內生出來的根，最后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熟，成为無產階級民主。

在建立像美國現在这样的民主中，工人階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現在，不論在美國或在一切其他的資本主义國家，工人及其民主同盟軍已經成了民主的唯一維護者和發揚者。如果沒有工人的民主斗争，傾心法西斯主义的壟斷資本家很快就会摧毀美國的一切民主制度。白勞德想撇开或者否認这种种实际情况。白勞德的嚴重的机会主义的說法竟然在党章序言里一直保持到1945年7月，到那时党的緊急代表大会才把它取消，而代以今日的健全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条文。

白勞德把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等同起來，这表示他一貫承認資產階級是美國人民的民主領導。这是对工人階級（特别是以共產党为首的工人階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的具体否認。这种錯誤思想沒有糾正，这就使白勞德几年后又承認美國帝國主义在实际政治領域中的領導权。1944年1月，他在他的臭名远揚的德黑蘭論文里就是这样干的，这篇論文推崇“進步資本主义”。在1934年、1936年和1938年的代表大会上党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了解的清晰的程度，还不足以使党敏銳地掌握白勞德正在發展着的对美國民主歷史的机会主义的解釋的意义，因此也就沒有在这条特別惡毒的政治毒蛇还不曾孵化的时候就把它殺死。这个政治上的錯誤使党在此后数年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二十四章 產会^①建立工作中的共產党人

(1936—1940)

產会各工会的建立是美國劳工运动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跨步。它改变了工会的整个局势，把工人階級的產業和政治力量和成熟程度提升到了新的水平。在这次歷史性的运动之中，共產党起了关键性的和不可少的作用。它真正充当了工人階級的先進政党。

正如我們在第二十一章所講过的，產業組織委员会^①是1935年末在約翰·勒·刘易斯領導下建立的。它最初主要集中在鋼鐵業。1936年6月，由莫萊所領導的鋼鐵工人組織委员会宣告成立；匹茨堡、芝加哥和伯明翰都設了区会部，派出了200左右專职組織員担任外勤工作。產会的八个成員工会，特別是礦工，准备了担負成百万元的費用。

鋼鐵工人对組織起來的要求已經成熟了。許多工人每年的收入有少到560元的，而标准的生活費用每年却要1,500美元；各車間普遍的情况是漫長的工作時間和暴虐的待遇。工人們受了这个时期內世界無產階級战斗精神的鼓舞，因此組織工作馬上成功。到1936年年底，鋼鐵組委会实际上吞沒了衰老、化石般的鉄、鋼、錫鑛工人联合会，建立了150个支部，會員有10万人。

同时，在汽車工業里也發生了有声有色和决定性的事件。联

^① 產会是“產業組織委员会”和“產業組織大会”的共同簡称，英文的共同簡称是C.I.O.，旧譯“產联”。1938年，產業組織委员会正式脫离劳联，改名为“產業組織大会”。——譯者

合汽車工人工会原先是劳联建立的，后来参加了产会，到1936年12月有了3万左右会员。当时汽车工人每周平均工资只有20美元，他们要求与通用汽车公司订立合同，结果被拒绝了，于是工人们就在亚特兰大和克利夫兰发动罢工。最后，到1937年1月，罢工参加的有51,000人，14个州的僱有14万工人的60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无法开工。

罢工的中心和决定性的据点是密执安州弗林特（汽车业帝国的心脏）通用汽车公司的各大厂。工人们采用了几个月前亚克琅橡胶工人罢工的办法，按照法国和意大利工人的经验，占据了这些工厂。这是一次“静坐罢工”。工人们在车间里布置了防御物，实行了军事性的纪律，打退了公司枪手和警察武装夺回工厂的企图，声言要用一切办法来抵抗州的民兵队驱逐工人出厂的任何企图，这正是公司当局向州长提出的要求。工人团结得坚不可破，经过44天的斗争，资产值15亿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屈服了，承认了工会，切实改善了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①。

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特别是在关键性的弗林特部分的罢工，是美国劳工史上最富有战略决定意义的罢工之一。它使产会首次真正突破了实行放厂制度的壟断资本地域，它的有效果的静坐罢工策略对整个工人阶级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此后产会在别处的运动也就象野火似地燃烧了起来，许多地方的静坐策略都获得了成功。3月8日，克莱斯勒公司有63,000左右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静坐罢工，他们不久就获得了胜利。於是汽车工业的工会组织工作就大踏步前进。

同样地，在钢铁工业中也获得了有声有色的成就。1937年3月2日，钢铁组委会与美国钢铁公司公布了对该公司各基本工厂的24万左右工人有效的合同，全国为之轰动。合同规定了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每小时增加工资一角，成立申诉委员

^① 见温斯顿“静坐大罢工”1937年纽约版。

會，規定工齡待遇以及其他福利措施。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鬥爭，工會最終結結實實地炸開了一條路，走進了最大的放廠制度的堡壘——大制鋼公司。

但是在鋼鐵和汽車業（基本工業的心臟）中的這些決定性勝利並沒有完成這兩大工業的組織工作。小制鋼公司——伯利恒、內陸、共和、揚斯敦——仍然未受影響，並且在1937年5月使用傳統的暴力方式粉碎了75,000工人的罷工。在芝加哥內戰紀念日不名譽的屠殺案中，十個罷工糾察員被警察殺死；一百多人受傷。在汽車業中，巨大的福特帝國也同樣地設法抵抗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是，此後四年內，福特和小鋼鐵公司都不得不向它們的工人的組織運動低頭。

同時，其它的產業也展開了英勇的和順利的組織運動，包括無線電與電氣、航運、金屬採礦、紡織、木材、運輸、制鞋、肉類包裝、皮革、橡膠、鋁、玻璃以及白領工人等等。但若要詳細描寫這些運動，那就會超出本書的範圍。總之，到1940年年底，產會各工會已擁有大約400萬工人，也就是在四年之間增加了300多萬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波及全世界的時候，產會的組織運動顯然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成功，托辣斯產業的心臟工會化了。

勞聯領袖對運動的破壞

30年代初期，組織產業工會的要求開始在勞聯內部發展的時候，搬運工人工会主席丹尼爾·杰·托賓“嘲笑大規模生產的工業里的不熟練工人是‘廢物’”^①。這是勞聯上層領袖對組織基本工業問題的實在的態度的異常坦白真確的表現。他們要的是熟練工人，其他工人的命運是同他們無關的。格林之流就抱着這樣一種態度設法遏止當時自發的羣眾運動。他們拒絕把產業工會成立証發給工人；他們開除產會各工會，想這樣來在這個組織運動剛剛形

^① 見弗·魯·杜勒斯“美國勞工”1949年紐約版第294頁。

成的時候就把它拆散；他們指責靜坐罷工是非法的，是損害有組織的勞工的；他們一再指使他們的行業工會擔任破壞罷工的工作；他們附和僱主，譴責產會“赤化”。但是，工人的戰鬥精神是驚人的，尤其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粉碎了勞聯的破壞活動（這種破壞活動在以往對工會組織運動是致命的），把自己的組織運動和罷工進行到底，得到勝利。

在歷史上看來奇怪的事是，勞聯的上層領袖竭力設法破壞的偉大的羣眾性的組織運動，却替勞聯各工會帶來了莫大的好處。幾個敏捷一些的工會——機器匠、搬運工人、電氣工人、蒸氣鍋爐製造工人、旅店餐館工人等等——抓住有利情況，組織四面八方的工人，而很少注意到管轄權的界綫。這些工會都變成了羣眾性的半產業性的工會，都增加了大批會員。所有這些運動里都有共產黨人積極活動。到1940年，勞聯雖然有好幾個工會轉入了產會，但是它的會員人數仍然同產會不相上下。不過，勞聯的上層領袖從來沒有發動過任何有系統的總運動來組織正在覺悟中的工人。

對勞工運動意義比較重大的一个方面是：產會的成長與大量不熟練工人的加入行業工會，這對勞聯上層領袖的反動路綫發生了約束作用。匪幫的控制和露骨的貪污，早就弄得勞聯上層領導聲名狼藉，這時這種情況有了顯著的改善。勞聯對於通過立法來實現的進步的政治綱領，也多關心一點了。龔柏斯陳腐的反政治主義，反對有關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的立法，認為這些會終於把工會消滅，這種主張已經成了過時的了。勞聯各工會里扣紅帽子的作風也竟然大大低落。^①

在1940年兩大工會開年會時，產會會員有3,810,318名，勞聯有4,247,443名。整個勞工運動，包括獨立工會在內，大約有1,000萬會員。在30年代后期的大組織運動中，產會本身增加了約300

① 見1936年11月“共產黨人”斯塔徹文。

万會員，勞聯比起1935年來，增加了175万。鐵路工會實際上克服了1922年大罷工的災難性損失，產會的八個發起工會增加了80余万人。這時產會的主要工會是煤礦工人60万；鋼鐵工人535,109人；汽車製造工人206,824人；肉類包裝工人9万；運輸工人9万。到1940年初，產會所發起的廣泛運動使工會運動總共增加了700万會員。

雖然這時期產會與勞聯的會員數量不相上下，但是產會是勞工運動中最基本和最有前途的部分。這是因為產會主要是建立在重工業上的，它有較先進的政策；有較進步的領導；並且共產黨人在基層會員中的影響也較大。

工人的團結戰勝了一切困難

在這些年代里，建立產會所以獲致巨大成功的關鍵在於共產黨人所勤懇培養的工人的高度的團結和戰鬥的精神。孕育這種精神的因素是：多年以來工人在開放工廠制度下所受的橫暴壓迫；他們在嚴重經濟危機中所遭受的極端貧窮；他們從1933年以來歷次勝利的罷工所得到的經濟和政治的力量之感；他們對於在1932和1936年兩次選舉中打敗共和黨的意識。振奋的士氣普及到了各方，它滲透了工人、失業者、黑人、外國出生者、婦女和青年。這種士氣的中心標誌是靜坐罷工，它的最高表現是在業者同失業者牢不可破的團結。雖然在這整個時期內失業人數從未少於1,000万人，而且1937年還發展着經濟危機，但是多次罷工都是極度鞏固，僱主想招募工賊來代替罷工工人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事。這種無比的無產階級團結和英勇精神，顯然順利地打敗了僱主，开辟了托辣斯化的企業里組織工會的道路上。

組織工人的一个很有利的因素就是工會上層官僚人員間的深刻的分裂——這是和勞工運動本身的分裂不相同的。以前要想組織羣眾就一定會遭遇到主要是熟練工人支持的上層領導的聯合的反抗，這種反抗通常是致命的。因此，組織基本工業的工作只能由

基層會員或獨立工會担負，來同保守工會領導的全部財力、組織人員和威望相對抗。如果不是這些上層領導的反对，大企業早就組織起來了，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柯立芝總統時期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但是現在，格林同劉易斯官僚集團分裂了，劉易斯大力推進着組織，這項運動便有了堅強的工會的真正實力和威信的後盾，這項任務才第一次有了認真解決的可能。這樣，从一开始勝利就有了保證。

死硬的僱主——例如鋼鐵業和汽車業——面對着產會的進軍，俯首聽命，產會成功之易，出人意表。連格爾德勒爾和福特這一班人都不能對這個組織運動抵抗多久。他們的“莫賀克方案”以及其他一切公認的和考驗過的破壞罷工的办法都無能為力。這首先是因為工人的高度戰鬥精神無情地揭穿了和摧毀了公司工會、特務制度、打手控制以及其他各種開放工廠制度的花言巧語和恐怖手段，這些都是僱主30年來的成就，在阻止工會組織方面收過莫大的效果。美國鋼鐵公司、通用汽車公司以及其他各種托辣斯的領袖面對着奮起的工人階級，害怕公開的鬥爭會產生比他們最後所接受的還要激進的勞工組織。共產黨是整个運動的活躍的力量，當時它提倡在鋼鐵、汽車、煤礦中舉行聯合罷工；這樣廣泛罷工的前途確是切合實際的。所以這些工業大亨就在惡劣的情勢里尋求最好的出路，來力求控制他們阻止不住的新工會。歸根到底，象格林、沃爾、福萊這班資本家的“勞工助手”並不是打交道的可怕的对象，他們顯然希望這班人會領導產會。

僱主反对成立產會工會的障礙是，當時的聯邦政府已不象以往那樣是一架方便而有效的破壞罷工的機器了。羅斯福不是1894年的克利夫蘭，克利夫蘭摧毀了美國鐵路工會的罷工；不是1919年的威爾遜，威爾遜縱容了摧毀鋼鐵工會的加里和他的黨羽；也不是1922年的哈定，哈定肢解了鐵路工人的罷工。相反地，羅斯福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對工會有溫和的同情，特別是因為他需要工會的支持來反对與他對抗的極端反动派的猛烈攻擊。他認

識到旧日的开放工厂制度已經过去了。但是如果沒有羣众的高度的英勇精神,那么,在他的政权下建立工会的工作是不会有有多大成就的。的确,罗斯福同格林合作的結果, 1934年把鋼鐵業和汽車業的强大的工会运动“調停”掉了,把工人的要求交給了劳工委员会,吃了委员会一刀。政府也譴責極重要的靜坐罢工策略。罗斯福的華格納法,虽然比全國產業复兴法案第七節甲項有了切实的改進,但並不是像工会当局所称道的决定一切的“劳工大憲章”。它固然承認了工人組織工会的权利,但是工人必須進行战斗才能實現這項权利。華格納法是当时工人偉大進展的反映,而不是產生進展的原因。如果工人缺乏積極精神,那么,即使法案会成立,也只会是沒有实質的紙上宣言而已。

共產党的作用

共產党充分支持產會的綱領,在基本的和尙未組織起來的產業中建立新的產業工会。虽然產會是从劳联中分裂出來的,党並沒有把这种廣泛的独立羣众运动与狹隘的左翼双重工会主义混为一事,虽然党在工会教育同盟时期曾在某些方面离开自己的路綫,但它長期以來即是反对双重工会主义的。傳統的左傾双重工会主义的結果是把積極分子从各工会撤退,把他們放在小的工会里,同一般劳工运动隔絕,但是產會的建立却不是这种情况。相反的,產會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廣泛的羣众运动。

共產党在歷次大罢工和建立產會的組織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望而知的。这可以从第二十一章所講的整个运动的精神和方法的高度战斗性看出來。这些新工会並不是从这个歷史运动的名义領導者的旧派工会領袖那兒学会英勇的組織精神、緊張的政治活动、國際主义、开明的黑人政策、車間代表制、下層民主、反对敲詐的斗争、羣众性糾察、工会歌唱、靜坐罢工、慢干罢工以及健全的战斗政策等等的。新工会也不是从很少参加这个斗争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社会党人那里学到这些的。同时“世界產業工

人”的傳統也早就衰竭了。有一位痛恨共產黨而喜愛黨的敌人的反共分子斯托伯格，1938年他談到托洛茨基分子参加工会斗争的情况的时候說：“產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不足道的。”對於在战斗和組織方面並不比托洛茨基分子重要的社会党人，他說：“社会党在產会或在别的組織里都沒有明确的工会政策。”^①值得一提的是，斯托伯格的書几乎全部是叙述共產黨在產会里的影响的。明白了当的事实是，建立工会的运动的意識形态的精神和英勇的策略，主要是共產黨人在羣众中所起的影响的直接反映，因为党在各地積極参加了組織工作和斗争。產会接受了工会統一同盟当前綱領的極大部分。

实际上，社会党正統派都反对產会及其綱領。在劳联的頓帕代表大会上，他們投票支持开除產会各工会。就是这些“正統”分子的压力嚇倒了杜宾斯基，把國際妇女服裝工人工会撤出產会，重新回到劳联。

共產黨人有很好的准备來担負產会运动的重要任务。許多年來，他們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組織基本工業問題上，並且積累了大量的实际的經驗，同許多羣众建立了联系。他們在許多重工業和托辣斯化工業的中心領導工会教育同盟和工会統一同盟的無数次罢工，以及失業理事会和工人同盟的活动。共產黨有一套車間組織和車間報紙，因此在許多开放工厂制度的工業里同最英勇的工人建立了寶貴的联系。左翼通过他們有很大影响的各种黑人、外國出生的工人以及其他羣众組織，在这些工厂里建立了許許多多的这种联系。在偉大的組織运动开始之后，党就發動了这一切的联系。15年來党在各基本工業里的斗争訓練出了成千的战士，到后來，產会的基礎就是他們。

共產黨人在建立產会中的这些基本貢獻，現在已被右翼領導任意忽視和否認。但是間或有人也提到我們黨的功績。譬如，阿

① 見斯托伯格“產会的歷史”1938年紐約版。

林斯基在他的“未經本人審定”的“劉易斯傳”（這書是在阿林斯基同劉易斯密切合作之下寫成的）里關於共產黨在建立產會時的作用寫道：“如眾所周知，當時共產黨人不倦地工作，對於他們沒有什麼任務是低賤的、不重要的。他們簡直是把他們的精力全付貫注到他們的任務里面。共產黨完全支持產會……事實是，共產黨在組織未組織的工人方面對產會作了重大貢獻。”^①

在產會的運動發展着的時期，黨發行了一連串的小冊子，對於產業工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根據，對於大規模生產的工業里有效的組織工作方法，對於罷工戰略的要素，對於民主的產業工會的組織和運用的原則，都作了詳細的說明。這些小冊子總結了二三十年來“世界產業工人”、工會教育同盟、工會統一同盟和許多獨立產業工會的建設性的經驗，同時也總結了勞聯組織運動的經驗，例如1917年到1919年的肉類包裝業和鋼鐵業中的組織運動。這些小冊子推銷得很廣，許多產會支部的辦公處中都有，成了外勤人員的組織工作手冊。^②

黨在討論當時已開始的組織運動的成功的基本條件時，提出了一切條件中最基本的條件，也就是第一號條件，那便是共產黨人同進步分子在運動中發展自由的、無拘束的工作關係。這是在歷史上同勞工運動進展的每個方面的最好的經驗相符合的。正如黨所指出：“組織工作的進行，必須有勞工運動里的進步和左翼力量行動上的配合。只有這些人才有必要的見解、機智和勇氣，來在鋼鐵托辣斯和它的資本主義聯盟的強大反抗的面前，進行象組織50萬鋼鐵工人這樣的重要任務。”^③

阻礙共產黨在這個時期里取得最大可能的成就和發展的，是黨的總書記白勞德的逐漸滋長着的机会主義。白勞德缺乏組織羣

① 見阿林斯基“約翰·勒·劉易斯”1949年紐約版第153頁。

② 見1937年紐約出版的“組織大企業”；該書系由幾種小冊子集成。

③ 見福斯特“鋼鐵工業的組織方法”1936年紐約版。

众工会的經驗和才能，也不賞識这种工作，因此寧願投机取巧，同工会和政治上層領袖耍弄手段。他經常对党的堅毅的工作和战斗精神澆冷水。他尤其規避基本工業里積極發展黨員的工作，生怕得罪產会的上層領袖。这种机会主义傾向，几年之后發展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当时在党的上層領導里就引起不少磨擦，並且損害了党的組織的發展，損害了党在工人羣众里影响的擴大。

那时另外一种很有害的傾向是，过高估計產会上層領導的進步性。白勞德就是一个例証，他先后对刘易斯和莫萊讚美歌頌，推崇备至，把他們說成是超級的最偉大的美國勞工領袖。沒有足够注意到的事实是，这些領袖的“進步”表現主要是投机，等到別处出現机会的时候，他們会很快拋棄“進步主义”，正如后來他們所作的那樣。他們的進步最多不过是皮毛罢了。

刘易斯、希尔曼和他們的伙伴顯然感到与共產党人合作很有好处，因为在一开始时，多次勝利罢工的組織工作和領導工作都是由左派和中間派（其中包括刘易斯、希尔曼、共產党人及其他進步份子）的合作而完成的。虽然在刘易斯任產会主席时期（直到1940年底）这种联合多半是非正式的，但它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正如弗·魯·杜勒斯所說：“刘易斯建立產会时毫不犹豫地吸收了他們（共產党人）的經驗和技能。”^①因此，实际上在任何地方共產党人都成了組織工作者中的積極、能干的分子。莫萊接任產会主席后的許多年間，左派与中間派甚至更加团結了，它实际上成了一个行动联盟。產会不可能在任何別的基礎上來取得成功。

共產党非常辛勤地力求建立和增强左派和中間派的联合。他們避免在新工会中与人爭地位，並忘我地衷心致力組織工作。举一个党的合作精神的例來說，1939年党取消了它的工会党組制度和車間報紙。工会党組是各工会支部里的共產党教育組織，有人

^① 見弗·魯·杜勒斯“美國勞工”第317頁。

害怕它們是為控制工會而建立的，因此黨把它們解散來消除這種恐懼。在產會運動初期起過很大作用的黨的車間報紙，也因同樣理由而停刊了。

就是這個左派與中間派的聯合，也就是進步分子與左翼（主要是共產黨人）的結合，勝利地完成了偉大的組織運動與罷工運動，從而組織了基本工業，創立了產會。也就是這種結合，在它的十年壽命里使產會成為美國工會運動的領導力量，成為世界工會中的一支建設性的力量。這種聯合共維持了十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里，莫萊和他的夥伴認為同這個在產會歷史上起過如此重要影響的左中派斷絕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關於這點，以後還要詳細講到。

鋼鐵業里的共產黨人

1936年運動剛開始時，共產黨人有很多寶貴的联系來幫助鋼鐵工業的組織。黨在主要的鋼鐵城市和鋼鐵工廠里有支部，還有很多分散的鋼鐵工人的黨員。這些區域里的許多黑人和外國出生的工人的政治和友誼團體里也有很多左翼會員。多年來工會統一同盟在鋼鐵工人里領導過幾次罷工和多次失業工人運動，共產黨人在1933年至1934年的鋼鐵業組織運動里的活動也非常積極。此外，黨的全國主席福斯特領導過17年以前的鋼鐵大罷工，全國對他都很熟悉。

在鋼鐵業組織運動中，共產黨人與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主席莫萊之間建立了非正式的統一戰綫的合作關係。鋼鐵組委會派往鋼鐵地區的約200個專職組織員中有60人左右是共產黨員，這是莫萊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的。黨對運動貢獻了許多最優秀的人員，这里面有好幾位黑人組織員。這些人中有葛斯·霍尔、本·加萊塞、約翰·史托本和派特·庫希。黨所有的支部和联系都受到激勵來參加工作了；因為黨把組織鋼鐵工人的工作放在首位。吳·吉柏特代表黨同鋼鐵組委會聯絡，他同這個機構的領導人舉行過

多次會議。

共產黨人的組織工作的切实有效的例子是1937年2月6日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城所召开的促進鋼鐵工人組織工作的黑人社團的全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186位代表，他們代表了总共拥有十万會員的110个团体。这次會議是由加萊塞所召集的，他是匹茲堡的一位卓越黑人共產黨員和鋼鐵組委會的專職組織員。黨号召一切同黨有联系的黑人工人把这个基本的組織會議开好，結果是开好了。当时鋼鐵工厂中約有十万黑人工人，所以这个會議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① 共產黨人在黑人問題上的努力，基本上說明了为什么黑人工人参加產會工会的人数如此众多，也說明了为什么產會在黑人問題上採取了進步的立場。

共產黨人在鋼鐵运动里進行有系統的組織工作的另一个例証是外國出生的工人的社團的全國會議。这是黨的鋼鐵業組織員吉柏特的工作，得到莫萊和戈爾登的同意。會議1936年10月25日在匹茲堡举行，出席的有447位代表，正式代表459,000人，分屬立陶宛、波蘭、克羅西亞、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烏克蘭、俄罗斯及其他許多組織，^② 包括几个很重要的天主教团体。吉柏特担任會議主席，莫萊和戈爾登講了話。鋼鐵工業里有大量外國出生的工人，这次會議因此在組織工作中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

共產主義青年团也在各个鋼鐵中心主持了許多廣泛的會議的召开，爭取青年工人支持运动。妇女共產黨員也進行同样活动。在鋼鐵工業地区內，整个黨都積極参加組織工作，黨在爭取羣众加入工会這項工作上所起的影响無疑是非常大的。

共產黨人和左翼虽然在鋼鐵工会許多支部里影响日益擴大，但他們从來沒有在上層領導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一部份的原因是因为產會的領袖們認識到鋼鐵業乃是他們所正在从事的整个組織

① 見加萊塞未發表的手稿。

② 見1936年10月27日紐約“拉伊斯維”日報。

工作中的關鍵，所以就採取縝密的預防措施，來對新成立的鋼鐵工會保持嚴密的控制。他們任用煤礦工人來擔任一切關鍵的工會位置，從莫萊起一直到下層都是如此，直到今天，道地的鋼鐵工人領導還未建立起來。直到六年以後同大制鋼公司訂立合同後，莫萊才准許他所嚴密控制的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改組，成為表面上是民主的美國聯合鋼鐵工人工會。

但左翼所以未能在鋼鐵業中巩固他們的力量最基本的原由却是它本身的、白勞德時期的典型的錯誤和缺點。這里面包括缺乏對莫萊領導的批評，沒有在車間和工廠中發展黨組織和黨報，沒有展開工會的獨立的選舉活動等等。像在其他工業中的情況一樣，共產黨人只全心全意地注意發展工會組織而沒有足夠注意發展工會進步領導權的問題。當時鋼鐵業中共產黨人與左翼在各支部里佔有很大的勢力，他們可以堅持把鋼鐵工人代表選進上層領導中去，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因此煤礦工人工會的職員，其中許多是尸位素餐和老朽的官僚，保持了對於一切有決定性的上層職位的控制。

汽車工業里的共產黨人

當1935年勞聯在汽車工人不斷要求下迫不得已承認聯合汽車工人工會這個國際工會的時候，共產黨人早在那裡有了很久的活動成績。雷蒙、麥克凱、希邁斯等人都是人所熟知的忠誠戰士。共產黨在汽車工廠中有許多車間支部和個別黨員。工會統一同盟領導過幾次地方性罷工，失業委員會組織過幾十次失業工人的示威，而15年來黨在一般政治鼓動中也經常強調組織工會。因此，當1935年末聯合汽車工人工會脫離勞聯參加產會的時候，左翼早已在這個年青的工會里成了一個核心力量。阿林斯基說：“當劉易斯轉身來幫助汽車工人的時候，他看到這些工人已經由左翼組織着和領導着。通用汽車公司的聯合汽車工人工會派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就是左翼分子懷德漢·摩提默和羅伯特·特拉維斯。他們兩人在通用汽車大帝國里面建立了工會。劉易斯要把汽車工人收進產

會，他就必須承認他們的左翼領導。”^①

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汽車工業的主要行動是前面說過的1937年1月通用汽車公司的靜坐大罷工。經過這次馳名的勝利後，余下的問題僅是把这些早已準備組織起來的汽車工人集合起來就得了。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組織了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確，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說這些罷工組織了整個產會，因為這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罷工在基本工業的工人中掀起了驚人的熱情和戰鬥精神，所以他們的參加產會大體上只是手續問題。

領導這一歷史性的通用汽車公司罷工並使其取得光輝勝利的是左翼力量，也就是共產黨人和他們的親密的進步伙伴。大罷工的中心是在密執安州的弗林特。正如阿林斯基所說，該地的工會是以摩提默和特拉維斯為首的廣泛左翼力量所建立和領導的。弗林特罷工的中心則是費許第一號車身工廠。密執安地區的靜坐大罷工就是在那里發動的，在那里取得了勝利，從那里波及其他各地。特拉維斯是弗林特的工會組織者，而弗林特就成了整個罷工的決定性堡壘和組織。在全國性罷工推進着的時候，決定性的問題是，罷工工人在僱主和市、州、聯邦政府的高壓下；是否要放棄他們的靜坐罷工，離開各廠。如果他們這樣做，那麼罷工一定會失敗。主要由於費許第一號車身工廠工人的堅定的立場和當地共產黨力量的支持，靜坐罷工終於繼續了下去，大罷工最後得到勝利。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通用汽車公司協議中劉易斯和摩提默是主要的談判者和簽字者。

關鍵性的費許第一號車身工廠的七人罷工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幾乎都是共產黨人，該委員會的領袖瓦爾特·莫爾是共產黨弗林特區分部的組織員。密執安州的共產黨（這個區的組織員是威·沃·溫斯頓）貢獻了它所有的一切來支持罷工，收到了效果。在此後

^① 見阿林斯基“約翰·勒·劉易斯”第153頁。

的成功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總罷工和其他工會組織工作中，共產黨人也都同樣表現得非常積極。

汽車工人發展了他們自己的上層領導，這是同鋼鐵工人不一樣的。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許多內部鬥爭和嚴重的宗派主義。汽車製造商決心要控制新成立的工會，所以也插到這個內爭中來了。結果在1936年南灣代表大會上勞聯的迪龍反動派被羣眾趕走后，僱主們把他們的新走狗荷默·馬丁弄上了主席的位置。但是許多左翼和進步分子也當選了上層領導，其中包括摩提默、特拉維斯、霍爾、安德遜等。1938—1939年冬，馬丁（他的主要顧問是共產黨叛徒洛夫斯頓）害怕羣眾會把他趕走，就把執行委員會的左翼多數派開除了，並借助匪幫之手用強力奪取了該工會的總會機關。^①杜賓斯基是馬丁的支持人之一。

1939年4月的克利夫蘭代表大會，揭露了馬丁乃是福特的代理人，將他開除，當時左翼進步分子的“統一派”得到全體代表四分之三的支持。莫萊和希爾曼堅持推選魯·杰·托馬斯為主席，後來劉易斯把他叫做“愚蠢的饒舌者”。左翼進步分子犯了錯誤，當時他們是能夠選出進步的人來領導全會的，卻沒有這樣做而接受了莫萊等的建議。同時莫萊和希爾曼又取消了所有的副主席職位，這樣就更進一步削弱了左翼的地位。共產黨人和真正進步分子在這個鬥爭中的主要弱點是他們在對右翼鬥爭的時候沒有採取一種足夠的獨立的路綫，來反對愛德斯和托馬斯的以至莫萊和希爾曼的路綫。

保守和無能的托馬斯主席經常傷害左翼進步集團，從而替幾年後路德之充任主席掃清了道路。1936年至1938年汽車工會初創時期，路德是不很重要的人物。那時他剛訪問了蘇聯一年回來，他說那里的社會主義給了他很好的印象。在一個時期里他還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由於共產黨人的支持，他才在車間里找到一份工

① 見1951年7月“勞工進軍”所載摩提默的文章。

做，後來成了底特律西城支部的主席，這個支部成了他日後贏得全國領導的主要基地。路德的勃勃的野心和露骨的機會主義不久把他引到同共產主義以外的方向。

其他工業里的共產黨人和進步派

廣大的進步力量在差不多所有產會工會的組織工作里都表現了高度的主動性。在航運業方面，他們自1934年起，在大西洋、墨西哥灣和太平洋岸舉行了一連串勝利的罷工，創立了國際碼頭和倉庫工人工會及全國海員工會。這種局勢里的顯著人物哈里·布里治擔任了產會的太平洋岸主任的職務。大西洋岸的全國海員工會領袖約瑟夫·柯倫，現在激烈反共，當時却是同共產黨人密切合作的。海員工會執行局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共產黨員。到1940年為止，幾個新成立的航運工會的會員總共約有125,000人。

在紡織業方面，在早一些時候的許多次罷工和失業工人運動里黨也得到了好些黨員和聯繫，他們都努力從事新的美國聯合紡織工人工會的建立。這項事業是由希爾曼直接領導的。希爾曼雖然很願意同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分子進行統戰活動，但是他總是設法阻遏他們建立一個真正有代表性的領導。

在無線電和電氣工業中左翼集團是一支具有決定性的組織力量，建立了巨大的美國聯合電氣、無線電和機器工人工會，現在的領導人是艾伯特·杰·菲茲吉拉德、朱利斯·愛默斯潑克和詹姆斯·馬特爾斯。這個工會的第一任主席是聲名狼藉的詹姆斯·加萊，在1940年工會的代表大會上落選，因為他硬要大會通過禁止共產黨人和左翼分子擔任工會職務的提案。當時進步力量犯了錯誤，沒有要求把這個遭到自己工會擯棄而後來成為極端反動的分子的產會全國書記的職務撤除。只要他們極力要求，這是不難做到的。

在“世界產業工人”的傳統仍舊強烈的西北的森林和鋸木廠里，左翼負責組織了屬於產會的美國國際木業工人工會，首任主席

是加拿大共產黨人哈罗德·普里契。这个工会是从联合木匠兄弟会分裂出來的。

國際毛皮工人工会是縫紉業中最富有战斗性和最進步的工会，共產黨人在該工会1937年芝加哥代表大會上贏得了領導權，於是就使該工会退出勞聯而加入了產會。該工会在組織全部毛業工人及打入未組織的皮革業工人后，會員很快就增加到了三倍。該工会的領袖从开始一直到現在始終是光輝的老战士本·戈尔德。欧文·鮑塔希則是該工会支柱之一。

運輸工人工会主要是共產黨人組織起來的。該工会主席反共分子迈克尔·基尔当时曾宣佈他是左翼中最左的人物。他是一个偽共產主義者。國際採礦冶煉工人工会也是由廣泛的左翼和進步派協力組織起來的，这是一个具有偉大战斗傳統（这种傳統可以追溯到老的西部礦工联合会时期）的組織，是美國最重要的基本工会之一。此外，由左翼和進步派協力組織起來的工会有肉类包裝和罐頭工人工会、農具和金屬工人工会、美國通訊業协会、聯合辦事員和專門職業者工会、州縣市公務員工会、美國報業行会。其他在建立產會的靴鞋、橡膠、鋁、玻璃板等業的工会里，共產黨人也尽了他們的一份力量。

共產黨人同其他進步分子同样是創立產會的許多市和州总工会的先驅。因此，几乎所有大城市——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費拉特尔費亞、密尔窩基、西雅圖、旧金山、布法罗等——的总工会都是左翼進步力量所領導的；很多州的总工会也如此，如伊利諾、加利福尼亞、威斯康星、印第安納、華盛頓等州。

到1940年为止，共產黨人在產會的領導里有很大的影响。他們虽然犯了很多錯誤，但是还是得到了这种有影响的地位，这是由於他們能清醒思考，善於組織、在糾察綫上勇於战斗，和对工人階級全面地献身地服务。無論在哪里，工人想到共產黨人就联想到產會奠基年代的大規模地組織运动，以及像旧金山、弗林特、福特、小鋼鐵公司和大西洋和太平洋岸碼頭工人的艰苦罢工。虽然勞聯

工会里的共產黨員占有黨員的三分之一，但是勞聯的共產黨人的力量却要薄弱一些。共產黨人在勞聯里的主要據點是飲食業工人、油漆工人和機器工人等工会。這種在勞聯里力量薄弱一些的原因是由於黨忽視了在那個工会里的工作，把力量集中在產會里面。

共產黨對於產會的影響要遠遠超過它在產會中所掌握的正式領導職位。正如我們所曾指出，這種影響表現在產會的比較進步的政治綱領中，表現在它對黑人工人的進步態度上，表現在建立工会時所採取的最新的組織方法上，也表現在進行罷工時所具備的英勇戰鬥的精神上。共產黨在建立產會和組織托辣斯化的企業里所起的作用這方面，是很可以自豪的。在這種光輝的成績下，勞聯和產會上層領袖說什麼共產黨人試圖“控制工会運動”，或甚至說它“要破裂”工会運動等這一類的指控，只有令人發笑。

第二十五章 睦鄰政策

(1933—1941)

羅斯福對拉丁美洲的政綱——“睦鄰”政策——是“新政”的基石之一。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職宣言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這個政綱，他說：“在世界政策方面，我將使本國遵循睦鄰的政策——這個鄰人堅決地尊重自己，而因為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的權利。”不久，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城的美洲國家一個集會上，羅斯福總統也宣布了這個政策。自此直到他去世為止，就拉丁美洲來說，睦鄰政策始終是羅斯福政綱的一個確定的組成部份。^①

羅斯福在蒙得維的亞宣示了美洲國家間友好平等之後，接着就在美國同拉丁美洲的關係上採取了最低限度的寬大措施。他於是廢除了古巴憲法的普拉特修正條款，這項條款賦予美國干涉古巴的權利；取消了美國派兵到墨西哥去的條約權利；他撤退了駐在海地和別的加勒比地區的國家的美國軍隊；放棄了美國干涉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權利”。

這些措施在拉丁美洲和美國都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認為這是“洋基”^②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結束的信號和西半球國家間兄弟般的平等的開端。當然，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美國和美洲其他國家之間依然保持着同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的基本關係。“北方

① 見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6—581頁。——譯者

② “洋基”(Yankee)是美國的俗稱，這種稱呼並且帶有怨恨的涵義。相傳印第安人把“英國人”(English)唸成“洋基”。“洋基”最初指美國東北部，後指整個北部，現指整個美國。——譯者

的巨人”在更加有利的环境之下，繼續控制着他的拉丁美洲和加拿大鄰居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就是睦鄰政策的終究的效果。美國投資依然存在並且繼續攫取巨額利潤，“洋基”的政治干涉也照舊進行，只是方式更加微妙了，例如美國反對推翻古巴的馬查多，干涉南美的大廈谷戰爭，支持反對墨西哥卡德納斯政府的法西斯派，以及干涉阿根廷等等。

羅斯福的“新政”並沒有取消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他的睦鄰政策也沒有消滅西半球地區的“洋基”帝國主義。在這兩方面，羅斯福只用他的自由主義進行了少許刻不容緩的改革，使這個剝削制度能夠行得通一些。事實是，執行睦鄰政策對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是如此有利，以致不久美國的大壟斷資本家就承認它是有效的帝國主義政策，他們的政治領袖同羅斯福爭奪這個政策的創作權。

華爾街肯定地承認加拿大是美洲腹地的一部份並積極地作經濟和政治的侵入，雖然這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並不是睦鄰政策的正式對象。美國目前在加拿大的投資總額已超過 60 億美元，並且尚在迅速增加中；而英國的投資則僅及四分之一，並且正在日益削減中。美國在加拿大的政治影響亦相應地與日俱增，而英國的影響則日趨衰微。美國在加拿大已有許多基地，它實際上已對加拿大進行軍事控制，並且，加拿大的工會運動（工會大部份參加了美國的勞聯和各鐵路兄弟會）是受美國控制的，這更玉成了帝國主義的有利地位。在加拿大共產黨爭取民族獨立及反對華爾街侵凌的鬥爭中，美國共產黨始終與它進行着密切的合作。

“洋基”的剝削和暴政紀錄

1823年12月2日，門羅總統宣布後來稱為門羅主義的主張，當時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中、南美洲剛解放的各殖民地再度受到神聖同盟（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或英國的奴役。但是就在這些早期年代，美國竟有許多土地攫奪者和擴張主義者期望有那么一天美國會控制整個西半球。早在1786年，自由主義的杰弗遜就

宣称：“应当把我們的邦联看作整个南北美洲的居民發源的巢穴。”^① 1820年，亨利·克萊表示同样的廣泛主張的擴張主义思想，建議組織由“洋基”主持的包括“从哈得遜灣到合恩角的一切民族的”同盟。^②

由於美國的成長，特別是1880年至1900年間美帝國主义的發展，美國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更为顯著了。門罗主义成了粉飾美國对西半球的控制的合法性的工具。1889年泛美联盟成立，这是美國推动的、由美國执牛耳的拉丁美洲國家的組織。它自始就是“洋基”帝国主义用以打击英國帝国主义和剝削拉丁美洲人民的武器。

1898年美國同西班牙的战争的結果，美國取得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羣島和太平洋其他战略性島嶼。这是美國建立殖民帝國的开始。接着就是一連串的粗暴的帝国主义軍事和政治侵略，其中較重要的是攫取巴拿馬，干涉委內瑞拉，佔領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國及其他加勒比海区國家，侵略尼加拉瓜，干涉墨西哥革命以及更置拉丁美洲各國政府。这一切殘酷的美帝国主义标志就是西奧多·罗斯福总统，他用他的“金元外交”及“巨棒政策”傲慢地認為美國在整个西半球有警察权。

跟随着美國这种高度政治和軍事侵略后面的，是同样積極的对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經濟侵略。1900年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是很少的，但到1913年已增至173,000,000美元，1930年差不多有50億美元。美國同拉丁美洲的貿易亦相应增加；至1938年从美國的進口貨佔拉丁美洲進口总量的39.8%，对美輸出佔拉丁美洲輸出量的32.8%^③。这些經濟活动对美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利潤率达10—50%。据利比說，到1930年末，美國資本家已拥有拉丁

① 見杰·弗·利比“世界政治中的拉丁美洲”1928年紐約版第14頁。

② 見阿·克·魏尔格斯“西班牙美洲的發展”1941年紐約版第743頁

③ 見斯·格·漢遜“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1951年紐約版第424頁。

美洲大部份礦源。^① 据估計美國在 1934 年已控制拉丁美洲“全部鐵礬土、相当数量的煤、約 90% 的銅、三分之一的黃金、全部鐵礦、三分之一以上的鉛、二分之一的錳、二分之一以上的石油、大約二分之一的鉑、70% 的銀、十分之一的錫、全部鎢和钒以及三分之二的鋅”^②。在加勒比海區的中美各國，美國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尤為顯著。^③

美國久已在拉丁美洲的巨額投資中攫取着超額利潤。1951 年，僅聯合果品公司一家在納稅后，尚獲利 66,159,375 美元。現在美國的公司每年至少要从拉丁美洲榨取五億美元。古巴的勞工領袖拉薩羅·培尼亞稱：1913 至 1939 年間，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國）自拉丁美洲攫取利潤共達 65 億美元，它的再投資則不及 20 億美元。^④

美帝國主義的“新面說”

1933 年 3 月弗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總統時，對華爾街來說，過去在拉丁美洲非常有利的地位已經凌亂脫節了。週期性的大危機把經濟弄得殘破。拉丁美洲也和美國一樣，被工業的大火災燒成平地；因此美國與拉丁美洲的貿易從 1930 年的 686,000,000 美元跌到了 1932 年的 96,000,000 美元，美國在拉丁美洲國家的每年投資在 1929 年為 175,000,000 美元，但在 1931—35 年間則一點也沒有。

更糟糕的是地平綫上露出了新的危險的競爭者來同“洋基”商人爭奪拉丁美洲市場和對政治的控制。這些敵手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拉丁美洲的歷史是長期發展着的對經濟和政治霸權的爭奪的記錄，這主要是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英國漸漸失利。但

① 見杰·弗·利比“拉丁美洲及工業時代”1945 年紐約版第 194 頁。

② 見漢遜“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第 239 頁。

③ 見維克托·佩洛“美國帝國主義”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五章。——譯者

④ 見“世界工會聯合會會議”1949 年 6 月哈瓦那版。

是自从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由于它们都强调征服拉丁美洲的重要性，於是德意日就构成了一个凶猛的帝国主义敌人，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人民的真正威胁。

还有，拉丁美洲的工人和农民，象美国的劳动群众一样，他们经历了经济大危机的可怖年月，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和参加工会组织，向他们的剥削者进军。他们的愤恨大部分是向着那些到处同各国国内大地主大雇主勾结的“洋基”资本家。人民对多年来极粗暴地侮辱和残害他们的华尔街帝国主义，异常痛恨。

睦邻政策的制订，就是为了改进美帝国主义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所处的地位，多少承认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独立。睦邻政策，特别是在30年代的后期，对于人民击败法西斯主义者夺取巴西和别的一些国家的政府的企图，起了一些鼓舞作用；这个政策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团结了拉丁美洲人民进行反法西斯国际斗争的一个因素。

被窒息的拉丁美洲经济

拉丁美洲工业的发展远比美国落后。虽然这个广阔的地区具有足够的资源及相当于美国的人口，但是它的工业产量仅及后者的10%强。在美国，真正的农民仅佔全人口的20%，而在拉丁美洲则平均约佔70%。美国的公路为整个拉丁美洲公路的6倍，铁路为4倍，电话为20倍，汽车为30倍。美国炼钢业的生产能力（每年约105,000,000吨）约为整个拉丁美洲（1,500,000吨）的70倍。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一般的发展不足的状态（有的国家，象阿根廷，则较为前进，而有的，象巴拉圭，则较为落后），主要是由於这些国家内资产阶级革命的相对不彻底。1776年至1837年间整个西半球的资产阶级（资本家）革命粉碎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系统。它使美洲的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它建立了20来个新国家并使整个西半球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

巨大的推動力。

然而，在拉丁美洲，這種革命是不徹底的，因為它並沒有摧毀封建大地主的權力。結果，一直到目前；幾乎全拉丁美洲仍然存在著擁有大量土地的大莊園制度。小農所有的土地沒有超過全部土地的10%，而廣大的農牧工人根本就沒有土地。大地主除了在農業中使用難以置信的落后技術以外，還處心積慮地阻止工業的發展。他們對國內政府及國民經濟的控制，限制了典型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及工人階級的發展。地主是使拉丁美洲人民世世代代受盡苦難的無數暴虐專橫的統治的主要根源。具有強大的經濟、政治及思想控制權的天主教是與這個反動的大量土地佔有制度相結合的，這種制度是拉丁美洲根本的禍因。

從1880年左右起，帝國主義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和政治的侵入成為一個重要因素，更加阻礙了拉丁美洲工業的發展。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只是發展那些為它的剝削服務的企業，通常是採礦、交通和某些種植園。他們從各國榨取巨額利潤，剝奪它們的自然資源。他們特別阻止一切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的發展，以免產生與帝國主義相競爭的工業。他們又助成了大莊園制度的維持，因為他們一方面同地主結成政治同盟，另一方面自己掠奪大片土地——例如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的大量地產，古巴和巴西的龐大的美國蔗糖和咖啡種植園，福特公司在巴西的大種植園，美國資本家在智利、秘魯、巴西及其他國家的巨大的銅、煤、石油和其他礦源。美國在委內瑞拉的油鐵產業價值的巨大是驚人的。

這種大地主—帝國主義制度所造成的最惡劣的特征之一就是所謂單一作物制。這就是說一個國家只生產一種或兩種出口商品，例如咖啡、糖、香蕉、銅、油等等。因此有五個國家的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二是從一種產品得來的，六個國家是從兩種產品得來的，還有五個國家是從三種產品得來的。單一作物制的最致命的後果是這種制度阻止了有效的農業發展及一個齊全的工業經濟，從而使這個國家須依靠外國帝國主義供給一切工業品；這種制度同時

也使許多國家的出口商品價格完全由世界市場災難性的價格波動所支配。

帝國主義強制產生的拉丁美洲經濟的另一個禍害的特色是：拉丁美洲的國內外貿易服從於佔統治地位的外國資本家——主要是美國資本家的利益。美國控制了某一個國家的某種產品的主要市場後——例如古巴的糖，巴西的咖啡或加勒比海區的香蕉——它就可以任意規定這些商品的價格，可以限制這些國家相互間的或者這些國家同美國的帝國主義競爭對手間的貿易，並且可以用高昂的價格在這些國家的市場上傾銷美國自己的商品。

美國在菲律賓和拉丁美洲（包括波多黎各——它是一個完全的殖民地）所做的就是要建立起一個或多或少由美國全部控制的廣泛的傀儡政府系統。說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反對殖民主義，那是欺人之談。像華爾街這樣的殖民主義，使殖民地化的國家罩上一層政治獨立的影子，僅僅是一個新牌號的殖民主義，目的是要混淆人民的民族解放要求。

剝削和饑饉下的拉丁美洲人民

拉丁美洲的人民已被推入極端貧窮和困乏的境遇，這是他們長期受地主、國內資本家及國際帝國主義凶狠的壓迫和掠奪的結果。產業工人的工資平均只及美國工人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種植園、農場和田地中的廣大的農業工人羣眾——大部份是印第安人、黑人、黑白混血種和印歐混血種人^①——更是遭受着對地主的債務的摧殘，过着實際的債農生活。

拉丁美洲許多國家中廣泛地存在着半飢餓的狀態。喬治·索爾和他的合著者說^②：“拉丁美洲的人口三分之二，如果不是更

① 整個拉丁美洲的人口約有三分之二不是白種人，其中約二分之一是純粹印第安種或印第安混血種。

② 見索爾、愛弗朗及尼斯三人所著“未來世界中的拉丁美洲”1945年紐約版第4頁。

多的話，是營養不良的，在有些地區，他們已近餓斃的程度”。這種極端貧困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疾病與早亡。勞動羣眾中充斥著各種疾病，包括肺病、瘧疾、梅毒、淋病、痢疾、砂眼、傷寒、鉤頭蟲、叢林熱以及其他各種疾病。巴西科學家邁居爾·裴瑞伊拉最近說：“巴西是一個浩瀚的病院”，這句話對其他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也同樣真實。索爾他們說：“拉丁美洲人口有一半患著傳染病或營養不良的病”。拉丁美洲每年的死亡率比美國高一倍多。在這種可怕的貧困和疾病下，自然會有大量文盲。拉丁美洲有7,000萬文盲，另有5,000萬人只受過一兩年教育。

對這些可怕的情況負大部份責任的是剝削拉丁美洲的美帝國主義者。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他們推諉這種責任，反而誣蔑拉丁美洲人民懶惰和無能，說這是貧困的原因。不過，波多黎各受美國完全統治了半個多世紀，也是淒慘滿目，他們對於造成這種情況的責任卻無法擺脫。

1898年，邁爾斯將軍在美西戰爭中接收了波多黎各，當時的諾言是很快就有自由。但是這個諾言已被破壞無遺了，波多黎各一直還是一個殖民地，它是美國防衛巴拿馬運河的軍事基地。它受盡了殖民地主義一切典型的經濟禍害及政治專制，這個島的單一作物是糖，美國不許它切實發展製造業。它的國內外貿易都為美國所控制掌握。雖然它的生活費價格同美國不相上下，但是工資僅及美國的三分之一左右。這裡疾病猖獗，首府聖約翰及其他城市中的廣大貧民窟在世界上是屬於最壞的。整個情況乃是对波多黎各人民的滔天罪行，是美國的恥辱。1917年為美國所佔的維爾京羣島的情況也相同。

拉丁美洲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在1929至1933年的拉丁美洲經濟大危機中，各國的失業人數高達50%至75%，工人和農民進行了無數次爭取生存的艱苦鬥爭。由於1933年以後，世界法西斯主義興起，特別由於各國

國內反动派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走狗立意要在拉丁美洲建立法西斯政府，这些爱好民主的人民的斗争范围因而扩大，力量因而加强，政治水平因而提高。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人民阵线口号对这个群众斗争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

在这个战前时期，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群众斗争之一是1933年古巴革命，推翻了馬查多的血腥暴政，进行了许多紧要的民主改革。智利在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后也终于在1938年选出了西半球第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在巴西，苦战的人民民主力量在1935—37年间阻止了希特勒分子整体派的夺取政权。在墨西哥1934—40年卡德纳斯统治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群众的压力下发挥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在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及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人民斗争。这些群众斗争总的结果是：拉丁美洲的人民粉碎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利用当地反动派夺取拉丁美洲的企图。

共产党人和工会运动是这些英勇斗争的骨干。不顾最凶恶的镇压，大多数国家的劳工组织都聚集了力量。1938年9月，这些劳工组织在墨西哥城集会，成立了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约有400万会员。这是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劳工大事。这个新组织的主席是自命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倫巴多·托列达諾。出席成立大会的各国著名劳工界人物中有当时产会的领袖約翰·刘易斯，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工人斗争的加紧进行及劳工斗争水平之一般提高。

各国共产党是整个拉丁美洲广泛的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政治领导。这些党是在俄国革命后不久即开始组织的，领导者是維多利奧·科多維雅、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布拉斯·洛卡、狄安里西奧·恩西那、胡安·馬里涅約、路易斯·雷卡巴倫、罗多尔弗·希奧第、古斯塔弗·馬查多及尤赫尼奧·哥麥茲等。这些党多半是在极端恐怖及迫害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它们都是人民阵线和反对法西斯反动的斗争的领导者

鼓舞者。除了少数地方（主要是阿根廷和智利）以外，这些國家中的社会民主党力量是無足輕重的；工团主义者虽然在整個拉丁美洲曾一度很有力量，但是現在已肯定地走向沒落，至於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則僅有东零西散的一些渺小的集团。

1933年罗斯福睦鄰政策的宣布，对拉丁美洲正在成長着的民主斗争起了鼓舞作用。虽然惨痛經驗使拉丁美洲的人民对“北方的巨人”抱着敌視态度，但他們还是欢迎了罗斯福的民主表示，如維持美洲國家兄弟关系的諾言及保証結束美國对其鄰居拉丁美洲生活的長期的和蛮橫的干涉。羣众也充分同情罗斯福日趋反对世界法西斯主义的立場。罗斯福的自由主义者的声望响徹了整個拉丁美洲。

在充滿了冠冕堂皇的（但大多数未兌現的）民主諾言的睦鄰政策基礎上，罗斯福和拉丁美洲大多数政府及民主力量建立了友好的行动关系。后者开始对泛美联盟的活动發生了兴趣，而过去，泛美联盟在拉丁美洲是到处受到唾棄的。全美洲的民主力量亦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例如1939年3月在蒙得維的亞举行的美洲民主國家國際大会。所有这种民主友誼的总結果就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同盟國与法西斯軸心國的大冲突到來的時候，拉丁美洲所有的國家（阿根廷例外，但最后它也被迫和德國断絕了关系），都同美國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同盟。

共產黨和拉丁美洲

列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偉大支持者。1920年他曾建議將馬克思的著名口号“全世界無產者，联合起來！”改成“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來！”^①美國共產黨是列寧主义者的組織，因此总是深切关怀在帝國主义侵略者踐踏下受苦的各國人民的斗争。党对拉丁美洲特别是这样，而对波多黎各和古巴

^① 見1931年1月“共產黨人”。

更是如此。党同时也一貫支持菲律賓的斗争。因为所有这些國家都是美帝國主义的腹地，而以上这三个國家則是受華尔街直接統治的殖民地。这个地区正肯定地走向偉大的反帝國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目前所進行的偉大运动大致相同。不懈地支持这些人民的斗争，乃是美國共產党的無產階級的任务。

美國共產党从它誕生起就坚决反对美帝國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一切表現。它与所有这些國家的共產党密切合作。它積極参加了1924年在墨西哥城組織的全美洲反帝國主义同盟，这是一个在整个西半球与美帝國主义作斗争的組織，党特別大力地支持勇敢的尼加拉瓜愛國者凱撒·桑地諾，他曾不断击退美國海軍陸战隊的侵犯达五年之久，但在1924年建立和平后，却被美國訓練的一个凶手所暗殺。

華尔街在“20年代”中侵入拉丁美洲的主要工具之一是1918年11月劳联的領袖們所組織的泛美劳工联合会。这些劳工帝國主义者利用泛美劳联來支持華尔街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各種進犯。美國共產党同拉丁美洲的共產党一起，勇猛地向着这个叛逆組織作战。結果，泛美劳联声名狼籍，它的影响也就消逝了，1930年以后，它只在紙上繼續存在了若干年。

在这些年代中，美國共產党經常保持美國工人階級对拉丁美洲問題的注意。党同拉丁美洲各國共產党一道参加了很多次美洲會議。党参加了它們的代表大会，同时也欢迎了它們的代表参加党自己的代表大会。1939年6月，美洲六國共產党在紐約举行了會議，發表了声明号召人民團結起來击败法西斯主义。^① 產会对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採取了友好的态度，这主要是共產党努力的結果。拉丁美洲問題总是列在美國共產党刊物和會議的日程上，但是党在这个問題上始終还做得不够。

① 見1939年7月“共產党人”。

在罗斯福时代，各共產黨的总路綫是爭取“睦鄰政策”在拉丁美洲之“民主应用”。但在这个战前时期，开始發生了对待罗斯福拉丁美洲政策的某些錯誤态度。在美國共產黨和西半球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內滋長了一种顯著的傾向，它們不了解罗斯福加上他的自由主义終究是一个帝國主义者，它們不了解設有各种民主陷阱的睦鄰政策，乃是应付某一特殊形勢的一种“洋基”帝國主义政策。正如他一貫所作，白勞德照样地鼓励了这种嚴重的右傾偏向。1942年，这种錯誤傾向十分确定了，下面便是他的說明：

“为了要建立拉丁美洲对美国担任联合国領袖的信心，我們尚須進行許多工作來消除它們对‘洋基’帝國主义的恐懼和怀疑。只要拉丁美洲人民一旦确信‘睦鄰’政策不僅是歷史上的一时权宜之計，那就不管过去的回憶是如何的慘痛，如諾言的破坏，暴力干涉，經濟压力，厉害的外交行动和財政剝削等，这些都能够归入歷史的档案中去而不再在現在起破坏的作用。”^①

白勞德这个声明的實質是說睦鄰政策不是帝國主义性質的，因而，拉丁美洲人民應該信賴罗斯福。这是一种危險的論点，是向資產階級制造的空想投降。虽然，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这些年代中的主要敌人，但白勞德所提倡的政策勢將使拉丁美洲的人民丧失对一个侵略势力——華尔街帝國主义——的警惕性。在睦鄰政策的招牌掩护下，美国迅速地加强着它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並侵犯着在这个廣大地区人民的权利和幸福。最后，在战后时期証明了美帝國主义对拉丁美洲人民的威脅甚至要超过希特勒主义。

① 見白勞德“勝利和勝利以后”1942年紐約版第217頁。

第二十六章 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斗争

(1935—1939)

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在此以前一个月零四天，希特勒取得了德国的政权，之后德国大资本家走狗的纳粹党人立即实行残忍的帝国主义扩张计划。为了巩固内部，他们查禁了共产党和社会党，接收、改组了工会和合作社，肃清了敌对的资产阶级政党，取消了根据魏玛宪法建立的共和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纳粹党人宣称决心用暴力毁灭凡尔赛条约，立即推行从事征服的强硬外交政策。他们马上退出了国际联盟，以便恣意横行；开始违反条约来重新武装德国；同波兰签订了反苏公约；制造了奥地利的法西斯政变；用恐怖手段举行了公民投票，重新获得了萨尔盆地的控制权；重新强占了莱茵区。德国法西斯同盟的意大利和日本，也正忙于同样的侵略活动。1935年，意大利侵犯并征服了埃塞俄比亚，而日本则自1931年起即横行华北。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公约来“对共产主义战斗”，意大利也在一年以后参加了这个公约。

国际联盟对这一切强暴的侵略行动都无能为力。这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当权的大资本家本身就充满了法西斯思想，他们相信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可以最后收拾劳工运动和避免社会主义危险。第二，他们确信德国法西斯准备的战争显然是针对苏联的，而在这样一个战争中交战双方大概会两败俱伤。美国的大资本家基本上亦具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他们都“姑息”了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同盟；这就是说，他们给了希特勒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援助。第三，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各自的资本主义政府一

鼻孔出氣，採取同樣的政策，對希特勒主義的發展不進行戰鬥。

蘇聯主張集體安全

德國、意大利、日本以及它們在東歐迅速糾集起來的一些衛星國家的強暴侵略活動，顯然使人類遭到另一次世界大災難的威脅。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帝國主義集團想用殘酷的戰爭及對全球的統治來沖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人類面臨着史無前例的最可怕的屠殺和奴役的威脅。

共產黨人在這種嚴重的危機中提出了根本的預防方案。蘇聯，這個真正愛好和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遏制和擊敗法西斯主義的歷史性的政策。1934年末，蘇聯在三個主要的法西斯侵略國退出國際聯盟之後，參加了國聯，李維諾夫代表蘇聯政府在國聯一再建議，愛好和平的國家應當結成國際和平陣綫來制止法西斯侵略者。他稱這種政策為“集體安全”^①。這個和平的建議當時若被接受，那麼世界法西斯主義可能就在萌芽時即被剷除，從而防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時法西斯國家仍然薄弱，而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和它們的朋友無論在軍隊、工業生產能力及自然資源方面都佔壓倒性優勢。

然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前面說過的原因，並不想制止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至於國際社會民主主義者，支持資本主義成了他們的本性，也就追隨着他們的資產階級主人，拒絕了集體安全。在1933年11月承認了蘇聯政府的羅斯福，在廣大羣眾的壓力下，對集體安全作了一些姿態。他有氣無力地建議對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意大利實行石油制裁；1937年10月5日，他在芝加哥建議“隔離侵略者”。所有這些只是說說而已。然而這樣的制止法西斯軸心國的溫和建議也遭到了美國資本家的強烈反對。因此，羅斯福就拒絕支持蘇聯的和平建議——建立集體安全唯一的實際辦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四卷第215頁。

法。他坐視德國和意大利進行侵略，不加過問，還允許廢鐵及其他戰爭物質大量流進日本，而日本這時却正在進犯中國大片土地。法西斯國家把世界推向戰爭，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却不肯從事阻擋。

人民陣綫

共產黨人是在全世界的規模上爭取和平的傑出戰士。他們這時也在各自的國家里帶頭抵抗法西斯威脅。他們採取了反法西斯人民陣綫這樣著名的政策來進行這種鬥爭。本書第二十二章已經說明1935年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發展這個政策的經過。這個政策號召所有願意共同擊退法西斯主義及戰爭的民主力量——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商人、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天主教徒等等——結成統一戰綫。這些羣眾必須為他們的工會、為他們的生活水平和民主自由以及為他們的生命進行鬥爭，在這種鬥爭里引路的便是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又一次用事實證明，在這樣深重的民族的和國際的危機里，他們不僅是工人階級的領袖，而且還是民族的領袖。

在惡毒的法西斯和戰爭的威脅下，人民陣綫的政策很快地獲得重大的勝利。1936年2月，法國工人階級領導了一次廣大民主力量的攻勢，粉碎了法國法西斯奪取國家政權的企圖，發動了廣泛的靜坐罷工運動，把法國總工會的會員人數從90萬增加到400萬，把共產黨黨員人數從4萬增加到27萬。他們在法國選出了一個近似人民陣綫的政府。同時，西班牙的工人也展開了同樣的、但是更加廣泛的運動。1936年2月16日，西班牙人民陣綫競選勝利，國會中左翼的席位增加到268席，而反動派僅佔205席。在其他許多國家內，人民陣綫也都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

各國共產黨對苦戰的法國和西班牙人民陣綫給了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在這兩個國家中均由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擔任了總理——法國是勃魯姆，西班牙是加巴勒洛。從1934年到1939年，共

產國際提出了十次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綫的建議，都被第二國際拒絕，他們总是把这个建議交給各个党去解决。^①在人民陣綫強大的國家中，那些在西歐各國勞工运动中仍然佔据决定性地位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願意領導这种运动的，但是他們的目的是把这种运动消滅。勃魯姆和加巴勒洛在法國和西班牙的影响成了禍害。各地社会民主党人所進行的惡毒的反苏宣傳加深了法西斯战争的威脅。

西班牙內战

英法美偏袒法西斯的政策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着着成功，这就鼓舞了他們馬上着手推翻人民陣綫的西班牙共和國。1936年7月17日，他們的走狗佛朗哥在摩洛哥領導叛变。如果当时以加巴勒洛为首的共和國政府迅速採取行动，便可以很快肅清叛亂，但是社会民主党保守主义成性，使政府陷於癱瘓，法西斯叛亂得以進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大量軍隊、槍砲、坦克和飛機供应佛朗哥反革命派，不久，后者就兵臨馬德里城下。

苏联在國際联盟中屡次要求採取集体行动，來制止法西斯在西班牙的侵略。但是它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國联反而採取了“不干涉”政策。这就是說，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量运送人力和軍火到西班牙的时候，顯然敌視西班牙共和國的英、法、美各資本主义民主國家，却採取了偽善的“中立”态度，拒絕售賣战争供应品給交战双方。罗斯福是通过1937年1月8日的中立法及同年5月1日的禁运法來执行这种政策的。这样，合法选举出來的西班牙人民陣綫共和國政府（按照國際公法完全有权利自任何國家購買軍火保衛自己的政府），与法西斯匪徒相比，就处於不利的地位了，因为匪徒可以自由从德國和意大利獲得軍备。这种出賣行为乃是对希特勒的另一次十足的“姑息”。这就注定了西班牙共和國的失敗

^① 見曼尼爾斯基“世界共產主义运动”1939年紐約版。

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辟了道路。全世界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这种令人愤慨的“不干涉”政策，而各国共产党人则申斥这个政策。

各国共产党尽一切可能援助战斗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最重要的帮助就是它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纵队，它是由法国、波兰、意大利、德国、保加利亚、英国及欧洲其他地方，以及美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反法西斯战士所组成的。参加这个纵队的有54个国家。估计总共约有三万人。在西班牙人民英勇的长期斗争中，国际纵队是一支雄偉的力量。

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了约3,000个战士（其中有許多不是党员）去参加西班牙政府的部队。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件很偉大的事。1937年1月6日，林肯营成立，此后不久，华盛顿营成立。后来它们合并成了林肯—华盛顿营。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及其他英语队伍都隶属第十五纵队。美国志愿军的军官和领袖中有伊·阿·华利多，鲁·赫·麦利曼，汉斯·爱姆利，利奥纳·兰姆，密尔顿·伏尔夫，戴夫·多兰，约翰·盖茨，罗伯特·汤普逊，史蒂夫·奈尔逊，约瑟夫·达利特，乔治·华特，比尔·劳伦斯，绍尔·威尔曼，乔·白兰特等。美国的医务队由巴斯基博士率领。

在这3,000美国人中，有几百个是黑人，他们在残酷的战争中始终表现了典型的英雄气概。与充满了隔离和歧视制度的美国军队不同，国际纵队中黑人也担任着军官，他们用熟练的军事技巧率领黑白士兵并肩作战。为了把法西斯主义连同恶毒的种族主义和人类奴役一古脑儿肃清，许多黑人在英勇的战争中贡献了他们的生命。

美国纵队参加了布朗特进攻战役，参加了瓜拉马、奎恩多、柏齐特、艾波罗河、特罗尔、阿拉贡等战斗，参加了艾波罗进攻战役，参加其他许多战斗。他们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好，美国的报纸和同情西班牙政府派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广泛地传播着他们的作战成绩。

他們的医务隊在最原始和危險的条件下英勇地工作。与美國战士们並肩作战的約有 500 名來自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阿根廷和菲律宾的战士。^①加拿大人大多参加了麥根基·巴比諾营,簡称“麥巴”。他們共有 1,300 人。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后來在中國人民軍中服务)在战斗的条件下第一次推行大規模地利用血庫。

西班牙共和國的战斗,是歷史上最英雄的战斗之一,但是阻难太大。勇敢的政府派战士既被人出賣,兵力和装备又远不及敌人,終於逐漸敗北。經過几乎三年决死的斗争,馬德里在 1939 年 3 月 28 日陷落了。四天以后,罗斯福政府不顧体統,赶忙承認了屠夫佛朗哥政权並且解除了軍火禁运。

內战的伤亡是非常驚人的,这不僅是战争所造成的,而且也是战后的法西斯大屠殺所造成的。据估計,西班牙至少丧失了 200 万人。战后,在塞維尔一地就槍斃了五万人;在那瓦槍斃了二万人;在其他地方亦有同样的大屠殺。^②美國志願軍損失約 1,500 人,或 50% 左右。加拿大、英國和其他各國志願軍营中,伤亡亦同样惨重。在我們英勇的先烈中有著名的战士如多蘭、达利特、麥利曼和年青的黑人領袖密尔頓·赫恩頓、阿利弗·劳和阿罗佐·華生。

美國共產黨人可以為他們在西班牙共和國英勇的保衛战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而驕傲。它是党整个生命中最光輝的一頁。志願軍們以堅決不撓的精神作战,这种就是共產黨人在俄國、中國及世界其他許多戰場上所共同表現的精神。拯救西班牙的战斗就是把世界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災難里拯救出來的战斗。因此这是保衛美國人民的利益的战斗。由於西方資本主义政府和世界社会民主党出賣了西班牙共和國,斗争是失敗了。其后果是成千成万的人民不得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生命。

① 見“第十五旅”1938年馬德里版;埃德溫·罗尔夫“林肯营”1939年紐約版。

② 1939年7月13日“新共和”雜誌。

慕尼黑和战争

这些想征服世界的法西斯分子，在薩尔、埃塞俄比亚、中國和西班牙獲得勝利后，更加緊了他們的侵略活动。1938年2月，希特勒把他的陸軍开進了奧地利，佔領了这个國家。同时，他拿捷克斯洛伐克虐待德意志少数民族做借口，制造德捷間的緊張局面。罗斯福乃建議全盤調解危急的欧洲局势，於是希特勒就促成了1938年5月臭名远揚的慕尼黑會議。德、意、英、法各政府首腦——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和达拉第举行會談並同意德國接管苏台德区，这也就意味最后接管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对法西斯分子的令人憤慨的姑息措施是一系列的类似的出賣行为的最近的一項，全世界資產階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和發言人都表示欢迎，認為这就建立了“我們这时代的和平”。实际上只有共產党人起來斥責慕尼黑事件是一种罪惡的出賣行为；是一种战争挑釁。热心法西斯主义的英法統治階級在慕尼黑的目的並不是要建立和平，而是要把希特勒的槍口轉向东方，攻打苏联。

在这个时期中，斯大林於1939年10月闡述苏联的和平政策說：“我們主張和平，主張加强我國同世界各國間的事务关系……我們主張同所有和苏联有共同边界的鄰國保持和平、親密、友好的关系……我們主張支持遭受侵略而为本國独立奋斗的民族……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恫嚇，而决計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那些試圖侵犯苏联边境的战争挑撥者的打击”^①。

苏联政府遵循这一政策，曾为建立反法西斯國際和平陣綫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它再三建議与西方民主國家共同行动來拯救埃塞俄比亚，拯救中國，拯救西班牙，拯救奧地利，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西欧的資本主义政府以及美國对任何这种和平陣綫和共同行动都不感兴趣。因此，苏联建議在法國願予帮助之下，苏联履

^① 見斯大林“苏联从社会主义到共產主义”1939年紐約版第7頁。

行苏捷互助协定，保衛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法國不同意。当希特勒將要進攻波蘭的时候，苏联會同样地建議保衛波蘭，但波蘭拒絕苏联軍隊过境。同时，苏联於1939年初試圖与英國談判訂立互助协定，但它的努力並無效果。（苏联这时已与法國、中國和其他12个国家簽訂了同样的公約）。蓄意制造德苏战争的保守党英國，並不需要这种协定，它与苏联作談判只是一种騙局。它派到莫斯科去的代表团沒有簽訂条約之权，代表团的領導是一位第三等的僱傭外交官，这个代表团只是來擺擺样子而已。

苏联政府一再警告英國，它的背信棄义的手段是不能容忍的。斯大林在3月10日声明了苏联决不能替英國火中取栗。李維諾夫、日丹諾夫和其他苏联領袖們差不多每星期都提出同样的警告，但是英國政府均置之不理。

最后，苏联看清了它正被英、法（美國也是一样）所出賣，因此在1939年8月24日，为自身和平打算，同德國簽訂了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約。關於这个条約，莫洛托夫曾說：“苏联之所以決定締結苏德互不侵犯条約，是因为它与英、法的軍隊談判已到了絕路……既無可能和它們締結互助协定，我們便不得不尋找其他可能性來保證和平並消除苏德間的战争危机”^①。苏联这一行动受到敌人的攻击。但是，日后的事变証明，苏联通过这个条約贏得了22个月喘息机会，这22个月在以后的第二次大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說苏联用这个条約帮助了希特勒乃是一个謊言。对希特勒來說，条約推迟了他的計劃，也即推迟了他对苏联的進犯。

在这以前，希特勒就制造着德、波大危机，1939年9月1日，他便把軍隊开進波蘭來解决这个危机。从侵略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就成了现实。

① 見莫洛托夫“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意義”1939年紐約版第6—7頁。

美國和战争

当战前德、日、意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侵略扩张主义发展之际，美帝国主义的总政策就是要把战争的矛头导向苏联，虽然在资本家内部还存在着某些分歧。这说明了美国政府为什么对希特勒“姑息”，也说明了它为什么同意慕尼黑的出卖。但德国与西方的战争真正开始后，早在经济大危机（参看第二十三章）及战前的年代中多少已明显表现了的美国家产阶级内部分裂就更加明显了。罗斯福集团采取了与英国合作的路线，而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则间接支持希特勒。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虽然有这些分歧，骨子里的目标却是使苏、德、日因战争而削弱，使大英帝国因战争而更加涣散，这样来取得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

罗斯福所以在1933年11月16日承认了苏联，主要动机大概是想和苏联开展广泛的贸易，从而应付经济危机。但是在战前的危机年代中，他始终拒绝苏联屡次提出的建立国际集体安全制的建议，把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进展着的法西斯国家的镰刀下面挽救出来，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罗斯福显然也并不想转移希特勒对东方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威脅。

欧战爆发后，罗斯福政府采取了与英国作非正式同盟的路线（它设法控制这种结合）。这种亲英政策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112亿美元国外投资中至少有42%在不列颠帝国境内。除了在不列颠帝国境内的这一大笔资财之外，罗斯福还考虑到好战的德一意一日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兴起将严重威脅美帝国主义在欧洲、远东及拉丁美洲的地位。为了解除这种威脅，他就极力促进美国的武装。他采取了与英、法积极合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从最初阶段的“援助英国”及“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一直发展到“战争以外的一切支援方式”而最后到参战。

罗斯福的反对派，即由大资本家支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拒绝了罗斯福的亲英政策，采取了相当于支持亲德的路线。

这个充滿法西斯思想的反对派相信美國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來在法西斯世界里維持自己的地位，因此贊成欧洲的法西斯得到部分勝利或者战争造成僵局。他們計劃的目标是德國和苏联之間的消耗，而資本主义國家則多少給德國以支持。他們同时也盼望不列顛帝國的日趨瓦解。但是，日本帝國主义在中國的進展驚动了反罗斯福派，因为这种進展危害着他們所選定的在远东進行帝國主义擴張的地盤，於是他們贊成全面对日作战。对軸心國家的公开支持，那怕是有限度的，都由於羣众的强烈的反法西斯和要求和平的情緒成为不可能，因此反罗斯福派就对欧洲採取了“孤立主义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暗中支持希特勒，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英援助和美苏合作。

美國一切法西斯力量好像被磁石吸引，奔向这个反对派。这些力量是赫斯特分子、考夫林分子、溫路德分子、史密斯分子、三K党徒、那些企圖由巴特勒將軍組織50万退伍軍人進軍華盛頓的華爾街人物、德籍美國人同盟、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集团等等。“布克赫德博士在1936年列举了美國119个親法西斯組織，他估計这种团体大概共有250多个，至少同500万人有联系”^①。1938年6月，以戴依斯为首的所謂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宣告成立，开始親法西斯的思想管制活动。美國的法西斯危机达到了战前几年的空前高度。

共產党同親希特勒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的偽“孤立主义”發生激烈斗争。党積極支持罗斯福政府的內政改革，同时也反对它的親英路綫。党为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坚决主張維持世界和平的唯一道路必須建立在苏联所建議的國際集体安全基礎上。党的主要口号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國主义战争。党宣称“使世界避免战争來使美國避免战争！”社会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激烈仇視苏联，实际上都投進了反动的“孤立主义者”陣营。

^① 見梅吉尔、斯蒂文斯合著“法西斯主义危机”1938年紐約版第280頁。

美國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

在这生死关头的战前年代里，美國人民中的工人和其他民主階層絕大多数都反对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欧洲那样明顯的类型。可是对于那用民主和平伪装做掩飾的狡猾的美國法西斯主义，他們的判断就不能經常准确。他們願意帮助那些遭受法西斯國家进攻和被征服的各國人民，但是他們的团体一般水平都不够高，不知道要求建立世界集体安全制來遏制和击败侵略者。他們大部份是孤立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他們無条件地反对战争。

美國劳工联合会一貫在工人中培养保守的資產階級思想，在1938年代表大会上却斥責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可是决定給臭名昭著的戴依斯委员会以“一切可能的协助”。大会否決了沃尔和福萊企圖申斥新政为“社会主义”的提案。但是它却拒絕了奧康腦和平法和“‘隔离侵略者’的政策”。大会贊成抵制德國和日本。1938年11月產会在匹茲堡召开第一次建立組織大会，在刘易斯的領導下，特别是在共產党人的影响下，热烈支持新政和集体安全政策。^①

站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前列的还有黑人。1937年5月，全國黑人大会在費拉特尔費亞召开第二屆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包括1,200个代表的廣泛的統一战綫运动，在会上發言的有瓦尔特·怀特（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菲利普·莫萊、諾尔曼·托馬斯、特·杰·肯尼迪（美國联合煤礦工人工会）这样的人物。共產党是大会的原动力。这个組織在每一个反法西斯、爭取和平运动中都是一支力量，在爭取黑人特殊經濟和政治要求的斗争中也是一支力量。南方黑人青年大会从全國黑人大会誕生，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主張集体安全，在南方黑人中起着相当大的影响。

^① 見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美國劳工实况”第五卷1941年紐約版第134頁。

在这个时期中黑人生活及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是1938年11月南方人类福利会议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成立。这个会议获得了罗斯福政府的支持，后者曾称南方为“美国经济问题中的首要问题”。1,250个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其中很多是南方最杰出的开明和劳工人物。这个团体有共产党正式代表参加，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团体的主席是弗蘭克·格蘭姆博士，領導机构是理事会，有15个理事，其中之一是約翰·普·戴維斯，他是屬於全國黑人大会的。成立大会制定的綱領，为黑人要求职业、公民权利及联邦教育，激烈反对暴徒殘殺和其他对黑人的迫害。在以后数年中，南方人类福利会议成了反对南方頑固保守分子的一支可觀的力量。^①

代表美国大部分有組織青年的美国青年大会，在战前曾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大会一般地采取了反法西斯主义、支持集体安全的進步立場。天主教徒、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行动沒有能阻止大会采取这种立場，这班人在大会里的唯一目的是不惜毀滅这个組織來削弱共产党的影响。1939年7月，美国青年大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为了擺脫对大会的共產主义的指責，通过了失策的決議，說反对一切独裁，不管是“共產主义的、法西斯的、納粹的，等等”。大会進行許多羣众活动，有一次是組織了全國35个青年团体和青年服务机构到華盛頓請願，“要求职业、保健和教育”。1938年8月，第二屆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在紐約的普格普西召开，参加的有53个國家的代表，代表4,000万青年。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共產主义青年团都起了積極的領導作用。

这个时期中在击退日益高漲的反民主反和平威脅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統一战綫組織之一就是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它的全國主席是哈里·弗·華德博士。它是1933年9月29日在紐約成立的。1937年11月匹茲堡代表大会后，同盟改称美国爭取和平民

① 見1939年1月“共产党人”罗伯特·霍尔文。

主同盟。共产党参加前者而没有参加后者。但它在两者中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统一战线组织，进行一般的争取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斗争、争取黑人权利、争取民主以及争取集体安全。妇女在这个组织中非常活跃，正如在其他反法西斯反战组织中一样。同盟每年召开年会，每次有代表 2,000 至 3,500 人，代表着 400 万人之多。在这些集会上有很大的黑人、青年和工会代表团。例如，代表了整个劳工组织 30% 的代表出席了 1937 年的代表大会，这些组织有的表示支持，有的直接派遣代表。同盟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是一个重大力量。

1938年的选举

1938年的期中^①选举是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当时经济情况很坏，1937年的周期性危机又一次使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新政改革的缺陷，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至少有 1,000 万工人失了业，但资本家的利润却在激增。凯恩斯的“经济打气”的政策显然是失败了。虽然罗斯福发给工业方面及“提高工人购买力”的巨额津贴已使国债增加了 160 亿元，但是这些津贴仍然不能消除“特种的萧条”。只是因为战争光临造成了庞大军火生产才把萧条消除了。

产会所发起的组织运动和罢工大大地激怒了大雇主，他们恶毒地攻击罗斯福和新政。同时他们又大事吹嘘，答应进行一连串改革来对抗罗斯福的措施。有组织的劳工在选举运动里分裂得很厉害。劳联反动分子尽力设法毁灭产会，同时他们又谴责有许多劳联人物参加的劳工无党派同盟，说那“是重复了劳联的不分党派政策，正如产会重复了劳联一样”。

共产党展开了有力的竞选运动。它争取成立包括所有进步分子的民主战线。党集中火力反对反动派，同时也批评罗斯福的政

^① “期中” (Mid-term) 指两国总统选举之间。期中选举只改选国会。——译者

策，不过批評得很不充分。党在許多地方推举了自己的候选人，但它同时亦支持民主党及其他候选人名單上的“進步分子”，其中有些是共和党人。党積極鼓吹奧康腦和平法案（众院第 527 議案），这个法案是为实施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諾言而拟訂的。党的中心口号是“職業、安全、民主与和平”。

共和党在选举中收獲最大。他們在众院獲得 97 个新席位，在参院獲得了 8 个，而且还獲得了很多州長位置。虽然國會兩院名义上仍然是民主党人占多数，但实际上却为共和党与民主党保守派联盟所統治。因此，在 1939 年的國會中，反动势力对新政大肆破坏，它們降低了工程促進局的工資，削減了有錢人的捐稅，大量撥款給戴依斯委員會，支持各种取締煽动^①和虐待外國出生者的措施，並且拒絕修改中立法，也就是阻止美國与其他國家採取共同行动以防止战争。

然而，在这次基本上是反动的选举中也有一些有利的副產品，这就是加利福尼亞州新近当选的新政派州長奧尔遜釋放了湯姆·蒙尼(1939年1月7日)和華倫·克·比林斯(1939年10月)。被 22 年監獄生活毀坏了健康的蒙尼並沒有活多久，他於 1942 年 3 月 6 日逝世。他是共產党的热烈同情者。麥克納馬拉案中的馬特·施密特亦於 1939 年 8 月被假釋，但英勇的麥克納馬拉本人后來还是以共產黨員的資格死在監獄里，1941 年 3 月 8 日他在福尔森監獄逝世；服刑共計 29 年。斯科茲保羅案中的四个人亦於 1937 年 1 月 24 日被釋，但尚有五人仍留在獄中。雷·伯克也於 1939 年 9 月被釋^②，他是 1919 年被囚禁於遜特拉利亞監獄中的“世界產業工人”中的最后一个人。

① 美國中央和地方議會常常以取締煽動叛乱为借口，制訂許多限制工人运动和入权的法律。——譯者

② 見美國勞工研究协会“美國勞工实况”第五卷第 212 頁。

共产党的成长

在这里所提及的战前几年中，亦即工人階級迅速地組織起來的几年中，共产党有了切实的進展。正如我們已經所說过的，这种進展是在白劳德日益忽視建党机会甚至反对这种工作的不利情况下獲得的。1938年5月在紐約举行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时，登記的党员有75,000人，共青团員有20,000人。也就是說在兩年中前者增加了35,000人，后者增加了10,000人。这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决定於1938年1月1日在旧金山創辦“人民世界报”，於1938年2月12日在芝加哥創辦“中西部日报”^①。

党的進展是以基本上健全的政治綱領为基础的，虽然犯过許多个别的錯誤，其中一些重要的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党領導了爭取工人經濟利益、爭取組織工人加入工会、爭取黑人权利、爭取实现青年和妇女的要求的英勇斗争，特别是領導了反对日益增長的法西斯和战争的威脅的斗争。在上述各方面党均發揮了它的首創性和領導作用。党之積極地参加共產國際使党在發展正确政治路綫上獲得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在那里它得到世界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商榷的好处。这几年中对党特別有帮助的是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联共党史”，以及季米特洛夫的著作。“联共党史”尤其是一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百科全書，有無比的教育价值。它不僅叙述了偉大的俄國革命歷史，並且叙述了列寧的不断發展着的理論事業。它里面有关於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優良的解說。

在这几年中，使党的影响不断擴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党的統一戰綫政策，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党员数目和选票数目的范围。党學習着如何在羣众日常的迫切問題的斗争中团结和領導他們。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強調的这种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現就是

^① “中西部日报”於1939年11月13日后改为週刊，1940年3月2日停刊。

向天主教工人“伸出手來”。這同全世界共產黨人反對天主教教權機構的路綫相符合，那便是反對教權機構依仗對宗教的控制來動員廣大信徒參加反動陣營。

共產黨人同天主教工人的基本經濟和政治利益當然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法國、意大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德、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成千萬的天主教徒加入了共產黨及共產黨所領導的職工會，這就充分証明了共產黨人和天主教工人的友誼合作是可以做到的。美國共產黨人在產會及其他工會中，亦始終以最合作的精神同天主教工人一道工作。

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另一個非常重大的發展就是宣佈了“民主陣綫”政策。以前，從1935年起，黨認為農工黨是美國人民陣綫的具體形式。當民主黨內羅斯福派有強烈的左轉趨勢時，人民陣綫的概念就擴大到包括這些民主黨分子，其他有美國勞工黨、明尼蘇達農工黨、華盛頓民主政治聯盟、各工會、全國黑人大會、美國青年大會等等團體。黨代表大會的主要決議說：這個“民主陣綫”“在我國當前情況下代表着展開一個反對反動和法西斯主義的真正人民陣綫的開端”。這就是後來所謂羅斯福聯合的基本內容。

民主陣綫的政策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後來白勞德把它作了極大的歪曲，才產生了罪惡的修正主義政策。白勞德擯斥勞工獨立的路綫而主張追隨羅斯福的領導；使階級鬥爭服從羅斯福政策；拒絕建立工人、黑人、勞動農民及貧困的城市中間階級的鞏固聯盟；不去增強勞工的影響來逐漸取得羅斯福聯合中的領導權；否定共產黨的獨立政策及先鋒隊作用，忽視建黨；在黨的羣眾工作中逐漸沖淡和取消馬克思主義思想。

第二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初期

(1939—194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 1929 至 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一样，显示了日益加深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它是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结构内帝国主义矛盾的大爆发。这个战争是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重新分割世界，争夺世界市场、资源、土地及人民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战争也就是各大国的反动大资本家一种企图，那便是毁灭民主和社会主义，建立法西斯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工人将成为做工的机器。德、日、意帝国主义是主要的侵略者，它们在自己国家中消灭了民主后，就无耻地着手征服世界从而直接发动了战争。但是通过政府对法西斯国家采取了绥靖政策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者亦担负了一大部份战罪。资本主义战争罪犯在战争中造成了至少 5,000 万人的死亡，使群众受尽苦难，并毁坏了 40,000 亿美元的财富。^①

然而战争从开始起亦包含了深厚的人民运动内容。这就是民主群众的斗争，他们反对轴心法西斯帝国主义奴役的自卫的战斗。就是这种不断增长着的各族人民的反奴役斗争，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打上了人民战争、正义战争的烙印。斯大林指出战斗起源于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阵营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接着说明这个战争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的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目标之一是恢复民主的自由权利。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战争，只

^① 见美国劳工研究协会“经济札记”1951年10月号。

能加強——並且确实是加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性質”^① 隨着這個偉大的戰爭的發展，各國人民奮不顧身同世界上空前的血腥恐怖暴政進行鬥爭。他們為他們的公民權利、生活水準、工會、民族獨立及自己的生命進行鬥爭。

最初，在帝國主義佔優勢的戰爭初期，共產黨的政策號召保衛被侵略的人民（中國、西班牙、埃塞俄比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地區），防止擴大戰爭，爭取民主的和平。蘇聯的參戰把戰爭的性質、範圍和前景按照民主的方向大大地改變，於是共產黨就英勇地支持戰爭的進行，直到徹底擊敗法西斯敵人方才罷休。

假 戰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進攻波蘭，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階段。領導作戰的雙方都是帝國主義政府。希特勒強大的高度機械化部隊三個星期就粉碎了波蘭的抵抗，波蘭法西斯政府卑怯地逃出了國境而把國家棄置不顧。因此，希特勒迅速地把他的軍隊像扇子一樣展開，佈滿整個波蘭西部。這時，在希特勒部隊向前進展的情況下，蘇聯為了保衛自己，就接管了波蘭的東部，主要到達所謂寇松綫，這是多年前國際聯盟的一個委員會在討論蘇波邊界糾紛時認為恰當的分界綫。20年前在凡爾賽條約下強行自俄國分裂出去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革命人民也起來推翻他們的親納粹政府，並投票決定回返蘇聯。

波蘭淪陷後，所謂“假戰”就開始了。曾誓言保衛波蘭的英國和法國，對這個遭到侵略的國家絲毫不加以援助。這兩個大國對着這種不如意的形勢顯然目瞪口呆。幾年以來，它們一直“姑息”和培植希特勒的德國和它的武裝力量，滿以為這個巨大力量可以用來消滅可恨的蘇聯。但是現在，意外的事變卻使這些武裝力量轉過來向它們自己進行毀滅性的攻擊，蘇聯倒沒有受到損害。英

^① 見斯大林“爭取和平共處”1951年紐約版第8頁。

法美帝国主义完全是自作自受。他們弄成了“錯誤的战争”；現在他們必須將它轉变为反对苏联的“正确的战争”。这个惡毒的陰謀就是他們在此后六个月“假战”时期里的目标，在这个时期，敌对双方彼此都沒有採取軍事進攻。

希特勒有他自己的征服世界的战略。如果他能同西方國家講成滿意的价錢，他就会乐於同它們联合起來对苏联全面進攻，这就是赫斯飛往英國的动机，这也是戈培尔在整个战争中反复申說的。但是，有兩大障碍阻止达成这种協議，这就是西方列强的对抗性的帝国主义野心和它們的在共产党領導之下或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人階級的强大的反法西斯意志。此外，傲慢的希特勒相信德國有足够的力量打敗所有的帝国主义敌手和苏联。因此，他的战争計劃同他的西方资本主义敌手的战争計劃彼此直接冲突。他的战略目的是首先打掉英國、法國及其附庸國这些最脆弱的目标，然后再打敗苏联。他希望借此一举兩得，即既可取得西歐的生產能力，而又不用与英法分享他預期从苏联掠夺來的丰富战利品。至於击败苏联紅軍这件事，希特勒确信那只不过是强大德國陸軍的一点小雜务而已。

正当西方帝国主义在波蘭瓦解后拚命想把战争从他們自己身上移到苏联身上的时候，苏芬战争就於1939年11月30日爆發了。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芬蘭軍隊侵入了苏联國境，但实际上这是英法的一种挑畔，它們企圖联合武裝了的资本主义世界來發動瘋狂的反对苏联的反共十字軍战争。芬蘭是英國武裝的，芬蘭在苏联边境著名的堡壘，都是英國工程师所建筑的。掌握芬蘭政府的是以前沙皇的一个將軍“屠夫”曼納漢为首的典型法西斯集团，他們得到了最卑鄙的社会民主党領袖們的支持，这些人也都与希特勒相勾結。

苏芬战争至1940年3月12日結束。苏联粉碎了“攻不破的”曼納漢防綫后，当天就同芬蘭达成公平和民主的媾和。在战争進行时期內，英國、法國、斯堪的那維亞以及美國都掀起了最瘋狂的

反苏运动。法西斯芬蘭被形容成一个被凌辱的民主國家，而苏联却被当作“侵略者”而被开除出國際联盟。無線电廣播着臆造的芬軍功績。英法等國都征集了反苏志願武裝部隊。在美國，親芬煽动猖獗，罗斯福譴責了俄國並撥給芬蘭1,000万美元貸款，反动派及思想混乱的自由主义分子則叫囂对苏联進行全面战争。但是以后的發展却使芬蘭的西方世界的朋友們难堪，因为“民主”的芬蘭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軸心國一边作战，这終於徹底暴露了它的法西斯本色。

正如上面所已指出，希特勒有他自己的作战計劃，这种計劃却不是以与西方資本主义國家合作为基础的。当他全部准备就緒后，他就向西方國家發动了摧毁性的進攻。1940年4月9日他的軍隊侵入了丹麥和挪威，几天內就結果了这两个國家。到同年5月28日，“元首”的軍隊粉碎了“不可战胜”的法國陸軍，强迫低地國家^①退出了战争，並且在法國的敦刻尔克把英國軍隊赶下了海。西欧各資本主义國家的統治階級及軍隊將領充滿了法西斯主义，他們的政府無恥地背叛了人民而在納粹德國的進攻下潰不成軍。

美國人对战争的反应

美國人民固然非常同情那些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人民，但他們也剧烈地反对美國加入战争。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間的若干次盖洛普民意測驗指出，96%以上的美國人民反对美國参战。^②所有的羣众性組織都反应了这种普遍的反战情緒。劳联在1939年10月代表大会上宣佈：“至於我們的國家，我們要求它不卷入欧洲的冲突，無論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应当保持中立”。在同时召开的產会代表大会也採取了同样的立場，声明“劳工不要战争，也不要担任战争的任何部份”^③。

① 低地國家指荷蘭和比利时。——譯者

② 見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美國劳工实况”第五卷第57頁。

③ 見產業組織大会“產会和战争”1939年華盛頓版。

三个最大的農民团体——美國農村联合会、全國農会及全國農民协会——在1939年11月間各自的代表大會上抗議當時龐大的軍事費用，反對美國參加戰爭。美國爭取和平與民主同盟、全國黑人大会、美國青年大会、美國作家同盟、南方人類福利大会等这一類統一戰綫的組織，也紛紛正式表示反對美國參戰。因此，羅斯福在波蘭被侵犯的兩天後宣佈美國對戰爭將保持中立態度時，他無疑地得到了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

美國強大的親法西斯分子對戰爭也採取了所謂中立的態度。但是這是一種薄弱的中立。實際上他們的方針是要阻止美國人民以任何形式援助歐洲及亞洲被侵略的國家，而同時他們自己則給法西斯侵略者以一切可能的援助。為此，他們就有計劃地培養和利用人民中強烈的和傳統的孤立主義情緒。

共產黨對戰爭的態度

在希特勒進攻波蘭因而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一天，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正在芝加哥召開擴大會議，慶祝黨於該城成立的20周年紀念。全國委員會通過總書記的報告說明對戰爭的看法：“美國政府不能偏袒直接造成侵略波蘭的敵對的帝國主義的任何一方。但是它能夠而且必須為和平，為波蘭的民族獨立，為防止慕尼黑新出賣的實現的和平政策來同蘇聯一起進行干涉。”^① 這個立場是不明確的。

1939年9月18日，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發表了一個對戰爭問題的正式聲明。^② 聲明說：“在歐洲爆發的戰爭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一切交戰國中當權的資本家和地主階級對戰爭都應負同樣的責任。因此，工人不能支持這種戰爭。這不是反對法西斯的戰爭，不是保護弱小國家免除侵略的戰爭，不是具有任何正義戰爭

① 見白勞德“團結起來爭取和平與民主”1939年紐約版第20頁。

② 見1939年10月“共產黨人”。

性質的戰爭，不是工人能够或者應該支持的戰爭。這是敵對的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黨號召“給中國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反法西斯及爭取自由與民族獨立的鬥爭以最大的支持”。它敦促組織“工人、勞動農民及中產階級的民主聯盟來反對大企業家和帝國主義戰爭製造者”。它聲明將為“保障並改進生活水準、民主自由以及組織和罷工的权利”而鬥爭。它號召支持“蘇聯——社會主義民主的、進步的、和平的和民族解放的國家——的和平政策”。它的中心口號是：“保住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

在帝國主義操縱着戰爭的初期階段，黨的反戰立場是和全世界共產黨的立場相符合的。11月7日是俄國革命21周年紀念日，這時西方盟國作戰軍隊的政治領導權仍然握在英法帝國主義手里，共產國際在這天對戰爭問題發表宣言，題目是“把和平給人民”。共產國際指出戰爭的性質是“一個非正義的、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它是英、法、德統治集團為了爭奪世界霸權而發動的戰爭”。宣言稱：“資產階級所以發動這個戰爭是由於他們陷入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企圖用新的戰爭來解決這些矛盾。”“如果沒有各國社會民主黨上層領袖的叛變性援助”，資產階級是不會開始或發動這次戰爭的。“工人階級不能支持這樣的戰爭”。聲明宣佈“打倒帝國主義戰爭”，並號召無產階級一面維護自己的生活水平、團體和自由，同時還要“要求立即停止掠奪性的、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戰爭”^①。

共產黨的政策不是孤立主義的或中立的政策，而是活躍的鬥爭政策，它要求保衛各被征服的人民的權利，防止戰爭的擴大，並且使戰爭儘快獲得民主的結束。美國共產黨在戰爭初期（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的鬥爭就是遵循這樣一個總路線的。

在這個時期內，共產黨所支持的許多和平活動之一就是美國和平動員會。這個團體是1940年8月31日在芝加哥的一個巨大的

^① 見1939年12月“共產黨人”。

統一戰綫代表大會上成立的，这个統一戰綫包括工会、青年組織、黑人团体、妇女俱乐部和友誼团体等。与会的有來自 39 个州的 6,000 名左右代表，他們代表的人数約有 1,200 万人。这个巨大的运动一方面是維護美國劳动羣众的經濟和政治权利，同时也反对進一步擴大战争，並且“爭取人民和平。爭取这样的和平，既不賠款，也不割地，而把和平的基礎建立在被征服國家和殖民地人民決定各自的命运的权利上面”^①。

罗斯福向战争迈进

虽然在战争开始时罗斯福总统保證美國將維持中立政策，但他馬上轉向支持西方國家反对柏林—羅馬—东京軸心。整套的立法和行政命令开始形成，内容包括征募大量武裝部隊，动員工業和工人从事軍事生產，筹借軍事費用，支援西方國家以及压制一切反战的力量。1940 年春，希特勒的軍隊开始推翻和击潰英、法和它們的盟國的腐朽政府和充滿法西斯思想的軍隊，这时罗斯福的战争綱領就更加明确。

1939 年 11 月 4 日，國會修正了 1937 年的中立法，后來象洪水般冲進英國的軍火，这时开始輸送。最初，这是按照所謂現款自运办法進行的，根据这种办法，西方盟國只要有錢就可以購買任何供应品。但是 15 个月以后，从 1941 年 3 月 11 日起，租借法代替了这个办法，这个法案授权总统独断处理美國战争物資。按照这个法律，总统有权提出他認為適當的財政条件要求别的國家承担，按照这种条件，总统可以把美國海軍和陸軍裝備的全部或一部分轉交别的國家，並且可以把新的國防生產交給这些國家处置。这种直接对盟國的援助还有一些补充措施，例如 1940 年 8 月 18 日同加拿大和 1940 年 9 月 2 日同英國訂立的防御条約，美英防御条約規定美國把 50 艘驅逐艦給英國，代价是美國取得从紐芬蘭到圭亞

^① 見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美國劳工实况”第五卷第 58 頁。

那英國各殖民地的一些基地的99年的租借權。1941年3月，美國通過70億美元的援英法案。^①

在工業方面的動員也在大力進行。美國這時成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為了稍事調整資本主義生產特有的混亂情況，政府就設立了以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納德遜為首的國防顧問委員會。這項措施失敗之後，總統又於1941年1月7日設立生產管理局，由納德遜和希爾曼兩人同任主席。5月27日，羅斯福宣布無限期的全國緊急狀態。同時還布置了緊張的宣傳來叫工人加快工作。這些湊合起來的努力的總結果是，生產開始上升。失業大量減少。戰爭使資本主義沒有別的方法能夠開動的工業運轉起來。1939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是886億元，1941年增加至1,205億美元。國會注瀉了鉅額撥款來支付上漲的生產和別的戰爭費用。這類撥款在1938年是931,500,000元，1941年飛升到82億元。

傳統的志願募兵制很快就被強迫性的原則所代替，這在美國和平時期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因而，羅斯福總統就於1940年9月16日簽署了“遴選訓練和服役”法，21歲到35歲的男子共計16,500,000人都有應征入伍的義務。大部分戰爭措施都是國會里極大的多數通過的，但是這一次在羣眾廣泛的反抗下，三分之一的議員投了反對票。

1940年的選舉

1940年的總統選舉，就是在這樣深謀遠慮的戰爭準備里舉行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是羅斯福，副總統候選人是農業部長華萊士。共和黨則挑選了威爾基和參議員查爾斯·麥克納里。一度為民主黨黨員的威爾基，是摩根的人，以前還是一個壟斷企業的“國民和南方公司”的首腦。作為“華爾街的自由主義分子”，他在許多內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看法都同羅斯福一樣。這樣的自由主義分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五卷第204頁。

子能同參議員塔夫脫競選而贏得共和黨的提名，說明了“孤立主義”的共和黨親希特勒派暫時失勢，因為希特勒軍隊當時正在耀武揚威風靡歐洲，警覺了廣大羣眾。

雖然共和黨的綱領是攻擊新政的，但是實質上，威爾基卻表示，如果當選，他將比羅斯福更加推行新政。在印第安納州厄爾伍德的一次演說中，威爾基絲毫不差地引用了羅斯福總統的話來說明他們在內政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共同立場。但是，當大選日快到的時候，威爾基察覺到如果他採取任何“我也這樣”的立場，那就不可能當選。因此他就嘩眾取寵，利用反動的反共偏見，宣稱羅斯福有“共產主義的傾向”，並且玩弄羣眾的和平情緒，揚言羅斯福正在把美國逼進戰爭。此外，他還猛烈攻擊羅斯福破壞兩任總統的傳統。

羅斯福向人們保證他不會把他們的兒子領進戰爭，順利當選了第三任總統。他獲得了38個州及449張選舉人票。威爾基僅獲10個州及82張選舉人票。但是羅斯福在1940年所獲得的多數卻比1936年少了許多，即從10,797,090票減到4,938,711票。

共產黨在1940年5月30日於紐約召開的第11次代表大會上，推舉了白勞德和詹姆斯·伍·福德為總統候選人。可是黨遭到各地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別的反動組織的許多阻擾，只在23個州里登上了選舉名單，在紐約、伊利諾、俄亥俄、印第安納、密蘇里和別的重要的州遭到各式各樣的理由的排斥，登不上名單。這是何以黨只得到46,251張這樣少的票的原因。黨的主要鬥爭口號是“保住美國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和“爭取人民的和平”。它同時也極力爭取實現黑人和青年的要求，維護民主權利，特別是保障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由於這時正在擴大的戰爭機器的貪得無厭，工人的生活水準便日益遭到破壞。

1940年大選的一個重要副產品就是劉易斯辭去了產會主席之職。劉易斯這時同羅斯福鬧翻了，他說羅斯福對工人的需要關心不夠，因此號召人民選舉威爾基。他說：“我認為羅斯福三任當

選將造成國家最大的災禍”^①。於是，劉易斯誓言如果威爾基落選，他就辭職，在1940年11月18日大西洋城的代表大會上他實踐了諾言，辭去了產會主席的職務。這樣，劉易斯就把工人引進兩黨制度陷阱的深處，而不採取獨立的政治路線。莫萊當選了產會的新主席。

在領導產會偉大的組織運動中，劉易斯對工人階級的確有所貢獻，這個運動使美國的基本的和托辣斯化的工業中的工人組織了起來。但是，作為一個勞工領袖，他最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為工人進行經濟鬥爭，一方面又去支持極端反動的共和黨。只是在羅斯福的頭兩次任期中他對共和黨畢生的忠誠才動搖了。在劉易斯辭職的時候，他在產會和廣大的勞聯工人中的威望是非常之高的。

對黨的迫害

在珍珠港事變之前這個時期內，好戰的反動派在“全國緊急狀態”的掩護下，對共產黨展開了猛烈的進攻。顯然這是得到羅斯福的認可的。在這些進攻中，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國際工人互助會領袖威廉·魏納和工人日報外事編輯哈里·甘尼斯於1939年10月及11月間被控違反護照條例而遭逮捕。白勞德在1941年3月被關進亞特蘭大監獄，他服了四年徒刑的一年之後，由於羣眾強大的壓力，羅斯福宣告把他釋放。魏納和甘尼斯則因病重而未受審判。

加利福尼亞州共產黨書記許奈德曼是美國的一個歸化公民，兩歲起就住在美國，1940年6月他的美國籍被取消了，理由是他在入籍前就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但是，美國最高法院於1942年的戰爭局勢下改變了下級法院的判決，說“黨在1927年希望

① 見杜勒斯“美國勞工”第322頁。

以和平及民主的手段达到目的”^①的这个结论的理由是站得住的。威尔基就是许奈德曼的律师。最高法院的意见书是由法官摩菲执笔的。

党的其他领袖也遭到检举。其中有几个由于拒绝交出党员名单而被戴依斯委员会诬以藐视罪。同时，西弗吉尼亚州共产党的州长竞选人惠勒，因替党的选举申请书征集签名而于1940年8月被判处15年徒刑。同在这个月，18名工人按照惯例进行竞选活动在俄克拉何马州被捕，罪名是违反了本州的工团主义取缔法，每人勒交保金十万元。鲁·伍德和阿·萧各判了十年徒刑，但不久即被释放。

在这一时期内通过的许多恶毒法律之一就是臭名远扬的1940年6月22日的史密斯法。这个法案就是党目前(1952年)被检举的根据，它对所谓“教导和鼓吹用强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和共同策划这种行动的罪行判处兇恶的刑期。但是，这个法案在1940年的主要迫害作用，是强迫360万没有取得公民资格的外国出生的人履行希特勒式的按手印和登记。

另一恶毒的立法就是戴依斯委员会众议员伍里斯所创议的伍里斯法。该法于1940年经总统签署。这项反动法律剥夺了共产党参加国际组织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许多经济、政治、科学、工业、教育和宗教组织世代以来所享有的。为了对付这一打击，党于1940年11月16日至17日在纽约召开了特别代表大会。大会一方面重申“我党坚决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且决定为废除伍里斯法而斗争，另一方面宣布：“为了免除所谓伍里斯法的条文的应用，美国共产党由它的代表大会当场解除党对共产国际和一切美国境外任何性质的团体在组织上的联系。”这次退出的行动打消了司法部预计的对共产党的检举，检举的目的是使党陷于非法和破裂，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党并没有放弃它的国际主义

^① 见美国保护外国出生者委员会“许奈德曼案”，1943年纽约版第26页。

立場。

按照新近通过的史密斯法，党在1940年的代表大会上接受了白劳德的建議，錯誤地在党章中規定黨員必須是美國公民。这就使党損失了約4,000名黨員，大大地削弱了党在外國出生的羣众里的影响。1944年的党代表大会取消了这条規定。这次大会同时也將入党年令从21歲降到18歲。

美國至上委員會

包含美國至上委員會的这种險惡运动，在美國有史以來最接近於一个一般的法西斯政党。它的路綫就是大家熟悉的“孤立主义”。它用丰富动人的和平詞句做掩护，在美國培植各式各样的反动势力並且对法西斯軸心國進行一切可能的援助。美國至上委員會同1936年总统競选中產生它的前身的美國自由同盟比起來，确实是法西斯化得多。

美國至上委員會是1940年春在耶魯大学成立的，發起人是24歲的法律系学生司圖尔特。委員會傳布得很快，由伍德將軍接手办理，他是西尔斯—罗巴克郵購百貨公司的首腦和芝加哥論壇报帮派的一員。这个运动財源茂盛，大量捐助的有亨利·福特、勒·罗森瓦尔德、埃·普·韋尔、罗伯特·姆·麥考密克、特·恩·麥克卡特等人，与之有关的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中有惠勒、奈伊、洛奇参議員等，以及休·斯·約翰遜、亞摩斯·宾却特、菲利普·拉弗勒特、爱德華·李肯貝克、約翰·特·弗林、加塞林·刘易斯等人。它吸引了許多糊塗的自由主义分子，其中包含契斯特·鮑尔斯，他后来是美國人民主行动协会的領袖。劳联的第一副会長威廉·赫奇遜也是該会會員，諾尔曼·托馬斯也在1941年3月这个会在紐約召开的羣众大会上講話。^① 天主教教权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影响也是看得出的。美國所有的法西斯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同这个委員

^① 見奧尼尔、威爾納合著“美國的共產主义”第292頁。

會有联系。被羅斯福稱為“銅頭蛇”的著名飛行家林白是該會主要的發言人。該會的總部設于芝加哥。

美國至上委員會的一個附屬機構是制止對外戰爭委員會。這是由臭名遠揚的法西斯分子麥爾溫·克·哈特、維恩·馬歇爾、格·特·艾格頓之流所把持的。這個組織在美國至上運動中所擔任的特殊任務是宣傳惡毒的反猶太主義。共產黨對美國至上委員會及其一切活動展開了全面的鬥爭。

美國至上委員會利用人民強烈的和平情緒，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個號稱有1,500萬人參加的全國性的組織。^①它擁有一個龐大的宣傳機構，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許許多多的鄰里的公開會所。支持這個運動者的目的是想使它凝結一個政治組織來支援共和黨。但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整個廣泛的運動就突然垮了台。在人民的戰爭精神蓬勃發展的情況下，美國至上委員會只好馬上解散。

希特勒走向災難

現在讓我們回頭來談戰爭本身。希特勒在敦刻爾克把英國人趕下海以後，下一個戰略部署顯然就是占領不列顛羣島了。羣島大部分沒有防禦。漢森·吳·鮑德溫說：“1940年夏天，英國能用來對付德國侵略者的軍隊還不到一個裝備齊全的師”^②。英國的空軍和海軍同樣也很弱，不足以打退敵人的進犯。但是希特勒不敢冒險攫取這個近在目前的撩人的戰利品。這主要是由於他害怕兩條戰綫的戰爭，他害怕在他東面後方的紅軍。那時的實際情況是，希特勒的恐懼是這樣厲害，以致他把四分之三的軍隊留在東歐來防備蘇聯。說皇家空軍在“不列顛戰役”中拯救了英國乃是無稽之談。

① 見1942年6月“美國信使”約翰·卡爾遜文。

② 見1945年5月14日“紐約時報”。

1940年，希特勒本可以拿下英國，但是却未动手，而且相反地他不得不把注意力急迫轉到巴尔干地区，这尤其是在紅軍占領旧俄罗斯的比薩拉比亞省之后。因此，在以后的几个月內，希特勒主要对东方做功夫，把保加利亞拖進战争，用武力击潰了南斯拉夫、希臘和阿尔巴尼亞，用其他方法把巴尔干控制起來。他認為在下一个时期內英國不会在他的后方起什么危險作用，因此就用他的大部分力量來打击苏联。希特勒感覺到，要征服欧洲和突破一条路來达到他的征服亞洲和非洲的美滿前景，就不能不粉碎苏联。因此他就在1941年6月22日冷酷地破坏同苏联訂立的互不侵犯条約，突然派遣他的隊伍冲進苏联边境。希特勒採取了致命的步驟。这一步驟改变了整个战争的進程，这是納粹德國和它的强盜同盟的窮途末路的开端。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

(1941—1945)

希特勒以為擊敗蘇聯是件比較容易的事，而資產階級的軍事專家們則幾乎異口同聲地同意他的看法。^①他們以為這最多只需要幾個星期。這些人被自己的反蘇謊言宣傳麻醉了。他們相信俄國的經濟制度脆弱腐敗，蘇聯人民是一些心懷忿懣的奴隸，只要得到武裝就會起來反抗，他們相信那些最好的紅軍軍官已被整肅，現在的紅軍只不過是第三流的軍事組織。所以他們都等待着希特勒趕快砍碎他們想像中的不中用的蘇聯。但是，美國共產黨始終毫不動搖地相信強大及健全的年青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抵擋沒落的資本主義的任何進犯的力量。

蘇聯的實際情況與仇視蘇聯的職業宣傳家們長期在資本主義世界所散佈的各種離奇謊言根本是兩回事。在經濟方面，這個國家在過去的15年中獲得了驚人的發展，並成了歐洲第一位工業國家。蘇聯紅軍預料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會向蘇聯進攻，所以在力量與效率上也早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的確，以後的事實都証明了在紀律和戰鬥精神方面紅軍是世界上最有效能的軍隊。至於說到人民的敵愾心，那更是無可倫比。他們深以他們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自豪，並準備以生命來保衛它。20世紀30年代中蘇維埃國家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屠哈契夫斯基—布哈林破壞分

① 美國所有的軍事專家中只有馬克斯·威爾納說蘇聯有戰勝的希望，只有塞基·古納柯夫上尉曾預言紅軍的勝利。

子及反革命分子的審判，不但沒有像資本主義領袖們所想像那樣削弱了蘇聯，相反地却大大地加強了它的力量。這些審判徹底剷除了萌芽中的第五縱隊，从而使希特勒喪失了他曾寄予莫大期望的一件最厲害的武器。

德國大攻勢

1941年6月22日德國軍隊侵越蘇聯邊界，希特勒對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使用了強大的力量。支持他的不僅有德國和意大利龐大的軍隊及工業，並且還有大量的附庸國家和被征服的國家的工廠和人力，這些國家合起來實際上等於整個歐洲，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丹麥、西班牙、奧地利、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盧森堡、希臘、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他同時還控制了“中立”國瑞典和瑞士的生產力。除了希特勒的軍隊在人力、工業生產及其他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蘇聯，所缺的只是革命戰鬥精神 and 社會主義組織這樣的主要因素。

希特勒“閃電”式的大進攻迅速地深入了蘇聯。伴着他的“無敵”陸軍前進的曲調，是俄羅斯的敗仗和成百萬紅軍被殲被俘的這種荒唐故事。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耳軟的人們都很快聽信了這些由納粹宣傳機構發佈的謊言，因為他們每天都預期着蘇維埃政府的徹底崩潰。但是，現實的形勢又一次與戈培爾之流替資本主義世界所描繪的圖畫大不相同。德國陸軍以非常大的代價向前推進，紅軍在退往蘇聯主要的基地時都使德國陸軍付出了驚人的傷亡。8月11日，離大進攻開始後僅僅六個星期，哈爾德將軍就在警告希特勒，說他們“對俄羅斯巨人作了致命的過低估計”，並且說“德國已經調用最後的後備力量作最後的拚死掙扎，來使戰綫不致凍結成為陣地戰。”^①

蘇聯的大退却有多少是屬於預定的戰略，又有多少是出於迫

^① 見1948年12月14日“紐約時報”。

不得已，這尚有待蘇聯軍事歷史家來論述。但資產階級軍事評論家堅稱納粹的進犯在戰略上完全是出乎蘇聯政府“意料之外”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紅軍在能夠把它的真正力量動員起來之前就被消滅了。

德國軍隊在9月8日包圍了列寧格勒，10月3日，狂妄自大的希特勒就向世界高叫俄國被打敗了，“永遠不會再起來了”。11月12日，德國人到达了莫斯科的大門，可是，希特勒的軍隊却被阻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了，逼得進行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可怕的冬季鬥爭。100年前不可屈服的俄羅斯人民給拿破崙軍團的教訓，這時希特勒的軍隊嘗到了三倍的滋味。

日本襲擊珍珠港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受到希特勒在歐洲的勝利所鼓舞，也認定大力打擊它的傳統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時機到來了。因此，它就對珍珠港下手。1941年12月7日——美國歷史上最悲慘的日子之一——的清晨，日本人派了105架飛機俯瞰毫不戒備的、酣眠的防軍。“這是如此地出乎意料，美國的飛機大部份均在地面上被炸燬，於是美國艦隊只好聽任背信棄義的敵人任意攻擊。港內的86艘美國船隻中有19艘被擊中要害，5艘戰鬥艦有的被擊沉、有的失去了戰鬥力，人員的傷亡、失蹤則達4,575名……如果當時日本人帶來部隊實行登陸，他們可以輕易拿下整個夏威夷羣島”^①。

這樁滔天大罪是在美、日和平談判的期間犯下的，因此更加令人憤慨，引起了美國人民的極度震驚和惱怒。次日，國會宣佈美國同日本處在戰爭狀態。12月11日，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共同向美國宣戰。美國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是這時它的海軍殘廢了。那些聽任珍珠港遭受野蠻襲擊事件的美國軍官犯了刑事性的疏忽罪，可是始終未受任何懲罰。兩個最高級的負責人，吳·克·蕭特將

^① 見約翰·希克斯“美國民主簡史”1943年波斯頓版第581頁。

軍和赫·埃·凱米爾海軍上將辭職獲准，支取全部的退休俸，整個可恥事件終於沉寂下去。“偉大”的麥克阿瑟將軍亦同樣有罪，因為儘管華盛頓方面事先已再三警告，而他的飛機却同時在馬尼拉地面上被日本人全部炸燬。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發動了侵略性的擴張主義的攻勢。在五個月中它的軍隊佔領了菲律賓、威克島、關島、香港、新加坡、泰國、緬甸、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及中國的大塊土地，並且威脅印度。幾乎一夜之間日本就建立了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並擁有了數量龐大的人力與自然資源。

蘇聯向勝利邁進

對困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城下的德國人來說，1941年的冬天是災難重重的一個冬天。然而，在1942年的春天，希特勒安排好了另一次攻勢，目標是工業城斯大林格勒及高加索的油田，其目的是想最後包圍莫斯科和擊潰蘇聯。但是這個龐大的計劃卻斷送了希特勒。他欲打下斯大林格勒的妄想破滅了，他的部隊在1942年8月到達了斯大林格勒，在五個月中，差不多有100萬人被困於無望的掙扎中。1943年1月31日，被戰敗、包圍並孤立的納粹元帥鮑盧斯率領了20萬士兵和16個將軍向紅軍投降。這就是德國第六軍的40萬人所剩下的全部人員。斯大林格勒英勇的保衛戰是世界歷史上最具有決定性的戰役。它摧毀了德國陸軍，結束了希特勒征服世界之美夢。

全世界都贊頌俄國人的偉大戰鬥。甚至反動的麥克阿瑟將軍，遠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前，就不得不承認：“目前的世界形勢說明文明的希望就寄托在勇敢的俄羅斯軍隊的名貴旗幟之下。我生平不但參加過好幾次戰爭，還見到過好多別的戰爭，並且仔細研究過傑出的前輩將領的戰役。但是我從未見過如此有效地抵住一個所向披靡的敵人的最沉重的打擊，並且接着對這個敵人進行粉碎性的反攻，把他趕回自己的老家去。這種努力，它的規模，它的雄

偉局面都指出它是歷代最偉大的軍事成就”^①。

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紅軍展開了接連不斷的攻勢，開始把德國、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西班牙六國聯軍趕出俄國，予以災難性的打擊。在緊接着的兩年中，世界各地報紙幾乎每天都報導着向前推進中的紅軍的偉大勝利。1943年2月16日紅軍收復了哈爾科夫；11月6日收復了基輔；11月26日解放了哥麥爾。1944年4月10日，紅軍收復了敖德薩；5月9日收復了塞瓦斯托波爾；6月4日它越過了波蘭國境。從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常勝”的納粹陸軍被“潰敗”的紅軍整整趕過了半個歐洲。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以無限欣喜的心情歡呼蘇聯軍隊的勝利進軍。

1944年6月6日，美國和英國在法國开辟了西綫戰場，這是它們早就承擔了的，納粹政權的末日的疼痛也就來到了。8月25日巴黎獲得了解放，9月11日英—美—加的軍隊越過了德國邊界。1945年1月17日，俄國人佔領了華沙，2月7日他們抵達了柏林防綫。4月25日美國和蘇聯的軍隊在易北河上會師；5月2日俄國人攻克了柏林；5月7日德國就無條件投降了。羅斯福總統是在4月12日逝世的，離最後勝利不到一個月。

斯大林是俄國革命戰爭以來就具有豐富經驗的戰士；他每天親自指導着蘇聯人民及紅軍的反抗納粹大反攻。這一輝煌的戰果大大地提高了斯大林在蘇聯人民中原有的崇高威信；這種威信是由於他與列寧一起在創立及保衛蘇維埃共和國中所作的重大貢獻，由於他在建設蘇維埃社會主義中的英明的領導，由於他在史無前例的、極端複雜的政治論辯及鬥爭中歷史性地擊敗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及其他破壞分子，由於他的、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傑出理論創作，以及由於他的、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家的輝煌外交政策而獲得的。現在，斯大林在他一生領導蘇聯人民

① 1942年2月23日美聯社消息。

的事業中遇到了一項最艰巨的任务，即抵御英美帝國主義惡意的和強橫的攻勢，反對它們的戰爭政策以維護世界和平，保衛蘇維埃社會主義——世界民主及社會進步的堡壘。^①

西綫戰場的問題

戰前曾固執地拒絕與蘇聯進行反法西斯合作的美國和英國，在蘇聯參戰後，立即宣佈蘇聯是它們的同盟國。邱吉爾趕忙聲稱：“我們將援助任何與納粹主義作戰的個人或國家”，幾天以後羅斯福也宣佈將按照租借計劃給俄國以軍事援助。1942年1月1日，26個反對希特勒的國家批准了1941年8月14日羅斯福與邱吉爾的大西洋憲章，互相保證全面互助並商定不與法西斯國家單獨媾和，這樣就奠定了聯合國戰時同盟的基礎。^②

因此，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承認蘇聯是不折不扣的同盟國，但事實上卻是另外一回事。帝國主義國家並未輕易地放棄了它們對蘇聯的仇恨和恐懼，實際上英美的全部作戰政策始終是以戰前慕尼黑老計劃為基礎的，就是讓蘇聯和德國打到底，希望它們在這個過程中兩敗俱傷。無論在戰前、戰時或戰後，美國和英國從未誠懇地把蘇聯作為同盟國來對待。

在全世界命運危急之際，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們甚至公開宣揚“讓德國同俄國打个你死我活”的陰謀。杜魯門總統（當時還是參議員）1941年6月23日宣稱：“如果我們看到德國將勝利，我們就應該幫助俄國；如果俄國將勝利，我們就該幫助德國”^③。前總統胡佛，用同樣荒謬和反動的論調宣稱，在“斯大林和希特勒拚死斗活、難分難解的時候……美國應當徹底武裝起來，却袖手旁觀”^④。

① 見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人民出版社版。——譯者

② 見托德及寇梯合著“美國歷史”1950年紐約版第798頁。

③ 見1941年6月24日“紐約時報”。

④ 胡佛妄自誇大地這樣說。見1951年2月10日“紐約時報”。

這也就是邱吉爾的方針。杜魯門—胡佛—邱吉爾的觀點實際上就是美英資產階級的決定性的意見，它構成了兩國政府政策的基礎。即使羅斯福的想法有所不同，他基本上不能改變美英的作戰政策。不過這種對蘇聯的欺詐態度是埋藏在一大堆虛偽的合作言論的下面，目的是為了要避免得罪蘇聯，並且滿足美國人民羣眾強烈支持蘇聯的情緒。

英美帝國主義所主張的“讓德俄互相屠殺”政策的目的是容易了解的。他們冷酷地計算在戰後，俄國和德國都打垮了，他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組織和統治世界，而由美國擔任決定性的角色。早在1941年，雜誌大王亨利·魯斯，就在廣播中叫囂“20世紀是美國世紀”^①。

英美對蘇政策的重大考驗就在西綫戰場這個問題上。顯然，按照一種健全的同盟軍事戰略，那就應該在西歐尽早開辟戰場，以便使希特勒陷於兩條戰綫作戰的老虎鉗中，從而解除對蘇聯的沉重壓力。若迅速開辟西方戰場，則至少可以使戰爭早一年結束。蘇聯政府要求開辟第二戰場，全世界人民羣眾亦有同樣迫切的要求。美國共產黨把這件事作為它的主要鬥爭，而絕大部份美國人民無疑是贊同黨的總的論證的。但是美國和英國政府頑固地拒絕開辟迫不及待的西綫戰場，雖然到1942年秋天的時候英國就具備了進攻歐洲的軍事條件。但是，美英軍隊都拒絕採取行動，不斷把軍備屯積在不列顛羣島上，正像當時大家說的，這些軍備險些把英國壓沉到海底去了。

同時，美國開始將租借物資運給戰鬥中的蘇聯。但是這方面也暴露了強烈的反蘇偏見。這就是，實際上唯一在歐洲作戰的俄國人所獲得的租借戰爭物資僅及英國所得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英國幾乎就沒有打什麼仗。

最後，在1942年11月，在普遍要求開辟西綫戰場的情況下，

^① 見魯斯“美國世紀”1941年紐約版。

西方盟國動起來了——但是它們進攻的是非洲而不是歐洲。非洲和意大利的進攻絲毫不是當時所要求的第二戰場。首先它只不過是幾個師的兵力，其次，它的性質主要是政治的而非軍事的。邱吉爾所創議的“歐洲腹部”進攻的基本目的並不是要解除蘇聯紅軍所受的壓力，而是要用英美部隊佔領意大利，如果可能，還要佔領巴爾干，以便預先消除戰後這些地區內所將發生的革命。

一直到1944年6月6日，也就是19個月以後，美—英—加軍隊才渡過了英吉利海峽，在法國登了陸，開始向德國推進。這次進攻是不能再推遲了。這不僅是因為羣眾迫切要求第二戰場，而且更緊要的是俄軍已經決定性地打敗了德軍並且正乘勝向被奴役的歐洲進軍。正如我們所已講過的，紅軍已粉碎了德國陸軍的主力，把它往回趕了1,300英里，並且在6月4日（法國登陸的前兩天）越過了波蘭國境。直到這時候，英國和美國龐大的軍隊才動了起來而終於开辟了長期推遲的西綫戰場。當時一些報紙專欄作家評論說：如果艾森豪威爾不趕快把軍隊開到法國去，那就會太晚了，因為紅軍在殲滅納粹軍隊的追擊中就會穿過整個大陸。

對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主要的敵人及最強大的法西斯國家是納粹德國，它當時幾乎控制了整個歐洲。因此，決定性的打擊應該針對希特勒。正如事實所示，日本在作戰能力方面還是一個二等國家。羅斯福政府也知道德國是首要的敵人，需要集中精力來對付它。海軍部長諾克斯曾宣稱：“我們知道誰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也就是我們必須首先擊敗的敵人。這不是日本，也不是意大利。這是希特勒、希特勒的納粹黨、希特勒的德國”^①。

表面上，這就是美國，也就是聯合國在整個戰爭中的政策。但是，實際上，正像剛才所說的，美國卻把最大的力量用來打擊日本，

^① 見1942年1月13日美聯社消息。

而讓蘇聯來處理主要的敵人——德國。這種方針固然部份是由於反動分子要俄國和德國兩敗俱傷所致，但是更重要的却是由於美帝國主義覺得日本在太平洋及遠東地區的全面侵略更影響了自己的利益，而這個地區正是美帝國主義早替自己劃定了的地區。

因此，珍珠港災難發生後不久，美國優越的巨大生產和人力就開始在太平洋方面的世界戰爭中顯示了威風。1942年6月3日至6日的中途島海軍戰役，是美國的勝利，終止了日本向澳大利亞的推進。然後是1942年8月至11月的瓜達爾卡納爾之役，日本在這裡又吃了一個大敗仗。從此就開始了“島嶼跳躍”戰術，美國和它的同盟軍逐漸向北推進，在1942—43年中共佔領了所羅門羣島、新几內亞、達拉哇和別的關鍵島嶼。1944—45年中，日本各處敗退，而美國（主要是美國）的軍隊則逐一佔領了荷屬東印度、瓜加林島、塞班島、菲律賓羣島、琉璜島、沖繩島等。接著就是對東京及其他日本城市的燃燒轟炸，8月6日和9日則對廣島和長崎投下了駭人的但不必要的原子彈。

在美國人民中間，太平洋戰爭被虛偽宣傳說是美國一個國家打的仗；但是事實上與歐洲的戰爭相比，更顯見這是一個聯合性的戰爭。偉大的蘇聯和人民中國的軍隊是擊潰日本所不可或少的因素。在整個戰爭中，蘇聯紅軍雖然在歐洲與強大的希特勒軍隊作生死鬥爭，但它仍然在西伯利亞前綫牽制住日本100萬最精銳的陸軍——關東軍。這就大大削弱了日本能用來對付美國及其他同盟國從而擴大或保持它已經得到的地盤的武裝力量。否則，美軍的推進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至少要困難得多。蘇聯在戰爭初期曾給作戰中的中國人民軍以強有力的援助，而美國卻仍然將廢鐵及其他戰爭物資運往日本。當蘇聯履行盟國的協議而於8月8日對日宣戰後，很快地就肅清了妄自尊大的關東軍。這是對日本的又一次着實的打擊。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自由中國軍隊，在太平洋戰爭的勝利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數年來他們在戰場上整整牽制了100萬

以上的日本兵，並使他們在人員及戰爭物資上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在八年抗戰中，他們〔八路軍和新四軍〕牽制了日本駐華部隊的64%，偽軍的95%”^①。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大大地被削弱了，它在對美及對蘇作戰中又遭到了慘重的損失。至於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他們主要的打擊目標不是日本，而是中國人民的軍隊。

在為美國、蘇聯及人民中國的軍隊所徹底擊潰的形勢下，日本乃於1945年8月14日宣佈了投降。英國在擊敗日本方面沒有出什麼力。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估價

蘇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法西斯主義的聯盟中的決定性力量。蘇聯參戰改變了戰爭的性質，因為這大大地加強了這次鬥爭的民主因素，使它基本上成為人民的戰爭。這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加強了各國人民的鬥爭。蘇聯的強大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對戰爭的前景和最後勝利的實現都作了貢獻。當蘇聯參戰之際，戰爭對於西方盟國已經成了失敗的事業。它們在軍事和政治方面實際上都敗壞了，它們戰爭勝利的前途簡直無望。蘇聯參加戰爭後，成了各國人民的戰爭領袖。這是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原因。

蘇聯給同盟國的事業帶來了民主的政治力量、穩定及目標。蘇聯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法西斯主義極端相反，是沒有帝國主義者存在的國家，它在整個戰爭中全面地徹底地反對法西斯。它的利益要求全部消滅法西斯主義，這是同世界民主羣眾的利益一致的。蘇聯在戰爭中粉碎了那些政治無知者們的“法西斯主義和蘇維埃社會主義一丘之貉”的叫囂。

美英資本主義政府都在深染法西斯色彩的反動統治階級的控制之中，這個階級的唯一目的是攫取億萬利潤，因此這些政府不可能在戰爭中超出它們的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的卑劣水平。它們不能

^① 見1951年8月1日“人民中國”肖華文。

代表美英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意志，也不能領導人民的民主的反法西斯戰爭。它們的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是盡力從戰爭里攫取疆域和別的好處，這同為自由和生存而堅決鬥爭的各國人民的目标毫無共同之處。帝國主義者經常背棄同盟國的民主作戰目标。作戰同盟的大國中，蘇聯是唯一堅持不懈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反對法西斯的力量。

美英帝國主義分子在戰前對希特勒積極支持，戰爭中又經常要求和談，這說明了他們不願意也沒有能力與法西斯主義作戰。如果沒有蘇聯的反法西斯影響，他們一定會和希特勒妥協，這要比他們與裕仁的妥協更為肯定。很明顯地，在目前戰後的“冷戰”年代中，英美帝國主義正不顧死活地企圖組織全面的資本主義反蘇戰爭，因此他們不斷地在埋怨過去所犯的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屈從了羣眾的壓力因而把希特勒政權摧毀得那樣徹底。戰爭的反法西斯內容所以能夠達到它所具備的程度，“無條件投降”口號之所以能夠貫徹，唯一的原因是強烈的蘇聯民主影響。蘇聯在這方面是和各國民主羣眾（包括美國在內）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反對希特勒鬥爭的政治領袖是蘇聯，不可能是其他國家。

很自然地，蘇聯在戰爭中對民主力量方面也提供了基本的政治軍事戰略。這就是各民主國家的全面的國際聯盟和各國的全國性的反法西斯的統一陣綫的政策，這種政策只是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所制定的路綫在戰爭中的表現，這就是制止各法西斯侵略國家的國際和平陣綫和擊敗各國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綫。英美（以及它們的社會民主黨走卒）在戰前年代中拒絕與共產黨人進行這種反法西斯的合作，至於他們在戰爭的局面下接受這種合作（接受到我們所指出的限度），那只是由於他們的“綏靖”政策使他們陷入危局之後不得已之舉。在這樣深重的危機中，他們迫切需要共產黨的幫助。

除了我們剛才所說的蘇聯是這次戰爭的政治領袖並且提供了

主要政治軍事戰略外，它還擔任了大部分的战斗來取得勝利。在民主國家方面各大國傷、亡、失蹤人數的比較上，我們就可明顯地看出蘇聯的這種作用：英國，755,257人；美國，994,893人；蘇聯，23,417,000人。^①拿陣亡軍人的人數來說，蘇聯的損失是6,115,000人，比起美國（325,464人）和英國（244,723）損失的總數來，差不多等於11倍。

正像我們講過的，蘇聯實質上單獨地承擔了擊潰主要的敵人納粹德國的任務。因此蘇聯在人員及地域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蹂躪。當然，蘇聯也從英美對德國城市的轟炸和美國租借軍事物資里得到一些幫助。但是蘇聯在整個戰爭中、在西伯利亞前綫始終堅忍地維持100萬以上精兵牽制日本，這個措施足以抵消英美那種幫助而有余。此外，關於轟炸德國工業對摧殘納粹戰鬥力所起的作用，過去也估計得過高。事實上德國戰爭物資生產到戰爭結束前兩個月還是一直在上升着。

關於租借物資的幫助，某些蓄意剝奪蘇聯作戰功績的人曾揚言過這種幫助把俄國自失敗中拯救了出來，可是這種幫助數量很少，到達又遲。自美國運往蘇聯的價值100億美元的軍火（其中大部份始終未送到）還不及美國戰時軍火生產總值2,100億美元的5%。況且，這種援助只是當俄國人基本上已經擊敗德國后才開始抵達東綫的。對我們提供這樁事實的權威人士，不是別人，而是仇恨蘇聯的胡佛，他說：“它（蘇聯）在租借物資到達之前就遏制住了德國人”^②。

從所有這些事實，我們可得出這樣一個基本教訓，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自法西斯的奴役下拯救了世界。這種作用對偉大的民主維護者的蘇聯說來，是非常合適的。英國和美國的資本主義政府既不可能也不願意從法西斯主義中拯救即便是他們自己

① 見“參考年鑑”1951年紐約版第220—21頁。

② 見1951年2月10日“紐約時報”。

的有限度的民主。這是因為它們沒有達成這項任務的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因為這些政府已經滲透了法西斯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反動性質，所以已經沒有那種必要的對民主政治追求的意願（儘管他們的人民迫切要求民主）。假設希特勒竟然能夠消滅紅軍，那麼，世界民主勢將無限期宣告終結。美國雖然不會立即成為犧牲品，但在希特勒當時所掌握的巨大威力下，它是不可能抵抗很久的。在目前“冷戰”年代中，我們不能忘記這些事實。目前英美帝國主義已經變得空前反動和醉心擴張。它們正在狂妄地採取攻勢，它們的藉口是說要力求保衛世界民主，免受蘇聯攻擊。

第二十九章 战争中的共产党人

(1941—1945)

正像我們已經講过的，在战争初期，極大部份（至少是90%）美國人民是反对美國参加战争的。一般說來，这也是美國共产党的基本态度。

但是，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苏联以后，党知道限制战争的一切可能性已經消失，現在已經出現了全世界的人民战争了。党因此改变了它的政治态度，主張在軍事上参加目前已經成了全面的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党在6月22日發表声明，譴責納粹对苏联的侵略，要求“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予苏联以全力的支持与合作”。^① 六天以后，全國委员会申述党的立場：“全力援助苏联、英國及一切与希特勒作战的國家來保衛美國”，“爭取美國、英國和苏联的全面及無限制的合作來促成希特勒的軍事潰敗”。^②

党号召國內工人，要特別警覺，來保衛他們的生活水准，保护黑人权利，反对反犹太主义，爭取國內及國際工会的團結。党特別警告大家注意新慕尼黑的危險，注意把战争轉变成資本主义世界反苏战争的危險。因为反动派認為終究有了德苏間的博斗，这才是“妥当的战争”。当时赫斯到英國的異想天开的飛行，目的就是想來一次新的慕尼黑出賣，这同胡佛的意見是一样的，1941年6月29日他在全國廣播公司廣播，宣称除了同希特勒“締結妥协和約”來反对苏联之外，“战争便結束不了”。在緊接着的危亟的六个月里，

① 見1941年7月“共产党人”。

② 見1941年8月“共产党人”。

美國人民參戰情緒高漲，黨在這個期間進行了積極的鬥爭，號召大家對國內國外的反動派進行有組織的鬥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夏威夷珍珠港美國海軍的襲擊，基本上改變了美國人民的情緒。他們原來是希望避免卷入戰爭的，在納粹進攻蘇聯以後還是這樣希望，但是這種希望一夜之間就消逝了。美國羣眾已經準備停下來參加戰爭了。

共產黨在珍珠港被襲的當天，即痛斥這次襲擊為“軸心國集侵略暴行之大成，其目的在於統治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和每個民族已經被投進用武力來決定命運的角力場”。黨宣佈“我國的生存受到了最大的危機的空前威脅，共產黨保證支持它，對它貢獻自己的耿耿的忠心、獻身的勞動、和最後的一滴血。”黨提出“一切為了全國團結！”“一切為了戰勝世界法西斯奴役！”的口號。^①

在艱苦的戰爭年月中，共產黨人忠实地履行了這些愛國的保證。美國沒有任何團體在這次人民戰爭里的功績是超過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黨和團拿出了15,000名男女成員給武裝部隊。在前綫，這些戰士們表現了典型的共產黨人的勇氣和獻身的精神。許多升任了軍官，還有許多由於個人英勇的事蹟而榮獲勳章，這些人中間有聞名的羅伯特·湯普遜，亞歷山大·蘇爾和赫曼·波特却，他們都得到了卓越服役十字勳章。^②蘇爾和波特却兩位上尉都陣亡了。其他還有許多人也犧牲了，在無數傷亡了的共產黨員中有匹茨堡的區委書記漢克·福比斯。

在後方一切加強國家的戰鬥力的工作中，共產黨人也站在最前列。他們是促使政府採取堅決反對法西斯戰爭的政策傑出鬥士；他們在團結工人全力進行生產中沒有落在任何人後面；他們在

① 見1941年11月“共產黨人”。

② 1947年5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全國共產黨退伍軍人會中，與會的414名代表共獲1,019枚戰役星章，44枚紫心勳章，21枚銅星勳章，6枚銀星勳章，107枚航空獎章，9枚卓越飛行十字勳章，44枚總統單位獎，2枚功績軍團獎章，一枚卓越服役十字勳章。

一切民众防禦工作中又都是英勇分子；他們並且对一切“孤立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动妥协分子和破坏作战的分子不断斗争。

妇女党员們在整个战争中有卓越的表现，許多男的領導同志走上前綫之后，她們就出來接替了党内很大一部份領導工作。四位妇女担任了全國委员会的委員，她們是布蘆尔媽媽，安尼塔·惠特尼，伊丽沙白·葛萊·弗林和艾利斯·布尔克。有五人参加了“工人日报”的編輯部。在全國各地的州、市、支部的組織中成百妇女同志担任了領導工作。左翼和進步的工会在战时同样地抽調了許多妇女會員到領導崗位上去。

在生產戰綫上

美國对战争獲得勝利最重要的貢獻是軍火生產。生產一般比战前差不多增加了100%。^①这包括軍用飛機297,000架，坦克86,388輛，裝甲車16,438輛，卡車2,434,535輛，拖拉機123,707台，机关槍2,700,000挺，步槍17,400,000支，野战砲315,000門，軍艦71,060艘，商船4,500万噸等等^②。这样龐大的產量是通过延長工时、加快工作以及兴建新工厂來把美國工業生產力擴充250億美元而獲得的。为了完成这一切，就掀起了一个真正的生產战斗。

共產黨認識到生產对贏得战争勝利的極端重要性，所以就全力投入了這場斗争。党以其特具的精力，动員工会、報紙及其他地方的一切党员來加速工業机輪的运转。在这方面沒有人比共產黨人作得更更有成績了。

帝國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人对增加軍火生產兴趣很低，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兴趣，可是他們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却努力把產量尽量提高。差不多所有的工会都在左派的深刻影响下分担了这种努力，帶头的是產会的各工会。比較重要的增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协会“美國勞工实况”第七卷1957年世界知識出版社版第3頁。——譯者

② 見托德和寇梯合著“美國歷史”第776頁。

加生產的方法有工會和管理雙方合組的生產委員會，到1945年，主要工廠里這樣的委員會有了5,000個。另一極端重要的生產因素就是勞工不罷工的保證。這是產會和勞聯在各自的1941年年會上通過的。這項決議把1942年的罷工人數減少到1941年的三分之一。有組織的勞工基本上都履行了保證，所以在戰時就沒有發生過得到批准的罷工。但是劉易斯卻設法舉行了幾次煤礦大罷工，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路德派表面上雖然宣稱支持不罷工的保證，但暗中却在工廠中煽動了許多地方性的離廠行動。至於共產黨及左翼領導的工會，則堅持了履行保證，甚至對於那些因待遇不公平而引起的車間停工處理得過於嚴格。它們也積極支持工廠生產委員會。

戰爭年代中，雖然物價算是凍結了，但是生活費用仍然不斷上漲。僱主照樣把他們的利潤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從豐富的戰爭生產中榨取一切可能的財政利益。壟斷資本在戰爭中大大加強了對美國的控制。戰爭開始的時候，資本家舉行了臭名遠揚的“資本靜坐罷工”，一直到他們從政府那里得到他們所要求的利潤率才終止。^①此外，工人的工資凍結了，工會又保證不罷工，僱主就對政府機構的各級各層運用手腕來壓低工資率。工會就不得不進行頑強的鬥爭，使工資至少不落后於上漲的物價。共產黨人在這種廣泛的維持生活水準的鬥爭中，自然也是站在最前線的。

但是，白勞德卻於1942年底向黨提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使黨的保衛工人生活水準的鬥爭受到中途妥協的威脅。這就是他所謂的“獎勵工資”。白勞德實質上是建議工資應當束縛在生產上面。這就是說按照工人的產量來支付工資。不錯，在反對法西斯的戰爭中，工人應該爭取最高的生產量；不錯，由於他們生產得更多，他們應該得到更高的工資；可是白勞德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錯

① 想像的戰時高工資完全是虛構的。1944年在製造業中所有工人每週平均工資是47.45美元，而當時公認的赫勒生活費用預算所要求的每週工資是54元。

誤地运用了这一切。他對於他的“按照成果支付工資的”制度所能达到的效果描繪了一个異想天开的美景，他說：“我們能够提高总生產力，使战争生產在六個月或一年內比現有的增加一倍。按照这个原則，对工人們就意味着工資至少增加一倍”。^①然而，这个假定能够为工人謀取莫大利益的白勞德計劃却一点也不注意如何改進現行的每时、每日和每週的工資率，这些在他看來已經是过时的制度了。这是一个錯誤。他的計劃遭到許多反对，終於被党採納了，但是却沒有在工会里廣泛宣傳。

爭取开辟第二戰場的斗争

1941至1944年間，共產党斗争的注意力集中的方面，是劝導（率直地說就是逼迫）美英政府在法國开辟第二戰場。紅軍当时担負了对法西斯主要堡壘——納粹德國進行战争的全部責任，而它的兩大西方“盟國”却用顯然是虛偽的借口，說它們還沒有足够的兵力可以順利地進攻法國，因此就对苏联的战斗袖手旁觀。对整个同盟國的利益，包括美國的在內來說，第二戰場必須尽早开辟。共產党运用了它一切力量 and 影响，進行了持久的、堅毅的宣傳鼓动的斗争，來促使盟國實現它們蓄意長期拖延了的对希特勒西綫的進攻。在整个美國，党对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的立場是出色的明确和英勇。

一般來說，美國人民对紅軍英勇的斗争是非常敬服的，他們無疑地贊成尽早开辟第二戰場，即使他們知道这样做他們將要付出什么样的伤亡代价。但是他們經常沉浸在政府內外的“讓德國同俄國打到底”的反动派的宣傳洪流之中，这种宣傳的要点是我們“還沒有准备好”。勞联的上層領導人物——仇苏派和反动派——也沒有急於开辟第二戰場的表示，他們寧願讓反苏軍事專家們去决定这件事。然而，他們所屬的許多总工会和州、市总工会、地方

① 見白勞德“战争生產中的工資政策”1943年紐約版第8頁。

支部等却参与了早日进攻法国的群众性的要求。当时以左倾为特征的产会则采取了率直的立场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例如，产会在1943年代表大会上就宣称：“联合国的联合作战是我们胜利的关键”，“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问题是对欧洲作决定性的全面规模的进攻”。

正如我们曾经讲过，只有在英美反动派认为不能再拖延开辟西方战场、否则将危及他们帝国主义利益的时候，他们才最后在拖延已久的进攻日期上与苏联取得了协议。这是1943年12月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著名的伊朗德黑兰会议上所决定的。

在第二战场这个总问题上，白劳德犯了两个极端机会主义的错误。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由于英美同意了帮助苏联，白劳德就飞快地作出结论，认为它们从此就是可靠的同盟国了。他从亚特兰大监狱送信给全国委员会说：“它们过了鲁比坎河了”^①。“慕尼黑主义现在结束了。在这方面我们不必再害怕什么了”。仅仅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战争中站在同一方面就认为它们的作战努力巩固的结合起来了，这种信心乃是白劳德日后的德黑兰修正主义的胚胎。党拒绝了白劳德对战争联盟的类型所作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事实证明了党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党差不多马上要开始为期两年半的斗争，来督促徘徊犹豫的英美政府建立第二战场。

在西方战场问题上，白劳德的第二个错误发生在他出狱之后、这个历史性斗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错误的根源是极端过高估计了德黑兰开辟第二战场协议的意义。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党对第二战场进行的斗争本来是卓越的，但是由于白劳德的倡议，这个斗争的结局竟然是党犯下了整个事业上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关于这个错误，下一章将有充分的讨论。

① 纪元前49年，凯撒渡过鲁比坎河，就发动了罗马帝国的内战。这里指的是采取了最后的不能改变的决定性步骤。——译者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

戰爭時期，僱主借口節約，停止了羅斯福的社會保險措施，可是他們自己的利潤比戰前增加了一倍到兩倍。在這方面的重大損失之一就是華格納—丁格爾強制保健法案。在同一理由下，國會在1942年通過了罪惡昭章的史密斯—康納利法，規定國防工廠的罷工是非法的，並且限制工會的政治活動。然而，工人本着人民戰爭的民主精神，按照在1938年的勞工公平水準法，爭取到了一些讓步，鞏固了每週40小時的工作制。1944年羅斯福宣佈了經濟權利法案^①。但是最重要的收穫是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的成立，目的是打破工業中對黑人工人的某些歧視。

1941年6月25日，總統在其8802號行政命令中宣佈：“合眾國的政策”應當是“國防工業或政府僱用工人時不得因種族、信仰、膚色或民族來源而有所歧視”。7月18日羅斯福設立了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來執行這項指示。

在此以前，總統雖然對黑人表示友善的態度，但實際上在減少對黑人的殘忍歧視上却簡直沒有做什麼。由於他依重南方的支持，所以他從未真正攻擊南方的黑人歧視。在整個戰爭中，軍隊中的92萬黑人男女自始至終忍受着隔離制的侮辱，而當時羅斯福只要開一下口就可以取消這種情況的。總統也沒有積極地支持反對人頭稅、反對私刑的法案，這些法案是紐約市第18國會區的議員維托·馬坎多尼奧數年來所一直奮勇支持的，而且差點兒就成了法律。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之所以能夠成立，主要是由於戰爭迫切需要工人，由於黑人工會羣眾的壓力，由於黑人的戰鬥精神以及由於黑人和白人進步分子在鬥爭中不斷增長的團結。共產黨始終不渝地同黑人一起，為黑人的利益鬥爭，這項措施之實現，黨的功勞也是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七卷1957年世界知識出版社版第19頁。——譯者

不小的。^①

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雖然在戰時使黑人工人的境況有了某些改進，並且在原則上確定了黑人工人在工業中的權利，但它始終未成為聯邦法律。羅斯福沒有支持馬坎多尼奧所提的法案（眾院第1732號議案），這個法案的目的是要使總統的行政命令具有強制的力量。當反動的杜魯門上任總統後，就施展他所慣用的籠絡人心的煙幕，設法完全取消了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這我們在後面還要講到。勞聯和鐵路工人兄弟會，為了要保留它們的隔離黑人制度，也反對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的措施，反對使它成為法律，借口是這種措施和立法是“對於工會處理會內事務的權利的侵犯”。

共產國際的解散

1943年6月10日，根據參加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一致議決，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解散共產國際的建議是在5月15日向各國黨提出的^②。列寧在1919年3月創立的偉大的世界共產黨人組織就此宣告結束。

這項嚴重行動是作為戰時措施而採取的，目的是進一步加強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各國人民間的團結。斯大林在接見路透社記者哈羅德·金的時候說：“共產國際的解散……便利於組織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進攻公敵——希特勒主義。它揭破了希特勒分子的謊言，所謂‘莫斯科’蓄意干涉其他國家的生活，把這些國家‘布爾什維克化’”。斯大林也具體說明這項行動將有助於組織各國的進步力量，同時將有助於“團結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成為一個反對希特勒主義統治世界的國際陣營”。^③

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共產黨人為了爭取共同的勝利而作的重大犧牲。從它成立的日子起，共產國際就成了全世界爭取自

① 見1942年8月“共產黨人”本傑明·戴維斯文。

② 見1943年7月“共產黨人”。

③ 見1943年11月“共產黨人”。

由、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不屈不撓的領袖。这个機構的价值是不可計量的，在这个機構里各國工人階級的領袖能够討論各地工人所面对的形勢，根据各國工人的真正需要和他們真实的处境來帮助各國制訂推進工人福利的綱領。它也是在火热的现实斗争中教育成千成万先進共產主义战士的工具，現在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成了各自的國家的政府領袖。共產國際代表了一个比第一或第二國際更高水平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正如本書所述，美國共產黨之向馬克思列寧主义發展，也大大归功於共產國際。在处理战后各种困难的問題时，党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这个組織而与世界最优秀的馬克思主义者取得直接联系，党嚴重感到这样的損失。

對於全國團結的机会主义观念

我們在上面已經順便提到白勞德一些正在發展中的偏向。但是這些僅僅是真正有系統地歪曲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开始。当白勞德在監獄里的時候，共產黨正确地号召了團結全國反希特勒力量進行战争。但是白勞德后來把这个健全的政策扭轉到極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把全國團結解釋成：“團結整个民族，包括最大的資本家在內，徹底和全力地來爭取勝利。”^①这种無所不包的全國團結观念顯然想抹殺这样基本的事实，那便是“最大的資本家”的道路是由他們本身的帝國主义利益所决定的，他們在政治上同正在为消滅希特勒主义而斗争的美國人民羣众毫無共同之处。为了要实现一个健全的战斗政策，人民羣众不但不应当联合这样的反动势力，而且还必須組織起來同他們斗争。

白勞德的全國團結的概念主要帶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質，这种概念使工人階級的政治作用受資產階級的支配。在战争情况下，有組織的劳工从1,100万人增加到了1,400万人，他們應該在

^① 見白勞德“勝利和勝利以后”第112頁。

政治上把力量联合起来，那怕联合得很松弛。劳工既然全力支持战争，它就應該要求把它同罗斯福政府的关系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應該有几个劳工的閣員在联合內閣里，而不應該一个也沒有。罗斯福自然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可是有組織的劳工的上層領導也同样反对，因为他們不願使他們親愛的兩党（資產階級政党）制度受到任何輕微的威脅。

在共产党党内曾提出有組織的劳工取得联合地位和参加罗斯福內閣的要求，但是白劳德否定了这个方案。他服服貼貼做了罗斯福、刘易斯、莫萊和格林的尾巴，認為兩党制是天經地义，根本否定了第三党或劳工党的前途。他說：“我們反对在战争时期对我國政治生活中的政党結構進行任何总的調整或重新安排，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① 劳工如若取得联合的地位，便可以大大增加他們的政治权力，可是劳工沒有得到这种权力，那是不肯要求自己的权利的結果。白劳德的想法不是說劳工应当在战争中同罗斯福“合作”，而只是“拥护”罗斯福。在整个战争中，工人在許多全國性的战争委員會和機構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三等代表的地位。罗斯福最顯著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行动，在白劳德的支持下，他这个使劳工癱瘓的政策执行得非常有效。

为了緩和工人在战争中爭取更大領導权的普遍要求，罗斯福終於設立了劳工勝利联合委員會，由產会和劳联的代表各三人，鐵路兄弟会代表一人組成。該委員會間或同總統會談，但並無做出決定的实际权力。白劳德竟与劳工官僚們共同称贊这种权宜之計的組織，認為它是恰当的劳工代表機構，是有組織劳工的大成就。

白劳德对全國團結的錯誤看法深深地削弱了共产党的政治領導作用。如果共产党人在战争中对照着工人的民主路綫，把大資本家的帝國主义政策揭露得更明顯一些，如果党在主持战争的工

① 見白劳德“勝利和勝利以后”第140頁。

作中为工人的有效的政治地位進行了真正的斗争，那么这对于我們的党和一般劳工运动都会有很大的好处。白劳德的机会主义使党忽視了战时的两个这样重大問題。

白劳德的有組織的資本主义計劃

許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冒牌共產主义者，像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这一班人，他們接受“進步”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領導，时常發展一些“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理論；这就是說，資本主义制度一旦克服了內部矛盾和不可避免的混乱之后，就可以有計劃和有系統地在國內和國際間進行生產。1942年，白劳德耍弄了这个机会主义槍花，当作战时政策。他的这种想法是从國會議員多蘭那里得來的，多蘭在國會的一个报告中建議國家經濟的“每一方面”都必須是“有計劃的，必須是有指導的，必須由政府管制”。这是資產階級效法苏联的有計劃的社会主义生產的徒勞無功的企圖。白劳德把他自己的有組織的資本主义方案叫做“集中的战时經濟”。白劳德方案在党内是遭到了反对的，但是反对力量至少还不足以阻止这个計劃形式上的通过。

根据白劳德的說法，“要达到最高的战争生產必須由中央政府來計劃、指示、引導和管制國家的整个經濟”。^①全部經濟機構由政府运用，劳工(这也是根据白劳德的政策)只占第三等的諮詢地位。白劳德方案的範圍究竟有多么大，可以从他所著的“勝利和勝利以后”中再引一些話來看。“在集中的战争經濟里，价格失去它原來的市場关系標誌的意义，而成为簿記和會計的工具”……“利潤失去它原來的無限制个人消費來源的意义”……“虽然私人所有制仍然完整無損，私人資本却失去生產前提条件的意义”……“工資有失去市場关系的意义的趋势”……“除非按照國會在联邦法典里的規定，在必要时强制接管抗拒公共政策的个别工厂主人的工

^①見白劳德“勝利和勝利以后”第228頁。

厂而外，政府不須接管工厂。”^①按照他的“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白劳德認為工資制度实际上会消滅。他說：“貨幣所表現的工資不再代表生活水准；因此，現在表現工資的必須是對於作為生產者的工人的需求的有保證的供应”。^②

列寧和斯大林屢次指出，無論在战争或和平时期，資本主义都不能進行有計劃的生產。这个結論不僅適用於布哈林派的有組織的資本主义，也適用於白劳德的“集中战时經濟”以及杜魯門的“管理經濟”計劃。資本主义制度受壟斷資本的統治、几十万个為市場盲目生產的企業之間的劇烈競爭、統治階級同被剝削階級在工資等問題上的苦斗、帝國主义國家爭奪世界市場的無情斗争以及資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銳冲突，这一切都使世界資本主义陷入了無可补救的混乱和無組織狀況。

列寧 1915 年为布哈林“帝國主义与世界經濟”一書所作的著名序言对这个总問題說的是：“毫無疑問是朝着一个單一的世界托辣斯的方向發展，这个托辣斯会併吞一切企業和國家，毫無例外。但是朝这个方向的發展是在这样的压力，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及动乱（不僅僅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民族的及其他等等的）下進行，因此，不等到一个單一的世界托辣斯形成，不等到各國財政資本家組成‘超帝國主义’的世界同盟，帝國主义会不可避免地爆裂，資本主义会变成它自己的反对物”。

在当时战争环境中，白劳德的“有組織的資本主义”夢想在工人中散佈了資本主义可以進行有計劃生產的幻覺，同时也削弱無產階級的政治主动性，使其服从資產階級的領導。就当前的影响來說，白劳德的烏托邦計劃削弱了爭取罗斯福的比較实际的七点綱領（稅收、物价管制、物資分配、利潤限制等等）的斗争，这个綱領的目的是想在資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生產的和分配的混乱关系中

① 見白劳德“勝利和勝利以后”第 245—49 頁。

② 見白劳德“勝利和勝利以后”第 238 頁。

稍微建立一点秩序。

白勞德的机会主义和中國革命

華爾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有長期的歷史。^① 共產黨差不多從它誕生起就反對這種對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尽可能地幫助中國革命，通常用的口號是不干涉中國。特別值得提的是在30年代日本進犯和蹂躪中國時期，黨竭力反對羅斯福輸送廢鐵和其他軍需品到日本去的政策。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曾於1937年分別致函美國共產黨，對這種支持表示感謝。^②

然而白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根本上脫離了黨對中國革命的正确路綫，這成為他的修正主義的發展的一部份。白勞德在1942年10月與助理國務卿孫姆納·威爾斯會談後，他的機會主義就顯著地表現出來了。在此以前，白勞德發表過一篇聲明，尖銳地批評羅斯福政府在中國實行的反共政策。威爾斯因此把白勞德叫到華盛頓去，交給他一個聲明書，否認白勞德的指責，宣稱美國的目的是要“統一”中國的蔣介石和共產黨雙方的力量。這種“統一”政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戰時的努力，來把中國的槍口全部轉向日本而已；但是白勞德卻解釋成促成中國民主統一的真誠和長期的願望。他全部接受了威爾斯的說法，對他自己以前攻擊國務院對華政策的聲明公開道歉，^③ 從此他就成了美帝國主義反動的對華路綫的支持者。

典型的例子是1945年3月13日，白勞德演講說：“美國發現延安（共產黨）的政策比重慶（蔣介石）的政策更接近於我們對這兩個國家的了解”；“共產黨所領導地區的經濟政策比重慶的經

① 見1946年1月“政治月刊”弗雷德里克·費爾德文。

② 見白勞德“人民陣綫”1938年紐約版第316—18頁。

③ 見白勞德“勝利的政策”1943年紐約版第20—22頁。

济政策更接近於美國的‘自由企業’方法”；“中國共产党信賴美國”。^① 1945年他在党的緊急代表大會上竟宣稱：“美國官方政策，不管它有怎樣暫時動搖的表現；却正在促成中國的統一和民主”。^② 這是他贊同華爾街對華政策的一種登峯造極的表現。白勞德甚至企圖製造錯誤印象，說國務院正在支持共产党反蔣。

白勞德是如何完全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可由目前國務院的對華政策來說明：美國現在正佔領着台灣（福摩薩），它企圖征服朝鮮，建議用原子彈轟炸中國城市，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武裝支持蔣介石反對人民中國，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這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傳統的侵略政策必然的結果。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产党人採取了與白勞德完全相反的路綫，這就是25年前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所預見了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路綫，這條路綫使中國共产党獲得了完全的勝利。

党和羣眾

左翼和進步分子的聯合建立了產會，使產會在戰爭問題、組織未組織的工人問題、黑人、婦女、青年及其他問題上成了工會運動中的領導勢力，這種聯合在戰時始終維持住了。這主要是由於大家對戰爭的目的和任務有大體上一致的認識，其次也由於莫萊迫切需要共产党人的幫助來反對劉易斯和勞聯的格林集團。但是由於我們所指出的白勞德的各种錯誤，特別是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問題和反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行動等問題上做了莫萊的尾巴，左派與中間派在這個時期的合作的效果大大削弱。

戰前緊接着的几年中起過顯著作用的左翼和進步分子的幾個廣泛的統一戰綫運動，隨着戰爭的發展，大部份都消逝了，或者只剩下了骨架。基本原因是由於新的形勢改變了這些組織所面對的

① 見白勞德“為什麼美國對中國共产党人發生興趣”1945年紐約版。

② 見1945年7月28日“工人日報”。

問題，使它們成了過時的東西。右翼和左翼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芬蘭戰爭以及“假戰”等一般問題上的爭吵更加速了它們的解体。1940年美國爭取和平民主同盟解散，1941年美國和平動員會解散。1942年美國青年大會消滅，1941年美國作家同盟解散。戰爭開始後，失業不再成為問題，工人同盟也就不存在了。全國黑人大會、南方黑人青年大會和南方人類福利會議戰後還存在，但是只剩了骨架。任務仍然重大的美國保護外國出生者委員會繼續存在。同樣地，統一戰綫的各法律保障組織也以民權大會的形式保存了下來。

戰時的黨員人數增加很慢。1944年初黨員達到80,000人的最高數目，其中包括由於參加軍隊而停止了黨籍的15,000人。這僅僅比1938年黨代表大會時的人數多了5,000人。許多工人參加了黨；例如，1944年初的吸收黨員運動中，增加了24,000黨員，其中30%是黑人；但是黨員的流轉率是很大的。在那時黨齡不到一年的有33,000人。^① 1944年，約14%的黨員是黑人，46%是產業工人，46%是婦女，25%是自由職業者和白領工人。

1943年紐約市的選舉說明了黨在羣眾中的力量不斷增長，當時彼得·卡欣昂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獲得了該市候選人中最多的第一選擇的票數^②而連任市參議員，（第一次當選是在1941年）。同時具有歷史性重要意義的是本傑明·戴維斯的當選，他是被選入政府機關的第一個黑人共產黨員。卡欣昂和戴維斯在市參議會中都有很好的表現。

戰時建黨的機會是非常好的，黨應該在戰後至少擁有組織堅強的150,000名黨員。但是黨並沒有做到這點，這主要是由於機會

① 見“共產主義政治協會成立大會會議錄”5月20—22日約翰·威廉遜文，1944年紐約版第51頁。

② 當時紐約市實行分區比例代表制，投票人按第一、第二、第三……選擇分投同區幾個候選人的票。得票超過當選所需要的票數的候選人多餘的票，按投票人標明的選擇次序分給得票不夠的候選人。——譯者

主义者白劳德的政策，这些政策削弱了党的主动性，歪曲了党的纲领，从而大大地减低了党对工人的吸引力。党内相当多的人反对白劳德的错误，反对他的对美国民主传统的歪曲运用，他在拉丁美洲政策上的妥协，他的“奖励工资”理论，他对全国团结的机会主义观念，以及他的“集中的战时经济”理论。但是这种反对既不够明确也不够强烈，因此不足以彻底揭露和击败白劳德正在迅速建立起来的修正主义体系。这在以后还要讲到。

第三十章 共產主义政治协会

(1944—1945)

1943年12月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蘭協議，基本上是軍事性的，它确定了1944年6月6日在法國开辟拖延已久的西方战場的日期、地点和战略。这三位战争領導人也乘这个机会以外交形式表示希望这种战时的团结战后能繼續下去，得到“好几个世代”的和平的結果。斯大林根据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國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列寧主义政策，确实有了對於这种和平的計劃。但是，日后的事件不久即証明，邱吉尔和罗斯福所代表的、侵略成性的英美帝國主义这时已經想要征服世界，他們並沒有把这种和平的目标擺在心上。

共產党的总書記白勞德却馬上飛快地得出結論說，“三巨头”在德黑蘭所表示的战后团结的希望，簡直就是一个現实的協議，因此，战后的和平和合作已經有了保証。他認定美國壟斷資本的統治集团對於同苏联和平共处、進行友好競爭是乐意的，是贊同的。白勞德在1944年1月共產党全國委员会紐約會議上，以空想家和机会主义者輕易肯定的姿态，从事陈述这种臆想中的德黑蘭協議的一切要点。后來，在他所著的“德黑蘭：我們在和平和战争中的道路”一書中，他詳尽地發揮了他的論点。在遭到黨員的不少怀疑和一些反对之后，白勞德終於設法使得党批准了他的政策，即使党並不是心悅誠服地接受的話。

白勞德說：“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找到了在同一个世界上和平共处和合作的道路”。他的論点是，战后“三巨头”团结的基礎是，邱吉尔和罗斯福向斯大林保証讓苏联和平發展，斯大林向邱吉

尔和罗斯福承諾“勝利的紅軍不会用刺刀挑着苏維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到欧洲其他部分去”。因此，过去的“恐懼和猜疑”消除了，真实的世界合作实际上建立起來了。

依照白劳德的看法，預期战后会在欧洲發生的革命掀动無須打乱这种新的國際团结；他說：因为“把任何美國的利益，那怕是美國壟断資本的利益，当作同欧洲必要的人民革命不相容的看法是最愚蠢的錯誤”。白劳德同样輕易地解决了正在發展中的殖民地革命。他說：开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廣大市場顯然是美國資本主义取得利潤的迫切要求。因此，英美兩國达成協議來解放这些地区，把它們工業化和民主化，这是实际可行的（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杜魯門的“第四点計劃”，由罗斯福創始，白劳德發揮成理論。英美兩國在貿易上的冲突也能够（並且会）由友好協議來解决。

这样，在白劳德認定的“德黑蘭”战后世界中，帝國主义会放棄对苏联的根深蒂固的仇視，会消除他們自己的貿易爭雄，会容忍欧洲的人民革命，会同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合作。結果和平就有了許多世代的保証。

白劳德这种令人攸然神往的國際团结的前提，是資本主义國家內部同样令人攸然神往的全國团结。在美國，这种团结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白劳德說，这里面包含的問題是，一旦战争工業轉到民用生產之后，如何处理每年 800 億元的剩余商品。他准备这样來解决這個問題：首先是把美國的对外貿易每年增加 400 億美元；这就是說，美國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增加 60 億元，对非洲增加 60 億，对亞洲增加 200 億，对欧洲增加 60 億，对苏联增加 20 億。白劳德說，“我很乐意帮助自由私人企業家完完全全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实现他們所需要的 400 億美元的市場。”这是示意華尔街在工人階級协助下夺取世界貿易。

对外貿易这样大規模擴展之后，美國还有 400 億美元的过剩生產需要处理，白劳德指望僱主会自願地將工人的实际工資提高

一倍。他說：“除了使個人消費者的購買力提高一倍外，似乎沒有其他辦法了。如何做到這一步，我們現在不作建議。我們等待資本家拿出可行的建議來，因為他們的工廠要繼續開工，他們就必須找到解決的辦法”。

白勞德宣稱，“明智的”資本家會按照他們的“真正階級利益”來在所有他的這些計劃（接受歐洲的革命和殖民地的革命，提高工人工資一倍，取消反猶太主義和對黑人的迫害）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團結。1943年12月12日，白勞德在康涅狄格州橋港的一次演說中表示他對階級合作式的全國團結的滿腔熱忱，他說：“如果伊·普·摩根支持這種（擁護德黑蘭的）聯合政策，並且徹底贊同的話，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同他緊緊握手，並且同他一起來實現這個政策”。^①

白勞德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預見美國的全國團結的。他說，那時“勞工隊伍不滿會很少，勞工、政府和資方之間的關係也不會太緊張”。工會的問題也不會多。白勞德指望工會按照獎勵工資和不罷工的保證（他要把這些推行到戰後去），一定會達成“雙方協議的切合實際的綱領，讓資本家有最大的主動性來按照他們自己的方法解決分配問題”。

白勞德的所謂全國團結的最惡劣的內容之一就是放棄了黑人爭取民族自決的鬥爭。他的理論是：從黑人在內戰結束的時候的態度來看，他們行使了他們的民族自決權，放棄了成為判然有別的民族的一切前景。這是否認黑人問題的民族性。這種否認的政治實質是說黑人羣眾，同工人一樣，會自然地得到權利，沒有真正的必要來對白勞德所認為是仁慈的統治階級繼續鬥爭，這種觀點的最後結果是嚴重削弱黨在黑人中的鬥爭和實際上取消南方的共產黨。^②

① 見1943年1月“共產黨人”。

② 見1945年7月28日美國共產黨緊急代表大會決議。

工人會無限期地接受兩黨選舉制度也是白勞德的全國團結的前提。他說：“工人階級大部分的意見同全國一般的一樣，認為這個‘兩黨制’對民主權利的基本保持提供了恰當的途徑”。他替這個制度辯護說：“我們要通过我國現有的政黨結構，主要是奇特的美國兩黨制這個結構，來試圖實現我們和大多數美國人共同持有的政治目標”。

白勞德接受了資本主義、階級合作、兩黨制，接受了取消黑人的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張，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他必然認為不需要共產黨。因此，他建議解散共產黨，把共產黨員重新組織在一個教育性的團體里面。這個團體不應當提出自己的候選人，而且性質是“不分黨派”的。它在羣眾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工作。至於列寧主義，那就是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却完全不見了；白勞德在申述他的德黑蘭主張的整本書里，甚至連列寧的名字都沒有提到。

白勞德機會主義的要點

白勞德機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傳統的“美國例外論”，幻想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有根本上的差別，它不受支配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成長和衰朽的規律的支配。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相對有利條件：它不曾有過封建的政治背景，它控制了龐大自然资源，它具有連成一片的廣闊土地，後來，由於它的戰略位置，它又能夠從摧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兩次世界戰爭中得到好處——這就使它在資本主義日趨衰弱的世界中保持強大的容貌。列寧很久以前就用他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解釋了這種現象；但是像洛夫斯頓和白勞德之流的机会主義分子，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完全一致，認為美國資本主義表面的、具體的特點使它根本上不同於一般的資本主義。這種“美國例外論”滲透了白勞德的全部政治見解。

正像一般“美國例外論者”經常的情況一樣，白勞德的机会主義計劃里面包含了对於美國資本主義力量異常過高的估計，他的德黑蘭論文簡直就是描寫美國壟斷資本統治着全世界，承認華爾

街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連亨利·魯斯都從來沒有像白勞德這樣生動地描繪過他的“美國世紀”。

白勞德機會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凱恩斯主義。就是說，他從事說明美國可以用政府計劃的方法來克服生產過剩的危機。其錯誤的含意就是說資本主義可以因此而克服其總危機。白勞德的烏托邦就是典型的凱恩斯幻想，幻想一個“進步的資本主義”會在一個永遠上升的螺旋中前進。他所描繪的是一幅美滿的資本主義進化的圖畫，而不是通過英勇鬥爭走向社會主義的圖畫。

白勞德機會主義同時也包含了典型的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這種政策意味着使工人階級屈從於資產階級的支配。他把社會的整個控制權放在“明智的資本家”手裡。工人階級沒有革命作用，共產黨也沒有。

白勞德的方案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粗暴修改。在他的德黑蘭論文中，他葬送了階級鬥爭，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消除了帝國主義的概念（連“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對他都成了忌諱），拋棄了社會主義的前景。因為，如果資本家會像白勞德主張的那樣自願將工人的工資提高一倍、把世界落後的地區工業化和民主化、取消戰爭、不斷提高全世界各地的生活水準，那麼還有什麼理由來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呢？白勞德的修正主義野心甚至還不止於此。他狂妄地企圖改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全部原則和綱領。

白勞德的機會主義的德黑蘭政策，綜合了幾年之中他對戰前和戰時的羅斯福聯合陣綫和全國團結問題的各种錯誤態度，達到了最高點。從1936年黨開始支持羅斯福起，這種有系統的錯誤解釋就產生了一系列日益發展的錯誤。我們已經提到這些錯誤，其中如：白勞德沒有批判羅斯福，却倡言：“跟着羅斯福走，一切服從羅斯福的政策”（早在1937年，歐洲的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說過白勞德“被羅斯福迷住了”），他出賣了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他認為英美帝國主義在戰爭中“過了魯必坎河”的理論，他

对中國民族解放斗争的錯誤观念，他对中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錯誤認識，他拒絕坚持組織战时联合政府，他的獎勵工資，他的集中战时經濟，他驅逐 4,000 名外國出生的黨員出党，他取消車間小組，他在實踐中日益認為階級斗争已經消失，他压低工人階級和共產党的領導和獨立作用，他对美國歷史的始終一貫的机会主义的解釋。德黑蘭政策僅僅是白勞德日益顯著地向右轉的最后成熟的階段。

白勞德奉行德黑蘭政策，就成了美帝國主义的代言人。他誇耀美國壟斷資本的“進步”作用；他在工人中散播帝國主义的幻想；他企圖使面对橫强的帝國主义的劳工运动和殖民地人民渙散瓦解，他还企圖消滅美帝國主义最大敌人的共產党。德黑蘭政策是为美國大資產階級利益而不是为工人階級利益拟訂的有效果的綱領。它的作用是促進華尔街战后霸佔全世界，並且取得工人階級的支持。

白勞德修正主义的起源

就当前國內的尖銳階級斗争、國際的战争危机以及共產党的列寧主义立場而論，党当时竟会接受白勞德的不可能實現的德黑蘭方案，犯下基本性的錯誤，这实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这个錯誤的基本原因是党和它的領袖們缺乏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修养。这个錯誤是党的錯誤，而不僅是党当时的領袖白勞德的錯誤。他只是利用了党在馬克思列寧主义上之欠缺修养。他是这种偏差的理論家、發言人和創始人。

党当时是各階級組成的全國團結中的一部分，它当时支持着在偉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与苏联結成同盟的資產階級政府。这条路綫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党在头几年里已經被白勞德机会主义的發展所造成的复雜形势所制約，从而过份誇大了当时全國的和國際的團結的進步意义。白勞德是机巧的詭辯家，能够險惡地使人相信他的德黑蘭方案具有一点道理。因此，党被他哄得相信，至

少是部份地相信，战时的全國的和國際的團結会在战后繼續下去，並且还会有巨大的發展。当时，其他共產黨，特別是西半球的共產黨，也犯了同样的錯誤，批准了白勞德或者类似的路綫。

白勞德修正主义在党的不健全的社会成份里有很深的根。党在基本工業工人里的力量相对的薄弱，而在这个时期里，由於白勞德解散了車間基層組織，这个弱点更形嚴重。那时还有大批思想上不成熟的白領工人和自由职业者湧進了党。这些人之中有許多——如果不是大部份的話——最后都变成了健全的共產黨人，但是白勞德——他自己是白領工人，會計員——却有系統地同这些人里面的右翼思潮相結合。他同那些工会里的机会主义的（后来都成了叛徒的）共產黨領袖也密切結合，这就是那些被產会職員集团里的普遍的高額薪金和政治机会主义所腐蝕的人。白勞德培植所有这些右傾偏向，把他們当作自己的基礎，把党內的火力完全集中在党內的真正馬克思主义者身上。这一切同曾經在歷史上断送社会党的那些小資產階級机会主义是类似的。

党内民主集中的缺乏，也使白勞德主义得以滋長。按照正确的列寧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度，党内必須有充分的政治討論，深刻的自我批評，健全的紀律，坚决反对右的和“左”的偏向的積極斗争，以及有力地执行党的決議。这些就是一个坚强的党和正确的政策的条件。我們党的生活在正常情况下是接近於这种体制的，但却並非經常如此。例如，在1923到1929年的長期的派系斗争中，党内民主集中普遍的情况是吹毛求疵的批評，派別的态度，紀律的渙散，小集团的利益在先，党的利益在后等等，这就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得透不过气來。后来，在白勞德統治下，对民主集中的破坏採取了相反的而同前此相关的極端：那便是嚴厉削弱真正的政治討論，实际上取消自我批評，培养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普遍發展过分的集中，以及几乎完全放棄反对右傾的党内斗争。白勞德利用党内念念不忘1923到1929年長期派系斗争造成的巨大危害，不断彈弄宗派主义危險的高調，这样來窒息政治討論。白勞德的修

正主义德黑蘭論文，就在這種人為的環境下，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常規，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就硬叫黨暫時接受了。

我們黨的德黑蘭偏差，本質上是屬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總是尾隨資產階級的，這是它的既定政策。正如我們已經講過，這種政策除了造成其他的許多次背叛行為外，竟然使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美帝國主義通過大規模戰爭來征服世界的計劃採取支持的立場。白勞德的政策也會把我們黨領到同樣的總方向。但是，黨承認了這個嚴重的錯誤，嚴厲把它糾正，這就証實了黨的共產主義品質。這是右翼社會民主派不可能做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是永遠不犯錯誤的。他們有時也犯錯誤。但是，他們的特点就是比任何其他的黨所犯的錯誤都少，而且，在深刻的自我批評的基礎上，他們公開地改正這些錯誤並且從其中吸取教訓。

福斯特反對白勞德路線

白勞德在1944年1月7日向全國委員會及其他主要的黨的工作者，總共約500人，作了關於德黑蘭的報告。會議的主席是黨的全國主席福斯特。白勞德報告結束後，福斯特就立即在發言人名單上登記，並且通知政治委員會說，他要發言反對白勞德的報告。政治委員會的好幾個委員極力要求他不要這樣做，理由是這在戰爭時期會使黨陷入嚴重的混亂狀態。他們還向他保證說，白勞德的發言事先沒有經過討論，政治委員會不久會重新考慮全部問題。

在這種諒解上福斯特從發言人名單上撤回了他的名字。但是，由於政治委員會並沒有討論白勞德的報告，他便在1月20日寫信給全國委員會，表示了自己的看法。^①在這封信里，福斯特對

^① 全文見1945年7月“政治月刊”。從1945年1月起，“共產黨人”改名“政治月刊”。

白勞德報告的整個路綫提出質問。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抨击白勞德对資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計不足，对帝國主义消滅的幻想，对美国資本主义“進步”作用的判断，对英美大資本家不再攻击苏联的信心。他指出罗斯福是帝國主义者，他並且警告战后美帝國主义会在战后努力夺取世界的霸权。

在國內方面，福斯特指出战后成立包括“最大的資本家”的全國團結的建議是荒謬的，他攻击白勞德—摩根所象征的全國團結，他預見战后的前景是階級斗争而不是階級和平，他反对白勞德接受兩党制，他攻击战后不罢工政策，他斥責把社会主义拋棄，他对党提出墮入尾随資產階級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錯誤的危險。至於解散共產党，福斯特和其他的同志自从几个星期前提出这个建議以來就表示反对了。顯然地，在他給全國委員會的信里，他是應該再次強調這個問題的。对白勞德的整套理論，福斯特的信是这样說的：“在这幅圖画里，美国帝國主义簡直是消滅了，階級斗争的痕跡都很难找到了，社会主义实际上沒有任何作用”。

福斯特要求重新召开全國委員會來討論他的信。他的要求遭到拒絕，但1944年2月8日却召开了政治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包括約80个党的高級工作人員。会上宣讀了福斯特的信，但是遭到了压倒的多数反对，出席會議的只有一个人投票贊成。白勞德然后警告福斯特，如果他向党員表示他的立場，他会受到开除的处分。福斯特的信被白勞德压了下來，就整个党說來，这封信是隱瞞起來了。

福斯特深信他若向党員中廣泛地提出這個問題，便会造成党的無結果的分裂，所以他决定，至少是暫時把他的反对局限在全國委員會內。他說，“这是我在以后数年中所遵循的途徑，我朝着消除白勞德的机会主义錯誤的方向，寫了無數的批評、政策建議和文章等等^①。我深信，政治事件的進展以及我們領導同志的共產主

^① 見1945年6月“政治月刊”福斯特的文章。

义訓練，終会使我們的党恢复正确的政策路綫”。^① 事情的發展实际上就是如此。

共產党的解散

在最初討論他的德黑蘭論文时，白劳德建議解散共產党。他的論据之一就是1945年5月共產國際的解散。我們已經講过，共產國際解散的理由同白劳德的机会主义用意完全不一样。他在政治委员会里很遭到一些反对，但是終於勝利了。

結果，共產党的全國委员会於1944年1月1日通告各区的党組織，建議把党解散，改組成“政治教育协会”。几乎所有的区都一致支持这个建議。因此，1944年5月20至22日在紐約市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就实行了这个計劃。

共產党代表大会本身只开了几分鐘。白劳德作了解散党的建議，他說：“我就此建議从此解散共產党，授权由党的主席、总書記和助理書記組成的三人委员会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結束党的事务，还授权这个委员会处理党的全部財產，把可能留下的剩余部份移交給任何一个或几个他們認為致力於贏取我國目前所参与的战争並爭取持久和平的团体”。这个建議未經过討論就通过了，共產党代表大会也就此閉会。

然后，代表們立即重新集会，着手把党改組成共產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按照他当时著名的德黑蘭論文作了主要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被採納作为共產主义政治协会的总綱領。旧的共產党机构：經過相当多的改变，由新的組織接收过去，它的报刊、財產和基金也随着被接收，这是受党代表大会委托的特別委员会所决定的。各区和全國的領導，基本上还是原來的那些人，唯有福斯特，由於他站在反对的立場，被取消了全國主席职位，而由白劳德接替了这个位置，改名为會長。此外还选出了11个副會長，这样就使更

① 見福斯特“論反修正主义的斗争”1945年紐約版第18頁。

大的权力集中在白劳德手中。州組織的領導也称为會長。

党章的序言也遵循新的政治方針而大大地被修改了。共產主义政治协会自封为“美國人的一个非政党性协会”，它“坚守科学的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的原則”（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新的序言一点也沒有提及階級斗争、帝國主义、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社会主义的建立。相反的，“它期待一个民主的資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國家偉大的結合所領導的自由國家大家庭，來开始一个世界和平、生產擴張及經濟福利、各國人民——不分种族、信仰和膚色——的解放和平等的新紀元”。几个月之后，白劳德建議从共產主义政治协会的名称中刪去共產主义字样，但是这个建議在政治委員會中以一票的多数被否决了。

这样，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体系达到了它的終極的表現。它在取消党这方面走到了最后極端。白劳德不僅僅是修正了党的原則和政策，他把党本身也解散了。他这样做的借口是：共產主义政治协会是一个更便於工作的工具。这是放棄与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这是向社会民主党及資產階級的解散共產党的要求投降，这种要求的企圖是剝夺工人階級所不可缺少的領導政党。在1944年5月的代表大会上，美國共產党犯了它歷史上最大的政治錯誤。^①

对羣众工作的影响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馬上削弱了共產党的各項羣众工作。想按照德黑蘭論文的路綫在工会中發展战后不罢工政策的做法發生很坏的作用，而右翼反对派則相应地猖獗起來。關於黑人羣众工作，白劳德認為黑人已經放棄（滿足）了他們的民族願望，他們現在已經結合到白人里了。这种理論使一般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陷入了混乱状态，削弱了他們爭取黑人权利的斗争。在妇女工作方面，

^① 見“共產主义政治协会成立大会會議錄”1944年紐約版。

由於白勞德信賴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任何認為婦女必須切實為自身權利進行鬥爭的觀念，便有取消之勢。同樣地，機會主義的觀點在民族集團的工作中也扎下了根子，這是美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首次在左翼勢力中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文化工作方面，白勞德的对“名人”捧場的資產階級做法也產生了后退的影響。在南方，共產黨人曾經在那里進行過長期的英勇工作，到這時幾乎完全放棄了。

白勞德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使共產主義青年團很早就遭到了嚴重的損害。1943年10月16日共青團的代表大會決議解散，改組為美國民主青年。這並不是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更廣泛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這是共青團的傳統目標），而是企圖在青年工作中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貝蒂·甘內特說：“這個新組織對於教育青年的想法，不是用社會主義而是用資產階級民主最優良的傳統。它想成為一個不分黨派的組織，可以自由地討論一切政黨所提出的政策和理論……它解除了同共產黨的兄弟聯系……它強調了這個組織的服務性質，因此就同其他青年服務組織沒有很大的區別。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在自願的基礎上，作為重要的‘現代民主思潮’之一來學習的。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隨着白勞德主義的滋長而加深。修正主義的影響否定了青年工作中的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① 1945年白勞德被擊敗之後，對這方面也作了糾正，1948年5月勞動青年同盟的成立展開了糾正這種錯誤的工作。

在1944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候選人是帶病的羅斯福和杜魯門。白勞德遵循他的德黑蘭綱領，企圖耍一套聳人聽聞的手法。他在克利夫蘭的一次演說里建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領導共聚一堂，對單一的“戰爭勝利”的候選名單達成協議。這個步驟從白勞德修正主義的立場看來是合乎邏輯的。他認為財政資本的大部份

^① 見1948年9月“政治月刊”甘內特的文章。

是支持德黑蘭政策的，所以對他來說，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獲勝都沒有多大區別，因為兩個政黨都受“進步的”財政資本的控制。因此，這次選舉對他來說是有什麼真正的意義的，競選怒潮所表示的一切都不過是狹隘的黨派鬥爭，沒有真正的政治內容。因此兩黨應該提出共同的候選名單。這個方案顯然是意味着撤銷羅斯福；因為共和黨人當然永遠不會同意提他的名。但是，由於政治委員會內強烈的反對，同時又有清晰的跡象指出他的建議會遭到廣大羣眾中的強有力的羅斯福勢力幾乎一致的斥責，白勞德因此很快就放棄了他的煞費苦心的方案。結果是共產主義政治協會繼續支持羅斯福，協助他第四度當選。

協會里反對情緒的增長

黨員對白勞德修正主義的德黑蘭政策的接受，從來就不是根據什麼堅定的信念。這種猶豫態度不久就發展成懷疑和反對。這種態度的轉變主要是由於美國和世界局勢正在迅速地揭露白勞德整個路線的荒謬性。顯然的，在勞工方面，戰後的情況不會是白勞德的長期和平的階級合作，而是無數艱苦戰鬥的罷工。在外交政策方面，雖然戰爭尚未結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新政治首腦杜魯門正在明顯地準備從飽受戰禍的世界攫取一切可以得到的利益。這在1945年4月25日舊金山聯合國成立會議開幕後特別顯著。弗雷德里克·維·費爾德說：“戰爭大大地推動了民主力量的發展，帝國主義恢復自身的權勢來對付這種力量，這便是會議一切重大鬥爭的中心問題。”^①這個基本事實的一些特別險惡的表現是，庇隆的阿根廷加入聯合國得到批准，民主波蘭却被否決。

險惡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在共產主義政治協會里面產生了对政治路線的日益增長的懷疑。這種懷疑反映到了政治委員會。丹尼斯開始指出戰後美國的前景是積極鬥爭而不是階級和平；吉伯特·

^① 1945年8月“政治月刊”費爾德的文章。

格林建議召開全國委員會重新審查戰後形勢（白勞德的理論作為這個問題的基本答案）；戴維斯警告目前的政策正在黑人工作中產生惡劣的影響；斯塔徹談到了美帝國主義（原來被白勞德取消了）；湯普遜對白勞德路線的許多方面表示了日益增長的懷疑；威廉遜埋怨共產主义政治協會里死氣沉沉，會員人數大減。福斯特鼓勵所有這些對黨的路線的正确性的懷疑，他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批評白勞德政策和揭露它的荒謬性。白勞德已經佈置停當，準備不久就開除福斯特。

杜克洛的論文

在這種急遽發展的內部形勢中，1945年4月，法國共產黨書記杜克洛在法國的“共產主义手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同白勞德政策發生正面衝突。^①促使杜克洛寫這篇論文的是，因為不久以前共產黨的一個報紙“新法蘭西”上刊登了一篇贊揚白勞德主義的文章，同時又因為白勞德解散美國共產黨鼓勵了法國共產黨內的取消主義傾向。

杜克洛在他的論文里詳盡地敘述了白勞德的政策，引用了福斯特給全國委員會的信里的許多話來作對比。杜克洛作出了他自己的結論，他說：“我們看出了白勞德和他的信徒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丑惡的修正，這種修正主義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認為美國會有一個長期的階級和平，認為戰後可能會把階級鬥爭抑制下去，可能在勞工和資本之間建立和諧的局面”。他申斥白勞德把德黑蘭的外交宣言曲解成“階級和平的政治綱領”，他駁斥共產黨的解散。他聲稱：“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解散共產黨”。相反的，形勢“要求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杜克洛的論文對共產主义政治協會起了驚人的影響。正在發展着的反對白勞德政策的意見因此很快就成熟了。幾星期之內，

^① 見1945年7月“政治月刊”。

全党——从支部直到政治委员会——几乎一致拚棄德黑蘭机会主义。無疑地，由於國內外事变日益顯示白勞德修正主义是愚蠢的，所以，就是沒有杜克洛的文章，美國共產黨最后也一定会从党内清除这种政治毒素。但这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还难免引起党的嚴重分裂。实际的情况是，杜克洛的著名論文大大地有助於白勞德机会主义体系的摧毀；美國共產黨对这件事始終深深感謝杜克洛和法國共產黨。

緊急代表大会

1945年5月20日，共產主义政治协会接到了一份杜克洛的論文。^① 政治委员会立即对論文進行了討論。他們很快地对共產主义政治协会的全部政策作了檢討，結果委员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否决了白勞德路綫，接着，除白勞德外，委员会一致同意了这个決議。白勞德自以为是，盛气凌人，沒有絲毫的自我批評，不顧自己的主張已經顯然破產，緊緊抱住不肯放棄。因此，几天之后，党停止了他的总書記的职务，选举了一个三人（福斯特、丹尼斯和威廉遜）書記处來代替他。

6月18到20日，全國委员会举行會議。全委会反映了党员坚定的意見，一致斥責白勞德的路綫，同意杜克洛的論文，全部批准了福斯特前此寫給全國委员会的信，通过了新的政策決議草案。全委会同时也支持撤消白勞德的总書記的职务的决定，还做出了撤銷他这个职务的正式决定，全委会又决定7月26到28日在紐約市召开特別代表大会。

緊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政治委员会和全國委员会的措施。大会对党成为白勞德修正主义的牺牲品这个巨大的錯誤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關於这方面，大会宣称：“我們过去的修正主义錯誤的根源，必須追溯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态和影响对工

① 見1945年5月27日“工人日报”。

人階級經常施展的压力”。

代表大会着手彻底在党内清除白劳德主义，使党再次建立在巩固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礎上。共產主义政治协会解散了，共產党重建起來。党章也相应修改了。大会选举了福斯特、丹尼斯和湯普遜三人組成的書記处做党的領導。福斯特全國主席的职务恢复了。全國委員會的成員有許多变动，各州和地方委員會也都把各自的成員改变了好多。

党章序言也修改了，使它基本上具有了目前的內容。序言拋棄了白劳德阿諛資產階級民主的詞句，明确提出無產階級民主和社会主义。序言宣称：“美國共產党是工人階級的政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为其基礎”。它一方面要維護美國民主的成就，但是同时保證要進行不妥协的斗争來“反对帝國主义和殖民地压迫，反对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視，反对隔离黑人的制度，反对反犹太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並爭取社会主义。它是清晰明确地拿階級斗争做基礎的。

主要決議^①对世界形势作了现实的研究——当时对日本的战争尚未結束。它拚棄了白劳德關於美帝國主义的“進步”作用的一切謬論，指出華尔街和杜魯門政府推行的國際政策所包含的險惡危机。決議宣称：“美帝國主义最强橫的集团正在企圖攫取对全世界的政治的和經濟的霸权”。決議又說：“如果壟断資本的这种反动政策和势力不遭到制止和击败，美洲和全世界就会面对新的侵略和战争，就会面对美國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的滋長”。这种精辟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分析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國際形势的圖画，提供了对事件演变的預測，这种預測直到今天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在國內方面，決議完全拚棄了白劳德的階級合作主义。決議拒絕了白劳德的战后不罢工路綫、獎勵工資、对兩党制的屈从以及“有組織的資本主义”；決議拟出了一个階級斗争的綱領。決議提

^① 見1945年9月“政治月刊”。

供了战斗性的贏取战争的綱領；要求工人准备迎接战后时期艰鉅的階級斗争；保存了同罗斯福建立联盟的健全的共產党政策，着手在列寧主义的意义上加强这种政策。決議尖銳地批評了就任总统才几个月的杜魯門，宣称：“必須在总的联合陣綫里有計劃地建立劳工、黑人和一切真正民主势力的力量，來進行反对帝國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來打击和制止联合陣綫中願意向反动讓步的各种傾向和組織，一定不能姑息反动陣营。必須孤立和击潰反动陣营”。決議重申了黑人問題的正确政策。至此，党已經重新肯定了它的共產主义品質。

簡而言之，代表大会肅清了白勞德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花样。但是，在白勞德培植下，党内很久就滋長了許多修正主义的意識和作風。要消滅这一切，却需要党此后几年的工作。緊急代表大会开完以后，共產党隊伍里掀起了一陣欢欣和热情的浪潮。但是共產主义政治协会去到修正主义的探險旅行所付的代价可不小，党損失了15,000名厭惡白勞德机会主义的黨員。大批黨員很早就拒絕向共產主义政治协会登記。甘內特在1944年中报告里說：只有63,044名黨員，占共產党名冊中的88%（軍隊中的15,000人不在內），参加了共產主义政治协会，这就損失了9,000人。1946年1月黨員登記的人数只有52,824人，1947年的登記人数却增加到59,172人。

白勞德修正主义的一个后果是紐約、費拉特尔費亞、旧金山和其他一些地方几十个不滿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有組織的脫党。这里面有沙姆·达尔西，威廉·弗·鄧恩，哈里遜·乔治，維恩·史密斯等人。他們發展了一种左傾的批評，指控党的新的領導是中間主义者。这是他們用革命詞語來掩护他們从日益艰鉅的階級斗争中撤退。

白勞德被开除

白勞德对党应承服从代表大会的決議，党領導也讓他担負党

的次要的工作。但是，白劳德拒絕了，因为他顯然决定了同党破裂。他不久就在党内發行派別性的通訊，到1945年下半年，他創辦了“銷售業指南”簡報。这个簡報宣傳白劳德的机会主义路綫，並且对党施放冷箭。白劳德还企圖建立派別集团。

尽管一再地受到警告，白劳德繼續玩弄無原則的手腕。他否認政治委员会和書記处有权檢查他的政治活动。因此，1946年2月12到16日的全國委员会會議，根据湯普遜的报告^①，一致决定將他开除出共產党。僅僅一小撮信徒——他的妻子、他的哥哥、他的財政“天使”^②和另外几个人——跟他一起脫党。

白劳德在出党后就加緊了他的反党活动。但是他为他的集团所糾集的人数始終不过十來个。整个世界形势每日都在証明他的德黑蘭論文荒謬無稽，白劳德却繼續背誦，把它“適應”到完全矛盾的政治情况里去。他已經淪落成为共產党的公开敌人，成了美帝國主义的無恥喉舌，成了詭譎的誹謗苏联的人。^③

① 見湯普遜“一个叛徒的道路”1946年紐約版。

② 即經濟支持者的俗称。——譯者

③ 关于白劳德日后政治上的腐朽，請參看1949年10、11月和1950年3月“政治月刊”格林的文章。

第三十一章 战争的革命后果

(1945—1951)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生灵大批遭屠杀、财产大量遭毁灭，这就产生了深远的革命后果。伟大的民主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是这次浩劫的受害者，他们广泛地认识到战争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本身，他们尽力回击这种破旧的和残杀的社会制度。这种战后大掀动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自然的延续。它对世界各部分起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同俄国革命一样，同法西斯的成长一样，同本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一样——这一切都是日趋严重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运动又对这个衰病的制度狠狠地打了一拳。

战后的浪涛也影响了世界资本主义堡垒的美国。这表现在人民反法西斯反垄断情绪的发展、许多次的大罢工、黑人的奋起、士兵要求复员的壮大示威以及美国其他各种抵抗垄断资本统治的日益增长的群众性的表现。

苏联的迈进

苏联的力量和政治声望的突飞猛进，是这次战后的世界革命的显著发展。这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时期严重削弱的情况对照一下，就更加明显。苏联的地位不仅绝对加强了，而且相对加强了。在战争之前，资本家把苏联当作在国际上只起次要影响的國家；在战后，他们普遍承认苏联是世界起决定性作用的两大强国之一。这次战争表明了苏维埃制度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制度。

把苏联和它的两亿人民的宏伟进展，同它在战争中所蒙受的

滔天禍害对照來看，就更加顯得出色，苏联的伤亡是2,300万人，財產損失1,280億美元，这还不包括浩大的作战費用以及遭受蹂躪和破坏的廣袤地区和大量工業。沒有任何承受了这样驚心动魄的破坏的資本主义國家还能打勝仗的。那些資本家，特别是華尔街的大壟断資本家，的确以为他們“讓德國和苏联打个兩敗俱伤”的目标已經實現了，他們以为苏联即使不是永远不能翻身，也会長期爬不起來。为了增加苏联恢复的困难，他們通过馴服的杜魯門政府，不僅拒絕給这个在战争中受如此重大損失的盟友以任何战后貸款，而且始終企圖逼迫苏联偿还战时美國所供給的租借物資。政府这种一文不舍的态度簡直是替慷慨的美國人民丟臉。

然而，由於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雄偉力量，苏联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偉大的共產党領導下，很快就恢复了它的浩大的战时物質損失，使資本主义敌人驚慌失措。欧洲的其他國家的战争損失虽然比苏联小得多，又領到了美國的大量津貼，可是苏联的經濟却远远超过了它們。苏联恢复得如此之快，到1951年11月，它的工業生產已經比1940年高一倍，並且还在繼續增長。而且，苏联政府憑着它的工業的充沛的精力，已經在拟訂一系列的宏偉的新的發展計劃，包括巨大的新發电厂，工業的進一步的大擴充，龐大的灌溉方案，以及建立防护林帶來改变干旱区域的气候的偉大計劃。

在苏联的战后工業力量高漲的时候，它的政治声望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健全的工業制度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使它得到了第二次大战結束後許多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以及各資本主义國家里廣大劳动羣众的信任。苏联是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的領袖。

美國共產党一貫努力不懈，來对美國人民說明苏联的和平作用，說明美苏人民合作對於世界福利的必要性。共產党是維護美國人民真正利益的最忠实的党，这样的努力是符合党的功用的。

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另一基本的革命發展就是中歐東歐新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它們約包括了一億人民。這些國家有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等。進步的東歐民主共和國是從同一的偉大運動中生長起來的。

歐洲的人民民主國家是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建立的。蘇聯紅軍擊敗了這些國家裡面的希特勒的軍隊和傀儡政府，所有的反法西斯政黨，特別是那些在地下戰鬥的政黨，在蘇軍協助下進行了接收工作，組成了聯合政府。這種政策是1935年第七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所倡導的全面反法西斯統一戰綫綱領在戰後的延續和發展。這些聯合政府都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這些選舉一般都遭到潛在的或實際的暴力威脅。所有這一切反動抵抗，即使不是由美國津貼和組織的，至少也是受美國反動分子鼓勵的。由於蘇聯在鄰近，這就掩護了這些人民民主國家的年輕的政府，使西方帝國主義不能實行武裝攻擊。

人民民主國家構成了一種新的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它們是由各國共產黨領導的，這些是最強大的黨，同時也是在納粹佔領期間最勇敢作戰的黨。紅軍在軍事上擊潰希特勒是成立這些民主國家的先決條件。這些新民主國家的進展在國內的表現是，工人階級權力日趨鞏固、社會黨的最優秀分子同共產黨合併以及共產黨政治領導作用加強。

戰爭結束的時候，在以共產黨為首的工人階級領導下，掀起了反法西斯的驚濤駭浪，歐洲羣眾基本上趨向社會主義，結果是法國、意大利和其他西歐國家也成立了聯合政府。這兒，同樣地，共產黨是在這些新政府里，共產黨也是最強大和最明智的政黨。但是同中歐東歐不一樣，這些國家並未產生人民民主。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是英美軍隊所佔領的，這些軍隊阻塞了人民的民主願望。在這方面還有重要的原因，那便是社會民主黨，天主教的統治

結構，以及美國政府的財政威脅这种种的反动的、資本主义的不断压力。

欧洲战后的普遍大掀动还產生了英國的工党政府。工党是用社会主义口号当选的，但是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領導緊緊地把政府安在資本主义的基石上面。資本家們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为大的利潤。工党政府充当大英帝國主义的統治代理人，一直到它在1951年10月选举里被代表大企業的保守党魁邱吉尔击败为止。工党对資本家的利益是如此的关怀，以致邱吉尔上台后竟然發現工党政府規定的企業稅率太低，因此不能不建議把稅率提高來渡過財政难关^①。在这次选举之后，英王恰如其份地对下台的艾德禮頒發勳章，來褒獎他对英國資本主义和王國所立下的卓越的功績^②。

中國的人民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資本主义总危机尖銳化的最基本跡象之一是帝國主义对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控制的日趋崩潰。以前，那些地方的主要斗争是帝國主义間爭奪利潤和爭奪剝削当地人民的机会的斗争；但是現在代替这种斗争的，却是占世界人口半数的当地人民力求驅逐一切帝國主义强盜的雄偉的革命斗争。因此，世界資本主义支柱之一的殖民地制度正在迅速遭到毀滅。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种爭取人类自由和繁荣的廣泛运动的影响。

殖民地解放革命的卓越領袖是拥有475,000,000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是整个宏偉运动中的开路先鋒和掌旗战士。中國革命在現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殖民地革命里屬於經典性的类型。它指出了这种革命以不同的速度在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

① 見1951年11月9日“美國新聞与世界报道”。

② 見1951年11月6日“紐約郵報”。

區所遵循的道路，這些地區是印度、緬甸、馬來亞、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從巴基斯坦到摩洛哥的穆斯林世界的許多國家。

中國人民革命的心臟和頭腦是共產黨，它受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的薰陶，得到光輝的馬克思主義作者和戰士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它領導民主羣眾對入侵的帝國主義者和它們的同盟者大地主進行了25年的戰爭。這個鬥爭包括1925—27年的第一次革命戰爭，1927—36年的第二次革命戰爭，1937—45年的抗日戰爭，1946年開始的全國解放戰爭。^① 這年7月，美帝國主義、中國地主和高利貸者的“走狗”蔣介石發動了全面的武裝進攻來消滅人民解放軍和共產黨。但是到1949年12月底，經過一連串的大敗仗之後，蔣介石的由美國裝備的軍隊遭到粉碎，殘余部隊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在這次的劇烈鬥爭里，人民解放軍消滅和俘虜了蔣軍807萬多人，爭取到了170多萬人起義和投誠，繳獲了蔣軍大砲50,000多門，機槍30多萬挺，坦克與裝甲車1,000多輛，汽車20,000多輛，以及許多各式各樣的其他軍事裝備，這一切幾乎全是美國製造的。^②

中國人民政府是人民民主的一種新的形式，這是一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政府，但是沒有蘇維埃式的機構。毛澤東說這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③ 毛澤東的著作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對殖民地革命和取得革命勝利的途徑的經典性的分析。

① 見1949年1月“政治月刊”費爾德文和1951年8月1日“人民中國”肖華文。

② 按1951年6月29日“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中文版第99期朱德原文為：“……人民解放軍消滅了國民黨軍807萬多人，爭取國民黨軍起義和投誠改編共有177萬多人，擊斃和俘虜國民黨高級軍官1668人，……”

——譯者

③ 見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列寧和斯大林很久以前就說明了俄國革命同中國革命的基本联系。中國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1925年臨終的時候寫給苏联政府的信說：“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难民，將借此以保衛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①中國的偉大的軍事領袖朱德說：“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下，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学到了所向無敌的革命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列寧、斯大林式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党——中國共產黨。”^②

美國帝國主義渴望攫取中國的丰富的自然資源和剝削中國的众多的劳动人民，一向是中國人民和他們的民族解放革命的敌人。美國帝國主義屢次的表現說明了这一点，它在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期，参加了侵入中國的八國联軍；它曾企圖扼殺孫中山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它宣佈了掩护美國帝國主義伸進中國的假仁假义的門戶开放政策；它把廢鐵和其他战争物資供应日本侵略者，一直供应到美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拿了50億元來津貼反动透頂的蔣介石來鎮压人民的殖民地革命；它現在又企圖打敗中國和窃取台灣。^③

美國共產黨多年來就在“不干涉中國”的口号下一貫地反对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不过在德黑蘭修正主义时期，党的对華政策削弱了（參看本書第450頁）。党肅清了整个白勞德主义之后，也就放棄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例如，按照党恢复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丹尼斯在1945年11月全國委員會上号召举行500个羣众集会來抗議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这些会都开成了。福斯特也宣称：“中國的战争是解决

① 見“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2頁。——譯者

② 見1950年11月16日“人民中國”。

③ 見1949年8月“政治月刊”亨利·紐曼的文章。

國際戰綫上一切問題的鑰匙，我們应当首先在这里对反动力量狠狠地打击。”

美國黑人的前進

美國被壓迫的黑人的加緊鬥爭，乃是对这些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大革命的强有力的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之后，这种情况特別顯著。目前殖民地区域有色人民反对帝國主义壓迫者的鬥爭正在得到大的勝利，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我國黑人的鬥爭。同样地，正在覺醒的殖民地人民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起，都敏銳地意識到美國壓迫黑人的反民主的意义，他們对这种事件都及时抗議。他們成了美國黑人的强大同盟。十年以來，我國的黑人問題真正成了一个世界問題。華尔街帝國主义者正在意識到他們所珍爱的隔离制度已經在國際情勢上成了真正的障碍，攔在他們征服世界的道路上面。

根据1950年联邦人口普查，从1940年到1950年，南方黑人不断移居北方。在这个时期里，南部13州的黑人人口只增加了55,637人；但是在加利福尼亞、伊利諾、密执安、新澤西、紐約、俄亥俄、宾夕法尼亞这些工業的州里，黑人人口由2,808,549人增加到4,364,000人，一共增加了1,555,451人。^①这意味着在黑人的鬥爭中，工人階級的領導是加重了。

近几年來，特別是在大战結束以來，美國黑人給了隔离制度許多次狠狠的打击——他們憑的是自己的英勇的努力，共產黨和國內其他的同盟者的不懈的帮助，以及國外的朋友的大力声援。他們建立了一支百万黑人工會會員的大軍；他們壓低了暴殺匪徒的凶焰；他們是科學界里的一支力量，这件事已經得到公認——最近一版的美國科學名人錄里有20个黑人的名字；他們打進了文學和戲劇的第一流的隊伍；他們打破了膚色柵欄，在許多運動項目里大顯

^① 見1951年10月31日“紐約時報”。

身手，如棒球、拳击、滚木球、网球、田径等；他们一般地正在冲进隔离主义的南方各大学；他们在反动的南方取得投票权的斗争也日益胜利^①。但是这种进步只碰到了妖魔似的隔离制度的边缘，而且还都受到反动势力在美国的险毒的发展的威胁。黑人仍然是美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进攻目标，而且在工业、政治和社会生活里仍然遭受不可容忍的歧视。葛斯·霍尔曾说：“佔全国人口9.8%的黑人的全部收入不到全部国民收入3%，这样，关于黑人日渐融合到美国整个生活里去的这种词语是无意义的。”^②培蒂斯·佩里说：“自从重建时期以后，还不曾有过一个黑人被选进美国参议院；自从50年前北卡罗来纳黑人议员乔治·怀特离开国会以来，南方各州就从来不曾选过一个黑人进议院。然而南方的黑人却有1,000万。”^③

美国帝国主义对隔离制度目前所遭到的国内共产党的抨击和国外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的严厉，极感不安。华尔街冒充全世界民主的保护人，隔离制度却揭穿了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所采取的窒息这种公正的批评的一个手段，是怂恿各界的著名黑人领袖出来漠视和冲淡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严重性。那些让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的人民的人有拉尔·夫·邦奇、埃迪斯·赛普逊夫人、傑克·罗宾逊、苏格·罗宾逊、罗伊·威尔金斯和昌灵·托比阿斯博士。保守的黑人报纸也染上了这种替白人沙文主义辩护的态度。有些黑人发言人竟然对伟大的保罗·罗伯逊进行攻击，竟然对着全世界告诉有色人民，说什么一切有关美国黑人遭受侮辱和歧视的报告都是假的，这种情景真叫黑人的所有朋友都感觉痛心。

世界工会联合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以后，伟大的民主革命的群众性

① 最近黑人进展详情见“黑人地位及种族关系的进展（1911—1946）”1946年纽约菲尔普斯—斯多克基金会出版。

② 见霍尔“马克思主义和黑人解放”1951年纽约版。

③ 见1951年12月“政治月刊”佩里写的文章。

的掀动的最基本表现之一是世界各地工会的突飛猛進（苏联不包括在內，因为它早就全部工会化了）。工会运动的擴大不僅影响到工業國家，同时也在極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美國並未站在这个世界組織浪潮之外，我國工会會員（包括劳联、產会和独立工会）全部人数自1940年的1,000万左右增加到了1948年底的1,600万。我國廣大的工人階級約有三分之一現在已經工会化了。根据政府的估計，目前6,200万“有報酬的就業者”中約有4,650万人是工資收入者。其中1,050万是“店員和類似的工人”，700万是“熟練工人和工長”，1,300万是“半熟練工人”，1,600万是“不熟練工人”。其余1,550万“有報酬的就業者”是自由職業者、經理、官吏、農民、商人等等。^①

当工会在世界各地澎湃發展着的时候，強大的全國和國際團結的要求也發生了。結果是在經過了倫敦、巴黎、華盛頓、旧金山几次筹备會議之后，世界工会联合会1945年10月3日在巴黎成立。成立的时候，参加的有52个國家的6,400万工人。虽然反动派制造了世界性的分裂，在1951年，工联會員却增加到7,800万，分佈在65个國家。^②

世界工联成立的时候就比以前任何一个國際工会大得多，普及到的國家更多得多，特別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它的組織工作的威力簡直是排山倒海，所向無前，以往互不調和的共產黨人、社会民主黨人、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和無黨派的工会人員都一齐参加進來了。社会民主黨控制的旧國際工会聯盟碰到世界工联，只好結束，正式宣佈解散。除了美國劳工联合会以外，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劳工組織都加入了这个新的世界劳工联合。

在美國也感到了世界工联的強大的團結趨勢。產会，特別是在希尔曼的領導下，在組織这个新的劳工國際中起了積極作用。同

① 根据美國人口普查局1947年“統計摘要”第100頁。

② 見美國劳工研究協會“美國劳工实况”第十卷世界知識社1950年4月版第189頁。——譯者

產会在其他問題上採取了進步立場一样，產会当时在世界劳工團結問題上所採取的進步立場基本上是受到强有力的少数的共產党和進步分子的影响。共產党人一向是全國和國際工会團結的主要提倡者。但是劳联按照它的上層領導的華尔街精神，拒絕参加世界工联，並且一开始时就定下了分裂世界工联的方針。

妇女和青年的國際組織

世界各地的劳动妇女也响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偉大民主大掀动。她們从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中獲得了痛苦的教訓，而法西斯主义乃資本主义的合法后嗣。宏大的战后妇女組織在很多國家發展起來。她們1945年11月26日在巴黎聚会，成立了爭取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偉大組織，这就是國際民主妇女联合会。出席的有來自42个國家的900名左右代表。兩年以后，这个組織有了8,100万名妇女會員，也就是合作者，他們分隸許多宗教和民主的政治团体。

美國妇女派了13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其中有著名的妇女領袖。1946年春，回國的代表發动了美國妇女大会的組織。这个团体在和平、物价、人权、保健、兒童福利等方面進行了很多活动。它嚴厉地反对了杜魯門战争政策，吸收了很多妇女团体参加。但是它的最大的弱点是沒有在工人階級和黑人妇女里建立穩固的基礎。由於它参加了國際民主妇联，司法部長克拉克把它認作顛复团体，命令它作为外國代理機構登記，它拒絕了。由於缺乏羣众基礎，这个組織在1950年底解散。

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激起了洋溢的民主热望，世界各國青年也踴躍响应。進步的男女青年决心不讓这些万惡暴行再度發生。1945年10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倫敦成立，总部設在巴黎。这是从战时在倫敦所成立的世界青年理事会發展出來的。成立后兩年，世界青联在64个國家里拥有會員4,600万人。这些會員包括工人、農民、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共產主义者等青年組織。

1951年，世界青聯的會員有7,000萬人。它是爭取和平的英勇戰士。

美國派了一個代表團出席世界青聯成立大會。它是由基督教女青年會、猶太人福利委員會、有色人種協進會、青年理事會和其他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共產黨的青年領袖摩里·韋斯特也是代表之一。這些回國代表成立了一個美國爭取自由世界青年協會，但是朝鮮戰爭發生後，那些資產階級團體退了出來，1951年，協會宣告解散。

戰後文化工作者的奮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爭結束之後，羣眾里面所發生的世界性的變動最顯著的現象之一，是它對各行各業知識分子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這表現在整個歐洲，尤其是新人民民主國家。這在遠東更加明顯，如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亞、越南這些國家。有素養的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工程師、藝術家等都羣起反對資本主義，趨向社會主義。這是世界各國人民羣眾迅速發展着的反資本主義情緒最顯著方面之一。

美國也受到了這個世界文化運動的影響，只是在程度上不及那些受資本主義總危機摧殘得更厲害的國家——受戰爭破壞最大以及革命運動較強的地方。戰爭結束之後，我國出現了許多由進步民主作家所寫的有意義的書籍、劇本和電影。共產黨深刻了解文化戰綫上鬥爭的重要性，對這類作品備加鼓勵。這些作品在戰爭所產生的反法西斯情緒的推動下，主要是有關反猶太主義、白人自大主義這一類的題材。但是成品不多。維·杰·季洛姆1947年說：“除了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以外，很難指出戰後創作具有民主內容的切實趨向。”^①大部份資產階級前此是進步的作家，甚至在這時就開始響應美國帝國主義的號召，在華爾街進行對世界的征

^① 見季洛姆“變動世界中之文化”1947年紐約版第55頁。

服的时候，赶忙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事迷惑群众的工作。

这个时期，只是在左翼，在共产党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下的一些人里面，表现了真正的文化活力。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法斯特的“美国人”，阿普特克的“亚美利加的黑人”和“美国黑人文献史”，杜波依斯的“世界和非洲”，劳逊的“被隐藏的遗产”，苏尤尔的“北极星国”，马尔兹的“麦克基弗的旅行”，盖尔斯的“幽雅的灌丛”，鲍义耳的“黑船”——这些只是他们的优秀作品的一小部分。在戏剧领域内，文化和政治领袖罗伯逊成了一个巍然矗立的巨人。党虽然在文化领域中是一支可观的力量，但是并没有发挥它的民主潜力。

各國共产党的成長

战后时期的一个生动有力的现象是，遭受战争沉重影响的國家里的共产党的迅速擴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法西斯佔領和作战期間共产党人的勇敢的領導，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战争結束的时候，只有共产党人提出了群众欢迎的明智綱領。他們是本章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偉大群众运动和斗争的組織工作中的領導人。因此，在战前和战时的一些組織規模尚小共产党就迅速擴充，到1947年止，在欧洲出現的群众性大党有：法國共产党黨員100万，意大利共产党210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70万，波蘭共产党70万，保加利亞共产党45万，匈牙利共产党60万，羅馬尼亞共产党50万，东德共产党（統一社会党）170万，等等。1947年以來，差不多所有这些党都增長得很快。在远东，在許多殖民地國家，也有同样的趋势，其中領先的是龐大的中國共产党，那时有300万黨員（現在又加了一倍）。在拉丁美洲也有相同趋势，全部共产党黨員从1940年的10万加到1949年的50万。巴西共产党是一个顯著的例子，从1945年的4万人加到1948年的15万。在美國，主要（但是並非唯一）由於客觀的民族条件，共产党沒有这样大的擴展。

緊接着战争結束的这个时期，在群众性的民主組織的宏大發

展的時候，也發生了強有力的團結的趨向，這都是共產黨人積極提倡的。工人和農民，天主教徒的工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人，工人和其他民主階層，彼此之間都產生了新的聚首一堂的運動。這些趨勢之中最顯著的是共產黨人倡導的運動，那便是從實現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合作做起，逐漸完成兩黨的統一。在中歐東歐人民民主國家，這些黨完成了切實的統一（除了微小的右派分裂集團之外）。但是在西歐——法、英等國——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還有足夠力量，它們阻止了聯合戰綫行動和兩黨統一的實現。在意大利，南尼所領導的社會黨支持聯合戰綫。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時期共產主義力量在政府、議會、工會各種民主運動方面廣泛發展，這基本上說明世界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權已經從右翼社會民主黨人轉移到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在前此的兩個世代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世界規模上控制了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經濟運動的領導權。然而現在這一切都在很快地改變，領導權正在轉移到共產黨人手里。當然，這種發展並不是平衡的。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里，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但是在法國、意大利、中歐東歐的大多數國家，在遠東和拉丁美洲，都成為事實了。這就說明國際勞工運動的基本隊伍已經端正了他們的方向，離開資本主義和戰爭，走向和平、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

資本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殘民以逞的愚蠢行為，促成了人口達兩億、面積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國家——蘇聯脫離資本主義的控制。更加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瘋狂行為的殺人的產品，它使資本主義制度又喪失了六億人民。所以現在至少有了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八億人民，有的在社會主義政府下面生活，有的在肯定走向社會主義的政局下面生活。同時，世界各地現在還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成千萬成萬萬人民的思想和

感情也正在轉向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雄偉的力量構成了更加廣闊的世界民主和平陣營的骨干。

这些億万羣众都决心要為擺脫剝削、飢餓、貧窮、愚昧、疾病、暴政和战争的混乱局面而斗争，也就是為擺脫資本主义制度而斗争。他們正在走向新社会制度，在那里，他們会享受自由、和平和幸福。我們这个时代最大的蠢事是，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他們看到这个偉大的、世界歷史上最浩大的解放运动，正在設法把它說成是共产党少数分子的顛复陰謀，正在設法用暴力來摧毀它。

人类实际上由兩個世界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來特別是這樣。一个是老的、破旧的、歷史上过了时的資本主义世界，这是剝削、飢餓、帝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世界，充滿了混乱、失望和絕望。另一个是偉大的新的社会主义世界，这是有生气的、活躍的、健康的、掌握着歷史賦予的权力的世界，这个权力帶來了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希望和安全的消息。苏联存在这件事本身就鼓舞着和强有力地保护着欧、亞、非、美各洲正在覺醒的人民。每个馬克思列寧主义者都承認這兩個世界——过时的和正在到來的——能够而且应当在世界和平的範圍之內存在和演進；但是資本主义各國的統治階級，尤其是美國的統治階級，卻另有想法和行动。他們的計劃是原子战争征服全球。然而这种暴力的帝國主义方針最后只会成为他們自己的死刑的执行令。我們这个时代的基本發展是世界正在从資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前進运动既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像莫洛托夫說的：“条条道路 通向共產主义”。

第三十二章 美帝國主義奪取世界霸權

(1948—1951)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後果之一，同時也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重大後果之一，就是美國取得了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或控制。這是列寧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所起的進一步的作用，不平衡發展是指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彼此不同。這個極端的情況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對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壓倒的優勢，以致相對地說來，它成了其餘資本主義世界的老板。這種在資本主義歷史上獨特的發展乃是全世界資本主義患了重病的顯著證明。因為只有其他這些國家基本上衰弱了，它們才會對華爾街主子屈膝。這種霸權的最綜合的表現形式就是聯合國的政策實際上由美國發號施令。然而美國霸權的破壞作用進一步加深了總危機，這樣的霸權很可能就是通過另一次世界大戰來促使資本主義制度死亡的東西。

美國資本主義的霸權

造成美國資本主義的優勢的原因，第一是其他大國——英、德、日、法、意——戰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嚴重削弱；第二是美國生產力在戰爭和戰後時期都有巨大的增長——增加了75%。美國經濟過分膨脹的結果，現在佔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量的三分之二和世界黃金儲存的四分之三；對外投資遠遠地超過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投資的總和。”^①因此，美國相對地成了資本主義世

^① 見維克托·佩洛“美國帝國主義”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41頁。——譯者

界的老板。但是这种統治是搖擺不穩的，这座东倒西歪的建築經常有傾圮的危險。

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因为它使資本主義制度所有的內部矛盾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同社會主義世界之間的矛盾都大大地尖銳化。例如美國之促成朝鮮戰爭，使整個世界都感到嚴重的緊張，美國簡直不能不用蠻橫的手段來逼迫別的資本主義國家派遣那怕只是象征性的軍隊前往朝鮮屠場。作為資本主義老板的美國，還不得不对英、意、比等其他國家施加如此沉重的經濟壓力，以致它們破產來進行反蘇的軍備競賽。美國還無情地鑽進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和國外市場，这也削弱了資本主義的整個結構。美國又放出宣傳的烟幕，說什麼英、法、荷、比运用的是“过了时的”殖民地方法，这样來在这些國家的殖民地和自治領地建立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控制，这也就引起了这些帝國的敌視。華爾街对其他國家的民族独立所施的蠻橫壓力也使整個世界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美情緒，这已經反映在聯合國里對美國的日益增長的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國正在运用它的控制力來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推向戰爭，假若这个戰爭当真發生了的話，那么，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很可能都会毀滅。

在華爾街企圖征服世界的瘋癲的計劃的总的範圍里面，有一个特別狂妄的政策，那就是杜魯門政府蠻橫地堅持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同蘇聯和歐洲以及亞洲的人民民主國家斷絕貿易关系。这种抵制政策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起不了嚴重的損害作用，因为它們之間有它們所需要的各種原料。而且，它們的集體制政權使它們比較容易放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但是这种政策對世界資本主義却會招致災難。因為英、法、德、日、及其他國家（且不提美國）正在日趨迫切地需要這些被抵制的國家的廣大的潛在市場。把這些國家同這些市場切斷就很可能因為生產過剩和大量失業而發生經濟爆炸，這會把整個資本主義戰爭聯盟連同美國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炸得粉碎。

美國資本主義霸權所產生的爆炸性最烈的壓力之一，就是華爾街蠻橫地企圖否認世界各國人民有權利在法國和意大利建立進步的政府，在中東建立民族獨立，在亞洲進行偉大的殖民地革命。所有這些人民運動都被當作俄羅斯的“陰謀”和共產主義者的“滲入”，遭到斥責和攻擊。這樣的政策的最後結果確實會是資本主義的災禍。

美國在它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的範圍里面，同它的帝國主義重要敵手的英國維持着一種聯盟的關係，把英國當作小伙伴。不管美國如何蠻橫，它仍然要對屈從它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做些小小讓步，因為沒有這些國家的支持，美國即使要在自己國內推行戰爭政策也很不可能。不過，日益增長的英美矛盾乃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基本的矛盾，這種矛盾現在正在加深。美國同英國分裂就會是華爾街的災難。這種情況顯示了歐洲國家如果有人民的壓力，就能阻遏好戰的美帝國主義，在和平運動里起很大的作用。

華爾街戰爭計劃的策動力量

由大壟斷資本家所統治的美國對它目前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佔的領導地位仍然不能滿足。這還必定要繼續推進，來取得對世界的完全主宰的地位，來建立對於世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部分的控制。華爾街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來統治整個世界。它知道得很清楚，奪取對世界的完全主宰的地位的鬥爭是會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的，他們就在狠心準備這樣的戰爭。這種殘忍的方針是從帝國主義的本性發生出來的。推動美國資產階級去爭取這種帝國主義擴張和普世權力的是四種重大的壓力，支持這一切壓力的是資本家對不斷增長的利潤的無厭的追求。

第一，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它既然決心要尋找市場、原料和戰略軍事地位，尋找供它剝削的人民，它就受到不可抵抗的力量的驅迫來採取侵略政策，這種侵略的唯一限制只是反抗。英、德、日、法、意等這些大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這樣的帝國

主義性質，這是多數美國人很容易同意的看法，可是這種性質對美國說來却更加真確，不管美國人怎樣不願意這樣想。這是因為美國在經濟上比別的國家強大，壟斷資本的控制也比別的國家完備，因此在政治上它的侵略性也比別的國家厲害。美國規定的帝國主義目標也就必然比任何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以前任何時候規定的都要宏大，這就是對世界的完全控制。

第二，美國所以不得不採取控制全球的侵略政策也是出於一種資本主義的恐懼，害怕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在分崩離析，以為只有美國資本家才能挽救他們，用美國的財富和智慧把他們全部接收過來。這些資本家盡可以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理論，但是他們還是承認國際資本主義正處在險峽之中，唯有採取劇烈措施才能有真正的機會來挽救，那怕只是暫時的挽救。

第三，華爾街的資本家，他們是美國的所有者，是美國的主管人，^① 他們對世界社會主義的興起感到萬分恐懼。他們對於像社會主義行不通、蘇聯快要崩潰這類供羣眾用的欺騙宣傳，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不到一個世代就有八億人民打破了資本主義桎梏，有的已經過着社會主義的生活，有的就要建立社會主義，這些資本家害怕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已經註定了自己的命運。因此，他們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企圖摧毀蘇聯、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一切走向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和人民運動。

第四個壓力，也即是促使美帝國主義奔向戰爭和征服世界的很重要的中心事實，是美國工業如果按照現在資本主義的途徑，就需要戰爭來保持那怕是暫時的大量生產。正如本書前面所提到的，美國工業所以能達到今天的巨大發展基本上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所產生的人為市場——那就是戰爭本身所需要的軍火生產和彌補

① 見羅徹斯特“美國的統治者”和艾倫“世界壟斷資本與和平”（中譯本改名為“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1949年世界知識社版。——譯者）

戰爭所造成的商品缺乏和財產破壞所需要的戰后生產。美國的工業現在仍然在根據再一次戰爭的需要很快地進行着過度的擴展。

正如共產黨所經常指出的，目前的工業高度發展已找不到正常的國內或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美國有名的經濟學家凱塞林說，在未來的十年里，我們必須覓取可以推銷4,000億美元商品的國內和國際新市場，否則我們就面臨經濟崩潰。^①因此資本家就進行廣泛的戰爭準備以至最後用實際戰爭來替這樣巨大的剩餘生產製造市場。這種凱恩斯政策使戰爭運動的危險加倍。本書第三十六章說明，認為充分生產軍火可以維持膨脹的美國工業的想法是莫大的錯覺。這條路只能產生經濟崩潰和軍事災難。不過就眼前說，這對大資本家倒是挺賺錢的。“美國公司每年的純利潤在戰前1936—39年是34億元；1940—45年87億元；1946—50年（冷戰和朝鮮戰爭）185億美元；1951年至少300億美元。1940—50年，美國公司的純利潤總共1,450億美元。”^②目前，備戰費用增加浩大，剝削者的更大的血腥利潤在望。這是向戰爭和最後的復沒推進的原因。

共產黨一方面警告說，資本主義下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又要求工人（美國財富的創造者）設法爭取提高羣眾的生活水準、擴大社會保險制度、發展教育、改進人民的住屋，來盡量吸收目前大量的過剩生產。美國巨大的生產力如果有適當的分配，那是可以大大改善我國的生活狀況的。但是這種方針會削減僱主的利潤，因此他們反對改善人民境況來吸收剩餘生產的任何努力。統治美國的資本家把龐大的美國工業機器濫用在破壞性的戰爭上面，

華爾街進行征服世界就是進行建立世界法西斯主義，這是扼殺美國和世界人民自由的龐大計劃。因為只有劇烈鎮壓措施才有可能擊破人民的和平意志，才有可能促成美國資本家佈置的反蘇

① 見杰弗遜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危機和冷戰”1949年紐約版第18頁。

② 見1951年5月“羣眾與主流”阿普特克文。

戰爭和推行他們籌劃的美國統治世界的制度。

這個世界大戰和法西斯的綱領，這個美國主宰世界的綱領，是美國壟斷資本（財政資本）的政策，是杜魯門政府和美國兩大黨的政策。但是，就在我國資本家裏面，對這個帝國主義的戰爭和法西斯路線也還有很大的遲疑猶豫。許多工商業者害怕大量的軍火支出會招致全國破產。別的資本家害怕再一次大戰和推行法西斯主義會產生災難。西歐國家裏更加散佈着資本家對推進戰爭的猶豫和反對的情緒。

在美國，這種猶豫動向可能加強，發展成為真正的反對。不過目前美國共和黨同民主黨競選的爭吵叫嚷，基本上只是對戰爭的政治和軍事的戰略和策略的爭執，只是資本家各派別和各自的政治代理人控制政府財權的爭奪，政府現在每年的開銷是700多億元。這些爭執主要是在華爾街控制世界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圈子裏的黨派吵鬧。杜魯門、塔夫脫、艾森豪威爾、華倫、史塔生等等，都是一丘之貉的戰爭販子。為和平而鬥爭的民主羣眾可以利用國內和國際資本家之間的每一條裂痕，但是他們必須永遠認識到，保衛世界和平要依賴他們自己的雄偉的力量，決不能依賴資本家裏面的反對派系。

各國人民的和平願望

華爾街策動戰爭和法西斯主義，這是粗暴地違反我國偉大民主人民羣眾的和我們民族的利益和願望的。我國工人、農民、黑人、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羣眾都關心民主與和平。他們的願望是同世界各國人民和諧相處。他們不要帝國主義的掠奪和血腥的戰爭冒險，不要華爾街擴張政策終究會招致的全國浩劫。但不幸的是，他們既不掌管政府，也不決定政府政策。大資本家控制着美國政府，運用政府來損害全國的利益，來替他們自己的邪惡的階級利益服務。

美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民主羣眾都再三証明了他們衷心反對

戰爭——反对華爾街正在策划着的戰爭。這種情況的表現是：支持規模廣泛的斯德哥爾摩和平呼聲書的五億簽名和要求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六億簽名；歐洲（包括德國）、亞洲（包括日本）、拉丁美洲、非洲、澳洲、美國和加拿大人民的顯著的反軍國主義精神；在对華爾街的帝國主義侵略綱領的內容的了解增加之後，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民主聲譽一落千丈；世界許多地區的巨大的和平示威。在美國，人民的和平意志的表現是：戰爭結束時期，士兵和人民舉行了轟動的示威，迫使軍隊削減了大量人員；廣大人民堅決反对軍隊管理原子彈，反对實行征兵和普遍軍訓，反对派遣大量軍隊到戰後的歐洲去，反对在朝鮮威脅使用原子彈；对朝鮮戰爭普遍缺乏熱忱到了驚人的程度。蓋洛普民意測驗 1951 年 11 月報告說，56% 的美國人民都認為朝鮮戰爭是“全然無用的”，同年 12 月報告說，70% 的人民贊成舉行大國和平會議，雖然這是杜魯門猛烈反对的。

現在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蘇聯是各國人民的國際和平運動的堅強中心。維辛斯基今天在聯合國里對戰爭危險進行的鬥爭，同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和李維諾夫在從前的國際聯盟里的鬥爭是一樣的。偉大的蘇聯，沒有資本家，也就不会有帝國主義者，它衷心要求和平，為和平工作，因為和平是進行老早就開始了的國內的巨大建設的不可少的條件。蘇聯是全世界和平和民主的堅強堡壘，它是伊朗、埃及、伊拉克、緬甸等正在進行革命的弱小國家的真正保障。蘇聯沒有那些靠軍火生產和進行戰爭來發財的剝削者，而且，它的健康的社會主義工業的運轉是不需要戰爭生產這樣死亡性的刺激來維持的。在蘇聯，像美國報紙和無線電那樣狂熱鼓吹戰爭是犯罪的。蘇聯的社會結構本身就規定了它只能支持和平和反对侵略，它的整個內政外交政策的結構就是建築在這個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挽救了世界的民主制度使它不遭法西斯的毀滅，現在又是保衛世界和平的主要戰鬥力量。

華爾街帝國主義迫切需要找借口來掩飾他們所籌劃的戰爭，因此把愛好和平的蘇聯描繪成一個大的帝國主義的威脅力量。他們就這樣顛倒事實。華爾街的文人掮客正在進行大規模的運動，來證明蘇聯的和平政策只是好戰政策；來證明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中國和別的國家的自發的民主革命只是蘇聯的好戰的煽動的結果；來證明美國的龐大的戰爭準備只是防禦性的。

在蘇聯建議禁止原子彈和大量削減軍備的時候，華爾街戰爭販子卻把1951年的軍事預算提高到1950年的五倍。然而這些戰爭煽動者卻在大叫蘇聯是侵略者。他們在蘇聯周圍建立了世界規模的空軍基地圈^①（相當於蘇聯在加拿大、墨西哥和西印度建立了巨大的基地），但是這些戰爭販子卻宣稱這一切侵略行為只是防禦性的。他們正在公開武裝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來準備對蘇聯發動總攻擊。但是他們卻大叫蘇聯就要用紅軍來橫掃世界。華爾街一杜魯門政策乃是戰前和戰時慕尼黑政策的再版，這就是要發動資本主義的總攻擊來蕩平蘇聯。而這一切都是掩蓋在厚重的欺詐和虛偽的外衣下進行的，說什麼這只是和平和民主的綱領。

美國向戰爭推進

第二次大戰時期，華爾街的反蘇政策就包含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種子，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美國資本家對這個戰爭的策劃，就開始形成。這就是“強硬對蘇”政策和“原子彈外交”的意義。起初是把原子彈處處耍弄，接着是一班原子彈迷公開鼓吹對蘇聯進行“預防性戰爭”。在聯合國里蘇聯很早就碰到英美領導的死硬反蘇的大多數集團。巴魯區的原子管制計劃就是以“去取聽便，不許修改”的態度向蘇聯提出的，計劃的目的是只讓美國有原子彈，不讓蘇聯有。蘇聯所提的一切和平建議都在原則上被否決了。美國將軍們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擬訂有決定性的影響。

^① 見喬治·馬里昂“美帝國主義的擴張”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譯者

1947年初美國戰爭政策正在發展的時候，杜魯門總統發表了所謂杜魯門主義。這就是美國接收了粉碎希臘革命的任务，而這個任务是英國人宣稱他們不能完成的。這種繞過聯合國的片面干涉希臘行動，乃是英美當初想用發動內戰的方法來擊敗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這種企圖的產物。結果是希臘人民民主政權被擊敗，美國資本主義在亞得里亞海區域得到了強有力的據點，使它的同盟英國感到沮喪。就在這個時候前後不久，美國政府憑着同樣的蠻橫精神，用停止美援做威脅，命令法意兩國政府排除各該國最強大的政黨——共產黨。試想任何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敢於這樣干涉美國內政嗎！這一切都是極端違反美國的民主傳統的。

發展美國大企業的帝國主義計劃的另外一個重大步驟是1947年6月所宣布的馬歇爾計劃。這個計劃需要國會撥款170億元，來作為幫助歐洲經濟恢復的用途，事實上却是便利華爾街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滲入歐洲大陸和組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來對蘇聯和蘇聯的民主的鄰國發動戰爭。勞動人民却要擔負這種帝國主義冒險的經費。1951年12月30日馬歇爾計劃滿期，由同年10月所通過的共同安全法接替。這個資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措施已經耗費了美國人民70億元，杜魯門總統建議本會計年度的支出應當是100億元。整個杜魯門歐洲政策的中心是拿武裝的納粹化的德國做基礎，來對蘇聯和中歐人民民主國家發動侵略戰爭。

同時，美國也經常密切注意着它預計的對遠東的征服。杜魯門政府同英、法、荷等帝國主義串同一氣，冷酷地違背美國人民的革命傳統，用大量戰爭物資供應反動分子，來保持受到威脅的殖民地制度，企圖這樣來消滅中國、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和菲律賓的革命解放運動。這個帝國主義計劃里最惡劣的一點是建立軍國主義的日本，這是違反戰時的盟國協定的。這就是1951年9月反動的对日和約的意義。

美國大企業打算用來統治世界的总的區域性政治結構，正在

这类的結合里面形成起來，諸如美洲國家組織（包括美國和拉丁美洲），北大西洋公約（包括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太平洋安全條約（太平洋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以及擬議中的地中海條約。按理這些區域性組織应当在聯合國的範圍和控制之內，但是實際上這一切組織都完全是由美國控制的。其實聯合國本身也是由美國控制的，不過最近美國對聯合國的控制已經削弱了一些。1950年6月25日，美國傀儡李承晚政府的軍隊侵入了北朝鮮，引起了朝鮮戰爭。在幕後主持這個侵略的華爾街戰爭販子，認為李承晚的軍隊席卷北朝鮮，打開大舉進攻人民中國的通道，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會打開缺口來讓華爾街影響在亞洲大量伸張。但是實際的情形却大不相同。所有的美國軍事專家對北朝鮮軍隊和後來的中國志願軍的卓越戰鬥品質都瞠目結舌，驚異莫名。美國要立刻出動去拯救它的崩潰的傀儡政府。杜魯門總統不征求國會意見，甚至在同聯合國商榷之前，就把美國趕到戰爭里去，到現在已經犧牲了300萬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而且很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杜魯門原先滿不在乎的所謂“警察行動”變成了全面戰爭，而且是打輸了的戰爭。北朝鮮和中國軍隊成功地對抗了高度機械化的西方軍隊，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剛擺脫殖民主義的人民勝利地擋住了武裝的資本主義世界——這同50年前相比，真是有天淵之別，1900年義和團起義時期，資本主義列強大搖大擺就打進了北京。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走頭無路，正想使用原子彈和轟炸中國城市，而這種行動的可能剛一宣布，就引起了世界規模的猛烈抗議，世界資本家也恐怕這種措施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就作罷論。戰爭打成僵局，雙方差不多對峙在舊的三八綫上，這就是華爾街侵略計劃的大失敗。

同華爾街的海外軍事侵略並進的是，國內發動了狂熱的運動來把美國人民軍國主義化。他們用“殺人者作戰設計”“扼殺者作戰設計”這類拿殘忍开玩笑的名稱來歌頌侵略戰爭。目前的情況是，實施了和平時期的征兵，開始了400萬兵力的建立，海空軍的

大量擴充正在進行，傳統上反對軍國主義的美國羣眾正在受到法西斯式的管制。美國不斷添設茫無邊際的空軍基地綫，它現在大約有150個空軍基地，分布在英國、法國、格陵蘭、冰島、丹麥、挪威、希臘、西德、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加拿大、拉丁美洲、南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利比亞、泰國、菲律賓、夏威夷、阿拉斯加、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等等地方。他們正在進行着瘋狂的宣傳，來嚇唬和朦混羣眾，叫他們相信“俄羅斯的侵略”，使得戰爭成為不可避免。對日戰爭結束以來的六年里，進行“冷戰”的費用超過了1,000億元；1951年只是軍費就有500億元，1952年7月1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的軍費可能超過650億元。杜魯門在1952年1月21日的預算咨文里所要求的支出是854億美元，其中85%是供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戰爭之用的。這種全面性的軍備競爭等於供認原子彈戰略的破產，當初是認為單是原子彈就可以保證華爾街對世界的控制的。

這些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浩大的軍事費用，再加上杜魯門政府對人民的羣眾性的宣傳，構成了龐大的帝國主義的戰爭準備。只有政治上天真的人才會相信這是防禦措施。美國花費幾十億美元來建立包圍蘇聯的空軍基地圈，這能有什麼別的處心積慮的打算呢？華爾街的巨頭決心進行戰爭，政府只是他們的順從工具。這班巨頭相信，只有反蘇戰爭才能保證他們工業的充分運轉，才能永久延續他們的巨額利潤，才能挽救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剷除社會主義的威脅，他們自己也才能成為全人類的霸主。

美國逐漸建立起它的龐大的軍事設施（強大的陸軍、雄偉的空軍、伸張的海軍、大量的原子彈供應、環繞世界的海空軍基地），美國的資本家領導人也就逐漸耀武揚威，目空一切。國會就這樣在通過共同安全法的時候居然靦顏撥了一億美元作為製造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內戰之用。杜魯門總統冒冒失失地宣稱，同蘇聯簽訂的任何協定還不如協定那張紙的價值，他要求“蘇聯的無條件投降

作为和平的代价”。^① 报刊業的匪徒要求对苏联發動“預防性战争”的叫囂一天比一天厉害。在这种要求浴血的叫囂里，最起勁的要算1951年10月27日这期的柯里尔雜誌，这期用了整个篇幅來描繪美國如何打贏了一相情願的对苏战争。这些战争販子，除非美國人民起來制止他們，那么，他們顯然就会在他們認為机会成熟的时候，故意制造“事件”，拿進行他們所謂的預防性或者是防禦性战争作为借口，把整个世界投進第三次大战。他們正在有意識地努力促進目前緊張的國際局势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階段。

在緊張的冷战的这几年来任何时期，只要美國願意，它是可以同苏联建立民主的和平局面的。但是和平是華尔街壟斷資本家最不需要的东西。每次遇到國際間有獲得諒解的希望的时候，就產生“和平恐懼”，股票价格就暴跌。所以战争販子对苏联提出的建立國際和平关系的各种合理建議都用謾罵來拒絕，他們还抓住每一个借口來加緊战争准备。他們要求战争，只有美國和各國人民堅決运用有組織的抵抗來表示他們的和平意志，这才能阻止華尔街殘民以逞的帝國主義陰謀。人民的廣泛抗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來使朝鮮战争陷於停頓，这种抗拒也可以推开計劃好了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主义的趨勢

美國帝國主義的征服計劃同时也意味着推向反动和法西斯，因为要想强迫美國和世界各国人民接受生活水平和民权的劇烈削減，要想强迫他們接受華尔街为控制世界所進行的斗争最后必然招致的整批的死亡，那只有实行法西斯的典型的欺騙宣傳和恐怖手段才有可能。美國資本主義战争販子和帝國主義者的勝利大概就会意味法西斯世界的出現。

同美國一起推动战争的盟友很自然地是世界各國最反动的勢

^① 見1951年10月26日“指南針日報”。

力。實際上不論什么地方，越保守的集团就越是热心支持華尔街的反苏計劃。美國的基本同盟就是世界各地的大資本家以及許多受他們津貼的法西斯团体和党派。其次就是天主教的教权系統，教权系統現在正陷在歷史上最深的宗教、政治和財政的危机之中，虽然它口头上主張非战主义和中立主义，但是事实上它已經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華尔街的反苏十字軍运动。只要看一看梵蒂岡过去和現在都極力支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奧地利的陶尔斐斯、西班牙的佛朗哥、法國的貝当、阿根廷的庇隆这些法西斯和教会的政权，就可以明白它所希望建立的是怎样的社会。美國与这个反动势力的同盟关系可用这么一件事來說明，1951年10月，杜魯門政府决定派遣大使駐梵蒂岡，这就总结了杜魯門政府同梵蒂岡这个反动势力联盟的关系，也从而粗暴地違反美國政教分离的基本政策。美國的天主教首腦正在日甚一日地積極努力來操縱梵蒂岡的政策。美帝國主义也要取得对天主教会的控制。

華尔街的另一个忠实同盟者是國內和國際的右派社会民主主义。長期以來社会民主主义的領袖們不管工人的牺牲怎样大，都要衷心支持資本主义制度，他們現在政治上已經徹底腐朽，甘心遵照世界資本主义魁首的華尔街資本家對於任何地方的决定，來推行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战后的革命大掀动时期，欧亞兩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領袖同國內的反动势力和外來的帝國主义站在一起來阻止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府的建立。这种出賣社会主义的突出例子是第二次大战后几年里英國工党政府的措施。英國工党的右派社会民主主义領袖艾德禮、摩里遜、斯特拉徹等等，既沒有保衛工人的生活水准，也沒有保衛世界和平，更沒有把英國建立成社会主义國家。相反的，他們支持了美國帝國主义的整个战争計劃——諸如杜魯門主义、馬歇尔計劃、北大西洋公約、希臘战争和朝鮮战争、武裝德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一切。各地的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右派都是随时替战争和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力量。

華尔街和它的同盟者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法西斯主义，

這是無可懷疑的。在英國，美國利用前工黨政府的時候，真正信賴的却是極端反動的邱吉爾，並策劃了邱吉爾政府的重新當選。在法國，美國準備在局勢許可的時候利用的人物是臭名昭彰的法西斯分子戴高樂。在西德，美國的政策是恢復納粹運動，成千成萬的希特勒堅定信徒膽子越來越大，他們得到美國的允許和支持，分布在經濟的和政治的各種關鍵位置上。在意大利，舊日的墨索里尼匪幫也得到同樣待遇，他們正在逐漸準備着，一等到反動的加斯貝利政府垮台，他們就把政府接收過來。東歐的那些法西斯殘余也本能地集合在華爾街的反蘇運動週圍。美國很歡迎從這些國家來的反動分子，因為他們都是華爾街計劃中的反蘇戰爭的熱烈支持者。美國為了進一步表示支持法西斯主義，就和佛朗哥這個屠夫建立了戰爭聯盟，佛朗哥不僅是謀殺西班牙共和國的兇手，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公開盟友。在美國的壓力下，戰後的英、法、意、德政府都被逐漸向右推進。

在遠東，美國的同盟者和美國的政策也有同樣的反動核心。蔣介石這個殖民地世界反動的象徵乃是華爾街選用的代理人，來在中國恢復反動統治。在越南，華爾街所支持的是極端反動的法國傀儡保大。在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美國同反動的英國和荷蘭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傀儡手牽手前進。在菲律賓這個傀儡共和國，國務院的政策是支持人民最壞的一些敵人。在巴基斯坦，最反動的分子就是美國最要好的朋友。在日本也是一樣，美國帝國主義最友好的合作者就是裕仁天皇和支持天皇的大工業家和大地主集團。在印度，美國的勢力正在培養反對尼赫魯的極端反動派，這是因為尼赫魯沒有充分支持華爾街對進行反抗的亞洲所採取的戰爭和掠奪政策，雖然他本人也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布了共產黨非法，和逮捕了大批英勇工人。

在拉丁美洲情況也是一樣。這個廣大地區里的許多獨裁者不是美國的十足傀儡，便是美國反蘇政策的十足支持者。對格蘭德河以南的這些國家，美國的政策都是反對人民的民主要求和民主

組織，支持当地地主、大資本家、天主教教權系統和其他極端保守派系的統治。

所有这一切欧洲、亞洲、拉丁美洲的華尔街的反动的和法西斯的盟友，都在保衛世界和平和民主的虛伪口号下，執行着華尔街的法西斯計劃和全面反苏戰爭計劃，由社会民主主义者担任阻止工人反抗这样的特定任务。不論在什么地方，華尔街的真正路綫只有一条——压低人民生活水准，剝夺羣众的民主自由，重新武裝資本主义國家，剝夺它們的民族独立。这是通向法西斯主义和戰爭的道路。

在美國建立一个警察國家

在美國本國，華尔街戰爭政策所包含的法西斯成份也是明顯到令人吃驚的程度。美國人民的人數不少，都是愛好民主和平的，因此要把他們拖進另一次世界大戰，那只有用欺騙和恐怖的方法。今天對人民的這種壓力的規模之大，在美國歷史上是獨特的。这一切主要都是在反對共產主义這個借口下進行的。美國的法西斯危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可怕。

人民的民主權利正在被摧殘。成批逮捕共產黨人的事件接二連三發生，令人回憶起1920年帕麥爾大搜捕的氣氛。成百的外國出生的人被捉拿準備驅逐出境，這樣來恐嚇其餘成百萬的外國出生的人。政府人員遭到忠誠調查的騷擾，任何公開支持過羅斯福或者看過“民族”週刊的人都成了嫌疑犯。塔夫脫—哈特萊法使工會百年來享有的許多權利一概被剝奪了。軍事工業里佈滿了大批奸細，他們狂熱地尋找“赤色分子”。一世紀來美國左翼人士都在自由地鼓吹社会主义，現在這却成了犯罪行為。提倡和平談判的人都會有被控為“外國間諜”的危險。

扣紅帽子成了最興盛、厚利的一項職業。各處都在培養巧妙的和不那麼巧妙的反猶太主义、對黑人歧視和盎格羅撒克遜民族優越感這一類的風氣。參議員麥卡錫得到資本家的廣泛支持，成了

休耶·朗格以來的最危險的欺騙宣傳者，連稍許有點自由主義氣息的意見的人都遭到他的聲討和威脅。麥克阿瑟將軍胆敢擺出法西斯的姿態，贊揚戰爭和美國對世界的征服。三K黨在南方復活了。魏斯特布洛克·佩格勒這位十足的法西斯傳聲筒要求逮捕“成千新政分子”^①。而聯邦調查局逼迫了好幾千萬人打手印，積累了浩瀚的關於個人的檔案，它到處亂鑽，像毒草一樣滿佈全國。許許多多的思想管制法律，如史密斯法、伍里斯法、麥卡倫法等等很快地接二連三載在聯邦、州和地方的法典上面。許多居民區都建立了“民警制度”^②。反動分子甚至要把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傑塞普、謝偉思、拉鐵摩爾等政府官員稱為賣國分子、受騙分子、外國間諜，因為第二次大戰時期美國同蘇聯和人民中國還是戰時盟友，這些人因此有過來往，那怕是最勉強的來往。

華爾街又用聳人聽聞的“間諜恐怖”來嚇唬人民，結果是幾起案件判了罪，包括羅森堡夫婦的被處死刑的野蠻判決。這種歇斯底里是由張伯斯、貝特雷、布登茲這班叛徒、奸細所編造出來的荒謬害人的故事所造成的，黃色報紙和廣播電台現在正把這些案件大事宣傳。他們把共產黨牽涉到這個偽造的“陰謀案”里去的企圖是荒謬的誣陷，這已經完全被揭露了。目前這種偽造“間諜恐怖”乃是華爾街有系統的運動的經過安排的一部份，目的是嚇唬美國人民，使人民接受他們的反動綱領。

就國民生活任何方面對反動分子的任何細微的不滿都被受到那是共產主義的申斥。我國有史以來不曾有過像今天這樣害怕，像今天這樣心靈受到桎梏的情況。受到威脅的公民一再拒絕在引用了獨立宣言詞句的請願書上簽名，自由主義的報紙今天已屈指可數，自由主義的廣播評論員早成了過去的事。那些反動的政治流氓像溫契爾、卡登伯恩、劉易斯等，卻享受優厚異常薪俸對着成百

① 見1951年6月27日“紐約美國人日報”。

② 指法西斯性的羣眾組織和行動，如民警團之類。——譯者

万的听众胡說八道。电影和电视是恬不知耻的反动宣傳者；日报登載的是好战的軍事宣傳、反苏謊話、骯髒報導等拚湊的新聞，一天天地墮落到佩格勒的水平。

大学和学校的自由的跡像正在被清除，教員和学生害怕扣上紅帽子被当局开除，都避免牽入任何爭論。道格拉斯法官在对最高法院關於众所不齒的紐約州范恩堡法的判決表示異議的意見書里形容这个法律所產生的可悲后果說：“必須經常报告教員的忠誠情况。校長变成了偵探，学生、家長和街坊变成了告密者。”最高法院的决定建立了“連坐”的可恥的原則。

这就是形成中的法西斯，这就是警察國家在美國建立的过程。創造这个警察國家的那些万惡的、激烈的推進力量就是麥克阿瑟、麥卡倫、麥卡錫等这班政治上的極端反动派。但是在战后这个时期把美國推向法西斯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却是現在的政府，是杜魯門的强硬对俄政策，他的朝鮮战争，他捏造的全国緊急危机和瘋狂的战争准备，他的忠誠調查和对共產党人的冷酷的迫害，他的放棄黑人权利方案，他不去制止通貨膨脹，却处心積慮，利用通貨膨脹來牺牲人民生活水准，他的和平鬼話，以及他詭計多端來培养國內的各种反动趋向。

美國的兩大資本主义政党彼此之間有一种分工的情况。共和党担任公开一些的反动的支持者，民主党的反动程度，实际上並不比共和党低，但是用虛伪的民主和平宣傳來削弱劳工的理所当然的反对，这样來替老板服务。兩党是學生的反动政党。兩党都由財政資本控制，都推行華尔街的战争和法西斯政策。誰也不比誰的禍害小一些。一伙資本主义騙子——杜魯門、塔夫脫等等——丧失了信用，資本主义知道怎样培植另外一伙騙子——艾森豪威尔、克弗威尔等等——來在劳动羣众隊伍里保持資產階級的幻想。

那些懦怯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看到法西斯風暴猛烈起來便夾着尾巴逃跑的劳工領袖，他們对今天美國危險局势所应当負的責任也是輕不了的。这班人除了支持構成目前的反动

的基礎的戰爭綱領之外，還有計劃地渙散和中傷羣眾的民主抵抗。因此，勇敢的共產黨、進步的工會和敢於正視反動威脅的知識分子就更見得可貴了。

美國法西斯想到美國人民的民主傳統和和平意志，便就自由主義和國防大做文章，作為掩護。它不像希特勒主義那樣粗暴直率，它却替它的英美人民“優越”論戴上假面具；它發展對於戰爭的讚美，却蒙上深厚的和平偽裝；它把自己的帝國主義說成是“世界的道義領導。”^①正像季米特諾夫很多年前所指出的，美國法西斯主義是在擁護民主、民族平等、各民族的自由和平和獨立等偽裝下出現的。它在支持人民自由的借口下對工人和黑人的權利進行了最暴戾的攻擊。華爾街的漂亮的民主高論不過是籠絡人心的門面，這些都是騙人的假話，目的是把人家引入歧途，是矇混和威脅羣眾。在這重重偽裝下面的冷酷事實是美國帝國主義朝着戰爭和法西斯邁進。華爾街這種民主假面目使羣眾更難了解華爾街的真相，更難對華爾街進行鬥爭。

當然，這一切僅是情況的一面。在發展着的把美國從法西斯和戰爭挽救出來的鬥爭里，偉大的工人階級會大顯身手。雖然工人目前還是被出賣他們的利益的工會上層領袖引向歧途，但是他們會找到推翻華爾街一切反動計劃的道路。關於這方面，下面几章還要談到。

① 見阿普特克“美國的種族法律”1951年紐約版。

第三十三章 共產黨和“冷戰”

(1945—1951)

共產黨打斷了白勞德修正主義的脊骨之後，就採取和保持了明確的立場來反對華爾街—杜魯門的征服世界的戰爭法西斯綱領。本書已經提到，在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者早就看出政府對我們的盟國蘇聯所採取的敵視態度的侵略性意義。因此，黨在1945年7月28日緊急（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警告說，如果不制止美國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政策，那就會有“新的侵略和戰爭以及美國國內反動局面和法西斯的發展。”^①同樣地，在1948年8月2日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黨提出了比以前還要尖銳的警告來反對戰爭危機。當時黨的競選政綱指出在就要到來的選舉里的中心問題是“美國應當走的道路是和平呢還是戰爭，是民主呢還是法西斯？”^②在1950年12月28日召開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黨又宣佈：“帝國主義向戰爭和法西斯的瘋狂推進現在已進入新的階段”^③，這就是在遠東的現實的武裝侵略。

戰後時期黨的主要政治路線是支持建立勞工領導的統一戰綫的反法西斯的和平聯合。黨的一切個別政策都是從人民反法西斯和戰爭的總的鬥爭出發，並且同這個鬥爭彼此結合。這種政策所根據的信念是，羣眾不要戰爭而且能夠阻止戰爭，只要他們能夠叫人家感覺到他們的意志。黨在這個鬥爭里要經常注意在黨的領

① 見1945年9月“政治月刊”。

② 見1948年9月“政治月刊”。

③ 見1951年1月“政治月刊”。

導和黨員里，以及在一般的思想和政治性的羣眾工作里，對白勞德主義的殘余進行鬥爭。

針對着杜魯門的戰爭政策，共產黨英勇地提出了美蘇合作的和平政策。黨不懈地向工人和美國人民羣眾指出了美蘇合作是當前最高的政治需要。這是阻止戰爭、保持和推廣民主、開辟勞動人民的繁榮道路的中心辦法。這種政策可以使聯合國符合人民的本意，成為願意而且能夠保衛世界和平的機構，而不再是由於美國的操縱而弄成的戰爭工具。美蘇合作是美蘇人民的共同願望，這也是蘇聯政府的既定政策。阻止這兩大國人民友好相處的最大障礙是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政策，因為他們控制世界的整個計劃是建立在戰勝蘇聯這個希望上的。

黨揭發和攻擊了戰後時期華爾街發展的、征服世界的綱領的每個方面。它馬上譴責了杜魯門主義，指出這是為了煽起反動的內戰，目的是要推翻那些要求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各國人民的政府；它立刻指出了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是一丘之貉，是一個規模龐大的陰謀來把歐洲縛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戰車上面；它說明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只是華爾街帝國主義經濟政治勢力進一步伸進世界工業落後地區的計劃；它也反對北大西洋公約和對日和約。

黨使勁地反對了美國干涉希臘；反對了美國干涉法國和意大利的全國選舉；反對了美國建立北大西洋戰爭聯盟；反對了美國武裝支持中國的蔣介石；反對了美國運送軍火給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菲律賓等地的帝國主義軍隊去鎮壓革命的人民；反對了美國使德國、日本、意大利法西斯化的企圖；反對了美國殘酷壓迫和剝削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反對了美國用通貨膨脹、加稅等等方法來把準備戰爭的負擔轉嫁到工人身上。黨特別揭露了政府的虛偽宣傳，說什麼美國浩大的軍事準備是“防禦性的”。在爭取和平的鬥爭方面，黨表現了真正的主動和朝氣。

九國共產黨會議

1947年9月歐洲九個重要的共產黨在華沙舉行會議，這對全世界爭取和平民主和反對華爾街侵略的鬥爭起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些黨所屬的國家是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會議尖銳地指出由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所產生的日益發展的法西斯戰爭危機。聲明說，世界因此劃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帝國主義的反民主陣營，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美國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統治權並消滅民主制度；另一個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摧毀帝國主義勢力，鞏固民主制度，和消滅法西斯殘余勢力。”會議號召歐洲各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和他們的民族獨立，反對在馴服的社会黨右翼幫助下的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會議成立了情報局來便利九國共產黨的合作。^①

九國共產黨會議的政策肯定了美國共產黨1945年代表大會以來所獨立發展的反戰路線。美國共產黨歡迎情報局的建立，認為這是迫切需要的合作中心。由於美國的伍里斯法和別的反動法律禁止國際聯系，黨決定不考慮參加這個新的情報局。^②

1948年的選舉

在1948年的總統選舉運動里，共產黨把爭取和平作為中心工作。它支持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即前副總統華萊士和愛達荷聯邦參議員泰勒。這個新的進步黨是1948年初組織的全國性的黨。7月23至25日進步黨在費拉特爾費亞舉行代表大會，出席的代表和副代表共有3,240名。進步黨的綱領要求“和平、自由和繁榮”，但重點是和平問題。主要由於進步工會和共產黨人的努力，

① 見1947年11月“政治月刊”九國共產黨會議決議。

② 見1947年12月“政治月刊”美國共產黨中央局的聲明。

这个新組織登上了45州的候選人名單，这就駁斥了那种頑固的幻覺，認為第三黨無法對全國選民提出候選入。

進步黨虽然遭到勞聯和產會領袖的嚴重反對，却得到了勞工的相當支持。到1948年7月止，據稱擁有549,000名會員的七個全國工會正式支持進步黨，擁有873,000名會員的其他五個工會是積極支持者^①。這些支持最大部分來自產會的各工會。

這時華萊士主張美蘇和平合作。但是反對方面的力量強大，進步黨只得到1,158,000票。很多工人虽然渴望和平而且同情進步黨，但是他們掉在兩黨制度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陷阱里，還沒有到支持第三黨運動的程度。這個相對說來微小的票數令華萊士大為沮喪，不久就對和平鬥爭逐漸失去興趣。朝鮮戰爭發生之後，他就完全垮了下來，把以前所說的話都吞回去了，轉過來贊美華爾街奴役朝鮮和中國的企圖。後來，他參加了反共運動，反對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共產黨，這樣來懺悔他以前攻擊蠻橫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罪過”。華萊士的道路——從激進主義的表現到向大企業的戰爭計劃醜顏投降——表示了小資產階級的典型的動搖立場。

差不多誰也沒有想到，杜魯門總統在1948年選舉中竟擊敗了自信必勝的杜威。杜魯門獲勝的原因是他加工把自己渲染成主張世界和平的人，这就吸引了愛好和平的羣眾。可是他剛一重新當選，馬上就拋棄了他的和平諾言，加倍地策動他的反蘇戰爭。其他被他像無用的行李一樣扔掉的競選保證有：房租限額、黑人公民權利、物價管制、取消塔夫脫—哈特萊法、聯邦教育津貼、清除貧民窟、廉價住屋和擴充社會保險。就反動的杜魯門看來，這些改革方案從來沒有任何真實性，只是用來騙取不當心的選民的謊話。

在歷史的意義上講，共產黨把和平作為選舉的關鍵問題是正確的，只是它在這樣做的時候有過一些左傾宗派主義的和右傾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九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89頁。——譯者

的錯誤和缺點。對華萊士的支持太缺乏批判，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危險揭露不夠，選舉的統一戰綫鬥爭處理得不靈活。尤其是工會里的左派在反對馬歇爾計劃、要求和平、要求美蘇友好、要求獨立政治行動這些方面還鬥爭得不恰當。這些弱點削減了華萊士的票數。

戰後時期共產黨也進行了許多重要的地方性選舉鬥爭。例如1947年3月，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共產黨的教育委員候選人克區馬萊克得到了64,213票，1950年6月，競選加利福尼亞州不分黨派選票制^①的公立學校督學候選人著名共產黨員杜意爾得到了613,670票。1950年紐約市的市參議會議員選舉，反動派為了要擊敗黑人共產黨議員戴維斯，竟不得不取消這個市的比例代表制，並且抬出了一個共和、民主、自由三黨聯合候選人來同戴維斯對抗。

這個時期特別緊要的一次選舉戰鬥，對於保衛世界和平鬥爭有充分意義的，是1951年11月紐約市聯邦眾議院第18選區美國勞工黨議員馬坎多尼奧的競選。馬坎多尼奧是美國國會歷史上最卓越的代表勞工的議員，他在七任里同一切反動派結下了深仇宿怨。反動派因此就推出了一個共和、民主、自由三黨的共同候選人來反對他。這是一場苦戰。馬坎多尼奧的票數從1948年的38%增加到1950年的42%，但是卻還不夠挽救他的失敗。

黨和朝鮮戰爭

在反動派戰爭叫囂增加的時候，共產黨發動和支持了許多羣眾性的和平活動。黨把保衛工人生活水準和民主自由（這在以後幾章還要講到）的鬥爭建立在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的基礎上面。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這些活動也就大大增加。

黨不顧政府的嚴厲迫害，對這個侵略中國和朝鮮兩國人民的戰爭採取了直率的反對立場。這是同我國歷史上反對其他非正

^① 美國有些地方選舉的選票上只登候選人姓名，不標明所屬黨派。——譯者

義戰爭的鬥爭符合的。6月27日，杜魯門採取獨裁者的行動，親自下令海空軍（以後又加上陸軍）進攻朝鮮，就在這天，黨宣佈這個戰爭的目的“是征服亞洲各國人民，剝奪他們的自然資源，這樣來從被征服的世界來大大增加大企業的利潤。”黨警告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宣佈：“不干涉朝鮮！立即撤退美國海空軍，停止拿武器供應李承晚傀儡政府。”“不給朝鮮、台灣、越南的華爾街傀儡政權一分錢、一支槍、一架飛機！”黨號召“全力支持朝鮮、中國、台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馬來亞人民爭取統一、獨立和解放的英勇鬥爭”；黨要求人民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要求美國承認人民中國，黨建議中、蘇、美三國直接進行和平談判^①。

共產黨不顧政府的粗暴迫害，採取了這樣直率的立場來反對反動的朝鮮戰爭，這就不愧為工人階級和美國人民的黨，勇敢地表達了他們真實的反戰情緒和利益。羣眾一開始就反對這個戰爭，戰爭販子一切緊張宣傳都不能夠誘使他們衷心支持這個戰爭。

黨的反戰活動

像黨在幾個月之後重申的那樣，爭取和平的鬥爭是“目前整個歷史時期的中心的、無所不包的任務。我們民族的前途，我們人民的幸福，都依靠這個鬥爭的結果來決定。”黨採取了廣泛的統一戰綫政策，它說，“我們宣佈我們準備同任何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合作，不論他的政治見解如何。”^②黨要求美國軍隊撤出朝鮮，要求不干涉中國，要求禁止原子彈，反對把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化和重新武裝。^③

在國際規模上，那些在戰爭結束時期迅速發展的廣大的進步羣眾組織積極參加了反對戰爭的鬥爭。這些組織包括世界工會聯

① 見1950年6月28日“工人日報”。

② 同上。

③ 見1951年1月“政治月刊”美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主要決議。

合会、國際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世界和平保衛者大会是总的有組織的世界和平运动。这些世界性的羣众运动所从事的廣泛和平活动在美國受到很大的反应和拥护。党積極支持了这些活动。

朝鮮战争的爆發一般地大大震动了美國工人和民主羣众。許多反战活动在他們中間發展起來。这些得到了共產党的大力支持，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肯合作，並且迫不及待地追隨華尔街的战争領導。妇女和青年在反战反法西斯的一般斗争里特別積極。

1948年后，顯著一些的美國和平运动和組織有1949年3月25日在紐約举行的美國文化科学爭取世界和平會議，有同年10月1,200位多半來自下層的代表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國劳工爭取和平會議。这个劳工會議進行了很多活动，在許多城市里建立了地方理事會。另一次大示威是1949年9月4日在紐約比克斯基尔附近15,000人举行的，罗伯遜發表了講演並演唱了歌曲，遭到了法西斯流氓的襲击。还有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簽名大运动，这是1950年3月15日至19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会發起的。在这个宣言上的五億簽名中，有250万是不顧逮捕、毆打和开除工作在美國征求來的。不久又有要求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更大的簽名运动，到現在为止征集了六億人的簽名。

許多最有意义的反对朝鮮战争的羣众抗議大会之一是1950年8月2日紐約联合廣場的大会，这次大会被警察用暴力殘酷地驅散。美國还派了一个52人代表团和13名观察員出席1950年11月16至22日在華沙召开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会，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工会活动家和左派人士。出席華沙大会的团体中有美國妇女和平委員會。这个組織進行了很多反战活动，如1950年10月24日，这个委員會派了由1,000名妇女組成的代表团到聯合國要求停止朝鮮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國內和平組織是和平宣傳站。这个組織的領袖是世界聞名的黑人学者和战士、83歲的杜波依斯博士，他因为傳佈世界和平呼吁書被捕，罪名是外

國代理人^①。

到作者執筆的時候為止，和平力量最重要的集合是1951年6月29日至7月1日美國和平十字軍在芝加哥召開的美國人民爭取和平大會。這個緊要的集會是在搜捕共產黨和恐怖主義增長的氣氛下舉行的，出席的代表有5,000人，包括工人、農民、小商人、牧師、科學家、藝術家和政治活動人物。其中有黑人1,500人，青年1,000人，婦女占三分之一以上。產會各工會的代表有229人，勞聯的有68人。大會的宣言要求停止朝鮮戰爭，立即舉行大國會議，有控制地裁軍和消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大會建議在幾個月之內舉行十萬個和平集會和征集一個百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交給杜魯門總統。大會選出了領導這個運動的全國委員會，委員有著名的和平戰士羅伯遜、肯特等；三位主席是杜波依斯博士、芝加哥大學的卡爾遜教授和前維爾京羣島總督羅維特教授。

這個戰後時期的一件有意義的事件是1950年1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的規模宏大的保障民權大會。5,00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發起大會的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贊成人有勞聯、產會和許多教會以及其他經濟、政治和公民團體。會議的目的是支持杜魯門總統自己提出過後來又狠心放棄了的民權綱領。黑人的另一個非常有有意義的運動是全國黑人勞工理事會，這是1951年10月27日至28日在辛辛那提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到會的有100萬黑人工會會員的代表1,052名。它的總的目的是要打破工會內外的隔離黑人制度，以及在整個工會運動里促進黑人會員與白人會員行動上的團結。這個新的理事會除了有它的保衛黑人勞動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的綱領之外，還申斥了杜魯門的戰爭政策。理事會主席是威廉·胡德。

這個時期另外一個重要的發展是1951年12月民權保障大會向聯合國提出的保衛美國黑人的抗議書。這個抗議書是同時在兩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十卷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32頁。

地送給聯合國的——紐約是由羅伯遜送的，巴黎是由派特遜送的。這個文件的標題是“我們控訴種族滅絕”，強有力地暴露了美國的隔離黑人制度。抗議書要求聯合國進行干涉和援救。

所有這一切得到美國共產黨支持的維護和平的反法西斯活動沒有能逼迫政府放棄它的總的戰爭政策，可是在指導美國輿論方面，在阻止在朝鮮使用原子彈方面，在冲破裹住我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宣傳和暴虐的濃霧來放進一些真理和人道的光芒方面，這些活動是有真實的貢獻的。這些活動的最大弱點是還沒有得到堅實的羣眾性的工會的支持。

共產黨人和黑人

政府在戰後幾年里發展了它的戰爭綱領，恐怖氣氛也就越來越厲害，黑人成了有組織的反動派打擊的特殊目標。這是因為黑人除了在一切人民鬥爭中表現了偉大的英勇精神之外，他們特別不喜歡美國帝國主義現在所進行的征服亞洲有色人民的戰爭。他們很認識到這個戰爭的帝國主義和白人沙文主義的性質，起來表示反對。他們因此屢屢遭到殘害和污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51年7月伊利諾州西塞羅的“種族騷動”。西塞羅是一個“純白”的市鎮，也是一個以私酒販子、娼妓、賭棍和“開放工廠”而聞名的地方。這次騷動是因為一家子黑人想搬進來住引起來的。另一個例子是1951年12月赫·特·摩爾夫婦遭炸彈謀殺的案件，摩爾是佛羅里達州的有色人種協進會黑人領袖。

戰爭結束以來，黑人遭到許多迫害，而且是好幾次特別惡毒的陷害案的目標，“強姦”是通常捏造的罪名。從前，暴徒虐殺的慣常做法是把他們要控告犯罪的黑人馬上絞死或者燒死，現在他們却要採用合法的虐殺了。最惡毒的例子是1951年“馬丁斯維爾七人案”——漢普頓、弗·海斯頓、米爾納、赫·勒·海斯頓、格雷遜、泰勒和杰·特·海斯頓——被電死，罪狀是根本沒有發生的“強姦”。在弗吉尼亞的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處死犯強姦罪的

白人的事；可是強大的國際羣眾抗議運動，都不能從這批合法的虐殺暴徒手中搶救這些無辜的黑人。隨後不久密士失必州的威利·麥吉被處死刑，也是類似的合法虐殺案，捏造的罪名也是強姦。到作者執筆的時候為止，我國正在蒙受再一次恥辱，這便是處死“特倫頓案”六名黑人——英格里希、福萊斯特、威爾遜、庫柏、索普和麥金齊——的殘忍企圖，捏造的罪名是他們謀殺了一個人。由於全國各地的營救鬥爭，有四個人被釋放了，可是其他兩人還是被判無期徒刑。

在这一切對黑人的兇惡的攻擊中，共產黨始終在維護他們，把几樁案件變成全國和國際關心的事件。黨同民權保障大會和其他辯護團體結成統一戰綫，共同奮鬥。

在戰後幾年里，黨根據它對黑人問題的高度政治重要性的深刻關懷，舉行了好幾次廣泛的理論討論來探究這個問題。有一次是1946年底到1947年初舉行的，這次黨根據自我批評的精神檢查了它在黑人爭取經濟、政治和社會平等的鬥爭這個問題上，特別是黑人要求在南方自決這個問題上，整個政策和活動。結果是澄清了和一般地重新肯定了黨的路綫。對民族自決這個複雜問題討論之後的決議說：“黑人在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中更加團結成了一個民族。他們在黑色地帶——黑人人口占大多數的地區——要求從壓迫的境遇解放出來的鬥爭是爭取完備的民族地位的鬥爭，爭取民族所應有的充分平等的地位的鬥爭。”^①海伍德的“黑人的解放”這本書是對這些討論的重要貢獻。

黑人顯然在特別困難的環境下發展着民族自覺。這種自覺有許多佐證，如：從前的民族主義者加維運動的發展，黑人團體的長足進展，黑人愈來愈多用“民族”(People)這個名稱來代替“種族”(race)，以及許多其他表現。今天黑人所以還沒有廣泛接受民族自決這個口號，主要是因為他們還是處在強烈的壓迫的環境

① 見“共產黨對黑人問題的立場”1947年紐約版第11頁。

下的年青的、發展着的民族。这个口号受到了白人和黑人的一切派别的反动分子和改良主义者的剧烈反对。此外，黑人仍然受資產階級民主幻想的嚴重毒害，这同工人階級的廣大羣众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有类似的理由，虽然不是同一的理由。

党对黑人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理論討論基本上同白人沙文主义这个重要問題有关。这是1949年4月24日环绕佩里向全國委员会所提的报告的討論。这次透辟坦白的討論找出了許多在思想上和肉体上有系統的迫害黑人的詭譎的表現。它再次着重指出白人工人常常遭受白人沙文主义深入的毒害，連共產党也要經常提防傳染。这是共產党整个歷史中一次最重要的討論，討論的几篇报告佔了1949年6月“政治月刊”的整个篇幅。討論的总結果是党的領導和一般黨員对党內、劳工运动內部和一般社会里的白人沙文主义的这个主要危險大大地提高了警惕性。

党在辯論里強調指出全体黑人爭取解放的斗争不能缺少黑人無產階級的領導。这特別需要建立像黑人劳工理事会这样的坚强組織，並且要發展同進步白人工人的徹底的合作。这又需要坚持对黑人羣众里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影响作斗争。但是最重要的是，这需要强有力的共產党。

在总结共產党的黑人政策的时候，党對於自己在黑人里享有的声望，對於自己多年來环绕着黑人問題献身斗争所培养出來的一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傑出的黑人領袖——党对这一切都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虽然党的工作有許多缺点。黑人黨員的百分比如下：1946年14%，1947年17%，1948年17%，1949年14%，1950年15%。

劳动青年联盟的成立

1949年5月28日，美國左翼青年在芝加哥成立了劳动青年联盟。劳动青年联盟接受了共產主义青年团和一般馬克思青年运动的傳統，用社会主义精神來教育工人階級的青年男女。在决

定性的“擁護青年的戰鬥”里，它擔負着根本性的任務，促進青年團結來反對華爾街用管制和屠殺青年的辦法來實現它的帝國主義野心。美國馬克思主義青年的最重要刊物是“新挑戰”和學生界的“新基礎”。勞動青年聯盟主席是烏伏西。

自勞動青年聯盟成立以來的激盪年月中，它在爭取和平的偉大鬥爭中擔任了重要的任務，特別是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和阻止美國青年軍國主義化的鬥爭上。聯盟舉行過各種示威，它替斯德哥爾摩宣言征集了50萬個簽名。1950年11月24日，它在紐約發動了有5,000名青年參加的反戰示威。它還派了代表團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盛大國際青年聯歡節。1951年夏，勞動青年聯盟的領袖瓦德（黑人青年）被捕，誣控的罪狀是逃避兵役，後來被判徒刑三年。

共產黨人和以色列共和國

共產黨一向密切關懷美國民族集團和少數民族的情況和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如此，因為這些人遭到反動勢力的沉重攻擊。黨用了很大的精力來反對把非公民的工人和外國出生的工人驅逐出境的惡毒企圖，這些工人有很多是在美國住了50年的。黨同時開始了維護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的工作，這些美國人有300萬，遭受類似隔離制度的迫害。^①黨也開始關心美國印第安人，這是自從勞工運動創始以來100多年不曾注意過的問題。^②黨也一向警惕反猶太主義，對一切反猶太的表現進行鬥爭。戰後時期黨在猶太問題上最重要的鬥爭是圍繞着以色列立國問題進行的。^③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世界上的16,600,000猶太人民里面

① 見1949年5月“政治月刊”。

② 見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

③ 見阿·布·梅吉爾“以色列在危機中”1950年紐約版。

就有相当大的要求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祖國的运动，这是1897年由西奧多·赫爾茲所發起的。在战前和战时大約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希特勒的殘酷屠殺，这就刺激了这个运动的發展。运动变得異常强大，成了嚴重的國際問題。受英帝國主义操縱和反动地主控制的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各國政府，都猛烈反对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國家。英國急想保住对这整个地区的控制，也反对成立这样的國家。美國帝國主义既想操縱英國，又想操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因此时冷时热。苏联是犹太人民爭取民族自由的唯一真誠的朋友，始終支持渴望中的犹太祖國的成立。聯合國被各帝國主义之間的利害冲突所左右，对这个問題表现得進退無据。最后犹太人民羣众自己实际解决了这个問題，1948年5月他們成立了以色列共和國。然后他們又手拿起武器保衛他們的政府，抵抗英國策動的阿拉伯國家的進攻。控制这个局势和冒充代表犹太人發言的是犹太复國主义，这个主义表現了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觀念形态。复國主义者以前主要是同英國帝國主义合作，現在是同美國帝國主义合作，最后美國帝國主义实际操縱了以色列这个新國家。

美國約有500万犹太人，巴勒斯坦問題在美國成了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杜魯門政府假惺惺地贊同建議中的犹太國家。犹太財主——犹太复國主义者——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結合，操縱了美國的拥护以色列的运动，双方都听从美國帝國主义的指使。共產党在整个斗争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概括地說，党進行了斗争來支持新國的成立，犹太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間的諒解，支持以色列同苏联的合作以及一般說來同國際和平力量的合作。党強調指出，在巴勒斯坦和在國外，犹太工人都应当領導这个运动。党英勇地反对英國帝國主义对犹太人民使用暴力，特別反对美國帝國主义以及它的同盟者犹太复國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陰謀詭計。美國共產党人和其他左翼力量在这个長期激烈的錯綜的斗争中起了建設性的作用^①，虽然在打消帝國主义、特別是美帝

國主義對以色列的控制方面，有些挫折。在這個工作里也犯了一些宗派主義的錯誤，也沾上了一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凱恩斯主義問題

戰後時期共產黨運用它的刊物和學校來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揭露和打擊大資本家的複雜虛偽的欺騙宣傳來把我國推向戰爭，這是他們利用他們的政府、報紙、廣播、教會、工會官僚等等來進行的。這種有毒的戰爭宣傳無疑地把廣大人民羣眾，包括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在內，都弄糊塗了。黨的教育運動包含同一些“大謊話”鬥爭，例如說美國是非帝國主義性的國家；說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保衛民主；說美國的經濟制度是“例外的”，不會遭受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共同遭受的衰落的命運；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以及其他等等。黨在做這種思想工作時對凱恩斯主義也進行了一番理論分析，這個主義是目前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基礎。

已故的英國著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爵士（見第二十一章）不同意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教條，這種教條說資本主義制度是自動調整的機器，能自動克服內部危機。凱恩斯辯駁說，生產力發展到現代壟斷階段的時候，經濟制度同時產生限制投資的傾向，這就使自己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經常的大批失業。他說，如果這種情況不改正，就會走向革命和社會主義。凱恩斯因此建議說，如果政府用各種方法刺激投資——主要是津貼工業，那麼資本主義就可以克服這個基本缺陷，達到工人的充分就業，朝着螺旋上升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他的“進步資本主義”理論的簡述。凱恩斯避免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的努力，使他同時進行對整個資本主義制

① 見1945年7月，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2月、8月“政治月刊”畢特爾曼的文章；1949年3月“政治月刊”梅吉爾的文章；1950年7月“政治月刊”威廉遜的文章；1946年11月“政治月刊”美國共產黨的決議。

度的总危机的医治。^①

凱恩斯主义是世界資本主义总沒落时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它成了一切主要資本主义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基礎，包括美國在內。它也反映到了聯合國。1949年，聯合國指令一个專家委員會提供保證會員國的工人充分就業的方案，这个委員會最近交出了一个典型的凱恩斯綱領。委員會是由英、法、澳、美各國著名經濟學家組成的，他們的報告是一致的意見。^② 这个野心勃勃的報告所建議的是不折不扣地“管理”各資本主义國家和全世界的經濟來避免週期性危机——这是在資本主义下完全不能實現的計劃。

美國資產階級人士——自由派、勞工領袖、社会民主派，以及大資本家——虽然不能說是普遍，却至少是廣泛接受了凱恩斯主义。它这个主义是对工人階級的最大威脅，可是它也深深伸進了工人階級的隊伍。各种的集团对凱恩斯主义有各种的解釋。華萊士、白勞德、莫萊、路德、格林以及这一类主張“進步資本主义”的自由派和勞工領袖，即使他們沒有實踐，却都在理論上承認資本主义能够而且必須实行各样多少可以增加羣众購買力的改良措施來擴大商品市場，这样來挽救資本主义本身。他們把凱恩斯主义当作資產階級改良主义囫圇吞下。可是大資本家，虽然他們可能一听到凱恩斯的名字就要鄙笑，他們却有他們自己的凱恩斯主义的概念，那便是龐大的軍备計劃。他們支持衰朽的資本主义的理論和實踐是由政府花錢來生產大量軍火，最后是促成战争。这种凱恩斯主义概念目前对資本家極為有利，完全符合他們的帝國主义擴張計劃。实际上，“自由主义的”凱恩斯派也是隨着这种武裝計劃一起走的。

凱恩斯主义不能阻止週期性的資本主义經濟崩潰，因为它並

① 可參看1948年1月至1949年2月“政治月刊”和杰弗遜社会科学学院的“經濟危机和冷战”。

② 見1951年“科学和社会”夏季号納桑的文章。

不改變產生這些危機的基本原因。這個基本原因就是產業的私有制和同私有制一起的不可避免的对工人的剝削，生產的無政府性質，托辣斯的壟斷行為，帝國主義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奪，以及資本主義列強間兇猛的商業抗衡。凱恩斯主義的由政府津貼產業，擺佈稅務結構等等，並不使這一切基本的資本主義弱點得到治療。因此週期性的危機依然沒有克服。只有社會所有制的、計劃經濟的以及不為私人利潤生產而為社會福利生產的社會主義才能最後消滅這種經濟崩潰，才能保證永久的充分就業。

羅斯福的“新政”就是適應美國情況的凱恩斯主義。正像我們說過的，它並沒有帶來工業的恢復。只是在歐洲爆發了戰爭，美國從事大量軍火生產之後，這種恢復才在一种病態畸形的情況下發生。杜魯門的“公平施政”、或者“管理經濟”、或者“福利國家”，主要也是凱恩斯主義的應用，雖然它在國內國外都花了巨大的政府款項，但是仍然把美國引向深刻的經濟危機，直到目前的軍備競賽開始為止。但是這只是替工業打了一劑強心針，只能稍微拖延不可避免的經濟崩潰。

不管叫“新政”也好，叫“公道施政”也好，叫“管理經濟”也好，叫“進步資本主義”也好，叫“福利國家”也好，或者就是大資本家的武裝計劃也好，美國的凱恩斯主義就是大規模軍火生產的推動力，是戰爭的新的和更險惡的促進力。杜魯門、華萊士、格林、莫萊這班所謂凱恩斯主義的自由派，不管他們把凱恩斯主義叫成什麼名堂，他們之所以同時又是好戰的戰爭分子並不是偶然的。華爾街号召進行戰爭生產之後，杜魯門總統就把他的“福利國家”方案丟到廢紙簍里。凱恩斯主義基本上是反動的，是同美國帝國主義征服全球的計劃相吻合的。它是引向戰爭、引向集體屠殺和經濟災難的途徑。

共產黨強調黨的建設性的經濟和政治綱領，這是同反動的凱恩斯主義相反的。黨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美國工人獲得最高的就業和保持最大的一般經濟利益的道路，不是致命的凱恩斯主義

的軍火生產，而是發展堅強的羣眾斗爭，來爭取增加實際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擴大社會保險，推行切要的公共工程，以及實現其他經濟改革。黨同時提醒說，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日，工人就會遭受經濟危機、大批失業和生活水準低下的厄運。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最後消滅這一切致命的禍害。必須制裁滋生貧困、法西斯和戰爭的壟斷資本的權力，以及最後打破這種權力。要完成這個綱領就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大大加強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者的力量，逐步把主要工業收歸國有，最後建立社會主義。指出達到繁榮和和平的道路的是馬克思而不是凱恩斯。

黨經得起考驗

黨同 1945 年緊急代表大會上所產生的新領導勝利地執行了戰後時期的複雜問題所產生的困難任務。黨除了進行日常斗爭來保衛工人和黑人的利益之外，還要處理戰後特有的三個異常重大的問題。

按時間順序來講，第一是消滅白勞德主義的機會主義毒害。這個歷時數年的病害嚴重地損害了黨。但是新的領導堅決處理了這個問題，確實把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上面。黨進行了兩條戰綫的積極的斗爭來反對各式各樣的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以及各種叛黨分子。

第二個任務在戰後任務之中最具有決定意義，那便是反對華爾街正在企圖組織的世界大戰的斗爭，具體來說是反對朝鮮戰爭的斗爭。共產黨也本着列寧主義的精神執行了這個基本任務，在爭取和平的斗爭中表現了真正的政治主動性。

黨在戰後所面臨的第三個任務是保衛黨自身的組織和權利，也就是保衛全部民主權利；是反對企圖破壞共產黨和把美國逼進法西斯的反動勢力的攻擊。第三十五章還要討論這個關鍵性的斗爭。

這幾年是美國史和世界史上最具有關鍵性的年代。美國共產

黨的人力物力雖然還有限，但是它正在本着工人階級先鋒的黨的地位，採取真誠的列寧主義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局勢。這就是為什麼黨今天遭受如此兇惡的攻擊，為什麼丹尼斯和黨的大批領袖和黨員被投進監獄。

第三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遏制工会运动

(1945—195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华尔街推行它的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计划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要如何避开和打破工人阶级广泛强大的反抗，因为很明显地，垄断资本如果要对付叛乱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在争取对世界的主宰方面认真前进。就工人来说，要想把他们拉进战争计划里去，或者至少叫他们不进行有效的反抗，那就要用战争宣传来填满他们的头脑，就要叫他们承受经济负担的最大部分，就要摧残他们的罢工权利，尤其要粉碎他们之中的左翼势力。

最能替华尔街资本家战争贩子解决这些任务的，当然是保守的工会领袖——典型的美式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过去一向对他们的老板服侍得很好——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次战后的资本主义攻势时期，柯里芝繁荣时期，经济大危机时期，以及许多其他的时期，他们这一次当然也不会辱命。他们确实没有辱命。因为他们真是“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本家的劳工助手”。

华尔街主子们要叫像劳联主席格林（和他周围的人）这样的人来担任驱使工人阶级参加战争计划这种任务，那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因为格林的谈论、感情、生活都同资本家一样，而且随时都警觉着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最近他说：“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我们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企业……同我们支持工会运动、支持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一样地努力。”^①

^① 见1940年11月格林在新奥尔良劳联年会上的发言。

莫萊（和他的左右），不管他怎樣擺出進步姿態，很可能說出同樣的話，因為這些話恰恰表達了他的情緒。不久之後，他也發表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這樣意見：“我國沒有階級；這是為什麼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理論的信徒如此之少。在這裡我們全都是工人。歸根結底，農民、工人、商人、自由職業者和白領工人的利益都是相同的。”^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幾年里，美國工會運動的歷史，從一方面看來，是勞聯、產會和鐵路兄弟會的上層領袖有步驟地渙散工人對華爾街帝國主義戰爭計劃的反抗。當然，這些人不是白干這樣的反動勾當的。他們得到各樣的報酬，這對他們都是非常寶貴的。拿一件事來說，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僱主暗地里同意不像第一次大戰後那樣直率用“開放工廠”攻勢來毀滅工會。這樣就給了工會領袖一種類似保證的東西，使這些領袖能夠保全龐大的交納會費的團體，這就是他們高額薪金的來源。^②此外，格林、莫萊、路德、哈里遜這班人物受到空前盛大的捧場，引起了公眾的注目，成了英雄，成了偉大的“勞工政治家”。同時，這班勞工官僚又在政府機關里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多得多的閑差事，雖然還只限於三等地位，例如戰爭經濟委員會的顧問、各地美國大使館的“勞工參贊”，等等。可是，像歐洲資本家那樣，用內閣大員、大使、以至政府首腦這類的職位來腐蝕社會民主主義的領導人，以便控制工人羣眾，這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現在還不是時候。

美國工會上層領袖希望能從支持帝國主義征服世界得到的最大報酬是分肥。他們的目標是想控制整個世界的勞工運動，這是同華爾街的目標合拍的。一國的工會運動自己規定這樣的帝國主義目標，這在勞工史上是創例，但是這恰恰是勞聯和產會的領袖們

① 見1948年6月“美國人雜誌”莫萊的文章。

② 這種薪水一般要比他們做工的工資高1倍到14倍，勞聯的鐵路職員工會主席哈里遜的年薪高到76,000元。

所想做的。他們是地道的勞工帝國主義者，有他們的“外交部門”和在歐洲在亞洲的巡迴使者。他們有成百万元的款子，他們對所有別的國家的工會領袖的態度都是傲慢的。正如共產黨所指出的，這些分子是工人階級最危險的敵人。

塔夫脫—哈特萊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工人都充滿着英勇的、戰鬥的情緒。他們剛參加了擊敗法西斯的偉大戰爭，從戰爭吸取了很多積極的民主精神。同時他們也遭受了很多經濟上的苦痛。戰爭時期他們的工資按照“小制鋼公司”方案，停留在比1941年高15%的水平上，然而生活費用卻漲了35%。並且，戰爭末期，軍火生產減少，額外工作取消，工人的“帶回家的工資”也就削減了很多。因此，他們要求把工資提高到每小時三角五分。他們用罷工來實現他們的要求，1946年，也就是戰後第一年，罷工的人數達450萬以上。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罷工年。參加罷工的有礦工、鍊鋼工人、汽車製造工人、電氣和無線電工人、航運工人、鐵路工人、屠宰場工人以及其他工人。所有這些罷工差不多都勝利了。由於大量對外貸款、國內商品奇缺、戰時購買力的積累以及剛剛開始的、關於新的世界大戰的軍火準備防止了嚴重的戰後經濟危機^①，這就便利了工人的鬥爭。進步工會和共產黨自然都盡力加強這個宏大的罷工運動和指出明確的政治方向。

這一切都成了統治階級的棘手問題。工人是這樣的英勇，發動戰爭來征服世界的前途是不太光明的。僱主和他們的杜魯門政府以及工會上層領袖對工人的勇猛精神（這種精神同時也就打破了白勞德的戰後階級和平理論）都異常驚慌。總該想些辦法來控制這個局勢，於是1947年6月僱主在共和黨佔多数的第80屆國會里，在兩院許多民主黨議員幫助之下，通過了塔夫脫—哈特萊法。

^① 見史托本“罷工策略”1950年紐約版。

1947年，有30个州都通过了“小塔夫脱—哈特莱法”。

联邦塔夫脱—哈特莱法的目的干脆是削弱工会运动。这个法的许多反动规定里有：取消“封锁工厂”制度，规定过了60天的“冷却时期”之后才能宣布罢工，禁止群众性纠察，雇主有权进行干涉来阻止工厂组织工会，禁止间接抵制，恢复法院对劳工纠纷下禁止行动令的权力，规定可以指控工会违反“不公平的劳工行为的控告”，不许工会为政治目的动用会款，把一些决定性的权力交给全国劳工关系局，强迫工会职员签署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的宣誓书。

塔夫脱—哈特莱法猛烈剥夺了工会惯有的独立和行动的自由，把工会放在资本主义政府的史无前例的控制之下。最轰动听闻的事例是联合煤矿工人工会罢工屡次被科巨额罚款；最高法院对布里治领导的码头工人工会罚款75万元，罪状是举行“抵制”和拒绝通过罢工工会的纠察线。这个法律跨了很大的一步来把工会变成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国家控制的劳工机构。这个法律的祸害的证明是：前此扩张得很快的工会运动，到这个法律通过之后，虽然经济情况对运动非常有利，可是会员人数却没有显著的增加。此外，公司工会有了起色，整个工资斗争低落了。

杜鲁门总统为了欺骗劳工选民，在形式上否决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努力来动员他的民主党议员起来斗争，他们差不多有一半最初就支持了这个法案，后来又参加了推翻杜鲁门否决的投票。1946年5月，杜鲁门采取剧烈行动破坏了28万铁路司机和车务工人的全国大罢工，接着他向国会提议强迫把铁路工人编到陆军里去做罢工破坏者，这证明了他同雇主一样，是十分赞同这个新法律的基本原则的。

在这个法西斯化的法律讨论表决的时候和表决的前后，共产党都努力进行了全国性的斗争来反对。党警告工人阶级说，这种把工会放在政府管制和操纵之下的企图，不仅会损害工人的生活水准，还会便利华尔街向法西斯和战争的推进。

勞聯和產會的上層領袖大張旗鼓，反對塔夫脫—哈特萊法，但是他們的抵抗是沒有切實的內容的。格林斥責這個法律是“奴役措施，是非美的，惡毒的，是破壞勞工憲法權利的”，莫萊也說這是“摧毀我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有配合的計劃”的一部份。工會領袖如果勇敢地拒絕按照這個法律的規定簽字，那就可以把它推翻。劉易斯以及很多進步領袖和共產黨人的建議就是這樣；可是勞聯和產會的上層領袖不肯接受。勞聯的1947年年會“在抗議之下”通過服從這個法律，這項出賣的決定逼得聯合煤礦工人工會退出了勞聯。同年的產會年會的決定是聽憑各會員工會“決定行動方針”。

鋼鐵工人工會、汽車工人工會和其他保守派控制的產會各工會同勞聯一樣，逐漸接受了這個法律。只有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和產會的12個進步工會同共產黨一起，對這個丑惡的法律進行了真正的鬥爭。關於塔夫脫—哈特萊立法的實際情況是，由於杜魯門政府的間接幫助和勞聯、產會、鐵路兄弟會上層領導的默契串通，僱主束縛了勞工運動——這對於實行華爾街征服世界和大戰的綱領有很大的必要性。

勞工和馬歇爾計劃

僱主交給帝國主義的勞工副手的第二件戰爭大任務是協助他們來說服美國和歐洲工人來支持馬歇爾計劃。在那個時期，1947年施行的馬歇爾計劃是華爾街的日益發展的戰爭計劃的心臟。正如共產黨所指出的，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侵入歐洲國家以及武裝歐洲國家來最後進行反蘇戰爭的主要方法。黨不懈地指出自由派和勞工領袖支持這個關鍵性的帝國主義戰爭措施是愚蠢的事。為了急忙貫徹這個計劃，整個帝國主義關於恢復經濟和保衛世界民主的宣傳，就配合着猛烈的反蘇叫囂，拼命加緊起來。勞工部長托賓賞識工會官僚在這件工作上的作用，誇獎他們對政府的功勞等於“100個師，或者等於現在國務院中所有的穿條

紋褲的外交家。”^①

勞聯領袖很容易地響應了國務院的號召參加了戰爭運動。在1946年年會上，他們猛烈攻擊蘇聯外交政策，大唱反共濫調。在1947年年會上，他們對當時的國務院政策又是全部贊同。他們擁護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支持政府開展着的對蘇聯的經濟攻擊，贊助西歐條約的計劃，滔滔不絕地散佈仇蘇言論，以及對工人全部背誦華爾街帝國主義戰爭的狡黠宣傳。

戰爭販子在產會方面的困難却多一些。受進步領導的工會集團會員有100萬之多，他們的影響很大，把產會保持在比較進步的路綫上面。這樣，在1946年年會上，產會積極地反對了反蘇、軍國主義和戰爭傾向。年會決議說：“我們反對美國參加任何破壞三強團結的集團或同盟的一切建議。”^② 這個決議是左翼推動的，在委員會內部討論的時候遭到路德、里夫和別的右派分子的猛烈反對，但是終於在大會通過。

1947年產會在波士頓舉行年會的時候，全國性的鼓吹戰爭的宣傳大大加緊了。雖然如此，右派分子卻不能夠叫年會支持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他們在委員會里也有過這種努力。最後一致通過了妥協含混的決議。決議支持美國援助有需要的國家；但是這種支持却是有限制的，決議說，“在任何情形下，對於任何國家的困難中的自由人民運用他們的獨立和自治權利，都不能把糧食或其他救濟品當作脅迫的手段，或者用來煽動內戰。”決議也要求裁軍，並且譴責普遍的戰爭宣傳。它要求“履行我們已故的羅斯福總統的基本政策，美、英、蘇戰時三大盟國在聯合國里的目標和行動的一致”。討論決議的時候，左翼和進步集團表示了反對馬歇爾計劃。

產會的情況引起戰爭販子的不安，於是馬歇爾奉派到年會上

① 見1950年5月4日“紐約時報”。

② 見1949年1月“政治月刊”威廉遜的文章。

來講話，來把年会的政治路綫往右边推。这就給了莫萊等待已久的机会——設法弄出对政府的战争計劃的贊同。他用間接的方法达到了他在大会里不能用正規手續來达到的目标，他在馬歇尔講完了之后，个人声明說，年会的外交政策決議其实就是支持馬歇尔計劃的表示。進步派的代表这时犯了錯誤，沒有當場对莫萊的解釋提出異議。电报把莫萊的声明傳遍了欧洲，騙人的消息說，代表美國進步工会运动的產会已經同共產党人協議，一致支持馬歇尔計劃。

在以后几个月里，莫萊表示完全支持政府的战争計劃，只是加上少許批評來緩和產会里的不滿情緒。可是，他不久就站到詆毀苏联和共產党最激烈的人物的陣营里去了。在1948年產会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年会上，这种拥护战争的路綫佔了优势。年会除了不顧左翼的反对來支持國務院的基本战争政策之外，还展开了反共攻击，在某些方面講，这种攻击甚至比劳联年会上的慣常攻击还要惡毒。產会領導这时的道路已經定下來了，那便是支持美國發动的各國內战——起初是希臘，后來是朝鮮；支持美國龐大的軍事化計劃，支持降低工人生活水准，支持其他一切战争准备。同劳联的一班头子一样，產会的領導从此成了國務院的劳工支部。

產会的分裂

美國的战争販子要想击破資本主义國家內工人階級对战争計劃的反对，那他們所面臨的最重要任务便是离間共產党人和其他左翼進步力量同工会羣众的关系。如果他們做到这一点，那么劳工运动就会失去爭取和平的最清醒的思想家和最优秀的战士。这种世界規模的对工会左翼势力的攻击，在美國除了其他各种反劳工措施之外，就意味着產会的分裂。对分裂產会这件違反工人利益的罪行，莫萊和路德領導集团在政府指示下都甘願帮忙。

進步左翼力量和中間力量对抗路德一里夫一格林右翼集团的联盟，存在了和領導了產会整整十年之久。像我們已經說过的，

从1936年到1941年，这个联盟的主要基礎是組織大托辣斯工業里的工人；从1941年到1945年，这个左中集团合作爭取战争的勝利；1945年以后，按照左翼的建議，联盟的任务便应当是進行斗争來实现这次战争所爭取的和赢得的民主和平。但是現在莫萊集团完全接受了路德的右翼綱領，遵照杜魯門战争制造者的囑咐，决定要摧毁这个建立產会和使產会成为我國迄今最先進的总工會的進步集团。

莫萊在波士頓年会里施展詭計偷偷地支持了馬歇尔計劃，年会之后，產会左右兩翼的緊張关系就迅速發展。在1948年1月產会执行局會議上，廣泛的進步派同莫萊势力之間發生了公开的裂痕。起因是莫萊要求执行局馬上支持馬歇尔計劃並且承担在下次总统競选运动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廣大的進步集团反对這兩項建議，但是結果都通过了。於是莫萊坚持所有会員工会必須支持这些决定，暗示拿开除做威脅。但是11个遭到攻击的和由進步分子領導的工会按照一世紀以來美國工会的經驗，認為在政治問題上它們有根据各自的見解採取立場的自治权。^①

此后18个月里發生了許多事件：右派夺取左翼工会會員的事件有好几百起；紐約市產業工会总工会和其他由左翼同進步分子領導的地方和州总工会都被改組；產会內部对華萊士競选問題激烈爭吵。对共產党人和進步工会的攻击都是莫萊支持的。

同时，战争气氛日漸緊張，有些領袖叛節，这也損害了進步工会。如汽車工会中的爱德斯和托馬斯的集团在战争狂热下解体，工会的控制就轉到路德手里。全國海員工会主席柯倫以前是放手同共產党人合作的，現在走到右派方面去了。共產党人前此参加工会斗争，成績优良，提高党的声望，全國海員工会和运输工会的大部份委員因此都加入了党。但是他們之中有很多是机会主义分子，因此等到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工会支持战争計劃的时候，这班

^① 見1949年9月25日“工人报”威廉遜的文章。

人都軟下來了。這種變節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這里面包括出賣、思想混亂以及僅僅是胆怯等等。

運輸工人工會主席基爾是聲名狼藉的叛徒之中的一个，他是白勞德的至友。使他放棄左傾偽裝的綜合原因是：白勞德主義、戰爭狂熱、官僚主義，以及他可以任意向產會報銷辦公費。他的第一次公開叛變的表示是1946年初他在紐約市參議會投票贊成由市政府舉行大會，來歡迎訪問了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回到美國來的紅衣主教斯派爾曼。市參議會的共產黨議員戴維斯和卡齊昂反對了這個反動的議案。基爾同黨最後的決裂是在1948年，這是關於紐約地下鐵道車費問題，他同老板站在一起主張一角錢的車費，黨維護人民的利益，支持五分錢的車費。

鼓勵產會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天主教工會會員協會。這個團體是天主教教權機構1937年組織的，目標是略加偽裝的典型的教會法西斯主義。協會瘋狂反共，根據的是1891年教皇李奧十三世的勞工通諭，目的是想控制勞工運動。協會有地方組織和自己的刊物，加上教權機構的積極支持，這就成為了按照宗教的界綫來分裂工人的重大反動力量。協會的激進分子瘋狂地進行分裂產會的工作，莫萊、加萊、布羅菲、海伍德和產會其他的上層領袖都積極地支持他們。^① 莫萊同進步分子合作的時期，是反對天主教工會會員協會的，後來把這種反對態度連同所有的稀薄一層的“進步主義”全都拋棄了。

這種分裂的局勢，到1949年10月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產會年會上發展到了頂點。莫萊和路德決定開除進步工會，不惜任何代價。但是進步工會卻努力爭取產會的團結，它們宣稱工會必然要包括一切工人，不論他們有怎樣的政治見解。廣大的進步力量在308名代表里共掌握71名，代表會員90萬人，這還不算右派工會里許多的進步少數派。但是年會卻是反共的泥坑。

^① 見1950年6月“政治月刊”莫里斯的文章。

年会上右派攻击的中心目标是联合电气、無綫电和机器工人工会这个大組織。“电联”这个進步工会被控的主要罪名是反对馬歇尔計劃和大西洋公約,拒絕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魯門,批評產会領導沒有積極反对塔夫脫—哈特萊法和政府的削減工資政策——即使这些都是事实,那按照產会会章和美國民主工会运动悠久的傳統,“电联”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

在这个充滿反共和战争狂热的年会上,“电联”就被無情地开除了,由產会全國秘書加萊收回了工会的認可証。加萊是傾心法西斯的人物,不久以前他在紐約阿斯特爾旅館的一个公共集会上揚言:“上次战争时期,我們联合共產党人打法西斯分子;下一次战争我們要联合法西斯分子來打敗共產党人。”輝煌的“电联”就这样分裂了,它的會員約有一半最后参加了对方。年会又决定在会后傳審其他各進步工会。

在此后几个月里,產会执行局举行了可笑的傳審,陸續开除了一批工会。最后一共开除了11个工会——“电联”(45万人),联合農業設備工人工会(4万人),國際採礦冶煉工人工会(85,000人),食品、烟草和農業工人工会(36,000人),联合办事員和專門职业者工会(25,000人),联合公用事業工人工会(6万人),美國通訊業协会(15,000人),國際毛皮工人工会(10万人),國際碼頭和倉庫工人工会(85,000人),全國海船廚師和侍者工会(6,000人),國際漁業和有关企業工人工会(2万人)。1950年芝加哥的產会年会里連一个進步代表都沒有了,这就完成了產会官僚机构变成國務院工具的过程。

这样就犯下了美國整个劳工运动史上一項最大的罪行。產会右派領袖把11个進步工会开除,这是处心積慮夺去創立產会的組織和使產会成为美國工会运动的先遣隊的主要原动力。

被开除的11个工会不只在產会政治進步方面領先,其中最强大的工会,如“电联”、碼頭工人、毛皮工人和金屬礦產工人这几个工会替會員爭取到的工作条件和工資都远远高过產会的右派工

会和劳联工会。它們对整个劳工运动起示范作用。它們特別努力改進各种工業里黑人工人的境遇和提拔他們担任劳工运动的干部。

这种分裂的罪惡行为終於造成產会的灾难，这我們以后是可以看到的。莫萊和路德集团佈置了这次違反工人階級利益的暴行，他們得到資本家报纸、僱主、政府的喝采和幫助。華尔街对領導產会的一班劳工走狗的效劳是足够滿意的了。進步工会進行了艰苦的斗争來挽救產会的团结，不过它們的斗争常常缺乏統一行动。進步工会有些領袖起初意想不到共事多年的莫萊集团会墮落到那样的叛賣程度來推進華尔街的战争綱領。

劳联和產会打击拉丁美洲劳工联盟

很久已來，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拉美劳联）成了美國帝國主义在格蘭德河以南各國的廣大腹地的身边的一根尖刺。拉丁美洲共產党人和其他進步分子對於創立这个非常重要的組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拉美劳联”1938年成立，領導人是独立的馬克思主义者維孙特·倫巴多·托列达諾，“拉美劳联”大大加强了拉丁美洲工会运动。它替人民的反对地主制度、反对資本主义、反对教会反动势力、反对帝國主义的斗争帶來了真正的力量。它極力反对華尔街的战争綱領。因此，壟断資本就非要毀滅它不可，這項任务交給了劳联和產会上層領導里的“劳工副手”。

劳联的領袖是老練的走卒，他們是美帝國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所謂第三綫伙伴。1918年到1930年間，他們曾經利用所謂泛美劳工联盟，龔柏斯的劳联集团無恥地通过这个組織來支持美帝國主义的政策。“泛美劳联”終於臭气难当，拉丁美洲工人不能忍受，它就不得被拋棄。然而，劳联的領袖如格林、沃尔、杜宾斯基等等毫不害羞，第二次大战后他們又响应國務院的命令，1948年在秘魯首都利馬成立了全美洲工人联盟（全美工联）。这是泛美劳工联盟的再版，用來对抗“拉美劳联”的。

產会領袖对摧毁“拉美劳联”这件工作却处在困难的地位。在產会尊重左翼意見和採取進步路綫的年代里，这班領袖贊美过“拉美劳联”的成立，与它建立过密切合作的关系，譴責过劳联的攻击，說那是出賣劳工的行为。但是，國務院下令要分裂“拉美劳联”之后，莫萊就把以前的原則吞下肚里去了，他同劳联一道执行这项摧毁工会的任务。他忽然發覺拉丁美洲的优秀共產主义的战士是“威脅”。

劳联和產会联合進行破坏活动的結果是，1951年1月双方在墨西哥城举行一次劳工會議，把丧失了信用的全美洲工人联盟改組成全美洲区域工人組織（全美区組）^①。这是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直接对抗的团体。虽然它照例吹嘘會員众多，但是出席它的成立會議的实际上只是一些腐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托洛茨基份子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控制的工会的代表。它在拉丁美洲各國並沒有結实的工人階級支持。

“全美区組”的會議是1951年3月華盛頓举行的美洲國家組織外長會議的姊妹會議。^② 这两个會議是一套帝国主义机器里的互相关联的部份。“全美区組”的任务是击破拉丁美洲工人和人民对華尔街战争綱領的反抗，美洲國家組織的任务是把拉丁美洲的政府、軍隊、原料和人力放在美國政府的更加完全的控制之下。这两个會議的綱領完全是由美國代表团根据美國壟断資本的利益制定的。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一直在抵擋華尔街所策动的劳联和產会領袖們的攻击，但是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还是遭到了嚴重的損害。这班美國領袖对南鄰各國的劳工运动蛮橫地進行破坏，他們對於第二次大战結束以來，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在國務院推动下实行的恐怖統治，是有直接的責任的。結果是發生了几起反动的政

① 見1951年2月4日“工人日报星期日”莫里斯的文章。

② 見1951年6月“政治月刊”霍尔的文章。

變，槍殺和監禁了成百的工會的英勇工作者和為和平、福利和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其他左翼戰士。

破壞世界工會聯合會的企圖

華爾街戰爭販子要想推進他們的征服世界的綱領，就“必須”摧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歐洲所展開的堅強的統一的工會運動，因為這個運動是爭取和平和民主的有力因素。因此，他們破壞罷工和破壞工會的一些集團，那些傾心於帝國主義的勞聯和產會的上層領袖，就欣然積極地擔負起分裂法、意、德一些國家的工會運動的任務。他們都受了希特勒式的反共口號的鼓舞。在現場執行這項任務的是勞聯的布朗和產會的加萊這一類人。幾百萬幾百萬元按照國務院的指示揮霍了。1948年以後，整個歐洲都出現了這樣可恥的現象，就是美國勞工領袖同反動的社会民主黨人、各國政府以及僱主合作來擊破工人的艱苦的罷工和分裂他們的工會。後來，這種破壞運動又推廣到了遠東，因為遠東在戰後也湧起了浩大的工會運動。

戰後各地偉大的勞工運動日漸跟着共產黨人走，美國和歐洲的社会民主主義者爭取不到對這些運動的民主領導，他們就按照他們的本色行事，進行摧毀的工作。他們的重點是法國和意大利，可是他們在那裡的收穫小得可憐，這就可以估量他們的摧毀工會的工作一般失敗到什麼程度了。1951年9月的世界工會聯合會機關刊物說：“法國總工會團結了法國全部工會會員八成以上。事實上，法國總工會里的天主教徒比天主教工會的會員還多，社會黨會員也比約奧領導的社會黨工會會員還多。”在意大利，一個美國工會訪問團報告說：“工人的一大半在意大利總工會里。總工會有會員500萬，天主教民主黨工會有會員50萬，社會民主黨工會有會員15萬。”^①

^① 見1951年8月31日莫斯科“新聞”。

美國國務院策動的國際性的摧毀工會的運動最緊張的階段是有組織地從事破壞和分裂世界工會聯合會。這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成立的強大組織(見第 479 頁)是處在戰後席卷歐洲的偉大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心臟的地位。它完全達到了國際工會組織以前不曾達到過的水平。它是端端正正擋住美國帝國主義去路的巨大力量，因此它就受到了所有美國帝國主義工運人員和走卒的猛烈攻擊。

加入了世界工聯的產會展開了最近的有組織的攻擊。1948年 4 月 30 日，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正在羅馬開會，產會由它的傾心法西斯的代理人加萊，要求世界工聯表示支持馬歇爾計劃。反動的社会民主主義者所控制的英國和荷蘭的工會也支持這個要求。可是執委否決了這個建議，大多數代表所支持的立場是：為了保持世界勞工的團結，加入世界工聯的各全國工會中心應當按照各自的願望採取對馬歇爾計劃的立場。這個清醒的決定當然不能滿足國務院代理人的願望；於是 1949 年 1 月 1 日，加萊和他的爪牙在巴黎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上提議工聯停止活動一年——這顯然是完全勾銷世界工聯的辦法。這個蠻不講理的建議被否決之後，產會和英國和荷蘭工會的領袖退出了會場。^① 世界勞工運動被分裂了，各地資本主義報紙都齊聲歡呼。

勞聯領袖是切實有效的勞工的國際組織的長期敵人，他們也在埋頭苦干，進行摧毀工會的工作。他們結合產會和其他分裂分子，1949 年 11 月在倫敦召開大會，成立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美國和加拿大的代表共計 21 名，來自勞聯、產會、聯合煤礦工人工會和基督教工會。不用說，美國代表專橫擺佈這整套把戲，就像他們的資本家主子專橫擺佈聯合國一樣。這就是官僚勞工帝國主義的現身說法。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成立之後，就不斷進行摧毀工會和破壞

^① 見 1950 年 10 月 5 日巴黎“世界工會運動”。

罷工的活動。可是，它雖然有美、英、法各國政府和世界各地僱主的支持，却並無成就。它現在自稱擁有會員約5,000萬人，但是實際上只有3,000萬左右，主要是英美工會會員。世界工聯由於參加的各工會飛速發展，1950年底已經在65個國家里共有會員7,800萬。世界工聯繼續推行它的進步綱領——幫助一切國家的工人建設勞工運動，反對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一切活動部門代表勞工利益來維護世界和平。世界工聯向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提出過成立爭取維護和平的聯合陣綫的建議，但是遭到了拒絕。

產會的領袖摹倣勞聯上層的反動分子，想用老一套的反蘇叫囂來為他們分裂世界工聯的罪行辯護，說什麼蘇聯的工會不是真正的勞工組織，什麼俄國共產黨人專橫操縱世界工聯，以及其他等等。但是這一切反共言論同產會遵循進步政策時期的言論和行為大相逕庭。舉例說，1945年產會派了一個勞工代表團訪問蘇聯，團員里有今天的反共分子加萊和柯倫在內。代表團回國後提出了一致同意的報告，讚揚蘇聯的工會。報告說：“我們視察的結果，使我們對於能夠通過世界工會聯合會來同這樣偉大的工會運動結合在一起，更加感覺光榮”。代表團又說：“這大大加強了我們這些產會代表的決心，竭盡所能來鞏固同蘇聯工會的親切關係，促進我們兩大國家的緊密團結，來維護持久和平，爭取不斷增進的繁榮和民主的進步。”^①

1947年波士頓產會年會駁斥了當時勞聯領袖的謾言，說什麼世界工聯受共產黨人控制，年會聲明：“這個組織（世界工聯）証實了全世界的勞工運動代表能夠聚會，能夠一道工作，能夠根據充分的協議來彼此合作從事解決困擾世界的各項問題。”年會決定“產會保證繼續擁護世界工聯的加強，支持世界工聯的決定和政策。”^②

但是魔鬼逼來的時候就得聽話。華爾街既然認為世界工聯是

① 見“產會訪蘇代表團報告”1945年紐約版第24—25頁。

② 見1949年1月24日“工人日報”莫里斯的文章。

它的擴張、法西斯和戰爭的綱領的基本障礙，因此決定要把工聯分裂，忠於資本主義的莫萊、加萊、柯倫、格林、里夫和其他產會領袖，加上勞聯的上層集團，馬上听从主子的吩咐，施展了所有的反共反蘇誹謗。雖然他們不能不因此逃避一切事實和出賣全世界工人的利益，還要掉頭不顧他們從前有關世界工聯的言論和行動，可是他們毫不介意。

1951年7月21日的“商業週刊”公然誇耀美國國務院對這個新的工賊國際的控制，它說：“本星期在意大利米蘭所結束的國際勞工會議上，美國的影響雖然加上了偽裝，以免共產黨宣傳又有機會來指責美國控制國外的非共產主義工會，可是這種影響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抗拒。這種影響是通過美國的勞聯、產會和各獨立工會的代來傳達的。”^①

但是勞聯和產會的帝國主義的領袖在建立他們對世界工會運動里的保守派的霸權的時候，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就像他們的帝國主義資本家主子建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的時候遇到的巨大困難一樣。1951年11月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布魯塞爾會議就否決了勞聯的兩大建議。現在勞聯領袖正在憤怒地揚言要取消對聯合會的巨額津貼，有幾個領袖甚至在談論干脆退出該會。^②

美國勞工運動的危機

勞聯和產會的領導對華爾街帝國主義在推行擴張主義方面的聯盟（從屬）關係，對美國的工會運動起着毀滅性的作用。這種關係正在銷蝕有組織的勞工的生命力。這種同大資本家的卑劣結合总的效果是把美國的勞工運動推向危機，雖然運動的外表看來是富強繁榮。

工會上層領袖在戰爭綱領上同老板連結在一起，沒有維持工

① 見1951年9月“勞工進軍”。

② 見1952年2月2日“紐約時報”。

人的生活水准。这是因为他們像杜魯門一样，同剝削者的默契是，工人应当担負备战費用的大半。这些引人走錯路的領袖所同意的战争綱領里面，通貨膨脹肯定成了計劃好了的部份。1944年到1950年底，消費品价格漲了40.3%，工資僅增加25%。同时，老板的利潤增加了97.5%。工人所納的稅也空前高漲。現在美國工人的实际工資至少要比战前低25%，資本家利潤却高达六倍。杜魯門总统在旧金山甚至誇耀1951年的利潤將达460億元之鉅。^①然而工会領袖却尽其所能來遏制工人的战斗精神。他們还参加了工資平准局來帮助实施工資冻结。只是在工人鬧起來强迫他們行动的时候，他們才会採取行动。

法西斯主义这个致命的危險，正在穩步侵蝕我國，劳工領袖对这种危險只有象征性的、备案式的反对。他們要求取消塔夫脫—哈特萊法的“斗争”只是裝裝样子的，他們願意接受無足輕重的修改。對於另外一些致命的措施，如麥卡倫法、忠誠調查和職業甄別、迫害共產黨、侵犯黑人权利等，他們的反抗更少。可是，在羣众的压力下，1951年的產会年会不得不譴責史密斯法和根据史密斯法進行的迫害案件。劳联和產会領袖沒有努力反对日益增長的法西斯威脅的原因是，既然老板知道只有剝奪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推行战争綱領，这班劳工助手也必然反映同样的态度。这班指引錯路的領袖企圖漠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殘酷教訓——对共產黨人的攻击只是对整个劳工和進步运动的总攻击的开端。

工会上層領袖又依照老板的吩咐，把一套新的更加致命的階級合作(工人階級屈服)制度綁在各產業的工会上面。現行的通用汽車公司同產会的联合汽車工人工会的合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合同的有效期是五年，調整工資的条文把工資率釘死在政府的騙人的生活費用統計上，保證不罢工，接受加快工作，全面信賴偏袒的政府工資局。“幸福”雜誌說：路德和通用的协定“比我國以

① 見1951年9月5日“紐約時報”。

前簽訂的任何重大的勞工合同都要更加肯定自由企業以及工人同自由企業的休戚與共的關係。”^① 這些階級合作主義的結果是殘害了工會的英勇精神和鬥爭力，削弱了和毀壞了集體談判制度，逼迫了工人接受低落的生活水準，保證了僱主的無限利潤。在朝鮮戰爭前，只有50萬工人訂了這種老板策動的協定，但是到1951年年中已經有了500萬人，並且還在飛快增加。

工會運動危機的加深是這班領袖支持華爾街帝國主義的戰爭綱領的結果，這種深入的危機表現得最明顯的是產會領導在開除進步工會以後的政治蛻化。產會這個組織已經失去了戰鬥精神，它的政策現在主要是由狡猾的機會主義分子路德來獨斷。產聯一度是工會運動的發動力，但是現在它再不能算作工會運動的進步、領先的部份了。拉赫說得對：產會分裂以後，它“同傳統上較為保守的勞聯在思想方法上更加一致”^②。其實，在某些方面講，產會的領袖已經比勞聯領袖變得更加保守，例如它無限制對杜魯門政府奴顏婢膝的屈服（不多年前，莫萊還攻擊杜魯門政府是一個“反動”“懦弱”的政府），猛烈進行反共和戰爭宣傳，壓制工會的民主，向新型的調整工資的工會合同投降，培養險毒的天主教工會會員協會。唯一不同之點是產會的領袖在各種決議中還緊抱少數的進步辭句，這是產會遵行真正進步路線時期的殘余。

產會領袖的政治蛻化結果也在數量上削弱了組織。1947年，產會能夠正當宣稱擁有600萬會員，但是現在很難超過400萬。^③ 勞聯在戰時的會員比產會少，現在幾乎是產會的兩倍。產會從前那股組織未組織工人的勁頭——主要是左翼的影響——已經成了過去的事。產會組織南方工人的運動——“不要共產黨人參加”——已經完全失敗。產會現在又糾纏在主管範圍的鬥爭里，這是以前

① 見“幸福”雜誌編輯所著“美國：不斷革命”1951年紐約版。

② 見1951年9月1日“柯里爾”雜誌。

③ 見1951年12月23日“紐約時報”。

襲擊現在被開除了的進步工會的後果。

產業工會運動的夙敵，控制勞聯的格林—沃爾—米尼—赫奇遜反動集團看出了產會的內部危機，現在打主意來把它打爛。這就是他們的“有機的統一”這個口號的意思，1951年8月他們拆散勞聯、產會和獨立工會代表組成的聯合勞工政策委員會^①，也是這個意思。產會的真正領袖路德一心想做整個勞工運動的大頭目，控制比產會廣闊的場面，因此一有機會同勞聯領袖在虛偽的“有機的統一”基礎上言歸於好，他就會把產會拆散，毫不猶豫。

在目前美國帝國主義無情地推行法西斯戰爭綱領來控制世界的這樣的國際大危機里，工會運動必須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里起積極領先的作用，這在還沒有羣眾性的工人政黨的時期尤其是必須的。它必須堅決鬥爭來保障工人的生活水準，來維護民主權利，來使世界免除另一次可怖的戰爭。然而，勞聯、產會和保守的獨立工會的反動領袖，他們本人就是瘋狂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早就完全背棄了他們的職責，把勞工運動同華爾街的侵略意圖當作一件事。這種叛變的實現不能不對勞工運動產生最嚴重的後果，如果沒有工人羣眾來糾正，最後就會釀成大災難。

工會領袖的政策和基層會員的利益兩者之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大的距離。這批領袖遵循的路綫引向工人生活條件的惡化、工人民主權利的嚴重削減、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推動；至於工人，他們雖然在許多方面受了狡黠的華爾街戰爭宣傳的欺騙，但是他們都是反對上述的一切的。綁在戰爭上的勞工上層領袖同工人的英勇羣眾之間的尖銳衝突顯然已經列在美國的政治日程上了。

情況就是這樣，黨的政策主要是同忿懣不服的工人羣眾建立下層統一戰綫。不過黨也要抓緊同工會的誠實的大大小小的負責人合作，只要他願意進行切實的鬥爭來保衛工人的和黑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利。

^① 1950年12月成立，目的是要更有效地把工人綁在戰爭綱領上面。

独立工会

被產会开除的进步的独立工会共有会员60万人，它們今天有沉重的責任，來在產会外面保持和發揚以前在產会里面所起的整个工会运动的旗手作用。在僱主、政府、劳联、產会的联合压力下，以及在目前的战争歇斯底里中，它們要进行进步活动确非易事。作者现在执笔的时候，所有这些工会都受着参院麥卡倫國內安全委员会、众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和参院劳工委员会漢弗萊小組委员会的惡毒攻击。所有这些委員都在專橫干涉这些独立工会的内部事务，顯然是要清除这些工会和这些產業里的进步領袖和会员（即他們所謂“赤色分子”），但是实际上是要摧毁这些工会。这种攻击就是对整个工会运动的攻击。

在反对馬歇尔計劃、在反对杜魯門政府战争綱領的其他部分方面，这些被开除的独立工会的貢獻是有歷史意义的。最主要的是，必須加强这个爭取和平的斗争，必須拒絕一切企圖把目前工会斗争降低到只是吃“豬排”問題的水平的傾向。反共活动和战争叫囂已經对劳联和產会起了極大的破坏作用，这些独立工会却从沒有受那些活动和叫囂的誘惑，这是一件大功劳。这些工会維護了工人和黑人的一般利益，这也有重要的意义。它們對於莫萊、路德、格林这班人所支持的冻结工資、征收重稅、提高物价和放棄罢工的政策進行的斗争，也有同样的重要性。經驗証明了華尔街的战争綱領对欧洲工人或者美國工人都是有害的，蒸汽鍋爐制造工人工会領袖麥考溫、男子服裝工人工会領袖波托斯基这些人也都这样說过。杜魯門对劳工的“友誼”是莫萊当初背叛进步劳工政策的根据，这种“友誼”早已破旧不堪了。

工会上層領袖說，大量生產軍用物資是工人保持就業的方法，这是怪誕的幻想，会叫有組織的劳工遭殃。对这种害死人的笨蛋的想法，独立工会必須英勇地提出对策，提出保持工人就業的切实綱領，那便是大量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时，廣泛擴充社会保險，廣泛

發展多方面的公共工程，有系統地同蘇、中、波、捷等國通商，等等。為實現這個代替的綱領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對一切引導美國發展成為警察國家的一切趨勢進行鬥爭也是獨立工會的重大責任。這個危險不小的一部份表現在將軍在國家政策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增加了，總統專斷的權力也越來越大。這種“兩黨”趨向反映了大資本家的法西斯性的戰爭綱領，大資本家是十分高興在我國建立軍事獨裁的。

不過，獨立工會顯然在好些方面都應該加強。它們必須加緊對白種沙文主義進行鬥爭，雖然它們在這方面決不像勞聯和產會那樣嚴重，但是這種情況仍然在它們羣眾里起作用，損害着黑人工人的工作條件和他們在工會里的地位。這些工會也必須當心一切可能含有“經濟主義”和龔柏斯主義氣味的“不分黨派”的政治立場的趨勢。它們應該積極鬥爭來建立勞工和勞工的同盟者的廣闊的、獨立的聯合戰綫，來打擊反動勢力和兩黨制度。會員的社會主義教育也應當恢復，這是白勞德時期以來差不多完全放棄了的工作。爭取和平的鬥爭是今天一切進步工會政策的中心，這就要同像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和世界工會聯合會這樣的進步國際勞工運動密切合作。

各進步工會還有應該注意的重要任務，那便是爭取人數極大的無產階級退伍軍人到進步綱領和組織這方面來。戰后保守工會領袖最惡劣的一項背叛行為是把復員的退伍軍人交給了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國外戰爭退伍軍人委員會這一類反動組織。戰爭結束時期，勞聯和產會的左翼分子不難組成廣泛的勞工退伍軍人團體，但是那時他們沒有進行這種鬥爭，這是一個錯誤。

爭取整個勞工運動大統一的鬥爭，也非常需要獨立工會的領導。格林和莫萊心目中的統一只是能夠約束工人來推進戰爭販子的利益和保證保守的勞工官僚的控制的這種統一。可是，真正的工會統一必須建立在和平和工人福利這樣的勞工基本綱領和道地的工會民主上面。

在爭取工會大統一的時候，顯然也要增進各獨立工會之間的密切合作，今天它們彼此的距离还很远。各獨立工會也一样应当同左派領導的勞聯、產會、礦工工會、鐵路工會的進步的少數派在緊急問題上進行兄弟般的合作。1950年8月，史托本主編的進步的工會月刊“勞工進軍”創刊，這是整個勞工運動的左翼工會和進步分子這種合作的表現。工人指望獨立的進步工會對整個工會運動起堅強的領導作用。

上面对獨立工會政策的批評和衡量，對於勞聯、產會、聯合煤礦工人工會、鐵路兄弟會等大体上也是適用的。這些是整個有組織的勞工應當採取的總方針，來盡量發展宏偉勞工運動的浩大進步力量。

第三十五章 对共产党的迫害

(1948—1951)

资本家要打破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计划的反抗，还必须剥夺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毁灭共产党。因为，即使有很多工人和工人的朋友还不明白共产党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还不明白共产党是真实的人民政党，这些统治者却非常明白这点。他们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有根本上反法西斯和反战的纲领，他们体会到，党在争取民主和和平的战斗里起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发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唯有坚强的共产党才能使工人和广大的民主群众得到有效的领导。统治阶级从正面得到这个教训，那便是共产党领导了许多坚强的人民斗争。他们也从反面得到这个教训，那便是工会领袖、社会党人、自由主义派（华莱士、“新共和”派等）经不起华尔街准备战争的攻势，纷纷溃散。垄断资本家知道共产党是他们最根本的敌人；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消灭它。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证明书，是党的明智的纲领和战斗精神的证明书。

资本家非常明白共产党是保卫民主权利最伟大的战士。也就是说，如果能取消共产党的民主权利，那便可以伤害整个人民的自由的整个结构。这是美国反动派从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以及别的法西斯独裁者那里学来的危险的本领。塔夫脱—哈特莱法、史密斯法、伍里斯法、麦卡伦法、孟纳逊法、忠诚宣誓、对黑人和外国出生的人民的迫害，这一切都是血肉相联的。这一切用伪造的共产主义威胁做掩护，使工会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学术自由、自由主义统统遭到攻击。战争贩子毁灭共产党的斗争是企图挖掉工会运动的心脏和取消宪法保障人权的条文，是企图在美国推行法西斯

和替战争肃清道路。

加紧攻击左翼

本书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党1919年成立以来，始终遭受政府的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共产党人英勇支持战争，对党的迫害减轻了一些，但是战争刚一结束，反共运动就马上雷厉风行地恢复了。企图征服世界的华尔街下了加倍的决心来消灭它的最痛恨的敌人——共产党。杜鲁门政府用来进行这项工作和打击一切进步活动的主要的一些官方工具是杰·埃德加·胡佛主持的联邦调查局、参议院的麦卡伦委员会和众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1948年11月，这个众院委员会的主席托马斯·麦克唐纳当局提起公诉，后来法院判决他是一个窃贼）。

战后恐怖主义增长，许多人被捕了，其中有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的领袖，包括主席巴斯基和12位委员，他们是法斯特、布莱德雷教授、奥斯兰德博士、米勒博士、贾斯提兹、雷德夫人、拉斯梯格、马加纳、乔多洛夫夫人、斯坦夫人和后来的弗莱枢曼夫人与布萊恩。他们被控的罪名是藐视国会，1947年6月27日法院判有罪，理由是他們拒絕向反动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交捐款人姓名和西班牙共和国流亡者的姓名。他们最高刑期是六个月，罚金是500美元。

另一件著名的藐视国会案是好莱坞“十人事件”，这十位是贝西、畢白曼、柯尔、季米屈立克、^① 拉德纳尔、劳遜、馬尔兹、奧尼兹、斯科特和圖龍巴。这些著名的进步电影剧作家和导演1947年12月5日被提起公诉。他们最后被判最高的刑期是一年，罚金1,000美元，理由是他們拒絕向非美活动委员会说明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所参加的团体。这件迫害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

还有很多案件，不胜枚举。其中有艾斯勒案、約瑟夫遜案、馬

① 季米屈立克后来叛变了。

查尼案、摩福德案、馬歇爾案，罪名是偽証、藐視國會，等等。著名的黑人領袖帕特遜在參院委員會作証，他遭到“狗養的黑崽子”的辱罵，還受到暴力威脅，但是他反而被控“藐視國會”。有些被告判處長達三年的徒刑和巨額罰金。在洛杉磯有16名男女，丹佛有7名男女，都被控藐視聯邦法院大陪審團罪，理由是拒絕說出他們所參加的政治團體和政治見解。

共產黨總書記丹尼斯被“藐視國會”的迫害網罩住了，這就是政府用來平息一切反對推行戰爭綱領的活動的網羅。丹尼斯做過海員、載重汽車司機，在太平洋沿岸做過各式工人，他一向是階級鬥爭里的英勇戰士。1926年他就加入了共產黨，長期擔任區和全國委員會的委員。1946年7月17日當選黨的總書記。^①政府早已決心要“抓到”丹尼斯。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要他在1947年4月9日出席作証，但是他毅然拒絕，理由是那個委員會是不合法的，因為委員會里有臭名昭著的密士失必州眾議員蘭金，蘭金是在不准黑人參加的選舉里當選的。丹尼斯聲言這次傳訊會侵犯他的憲法權利。1947年6月，華盛頓區聯邦法院判他犯了“藐視國會”罪，1950年5月12日他被關進了紐約的監獄，服刑一年，罰款1,000美元。^②

在丹尼斯入獄前夕，黨的全國委員會的卓越委員兼俄亥俄州委員會主席霍爾當選全國書記，接替丹尼斯的領導工作。

政府機關為了加緊迫害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力量，既無任何法律和前例的根據，蠻不講理地開始公佈所謂“顛覆性”團體的黑名單。這些列在黑名單上的團體事先根本就沒有經過任何傳訊審問。名單上也有少數幾個法西斯團體，這只是裝點門面，極大部分都是左翼團體。黑名單上的名稱包括各種能想像到的團體，許多是早就不存在的。遭到攻擊的有救濟、辯護、友誼、工會、教育、退

① 見1946年9月“政治月刊”。

②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勞工實況”第九、十卷關於勞工辯護案件部份。

伍軍人、黑人、妇女、青年等等組織。1947到1948年間，司法部長克拉克公佈的这类团体共約160个，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顛复团体名單竟有608个之多。这种蛮横措施的目的是想恐嚇左翼，特别是外國出生的工人。政府这种企圖剝削工人組織权利的突出一些蛮横表現是毀滅國際工人互助会的企圖。这个廣泛的進步的友誼团体，是1930年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契分裂出來的5,000名工人創立的，現有各种不同政治見解的會員165,000人。互助会是按州保險法組成，一向嚴格遵守这种法律，它对會員有很大的經濟价值，但是也被說成是顛复性团体。

这个时期維護人民民主权利的主要統一战綫組織是民权保障大会，書記是派特遜，和美國保护外國出生者委员会，書記是阿布納·格林。在它們所辯護的案件里，有好几百起是關於工人遭到蛮横驅逐出境的威脅的。

对共产党的起訴

1948年7月20日，共产党全國政治局委員12人被捕並且被控違反1940年外侨登記法，也就是史密斯法。这12人是全國主席福斯特、总書記丹尼斯、組織書記溫斯頓、劳工書記威廉遜、教育書記斯塔徹、紐約区主席湯普遜、紐約市參議員戴維斯、工人日报編輯盖茨、皮毛工人工会联合理事会干事鮑塔希、伊利諾州区主席吉伯特·格林、密执安州区主席溫特、俄亥俄州区主席霍尔。福斯特因为心臟病，后來他的案件同別人的分开來了；法庭指定的紐約有名望四位医生証明，如果对他進行長期審訊，那就会危害他的生命。

联邦檢察大陪審团控告政治局各委員說，“1945年4月1日左右起一直到提起这次公訴这一天，被告〔被告12名姓名略〕在紐約州南区和其他地方非法地、蓄意地、有意地相互間和同其他本陪審团所不知道的人，共謀組織美國共产党这样的由一些人参加的社团、集团、集会，这些人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和毀滅美

國政府、蓄意和有意鼓吹和教唆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和毀滅美國政府是一種責任，是必然的事，這一類的行為是1940年6月28日的立法，通稱史密斯法，（合眾國法典第十篇第十八項）第二章所禁止的。”他們還被控1945年6月2日左右取消共產主義政治協會和“組成美國共產黨”。第二項控訴說被告是共產黨黨員。

對這些共產黨領袖的審判是在福萊廣場聯邦法院舉行的，由聯邦法官麥地納主持。首席檢察官是麥郭赫，被告辯護律師是密執安黑人律師克洛克特、紐約律師伊色爾曼、賓夕法尼亞律師麥加比、加利福尼亞律師格拉斯坦和紐約律師沙丘。丹尼斯親自辯護。審判1949年1月17日開始，同年10月14日結束，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刑事”審判。

政治迫害

對共產黨11名領袖的審判並不是民事或者刑事意義上的審判。這是政府在法庭的幫助下對共產黨的政治攻擊。整個程序就是在这个基礎上安排的。這里面沒有符合公認的意義的法律和公道。用的是審判形式，但是這只是一層稀薄的門面作為民主的外衣來快一些把共產黨領袖關進監獄和摧毀他們黨。這只是拿審判開玩笑。這是對勞工的誣陷和資本家給工人階級的“階級公道”無數這類事件的一個露骨的例子。審判的一切點綴都組成了總的情景的一部分，這個總的情景是，戴上對一個黨的領袖進行民主“審判”的假面具，來達到在政治上蠻橫地鎮壓這個黨的目的。

用來審判被告的史密斯法取消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這顯然是違反美國憲法的。這是法西斯的思想管制的立法。這是褫奪公權的法律，也就是針對一個特定的人羣的立法，這次具體針對的是共產黨，因此也是違憲的。^①自從1798年的令人痛

^① 這個法律起初是用來檢察戰時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他們有過公開行動。關於黨在這件案子里反對史密斯法的立場，請參看1940年8月16日“工人日報”霍華德的文章。

恨的关于外国人和叛乱的法律以来，美国不曾有过这样的法律。但是，从今以后，任何借口都可用來打击共产党。^①

法庭的程序剥夺了被告的由陪審員審判的权利，这也是断然違反憲法的。对共产党人的審判的12名男女陪審員都是一手选派的中上階層人士，也就是所謂“高貴”陪審团。虽然紐約基本上是一个無產階級佔多数的城市，但是就共产党領袖提起公訴的檢察大陪審团和審判共产党領袖的陪審团都没有一个是体力劳动者。陪審团除了这种敌对性的階級組成以外，还有一个陪審員竟然公开宣佈他对被告有成見，这就应当使審判無效，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法官麥地納是拥有百万家財的地主和公司律師，又是一个猛烈的反共分子，他是政府对共产党發動的審判攻勢里的一个有机部份。麥地納違反了法律的職責，他同檢察方面密切合作，沒有錯過任何机会來建立政府的論證和摧毀被告的論證。他还在報紙上不断假仁假义地大喊他遭到被告和被告律師的污辱。^②

資本家的報紙也尽了它們的力量來推進对共产党被告的政治迫害。这些報紙完全歪曲了審判的事实，用了各种方法來煽動羣众对被告的仇視，來威脅陪審团。这种廣泛的反共風潮当时所產生的結果有1949年9月4日紐約比克斯基尔的丑惡的騷動案，法西斯流氓集团進攻罗伯遜音樂会的15,000听眾。

值得注意的是，对共产党11位領袖的起訴是在1948年總統競选运动开始的时候發動的。選擇这个时机的原因是，民主党候選人杜魯門需要有親自迫害共产党的事实來做競选的題目。

在政府这样有組織陷害的环境下，有罪的判決是早已做好了結論。只有一个廣大的羣众的民主反攻，使羣众了解審判的真正問題，这才能够打消政府的反共攻勢和保障被告法律上的权利。

① 關於史密斯法違憲的節略，請參看1948年9月“政治月刊”。

② 見諾爾思“反对自由的裁決”1949年紐約版。

然而，在目前这种“冷战”反共歇斯底里气氛下，这样的民主攻势的力量还是不够

政府的論証

1949年1月17日審判开始，最初两个月，被告坚决努力，从事推翻这种歧视性的陪審制度，威尔克遜作了好多天的証。法官麥地納以前当出庭律师的时候，他攻击过这种“高貴”陪審团。但是这次对11名共產党人的審判，这个问题端端正正地擺在他面前，他却把自己以前的一切論据都咽下肚子里去了，反而声称这个制度完全公道合法。^①

3月21日政府开始把案件提出。起訴書並不指控被告犯了什么公开行为，或者有什么共謀來企圖这样做。指控被告的罪狀是“共謀教唆和鼓吹”暴力推翻政府。这个就成了言論和思想管制的問題。法官麥地納肯定成了檢察当局的組成部份，他認為这样的控訴是合乎憲法的，可是，按照这样的控訴，傑弗遜、潘恩、林肯的革命言論都可以招致監禁的处分，更不用說他們的行动了。美國資產階級用革命取得了政权，而且是非常猛烈的革命，却想堵塞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还想使他們自己的社会制度成为超越一切基本批評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

檢察当局举不出任何例子來証明美國共產党領袖是主張使用武力和暴力的，他們只能利用一些奸細的謊話，他們宣讀了“共產党宣言”“國家和革命”“論列寧主义的几个問題”“联共党史”和其他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馬克思經典著作的長篇摘錄，这样來“証明”他們的控訴。这次審判就成了美國式的納粹焚書。每一个認真的学者都知道，这一切著作都指出了階級斗争里的暴力問題的真正意义，那便是，暴力是从資產階級方面开始的。这就是說，資本家統治者看到工人階級在全國大多数人民支持之下决心要建立社会

^① 見民权保障大会“被檢查的”1950年紐約版第8—14頁。

主义的时候，他們总是要用武装力量來摧毁这种运动的，这样，革命的工人不論居心如何和平，必然会採取自衛行动來对付。这就是馬克思、列寧和其他共產主义理論家說到工人推翻資本主义國家的时候的想法。馬克思主义著作家和演說家關於暴力問題的言論的實質是，指出暴力的歷史教訓，警告工人当心階級斗争發展到最后关头的时候，会發生怎样的情况。

檢察当局把这种科学的分析設法歪曲成为鼓吹使用武力和暴力。他把小小的共产党描寫成美帝國主义的“明顯的和現实的危險。”政府要使它的捏造的案件成立，沒有傳訊所謂“專家”，这些人可能搞出一套复雜的理論詭辯，它却傳訊了一批共产党叛徒、劳工偵探、罢工破坏者、職業的告密者和十足的罪犯。这些証人包括布登茲、布朗克、坎敏斯、諾威尔、尼可地馬斯、費尔布立克、赫尔龍等等。^① 他們对馬克思列寧主义毫無所知。他們也用不着知道。政府要他們做的事，是不用証据，不用分析，只是宣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鼓吹使用武力和暴力。他們用偽証來补足政府証人在理論知識上的欠缺。

法官麥地納認為这一切垃圾材料是够用的了，他細心保护了政府証人，不叫他們遭受反証的窘迫，他又利用各种方法使政府能够耍弄搶花來提出歪曲了的共產党政策的形象。^② 檢察官、法官和政府証人都毫不吝嗇地誇獎白劳德和白劳德主义，認為这是他們所能贊同的“共產主义”。

叛徒布登茲是政府的傑出的奸細。这个家伙从前在共产党的时候，是著名的嚴厉攻击梵蒂岡的作者，^③ 現在在証人席上却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蛮不講理地企圖抹殺党英勇保衛民主的一切理論和实践，說那都是偽裝，都是“伊索寓言的隱語”。据布登茲

① 見民权保障大会“被檢查的”1950年紐約版 第8—14頁。

② 見馬里昂“共产党審判案”1950年紐約版。

③ 見1940年5月“共产党人”布登茲的文章。

說，共產黨人說“和平”的時候，意思是戰爭，說“民主”的時候，意思是“專制”，等等。他還厚顏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名詞本身就構成秘密鼓吹使用武力和暴力。假若我們認識到，世界上沒有任何政治運動能夠稍微比得上共產黨那樣，在一切理論文獻和公開聲明里，總是仔細精確地申說黨的分析 and 政策的意義，那麼，布登茲這班人的做法的忍心害理，就更昭然若揭了。布登茲鬼話連篇之後，接着是其他政府証人一連串的偽証，他們扯謊說，在共謀的會議里聽到黨的領袖聲稱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鼓吹使用武力和暴力，黨的領袖只是在等待“這麼一天”來實現這件事。^①

美國政府就這樣利用了這種政治文盲和腐化墮落的奸細、間諜、叛徒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人物來充當証人，提出了控訴共產黨的案件。檢察方面整個論証的提供都是卑鄙醜惡的。但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正在烏煙瘴氣地進行反共，却讚美這一整套的烏七八糟的無恥的偽証、政治上的愚昧低能和事實上的歪曲捏造，說這是保衛“美國生活方式”的傑作。5月18日，政府結束控訴。

黨的回擊

黨對政府和政府的下流的陷害展開了攻勢，來回擊這一連串的誹謗、曲解和反共叫囂。黨的論証的主要論據包括在丹尼斯的首尾兩次聲明，^② 蓋茨、格林、戴維斯、湯普遜、溫特、溫斯頓的証辭和福斯特的書面証詞^③ 里，羅伯遜、革遜、馬克斯、斯塔羅賓、伯里、克區馬萊克和另外幾個人也都參加了作証。

黨是在法官麥地納的不斷反對下提出論據的，麥地納用了各種方法來阻止黨全面陳述黨的政策和活動。麥地納不斷壓制黨的証人，並且在審判時期把蓋茨、格林、溫斯頓、霍爾、溫特判處徒刑，

① 見伊·葛·弗林“堵塞美國的陰謀”1950年紐約版。

② 見丹尼斯“他們不能監禁的思想”1950年紐約版。

③ 見福斯特“為共產黨及其領袖辯護”1950年紐約版。

最高的是六个月，罪名是所謂“藐視法庭”。他还打击被告律师，到審判結束的时候以藐視罪把他們每人判了一个月到六个月的徒刑，还建議禁止他們出庭和取消他們的律師職業。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納粹法庭上所受的審判要比我們这个審判公正得多，更不用說法庭將他無罪釋放这件事了。

党的發言人不顧法官和檢察官的強力抵抗，在法庭上解釋了这次審判的战争和法西斯的內容。他們指出这整个程序是把美國拖進战争和迫使美國更加屈服在大企業的統治下面的这种运动的組成部份。他們又說明，如果把爭取世界和平最坚决的战士的共产党当作罪犯，那就开辟了压制整个劳工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道路。第一个受打击的是共产党人，接下去就会輪到其他的民主組織。

党的証人在法官反对之下，尽了最大力量來申述党的日常的政策。他們追溯了30年來共产党人的斗争——要求改善工資和改良工人生活条件的斗争、爭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保障外國出生者的斗争、爭取妇女和青年权利的斗争、要求通过各种進步立法的斗争以及反法西斯反战争的斗争。麥地納不停地用驚堂鎚子敲打桌子來阻止發言，他特別焦急地想阻止陪審团和公众知道共产党和党的綱領的真正性質。差不多被告的一半時間就消耗在爭取說出党綱重要部份的斗争上。

党英勇維護了在这次法西斯審判中受到極嚴重威脅的人民民主权利。党的証人維護了憲法保障人权的条文，他們指出，如果政府对党的攻击勝利了，那便会破坏人民权利的一切保證。在这个廣闊的民主方面，党也維護了人民的革命权利，这是美國人民1776年和1861年兩度使用过的权利，是公开的討論会和報紙上長期鼓吹过的权利，从未受过質問。

党的証人也打破了政府認為共产党人是教唆和鼓吹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說法。他們在理論上評述了主要共產主义作家在武力和暴力問題上所說的一切，也分析了發生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

各國的工人的經驗。他們指出在階級鬥爭里使用暴力的是大壟斷資本家，正像他們煽動和組織帝國主義戰爭一樣。黨的証人說明這點的時候，清楚地證明共產黨人不僅不教唆和鼓吹使用暴力，而且正是和平和民主的最偉大的擁護者。他們是羣眾的歷史的領袖，從事制止和擊敗資本家的暴力，一勞永逸地終止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川流不息的內戰和國際戰爭。

關於黨目前對美國政府的態度，黨的証人舉了黨在最近總統選舉中的政策這個典型例子。丹尼斯在對陪審團的總結演說里說：“我們沒有鼓吹用武力推翻以杜魯門為首的美國政府。我們却曾鼓吹在1948年用投票來擊敗這個政府。”福斯特等人扼要地說明了工人階級通過人民陣綫政府和人民民主制度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道路。

黨的証人又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完全駁倒了政府檢察官的荒謬論證，說什麼因為美國共產黨的世界和平政策同蘇聯的政策相似，所以它一定是接受後者的命令的。黨的証人用許多例子說明黨如何根據事件的發展來制訂黨的政策。他們指出，所有各國共產黨都是拿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共同的理論基礎，當然它們會得出相似或同一的分析，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他們說明，這不僅是共產黨人的趨勢，而且也是其他一切國際意識形態的團體的趨勢。他們指出，造成共產黨政策的統一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各國共產黨自然地互相吸取經驗。美國共產黨就從劃時代的俄國革命、戰前的法國和西班牙人民陣綫、西班牙內戰、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偉大的中國革命以及各地羣眾的日常革命鬥爭里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清楚指出，資本家們所以要把一切共產黨和革命羣眾的運動說成是“俄國的陰謀”或“第五縱隊”，那是因為他們不敢正視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新生的社會主義這種現代的基本實際情況。

然而，黨對政府的指控所提出的粉碎性的駁斥沒有效果。這個精選的當作橡皮圖章用的陪審團按照當初組織他們的目的是行事，10月14日，只經過了一次簡短的討論，就裁決所有的被告有

罪。於是，法官麥地納按照痛恨共产党的心理，把 11 名被告，除了湯普遜之外，都判了五年徒刑，罰款各一萬元。湯普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於在太平洋地区的勇敢表現而獲得了功勳十字章，他被判了三年。这样，美國又在走向法西斯和战争的道路跨了一大步。

最高法院維持陷害案的判決

1950年8月1日，第二联邦巡迴上訴法院維持了 11 名共产党領袖的裁決和判決。1951年6月4日，美國最高法院又以四票對兩票維持了这个裁決和判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文森代表多數的意見，最高法院法官布萊克和道格拉斯表示異議，克拉克避嫌沒有參加。1951年10月，最高法院拒絕重新考慮它的決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於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压力，統治階級感覺到至少需要在表面表示保障公民权利，所以最高法院曾对共产党作过合理的裁決。例如 1942 年的許奈德曼案件（見第二十七章），最高法院正确地說，一个站得住的結論是：共产党“希望用和平和民主的方法达到它的目的，在理論上，党認為武力和暴力的方法只是在党一旦用和平方法取得控制之后，为了要防止武力的反顛复；或者在不定的未來时期，由於特殊环境，憲法或者和平的途徑已經杜塞了，党为了要实施多數的意志，才採用武力和暴力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方法。”1945 年的布里治案，最高法院也作了类似的裁決說：“沒有提出任何証据來說明共产党嚴重地和急迫地威脅要用武力或者暴力來推翻政府”，虽然檢察方面帶來了汗牛充棟的通常的文件來“証明”这种威脅。

但是在現在的狂热备战气氛下，最高法院拋棄了它从前的“自由主义”情緒和所謂“超战斗”的恣态，同國內其他各种資本主义機構一样，飛快跑來譴責共产党人，这样來执行醉心法西斯的華尔街战争販子的命令。它的決定像它的下級法庭一样，是政治性的，不是法理性的。最高法院的裁決是三边的謊話：第一，它說共产党被

告“共謀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第二，它說“上訴人存心推翻美國政府，只要環境許可，越快越好。”；第三，它說“他們共謀組織共產黨並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國政府，這就產生了企圖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的‘一種明顯的和現實的危險’。”

最高法院達到這個蠻橫的決定的過程是，拒絕了審查政府証人的偽証，矯揉造作的陪審制度，以及法官麥地納的歧視性裁決；斬割了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折磨了、歪曲了、事實上取消了法官霍爾姆斯的“明顯的和現實的危險”這個原則。這個決定根本不權衡証據，就說共產黨鼓吹使用武力和暴力。在這種專橫的基礎上，最高法院宣佈史密斯法符合憲法，肯定了 11 名共產黨領袖的罪狀。

最高法院法官布萊克和道格拉斯不能忍受這種反動的不講理的情況。布萊克法官聲稱這個決定沖淡了作為“我們政府拱石”的第一條修正案，以致“它至多不過是對國會的勸告了”。道格拉斯法官指出這個決定摧殘了言論自由，他譏笑威風凜凜的最高法院傻瓜的結論，說什麼小小的共產黨的宣傳已經在美國構成了暴力革命的“明顯的和現實的危險”。

最高法院的決定破壞了憲法保障人权的條文，嚴重打擊了我們人民的自由。這個決定引起了羣眾的不滿；報紙、工會、黑人組織、婦女團體、教育家、律師等等都羣起申斥。然而，在這個民主抗議運動里，本來應當出來領導鬥爭的工會上層領袖却特別沉默。這班人自己就是狂妄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們對政府打擊民主的看法同資本家一式一樣，認為這是貫徹戰爭政策所必需的。他們至多是發表了幾句無關痛癢的怨言，敷衍一下，沒有進行任何真正的鬥爭來阻止這種丑惡的措施發生效力。

1951年7月2日，這些共產黨領袖，除了湯普遜、霍爾、溫斯頓、格林四人沒有應命入獄之外，都開始服刑。同年10月，霍爾在墨西哥被捕，沒有經過任何法律形式就被綁架過界，加判了三年徒

刑。他們分押在不同的感化院里——亞特蘭大、路易斯堡、勒芬渥茲、特勒豪特、登布里——目的是“防止他們共謀”。經過这次对美国民主的大打出手之后，法官麥地納和檢察官麥郭赫都在联邦司法系統里晉昇了。然而，正当“民主”的美國在進行这种無恥勾当的时候，澳大利亞人民在1951年9月用全民投票否决了宣佈共产党非法的法律。

有加無已的搜捕和迫害

11名共产党高級領袖最后判罪之后，接着又有一系列的逮捕：1951年6月20日在紐約被捕的有弗林、瓊斯、佩里、阿姆特、甘內特、畢特爾曼、特拉騰堡、革遜、季洛姆、拉農、溫斯頓、巴克拉奇、溫斯托克、查爾納、卑根、明德爾和約翰遜（尚有四人同时被裁决有罪，但是沒有到庭，他們是范恩、斯坦因、傑克遜和諾爾曼）；7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亞被捕的有里奇蒙德、康乃里、許奈德曼、齊爾寧、赫萊、斯坦堡、福克斯、萊伯爾特、利馬、叶茲、斯塔克、杜意爾；8月8日在馬里蘭被捕的有伍德、梅耶斯、布內非爾曼、菲利普·弗蘭克費爾德、布倫堡和里奇納·弗蘭克費爾德；8月17日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被捕的有奧達、多爾遜、加萊塞、奈爾遜、阿爾伯爾遜和威斯曼；8月28日在夏威夷被捕的有霍爾、克·克·藤木、埃·特·藤木、奧里奧希、弗里曼、木本、雷納基博士；8月31日在加利福尼亞被捕的有卡爾遜、多布斯和斯佩克托爾。同时，民權保障大會保釋金委託人費爾德、哈默特、衡頓和阿布納·格林也被用藐視法庭的罪名投入監獄，因為他們拒絕向聯邦逼供人員說出保釋金捐款人的姓名。1951年11月，83歲高齡的名學者杜波依斯、厄爾金、西蒙、梭洛夫和莫斯出庭受審，罪狀是他們參加了和平宣傳站散發和平呼吁書，却沒有履行“外國代理人”登記。這真是無理取鬧，以致審判官不得不拒絕受理這個案件。聯邦調查局聲明說，這一切逮捕只是開始，調查局不久就要逮捕43,000名共產黨人，這些人現在正受監視，還有50萬支持共產黨的人，到戰爭發生的時候便把他們

關進集中營。

這本書付印的時候，奧達、奈爾遜、多爾遜同志已經在匹茲堡被判了謀叛罪，紐約、加利福尼亞、馬里蘭、夏威夷等地的史密斯法的審判案有的正在進行，有的馬上就要進行。

麥卡倫法

在成長着的警察國家之下，另一條打擊共產黨的道路是丑惡的麥卡倫法。這是1950年9月23日國會制訂的法律。欺騙宣傳家花言巧語的杜魯門否決了這個法案，但並不繼續爭取國會支持他的否決。麥卡倫法同一個半世紀以前關於外國人和叛亂的法律相似，它申責共產主義是國際共謀，共產黨人是外國間諜，它也建立了“連坐”的反動原則。這個法律要求一切“共產主義行動”的團體（即共產黨）的職員和成員登記，由新的“顛復活動管制局”來管制。這種登記等於承認刑事犯罪，這根據史密斯法就使登記人馬上要遭到起訴，而史密斯法事實上已經規定信仰共產主義是可以判處兇惡的刑罰的罪行。麥卡倫法又允許司法部控制非公民的活動並且可以任意驅逐他們出境。在許多反動特點中最厲害的是，這個法律規定在“宣戰”、“敵人入侵”或“暴動的情況”下，當局可不經過審判，把所有他們認為是“顛復分子”的人投入集中營，這就是指的共產黨人和其他反對戰爭的人。為了這個目標，政府正在加緊建築集中營。^①

麥卡倫法也要求所謂“共產黨外圍組織”的職員登記。這指的就是各種類型的進步羣眾組織。一世紀以來，工人和其他進步分子曾就各種事業來組織支持或者反對這些事業的統一戰線的委員會和羣眾團體，例如黑人解放、黑人公民權利、婦女選舉權、反對勞工的禁令、童工、匪徒酷刑、人頭稅、法西斯、和平、罷工救濟、勞工辯護等等。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共產黨人支持和參加所有這些運動。

^① 見1952年1月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但是现在政府却打击这一切表现英勇精神的运动，斥責这些运动是邪門鬼道，把它們当作顛复組織來禁止，而且，按照麥卡倫法，这些团体的职员，既要受長期禁押的处罰，还要作为罪犯和賣國賊來進行登記。

共产党和各地共产党员个人，以及各种統一战綫的职员都拒絕按麥卡倫法登記，理由是這項法律對他們不適用。因此，1950年11月22日，司法部長麥克格拉思按照这个法律的規定，指示管制局強迫党和党员進行登記。在作者執筆的時候的情況是，这个進行迫害的調查局已經把共产党的代表人叫到局里去盤問，而从1951年4月23日以來，党就在那个局里進行斗争來反对登記和这个法律的其他野蛮規定。党的法律顧問是馬坎多尼奧和阿布特。为了安排傳訊，政府身边的証人有季特洛、查克和一串慣常的職業奸細。麥卡倫警察國家的法律事实上受到了整个劳工运动以及無数的自由主义集团和个人的譴責。不过，像平常一样，那些上層工会領袖的抗議只是形式上的，沒有任何真正的份量。

拥护战争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對於通过和执行这些丑惡的法西斯法律应当負一大部份的責任。歐內斯特热忱倡導由政府登記共产党人；諾尔曼·托馬斯公开支持过設立共产党人集中营的建議；參議員漢弗萊同一个參院特別小組委員會效法戴依斯—蘭金，發动進步独立工会來清除左翼分子，否則要把这些工会打爛。

共产党的情况

像史密斯法和麥卡倫法这样的野蛮立法的目的是要使共产党成为非法和毀滅它，这是毀滅一般民主制度的大陰謀的一部份。这些法律是政府長期來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党员个人的一系列的打击的集中表现。在美帝國主义加緊推行它的征服世界的法西斯和战争的計劃的時候，这种普遍的和發展着的攻击就到达了高点。

共产党人由於政治見解多年以來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他們

的基本的公民權利被否定了。現在這個趨勢比以前還要厲害。許多勞聯的工會從20年代起就否認共產黨人有取得會籍的基本權利，有些產會的工會也有這種不民主的規定。按照塔夫脫—哈特萊法，共產黨人實際上不能當工會職員。在各種管制思想的忠誠考驗制度下，用嚴酷的處罰來禁止共產黨人在政府里和“國防”工廠里工作，實際上就是禁止在一切重要產業里工作。像紐約州的范恩堡法這類立法禁止共產黨人當教員。選舉時，共產黨人常常無權在選票上列名候選，他們在找住所、租會場這些方面都受到惡劣的歧視。在軍隊里他們也受到有成見的待遇，政府拒絕發給護照給他們。現在按照通行的法律，共產黨人成了罪犯，投進了監獄，還可能大批被蠻橫地押進集中營。在這樣兇惡的情勢里，黨保持合法的存在的努力是堅決的。

政府對共產黨的攻擊使黨面臨了許多迫切的任務。在越來越困難的條件下黨必須學會怎樣在廣闊的和平運動里、在經濟鬥爭里、在黑人鬥爭里以及在增長着的反對史密斯法和反對其他各種法西斯趨向的羣眾運動里，發展黨的統一戰綫政策。黨特別要能夠熟練地來保衛黨員和黨的組織，必須提高警惕來避免挑釁分子和奸細的破壞。^① 黨必須比以前任何時候還要大力實行自我批評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一切表現。黨也要加緊提防右的或左的取消主義的危險。最重要是，黨必須加強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掌握。並且，不論如何困難，黨必須貫徹不懈的努力來爭取和保持完全公開存在的地位。

那些認為共產黨會在目前政府迫害下結束或者消滅的人，最好是重讀一下美國歷史吧！殖民地時代，公誼會、天主教和其他教派抗拒了頑固派毀滅它們的企圖。在美國1776年革命之前及革命時期，保守黨的英國宣佈愛國的“通訊委員會”非法，但是這些委員會始終進行他們的正義事業，直到最後勝利。還有內戰以前的廢

^① 見1950年5月“政治月刊”格林的文章和1950年12月美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蓋茨的報告。

奴运动,为黑人解放的偉大事業斗争,在合法的和超法律的殘暴迫害下進行鼓动工作和英雄的“地下路網”,直到大功告成。一世紀來,工会运动不怕僱主、法庭和政府的無止境的敌視,也勇敢地、終於勝利地建立起來。在我國的早年,罢工是非法的,法庭斥責工会是“共同謀叛”,把工会會員关到牢里。^① 甚至迟到產会出现的时期,在我國很多保持“开放工厂”狀況的產業里,工会活动实际上处於地下状态。

共产党的事業比上面所講的那些还要远大,那便是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人民幸福,最后是社会主义。即使它被迫轉入地下,那也無愧於这些美國的民主傳統。不过它决不会放棄爭取党自己的和羣众的最充分的民主权利的战斗。目前政府的攻击不能毀滅共产党。党所代表的运动和綱領具有如此的基本性質,那决不是这种殘暴手段所能勾消的。工人的日常斗争必然需要党的領導,而且,歷史注定了要代替資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組織的共产党也是摧毀不了的。

垂死的資本主义有系統地不讓共产党人享受憲法規定的任何言論、出版、集会、政治行动甚至自由的保障,它窮途末路,設法把共产党逼到地下去,这就共產主义在世界的經驗來說,並不是新鮮的事。沙俄、中國、法國、意大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日本、匈牙利、保加利亞、巴西、古巴、加拿大、委內瑞拉、智利、菲律賓及許多別的國家的共产党都有过这样的經驗。1919到1921年美國共产党成立的时期也有过“地下时期”。但是,总的結果到处都是一样,那便是:这种生存上的折磨鍛鍊了党,清除了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清除了只能在好天气里駕船的水手。結果是:这些党最后从地下走出來的时候,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强大。假使美國共产党力求爭取公开存在的战斗不幸失敗,被迫轉入“地下”,那么,它現在的經驗也不会得出同那些党不一样的結果。

^① 見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書店1956年版第119頁。——譯者

第三十六章 勝利昭示着人民

戰爭的危機像大風暴的烏雲籠罩着世界，人類正遇到最嚴重的威脅，華爾街壟斷資本家和牟利家可能把他們拋進有史以來最可怕的人造的災難。可是，情況儘管有危險的一方面，戰爭却不是不可避免的；法西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儘管一切資產階級欺騙宣傳都說美蘇和其他各國人民一定要相互屠戮，這種說法是沒有理由的。相反的，却有許多最基本的理由說明他們應該而且可能像我國建國以來那樣和睦地在一起生存和工作，共產黨毫不疲倦地竭力使人民認識這些重大的事實。

列寧老早就指出，帝國主義從本質上就是不可避免地和無可救藥地嗜好戰爭。可是，這不是說在現在的情況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工人現在已經變得如此強大——由於有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宏偉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廣大的工會運動和各國堅強的共產黨——如果他們和他們的民主同盟軍能夠利用他們的力量，就能夠阻止帝國主義推進戰爭。就是這種愛好和平民主羣眾的優越力量日益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和平共處成為可能。

自 1917 年俄國革命爆發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貫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制度上是基本不同的，但兩種制度能夠在世界上共同存在、互相競賽而不互相打仗。蘇聯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貫就是以這種估計為基礎的。斯大林曾一次又一次地聲明過這項政策。

斯大林 15 年以前對美國記者霍華德談話說：“美國的民主和蘇維埃制度可以和平並處和相互競賽。”在回答蘇聯政府正在其他

國家內制造革命的說法時，斯大林又說，列寧主義的基本概念認為“輸出革命是胡說，每一個國家如果要求革命，會進行它自己的革命；如果沒有這種要求，那就不會發生革命。”^①僅僅在幾年以前，斯大林對哈羅德·史塔生說：“德國和美國的制度是一樣的，但是它們之間爆發了戰爭。美國和蘇聯的制度不同，但是我們並未相互進行戰爭，而且蘇聯沒有這種打算。如果在戰爭時期他們能夠合作，如果他們有合作的願望，為甚么今天在和平的時候不能合作呢？”^②1948年5月斯大林就這個問題回答華萊士說：“蘇聯政府相信，儘管經濟制度和思想有不同，這兩個制度的共處和和平解決蘇美之間的分歧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為了普世和平的利益也是絕對必須的。”^③

可是，華爾街壟斷資本家却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們否認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和平共處的可能性，認為資本主義能夠、必須、而且一定會用火同劍把社會主義清除，並且按照這個前提來進行他們的工作。資本主義一貫的反蘇政策無疑地証明了這種情況，這我們已經在前面談過了。蘇維埃政府剛一建立，世界上的大資本家，包括美國的在內，馬上企圖用暴力來推翻它。1918年到1921年他們這樣干了，卻沒有成功；20世紀30年代，他們作過同樣的努力，企圖把希特勒的侵略轉過來對着蘇聯；現在他們又在忙着準備對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一次更加不顧死活的攻擊。

像我們在第三十二章中所指出的，資本主義世界的老板華爾街帝國主義正在處心積慮地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華爾街正在有系統地組織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侵略戰爭。但是，即使戰爭販子控制着各大資產階級政府，包括美國在內，這種更加嚴重的情況，卻仍然不足以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

① 見斯大林—霍華德談話1936年紐約版第13頁。

② 見斯大林“爭取和平共處”第32頁。

③ 同上書，第2頁。

只要美國人民了解戰爭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他們自己的壟斷資本家，因而採取必要的步驟來扼制他們，最后击破他們的力量，那就仍然會制止和击败戰爭制造者。我們也講過，阻止工人和其他民主階層採取這種行動的最大障礙，是他們自己的工會領袖的叛變政策，這些人已經承擔了華爾街戰爭的招兵的軍曹和罷工破壞者的職務。

假如戰爭發生了該怎麼樣？

美國和世界各國人民正在進行鬥爭來保持世界和平（見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章）；但是，如果他們的努力失敗了，最壞的事情發生了，華爾街計劃中的反蘇戰爭實現了，那便怎麼樣呢？戰爭販子長久以來就設法叫人把击败蘇聯和蘇聯的盟國這件事看作相當容易，這樣來使戰爭能順利實現。像希特勒那樣，他們宣稱蘇聯政府不能進行真正的戰鬥，它的人民不對它效忠，它的工業薄弱、破舊，等等。美國一天壟斷着原子彈，這種遊山玩水式的反蘇戰爭的理論對不用腦筋的人說來倒像是非常近情的；但是現在，蘇聯也有這種可怕的武器了，因此就是最狂熱的戰爭販子也不得不警告美國人民說，一場反蘇戰爭會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事實是美國及其盟邦根本不能在那樣一個戰爭中取勝。相反地，他們必然會招致慘敗，使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遭到致命的影響。這就是另一次對各國人民的大規模屠殺，也就是華爾街帝國主義所領導的新侵略戰爭的唯一可能的結局。

西方戰爭販子——他們的侵略準備已經變得如此公開——正忙着計算他們的戰爭力量，拿他們的工業、物資和人力同蘇聯比較。他們企圖使各國人民相信，如果戰爭發生，美國和它的盟邦在所有這些方面的力量都會有極大的優勢，因此是會打贏的。但是，他們忘記了戰爭的勝利不是根據算術的，也不是由打政治算盤的統計家所決定的。

參加美國的戰爭聯盟的大多數國家都受到了無可救藥的經濟

和政治危机的危害，都被相互間的貿易和政治競爭弄得四分五裂。他們不能結成堅固的戰鬥力量。現在美國政府組織和武裝資本主義歐洲來進行反蘇戰爭的企圖，碰到了重大困難，這就明顯地暴露了這種弱點。軍備競賽開始以來特別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是，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歷史性的衝突的復活。

艾森豪威爾的各項惡毒的歐洲軍事計劃，由於種種相關的原因，正陷在嚴重的危機里面。美國成了非常驕橫的老板，歐洲人民和國家對它的離心力正在迅速發展。英國正在拒絕參加統一的歐洲軍，拒絕支持合併法德工業的舒曼計劃，它也不想參加所謂歐羅巴合眾國的計劃。像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一樣，英國也正在被過份的軍備弄得破產。中東和遠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對計劃中的戰爭全無興趣，它們正在準備同一切帝國主義的控制完全破裂。1952年2月墨西哥拒絕同美國訂立聯合軍事條約，這生動地表現了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反對戰爭的精神。

已經失敗了的朝鮮戰爭顯著地表示出資本主義各國力量的薄弱，如果再來一次世界戰爭，那就會清楚明白地指出，力量薄弱這種起決定作用的情況，必然招致浩劫。直截了當地說，假如新的世界戰爭當真發動起來了——這只會是華爾街煽動的結果——那就會證明腐朽的國際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勇猛年青的世界社會主義的對手。

資本主義國家在這樣的戰爭里會碰到許多基本障礙，其中之一是，它們的廣大羣眾不願保衛生活水平下降的制度，不願保衛產生法西斯主義和接二連三的世界戰爭的制度。這些羣眾反而會日益努力來結束這種害死人的制度，來建立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會碰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羣眾對他們新的發展着的制度的赤膽忠心。社會主義國家的和那些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的人民，他們的優越的思想力量，終於足以抵補現在顯然屬於資本主義的統計上的幻象的優勢而有多餘。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會證明，它抵擋戰爭這樣巨大打擊的力量和能耐，比資本主義要強得多。

華爾街正如此狂熱地武裝着日本和德國，但是這兩個國家不可能恢復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的強大戰爭機器。法國和意大利的經濟制度腐朽了，它們的人民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因此它們也會證明不是華爾街的資產而是華爾街的禍害。英國的帝國正在瓦解，它也只會是另一個孱弱勉強的盟國。至於像西班牙、土耳其、希臘這些弱小反動國家，它們只能充當資本家的下等軍事盟友。聯合國軍事聯盟，它的每個關節都在吱吱地叫，聯盟受着崩潰的威脅。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里，反戰情緒強大，反資本主義情緒廣佈，這特別會阻礙它們軍事力量的加強。它們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和恐懼在增長着，這會使它們不肯替華爾街賣力打仗。這說明了為什麼現在整個資本主義歐洲遍佈着廣大的羣眾性的中立情緒。世界人民羣眾這種深厚的反戰反美情緒，使華爾街不得不像1952年它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那樣，用爭取世界和平、裁減軍備和鞏固國防這一大套假仁假義的偽裝來掩護它的侵略戰爭的準備。

就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杜魯門總統宣稱美國已經研究出了“異想天開的武器”——原子的、化學的、細菌的——來供計劃中的戰爭之用。這種宣傳的目的是想安美國人民的心和恫嚇蘇聯，但是這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因為美國顯然不能獨佔這種“異想天開的武器”。蘇聯人肯定也會得到這些東西，正像現在他們有了原子彈一樣，而且像最近的事實顯示，他們有了美國專家自認勝過美國現有任何類型的噴氣式飛機。杜魯門先生關於“異想天開的武器”的宣傳只能是說戰爭會更加兇惡，而不是說美國會得勝。

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到來，打仗的資源和人力會主要是美國的，而且會把我國的領土打得稀爛。美國對朝鮮戰爭提供了90%的武裝部隊，萬一發生大戰，這就是具體而微的榜樣，而且還要比這厲害得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美國的勝利是靠了別的地方的人民擔負起戰爭的主要部分，華爾街正想在它策

划的世界战争里重复这种經驗，因此在欧洲和亞洲建立着許多大軍。但是它不会在这种重新武裝的工作上得到真正的成就。在另一次世界战争里，世界人民比起他們現在对朝鮮的态度來会更加不願意賣命來替美帝國主义效劳。美國人民对第三次大战的反抗也会使战争販子驚慌失措。只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笨蛋和狂妄的人才会相信美國会在这种情势下打贏第三次世界大战。

資本主义的自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資本主义制度把六分之一的土地（俄國）讓給社会主义，資本主义至今沒有从这个灾难里恢复过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果又使世界資本主义制度損失了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中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尔巴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爱沙尼亞，並且深深地削弱了它的經濟、政治和殖民地的基本制度。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給資本主义制度更致命的打击，它很难招架得起的打击。这样一个战争大概会造成資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制度的結束。社会主义会成为佔極大优势的世界社会制度。这样的前景叫資本家心里害怕。跟踪着他們的这种害怕成了擾乱帝国主义侵略征服的美夢的惡魔。

美國共产党已經表示过它在威脅着的战争發生的时候的态度說：“如果，縱然有美國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努力，華尔街却終究把世界摔進了战争，那我們就要把它当作不义的、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來反对，把它当作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战争來反对，当作毀滅美國人民和全人类最大利益的战争來反对。正如林肯做國會議員的时候反对非正义的併吞主义的墨西哥战争，要求制止这个战争，我們共产党人同他一样，要同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來打敗美國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的目的，使这个战争在民主的媾和的基礎上迅速結束。”^①

① 見1949年4月“政治月刊”福斯特和丹尼斯的声明。

今天的西欧是一个革命的火絨盒子，亞洲也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也是，不过不那么明顯。这些地区的各國人民决不会在另一次帝國主义戰爭中听任屠殺。世界戰爭到來的时候，他們中間許多國家的人民——如果不是大部份的話——肯定地会推翻他們的國家里搖搖欲墜的資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会有基本上的差異，前兩次戰爭的情况是，革命爆發在戰爭快結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戰爭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这一次它会在戰爭的最早的几个階段开始。世界各國廣大人民羣众会参加民主進軍的行列，最后达到社会主义。

歷史上的宏大的和平力量是社会主义，这是共產党人所組織和領導的，是工人和廣大民主羣众所支持的。社会主义注定了最后会結束千百年來的戰爭災禍。無產階級的基本綱領是經濟繁榮、政治自由和世界和平，这个階級代表整个國家里極大多數羣众的利益，它不需要用戰爭來达到它的偉大目标。老实說，它是戰爭的一切敌人里最基本的敌人，它总是設法用和平手段來实现它的綱領。但是如果華尔街控制下的世界資本主义貪得無饜，拚死斗狠，選擇戰爭，那就会成为它的葬禮。現在的这个社会制度的这些主人会遭受逃脫不了的災难，这会是他們的代价，來了解社会主义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而且在戰場上也远比資本主义优越得多。

世界資本主义的腐朽

列寧老早指出了，資本主义制度已經陈旧，而且正在衰落。^①它是它自己的总危机的牺牲品。因此，現在是大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时期。这是社会从資本主义基礎轉变到社会主义基礎的时代。

資本主义固有的內在和外在矛盾的尖銳化，到了日益破坏和

① 見列寧“帝國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階段”。

毀滅这个制度本身的程度，这就產生了資本主义的总危机。推动总危机發展的是掠夺性的壟断資本（也就是帝國主义）和它的复雜的系統的成長；那是在20世紀之前开始的。因此，以前工人和資本家在工資、工时等問題上的冲突只產生許多小罢工，現在有了壟断資本和帝國主义的發展，这些冲突就造成巨大的全國性的階級斗争，动摇國家的本身。工人生產力同資本主义市場吸收工人產品的能力之間的矛盾，不断造成把世界都震裂了的經濟危机。50年來，壟断資本同國內外社会其余部分之間的对抗，擴大到如此程度，以至華尔街壟断資本家現在正在魯莽地企圖征服整个世界。帝國主义國家對於它們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过去能够用鎗殺装备恶劣的“土人”的办法就很容易地得到有利於自己的解决，但是这种矛盾今天却已經發展成了浩大的不可抗拒的殖民地革命，摧毁着資本主义制度的基礎。同样，資本主义國家間的抗衡現在已經緊張到接連產生摧毁性的世界战争的程度。最后而且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是資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間的冲突，这在50年前还是渺小的局面，但是在我們的时代已經發展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便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個大世界成了对立的陣营。

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世界資本主义制度不断加深的总危机。50年前，帝國主义初期，資本主义社会的事物都顯得美妙。它的經濟制度在全世界佔了無人敢質問的優勢。虽然它有許多內部的困难——周期性的經濟危机、罢工、敌对的資本主义企業之間的混乱競爭、小規模的殖民战争、資本主义國家之間有时發生的战争——但是資本主义仍然能够不顧这些缺点，向前進展、迅速擴張。可是今天的形势基本上改变了。資本主义的內部矛盾，以前有办法处理，現在达到了浩劫的程度。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在世界上壯大着，現在佔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社会主义的这种壯大成長的情况使整个資本主义制度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資本主义最近的內部大爆炸，也就是在这以后，資本家，特別是華尔街的，正在拚命努力來把它再度修复。但

是並沒有成功，這連資本主義作者也不能否認。1951年9月“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評論說：“美國的幾十億元一直沒有能夠叫西歐爬起來站穩腳根，新的經濟困難在積累着……它們會要求增加美援，不是減少。”^①英國1951年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差額將接近35億美元，這是戰後以來最糟糕的一次。^②意大利現在有400萬人失業，法國政府一個接一個地垮台，它們對通貨膨脹和重整軍備這些艱巨問題束手無策。西德也被資本主義總病痛折磨。現在歐洲只有兩種資本主義國家——輕病的和重病的。同時，美國壟斷資本家按照他們的扼殺社會主義的瘋狂的新戰爭計劃，驕橫地把這些孱弱的國家趕進了更深的經濟危機，更接近到政治革命。

華爾街策動的資本主義的（反蘇的）統一歐洲計劃——其中包括工業的合併（舒曼計劃），歐洲共同軍（艾森豪威爾），西歐議會等等——是注定要失敗的。它會撞毀在不可救藥的歐洲帝國主義的抗衡上，撞毀在美國控制所造成的解體的影響上，撞毀在羣眾普遍的反對上。

大英帝國主義的急劇衰落，從戰爭結束以來特別顯著，這生動地說明了總危機摧殘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英國在遠東——印度、緬甸、馬來亞、錫蘭等——的殖民制度正在崩潰，它在東中——伊朗、伊拉克、埃及、土耳其、希臘等——的資產和勢力範圍也是如此。同樣，它的非洲殖民地處在日益騷動不寧的局面，逐漸走上像遠東那樣的解放道路。除此以外，英國的自治領——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愈來愈墮入美國的控制。英國本身也陷進了長期的危機。邱吉爾政府的一切帝國主義的大話，都不能停止帝國的解體，反而只能促進它的解體。法蘭西和荷蘭這兩個帝國遭到覺醒的殖民地人民的打擊，也同樣正在崩潰。

在亞洲，總的情況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並不比對歐洲資本主義

① 見1951年9月14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② 見1951年9月14日“紐約每日新聞”。

國家的來得小。中國处在革命飽滿的狀態，正在走向社會主義，共產黨在印度人民中間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推測“到1960年”就會出現“共產主義的印度。”^①杜威州長最近從亞洲歸來，他感到吃驚的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印度支那的四起革命鬥爭，而且將來會更多。在中東以及從巴基斯坦到摩洛哥4,000英里的一條綫上，阿拉伯各國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正在激盪。這些惡耗加上在伊朗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石油廠的喪失和喪失埃及蘇伊士運河的危險，使英國目瞪口呆。在非洲亦是一樣，強大的殖民地解放運動正在發動。美國一時還能壓住拉丁美洲；但是不能長久的，爆發就會到來，因為這整個地區在美國的控制下已經愈來愈忿懣不平了。1952年2月14日“紐約時報”報導說，拉丁美洲監獄里受折磨的政治犯現在有三萬名。

日益增長的殖民地解放革命所產生的亞洲和非洲的許多新國家，它們是不會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儘管資本主義世界希望（同時又害怕）它們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相反的，起來反抗的殖民地人民必須選擇走向正在上升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退到破產的資本主義。西方正在死亡的資本主義，絕不會在東方返老還童。

資本主義總危機必然每況愈下。資本家要扭轉經濟和政治演化的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是不可能的；這種演化產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產生了法西斯主義，產生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而且特別產生了俄國、中國和歐洲、亞洲各地的革命。這一切發展都在逐漸掃除世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困難處境在帝國主義者裡面產生了亟亟不可終日的情緒，這就增加了戰爭危機。因為資本家可能湧進戰爭來企圖擺脫他們的不斷增加的問題。但是，假如在華爾街控制下的世界壟斷資本家居然瘋狂地企圖借全面的反對蘇聯，反對歐洲亞洲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爭來重整他們的制度，那

^① 見1951年8月17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這只會加速事件發展的自然過程，使資本主義全部破滅，使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奮發猛進。

美國和總危機

美國儘管外表強大，但卻卷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而且必須服從資本主義衰亡的基本規律。同從杜魯門到白勞德的一切“美國例外論者”的說法相反，美國資本主義基本上和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是一樣的。它所具有的一些具體形態，例外論者誇大說成是高度健康和強大力量的因素，只是次要的和暫時的。這些具體形態是我國的特有的地位和歷史發展所產生的，並不把美國從世界一般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劃分出來。

目前美國資本主義的發言人照例被資本主義經濟週期上升階段的“繁榮酒”灌醉了，被不久就能控制世界的這種憧憬沖昏了頭腦，他們引吭高歌，頌揚美國帝國主義的強大和光榮。華爾街叫喊說：“繁榮來了，而且將長期保持……一切都會是很豐富，包括職業、用款和貨色。”^① 杜魯門也高嚷說：“世界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時期，……自1933年以來，國民收入已經從400億美元一年上升到2,780億美元一年……此刻享有好工作和好工資的人數之多，是我國歷史上或世界任何國家歷史上所不會有過的。我們的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盛。”^②

這完全是欺騙羣眾的宣傳。每一個認真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最近美國生產的廣大發展，主要是以戰爭的血腥刺激為基礎的，包括準備戰爭，進行戰爭和彌補戰爭的損害。正像我們已在第二十三章中指出的，羅斯福的新政清楚地說明了這點。他傾出了幾十億元來津貼工業，但是卻不能恢復害了病的經濟制度，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把這個制度的工業癱瘓了。以後慢慢略

① 見1951年8月31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② 見1951年9月5日“紐約時報”。

有起色，却來了1937年的危機，情況又惡化了，因此到1939年仍然有1,000萬人左右失業。給資本主義美國帶來“繁榮”的，主要是從1939年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大的軍事訂貨。1945年戰爭結束後這一短時期內所進行的工業活動也是以戰爭為基礎的，那便是補充因戰爭而引起的國內商品的缺乏，和恢復歐洲和其他地方的財產被戰爭造成的龐大的破壞。儘管有這些戰爭刺激，但是到了1949年，我國又迅速陷入另一次深重的經濟危機，生產下降了約20%。但是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成了“神奇”救星，阻止了經濟的崩潰；這就是華爾街的傀儡南朝鮮李承晚政府恰巧在這個時機發動的戰爭。所以，使杜魯門先生感到如此興奮的現有“繁榮”是建築在戰爭的流沙上面的。現在，雖然有政府經常的巨額軍備開支，可是國民經濟里非軍事部門生產過剩的危機的發展，却有越來越多的跡象。

美國經濟制度生了無可救藥的病——它已經病入膏肓。它依靠軍火生產來維持，這就暴露出它的基本弱點。任何國家，不管多么富足，也不能靠戰爭和軍火生產而繁榮起來。目前的軍備競爭為資本家造成了無比的利潤，但是對工人生活水準卻產生了災害性的影響。對工人來說是物價和稅收上漲、工資落后、工作速度日益增加、失業潛滋暗漲。軍備經濟的繼續只能造成國債的激增，可用於民用生產資金的耗竭，通貨進一步膨脹，人民的貧困化，大規模的失業，最後是整个經濟的衰敗。^① 軍備經濟除了徹底摧毀性的經濟後果以外，最壞的一面就是它的邏輯的結局必然是戰爭，這對世界上所有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會帶來普遍的屠殺和壓倒的經濟災難。杜魯門主義者和其他凱恩斯主義者想拿軍火生產來維持美國工業運轉的這種計劃是害死人的海市蜃樓。這樣矯揉造作的生產最後只會使國家經濟災難性地惡化，加深整个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美國經濟便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有機

^① 見瓦爾加“兩種制度”第137頁。

組成部份。

美國所处的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形勢以及它的經濟地位，都說明這國家正陷在難於解脫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里。美國法西斯主義趨勢的迅速發展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典型弱點之一。因為無論甚麼地方，壟斷資本主義陷進了國際危機的時候，它就感到需要鎮壓民主，以便迫使工人和下層的中等階級忍受日益惡化的經濟情況和支持資本主義戰爭。所謂美國的强大國際地位——即對資本主義世界其餘各地的霸權或控制力——只不過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它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吃人制度，在這個制度里面美國不僅剝削殖民地的人民，而且也剝削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如果不是資本主義制度陷進了嚴重的衰弱狀態，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由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控制和剝削所有一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這種美國資本主義的稱霸地位恰恰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危機加深到災害性的程度，因為它加緊了資本主義間的矛盾，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推向戰爭。

資產階級文化和總危機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也從我們的文化生活上表現出來，所謂美國文化事實上就是資產階級觀念形態。這種文化培育資本家的利益，通過各種藝術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形式是同全國人民利益，同工人階級和美國人民在民主文化方面的努力相抵觸的。這樣的資產階級文化生活把腐朽着的資本主義和走向致命戰爭的帝國主義的特點顯示到最高的程度。資產階級雇用了龐德、埃利奧特、喬埃斯、佛爾克納爾、海明威、多斯·巴索斯、孟福特、希克斯、伊斯特曼這形形色色的人，在他們的幫助下，把知識上的混亂、蒙昧主義、絕望情緒的霉氣佈滿全國，叫人簡直不能呼吸，目的是迷惑人民，消滅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動政策的力量。

任何現代的腐朽文化的派別都可以在資本主義美國馬上找到支持。實用主義是充分辯護一切資本主義暴行的冷酷的學說，得

到了对人类知識的偉大貢獻的称号。弗洛伊德主义蛮橫地企圖在神經錯亂的基礎上解釋一切經濟、政治和社会現象，差不多征服了墮落的美國資產階級文化的領域。這班思想混亂和社会反動的使徒覺得這些學說还不够勁，所以又運進來了薩特、海德格、寇克加尔德和其他世界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頹廢和死亡的信奉者的腐朽理論。醉心資本主义的科学家正在執行調和科学和宗教這種反動的和不可能的任务。牧师和傳教士，和平該是他們的本份，可是他們也站在戰爭販子的前列，忙碌地工作。再沒有別的大國像美國這樣在資產階級文化生活上——科学、音乐、文学、藝術、体育、电影、廣播、电视——表現出如此顯著的腐朽。^① 資本主义制度死亡的時候，資產階級文化也在腐爛。

左派和進步文化工作者受到了抵制。他們沒有權利通过報紙、無線電和其他一切文化媒介來表現他們的才能。排斥大藝術家羅伯遜的行為，（包括不發給他出國護照，雖然許多歐洲國家熱烈要求他同它們的人民見面）生動地說明了這種橫蠻的形勢。黑人照樣在文化方面也是最受歧視的。電影業最大的工會——美國和加拿大戲劇舞台工作者和電影機師國際同盟——就沒有黑人會員。美國律師協會的43,000名會員中，只有6名是黑人，而聯邦政府雇用的7,000名檢察官中只有25名是黑人。黑人被有計劃地排除在各大報紙的編輯和營業部門之外，等等說不完的情況。^②

資本主义制度機構敗壞，產生了文化的墮落，同時還有美國資產階級社会生活其他許多有關方面的腐化。美國地方和中央政界人員的貪污腐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厉害。水貂大衣5%回扣、稅

① 參閱1951年8月“羣眾与主流”芬克爾斯坦文；1950年12月“政治月刊”西斯凱德和馬爾特的文章；1948—51年“工人日報星期日”霍華德關於精神分析的文章；1951年2月季洛姆的文章；1951年10月“羣眾与主流”布朗的文章。

② 見1951年11月14日“工人日報”。

收中飽、冰箱餽贈、加上參議員克弗威爾所揭發的警察和匪幫的勾結，這一切只是浸透了美國資本主義政治生活各個角落的大量腐朽事實的一小部份表面跡象。可是資本主義統治者很機警，他們設法不使現代的斯特芬茲、辛克萊、塔爾貝爾，或其他真正的“揭露作家”有機會來切實揭破這些臭氣薰人的腐朽情況。

近來流行着各式各樣的賭博，成了美國的一項大企業，這正是法西斯式的腐敗現象在美國帝國主義發展和奪取世界的優越地位的時期，對它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影響的表現。體育腐化已經透頂，報紙上接連登載關於利用體育比賽——籃球、足球、拳賽、角力等等——來騙錢的鮮明報導。可是這種腐化情況又被令人吃驚的全國發展着的少年犯罪的惡風超過了。我國的青年是不能在體育、學生生活等等方面保持純潔的，因為擺在他們眼前的經常都是著名的企業家和政客的范例，這班人按照資本主義的常規，只要能設法不被關進監牢里去，就用盡一切手段來搶奪他們能夠搶到的一切。

犯罪也變成了美國的一項大企業。1951年4月12日聯邦調查局報告稱，美國過去一年中有1,790,030件大罪案，這就是說每18秒鐘有一件。^①廣播、電視和出版業如果沒有洪水滔滔的犯罪故事就會垮台。這種發展是同資本主義的腐朽直接有關的。吸毒的傳播——甚至到了小學生里面——也同樣地嚴重和使人震驚，販賣毒物也變成另一種大規模的商業。在充滿了掠奪、貪污和欺騙的不健全的美國資本主義生活中，神經病自然會迅速增長，這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的墮落正在造成神經和心理上的病態。

體育的貪污腐化、賭博和犯罪的擴大以及資產階級政治和文化生活一般地日趨腐朽，凡此種種現象只不過是美國法西斯發展趨勢中的許多例子而已。這也就是說，這些僅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種表現，是美國帝國主義要借另一次更兇殘的世界戰爭來沖

① 見1951年6月“政治月刊”戈登的文章。

出它的重重困难的表現。

根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

無数头腦清醒的美國男女公民害怕我國和整个文明会遭受災難，他們嚴肅地指出了另一次世界战争所包含的可怕的危險。共產党衷心支持这些反对战争的爱國警告。党迫切地号召美國人民不要受騙去参加不需要的兇殘的大屠殺，这种屠殺只是为了推進現在在政治上、經濟上控制着我國的貪婪的壟斷資本家的帝國主义目的。我們党敦促人民來約束華尔街战争販子，並且用和平的方法，使我國沿着民主進步的道路向最后的社会主义走去。

資本主义世界各國人民正在同腐朽資本主义制度的具体罪惡堅決斗争，这些罪惡包括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机和正在擴大的羣众貧困化，日益增加的反动和法西斯主义气氛，对殖民地的殘酷鎮压，一再發生的世界战争。受到共產党在当前問題上進行的斗争的引導和幫助的羣众，正在竭尽所能來在現存的衰朽的社会秩序下保护自己；但是最后他們終归会而且一定会轉向社会主义。因为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最后回答許多基本矛盾所產生的腐朽的資本主义里的各种恐怖和困难。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民已經採用了这条邏輯上的偉大出路，其余的人民，包括美國人民，最后也会要跟着走。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驅是共產党領導下的苏联。意大利共產党領袖陶里亞蒂說：“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強大的國家並为它求得这样的威望，它的党和人民經受了最嚴重的考驗：三次革命、兩次世界大战，兩次外國侵略。他們勝利了，因為他們有着正确的理論——馬克思主义，而列寧和斯大林在帝國主义的新条件下、在勝利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設的条件下發展和运用了 这个理論。”^①

① 見“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总第163期，中文版第124期。——譯者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蘇聯、歐洲人民民主國家、人民中國的人民都在用很不一樣的方式來建設或者達到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要點在各地都一樣。社會主義的基礎是：人民是社會生產手段（工業、銀行、鐵路、土地，等等）的所有者，廢除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這個制度代表社會發展過程上緊接着的高一級的階段。在“各盡所能，按勞取酬”原則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準備階段；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社會主義廢除了資本家和地主，因而也取消了对勞動羣眾的剝削。它使生產迅速發展和田野、工廠、機關的勞動人民的福利不斷上升。這點的實際證明是，儘管蘇聯遭受了十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的摧殘，從而替它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儘管它需要從空地上建立和重建它的工業，但是從偉大的十月革命以來，蘇聯人民生活水準仍然有了莫大的改善。可是就在同時，資本主義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却遭受着生活水準不斷惡化的痛苦，這種下降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里已經達到了浩劫的程度。

社會主義取消了工業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市場限制所加於工業的桎梏，大大加速工業化。1929年到1949年的事實提供了生動的事例，當時鋼鐵生產指數在資本主義世界僅僅從100上升到111，而在社會主義蘇聯卻從100上升到582。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15年內工業發展取得了像資本主義大國在80年內所取得的成就。這種飛快的工業化特別能從蘇聯的未開發地區看出來。例如，蘇聯中亞細亞在1927到1937年的年份里，工業生產上升了95%，資本主義統治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落后地區的工業却始終停滯不前。此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主義的大瘟疫——經濟危機和羣眾失業——已經完全被消弭了。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將原子能這個偉大的新發現用在建設方面。資本主義只能將蒸氣和電氣的好處分佈到世界人口的一小部份中去；它更不能將原子能應用到全世界。這個偉大的新的能力

對於資本主義的重要用途當然是在軍事方面。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利用原子能的巨大潛力，就像它能夠利用其他一切偉大發明一樣，把它帶給各地的羣衆。^① 社會主義還會保持現在正被資本主義恣意浪費的自然資源的蘊藏。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建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人類社會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富豪資本家和地主的專橫的、無用的和寄生的統治完全被肅清了。現在成了致命的危險的法西斯主義整個被清算了。白人沙文主義成了犯罪，許多國籍、膚色和信仰不同的人民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了。儘管資本主義製造了像汪洋的海水那么多的相反的謊言，這些民主原則已經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從根本上建立起來了。

社會主義建立了消滅剝削和暴政的無階級的社會，這就給人類，無論男女，第一次提供了發展個性的真正機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奴役都結束了。高等教育是普遍的。婦女第一次真正地得到解放，機會對青年洞開大門。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忽視和拋棄的老人在社會主義下有了尊嚴和保障。像機器人似的資本主義文化已經腐爛得臭氣沖天，現在由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化代替，這是當得起人類最崇高的願望的文化。社會主義正在體格、心靈和社會方面造就出新的、高級類型的男和女。社會主義社會是按照科學來指導，為全體謀福利的，而不像資本主義制度按照統治階級的專橫命令來指導，為少數富有者謀利益。這一些建設性的原則是構成現在世界各地崛起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緯線。

在這個戰爭危機威脅的時期最關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最後消滅國家同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社會主義國家里——像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沒有資本家，因而也沒有帝國主義戰爭製造者。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資本主義，是生活在戰爭里（也死在戰爭

① 參看艾倫“原子能與社會”1949年紐約版；“原子帝國主義”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譯者

里)，而社会主义整个經濟和政治組織都是从根本上就承担了和平政策。

資本主义的辯护者認為只有企業和政府是由一小撮資本家佔有和控制的时候，人民才能順利地推动他們的企業和政府，而这小撮資本家就成了富有而專橫的社会統治者。整个这种观念不僅是替殘酷和不必要的剝削制度進行空洞的辯护，而且也是对人民智慧的侮辱。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已經用實踐証实了很久以前的馬克思的理論，那便是人民不需要寄生的老板，而且沒有这班人，便能把社会管理得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廢除資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就会永远結束人类許多世紀以來所忍受的悲慘的剝削和奴役。

上面所說的就是世界劳动人民为甚么如此飛快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因。宏偉的國際社会主义的推动力量是工人迫切要求更多的自由和福利。資本主义正在总危机里腐爛着，它不能滿足羣众的这些要求。它只能夠給人民帶來日甚一日的經濟貧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因此，所有資本主义國家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努力和認識，正在按照他們自己的方法和他們自己的速度，愈來愈接近社会主义。美國也不能逃脫这个总規律。一切國家里的共產党都是日益覺醒的劳动羣众的領袖和帶路人。資本主义初期是帶有進步性的，因为它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現在的工業，發展了工業無產階級，但是現在这个制度已經成了毫無希望的、过时的和反动的了。它必須由社会主义代替。

第三十七章 美國工人階級 和社会主义

在劳工运动里面和外面的美國資本主义的發言人都在叫囂不休，說美國沒有社会主义的基礎。他們認為我們的經濟是特殊类型的，完全不是真正的資本主义，而且說它的發展是無止境地螺旋上升的。這就是“美國例外論”。這些反动派帶着武斷的、下最后結論的口吻宣稱：美國工人階級，美國其他一切的人，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社会主义；工人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工資标准；他們選舉資本主义思想的人來領導他們的工会；他們沒有羣众性的劳工政党，他們沒有階級覺悟，他們沒有革命的前景。資本主义的發言人从这一切得出結論說，美國工人生活在一個基本上与其他國家工人不相同的經濟里，他們是會受馬克思列寧主义影响的，而且會永遠献身資本主义制度。

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正在腐朽的資本主义世界里的統治階級閉着眼睛胡吹。实际上，美國資本主义虽然像我們在以前各章所說的，由於某些有利的歷史因素使它能夠發展得大一些和強一些，但是基本上它同每一個資本主义國家的制度都是一樣的。在美國同在別的資本主义下的任何地方一樣，工業和土地是私有的，是為它們的所有者的利益而經營的。生產建立在國內和國外的競爭上面，是無計劃地和混亂地進行的。工人按照工資制度受着僱主的有計劃的剝削和掠奪。結果是美國也蒙受生產过剩和週期性經濟危机的痛苦。美國也有那些標誌資本主义經濟的一樣的階級——資本家，各中等階級和工人。而且同別的地方一樣，自從美國建國以來，這些敌對的階級就進行着或大或小的緊張程度的階級斗争。美

國的經濟產生了典型的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而且像我們前面所說的，美國同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確實卷進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

阻滯工人思想發展的因素

雖然美國工人階級的大部分長期以來缺乏社會主義思想，但是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我國的工人有豐富和英勇的階級鬥爭歷史。在一個世紀以上的反對僱主的鬥爭中，他們建立了龐大的工會運動，他們進行了許多巨大而激烈的罷工和政治鬥爭，而且他們發展了日益加強的階級精神。既然總的說來，他們尚未發展到為歐洲和別的地方的工人所共有的階級覺悟和社會主義前景的程度，可是他們正在朝這方面前進。

美國工人階級的觀念形態的發展，長時期內被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許多情況（這些情況是重要的但不是基本的）的影響阻滯了。這些因素有助於在工人中間培養小資產階級幻想，並且引導他們相信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之內可以解決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這些具體的美國經濟和政治特點是形形色色的“美國例外論”的沃土，滋長了龔柏斯主義，希爾魁特主義，洛夫斯頓主義，白勞德主義，華萊士主義，等等。這些特點中主要者有以下各項：

第一：由於缺少封建政治的殘余和由於1776年和1861年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工人，除了黑人之外，爭取到了比歐洲大陸工人廣泛一些的民權。在這一方面特別重要的是比較廣泛的選舉權。這種情況有助於在美國工人中間培養普遍深入的關於美國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儘管他們進行過長期鬥爭來爭取組織工會的權利，爭取婦女選舉權，爭取普及教育，爭取社會保險和爭取其他人民自由權利。同美國的情況對照來看，許多歐洲國家的工人的選舉權利，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革命發生為止，都嚴重地受到所謂階級選舉制度的限制。因此，他們的一些大的社會民主黨基本上都是在兩個世代里爭取“平等、直接、秘密、和普遍”

的男子选举权的斗争建立起来的，他們在这样的斗争里把階級覺悟提得很高。美國工人階級一般說在这几十年里是不需要進行这种爭取选举权的初步斗争的。

第二：美國工人階級的組成長期以來缺乏一致性，这又是一个歷史上的重要因素，妨碍了我國無產階級覺悟和社会主义观念的發展。許多世代以來，大量工人羣众都是移民，他們分屬 40 个以上的民族，彼此在語言、宗教、文化和歷史背景上的差異很大。这些因素顯然增加了他們从經濟上政治上組織起來和在观念形态上發展起來的困难。

第三：在美國建國后的第一个世紀里，有大片的政府所有的土地，不費很大力气就能領到小塊土地，特別是在1862年農戶份地法通过之后。在好几十年里，这种自由的土地成了階級斗争的一种安全調節器和階級覺悟發展的阻碍。農庄成了工人們追求的目标，所有早期的工会都異常关心土地問題。我們已經講过，这种“自由的土地”还產生了各种特殊形式的“美國例外論”。可是事实上得到“自由土地”的工人比較少，大部份是被鐵路、煤礦公司、木材大王、畜牧大王、大農場主、大种植園主搶去了^①。

第四：對美國工人階級覺悟發展的另一个長期障碍是，工業和農業的廣大的和飛快的發展，使有些工人能够置备財產，轉到中等階級的行列里去。不少人甚至成了大資本家。总有一天可以建立自己的小本經營这种指望，在工人里是很平常的，这就使他們用資本主义的觀點來看問題。

第五：經常阻滯我國工人發展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是劳动力的高度缺乏，这是因为美國資本主义是在異常有利条件下發展起來的緣故。这就使得工人，特別是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率远远高过其他重要資本主义國家。可是，这些“高”工資却被更高的劳动强度、更多的失業危險、更危險的工作条件、完全缺乏

^① 見庫辛斯基“美國勞工狀況”。

社會保險之類的因素抵銷了。美國的較高的貨幣工資這件中心事實雖然並未阻止工人組織工會和進行艱苦的罷工來保护和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但是却妨害了他們具有充分階級覺悟和革命思想。

第六：美國發展了一個很大的工人、貴族階層，這些就是恩格斯說的“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僱主們犧牲非熟練工人、黑人勞動者和殖民地人民來讓這些人拿到高一些的工資。特別是隨着帝國主義的發展，在這個勞工貴族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腐敗的工人官僚階層。這個反動官僚集團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美國的典型的對等部分，這班人背誦僱主的口號，控制工人的經濟和政治活動。在歷史上，這班人是阻滯工人階級思想發展的有力武器。僱主始終幫助這個官僚集團取得和保持工會的權力。

促進階級覺悟的因素

可是，在今天，上面這些阻礙工人的階級覺悟和社會主義前景發展的因素，不是已經完全消失就是到了消失的前夕。第一，由於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的成長，美國佬早就失去了國際上的民主領導，現在正在轉向法西斯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墮落，正在迅速地破滅工人的資產階級幻想。第二，工人階級的一致性正在飛快增加。移民大部份學會了英語和習慣了美國的風俗；他們的第二、三代子孫雖然並不忽視他們的民族背景，但是却成為道地的美國人了；黑人工人同白人工人之間也在發展着組織上和行動上的真正團結。第三，自由土地現在至少已經消失了60年了，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忘記了有得到真正農場的指望了。第四，由於托辣斯的成長，工人們盼望最後變成小商人或者工業家的傳統希望已經不斷淡薄，到了現在，工人階級羣眾中，除了偶而還有個別工人有哪一天“開一個汽油站”的幻想的打算之外，這種想法是不多了。今天廣大的繼續勞動的工人羣眾雖然希望“能叫他們的孩子上進”，但是他們自己卻只指望做工人做到死，這顯然是朝着發展階級覺悟跨了一大步。第五，美國工人的工資雖然一般還是比歐洲工人的高，

但是这种工資的基礎却是岌岌可危的害人的流沙，这个阻止工人發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障碍正在不断削弱。美國工資所遭到的危害已經威脅到劳工貴族的特殊地位，这也就威脅到以工人貴族為基礎的反动劳工官僚集团的特权地位。

工人的貧困化

动摇美國傳統的高工資水准的主要因素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的相对貧困化。同一切資本主义國家一样，这种情况在美國已經愈來愈厉害。这就是說，如果把一切因素——工資、物价、生產率——一起考慮，那末，美國工人今天所受的剝削要比50年前厉害，他們的收穫却比50年前少。佩洛說：“到了1939年，僱主不僅从每一个工人得到的生產比40年前加了一倍，而且他們自己保留的份額还要多些；他們的真正利潤增加了比百分之百还要多得多。”^①美國劳工研究协会也說，“1949年制造业工人的‘相对地位’比上一世紀的水平降低了34%。……即使按照不完全的政府統計計算，这种指数已經从1899年的100降到1948年的66。”^②而且，美國劳工部在替美國資本主义辯护的时候，無意中証實了佩洛和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的上述結論，它說美國实际工資从1900年以來增加了一倍(这是非常誇張的說法)，工人的生產率在同时期里增加了三倍到四倍。^③庫辛斯基說，“美國產業工人的相对地位在过去70年中下降了很多。”^④

事实上，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工人的“相对”貧困像美國这样突出。任何地方的工人都不像美國工人在所謂“高工資”下受到这样沉重的剝削。这种深重的剝削和“相对”的貧困，不可避免地就產生了生產过剩、週期性經濟危机、大量失業、生活水准下降、階級

① 參看佩洛“美國帝國主义”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268頁。——譯者

② 見美國劳工研究协会“經濟札記”1951年4月号。

③ 見“每月劳工評論”1951年7月号。

④ 見庫辛斯基“美國劳工狀況”第183頁。

覺悟和資本主義制度最后大崩潰這種情況的根苗。

關於美國工人的傳統的高的實際工資的下降所要考慮的第二個因素是，資本主義下的相對貧困必然造成工人的“絕對”貧困。這在資本主義世界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兒資本主義制度的後果——剝削，經濟危機和戰爭——已經把勞動羣眾拋到最淵深的貧窮里。這個經濟規律的作用也很明白地在美國表現出來，雖然近來生產有大量增加，但是美國的廣大工人羣眾却生活在貧乏的情況里。

僅僅在幾年以前，羅斯福說過在世界上生產能力最大的國家，“三分之一的國民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飽”。一般所承認的“赫勒預算”在1948年指出，要使一個一般大小的工人家庭可以過將就溫飽的生活，需要每週79.04元的工資。實際上只有67%的人民獲得的收入同這個預算相等，製造業中的平均工資只有54.48元。1939年，佔人口1%的最上層的人，得到國民收入的12%。^①現在在美國所存在的普遍貧困可以從國會最近的一個報告里生動地看出來；它指出有1,050萬戶家庭（約為美國家庭總數的四分之一）現在依靠每年2,000元或者2,000元以下的收入生活，這就是說在貧困的狀態下生活^②。現在，1,700萬的就業婦女中有50%已經結婚，這種情況大部份表示，為了適當地養活一家，就至少要有兩個人去工作。

分佈得很廣的絕對貧困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黑人和非熟練工人，他們的痛苦在政府的一般統計和波利安娜^③的解說下是看不清楚的。工業的加快制度，正常家庭生活的破壞，工人過早的衰老，對經濟危機和戰爭的恐懼，人民自由的喪失等等所產生的不安和

①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資本主義的趨勢”世界知識社1950年版第98頁。

——譯者

② 見1951年8月國家社會福利理事會給兩院聯席委員會的報告。

③ 波利安娜是詹姆士·波特夫人所著小說中的女主角，指極端樂觀的人。

——譯者

困难,使羣众里的貧困情况更加普遍起來。^①

美國人口普查局最近發表了關於美國財富所有权的报告。报告說,最上層的五分之一的人口現在佔有財富的47%,最下層的五分之一只佔有3%。^② 國民儲蓄的总数中(銀行、保險業等),下層40%的美國家庭完全沒有份,而10%的上層却佔有65%。实际上,兩百家超級富豪家庭控制着美國的工業和有組織的財富。此种大量財富和深重貧困的兩極化是全世界資本主义的特征。

随着資本主义的繼續存在和总危机的加深,美國的前景是羣众絕對貧困化的深入和擴大。虽然美國工人的工資平均比欧洲一般的高,但是現在正处在最不穩定的基礎上。今天它依靠的是狂热的軍火經濟,不像以前的年代里是依靠工業的正常成長。今天美國的“繁榮”是矯揉造作出來的,它是靠軍火生產和战争以及帝國主义对全世界人民的剝削來維持的。目前3,240億美元的國民总生產(按1939年的幣值等於1,800億元)是战争生產过度膨脹的結果。那些相信“充分”就業和“高”工資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保持下去的美國人,包括許多高級勞工領袖在內,無異生活在獸子的樂園里,他們总有悲哀地覺醒的一天。

龐大的軍备綱領,加上通貨膨脹、重稅、巨額利潤和工資凍結,正使美國生活水准迅速下降。这种綱領繼續推行的結果必定会造成或者是深刻的經濟崩潰,或者是浩劫性的战争;兩者都会像瘟疫似的把“絕對”貧困化佈滿全國。1929年到1933年的巨大經濟危机使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半,千百萬的失業者躑躅街頭,大規模的飢餓橫行全國,这个是美國資本主义經濟所起的正常作用。現在的軍火生產不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擺脫这个同样的災難;相反的,它会產生比这更大的經濟崩潰。如果美國工人不能制止華爾街的战争和法西斯的計劃,不能採取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綱領來保衛他們自

① 見1951年10月“政治月刊”畢特爾曼的文章。

② 見1951年12月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己的福利和創立健全的經濟制度，那末，他們勢將最后走進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目前這種大規模的貧困的境遇。

美國工人階級的境遇充分証實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主義積累的總法則，即“資本越是積累，勞動者不管所得的工資是高是低，他的地位總歸要以同一比例趨於惡化。……這就引起同資本的積累相適合的貧困的積累。在一極有財富的累積，同時在對極就有窮困、勞動折磨、奴役、愚昧、殘暴、精神頹廢的積累”。^①

工人將轉向社會主義

犧牲非熟練工人、黑人和外國的被剝削人民所得到的比較高的美國生活水準——特別是熟練工人的生活水準——是美國帝國主義向上擺動時期的現象。到美國資本主義下降的時候，就不要再能夠提供這樣的工資了，由於自己內部矛盾和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作用，美國資本主義必定會下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過，大英帝國主義在興盛上升的時期，它能夠而且曾經犧牲殖民地人民和國內非熟練工人的利益，來用比較高的工資腐蝕勞工貴族。那時，英國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來說，被這種帝國主義的空洞“繁榮”迷惑住了，對社會主義也是不感興趣。英國的資本家曾誇口說，縱使大陸上的工人可能變成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英國是決不會有這種情形的。

但是，現在英帝國主義走了很遠的下坡路了，以前那種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結果，生活水準降低了的英國工人階級——儘管他們的領導還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現在是無可抗拒地趨向社會主義了。美國一般的政治發展雖然沒有英國那樣前進，但是也在不可避免地朝着同一的方向走。美國工人階級面臨的形勢是，在危機和貧困發展過程里，他們也一定會了解到，能夠保護和改善他們生活水準的唯一辦法是走上最后達到社會主義的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3頁。——譯者

道路。

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比較強大的地位，廣大工人階級里对社会主义的要求目前比較小。現在在大部份美國工人和他們的保守的領袖里盛行的具体类型的資產階級幻想相当於罗斯福主义或者凱恩斯主义(參見第三十三章)。这就是“進步資本主义”能够提供充分就業这种假理論，說这是可以用政府对工業和農業的津貼加上对工人的救济金建立起來的。美國的凱恩斯主义所起的政治作用同欧洲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大致相同，那便是把工人綁在資本主义制度上面。欧洲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付的是比較激進的工人，因此他們就用虛偽的工業國有化，形式上的独立政治行动，並且大談社会主义，这样來在他們的改良主义这盤菜上洒上一些胡椒，但是他們的实际經濟政治綱領所根据的仍然是凱恩斯的“進步資本主义”的骨架。

美國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經直截了当地投降了資產階級改良主义，凱恩斯主义就是这种改良主义最新的表現形式，以前曾經進行过的社会主义宣傳，現在已經完全放棄了。这种投降的標誌是他們逐漸接受所謂的進步資本主义的一脉相傳的各种形式：西奧多·罗斯福的“公正施政”(1912年)，威尔遜的“新自由”(1916年)，弗蘭克林·罗斯福的“新政”(1932年)和現階段的杜魯門騙人的“公道施政”。現在，杜賓斯基和路德之流的“社会主义者”的一般政治見解，实际上已經同格林和莫萊的無法辨別。爭取社会主义的战士是共產党人。

我國的資本主义是一个泥脚巨人。美國帝國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削弱的时候，就会丧失它对工人的思想和組織的約束。並且，由於資本主义总危机不可避免地深化，这种衰落是必然会到來的。那时工人階級就会有飛快的政治進展，这正像恩格斯早就說过的一样。工人們会很快地扔掉他們的資產階級幻想和反动領袖，就像許多別的國家的工人已經做过的那样。

20年來，我國工人里尽管存留着資本主义的“繁荣”幻想，但

是他們已經在政治了解和組織上有了真正的進步。大規模的失業工人的斗爭、產会和獨立工会的建立、大批黑人工人的參加組織、社會保險綱領的成就、獨立政治斗爭的運動的高漲以及繼續不斷的反法西斯反戰鬥爭，這些都是證明。這些政治發展的大項目，共產黨在里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的，乃是階級覺悟在美國工人隊伍里發展的確實的標誌。

資本主義總危機在加深着，並且在把美帝國主義卷進日益增長的經濟困難，不久的將來就會產生工人階級一天快過一天的政治發展。更高的經濟和政治要求，以勞工為基礎的獨立的大政黨，廣闊的人民陣綫運動，進步的工會領導，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和羣眾性的共產黨——這些也是美國工人階級不可避免的發展，正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已經有了這種發展一樣。這些發展出現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會比被權力灌醉了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現在所夢想的情況快得多得多。在這些緊要的發展里，共產黨會越來越是一個領先的因素，這是勢所必然的。

美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包含了國民經濟的根本改組，從拿謀取私人利潤的工業私有制做基礎的經濟變成供社會使用的集體所有制的經濟；這也包含根本的政治變動，從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的專制統治變成廣大工人階級和他們同盟者的民主政權，這種政權導向階級社會的廢除。因此，這是一個革命。資本主義在所有重要的國家里是用革命建立起來的。這些革命是在資本主義青年和進步的時期完成的，具有建設性。美國有兩次這樣的資產階級革命：1776到1783年的革命，取得了美國的獨立，1861到1865年的革命，廢除了黑奴。工人向社會主義推進的進步性，簡直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所能比擬，因為這不止是承諾廣大人民羣眾的民主和福利的要求，而且實現這種要求。

社會主義並不像反动派所說的是共產黨人杜撰的東西。資本

主义的廢除也不是共產党陰謀的結果。相反，社会主义是从工人在馬克思主义理論和指導的啓發下，組織起來，進行了長时期的日常斗争中成長起來的。社会主义是这些斗争的最終表現和頂点。佔人民極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軍——黑人、小農、自由職業者，等等——在資本主义下受到愈來愈厉害的經濟和政治压迫。他們特別受到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脅。这些惡劣情况由於資本主义愈來愈深地陷入总危机而大为加重。羣众必然要不断擴大和加强團結來再接再厲地战斗，來打击發展着的經濟崩潰、窮困、法西斯和世界大战这些災難。圍繞着日益廣泛、日益緊急的要求和在共產党的領導作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進行的日常斗争，最后將匯成偉大的运动，取消人民不可忍受的痛苦的根本，这便是資本主义本身。工人在爭取当前要求的斗争里創立必要的經濟团体，建立共產党，提高階級覺悟，發展綱領，爭取民主权利，这种当前要求的斗争是爭取社会主义的歷史性斗争的有机構成部份。这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已經实现或者正在实现的各國过去的政治發展的过程。資本主义制度的崩潰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成为必不可少而且是必不可免。

共產党有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訓練，担負了工人階級和全民族先鋒隊的任务，它的中心工作是对基本的羣众性的反資本主义运动進行必要的教育、組織和領導。如果不这样作，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軍就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歷史目标。共產党並不是像美國司法部所說的，闖到劳动羣众里面來硬把外國的綱領交給他們。相反，党是工人階級的骨肉。它总是排在工人階級的前列進軍，它最清楚地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最后領導工人和工人的同盟軍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偉大目标，社会主义便是工人階級全部歷史經驗的总匯。

共產党在日常階級斗争和走向社会主义這兩方面都計劃用民主方法，並且为民主的方法努力。党章前言論到这个政策說：“共產党維護美國民主的成果，保衛美國憲法和憲法關於权利的条文，

反对那些要摧毁民主和人民自由的反动敌人。党努力保障人民的和民族的利益，認為工人階級通过他們的工会和採取独立的政治行动，是爭取民主、民族自由和社会進步的最忠貞不渝的战士。”

共產黨人是反对現代社会兩種主要暴力威脅——帝國主义國際战争和法西斯內战——的主要战士，這兩种威脅都是从資本家那里來的。共產黨的民主目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主張，同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軍的日常斗争的途徑，同他們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經驗都是一致的。在日常的階級斗争里，以及在工人和全國人民必然和必須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暴力的危險只能來自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眼看着利潤受到威脅，大發橫財的独裁地位快要消失，就会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來遏制人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願望。因为正如偉大的馬克思正确地說过，歷史上从來沒有一个統治階級不拚命斗争一場就放棄它的控制的。

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虽然提醒工人当心資本家的暴力，他們却总是指出在民主因素強大的國家里和平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三个世代以前，帝國主义还没有兴起，沒有帝國主义的高度集中、武裝雄厚、官僚統治的國家的时候，馬克思說：“例如，英國和美國的工人階級在如果爭取到議院、國会的多数，他們就可以合法取消那些阻碍他們發展的法律和制度。”^① 1917年年中列寧也提出了俄國革命和平發展前景的輪廓。1928年，斯大林在他的文章里指出那时資本主义有使用暴力的危險，但是同时又說在世界社会主义强大發展的时候，“和平發展的道路对某些資本主义國家是很有可能的。”^② 美國共產黨的出發点是美國存在这种可能性。

共產黨採取在美國可能和平轉變到社会主义这样的方針是根据四項初步考慮：第一，工人階級爭取当前要求的斗争就是民主主

① 見福斯特“为共產黨及其領袖辯護”第22頁。

② 同上。

义的實質，这种斗争基本上加强我國的民主力量，到最后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这就在質量上把民主提升到新的高度；第二，共产党領導的工人階級尽可能用最和平和最民主的方式來爭取当前的和最終的目标，这就使手段和目的融洽一致；第三，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構成人民的極大的多数，具有宏大的社团組織，他們現在有潛在的力量來制裁和約束資本家用來阻撓人民意志和阻止社会主义的建立所可能採取的任何暴力行动，他們現在有潛在力量來使这种暴力失去效用；第四，近几年來，在國際規模上，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已經有了浩大的發展。

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右派（以及白劳德主义者之流）之間的根本差別並不在於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用和平手段來建立社会主义而共产党人是要用暴力來达到社会主义。差別的地方却在於各处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已經全部放棄了社会主义，接受了資本主义制度無限期的繼續存在；而共产党人却确定地表示了他們遵照工人的民主意志和利益，坚决領導世界各國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共产党虽然不提倡在工人斗争里使用暴力，但是党却不能够宣佈說，我國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不会有暴力行动的。这是因为資本家一定会進行反动的攻击。如果羣众沒有足够的抵抗，他們还可能把民主通盤毀滅，建立美國式的法西斯政权。發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势必会产生一种完全新的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使羣众有必要用英勇的斗争來爭取最初步的經濟需求和民主权利。美國是有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嚴重危險的。

共产党認為社会主义虽然將來在美國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却不列在目前的政治議程上面。因此，党從來沒有，而且現在也不想去預言我國最后建立社会主义的确切的时间、形式和方法。那些說美國共产党有某种藍圖，或者正在組織达成社会主义的叛乱“陰謀”的人，都是处心積慮的騙子和誣告者。因此，党目前为了駁斥政府对它的控告，对这整个問題所提供的任何考慮的根据都

只能是一種估計，這就是參照世界的經驗和美國的政治條件，來估計共產主義一般原則在美國逐漸實施的情況。

走向社會主義的時間表和路線的藍圖是不存在的。美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會完全在他們自己的恰當時機，採取自己的具體方法來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正如列寧所說的，“所有國家都要實現社會主義，這是必然的，但是他們實現的途徑不會十分相同，每一個國家會把自創的形態貢獻給這種或者那種的民主形式，這樣或者那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的社會主義轉變，這樣的或者那樣的速度。”^① 俄國、中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國家的工人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經驗，証實了列寧的話，美國最終發展的道路無疑地會再証實這點。

美國人民在向社會主義進行的時候，會像許多其他人民正在作的一樣，先後通過人民陣綫和人民民主這兩個階段，這種設想，照美國的條件和世界社會主義的經驗看來，是合乎現實的。但是，美國人民這樣進行的時候，無疑地會反映出美國的具體條件。這就是說，正像人民陣綫這個口號在美國有特殊適應的方式一樣（例如農工黨，民主陣綫，羅斯福聯合，以及現在的和平聯合），人民民主制度和這個制度的各種口號也幾乎肯定地會發展出特殊的美國形式和應用的情況。

這兩種國家形式的基本區別是，人民陣綫政府仍然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里工作，而人民民主制度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按照別的國家的經驗來判斷，這兩種類型的政府都會有幾個黨派的代表。從民主羣眾所面臨的基本任務看來，共產黨（或者是一個拿工人、農民、黑人等等的最進步的分子的團結做基礎的廣大的工人黨）的影響必然會有決定性的作用，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尤其會這樣。因為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把民族領導到社會主義。

^① 見1951年11月19日莫斯科“布尔什維克”。

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形式，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形
式。人民民主制度是無產階級統治的一種新的獨特的類型。這種
類型的產生主要是由於廣大人民羣眾的激烈化，世界社会主义陣
營的宏大的發展和世界資本主义的繼續衰落。

共產党根据上面這些总的原則和前景，老早提出要按照美國
憲法和正規程序，選出一個廣闊的聯合政府，這是美國式的人民陣
綫，由佔美國人民極大部分的工人、黑人、小農、知識分子和別的民
主階層的政治、經濟組織的代表組成。共產党在1948年競選時期，
曾經由總書記丹尼斯陳述這個政治方針如下：“成立能夠促進和
平、安全和民主的人民政府！成立反對帝國主义、反對壟斷資本的
政府！應該清楚說明，這個口號所包含的是反映統一戰綫綱領的
政治目標；這個綱領正在把一切民主和反帝的力量，包括第三党运
動，吸收到廣泛的聯合戰綫里來。”^① 尽管美國有法西斯主义這樣
危險的威脅，共產党却認為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軍仍然能夠用積極
的行動，根据憲法來選舉出這樣的人民陣綫政府。

除此以外，共產党在实际政策方面，並沒有準備什麼計劃。
但是，很明顯，在廣大人民羣眾面臨嚴重政治危機的時候，這樣的
人民陣綫政府大概是會當選的，因為人民會迫切感到需要這樣的
政府來保護他們最緊要的权利。美國的政治前景肯定會有這種情
勢，因為華爾街推動侵略戰爭的結果，日益加深的世界資本主义
總危機更加深刻了。

我國人民陣綫政府的最大任務會是保全工人和人民羣眾，使
他們不受毀滅性的危機的損害，不承擔資本主义崩潰和大資本家
反動政策的惡果。因此，它的綱領必然要包括積極的措施來保持
或者恢復世界和平，維護和擴大人民民主自由，使工業繼續開工，
徹底改進人民生活水平，實現黑人的經濟、政治和社会平等以及他
們在南方“黑色地帶”的民族自決權。

^① 見1948年3月“政治月刊”丹尼斯文。

可是，这样的民主的人民政府是壟斷資本的战争和法西斯政策的障碍，因此在当选和执政的时候，都必然会碰到壟斷資本家和他們的社会民主主义走狗最坚决的反对。美國資產階級在武裝侵略、殘暴鎮壓罢工、屠殺工業里的工人、迫害黑人等等方面有長期的歷史，凡是熟悉他們的歷史的人，誰也不能怀疑反动派会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切出賣勾当和直接的武力，來阻止和毀滅任何削弱他們的統治的政府，來阻止和毀滅任何削弱他們對人民的掠奪的政府。因此，人民政府如果想当选，当选了如果还想繼續存在來實施進步綱領，那末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击败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出賣勾当，击败資本家的暴力。並且還要將銀行、基本工業、報紙、無線電、電視等等收歸國有，並且逐漸改組軍隊、警察等等，以及开始建立計劃經濟的基礎，這樣來削弱壟斷資本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合法選舉出來的人民聯合政府會有完全的威力和全國的授權來執行這些措施。這條路綫會是通向人民民主制度的途徑。

人民政府如果不能採取這種必要的措施，就一定會倒下來，並且難免造成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勝利。舉一個例子來說，戰前的西班牙人民政府的致命錯誤是，它沒有像上面所說的，一开始就從基礎上削弱資本家，更沒有摧毀潛在的軍事叛亂的萌芽，以致終於被叛亂毀滅了。另一方面，美國的人民政府實現了上面所說的歷史任務，就會把工人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的力量加強、把反動力量削弱到足以使通過美國形式的人民民主制度來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和平轉變成為可能。

人民民主制度在美國建立了，這就是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的聯合打敗了壟斷資本、得到了決定性的政治勝利的標誌，也就是承擔了廢除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責任的政府上了台的標誌。資本主義危機的嚴厲的壓力使這樣的政府成為必需，它可能是人民陣綫聯合政府內部力量調整的結果演變出來的，也可能是在人民陣綫政府完成了歷史任務之後由美國人民羣眾選舉出來的。不

論是哪一種情況，擁有潛在力量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者都會貫徹他們的民主綱領，制裁壟斷資本反動勢力一切企圖击败人民民主制度和建立法西斯國家的暴力和非法活動。

美國人民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把社会主义政府建立起來了，就會把國家改組和民主化，這是當然的事，也是必然的事。他們會按照大多數人的決定來修改憲法。他們會從馬克思和他們自己的經驗中得到教訓，懂得工人不能只是把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拿過來，用它來建設社会主义。美國人民在人民民主制度的範圍之內，會逐漸建設高級類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國家，這樣來建設社会主义化的經濟並且使人民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工人有了政權，从社会主义到更高階段的道路，到共產主义的道路，就會是逐漸的、和平的進化道路。

這就是關於在我國的條件下和在世界工人社会主义經驗的基礎上的“美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很簡短的陳述。但是這個粗略的輪廓絕對不是一個藍圖。在美國工人階級由於資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而不得不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時候，他們會選擇對美國人民最好、最快、最適合的途徑和形式。可是，在這番分析里可以清楚明白看到的是，最高法院以少有的客觀態度在1942年許奈德曼案里所明白地指出的情況，那便是按照共產黨對於在美國最終實現社会主义的前景，黨總是努力尋求和平和民主的道路來在極大多數的美國人民經常不斷的支持下達到社会主义。我國偉大的勞動羣眾，同所有其他國家的一樣，都根本上是和平、民主的創造者和維護者，他們在終於向社会主义前進的時候，就會努力遵循這條基本道路。

在其他工業國家里的共產黨，面臨着基本上同美國類似的條件，它們對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應該採用什麼方式，一般也都有類似的概念。英國共產黨綱領的標題是“英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這個綱領主張選出“從統一的人民運動中吸取力量而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議會和人民政府”。關於資本主义最後使用暴力這個

問題，綱領說：“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厂为坚固的基礎的这种偉大的、廣泛的人民聯盟，既然能以民主方式使人民政府掌握政權，自然也能有力量去对付資產階級戰爭販子及其代理人的進攻。”

共產主義的世界經驗教訓

資本主義世界正在深深陷進總危機，資本家想拚死命來解決他們無法解決的問題，當然只有從世界戰爭和法西斯內戰找出路，在這樣的世界里，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就成了全國的和國際的和平和民主的偉大保衛者，成了擊敗資本主義暴力的力量。共產黨人的根本上和平和民主的政策現在正在通過他們在全世界所進行的防止法西斯主義復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鬥爭而生動的表現出來。

共產黨人20世紀30年代所進行的擊敗法西斯和阻止戰爭的世界性鬥爭很好地說明了黨的制裁資本主義在國內和國際使用暴力的總政策。在那幾年里，許多國家的大壟斷資本家，他們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和他們自己的帝國主義爭取權力的殘忍慾望這兩種壓力之下，不顧一切地向法西斯和戰爭這種窮兇極惡的暴力推進。共產黨人為了對這兩種危險進行鬥爭，就在各自的國家里爭取建立廣泛人民陣綫政府來加強民主和消弭法西斯內戰；在國際規模上，他們努力不懈，爭取建立一切民主國家的廣大的世界陣綫，來約束法西斯軸心侵略國家和消弭世界大戰。

共產黨這樣的路綫基本上構成的政策是：努力阻止國內和國際的戰爭，在各自資本主義國家里保全和加強民主制度，逼迫豺狼般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彼此共處，不許彼此吞噬、保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世界上和平共處。這些是當時工人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的基本民主任務。

在那幾年里，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盟者能夠阻止許多國家里的內戰和法西斯主義，他們所以沒有能夠消弭第二次世界大戰，那

主要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出賣行为涣散和削弱了工人的和平民主力量。但是在今天,工人和其他民主羣众的力量已經大大超过30年代,他們有了更好的地位來按照共產党的基本政策來推行他們的社会進步綱領,同时防止壟断資本把各个資本主义國家投進法西斯內战和把世界拋進毀滅性的原子战争,資本主义制度日益崩潰和全世界民主力量大大加强,这种情势使壟断資本更加走上拚死掙扎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來,各國無產階級和人民革命的歷史,都完全証明其他國家的共產党人和美國共產党人一样,都設法用最可能的和平的手段來使社会完成从資本主义到高一級的社会主义这种不可避免的轉变。因此,1917年偉大的俄國革命时期,列寧号召以耐心的、有計劃的和繼續不断的解釋去得到苏維埃的領導权,因为当时的苏維埃还不是由布尔什維克領導的。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說:“这就是說,列寧並沒有号召起义來反对当时博得苏維埃信任的臨時政府,沒有主張推翻这个政府,而是力求用解釋性和征集力量的工作來爭得苏維埃的多数……这样來改变政府的成份和政策。这是預計到革命和平發展的方向。”^①但是克倫斯基和許多其他資本家的代理人一样,相信他可以用暴力消滅革命。全世界都知道了他这种愚蠢行为的結果是什么。列寧是捍衛和平、民主最偉大的战士。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亞等东欧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表明了共產党人爭取和平走向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策。这些國家里的希特勒傀儡政府已經在战争里被紅軍和这些國家的人民所推翻。在和平建立之后,它們都適当地按照憲法程序选出了以一切反法西斯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社会主义等政党联合陣綫为基礎的民主政府。这些民主力量扑滅了反动派所能組織的暴力行动。这些政权通过民主与和平的程序,

^① 見“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5頁。——譯者

變成了人民民主國家；之後，它們就根據各自國家的全國性的民主的授權，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向社會主義前進。

中國也是一樣，偉大的人民解放革命運動里的國內戰爭的責任，完全屬於反動的蔣介石和支持他的外國帝國主義匪幫。20年代初期，為中國謀取和平民主發展的共產黨人，同蔣介石的國民黨建立了統一戰綫；但是1927年蔣介石取得政權後，就用暴力破壞了統一戰綫，並且要把共產黨浸死在血泊里面，可是失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英明的毛澤東領導之下，又發展了同蔣介石的民族統一戰綫來對日本進行戰鬥。共產黨人一貫努力來把這個廣泛的聯合延長到戰後時期去。但是蔣介石聽命華爾街，處心積慮地破壞了同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綫，1946年，他發動內戰來毀滅共產黨和打散支持共產黨的廣大羣眾。但是，蔣介石拒絕了共產黨的和平道路，選擇了內戰，終於同以前的克倫斯基一樣，自己的政權被消滅了。凡是企圖用暴力來擋住人民奔向社會主義的民主進程的人，他們的命運不會好過克倫斯基和蔣介石。

杜魯門政府企圖摧毀共產黨，他的借口是共產黨提倡用武力來推翻政府，這是謊話和政治誣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里，美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活動里，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經驗里，都找不出這種指控的根據。共產黨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和平民主的偉大保衛者，他們在美國竟遭到提倡使用武力和暴力的指控，指控的人却正是造成兩次世界大戰和正在竭力組織第三次大規模屠殺的資產階級，這真是對歷史的諷刺。政府對共產黨所進行的反共進攻，目的是要摧殘這個民主羣眾的勇敢領導者，企圖這樣來使人民的鬥志消沉，這樣來打破他們對華爾街的災難性的法西斯和戰爭計劃的反對。

第三十八章 工人階級和 全國人民的黨

美國共產黨史清楚明白顯現出來的基本事實是，黨在整個生命里自始至終是爭取工人階級和全體美國人民利益的最忠誠堅決的戰士。在階級鬥爭的每一個方面，黨的積極倡議、政治上的純潔和優良的戰鬥品質都證明了這點。黨雖然在實踐上犯過許多錯誤，但是值得讚揚的是，黨保持了共產黨以前那些組織——社會黨、社會勞工黨、國際工人協會、共產主義俱樂部——里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優良的傳統和美國工會運動階級鬥爭的傳統精神。共產黨的歷史暴露了反共分子的指控的可笑，他們說什麼黨是“某一個外國的代理人”，是“為了自私的目的來利用工人的不滿”。美國共產黨的歷史活生生地顯示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的說法是正確的，他們說共產黨人“沒有任何與整個無產階級不同的利益”^①。共產黨的基本綱領始終是為了滿足工人階級和全民族的需要。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者

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自從成為美國階級鬥爭的積極因素以來，就始終在工會運動的建議和行動方面起着領導作用。在每一次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中，黨總是站在戰鬥的最前列。僱主和政府對這點是非常明白的，他們使無數的英勇的共產黨罷工糾察員和罷工領袖付出了高昂的代

^① 見“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頁。——譯者

价,忍受了監禁、伤害和死亡。共產党人是最有效力的罢工者。

組織未組織的工人是多年來美國工人最大的迫切問題,在这方面,共產党人是勝过任何其他組織的,他們是這項工作的開山辟路的領袖和不懈的工作者。他們为成立產業工会奋斗,反对行業工会的出賣的行为和笨拙的办法;他們对工人的斗争介紹了新的罢工战略和策略,來代替旧的保守工会領袖所採用的笨拙方法。因此,党可以很適当地說,產会的建立和基本工業的組織的功劳,党是占有一大部分的。

發展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行动,把工人从僱主的兩党制的政治控制下解放出來,使工人同他們的天然的政治同盟者結成联盟,这些一向是共產党努力爭取的中心目标的一部份。强大的劳工党、工農党、或者民主联合虽然到現在都还没有实现,但是到適當的时间总会成立的。党也始終在羣众的政治运动里为工人階級的領導权進行斗争。

共產党人始終不倦地爭取工会的統一。在左翼双重工会主义成了真正問題的时期,他們是英勇的反对者;他們反对过產会同劳联分裂;他們一向努力爭取这两个全國性的中心团体的統一行动和組織上的統一。在國際方面,共產党人也同样是团結的热烈的支持者,龔柏斯的美國工会孤立主义和分裂行为的反对者。他們一向爭取美國劳工运动同其他國家的劳工运动之間的联系。近几年來,这种具体表現是積極支持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些組織。

共產党人又一向坚决支持工会民主。他們始終如一,反对高額的入会費和職員的高薪制,特别是反对流氓和独裁反动分子对工会的控制。在20年代,他們勇敢地反对过势力雄厚的龔柏斯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惡棍;此后產会早期的民主精神主要是共產党人的功績。現在独立的左翼進步工会的民主,是美國工人階級的最高成就。

共產党人还領導了工人爭取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險的斗争。他

們在經濟大危機時期爭取失業保險的鬥爭是美國勞工史上的典范的鬥爭之一。工人日益增漲的要求老年退休金和其他各種國家保險制度的鬥爭都得到了共產黨最積極的支持，工人的這種要求明白標誌，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使他們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已經逐漸喪失信心。

共產黨人特別支持工人階級的戰鬥的政策。他們始終是惡毒的階級合作（工人階級投降）政策的頑強敵人，這些政策是龔柏斯—格林—莫萊—路德—杜賓斯基領導集團的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有時像 20 年代那樣加快工人的工作，有時像 50 年代那樣把工人拖進法西斯和戰爭。共產黨人繼續不斷地為爭取採取戰鬥政策的統一工會運動和勞工黨而鬥爭。他們又不懈地教育工人認識社會主義的前景。共產黨人在爭取這些目標的鬥爭的時候遭遇了許多迫害，有的是在工會裏面的，有的是在工會外面的。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為每一個進步運動進行了開山辟路的工作，這樣來壯大工人階級。在所有這一切活動里，黨都起了真正的先鋒隊的作用。

共產黨和黑人

在內戰以前，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領導之下，非常注重黑人問題。1876 到 1919 年，機會主義者領導的社會勞工黨和社會黨控制了左翼，在這個時期里黑人問題遭到大大的忽視。共產黨成立後，在列寧和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教導的影響之下，黑人問題重新得到重視，提到了最高的意義。共產黨始終認為保衛美國人民里最受虐待最受剝削的這一部分人是非常緊要的事情。因此，一世代以來，黨作出了最堅決的努力來加強黑人爭取就業、工會會籍、工會領導地位、工會保障以及反對暴徒虐殺和整個罪惡的隔離黑人制度這種的鬥爭。黨在這種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為取消在體育、戲劇、文學方面對黑人的歧視而鬥爭。共產黨無疑是 30 年來使黑人得到的政治進步的強有力的因素。

它特別對這方面的工作感到自豪。

共產黨對黑人的鬥爭有許多新的緊要的貢獻：（一）黨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應有的政治地位，這就是被壓迫的黑人是工人階級鬥爭中的最偉大的同盟者這種認識；（二）黨對羣眾性的黑白合作的現實性表示了無限的信心，找到了許多方式和問題來實現這種合作；（三）黨把黑人問題的理論水平提到民族問題的高度，這就使被壓迫民族的黑人有了正確的前景；（四）黨特別指出了廣大的工人階級里面和共產黨內部白人沙文主義這種潛伏的危險，並且對這種危險進行鬥爭，其他團體到現在還沒有開始這種工作；（五）黨認為黑人問題是衡量廣大勞工運動中每一個人和每一個組織的階級節操和階級覺悟的關鍵問題。

同樣地，共產黨又是各種形式的反猶太主義的頑強敵人。只是在世界共產主義興起以後，反對白人沙文主義、反對反猶太主義和反對其他各種民族和種族歧視的鬥爭才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因素。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極盛時期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到過這些緊要問題。

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階層

共產黨是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的黨，對婦女反對在資本主義下所遭受的各種限制和成見的鬥爭，黨一向是關懷的。我們已經從黨的歷史知道，共產黨人支持對歧視婦女的浩大錯誤的制度的每一次打擊，不論是在經濟、政治或者社會方面。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婦女享有自由和機會的新局面，這是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每天可以看到的。共產黨一向密切注意着這個問題。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培養了一批婦女政治領袖，她們同美國任何組織比起來都算得是最優秀的。

共產主義代表未來社會，這對於青年自然有很大的感召力量。美國共產黨的精神同所有共產黨的一樣，向來就重視青年問題。共產黨對佔全人口極大一部份的青年所進行的政治活動的水平比任

何政黨、工會、青年團體都要高得多。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最偉大成就就是30年代美國青年大會時期的青年大運動。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青年鬥爭的主要政治領袖，這種估價並沒有過份，這次鬥爭也是美國青年鬥爭里最有意義的一次。

共產黨也重視美國成百萬的外國出生的人的需要。反動派不斷陰謀分裂工人階級，他們馬上向不是在美國出生的工人進攻，反動分子殘忍地利用了驅逐出境這個粗暴的拆散家庭的武器來對待他們。工會和社會黨異常忽視外國出生者的權利，但是共產黨一向就把這個問題擺在黨的綱領的中心。

農民是美國政治生活的緊要部份，許多年來在許多不同的時機，農民的貧苦階層參加了各種的羣眾組織——農會、綠背黨、人民黨、無黨派同盟、農工黨等運動——都表現了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有力的和可靠的同盟者。在所有的人里面，列寧最能說明工農聯盟的政治上的重大意義。美國共產黨雖然認識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這種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黨至今沒有在農民中建立堅強的基礎。這是黨最大弱點之一。在20年代，像本書關於這個時期的几章所說的，共產黨人在中部和遠西部的農民運動里工作非常積極而且很有成績。但是近几年來，正像本書以後的篇章很少談到土地問題一樣，共產黨在這個重要方面的工作，除了在南方黑人分益農里略有一些以外，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

共產黨是全民族的黨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黨的整個歷史毫無疑問地說明了這點。黨始終排在先鋒的地位，同其他進步力量共同為爭取符合工人經濟、政治和社會利益的每項措施進行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社會黨的社會主義領導雖然採取了各種悖謬的政策，但是那時還是可以稱為無產階級的黨的，可是那個時期老早過去了。本書已經說明，美國和別的國家的社會黨已經把資本主義的利益看成同它們自己的利益是一件事了，它們正在和這個命運已經注定

了的制度同歸於盡。基本上追隨同一路線的社會勞工黨和托洛茨基分子也注定了要遭受同樣的命運。在整個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共產黨是勞動羣眾的基本政治組織。

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黨，也是代表全國人民真正利益的黨。黨像它一向那樣，忠誠和明智地為工人、黑人、婦女、青年、農民、退伍軍人、外國出生者的利益進行戰鬥，所以它是真實地保衛着一般美國人民的最高利益，當然，這是要除開只佔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寄生蟲的資本家和依附他們來生活的人的利益。社會黨同輔助它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社會勞工黨一樣，都沒有權利代表整個美國人民的利益說話，因為它歸順了華爾街的剝削和戰爭計劃。

除了保衛佔美國人民絕大多數的工人和其他廣大民主階層的利益之外，共產黨也永遠努力支持直接有利於廣大美國人民羣眾的每項一般性的措施和事業。共產黨永遠站在每項政治鬥爭的進步方面。因此，在國內，黨對於州和聯邦的每項進步性的立法，過去一向是支持的，現在也繼續支持。黨英勇地保衛憲法的人權條文和美國的民主傳統；黨是目前對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法西斯性的進攻的最堅決的敵人；黨反對目前軍人對政府、工業和學校的控制；黨主張成立人民和平聯合來反對華爾街戰爭販子；黨反對通貨膨脹，反對政府、僱主和他們的同盟者的勞工頭子把備戰的負擔轉移給工人和中下層階級的一切企圖；黨用具體措施來反對目前在法西斯和戰爭製造者培育下的美國文化的墮落的情況。在这一切大的方面，共產黨的政策顯然代表了作為一個民族的美國人民的利益。

在國際方面，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永遠站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那便是，只有採取同別國人民友好合作的政策，才能是增進民族福利的最好的辦法。因此，共產黨政策的基石一向是要在美蘇之間建立良好有效的關係。這個政策是世界和平的關鍵，當然是符合我們整個人民的最深遠的利益的。黨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一次

世界大戰，支持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現在又反對促進帝國主義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些政策都是符合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黨敦促採取強硬的集體安全政策來阻擋和擊敗法西斯主義，現在只有傻瓜才敢說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政策是違背美國民族利益的。黨也力求把聯合國變成和平的真實工具——這當然是美國人民所希望的，而不要使它成為一個侵略的戰爭聯盟——這是華爾街所正在企圖作的。

共產黨在國內和國際政策方面既然是為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不斷鬥爭，那末，所謂“接受莫斯科命令”這一類的攻擊就無地可容了，尤其是來自資產階級方面的抨擊，因為這些人的根本行動總是把他們的階級利益放在全國人民利益之上的。今天同往常一樣，資本家的真正格言是范得比爾特所說的“該死的人民！”

社会主义符合民族的利益

美國工人階級和他們的民主同盟者最後在美國建立社會主義，這是最最符合美國極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今天的情形是，美國的所有權在佔全人口極小部份的一羣資本主義寄生蟲手里，這個國家的管理基本上是按照他們的利益的。現在全國非金融性公司的財富的65%屬於200家大壟斷公司，1929年還只有50%屬於他們^①。資本家所說我國工業屬於人民所有這種宣傳完全是無稽之談，全部股票60%屬於1%的股東，紅利的分配的比例也是這樣^②。大資本家直接擁有報紙、廣播、電視、電影和一切工業，他們的代理人則在政府、教會、學校、以及友誼和退伍軍人團體的決策機構里佔據領導地位。他們甚至還控制工會的上層領導。整個宏大社會組織的功用是把工人的生產品轉移到擁有工業的少數懶蟲的手里。這就是這班懶蟲如何能夠每年用利潤、利息、房租和其他各種掠奪勞動人民的方法來攫取幾百億金元。

① 見杰弗遜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危機和冷戰”第40頁。

② 見美國勞工研究協會“美國資本主義的趨勢”所引美國政府的數字。

美國政府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所說的“資本家階級的執行委員會”。這是全人口里一小撮人的資產階級的專政。杜魯門總統代表的是華爾街，不是美國人民。政府的关键職位都是由杜勒斯、艾奇遜、羅維特、哈里曼、維金斯、威爾遜、約翰斯頓、薛明頓、布朗等這一批富豪資本家和公司律師所佔據或者控制的，他們都是同大壟斷資本聯成一体，為壟斷資本的利益忠誠服務。佔美國人民極大多數的工人、黑人、貧苦農民、婦女、青年在政府各部門里——立法、行政、司法——簡直是全無代表。杜魯門一班人妄稱現在的政府是致力於改進美國人民境遇的“福利國家”，這完全是騙人的謊言。現在的政府完全由大資本控制，它唯一的目的是擴大那已經多得令人難以相信的華爾街利潤，是推進大資本控制世界的法西斯和戰爭的瘋狂計劃。

社會主義會徹底改變美國的整個局勢。它會把工業、政府、報紙和其他緊要機構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交給佔人口極大多數的人民，為人民的利益服務，不再為利潤掠奪者服務。社會主義會把勞動羣眾的生活水準飛快提高，途徑是：把現在落到無用的資本家寄生蟲手里的幾十幾百億元的利息、地租和利潤保留給工人；把成百成千萬人民從資本主義下的招搖撞騙和毫無實用的職業里解脫出來；把最新的技術應用到工業和農業方面；消除經濟危機、軍備、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損失。

美國的社會主義會肅清罪惡的隔離黑人制度。黑人會第一次保有尊嚴和幸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一切方面享受充分的平等。社會主義也會永遠結束現在威脅着美國勞動羣眾的對明天的生活無保證的這種恐懼。人民羣眾終於能夠達到這樣的境遇，在那里他們可以充分相信，社會永遠會保證他們有為自己和家庭謀取美好生活的途徑。老年人不會再受現在很大部份美國人民所遭受的經濟苦難。美國社會主義也會發展以科學和整個人民幸福做基礎的文化，來代替今天資本主義的謊言、迷信和愚民政策。

社會主義建立之後，美國人民會最後結束華爾街的戰爭和法

西斯政策，真正開辟途徑，來達到資本主義完全不能達到的那樣高度的和平民主和幸福。再沒有比這個更高的民族利益了^①。

黨的當前要求

共產黨進行戰鬥來爭取一系列的當前要求，這些要求是根據工人、黑人和人民羣眾的迫切需要規定的。1950年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和以後的決定所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以下這些：

為了防止戰爭，黨要求：舉行五大國和平會議；禁止原子彈；結束朝鮮戰爭；取消對蘇聯、中國和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禁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接納人民中國出席，美國承認人民中國；台灣（福摩薩）歸還中國；撤退一切駐在外國的美國武裝力量；美國對印度支那、馬來亞、菲律賓、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鬥爭採取不干涉政策；波多黎各民族獨立；斷絕同佛朗哥西班牙和梵蒂岡的一切外交關係；徹底削減美國軍事撥款；積極支持世界裁軍；放棄準備反蘇戰爭的武裝西歐、西德、日本的政策；支持聯合國發展成為真實的和平機構，而不是成為美國控制的反蘇戰爭聯盟。

為了防禦經濟危機和大規模的失業，黨要求把現在用在比浪費還壞的瘋狂軍火生產上的美國巨大生產力用來增進美國人民的福利。黨因此進行鬥爭來爭取徹底增加工人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管制物價和利潤，根本改善全國社會保險制度（失業、疾病、事故、生育、老年、死亡），工業里的真正安全措施，興建一切必要的公共工程（清除貧民窟、防洪、造林、水土保持、築路、興建公園和遊戲場等），擴大聯邦對小學系統的津貼，容納一切家庭的全國性的住宅計劃，取消低收入者的一切捐稅，在物價、信貸、抵押和合作社各方面保障貧農的利益，充分保護工業里的婦女和青年。

為了打擊美國日益走向警察國家的趨勢，黨提出了如下的主

^① 見梅吉爾“社會主義：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1946年紐約版；艾倫“誰佔有美國”1946年紐約版。

要要求：取消塔夫脫—哈特萊法、史密斯法、麥卡倫法、伍里斯法、范恩堡法以及其他一切類似的聯邦、州和地方立法；建立工人在一切工業里罷工不受政府干涉的權利；在政府、學校、藝術界和工業里取消一切忠誠調查和其他各種思想管制制度；取消眾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參院麥卡倫和漢弗萊兩小組委員會和其他各種迫害機構；印第安人、中國人、日本人、墨西哥人及其他各種被迫害的少數民族有充分的公民權；恢復領取護照和出國遊歷的權利；解除反動立法對外國出生的美國公民的驅逐出境的威脅；鼓吹戰爭是刑事罪，應當判處徒刑；懲罰反猶太主義、白人沙文主義和類似的反民主行為；制止取締和摧毀共產黨的企圖；釋放共產黨人和其他政治犯。

為了阻止和打敗白人至上主義者對黑人的進攻，黨提出了以下這些主要要求：黑人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完全平等；黑人在一切工業里享受就業、年資、提升和工會待遇的充分權利；頒佈聯邦和州的公平就業立法；通過全國性的鎮壓暴徒虐殺法案，犯者處死刑；通過聯邦法律取消人頭稅；解散三 K 黨和一切暴徒虐殺的匪幫；取消一切禁止種族間通婚的法律；完全肅清一切隔離黑人的立法以及鐵路、學校、旅館、體育、劇院、軍隊中歧視黑人的制度；政府、工業、工會以及一切其他組織和職業里的最高職位對黑人和其他被迫害的少數民族開放；為南方黑色地帶黑人民族的自決權進行工作。

共產黨按照情況的需要，在立法機構、工會、工廠和其他一切場所為達到這些要求進行英勇的戰鬥。黨同支持這些或其他進步措施的民主力量積極合作。當前綱領的心臟是反對戰爭危險的鬥爭。為了這個目標，黨努力工作來形成佔美國人民極大的多數的工人、黑人、貧苦農民、知識界和其他一切民主階層的團體的廣泛和平聯合。

上面所舉的共產黨當前政策的要點，是清醒的、實際的和具有建設性的，足以代替僱主和政府現在的反動政策，這些反動政策正

在把國家推向戰爭、法西斯、貧困和民族的毀滅。共產黨這個綱領符合工人階級、黑人和大多數人民最高的利益，是走向和平、民主和人民幸福生活的道路。

共產黨的進展

共產黨是社會主義的黨。這是各國共產黨在世界各地用實踐證明了的。各國的社會黨是資本主義的黨，注定了同資本主義制度一樣的命運。我們已經知道這也在世界各國清楚地證明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進一步把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卷進去之後，勞動人民羣眾——工人、黑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等——就會大大地加強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組織，結成宏大的反壟斷的聯合。這個羣眾運動要進行有效的戰鬥，最後向資本主義本身挑戰，那末必須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來擔任政治領導。斯大林1929年5月6日說的話完全是正確的，他說，“從革命運動的觀點出發，美國共產黨是世界上負有決定性的歷史任務的不多的幾個共產黨之一。”^①

要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區的美國建立羣眾性的共產黨，這不是簡單的任务。在美國共產黨的一生，都要遇到許多困難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都要掌握這些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里最棘手和最複雜的是同典型的“美國例外論”幻想有關的問題。我們已經講過，按照這種頑強和陰險的說法，美國資本主義的性質是進步的，同所有其他各國資本主義根本不同。這個十分荒謬的觀念，存在了好幾個世代，把美國資本主義次要的具體民族形態，錯誤地誇大成為使它具有同全世界別的國家的資本主義基本上不同的性質。美國現在的政權的辯護人就是根據這種精神聲言美國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它既沒有統治階級也沒有階級鬥爭；它並不剝削工人；它簡直根本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反動派、自由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各自用不同的花腔唱着這個歌調。這種典型的“美國例外論”從

^① 見1930年6月“共產黨人”。

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惡毒和危險。因此，在美國和全世界羣眾面前，侵略成性的美帝國主義就不僅形容成了完全不受資本主義總危機影響的制度，而且還成了全能的仁愛的人民政權，充滿着利他主義的精神，決心要挽救世界的民主與和平^①。共產黨進行着長期鬥爭來反對“美國例外論”，這是黨對工人階級執行了最大的一項任務。

在一世代的鬥爭里，共產黨自然犯了不少錯誤，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可以機械地應用的藍圖，而是必須善於掌握的行動指針。我們評述過的黨的嚴重一些的錯誤，大部份是對“美國例外論”投降的趨向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後果是高估美帝國主義的力量，低估它的反動性質。同樣地，它低估了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者的力量。這種典型的美國錯誤在黨內有時表現為“左傾”關門主義，有時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共產黨所犯的最嚴重的政治錯誤——對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暫時容忍，恰恰是“美國例外論”的錯誤。白勞德把這種浸透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分子的理論上的弱點發展到了盡頭，承認美國壟斷資本是進步和民主的。

我們已經講過，黨和黨以前的馬克思主義集團的傳統弱點是頑固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在歷史上，這種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教條而不作為指南的關門主義傾向，主要是勞工運動里的右傾機會主義引起來的不成熟的政治反響。它大大地妨害了健全政治方針的發展，妨害了黨同潛在的同盟者——比較保守的工人、黑人、天主教羣眾、農民、進步知識分子等等——形成各種廣泛的統一戰綫運動。解決黨內右的或左的危險的基本方法是提高黨員和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

但是，黨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它能根據偉大的列寧精神，承認錯誤和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沒有其他的黨能夠這樣做。在這方面，列寧說：“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在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眾所負義務最重

① 最近關於這種騙人的浮誇之談，見“幸福”雜誌編輯所著“美國：不斷革命”。

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①

共產黨之所以有力量，還因為它是由工人階級最優秀的戰士組成的。它無情地清洗它的隊伍里的機會主義者、懦夫、軟弱分子、糊塗分子、兩面分子、叛徒和奸細，這些人為了各自的特殊目標，不斷地侵害黨的隊伍，正像他們侵害其他一切階級鬥爭的組織一樣。在這方面，共產黨就同社會黨根本上不一樣，社會黨是各種各類反工人階級分子的巢穴。因此，黨在發展過程中就清除了坎農分子、洛夫斯頓分子、白勞德分子以及其他類似的分子。開除這些人並非黨的損失而是黨的收穫。美國共產黨同所有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在反對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里，它的力量是發展和加強了。

共產黨在經過一世代的艱苦鬥爭之後，奠定了終於會成為美國的強有力的羣衆政黨的基礎。它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有鍛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骨幹。這是它最關緊要的成就。不錯，黨在相對意義上還是一個小黨，可是正像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它有了飛快發展的能力來適應政治情勢的要求。今天很多國家——蘇聯、中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的共產黨已經成了人民的領導；在意大利、法蘭西等國，共產黨成了全國最大的政黨。但這些黨以前都有一個時期是很小的，它們都受過譴責、迫害，碰到過表面上看來是無敵的對立力量。美國共產黨是具有這些共產黨一樣的精神來工作和發展的。它知道，只要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它总有一天會領導工人階級和全民族，就像現在它是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利益的最優秀代表一樣。一切傲慢的資產階級反動力量都不能阻止美國共產黨完成這個歷史任務。

① 見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3頁。

附 录

美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各次会议

下表所说明的是各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次第（见括弧）。但党的正规会议的次第是从1921年12月美国工人党成立时算起的；当然，在这以后，也还夹杂某些特殊性质的会议。

- 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1919年8月31日於芝加哥
- 美国共产党——1919年9月1日於芝加哥
- 美国统一共产党——1920年5月15日於密执安州的布里奇曼
- 美国共产党——1920年7月於纽约
- 美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1月於纽约的金斯顿
- 美国共产党——1921年2月於纽约的布鲁克林
- 美国共产党（统一）——1921年5月15日於纽约的渥斯托克
- 美国劳工联盟——1921年7月於纽约
- 美国工人党——1921年12月24日於纽约（第一次）
- 美国共产党——1922年8月17日於密执安州的布里奇曼
- 美国工人党——1922年12月24日於纽约（第二次）
- 共产党—工人党（合併）——1923年4月7日於纽约
- 美国工人党——1923年12月30日於芝加哥（第三次）
- 美国工人党——1924年7月10日於芝加哥（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
- 美国工人（共產）党——1925年8月21日於芝加哥（第四次）
- 美国工人（共產）党——1927年8月31日於纽约（第五

次)

美國工人(共產)黨——1928年5月25日於紐約(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

美國工人(共產)黨——1929年3月1日於紐約(第六次)

美國共產黨——1930年6月20日於紐約(第七次)

美國共產黨——1932年5月29日於芝加哥(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

美國共產黨——1934年4月2日於克利夫蘭(第八次)

美國共產黨——1936年6月24日於紐約(第九次)

美國共產黨——1938年5月27日於紐約(第十次)

美國共產黨——1940年5月30日於紐約(第十一次)

美國共產黨——1940年11月16日於紐約(特別會議)

共產主義政治協會——1944年5月20日於紐約(第十二次)

美國共產黨——1945年7月26日於紐約(第十三次)

美國共產黨——1948年8月2日於紐約(第十四次)

美國共產黨——1950年12月28日於紐約(第十五次)

共產國際代表大會

第一次代表大會，1919年3月2—6日

第二次代表大會，1920年7月17日—8月7日

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第四次代表大會，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

第五次代表大會，1924年6月17日—7月8日

第六次代表大會，1928年7月17日—9月1日

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7月25日—8月21日

共產國際於1943年6月10日解散。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本PDF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